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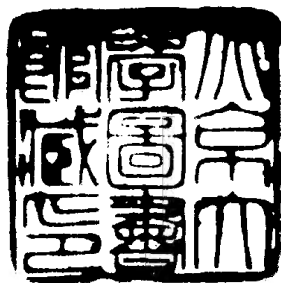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三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zc01/08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三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0.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 經部第一三八冊目次

經部・春秋類

春秋詳說五十六卷(二)

〔清〕冉覲祖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大梁書局刻五經詳說本

.....一

春秋詳說五十六卷(二)

〔清〕冉覲祖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大梁書局

刻五經詳說本

春秋詳說卷二十一

傳公

二十九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左傳宋人執滕宣公

胡傳執之是非決於稱人與稱爵而見執者則以名與不名知其罪之在也經書見執於人者悉皆不名而滕子獨名是亦有罪焉爾夫以齊桓之盛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雖江黃遠國猶相繼來盟而滕介齊宋之閒不與

春秋詳說卷二十一

僖公十九年

衣裳之會者三十有七年及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其見執則有由矣書名著其罪也苟爲有罪其見執固宜宋何以稱人不得爲伯討乎執雖以罪不歸于京師則稱人惡其專也歸于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惡其濫也

高郵孫氏曰滕固有罪矣宋襄繼齊桓之後非有德義以服諸侯肆己之強一會虐二君以陵轢諸夏故書人以貶之春秋不以不正消不正所以人宋而名滕子也

臨川吳氏曰宋襄志在繼齊桓之霸然去春首伐齊

牟陽冉覲祖撰



喪奉少以篋長今春首執滕子恃強而陵弱如此欲霸得乎蓋以滕子久不與齊盟故執之以威諸侯然非有德義以服人心肆己之暴所以終於無成也

汪氏曰經書執國君者十有三惟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執得其罪又歸諸京師故以伯討與之餘皆書人悉非伯討也然見執者皆不名惟此年滕子嬰齊哀四年晉執戎蠻子赤書名蓋嬰齊自外於齊盟經氏亂而無質故名以貶之也孫氏發微謂嬰齊名者遂失國也於義亦通

按書名以見滕有罪書人以見宋不當專執胡傳甚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僖公十九年

二

明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公作宋人

穀梁傳

范注曹南曹之南鄙

陳氏曰邾文公在焉其稱人何人曹邾以貶宋也屬辭疑於北杏曷爲謂之貶以明年鹿上之盟亦人宋則未嘗字宋以霸也

曠陵李氏曰宋公書爵屬辭疑於北杏陳氏以爲明年鹿上復人宋則春秋未嘗字宋以霸此乃人曹邾以人宋也恐未必然蓋春秋始則望宋之能霸而

之繼則罪宋之失德而人之有何不可

按宋公常稱也非有所予至鹿上則加貶耳

鄆子會盟于邾子公作人無盟字

左傳

杜注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鄆子乃會之于邾故不言如會

公羊傳其言會盟何後會也

臨川吳氏曰蓋鄆子如會適遇宋公歸國及邾之境故言會盟于邾

己酉邾人執鄆子用之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僖公十九年

三

左傳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取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

杜注蓋殺人而用祭

公羊傳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

穀梁傳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人因己以求與之

盟已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用之者叩其鼻以  
衄社也

汪氏曰邾子稱人貶也上言會盟于邾則非微者明  
矣

臨川吳氏曰用之者殺之而用其尸爲牲以祭神

張氏曰蓋鄆子會曹南之盟而後期宋公使邾執之  
邾鄆世仇因附勢而肆虐用之惡也觀後曰戕鄆子  
亦出於邾則邾之虐鄆必日用鄆子而天子不誅所  
以復出爲惡數

高氏曰宋公之盟曹南怒鄆子不至故欲用之而子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僖公十九年

四

魚諫焉邾人修鄆舊怨遂承其意執而用之也不然  
則宋修霸業邾從宋盟安敢輒戕鄆而不懼討乎宋  
既不討則意從可知矣宋襄圖霸而縱容同盟暴虐  
與國何以求諸侯乎經書鄆子與蔡世子有皆日用  
之而不書所用之迹蓋聖人所不忍言但日用之則  
知其以人爲用也惡之故謹而日之諸侯終則名鄆  
子不名史失之

廬陵李氏曰執鄆子說左氏以爲宋公使邾執之若  
然春秋何以不蔽罪於宋何休以爲魯本許嫁季姬  
於邾季姬淫佚使鄆子請已以此二國致忿臨江劉

氏亦信其說而考之公羊傳文本無此言不知何氏  
何據大抵邾與宋皆南面之君亦可以不受其命而  
乃逢迎其惡躬爲戎首肆爲暴虐春秋舍宋而罪邾  
亦未爲過也

按會盟于邾是鄆子猶與宋公會也邾人執鄆子惡  
得無宋公意乎然邾人實執之用之故書邾人而宋  
爲盟主言外可見 杜氏謂宋以罪及民告又云不  
書社赴不及也如此惡事恐不在赴告之例亦聞而  
書之耳

### 秋宋人圍曹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僖公十九年

五

左傳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  
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  
可以戍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杜注曹雖與盟而猶不服 曹南盟不修地主之禮  
故

胡傳盟于曹南口血未乾今復圍曹者討不服也愛人  
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襄公不能內自省德而  
急於合諸侯執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  
志不足以示信卒於兵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己欲速見

小利之過也漢景削七國而吳楚叛東都疾橫議而黨錮興唐文宗切於除姦而訓注用故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經書襄公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若此者仲尼筆削推見至隱如化工賦像并其情不得避焉非特畫筆之肖其形耳故春秋者化工也非畫筆也

大全注前漢書晁錯傳景帝卽位遷御史大夫錯請諸侯之過削其支郡後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上乃斬錯東市後漢書黨錮傳桓靈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危言深論不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僖公十九年

六

隱豪強於是天子震怒逮捕黨人自是正直放廢邪枉熾結其死徙廢錮六七百人士類殲滅國隨以亡唐書文宗始因李德裕牛僧孺以朋黨相軋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乃用李訓鄭注專執朝政不附者指爲黨人而逐之上深惡宦官遂信訓注欲以詐謀除累世之姦至於血流禁署禍及忠良訓注誅上亦憤崩

汪氏曰襄公志在近小非特不能成大功雖小利亦未嘗遂僅一盟曹南而曹不服再盟鹿上會孟而束手就擒於荊蠻矣

張氏曰齊桓之霸屈己去忿盟魯平宋以致諸侯先近故也今襄公欲圖諸侯近於宋者莫如曹滕滕既執矣曹方與盟已而復叛不從子魚內省德之言而亟事干戈宜其不遂霸也

陳氏曰此宋公圍曹也其稱人貶也宋公欲合諸侯而亟修怨於曹諸夏之圍國自是始

汪氏曰經書夷夏之加兵於曹者十有三而宋居其七焉蓋自僖十五年開曹之以兵佐齊桓而伐之至此憤其貳乃環其國都而攻之宣三年復圍之哀之三年六年樂髡向巢再伐七年又圍之八年遂入而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僖公十九年

七

### 衛人伐邾

俘其君終滅其國比事攷之不待貶而罪自見矣按方盟而圍杜氏謂不致餽無地主之禮當是實語襄公不知內省而遽圖之書以示譏

左傳秋衛人伐邾以報菟園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富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邾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邾乎從之師興而雨張氏曰衛不自省其從宋伐喪之罪而以報復爲事罪之也

啖氏曰左傳富莊子之言皆飾妄之辭也



按衛伐邢亦報復之常當莊子諸侯無伯一語深合當日事勢只是無盟主遂至交舉耳師與而雨雨何干與師事 張氏責衛不自省從宋伐喪之罪是正論

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楚公作公會

左傳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

杜注地以齊齊亦與盟

胡傳盟會皆君之禮也微者盟會不志於春秋凡所志者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為此盟者乃公與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僖公十九年

八

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矣曷爲內則沒公外則人諸侯與其大夫諱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莊公十年荆敗蔡師始見於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夷狄之也僖公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於是乎浸強矣然終桓公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盟會者以齊修霸業能制其強故也桓公既沒中國無伯鄭伯首朝于楚其後遂爲此盟故春秋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孟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乎大張列位於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書此豈與之乎所以著夷狄之強

中國之衰莫能抗也故深諱此盟一以外夷狄二以惡諸侯之失道三以謹盟會之始也

薛氏曰後鄭者鄭爲之下也

陳氏曰楚初與諸夏盟也內不言公諱之也齊桓卒陳非主盟也則曷爲會陳人春秋不以夷狄會中國則推而屬之陳也以其人楚不可不人陳蔡以其人陳蔡不可以不沒公也

家氏曰序陳人爲首陳倡盟也序鄭於下鄭首叛也此楚人始會故諱公略齊侯書法特爲謹嚴不與夷狄之盟中國也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僖公十九年

九

張氏曰楚欲得志於中國久矣齊桓討而攘之其後桓志稍衰滅黃敗徐駸駸抗衡然尚有所懼也桓公既沒宋襄欲圖霸而諸侯不服故楚假不忘桓德之說求參預中國之盟會陳蔡及鄭皆近楚而素服之者故先受其謀齊孝公親見其父極力撓楚聽其甘言納之國都而與盟僖公亦忘是懲之志借之同敵不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因是以行其志於中國春秋諱公而人諸侯所以謹其始也

汪氏曰于齊之盟魯及諸侯盟楚之始也鹿上之盟外諸侯盟楚之始也故皆以微旨書而深貶之會盟

盟薄盟宋直書不諱又所以著其陵駕中國之暴而諸侯皆俛焉從之也幸而晉文城濮之捷得以御其方張之勢晉霸不振而楚莊竊討賊之義盟于辰陵遂主諸侯于蜀之盟十有一國之大去皆貶書人魯不諱公視盟齊雖若未滅然人諸國大夫乃所以人公也厥後于宋于虢晉楚狎主齊盟而于申十有三國且用齊桓召陵之禮春秋欲諱之而有不勝諱矣是知春秋貶于齊之盟所以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也按此盟當出楚意楚不能遽與齊魯通而陳蔡爲之通鄭則從楚自至故四國之序如此四國皆稱人大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僖公十九年

十

夫也大夫而公會之故不書公以諱之依范氏謂皆卑者似亦通何氏謂因宋伐齊有隙爲此盟非也宋伐齊納孝公孝公豈與之爲隙觀鹿上之盟齊亦與齊宋不爲隙明矣此舉自是楚欲結齊外宋耳

梁亡

左傳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杜注以自亡爲文非取者之罪所以惡梁

公羊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

魚爛而亡也

穀梁傳自亡也涵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皆叛民爲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涵不足道也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梁亡出惡正也鄭棄其師惡其長也

胡傳陸渚曰秦肆其暴取人之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曰乘人之危惡易見也滅人之國罪易知也自取亡滅者其事微矣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梁本侯國魚爛而亡何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古者諸侯朝修其禁令晝攷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其百工無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僖公十九年

十一

使惛淫而後即安故克勤于邦荒度土功者禹也慄慄危懼極身若不及者湯也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誠和萬民者文王也凡有國家者土地雖廣人民雖眾兵甲雖多城郭雖固而不能自強於政治則日危月削如火消膏以至滅亡而莫覺也而况好土功輕民力涵於酒淫於色心昏而出惡政者乎其亡可立而待矣

張氏曰梁嬴姓伯爵相翳之後

臨川吳氏曰梁伯不能君國子民以致民逃其上秦

因得以取其地故不書秦滅梁而以自亡爲文

張氏曰梁國之亡禍由於內則魚之爛外未見而內

先潰矣春秋變法以書諸侯自取滅亡者有二晉人執虞公猶言兵已加於頸而不自知也梁亡言國自亡而不之覺也

李氏曰書梁亡所以深惡梁非言秦得滅人國也按秦滅梁惡得無罪只是梁有自取之道故書法特異若秦能興滅繼絕梁亡而不亡矣讀春秋當於言外見意

### 三十年 春新作南門

左傳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一

僖公二十年

三

杜注言新以易舊言作以興事皆更造之文也

公羊傳何以書誠何誠爾門有古常也

穀梁傳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也

胡傳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其曰南門者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書新作南門誠用民力於所不當爲也魯人爲長府閔子懿曰仍舊則刻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於策以見勞民爲重事而見輕用於所不當爲者乎然僖公營修泮宮復閭宮矣

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宮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爲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教之意深矣

大全禮記明堂位注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疏魯之庫門制似天子皋門雉門制似天子應門

汪氏口詩小序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注文頌僖公能修泮宮也閼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閼宮卒章云奚斯所作

劉氏曰南非一門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南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一

僖公二十年

三

門者天子之門非諸侯之門也天子諸侯皆南面而聽政門必嚮南其來舊矣新其舊而書新作是必有舊制焉南門之僭自僖公始罪其不可爲而爲故曰新作二百四十二年所興作多矣不必書也僖公修泮宮詩人頌之而春秋不書泮宮諸侯之學僖公修之得其時制故不書新宮災大室屋壞災與壞不能不修而經無修之文雉門及兩觀災記新作焉吾以此數者參之修舊不足書其書者皆非禮之制也汪氏曰僖公之經並無城築土功之事則庶幾其能受民矣而猶有南門之設且不免於過制而僭上春



秋特書新作以譏之抑責備賢者之意歟

按左氏但謂不時公謂有古常穀謂加其度胡傳用公穀之意以為創始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為不僅譏不時矣諸儒又加譏其僭蓋泥於孔疏似天子泉門應門云云恐未必然

### 夏郕子來朝

左傳

杜注郕姬姓國

公羊傳郕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

張氏曰後漢志濟陰成武北有郕城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一

僖公二十年

十四

夾深鄭氏曰郕有二桓二年取郕大鼎北郕也在今

單州成武郕子來朝南郕也今單州有三郕城

王氏曰郕分爲南北皆附庸於宋

陸氏曰公羊云失地之君也按經無異文無所據也

劉氏曰若失地之君何得言朝又公羊以郕滅在春

秋前按春秋以來且九十年郕子失地殆三世矣猶

能自歸同姓躬行朝禮無乃不近人情乎

按郕若失地於何存而來朝王氏附庸于宋近是

### 五月乙巳西宮災

左傳

杜注公別宮也

公羊傳西宮何小寢也小寢則易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

何注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膳居西宮左膳居東宮少在後

穀梁傳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以謚言之則如疏之然以是爲閔宮也

家氏曰小寢人君燕私之地災見於是警戒深矣人君之過不在朝路臨泣之時而當在深宮燕處之際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一

僖公二十年

十五

天之示譴豈徒然哉

陸氏曰穀梁云閔宮也按謂之西宮直是僖公之西

宮耳

按何氏謂齊廢爲適楚女廢在西宮悲愁怨曠之所生其說甚異不足信穀梁謂閔宮亦未是當從杜氏別宮之說爲直捷

### 邠人入滑

左傳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

高氏曰鄭伯與滑伯同等諸侯滑服於衛遽與師而

入其國必欲滑爲己屬蓋強之陵弱如此

王氏曰滑與鄭爲鄰齊桓時常與鄭同盟幽今中國無伯鄭首從楚遣二卿長驅而入滑無忌憚甚矣故略而人之

張氏曰此記天王出居于鄭之始釁也

按後狄伐鄭天王出居于鄭皆因此故張氏云然書以見鄭之啓釁爲罪大矣不僅以入滑陵弱示貶也

###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左傳齊狄盟于邢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穀梁傳邢爲主焉爾邢小其爲主何也其爲主乎救齊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一

僖公二十年

六

張氏曰書狄例以國稱而同之於齊稱人之例者昔宋伐齊喪而能救之今衛欲滅邢而狄能謀之從中國以救災恤患非夷狄之事故人以進之人狄則罪衛之意明矣此見聖人仁天下之公心也

家氏曰甚哉齊孝之無知也桓公征楚而服之己乃與之盟于國桓公攘狄而卻之己乃與之盟于邢書曰厥父舊厥子乃弗肯播厥父基厥子乃弗肯室其齊孝之謂乎

汪氏曰伐衛盟邢春秋皆以狄稱人於齊邢之下而不殊序所以深惡中國之衰也

按邢狄伐衛衛伐邢狄不能不救邢邢狄原以救齊

爲名故齊亦與會然衛同宋伐齊以納孝公孝公不以爲德信邢狄之救己而與邢狄盟盟邢猶可盟狄豈可乎故書以示譏 狄稱人因齊人及之也何氏

謂能常與中國近是張氏依前胡傳作進之愚不謂

然 齊邢之中夾入狄人以見齊邢之失初不爲狄加褒貶 衛伐齊納孝公非有害於齊而狄邢借口

伐衛構怨不已罪不在衛也

### 冬楚人伐隨

左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苑帥師伐隨取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僖公二十年

七

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穀梁傳隨國也

張氏曰楚力方強隨欲復漢東諸侯於中國而德不足足以勝之此所以召兵而自屈也左傳罪其不量力不若孟子師文王之論

高氏曰隨自是服屬於楚至哀元年會楚子圍蔡

廬陵李氏曰隨本漢東姬姓國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鬬伯比曰漢東之國隨爲大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

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開也想此時隨尚能率小國以拒楚而漢陽諸姬尚聽命於隨也八年而敗隨於述紀十一年而隨絞州夢又欲伐楚師卒以鄖師之敗而止至莊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師以伐隨其年楚子卒隨人成楚文卽位不復有事於隨蓋隨已屈服於楚也然自莊以前楚加兵於江漢之間皆不經見蓋未有告命也今齊桓既卒中國無伯於齊之後遂爲同盟之國於是假告慶之策書以爲恐動中華之計矣

按自是楚南方無梗專意北向經營矣是時楚與魯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僖公二十年

六

睦故來告

附錄左傳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二十有一年

春秋侵衛

論曰吳氏曰中國無伯而狄得假名義以亂中國因宋曹衛邾伐齊喪則仗義興師以救齊又聲衛伐喪之罪而與邢協力以伐衛衛因邢之黨狄伐已而伐邢以報怨曰憾邢未已則狄又援齊而盟以爲邢謀至此遂爲邢而侵衛前之伐以衛伐喪之惡有罪可

數故稱伐今之侵以衛有滅邢之心無事可指故稱侵侵者言其師之無名也伐衛盟邢與中國之邢齊並序則稱人此獨侵衛則還其本號而止稱狄汪氏曰前伐衛盟邢以狄有救患之善故稱人此復侵衛惡其侵以猶夏故舉其本號也按吳氏謂並序則稱人獨侵只稱狄如此看甚明盟邢侵衛本一事汪氏分言未確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左傳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僖公二十一年

九

杜注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宋爲盟主故在齊人上

茅堂胡氏曰鹿上之盟是宋公也何以稱人齊桓攘楚以安中國宋公盟楚以求諸侯

陳氏曰襄公欲合諸侯而執滕宣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一會而虛二國之君而亟與楚盟是喪師亡身之道也又曰人自爲盟於惡曹見之於是再見何中國無伯也宋襄欲繼霸而求諸侯於楚楚於是爭長於宋則是盟也莫適爲主人自爲盟而已矣

論曰吳氏曰宋襄欲圖霸合諸侯而德義不足以威



人南之盟僅能服至近之曹至小之邾其餘諸侯更無從之者况曹復懷貳楚人亦乘間台諸侯而其勢力足以威人齊之盟不特陳蔡鄭許從之而魯亦從之此宋襄所願欲而不可得者故求之於楚欲借楚之令使諸侯從己曾不思楚強夷也齊桓之霸如此其盛猶敢時出捐夏與齊抗衡宋襄既無齊桓之德義又無楚桓之勢力乃倚楚爲重欲得其所從之諸侯是求肉於虎其遭執辱也宜哉楚君既稱人則齊宋二君亦降稱人若宋齊稱爵則疑楚人爲大夫矣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僖公二十一年

三

張氏曰霸中國者宋之欲也亂中國者楚之欲也欲霸中國而求之於夷狄亂常之楚與之同盟此春秋所以序列而人之以著襄公之自取敗辱也

按三國並列不言主者見宋不能主盟也盟楚而求諸侯正投楚人之機所以有孟之執也此盟是宋公親與齊楚大夫盟齊楚稱人正也宋稱人所以示貶吳氏謂楚君稱人則齊宋二君亦降稱人似三君會盟無確據

夏大旱

左傳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

形勢獨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仕注雲不獲雨故書旱

公羊傳何以書災也

穀梁傳旱時正也

高氏曰言大者久且甚之辭

廬陵李氏曰經書大旱二此年及宣七年秋正義曰春秋之例旱則修旱雩而得雨雩雩有益則書雩不書旱雩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也故公羊以不雨爲記異大旱爲記災與左氏同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僖公二十一年

三

按春秋書不雨書旱書大旱緣時有久暫災有淺深故異其文杜氏謂雩不獲雨故書旱孔疏謂雩得雨則書雩不得雨則書旱皆與雩相較而論蓋不如此則春秋書雩不得其解也雩必甫旱而祭以祈雨若卽得雨則不爲災何爲書旱若大旱則雩不待言觀公欲焚巫尪則必百方祈禱矣豈有不經雩祭者乎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

左傳秋諸侯會宋公于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

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杜注孟宋地

公羊傳孰執之楚子執之曷爲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

穀梁傳以重辭也

程傳宋率諸侯爲會而蠻夷執會主諸侯莫違故以同執書之

胡傳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分惡於諸侯也諸侯皆在會而蠻夷執其會主拱手以聽而莫之敢違其不勇於爲義亦甚矣故特列楚子於陳蔡之上

春秋詳說

卷十七

僖公二十一年

三

而以同執爲文夫以楚之強豈能勝秦五國之眾何弱於趙然澠池之會蘭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秦雖虎狼猶不敢動況以五國之君而不能得志於荆楚乎宋以乘車之會往而楚伏兵車以執之則宋直楚曲其義已明雖以匹夫自反而縮猶不可恥矧南面之君也哉然春秋爲賢者諱宋公見執不少隱之何也夫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攘戎狄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攘戎狄尊王室之義乎故人宋公於鹿上之盟而孟之會直書其事而不隱所以深貶之也

大全史記蘭相如傳秦王告趙王會澠池相如從及

會飲酒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相如請秦王擊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懣大王矣左右欲刃之相如叱之皆靡秦王乃一擊缶秦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趙氏曰此楚執耳其以諸侯執之之辭何也譏諸侯也南面之君兵馬非不多也力非不足也而聽蠻夷之君執辱盟主故譏之宋公德不足懷慮不及遠而求諸侯以及於難故罪之

張氏曰孔子相定公會齊侯此會中國也猶以文事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一

僖公二十一年

三

不可無武備請司馬以行以楚之夷而可信其詐僞之約乎徒出會之是輕以其身溷於虎狼之羣也不免宜矣陳蔡鄭許曹皆中國也蠻夷執會主而無一人伸義以正曲直之分豈非自同於夷狄之類乎故以諸侯同執爲文以罪襄公非但不識楚人諂詐之心且無以知五國之不同心而輕爲是會也復諫求欲以及於禍所謂愚而好自用者歟  
臨川吳氏曰宋襄求諸侯於楚而楚許之故爲此會以合所求之諸侯也當時楚最强盛諸侯服之宋則國弱而諸侯不從故求於楚宋爲首事故先之然能

致諸侯之來者實楚也夫楚以國則夷狄也以爵則子也儼然以子爵而序於侯伯之上則此會也楚實爲之主故宋公之執不待言楚而知其爲楚矣諸侯聽其執而莫之救諫者勢不能也按前有鹿上之盟後有使宜申來獻捷之事楚君皆稱楚人獨此稱楚子者蓋謂執宋公不可稱執宋人宋公既爵則陳蔡鄭許曹皆須爵否則疑若君與大夫會五國既稱爵則楚不得不稱爵此春秋之筆也

汪氏曰執宋公以伐宋華夷爭霸也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諸侯無霸也以上公之尊同於匹夫之微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僖公二十一年

晉

俛就執辱宋襄之圖義未矣齊之盟楚序陳蔡之下鹿上之盟楚序齊下蓋荆楚雖強初與中國之會盟猶未敢儼然自肆也至是列陳蔡之上蓋有主會之志矣而宋襄德寡國弱欲尸盟主之權故楚碩設詐禽之而攻其國以懼中國之諸侯而取威攘霸也春秋尊中國而貶夷狄故雖宋襄不能霸而揭宋公於會盟之首所以辨夷夏之大分也于齊鹿上楚皆書人此會書楚人則疑非楚君故助書楚子四夷雖大皆曰子荆楚僭王而書之以子雖曰稱爵而抑之之意實在其中然以子爵亞於宋公而位中國諸侯之

上則兩伯之抗不待春秋之終而已見矣故止齋陳氏曰宋楚初爭長也楚稱子而序陳蔡鄭許曹之上不知諸侯之從楚歟從宋歟

按左傳謂宋求諸侯于楚則陳蔡諸國皆楚命之來楚人早辦執宋公之計矣是楚與諸國爲一而宋爲獨行宜其見執莫爲之援也此舉宋愚而楚狡書宋於楚上見釁由宋啓也書諸國於楚下見皆楚屬也執宋公者非楚子而誰哉於諸國無足責程子同執之說只可作餘意看餘皆稱爵楚不得不稱爵以子稱從其本爵也楚已稱王久矣執其君伐其國書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僖公二十一年

晉

以見楚之惡

冬公伐邾

左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修祀紓禍也

杜注爲知滅須句故

王氏曰大早經時不知貶食省用而用兵伐人非其道也

按須句爲魯之屬國邾滅之宜問其罪非但因成風

之言也據下文伐邾取須句傳謂反其石禮也則魯之伐邾無大失但反君之說不見於經

###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公羊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爲執宋公貶曷爲爲執宋公貶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僖公二十一年

美

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惡乎捷捷乎宋曷爲不言捷乎宋爲襄公諱也此圍辭也曷爲不言其圍爲公子目夷諱也

穀梁傳捷軍得也其不曰宋捷何也不與楚捷於宋也胡傳不曰來獻宋捷爲魯諱也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故楚來獻捷以魯爲魯計者拒其使而不受可

也請於天王而討之可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方修盟會而伏兵車執之於壇坫之上又以軍獲遺獻諸侯其橫逆甚矣拒其使而不受聲其罪而致討不患無辭魯於是時曾不能申大義以攘荆楚尊中國故不曰宋捷特爲魯諱之也

張氏曰僖公不與孟之會楚方求駕中國以魯爲諸侯之望故假宋捷以威魯

陳氏曰君使大夫何以特稱人貶之也孟會不稱子無以見宋楚之爭長獻捷不人之則是遂予楚也自是至極之聘始有君大夫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僖公二十一年

三

臨川吳氏曰楚人者楚子也稱使則知爲楚子矣自屈完盟召陵楚臣之見經自是始

汪氏曰獻者下奉上之辭不書楚執不書楚子使宜中獻捷不與荆蠻之陵中國也執宋公以諸侯同執爲文不書宋捷諱魯受捷之惡責中國諸侯之從蠻夷也經書獻捷若二齊侯獻戎捷書戎捷楚願獻宋捷書人不書宋捷存中國而抑夷狄之義著矣晉景公使鞏朔獻齊捷于周天子猶責其奸先王之禮况以蠻夷暴虐中國而可受其捷乎

按上書伐宋下書獻捷非宋捷而何胡傳謂爲魯諱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左傳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杜注諸侯既與楚其伐宋宋服故爲薄盟以釋之公本無會期開盟而往故書公會諸侯

公羊傳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爲爾也公與爲爾奈何公與議爾也

何注善僖公能與楚議釋賢者之厄不言公釋之者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僖公二十一年 无

諸侯亦有力也

穀梁傳會者外爲主焉爾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

胡傳會不書其所爲獨會于稷書成宋亂者爲受郕鼎立華督也會于澶淵言宋災故者爲葬蔡侯不討般也盟不書所爲而盟于薄言釋宋公者宋方主會而蠻夷執而伐之以其俘獲來遣是夷狄反爲中國主禽獸將逼人而食之矣此正天下大變春秋之所謹也魯既不能伸大義以抑其強暴使宋公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而顧血歃血要言求楚子以釋之是操縱大權自操夷

出其事已僨甚矣故書會書盟書釋皆不言楚子爲盟謹以深貶之也穀梁謂不與楚專釋是已或以爲嘉我公之救患誤矣

任氏曰薄史記作亳漢山陽薄縣卽湯都

張氏曰拱州考城漢薄縣 諸侯若能使宋人征繕而修文告之辭明宋之直正楚之罪則楚人當情愧理屈而歸宋公之不暇矣今僖公脅於獻捷之威與五國爲會求盟於楚以請宋公而後得釋正中楚人之詭計春秋不書會楚子而曰會諸侯亦不書宋公歸自楚而曰釋宋公蓋其執其釋皆制於夷而聖人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僖公二十一年 无

全中國之體故諱之罪魯與諸侯之無能爲也

廬陵李氏曰此會與僖二十七年公會諸侯盟于宋同皆書諸侯者避會楚之嫌也不然只如鄆子會盟于邾可矣何必又書諸侯乎

按公羊謂公與議而何注又謂亦有力看來楚本欲挾宋公以取宋國及目夷固守雖殺宋公無益故有釋之之意諸侯窺其意可請之因以得釋不然楚非領情而者諸侯豈能以辭說動之哉不書楚釋其爲楚釋自見左傳云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似爲直捷 公會諸侯此諸侯楚在內非專爲陳

蔡等國也因楚獻捷受之不自安故往會之實爲楚而言會諸侯諱專會楚也

三十有二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

作公

左傳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

杜注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 須句成風家

胡作按左氏須句風姓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邾人滅之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焉審如是固得崇明祀保小寡之禮何以書取乎不請於王命而專爲母家報怨謀動干戈於邦內擅取人國而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一

僖公二十二年

三

反其君是以亂易亂非所以爲禮也與收奪者無以異矣

杜氏曰太皞伏羲也任宿須句顓臾皆伏羲之後封近於濟故世祀之

張氏曰僖公非有崇明祀保小寡之公心而徒徇母之私意故無以服邾而致升陞之寇春秋書之亦不異於他日之伐取也

陳氏曰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爲利一以取書之是故雖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書取須句雖苗著丘公立而不撫節節叛而來書

取節

汪氏曰文七年再書取須句而傳謂賁邾文公子焉比事而觀則魯之取須句非以存其祀實貪其土耳使果有興滅繼絕之功則春秋必書公伐邾歸須句子于須句以著其善矣

廬陵李氏曰取須句之事若以昭十九年宋公伐邾之例觀之則胡氏之說殊相反春秋不應罪魯如此左氏事不經見恐諸家信之太過須句子既來奔魯史何得不書滅耶故劉氏以爲無此年滅須句及來奔事亦無反其君事直是須句人爲邾滅其國爲邑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一

僖公二十二年

三

魯人往伐取無他也

按胡傳專責爲母家報怨直謂以亂易亂似太過須句已爲邾有取之于邾而反須句之君豈非義舉但經只書取不書爲須句取所以劉氏疑無反其君之事也愚謂既繫母家必無取其土地而廢其宗祀之理反其君當有之 書取者取之於須句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左傳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杜注怒鄭如楚故伐之

張氏曰襄公嘗困於楚矣疾狀雖甚而德慧術知未  
有以增益其所不能穀梁所謂過而不改而又甚之  
者也

臨川吳氏曰宋襄求於楚一會諸侯于孟而遭執伐  
之辱再盟于薄魯與諸侯同致請於楚而後得釋鄭  
知宋弱不可成其力不可恃遂朝于楚宋公不自反  
以修己之德義乃遽怒鄭而興師以伐之所以挑楚  
釁而取泓之敗也

按宋襄不知悔禍書以示貶於衛許滕無責焉

附錄左傳初平王之東遷也幸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僖公二十二年 三

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  
陸渾之戎于伊川 晉太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  
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  
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  
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富辰言于王曰  
請召太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  
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  
之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左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

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曰戰戰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

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

平君其無謂邾小蠶蠶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八月丁未

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

杜注升陘魯地 魚門邾城門

穀梁傳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

言及之者爲內諱也

程傳公戰也 胡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戰于升陘我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僖公二十二年 三

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記稱邾復之以矢蓋

自戰于升陘始也魯既敗績邾亦幾亡輕用師徒害及

兩國亦異於誅暴禁亂之兵矣故諱不言公而書及內

以諱爲貶 大全禮記檀弓注邾師雖勝死傷亦甚無衣可以招

死

張氏曰書及公戰也不言敗諱恥也觀此則知春秋

須句非有存亡繼絕之公心審矣

按戰必有勝敗不書所以諱之胡傳內以諱爲貶是

也 張氏推論取須句非有存亡繼絕之公心亦未



見其然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左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勦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一

僖公二十二年

誦

杜注泓水名

公羊傳偏戰者曰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何正爾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吾雖喪國之餘寡人不忍行也既濟

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

穀梁傳曰事遇朔曰朔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敵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責之也泓之戰以爲復雩之恥也雩之恥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爲雩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一

僖公二十二年

誦

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又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冑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恥哉宋公與楚人戰于泓水之上司馬子反曰楚眾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須其出旣出旌亂於上陳亂於下子反曰楚眾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列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眾敗而身傷焉七月而死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之所以爲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爲言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爲

道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

胡傳泓之戰宋襄公不阨人於險不鼓不成列先儒以爲至仁大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也而春秋不與何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恕施者王政之本也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奪長使齊人有殺無虧之惡有敗績之傷此晉獻公之所以亂其國者罪一也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而一會虐二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服盍姑省德無闕然後動而興師圍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義公敢行而獨愛重傷與二毛則亦何異盜跖之以分均出後爲仁義陳仲子以避兄離母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一

僖公二十二年

美

居於陵爲廉乎夫計末遺本飾小名妨大德者春秋之所惡也故辭繁不殺而宋公書及以深貶之也

大全莊子胠篋篇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

張氏曰春秋以襄公主要是戰則是聖人罪其悞諫求欲昧大義而徇小節以取敗國殄民自及其身之禍楚子救鄭而不言救又貶稱人惡夷狄也

汪氏曰宋以衛侯許男滕子伐鄭而泓戰止書宋公者蓋更首伐鄭之師既歸及秋楚救鄭不及因遂伐

宋宋公帥師往逆之而與戰欲雪孟之恥而不度其力之不能也宋公身傷而不言宋公敗績猶爲中國諱辱耳若楚君敗績則直書之矣

啖氏曰公羊美宋襄之守信云文王之戰亦不過此夫文王以仁義行師不應似宋襄徒守匹夫之信不知事機也

廬陵李氏曰春秋中國與楚交戰者泓城濮鄆鄢陵雖勝負不同然皆以中國及之趙子曰內中國而外四夷也此說亦是但以處己息爭之道言之則戰皆非春秋所與宋晉之汲汲與楚戰不及齊桓晉悼遠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一

僖公二十二年

美

矣故胡氏得之公羊之說胡氏辨之詳矣穀梁說亦好

按宋襄之爲人貪暴而兼驕驕不量力而爭霸不知兵而好戰不敗亡不已也一無可取而公羊擬之文王下以其倫公羊又謂有君而無臣以子魚之賢何謂無臣哉穀梁所云子反當卽子魚因稱宋襄仁義故胡文定指其不仁不義其論甚確書及貶宋是正意書人不與楚是餘意

附錄左傳丙子晨鄭文夫人羊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使師緝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

門見兄弟不踰閭戎事不邇女器丁丑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邊豆六品饗畢夜出文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二十有三年

春齊侯伐宋圍緡緡穀作閔

左傳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江注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

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

何注襄公欲行霸為楚所敗諸夏之君宜雜然助之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二十一

僖公二十三年

三

反因其困而伐之不仁也

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惡報惡也

胡傳齊霸國之餘業也宋襄公既敗于泓荆楚之勢益張矣齊侯既無尊中國攘夷狄恤災患畏簡書之意又乘其約而伐之此尤義之所不得為者也故書伐國而言圍邑以著其罪然則桓公伐鄭圍新城何以不為貶乎即如楚合患陵中國桓公伐之攘夷狄也宋與楚戰兵敗身傷齊侯伐之殘中夏也其事異矣美惡不嫌同辭

臨川吳氏曰楚與諸侯盟于齊乘閒以干中夏耳齊

侯不悟而受其盟宋之不與盟于齊不愆義也齊反

借此為名以責宋伐之於敗傷之後倖理甚矣

家氏曰齊孝非宋襄之力則不能有國顧忘納己之

德乘其敗而圖其邑所謂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齊

侯書爵以其背大惠而忍於為不義故目其人而誅

之書伐書圍皆所以貶也

按宋衛伐齊以納孝公孝公反伐宋以怨報德大非

人情看來孝公是心無定見之人國人怨宋衛而不

能自主耳于敗泓之下書齊侯圍緡其貶明矣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二十一

僖公二十三年

三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茲公作慈

左傳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林注襄公卒子成公王臣立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盈平諱也

穀梁傳茲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為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為君哉

茅堂胡氏曰宋襄公不書葬治其罪也

張氏曰時僖公已有志於附楚故不會宋公之葬

廬陵李氏曰宋襄之立在僖九年十八年宋始稱霸

迄二十三年凡六年

按宋襄不書葬當是魯不會葬故不書公羊謂盈乎諱何氏云盈滿也相接足之辭也蓋謂其人不書葬故相因亦不書殊無義味穀梁謂以失民不書葬亦泛

### 秋楚人伐陳

左傳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一

僖公二十三年

卑

臨川吳氏曰曹南之盟陳不從宋伐鄭之役陳亦不從宋盟齊則陳從楚曾孟執宋公伐宋則陳從楚考之經惟見陳之服於楚不見陳之貳於宋今楚討陳之貳蓋以伐宋之後鄭畏而朝楚而陳未朝楚卽誣以貳宋之罪伐之而取其二邑積其勢不至於滅陳不已也

張氏曰成得臣敢於猾夏而鬪穀於菟賞以貴仕春秋人之意可見矣

廬陵李氏曰陳頓之爭始此二十五年楚圍陳以納頓襄四年陳人圍頓

按貳於宋楚借口耳吳臨川說是楚稱人其常也張氏貶及子文未確

附錄左傳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一

僖公二十三年

卑

###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左傳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

程傳杞二王後不伯爵疑前世黜之也中間從夷故子之後復稱伯

胡傳按左氏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杜預以謂杞實稱伯而書曰子者成公始行夷禮終其身故仲尼於其卒以文貶之此說是也或曰信斯言是春秋黜陟諸侯爵次以見褒貶不亂名實乎曰春秋固天子之事也而

尤謹於華夷之辨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以禮義也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人類滅矣魯桓公弑滕首朝之貶而稱于治其黨也夷不亂華成公變之貶而稱子存諸夏也

海陵胡氏曰杞本侯爵或稱伯或稱子稱伯者雜夷禮降一等稱子者純夷禮降二等魯人因其來朝而賤之仲尼修經而貶之亦猶吳楚之君不書葬之例也

張氏曰杞用夷禮而稱子所謂中國諸侯而用夷禮則夷之者也

春秋詳說

卷二十

僖公二十三年

聖

按敗而稱子竊疑其說范氏謂時王所黜可從不名不曰不葬何氏謂從小國例是

附錄左傳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顓頊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虜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我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

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釵姜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其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僂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又其國公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飧實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一

僖公二十三年

聖

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始將啓之二也有二十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

鞭弭石屈靈輿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出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贏與焉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春秋詳說卷二十二

牟陽冉觀祖輯撰

僖公

二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縻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異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白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繫如晉

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王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穀懷公于高粱不書亦不告也呂卻畏偏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潁女爲惠公求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其厭豈

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眾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

春秋詳說

卷二十二

僖公二十四年

二

之罔請許之來以盾爲才罔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慰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文偕隱遂隱而死晉

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 夏狄伐鄭

左傳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卽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邴霍魯衛毛聃郕雍曹滕畢原鄆郕文之昭也邳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

春秋詳說

卷二十二

僖公二十四年

三

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雖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卽韓從非與頑用器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韓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惑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器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



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淪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惓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及而卒昭公奔齊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

襄陵許氏曰鄭執王使是無王也王啓狄師是無中國也天下何恃不亂

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汜大叔以隗氏居于溫

按二十年鄭入滑醜禍及此卒致王室之亂不書王

命狄諱之也觀下天子出居可意會杜氏謂鄭南

汜也在襄城縣南其說誤汜當是今汜水在鄭西北

若在鄭南則近楚天王何遠至其地

附錄左傳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鵠冠鄭伯聞

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於陳

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貶伊感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享之間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傳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于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城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

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鄆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避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杜注天子以天下爲家故所在稱居

公羊傳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魯子曰是

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

穀梁傳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

下莫敢有也

胡傳按左氏鄭人入滑王爲滑請鄭不聽命王怒使頹

叔出狄師伐鄭而德狄人立其女隗氏爲后富辰諫不聽太叔帶通于隗氏王緇狄女頹叔懼狄之怨已遂奉叔帶以狄師攻王王適鄭處于汜自周無出特書曰出者言其自取之也夫鄭伯不王固有罪矣襄王不知自反念其制命之未順也忍小忿睚眦親以扞外侮而棄德崇姦遂出狄師是用夷制夏如木之植拔其本也不亦傾乎王者以天下爲家京師爲室而四方歸往猶天之無不覆也東周降於列國既不能家天下矣又毀其室而不保則是寄生之君耳貶而書出以爲後戒唐資突厥之兵以伐隋而世有戎狄之禍晉藉契丹之力以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二

僖公二十四年

六

取唐而卒有播遷之辱許翰以謂不講於春秋戒襄王之所以出其言信矣而華夷之辨可不謹大居者宅其所有之稱出而曰居者若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撥亂反正存天理之意也

大全注唐書劉文靜傳高祖起太原文靜請與突厥連和從之遣文靜使始畢可汗曰願與突厥共定京師金帛子女盡歸可汗始畢大喜卽遣二千騎隨文靜至自是突厥恃功須求無厭又數入寇世爲唐患五代史晉紀高祖石敬瑭其父臬振雞木出西夷唐廢帝討敬瑭敬瑭求援於契丹耶律德光入鴈門

與唐戰敗之作策書命敬瑭爲大晉皇帝後張彥澤叛降契丹契丹兵大舉入寇執出帝北遷和龍城僭僭不給或時絕食

臨川吳氏曰天王居于狄泉不書出者王雖去京師而猶在畿內也此則去畿內而越在諸侯之國故書出

啖氏曰天子不言出獨襄王書出者自絕天位雖居于鄭猶若出在四海之外然王者至尊故不曰奔雖在外皆曰居

陸氏曰天王雖自出鄭伯莫敢有其土故曰居禮云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二

僖公二十四年

七

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此之謂也

汪氏曰叔帶之有寵於惠王猶子頹之有寵於莊王也叔帶之攻王猶子頹之伐王也襄王之適鄭處於汜猶惠王之適鄭處於櫟也然惠王之處櫟不書而襄王出居于鄭特書之者所以罪襄王也夫叔帶之召戎伐京師已萌禍亂之階矣帶以罪奔齊踰十年而王復之苟能明大倫之義而不致襄王全同氣之恩而俾無怨惡綱紀戡然亂何由作今襄王帥非類之狄以泄憤於伯叔之國立非類之女爲天下之母又不謹男女之別而致肆淫於內廷拒諫而弗從臨

難而莫禦犯此五不韙之罪則自取危辱視惠王蓋不侔矣故上書狄伐鄭而不曰王師及狄伐鄭者所以諱襄王之用狄也下書天王出居雖以自出著罪而特言出居又以明大一統之義然不書叔帶以狄伐京師猶爲王諱惡也 又按左傳王納狄后未幾太叔遠過之而王遽廢之又遠殺狄師之攻王必無是理竊嘗攷之外傳記伐鄭立狄后皆在出居之前年而黜狄后則在出居之年豈前年已用狄師伐鄭而今年再以狄伐鄭歟王之出居必有馴致之漸蓋不可考矣

春秋詳說

卷二十二

僖公二十四年

八

劉氏曰公羊以爲不能事母者非也王者不孝宜去天以見今不去天知其非不孝也 按王出居雖由叔帶之亂而王用狄又以其女爲后實有以致之故書出居于鄭以示貶

### 晉侯夷吾卒

左傳

杜注晉文定位而後告惠公之喪故書於今年 永嘉呂氏曰左氏記惠公卒在去年九月蓋春秋所據者魯史也至氏所據者他國之史也年月不同不可得而考矣

按惠公去年卒而未赴文公立而赴故書之久故不繫月日不書葬未會葬也 公穀注皆云篡非也 附錄左傳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 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

三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左傳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公羊傳衛侯燬何以名絕曷爲絕之滅同姓也

春秋詳說

卷二十二

僖公二十五年

九

穀梁傳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 胡傳衛侯何以名滅同姓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則名者謂其絕先祖之裔蔑骨肉之恩故生而書名示王法不容誅也聖人與天地合德滅人邦國而絕其祀同姓與異姓奚別焉而或名或否何也正道理一而分殊異端二本而無分分殊之弊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失義春秋之法由仁義行而人道立者也 可以無差等乎然則晉滅虢楚滅夔亦同姓也曷爲不名曰諸侯滅同姓則名其常也有名有不名例之變也 邢雖與狄伐衛而經無譏文者爲能救齊也衛人曾不

反思而遷怒於邢又遣禮至昆弟往仕焉諒其守而殺之於外與虞公貪璧馬以易鄰國及其身者其情異矣春秋原情定罪而衛燬獨名蓋輕重之權衡也若荆楚則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於滅夔乎何誅

朱子曰諒侯滅國未嘗書名衛侯燬滅邢說者以爲滅同姓之故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而傳寫之誤亦未可知

番陽萬氏曰興師以滅同姓其惡已甚况當是時天子蒙塵於外鄙在鄭地汜衛鄭之鄰方伯連帥之舊也衛侯既不能奔問官守帥師勤王乃聞王室之多

春秋詳說

卷二十二

僖公二十五年

十

故懷詐譏之謀以肆虐於宗親之國其無王之心聖人得不深誅之

張氏曰衛侯燬殘虐不仁至於同所自出不知相保而肆強以絕滅之又使其臣爲譖詐之事行盜賊傾覆之計人理所不容故名之同於楚子虔之誘殺也按滅同姓書名自是貶辭然較之晉滅虞亦無分別而書法不同胡文定謂虞貪璧馬邢能救濟其說似曲故朱子有因下文寫誤之疑竊意孔子當口胸中原無定例隨文起義不必牽合以生葛藤 衛文賢君或是責備賢者之意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左傳

林注文公卒子成公鄭立

宋蕩伯姬來逆婦

左傳

杜注伯姬魯女爲宋大夫蕩氏妻自爲其子來逆稱婦奸存之辭婦人越竟逆婦非禮故書

公羊傳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其言來逆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其

春秋詳說

卷二十二

僖公二十五年

十一

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

胡傳伯姬公女也而配蕩氏其往嫁不見於經者國君不與大夫敵也今來逆婦而史策書之見公失禮下主大夫之昏是慢宗廟卑朝廷姑自逆婦其失明矣

臨川吳氏曰伯姬納內女爲其子之婦姑自來逆婦而書於經者譏公降尊而自主其昏也况昏禮當夫自來親迎豈有姑來逆婦之禮乎

張氏曰姑自逆婦公不使大夫主之皆非禮也兩譏之

汪氏曰大夫自逆則稱字姑來逆故稱婦杞伯姬來

求婦亦主姑而言之辭

陸氏曰公羊云其言來逆婦何兄弟辭也按經史直書其事以明非禮爾兄弟辭有何義乎

按此卽俗所謂因親及親者然以姑迎婦非禮矣

### 宋殺其大夫

左傳

杜注其事則未聞於例爲大夫無罪故不稱名

公羊傳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穀梁傳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

杜氏曰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見莊二十六年曹殺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二

僖公二十五年

主

大夫傳又曰宋殺大夫者四惟蕩山書名公子卽則書官此及文七年不紀名氏蓋因魯史舊文而不能益非義所繫也

劉氏曰文稱大夫是有大夫矣且君娶一卿而一國之內何得悉無大夫哉詭僻不經可笑也公羊之說

非也春秋非孔子家牒當爲後世書法耳何得擅譌其祖名哉穀梁之說亦非也

按杜注簡明公穀皆傳疑不可信

異國之事當時傳聞而書不得其詳大抵殺不以罪也

附錄左傳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

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

於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

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

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三之睽三曰吉遇公用亨于天

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

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

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

師逆王 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

于盟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

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二

僖公二十五年

主

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

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

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左傳秋秦晉伐都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

秦人過析隈入而繫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宵坎血

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

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

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

杜注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爲頓圍陳以納頓子

不言遂一事也頓國汝陰南頓縣

公羊傳何以不言遂兩之也

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圖一事也納一事也而遂言之蓋納頓子者陳也

胡傳圍陳納頓子也納云者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何以不與乎夫陳先代之後不能以禮安靖鄰國保恤寡小中國諸侯又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夷狄仗義正諸夏也故書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其責中國深矣此亦正本自治之意也

張氏曰頓姬姓國也迫於陳而不能有其國故楚圍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二

僖公二十五年

古

陳然後能納之聖人書此見中國諸侯不能恤小國而定其位反使夷狄行其義閔中國之無霸也

陳氏曰齊桓卒楚始興諸夏盟于齊盟鹿上執宋公納頓子侈然與廢置諸侯春秋之所懼也

汪氏曰楚圍陳納頓子于頓書法如楚伐吳執齊廣封殺之蓋一事耳夫頓國小弱而介於陳楚之間陳欲迫而兼并之故前年楚伐陳城頓而還此年納頓子保全微國以示恩責義於陳以示威其意皆預爲圖霸之地也厥後頓子會申從楚而伐吳戰雞父陳衰而服屬於楚也僅一從中國會召陵侵楚而諸夏

終不能保恤遂爲楚結陳佗人所滅是時陳亦屢滅於楚而僅存非能剖分其地特助楚爲虐耳比事以觀而知中國之衰矣

陸氏曰穀梁云納頓子者陳也按經文楚自納之何關陳事

劉氏曰頓子之奔由陳攻之故楚必圍陳乃得納頓子其文與事詳矣豈得言遂哉公羊之說非也

按圖陳以納頓杜氏謂不言遂一事也此說甚是公羊反謂兩之誤矣楚本因追秦不及而乃伐陳經

但書伐陳納頓子當是從所告也胡傳謂責在中國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二

僖公二十五年

五

愚意只是見楚人圖霸之實齊桓已卒晉文甫立楚人仗大義以霸主自居故如是爾

### 葬衛文公

按夏卒秋葬未嘗失時不月只是偶略之何氏以滅邢爲說不宜執生前之一事而削其葬之日月

附錄左傳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左傳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杜注莒以元年酈之役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洮魯地

穀梁傳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

張氏曰衛成公稱子喪未踰年也

汪氏曰莒慶者魯之婿也故因衛成公爲平於二國遂來會盟君盟大夫自浮來而已然矣此不貶者從同同

趙氏曰按事接於魯雖非命卿皆書名穀梁不達此

春秋詳說

卷二十二

僖公二十五年

六

何遂穿鑿爾

按公羊何注書莒慶者敬婿之義趙氏謂事接於魯非命卿皆書名其義正大可證穀梁之失兼明何注之私

附錄左傳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殯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速公作邀

左傳春王正月公會莒茲平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

杜注向莒地

穀梁傳公不會大夫其曰甯速何也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

臨川吳氏曰衛本欲平魯莒之怨洮盟莒子不親至僖公必欲與莒子盟故復爲此會也

張氏曰十二月已盟今又屢盟所以致齊之討也

按莒慶魯婿先盟于洮以通好而莒子乃爲此盟衛平魯莒先已會矣故此命甯速來以監魯莒之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鄆公作鄆穀作

左傳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

春秋詳說

卷二十二

僖公二十六年

七

杜注公逐齊師遠至齊地故書之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鄆下

孔疏時晉文初起諸侯無伯齊侯是桓公之子欲以盟主自居

公羊傳其言至鄆弗及何侈也

何注侈猶大也大公能卻強齊之兵弗者不之深者也言齊人畏公士卒精猛引師而去之深遠不可及故曰侈

穀梁傳人微者也侵淺事也公之追之非正也至鄆急辭也弗及者弗與也可以及而不敢及也其侵也曰人

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弗及內辭也

胡傳書人書侵書師罪齊也書追書至鄰弗及罪魯也  
潛師入境曰侵少則稱人眾則稱師前書齊人是見其  
弱以誘魯也後書齊師是伏其眾以邀魯也其為諷明  
矣凡書追者在境內則譏其不預追戎于濟西是也在  
境外則譏其深入追齊師至鄰是也鄰者齊地至者言  
遠也弗者還辭也有畏而弗敢及之也齊魯皆私憤之  
兵而非正也故交譏之

蜀杜氏曰下文言齊師則知稱人為貶矣

趙氏曰寇至不知追而不及言內之無警戒直書

春秋詳說

卷二十二

僖公二十六年

大

之以譏內之無武備爾公穀何用曲為義

劉氏曰所謂弗及非弗能及也弗敢及也弗敢及者  
畏也善養氣者匹夫不為干乘屈孔子夾谷之會齊  
師四陳揖讓指麾而景公服計齊人之眾不足以當  
景公僖公之勢足以勝定公之末年寇至不能禦去  
又不敢及是舉百姓而棄之也乃乞師于楚以自防  
其持國之術所失者多矣以公迫人就令勝之尚  
何可侈哉且是後齊復伐我明不畏魯其矣數見卑  
侮猶以為大乎

按胡文定謂齊魯交譏以其為私憤之兵是也齊罪

較多穀梁可以及而不敢及恐不然只是先無備

而追之遲故弗及耳觀其追至齊地非不敢可知公  
羊以為侈亦不是觀夏之再伐齊非畏魯可知胡  
傳謂書人以弱書師以伏眾亦似多一折恩意只  
是齊人乘魯不備肆其擄掠魯人知之追奪弗及皆  
非決意要戰

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左傳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  
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厚

春秋詳說

卷二十二

僖公二十六年

大

君問君親舉王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  
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磬  
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  
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  
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  
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  
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  
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  
不恐齊侯乃還

臨川吳氏曰衛平莒魯齊何與焉洮向之二盟雖潰



其過在魯非齊人之所當問也齊孝公乃連與侵伐之師非義甚矣其致衛之伐與魯之伐自取之也又曰前書侵者師無名也此書伐者蓋齊以魯不服罪爲辭也

張氏曰二盟乃衛人平莒于我故爲魯伐之

按衛平魯莒何與齊事齊以伯自屈爲魯之不謀于己也侵之伐之罪自在齊衛人伐齊救同盟也春秋不書救以魯被伐力非不支不歸功於衛耳孝公實來而稱人自是貶辭茅堂胡氏謂孝公服展喜之美故書人以爲之諱非正意

春秋詳說

卷二十二

僖公二十六年

三

公子遂如楚乞師

始書乞師

左傳東門襄仲滅文仲如楚乞師滅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

杜注乞不保得之辭

公羊傳乞者何卑辭也曷爲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曷爲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

穀梁傳乞重辭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

胡傳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夷助少陵長又遷怒於邢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于洮又與其臣盟

于向是黨衛也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齊爲敵是以蠻夷殘中國也於義可乎其書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惡自見矣

高氏曰楚僭王矣而諸侯更推爲盟主魯見侵伐於齊乃乞師於楚以伐之導夷狄以伐中國是禽獸將逼人天下之大變也書曰乞師深罪之也魯頌稱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乃乞師于楚寧無愧乎

陳氏曰滅宣叔如晉乞師不書乞諸夷狄然後書外

春秋詳說

卷二十二

僖公二十六年

三

乞師亦不書必盟主也而後書乞卑辭也乞師於夷狄志中國之誦於夷狄也

趙氏曰天子在上而諸侯自相請師非禮也

按齊侯既聞展喜之言而還可以相安無事矣乞師于楚是以霸王尊楚而延寇以入中國故書以示貶朱子解有事勿正引公羊戰不正勝之語正是期必之意

秋楚人滅麇以麇子歸

麇公作隗

左傳麇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麇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

秋楚成得臣闕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杜注夔楚同姓國 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 驚熊祝融十二世孫

穀梁傳夔國也不日微國也以歸猶愈乎執也

胡傳春秋滅國以其君歸無有不名者而夔何以獨不名按左氏夔子不祀祝融與驚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君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自竄于夔是以失楚又何祀焉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而夔祖熊摯是不得祀祝融與驚熊也而楚反以是滅之非其罪矣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然則楚滅同姓何以不名人而不名春秋待夷狄

春秋詳說

卷二十二

僖公二十六年

三

之體也

劉氏曰國滅而虜無不名者國滅罪也虜服辱也夔子獨不名所以取滅者乃非其罪故假之也諸侯之祀無過其祖夔子不祀祝融與驚熊可謂若於義矣而楚滅之故春秋黜楚而伸夔有王者作興滅繼絕則夔庶幾矣

陳氏曰滅同姓名此楚子穎也則其不名何楚子之名未登於春秋也楚自武王始見於傳文王始見於經猶以州舉也至成王而後書楚人孟之會嘗書楚子矣而復以之穎之名非遇獄未登於春秋則滅夔

固不名也滅夔名之則疑於衛侯燬

按書法自是罪楚之辭楚謂夔不祀只是借口杜氏以爲夔有罪誤也胡傳理長

冬楚人伐宋圍緡

左傳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

可註時以師與魯未至又道用之於是惡其視百姓之命若草木不仁之甚也

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以吾用其師且

春秋詳說

卷二十二

僖公二十六年

三

其事也非道用師也

臨川吳氏曰前年宋成公忘父之讎與楚平而往朝之今而即晉可謂能速於從義者矣楚伐其國而圍其邑書以著夷狄之肆橫也

家氏曰宋成既朝楚又即晉而爲楚所伐無益於自免而有忘讎之恥使晉文不興則宋之爲宋豈不殆哉

按公羊云道用師當是爲魯出師而路過宋因而圍緡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左傳凡師能左右之曰以賓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成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正也

### 公至自伐齊

公羊傳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曷爲未得乎取穀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

穀梁傳惡事不致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

范注以蠻夷之師伐鄰近大國招禍深怨危亡之道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二

僖公二十六年

孟

胡傳楚強魯弱而能用其師進退在己故特書曰以以者不以者也夫昔華即夷取人之邑爲己有失正甚矣患之起必自此始其致危之也

臨川吳氏曰公不用魯師而用楚師雖能取齊之邑而借援強夷辱國莫大焉將以刷西鄙北鄙之恥而實所以甚其恥也

高氏曰數深惡重此臣子所以殆其往而錄其至

張氏曰楚師而魯君以之楚以其眾付魯使自用之以伐齊也伐霸主之後用夷狄之兵僖公之免可謂幸矣故特書至以危之

劉氏曰公穀皆謂伐國不言圍邑非道用師也非也

圍籍者乃楚人伐齊則楚師何以強配合之乎公羊

又云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原公羊之意謂得意致

會不得意致伐則今得意不當致伐而致會然伐齊

取穀獨公以楚師往無諸侯之會則不得致會此理

之當然耳

按公子遂乞師在先楚師當是爲魯出因又有伐宋

圍籍之事乃分師以與魯未必全師皆來耳劉氏分

楚人楚師作兩項亦未確以楚師者乞而得之也

辭若喜而意實貶延遲寇伐近鄰以其所不當以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二

僖公二十六年

孟

以楚師伐齊雖倖而勝危道也故書至

二十七年

春杞子來朝

左傳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杜注杞先代之後迫於東夷風俗雜壞言語衣服有

時而夷然異於介葛盧故唯貶其爵

按春秋入備書其事以見魯僖之失左氏云不共

蓋爲入杞之地借口云耳

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左傳夏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

杜注弟潘殺其子而自立是爲昭公

襄陵許氏曰齊桓既沒諸侯思之而孝公不能藉之以與觀其開楚之勝以困宋襄又侵伐魯僖不已有以知其爲謀不遠霸業之所以墮矣

接齊孝公以大國自君而舉動錯亂報施失宜固見其材之短亦由國之無人也

###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左傳

杜注三月而葬速

### 乙巳公子完帥師入杞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二

僖公二十七年

三

左傳秋入杞責無禮也

張氏曰春方來朝而帥師入之以怨報德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也

蜀杜氏曰杞春來朝今入其國雖曰責其不恭何至於用師乎蓋杞弱於魯魯欺之尤甚齊楚之大則魯事之不暇矣

臨川吳氏曰魯在春秋爲次國未嘗不受強大之陵暴當惟己及人所惡於強無以施之於弱可也杞以小弱而朝於魯縱使禮有不備豈不愈於不朝乎今其來朝已忽而卑之朝禮甫畢以上卿帥重師入其

國其志在於取之也魯號秉禮之國而陵小弱如此他又何責焉

高氏曰杞魯乃甥舅之國伯姬在焉而陵暴之如此魯人不義甚矣僖公之德衰矣

按入而未滅當是擄掠而去

###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左傳楚子將圖宋使子文治兵於睢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爲賈尙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二

僖公二十七年

三

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焉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卻縠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

樂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爲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其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成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杜注執秩主爵之官 楚子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公羊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何爲貶爲執宋公貶故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二

僖公二十七年

天

終僖之篇貶也

穀梁傳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

程傳楚稱人貶之爲其合諸侯以圍宋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左傳

杜注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宋方見圍無

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

胡傳楚稱人貶也宋公先伐之後作賓王家非有篡弒之惡楚人無故據諸侯以圍之何名也故黜而稱人以

著其罪諸侯信夷狄伐中國獨無貶乎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公與楚結好故往會盟其地以宋者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而公之罪亦著矣

陸氏曰前圍宋之諸侯承上文不列序也

高氏曰曹南之盟諸侯稱人而宋獨稱爵圍宋之役

諸侯稱爵而楚獨稱人聖人於華夷之辨其嚴如此

公畏楚之強而往爲此盟以報乞師之恩耳豈有固衛中國之心哉宋於是告急於晉而文公得以爲

資遂霸諸侯也

陳氏曰楚嘗書子矣其稱人嫌子楚以霸也盟于齊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二

僖公二十七年

天

楚猶序陳蔡之下于鹿上猶不先齊宋也孟之會宋楚始並爲諸侯長矣楚之稱子而長諸侯宋襄爲之也齊桓公卒諸侯從楚楚敗宋于泓納頓子滅蔑取齊之穀合四國之君圍宋春秋以是爲夷狄之強雖序諸侯之上而特人之

張氏曰詩頌僖公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而春秋書公會諸侯盟于薄于宋皆楚子爲會主也膺狄懲荆從

齊桓也會楚導之虐齊宋僖公親之也然猶曰會諸侯不曰會楚使公從夷狄之罪必待攷而後見聖人

之忠厚春秋之微婉概可見矣

家氏曰春秋之法盟主爵而諸侯人者有矣未有盟主人而諸侯爵者也人楚子而爵諸侯不與楚子以主諸夏之盟也亦以正諸侯從夷之罪也

廬陵李氏曰晉文晉悼之興皆以救宋卻楚成功晉人有言曰成霸安疆自宋始矣大抵宋亦中國之樞紐也故始焉楚成爭霸而有宋之圍繼焉楚莊圖霸而又有宋之圍始焉楚爭霸而有宋之盟終焉楚分霸而亦有宋之盟又曰圖宋之楚人正義曰傳云楚子及諸侯圍宋則是楚子親自來也十二月公會諸侯盟于宋公爲楚子在宋而往會之明楚子與盟也

春秋詳說

卷二十二

僖公二十七年

三

明年楚子入居于申使子玉去宋由此而言楚子初來圍宋必親至宋國使子玉主兵明年見晉之盛身始去之獨留子玉於宋耳此說據經爲合

啖氏曰凡褒貶各於其事豈有終篇貶乎公羊之說非也故穀梁義是

按魯乞師而爲此會備書示貶此盟宋不與公穀注皆誤杜謂宋方見圍是也

春秋詳說卷二十二終

春秋詳說卷二十三

僖公

二十有八年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左傳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三

僖公二十八年

一

杜注襄牛衛地再舉晉侯者曹衛兩來告

林注晉文公始圖伯自此至踐土凡五書晉侯于晉以伯也

公羊傳曷爲再言晉侯非兩之也然則何以不言遂未侵曹也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其意侵曹則曷爲伐衛晉侯將侵曹假塗于衛衛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

穀梁傳再稱晉侯忌也

范注曹衛並有宿怨于晉君子不念舊惡故再稱晉侯以刺之

胡傳按左氏初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至是侵曹伐衛再稱晉侯者譏復怨也春秋之時用兵者非懷私復怨則利人土地耳詩云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忮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欲然後貪憤之兵亡矣或曰曹衛背華即夷於是乎致武矣爲不可曰楚人搜諸侯以圍宋陳蔡鄭許舉兵而同會魯公與會而同盟楚雖得曹新昏於衛然其君不在會其師不與圍以方諸國不猶愈乎又况衛已請盟而晉人弗之許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文公能忍於奄豎里臯須矣何獨不能忍於曹衛乎再稱晉

卷三十三

僖公二十八年

二

侯者甚之也下書楚人救衛則譏晉深矣春秋責備賢者而樂與人改過責備賢者故再稱晉侯樂與人改過故衛已請盟不當拒而絕之也

朱子曰晉侯侵曹晉侯伐衛皆是文公請處考之左氏可見皆所以致楚師也又曰晉文公詭譎如侵曹伐衛皆是當時出亡不禮之私卻只名謂治其從楚如書晉侯伐衛辭意可見又書楚人救衛如書救皆是美意中國之諸侯晉以私伐之乃反使楚人來救如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救衛其辭皆聖人筆削要來此處看義理今人作春秋義都只是論利害晉

侯侵伐皆自出

蜀杜氏曰楚人病中國久矣齊桓圖霸二十餘年而後服之桓公沒而宋襄繼圖其業然力不能攘而身見執戰敗卒傷而死聖人悼之晉文之立特起救宋之志欲弊強楚曹衛背華附夷而侵伐之然晉侯實非欲侵伐曹衛蓋志在於救宋服楚也

永嘉呂氏曰從楚圍宋者陳蔡鄭許晉文不攻陳蔡鄭許而乃及於無罪之曹衛陳蔡鄭許邇楚之國也曹衛邇宋之國也楚方圍宋而晉乃遠攻陳蔡鄭許則無以釋宋之圍而亦無及於楚安有城濮之戰曹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三

僖公二十八年

三

衛二國雖曰其師不與圍然楚之所以敢於橫行中國者實以得曹而新昏於衛故也齊侯伐楚猶待江黃楚人伐宋豈無資於曹衛豈必皆與圍哉

平庵項氏曰晉方潛師侵曹出其不意衛固未以爲慮忽焉揚聲以伐衛又出衛之不意魯人狼狽而徹成楚人自宋而救之晉方與楚爭衛曹固幸於得紓忽焉回軍又出曹之不意徑入其國執其君以畀其仇經書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明晉文之謫也

汪氏曰晉文救宋攘楚扶中國之已衰卻荆蠻之方橫視齊桓雖少劣而賢於宋襄遠矣而春秋責之者

徇私用詐而設施之際失緩急之序也或謂陳蔡鄭許邇於楚曹衛邇於宋向使晉文遠攻四國無以釋宋之圍曹衛雖不與圍然楚所以橫行中國者實得曹而昏於衛故也吁是不然陳蔡鄭許乃華夷之要衝楚必越四國始能猾夏况是時陳蔡鄭許實舉兵從楚文公苟能親帥三軍直造陳蔡之國都而討其從夷之罪且以扼楚人之歸路則擣虛攻瑕勢如破竹而宋之圍穀之成將狼狽卻走倍日并行自救之不暇我因乘勝以翦其罷敝之餘卒則霸功不勞而定矣今文公內則利於復怨而分地外則狙於誦謀

以致楚是以圖伯之始事春秋特書侵以陋之

趙氏曰聖人立教猶云不逆詐豈未行其事而先致其意乎公羊未侵曹之說非也

按齊桓沒楚強橫之極得晉文復出城濮一戰中原復有盟主春秋自當子之觀左氏所載先狐等之謀侵曹伐衛所以致楚師非專為報曹衛之無禮也胡傳未甚得當日情事連書晉侯想因舊史兩事書亦非貶辭杜林之說可從當日楚最强晉人百方謀畫幸獲一勝大有懼心不敢輕進汪氏謂直造陳蔡之都扼楚歸路何言之易也陳蔡皆楚黨深入其

境楚師在後獨不畏楚人扼其歸路乎紙上談兵難見之行也圖霸非易事及霸業成而人服之方為列國主盟其初經營未免權術從事若以正道待之皆謂不當為不知如何人遠尊為霸也此宜活看幸其成惜其敗而後可

### 公子買成衛不卒成刺之

左傳公子買成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成也

杜注公實畏晉殺子叢而誣叢以廢成之罪告楚人言子叢不終成事而歸故殺之

公羊傳不卒成者何不卒成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成衛何遂公意也刺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刺之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

穀梁傳先名後刺殺有罪也公子啓曰不卒成者可以卒也可以卒而不卒譏在公子也刺之可也

胡傳按左氏買為楚成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買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成也內殺大夫稱刺者若曰刺審其情與眾棄之而專殺之罪則一耳周官有三刺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刺未有書其故者而以不卒成刺之則知買為無罪矣孟子曰



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從  
今乃殺無罪之主將以苟說於強國於是乎不君矣故  
特書其故以貶之也

孫氏曰公與楚故使公子買戍衛晉之兵力非買所  
能抗也故買不卒戍而歸徐聞楚人救衛公懼楚之  
見討也乃殺買以說焉內殘骨肉苟悅強夷書以著  
其惡

張氏曰懼於晉而殺公子買者其實也謂不卒戍而  
刺之者以解於楚也蓋戍衛者楚命也魯衛兄弟之  
國若推至公之心俾買往戍之則買之不卒戍可誅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三

僖公二十八年

六

然其名如此而其情則不然書之之詳所以見其辭  
之不直而情之甚私買之死實非其罪不止於專殺  
大夫而已也

劉氏曰殺大夫不著其罪其著之罪則是加之加之  
則濫矣春秋直記之見濫也公羊謂不可使往非也  
若不可使往而刺之是得其罪矣又何更其文為不  
卒戍乎穀梁云先名後刺刺有罪也亦非也會不言  
所為言所為皆譏也然則刺不言所坐言所坐皆譏  
也

廬陵李氏曰刺公子買之事左氏得之公穀不知事

實皆以為殺有罪之辭非也

按不卒戍是報楚之詭辭其所說于晉者必謂其不  
當戍以認罪也兩邊掩飾孫氏只說得一邊因杜  
氏有三刺之說而胡傳亦云刺審其情與眾棄之愚  
意買本無罪難以正名加誅私殺之以說于晉楚故  
曰刺以見不正其為殺恐不同三刺之典

### 楚人救衛

臨川吳氏曰蓋楚人分圖宋之師以救衛也狐偃固  
已先料其必然矣

張氏曰衛服罪請盟文公不許懷報怨之意不聽衛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三

僖公二十八年

七

侯之改過自新失霸主寬洪之度故春秋與夷狄以  
恤患之名罪晉文之忌克也

陳氏曰僖六年二十二年楚嘗救鄭矣不書於是始  
書以為晉文之霸楚欲救而不能也

按晉伐衛原欲致楚之救則宋圍可解所謂攻其所  
必救也與他處赴難救人者不同張氏只是常論不  
合情事

###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昇宋人

左傳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戶諸城上晉侯患之聽  
輿人之謀曰稱舍於臺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

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停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停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嬖顓頊怒曰勞之不同報於河有藝僖負羈氏魏嬖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嬖東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顓頊以徇于師立舟之僞以爲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三

僖公二十八年

八

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杜注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

所謂論而不正

公羊傳畀者何與也其言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也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畀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

胡傳古者觀文匿武修其訓典序成而不至於是乎有攻伐之兵故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

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曹伯羸者未狎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修辭令遽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畀宋人誦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於禮亦多矣徒亂人上下之分無君臣之禮其功雖多道不足尚也故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張氏曰自晉侯侵曹至此皆春秋著文公致楚與戰之由也

臨川吳氏曰晉之用師於曹衛也實欲致楚而與之戰先以假道而啓衛之釁衛既不許則遣師自南河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三

僖公二十八年

九

濟略侵曹境不深治曹也移師伐衛責其不假道之罪取其邑衛服罪請盟而猶不許以致其君出避魯成逃還則楚人不得不救衛矣楚既救衛則又移師臨曹入其國而執其君又以曹君畀受圍之宋多方以激楚之怒則楚人不得不與晉爭矣

高郵孫氏曰晉人執曹伯治有罪也畀宋人豈非讎曹而私宋乎讎而私非正也豈所謂治罪乎

汪氏曰晉文執曹伯雖蒙上文晉侯入曹之辭非以其得討罪之義而稱爵以予之也特著其因入曹而執之耳苟以爲伯討則當先書晉侯執曹伯次書入

曹如楚莊殺微舒入陳之比矣况曹衛皆與楚而衛侯之執歸於京師尙稱晉人豈以曹伯之執畀宋而反得爲伯討乎然衛以請盟而弗許曹未嘗請盟而執之故不重言晉人此又輕重之權衡也

廬陵李氏曰晉執曹伯畀宋與執戎蠻子歸楚同此書畀而彼書歸蓋畀者猶此與彼之辭歸者以京師之禮待楚矣又曰書法獻者下奉上也錫者上賜下也畀者非上非下者也三者據尊卑言之

劉氏曰穀梁謂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非也若稱晉人執曹伯則母乃如齊人執潯塗而譏其踰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三

僖公二十八年

十

國以執乎

按執曹伯畀宋總是晉人之計文公諱而不正孔子固有定論矣於此不須別起議論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左傳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夢請戰曰非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三

僖公二十八年

七

敢必有功也願以開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眾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鄒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樂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盥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

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旣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鞬鞞鞅鞞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三

僖公二十八年

主

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

杜注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憖旣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恥敗告文略也大崩曰敗績楚有左右廣又太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城

濮衛地

公羊傳此大戰也曷爲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子玉得臣

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大夫不敵君也

胡傳楚稱人貶也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當是時晉師避楚三舍請戰者得臣也而經之書及何以在晉得臣雖從晉師然初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是未有必戰之意也及先軫獻謀許曹衛以攜其黨拘宛春以激其怒而後得臣之意決矣故楚雖請戰而及在晉侯誅其意也荆楚恃強憑陵諸夏滅黃而霸主不能恤敗徐于婁林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今又成穀逼齊合兵國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被髮左衽矣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三

僖公二十八年

主

宜有美辭稱揚其績而春秋所書如此其略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文公一戰勝楚遂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義則三王之罪人也知此說則曾西不爲管仲而仲尼孟子雖老於行而不悔其有以夫

朱子曰齊桓公死楚侵中國得晉文公攔遏住如橫流泛濫硬做隄防不然中國爲淪浸必矣

平庵項氏曰楚自是不窺中國者十年

陳氏曰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憖皆稱師而獨爵晉

侯子晉以伯也

張氏曰齊桓之伐楚致屈完于召陵楚未大創也故次年即滅弦誘鄭終桓公之霸楚爲患而不能制文公欲霸天下以爲楚不大創不足以定霸故欲勝楚取威而後霸業定是時楚爲齊宋之忠文公欲虐曹衛以報怨因激楚人之怒而使之不得不戰以取一勝之功皆誦而不正之事故賤楚稱人以夷狄之以晉主是戰誅文公之心也

永嘉呂氏曰齊桓之楚雖曰猾夏攻蔡伐鄭特近楚之國受禍未至偃然與中國並驅爭先故齊桓猶可徐爲之謀晉文之楚則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諸侯不

敢與之爭戰于泓而中國不能與之敵魯至於乞師而成穀逼齊四國與之合兵而圍宋曹衛亦受其節制此夷狄之極盛也故晉文不得不速與之戰召陵之次一得屈完之盟而退師城濮之役不至敗楚師不已也蓋桓公所爲將以服強楚之心晉文之舉所以挫強楚之勢也所遇不同用計亦異立功之緩急亦如之其爲有功於中國則一也然召陵之師規模既定聲其罪而伐之楚亦屈服而不敢校此正也晉文加兵曹衛以致楚許復二國以攜楚又拘子玉之使以怒楚三舍避之示怯以誘楚其詭計如此孔子

斷之曰譎豈不信哉故齊桓圖楚之功三十年而後有召陵之役會諸侯之事亦三十餘年屢盟屢會而後有葵丘之盛若文公則侵曹伐衛勝楚圍許盟踐土會溫兩致天王執曹衛之君而後復之凡霸者之事爲之略盡皆在一年之內是齊桓猶有近正之意若晉文則太譎矣齊桓猶有近厚之心若晉文則太迫矣

魯齊許氏曰論君子者必以德論小人者必以詐以德度德君子之優劣見焉以詐較詐小人之勝負分焉德也許也雖有善惡之殊然各就其中間論之則

未始不以深造者爲得也爲君子而不至於善之長爲小人而不至於姦之雄則未見有以過人者蓋嘗於晉楚爭霸之際觀之楚成得臣不自料其詐力之所造與文公君臣孰淺孰深遠使伯棼請戰於楚子告於晉師請復衛侯而封曹徒欲急閒譎慝勇於立功而不知區區小數已墮於文公之譎矣以詐力之淺者用夫詐力之深者是猶以瑕而攻堅以弱而制強吾未見其可也城濮之師其所以潰亂而莫能支者是果誰之咎耶子玉請復曹衛愚請數其失而論之自周衰以來世以詐力相高然其詐力之所以高

者亦皆有過人之才焉識慮淺而心不險者不足以爲詐故伯比之閒隨也遭其禍於數年之後喜怒輕而量不弘者不可以爲詐故句踐之滅吳也忍其心於屢請之時今得臣既昏且蔽又躁而急乃欲擁西廣東宮與若敖六卒以挫堂堂之晉宜乎其敗也彼文公君臣巧譎萬變自古爲詐之人未有出其右者且名分曹衛之田以賜宋者非厚宋也激楚之怒也私許曹衛之復使絕於楚者非愛曹衛也致楚師之戰也至於退三舍而言逾恭者用以驕敵用以報德用以感諸侯之心用以作三軍之忿而得臣於此豈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三

僖公二十八年

六

惟不知多方以誤彼又且甘投陷阱以致敵於人噫詐力之淺者見挫於詐力之深者亦不足重煩吾儒之議然於楚子怒得臣之際愚獨有矜焉自楚之竊據東南也憑陵華夏號召諸侯其聲威氣焰懾動當世亦可謂甚強矣然楚子既命無從晉師而得臣不忍私忿固請一戰楚子雖怒其不可而竟不能止孰謂以跋扈之君反不能下制一臣吁可怪也三綱倒置人倫不明國雖強大而君子以爲寒心城濮之戰萬不可勝政使偶而或勝則得臣他日恃功專恣之禍必有甚於襄師之慘矣世之詆霸猶以尚功利爲

言殊不知霸者之所爲橫斜曲直莫非禍端先儒謂王道之外無坦塗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彼詆霸者以功利何其僭譽之深耶斯言其至矣

汪氏曰此戰與柏舉皆書楚師敗績則楚非將卑師少而稱人矣此下書楚殺得臣則知楚人爲得臣矣柏舉之戰下書囊瓦奔鄭則知楚人爲囊瓦矣中國及楚君大夫戰皆貶稱人故宋襄及楚子戰于泓晉文及楚令尹得臣戰城濮蔡侯以吳子及楚令尹囊瓦戰柏舉皆稱楚人中國大夫及楚子戰稱名氏故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三

僖公二十八年

七

郊之役稱荀林父帥師此華夷尊卑之辨也惟鄢陵稱楚子以敗績在君故不得不稱楚子也廬陵李氏曰召陵雖以來盟子齊而亦有遂伐之專城濮雖以書侯子晉而亦有先盟及戰之謫此皆功過不相掩之法也

王氏箋義曰陳蔡從楚而不書者助夷狄抗中國且以其師從楚右師失位故賤而不書亦猶哀十年會戎齊不言邾邾

按此春秋第一快舉故書晉侯以子之齊秦大國合力伐楚不於此時決戰一散難以復合故晉人百方

致楚激之誘之必欲合戰以大創之而子玉墮其計

中悻悻自用宜其敗也至是不窺中國者十年晉文之霸功勝於齊桓遠矣故能世爲盟主亦非齊所及

楚殺其大夫得臣楚始書大夫

左傳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界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夫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况瓊玉乎是冀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

春秋詳說 卷十三 僖公二十八年 六

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爲呂臣實爲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

杜注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殺

胡傳按左氏晉師既克曹衛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晉侯在外十九年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其可廢乎子玉使伯禁請戰楚子怒少與之師惟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而不止也子玉從晉師文公退三舍避之楚眾欲止子玉不可戰于城濮楚師

敗績夫得臣信有罪矣而楚子知其不可敵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爲重而棄其將以與之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仲尼書鄭棄其師與楚殺得臣之事觀之可爲來世之永鑒矣

劉氏曰此殺有罪而以累上之辭言之惡楚子也楚子知其不可使也而不能勿使知其不可敵也而不能使之勿敵是亦棄其師之道也

張氏曰楚自得臣伐陳立爲令尹令其圍陳圍宋無非猾夏狙勝之事故雖知晉之不可敵而不能使之

春秋詳說 卷十三 僖公二十八年 九

退師師敗而不能自反其平日求勝無厭之罪乃責其無以見申息之老是縱其猾夏求勝及一敗而輒殺之也故以國殺大夫爲文

陳氏曰楚子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則其斥殺何春秋之法苟有誅意於其臣雖自殺也書殺是故楚得臣公子側皆書殺而已矣

汪氏曰楚屈瑕伐羅之敗羣帥囚于治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殺之役秦大夫及其左右請殺孟明秦伯曰孤之過也其賢於楚額之殺得臣審之殺側遠矣

按楚勢方銳何堪此一大挫得臣不得不死使止恐是事後之言 說者每以秦赦孟明責楚之不能用得臣秦穆不聽蹇叔之言以遣三帥敗而自悔則三帥可赦若得臣違君命以取敗于法當誅秦楚事不可同論 楚子少與之師是留以自衛其與者自足以戰子玉不善用以至於敗耳重師棄將之說恐不然楚子豈不知晉方興爲大敵而視同兒戲乎 西廣東宮是楚子親卒楚地所起之卒自多不僅楚子所與

### 衛侯出奔楚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三

僖公二十八年

三

胡傳諸侯失國出奔未有不名者衛侯何以不名著文公之罪也衛侯失守社稷背華卽夷於文公何罪乎衛之禍文公爲之也初齊晉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不許是塞其向善之心雖欲自新改轍而其道無由也高辛一討雍齒而功臣不競世祖燒棄文書而反側悉安使文公釋怨許衛結盟南向諸侯棄楚而歸晉矣忿不思難惟怨是圖必使衛侯竄身無所奔于荆蠻歸于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誰之咎也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眾智不鑿者乃能處大事文公欲主夏盟取威定霸而舉動煩擾若不勝任者惟鑿智自私而心不廣也

秋於衛侯失國出奔不以其罪名之而重文公之咎蓋端本議刑責備賢者之意也

家氏曰晉文以私怨逐衛侯若直書曰衛侯某則與鄭伯突蔡侯朱自失其國者不異而晉文逐之之惡無以見矣

臨川吳氏曰衛侯黨楚之情深固晉雖私許復之終懷疑而不敢信故聞楚敗懼晉害已而出奔楚也

氏曰衛成公出奔據公羊則是晉文逐衛侯而立叔武衛侯之位已絕春秋當以鄭厲衛惠之例而書名據左氏則是衛侯懼晉使元咺奉其弟叔武盟于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三

僖公二十八年

三

踐土而奔楚適陳以免討其位未絕若曹伯負芻之類故陸氏云令叔武攝位而去故不名蓋晉文雖絕衛侯之位而春秋不絕其位罪文公不當廢衛侯也按衛侯聞楚敗懼而自奔胡文定援前請盟弗許以責晉似覺隔越蓋必楚敗而衛再請罪晉不許則罪在晉前此晉方欲伐衛以致楚而肯許其盟乎傳云使元咺奉叔武仍是衛侯使雖出奔未絕于衛書以見衛侯之始末非專咎晉文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左傳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傳王用平禮也已西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三

僖公二十八年

三

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杜注諸侯盟于踐土宮之王庭王子虎臨盟不同敬衛叔武攝位受盟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踐土鄭也

穀梁傳諱會天王也

胡傳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何也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耳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晉文之

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於改物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也與其名存實亡猶愈于名實俱亡是故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衛侯奔楚不書名者未絕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衛子者立以爲君也此見聖人深罪晉文報怨行私專權自恣廢置諸侯之意

陳氏岳曰襄王聞晉勝自往勞之非晉致之也故爲襄王諱而不書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三

僖公二十八年

三

陳氏曰先朝而後盟易爲先書盟後書朝書朝而後盟是以天子與斯盟也書盟而後朝春秋不以天子與斯盟之辭也序晉侯於齊侯宋公之上予晉以伯也

杜氏曰踐土之下勞乃襄王之自失其尊故諸侯朝王而盟于王庭春秋制天王之下臨所以去其降尊之實先書諸侯盟踐土而後書公朝于王所以全臣子當尊之名是爲襄王隱惡明其所以爲君父之道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而使王狩乃晉文之不知所尊故春秋先書諸侯會溫次書天王巡狩所以

正天子自尊之名後書王所之朝所以統天下常尊之實是爲晉文隱惡明其所以爲臣子之禮也踐土于溫諸侯皆先行朝禮而後盟會春秋皆先書盟會而後書朝使若晉文合諸侯以尊王也王自來則不書使若諸侯之往朝召王使狩則書王自狩使若因巡狩而朝之也或謂盟踐土會溫之時天王未至又謂不當先盟會而繼事以朝王皆未知聖人屬辭之深意矣齊侯非主盟亦序宋公之上蓋霸者以勢之強弱相上下謂齊強于宋故也自是訖春秋之終凡齊盟必以齊次晉而先宋又按齊桓晉文皆於服

楚之後舉尊王之義然桓公不敢致天子而會王世子以定其位雖曰禮之變而心則正也厥後盟洮序王人下士于諸侯之上會葵丘不敢盟宰周公則其正可知矣文公既致天王之下勞又假巡狩之禮召王以諸侯朝焉雖若禮之正而心實謫也厥後會翟泉使諸侯之大夫盟王子虎于王城之內則其謫甚矣朱子以踐土與葵丘並論而取之者蓋謂文公之心雖謫猶能彷彿齊桓尊周之餘意視其他霸者則爲彼善於此也  
廬陵李氏曰外以諱爲善則諱晉者非貶也朱子亦

曰如葵丘之會召陵之師踐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別

張氏曰王者之威不足以致諸侯而諸侯之力乃足以攘卻夷狄懷服天下聖人於易坤之六五繫之辭曰黃裳元吉謂必得中居下則大善之吉也文公於勝楚之後卽率諸侯朝天子然後受侯伯錫命之策對揚大輅戎輅彤弓虎賁之賜乃合於在師中吉而當三錫之命以懷服萬邦卽所謂黃裳元吉得坤德之正矣今文公負震主之威不帥諸侯朝王而致天子屈尊下勞失正位居體之道非所以正天下大分

諸侯之受盟陳侯之新附皆爲文公而來若書天王下臨而列踐土之盟則尊卑倒植綱常易矣故卽其可書者記之而天王下勞沒而不書以示天下之大訓而存人道之大倫也故曰非聖人孰能修之王氏箋義曰晉侯戰勝天子自往踐土勞之復使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皆非禮也故不書王子虎唯以諸侯自盟爲文  
臨川吳氏曰子者父死于繼未逾年君之稱衛侯懼晉執辱之故身出奔而使其弟攝君以受盟亦書曰衛子是晉文怒衛侯奔楚立叔武爲君而以之代其

兄見霸主以私意廢置諸侯秦王制也

按晉文作王宮於踐土而後王勞之當是王示親勞之意而爲之備也王子虎只是蒞盟故不書齊侯雖亦從晉而不與小國同體故序晉之下宋之上

### 陳侯如會

左傳

杜注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

公羊傳其言如會何後會也

穀梁傳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

汪氏曰陳穆公如會於盟踐土之後則不與於盟如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三

僖公二十八年

美

會於朝王所之先則亦與於朝矣是時晉文始合諸侯故陳侯雖棄異即同且疑且畏其來尚緩故不及於盟歟也至于溫則共公居喪而亟會不敢斯須少怠矣

按杜氏之說簡而盡

### 公朝於王所

公羊傳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

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

穀梁傳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

胡傳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朝乎廟禮也于外非禮

也有虞氏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周制十有二年王乃

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亦何必于京師于廟然後爲禮乎古者天子巡狩于四方有常時諸侯朝于方嶽有常所其宮室道途可以豫修故民不勞其其給調度可以豫備故國不費今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自秦而後巡遊無度至有長吏以倉卒不辦被誅民庶以煩勞不給生厭蓋春秋之義不行故也然則天子在是其可以不朝乎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爲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爲貶正其本之意也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三

僖公二十八年

毛

高氏曰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今乃出王畿以從諸侯之會尊卑倒植不可以訓故但書公朝王所而知天子在是矣不書諸侯而獨書公朝此聖人之深意也

陳氏曰此踐土之諸侯也於是晉侯將盟踐土而王即命爲方伯諸侯朝焉外朝王如隱六年鄭伯八年齊鄭莊十八年晉魏皆不書書魯以見其餘也

臨川吳氏曰諸侯朝王于踐土之宮春秋魯史故但書公朝非是魯一國獨朝而諸侯不朝也

張氏曰言王所則非京師也言所而不言京師後人

不知其諱而謂出居于鄭未復京師皆不考本末而昧於春秋之大旨也豈知婉而成章之法固見於此歟

汪氏曰王所居之處則曰王所故觀禮云伯父順命于王所朝者親君之總稱故虞周之書諸侯見天子于京師于外皆言朝春秋書公朝于王所者二所以正其尊王之名蓋謂事雖由於權而禮則專也書公如京師者一而不言朝以其無尊王之實蓋謂事雖似於正而禮則簡也穀梁謂朝不言所非謂王所不當朝但以踐土河陽非天王之所當居耳如云聘諸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三

僖公二十八年

天

侯非正也之意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魯之朝王者三此年二成十三年如京師是也皆因霸事以行禮然此雖在外而得書朝彼雖至京師而反書如者蓋此若書如則無以見天王就朝之實彼若書朝則無以見諸侯之不成乎禮義各有在也彼書朝於伐秦之先此書朝於盟踐土之後者蓋彼不先書朝無以見朝王之爲重此不後書朝無以見諱王之實義亦各有在也然此書朝猶爲下事上之辭彼書如則不過彼適此之例矣亦微有分別

按王所當是晉文所作踐土之宮盟踐土者皆朝陳侯後至亦當朝魯史專書公朝餘可見 入春秋九十年乃有此舉鄭重其事而書之似不必專以失朝所而致譏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穀梁傳自楚楚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鄭之名失國也

衛元咺出奔晉

左傳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三

僖公二十八年

天

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猷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猷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杜注元咺雖爲叔武訟訴失君臣之節故書奔

胡傳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殺叔武也叔武者衛侯之弟也晉文公有憾于衛侯而不釋怨於是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於是已立乎其位治反衛侯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衛侯不信其言終殺叔武是不念鞠子哀而以爭國爲心亂民彝滅天理其爲罪大矣此其所以名也元咺由是走之晉而訟其君然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何以不稱復乎春秋立法甚嚴而待人以恕鄭之初歸雖殺叔武既名之矣猶意其或出于誤而能革也是以稱復及其再歸又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三

僖公二十八年

三

殺元咺及公子瑕則是終以爭國爲心長惡不悛無自艾之意矣是以不稱復其曰歸于衛者易辭也諸侯嗣故稱復者繼之也不稱復者絕之也而國非其國矣

張氏曰衛成公書名聽譏應之言殺無罪之弟也前驅殺叔武而罪衛侯者蓋殺元咺之子角又自疑叔武而先期入此叔武之所以死於前驅也 易曰白下訟上患至掇也成公殺叔武雖可謂大弗友咺以臣而訟君可乎然亦晉文惡衛侯之心有以召之也雖赴愬於晉而得志亦著其當誅之罪也

臨川吳氏曰衛侯怒元咺之立叔武而殺其子故前

驅獸犬探衛侯之心陽爲不識叔武而射殺之獸犬見衛侯哭弟之哀於是走出衛侯使殺之者亦聊以歸獄云爾 凡言復歸者言國乃其國昔失而今復之爾

高氏曰叔武雖不能避嫌然亦請復衛侯衛侯不之信先期而入因殺之故春秋不書叔武之事是專責衛侯也

廬陵李氏曰胡氏所引叔武之事本公羊與左傳所載小異由左氏言之則衛侯爲誤殺由公羊言之則衛侯爲忌殺然衛侯之內忌信讒始於殺角之時今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三

僖公二十八年

三

之殺叔武乃其本心特誣罪於前驅以告諸侯耳此公羊所以爲實錄也 陳氏云君歸不言自君而言自者危不得歸也是故晉文責復衛侯而曰自楚危自楚也晉厲實歸曹伯而曰自京師危自京師也此說亦似未盡大抵書自楚者其亦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之意也歟

家氏曰元咺奉叔武如會此亦征繕輔孺子之意叔武非敢以君位自居也晉人列之於會待以君禮衛人謂晉文將立叔武矣俄而衛侯來歸無以洩其迷廢之憾殺叔武焉怒于晉而移之於其弟衛侯之罪

大矣故其奔也不名其復也名之

劉氏曰如左氏傳言殺叔武者衛侯不知情又爲叔武報殺其讎又親枕之股而哭之兄弟之恩篤矣元咺何爲奔晉愬殺其弟乎假令咺誣其君訟當不勝何故衛侯反不勝乎晉人豈不知其嘗爲叔武殺猷犬乎左氏之說非也

按衛侯歸元咺奔中閒大有曲折經皆略之但於一歸一奔連書必有故矣衛侯之惡元咺之訟蓋交誼之

### 陳侯款卒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三

僖公二十八年

三

### 左傳

林注穆公卒子共公朔立

### 秋杞伯姬來

### 左傳

杜注莊公女歸寧曰來

臨川吳氏曰杞桓公伯姬之次子繼其兄成公而立卽來朝魯而爲魯所卑又使卿帥師入其國魯之待杞可謂無恩矣故伯姬又來謝過而求平也  
韓氏曰杞伯嘗辱於魯矣數爲非禮之歸其甚矣乎按失在魯伯姬之歸寧蓋有所不得已也

### 公子遂如齊

韓氏曰始平於齊也

臨川吳氏曰魯以楚師伐齊取穀幸而孝公過卒未及報怨晉文既霸齊魯均爲受盟之國則齊不敢背晉盟而報怨故魯因使公子遂聘齊講好而釋前怨也

按吳臨川之說得其實不僅聘問之常也

附錄左傳城濮之戰晉中軍風於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三

僖公二十八年

三

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子于溫穀無齊侯秦與中國會始此

### 左傳冬會于溫討不服也

杜注討衛許陳其公稱子先君未葬宋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其公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在鄭上蓋主會所次非褒貶也

### 穀梁傳諱會天王也

通引吳氏曰中國諸侯服楚而同圍宋者陳蔡鄭許也楚既敗蔡鄭即從晉陳雖後盟亦來如會獨許最小弱而猶不改圖故晉文此會蓋合諸侯以討許也衛侯既赦之使復國矣猶欲討衛者元恒訴之於晉故晉聽其訴而又欲討衛也陳共稱子班鄭下與衛武稱子班鄭下同踐土無邾秦至此則小國畏威大國聞風皆至可見晉霸之盛矣

汪氏曰溫本畿內國爲狄所滅者

按晉文之立秦穆有力焉故秦晉和好而伐楚會盟皆與此爲秦與中國之始也穀梁謂溫河陽也汪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三

僖公二十八年

三

氏因之溫即河陽次分曉愚謂河陽近溫非即溫

也

天王狩于河陽

狩穀作守

左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杜注河陽晉地河內有河陽縣晉侯大合諸侯而

欲尊事天子以爲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因得盡羣臣之禮皆譎而不正之事晉實召王爲其辭逆而意順故經以王狩爲辭

公羊傳狩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再致天子也魯子曰溫近而踐土遠也

穀梁傳全天王之行也爲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爲天王諱也水北爲陽山南爲陽溫河陽也

程傳晉文公欲率諸侯以朝王正也懼其不能故譎以行之召王以就焉人獨見其召王之非而不見其欲朝之本心也是以譎而掩其正也

胡傳按左氏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以尊周而全晉也啖助謂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其可訓乎若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三

僖公二十八年

三

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夫子特書狩于河陽所謂原情爲制以誠變禮者也夫踐土之會王實自往非晉罪也故爲王諱而足矣溫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故既爲王諱之又爲晉解之於以見春秋忠恕也

朱子曰天王狩于河陽恐是當時史策已如此書蓋當時周室雖微名分尙在晉文公召王固是不順然史策所書想必不敢明言晉侯召王也李維郭汜朱全忠盜賊狂恣唯力是視亦未必曾讀春秋見有此事而效之也

趙氏曰爲晉文避召天王之名也 左氏云且明德也未及於禮而謂之爲德無乃過乎若謂此爲德則率諸侯朝于京師者謂之何哉以德爲目非施於霸者

劉氏曰踐土之會天子自往也自往雖微而猶可言河陽之會臣召君也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狩焉 次氏曰時天子微弱諸侯驕情怠於臣禮若令朝于京師多有不從又晉已強大率諸侯而入王城亦有自嫌之意故請王至溫而行朝禮若因天子狩而諸侯得觀之也

春秋詳說

卷十三

僖公二十八年

三

陳氏曰莊二十一年王巡虢狩不書此何以書非狩也王有事譏不在諸侯則以自致之文書之此晉侯之罪爾曷爲以自狩爲文爲尊者諱也晉侯將會于溫召王以諸侯見則先狩而後會曷爲先書會而後書狩書狩而後會是以天子與斯會也先書會後書狩春秋不以天子與斯會之辭也齊桓盟王人不盟宰周公殊會王世子晉文致天子而朝之故曰齊桓公立而不誦晉文公誦而不正 臨川吳氏曰城濮勝楚之後襄王下勞晉侯故踐土之盟晉侯得以天王在會爲榮而夸示諸侯今溫之

會晉侯又欲如踐土故召王來狩於其國之地則天王又在會矣然踐土是天王自來故沒而不書存君體也會溫則晉實召王故書天王自狩存臣禮也 高氏曰衛侯不與會者晉聽元咺之訟不使之預也 廬陵李氏曰按王巡虢狩不書則王狩之非狩審矣非狩而曰狩爲尊者諱也春秋書狩四而此非講武之狩蓋假巡狩之禮以爲辭也

按程子有取于晉文欲朝之本心深得聖人書法是時諸侯不朝王久矣晉文委曲行之不可執常禮而掩其好處故不言召王以顯晉侯之失也然事以漸

春秋詳說

卷十三

僖公二十八年

三

次非爲無因蓋踐土之會王既自至則溫之會不嫌請王至矣非有所強於其中也召字作請字看便活 今傳孟縣爲古河陽溫縣與之接壤想王至河陽而諸侯會溫者皆就而朝之非王直至會所也 胡傳論此不苟想因有程子之言

壬申公朝于王所

公羊傳其日何錄乎內也

穀梁傳朝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主善以內目惡以外言曰公朝逆辭也而尊天子會于溫言小諸侯溫河



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爲晉文公之行事爲已俱矣

陳氏曰朝繫日見先狩而後朝也王嘗至踐土而不言狩則王意也可以但言朝至溫非王意也則不可以但言朝朝而繫日雖諱而諸侯致天子之實見矣臨川吳氏曰踐土之盟天王在盟所若主是盟者然故既盟而晉率與盟之諸侯以朝王溫之會天王在會所若主是會者然故既會而晉復率與會之諸侯以朝王也古者天子巡狩其方伯率諸侯以朝于方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僖公二十八年

天

岳之下此禮之廢久矣今一歲之閒天子兩受諸侯之朝晉文之心不過欲假此以夸諸侯非真能尊天子也實諱而名則正心非而迹則是故啖氏亦有取焉

趙氏曰若錄內而書日何不書月乎公羊之說非也按上書狩下書朝是做巡狩之禮而行之霸者之假固不待言然於公無譏也公云錄內穀云逆辭俱非

###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左傳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夫衛侯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愈忠而免之執

衛侯歸之于京師真諸深室甯子職納橐籥焉

公羊傳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之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爲霸討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爲叔武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此晉侯也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僖公二十八年

天

其稱人何貶曷爲貶衛之禍文公爲之也文公爲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魯文公爲之也

穀梁傳此入而執其不言入何也不外王命於衛也歸之于京師緩辭也斷在京師也

程傳歸于者順易之辭歸之于者強歸之辭君臣無獄而文公惡衛侯使與元咺辨曲直衛侯不勝遂刑其大夫執其君其聽頗矣雖歸于王而實強致之故曰歸之于京師

按爲臣執君故書人示貶

歸之于京師吳臨川之

說在下甚明河陽去京師甚近當是朝罷王歸衛侯  
不與朝王訟後乃歸京師或以爲執于王所諱言京  
師非也

###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左傳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國語晉侯執衛成公歸之于周請殺之王曰不可夫君  
臣無獄今元咺雖直而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  
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爲臣殺其君其安  
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故余懼  
其無後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三

僖公二十八年

早

公羊傳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何爲叔  
武事也  
穀梁傳自晉晉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  
也

胡傳其言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辭也古者君臣無獄  
諸侯不專殺爲臣執君故衛侯不名而元咺稱復大夫  
不世其稱復絕之也自晉者晉有奉焉因其力也歸者  
易辭以文公爲之主故其歸無難而方伯之罪亦明矣  
是以執而稱人不得爲霸討也

臨川吳氏曰元咺譖訴衛侯之甚而晉侯怒之深故

執之以歸于京師蓋將假託王命而廢黜之此晉文

之意實元咺之謀也故咺自晉歸衛卽別立公子瑕

爲君而無所忌憚挾霸主之威而易置其君如奔基

然咺之罪大矣奚啻當服無將之誅而已哉 溫之

會有王在焉衛侯當是與諸侯俱至于會晉文因元

咺之訴怒衛侯而不使之與會又不以之朝天王而

使元咺與之對辨晉侯直元咺而曲衛侯故衛侯不

勝則以爲有罪執之以歸于京師蓋天王在河陽受

諸侯朝畢而還京師矣故亦歸衛侯于京師也其意

若曰是會也天王主之衛侯有罪王之六司馬官臨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三

僖公二十八年

望

斯獄而豈敢私留之晉國哉借尊王之名行霸者之  
實以威服諸侯而欺天下也

陳氏曰歸大夫不言復必諸侯也而後言復君有歸

道也大夫言復者抗也是故元咺復歸宋魚石晉欒

盈復入皆抗辭也

高氏曰晉文聽其臣子之訟而執其君非霸者所以

靖亂之義也書曰自晉晉侯之罪亦已明矣

趙氏曰公羊云歸之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

于者罪未定也非也或傳寫衍縮耳穀梁云此人而

執其不言入何也不外王命於衛也此傳不知由元

啗訟之事故穿鑿也

按啗初奉叔武猶曰待衛成之歸也其理爲直復歸立暇明與衛成爲驛決其不返豈人臣之道書曰自晉復歸見其恃晉而行廢立之事其罪大矣然自晉晉亦有罪焉

### 諸侯遂圍許

左傳

杜注會溫諸侯也

### 穀梁傳遂繼事也

胡傳諸侯比再會天子再至皆朝于王所而許獨不會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三

僖公二十八年

聖

以其不臣也故諸侯圍許按古者巡守諸侯各朝于方嶽今法天子行幸三百里內亦皆問起居許距河陽踐土近矣而可以不會乎其稱遂繼事之辭也

襄陵許氏曰許能從齊而不能從晉何也齊桓自北杏之會十有七年而後侵許服之又九年而後從於伐楚又二年許坐受圍救而後定自桓公之沒諸侯從楚眾矣許在鄭之南密邇於楚至此時離中國而合蠻夷久矣一服楚之威令是以難變也

臨川吳氏曰會溫本欲討許然既會之後朝天王執衛侯歸元啗而後圍許故書圍許爲繼事也晉文

年之間自春初侵曹伐衛入曹兵威如摧枯拉朽又

合諸侯勝楚而盟踐土霸業成矣是後當休兵息民多德行禮以服諸侯之心而禮煩威黷踐土之盟血未乾又合諸侯以會溫城濮之大勞甫息又率諸侯以圍許諸侯亦罷於應命矣是以合四國之力能勝強大之楚合十一國之力乃不能服小弱之許所謂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矣蓋圍許之諸侯亦强從爾孰肯盡心竭力哉

廬陵李氏曰許自盟幽後又十四年而鄭人侵許於是許常從中國桓公沒諸侯從楚不獨許自子人九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三

僖公二十八年

聖

行成而鄭從晉叔武受盟而衛從晉陳侯如會而陳亦從晉前日從楚以執宋圍宋者皆改乘轅而北向獨許負固不至蓋許在鄭南密邇於楚服楚之威令久矣是以久圍而不變也以蕞爾之許合十一國之眾逾時閱歲而不能成功雖曰義舉亦以見威力之及人淺矣許之甘心從夷其亦有懲于江黃也歟又曰桓公之編書諸侯遂救許文公之編書諸侯遂圍許皆義舉也然圍齊致伐圍許致圍春秋其亦與晉文之討貳而不與晉文之過暴歟

按許當從齊桓時卽有面縛降楚之事其後雖從齊

而兼事楚今以晉遠楚近乃決意屬楚也晉以不朝王伐之亦名正言順書述者予之之辭

###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左傳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負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杜注言逆者得復而行不歸國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三

僖公二十八年

星

穀梁傳復者復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遂繼事也

胡傳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晉侯有疾使其豎侯孺負筮史曰以曹爲解晉侯恐於是反曹伯夫以賂得國而春秋名之比於失地滅同姓之罪以此知聖人嚴於義利之別以正性命之理其說行而天下定矣豈曰小補之哉

張氏曰叔孫豹叔孫婼見執於晉或求貨而爲之言豹與婼不與而拒之大夫之知義者猶恥以貨利苟免也况諸侯乎曹伯襄之名其歸之道不得其正矣

又迫於晉之威令一年拘執而得釋亟會於圍許之役晉之強已甚而曹之弱可憫也

蜀杜氏曰晉侯專執而罪之又專釋而歸之且逼使遂會諸侯圍許制服出於晉侯以見晉侯專之之甚也

汪氏曰曹共公之歸不書自蓋言自晉則曹伯始執畀于宋若言自宋則其歸實出於晉侯而非宋之得歸故不書自而止曰復歸

陸氏曰穀梁云天子免之接晉以曹伯畀宋人非天子之命也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三

僖公二十八年

星

按小國不足責以其不自由也杜氏謂見晉侯之專書法當是如此

附錄左傳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

二十有九年  
春介葛盧來

左傳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

杜注介東夷國也在城陽黔陬縣葛盧介君名不稱朝不能行朝禮

公羊傳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平朝也

穀梁傳介國也葛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其曰來卑也

劉氏曰介盧中國之封也沈於東夷而變焉其車服辭命文物器械習與之同而不自覺焉故不得比儀父雖一年再至魯修朝會之儀而其禮俗不合諸夏無以交中國也

陳氏曰介東夷也未通於上國一歲再至其意將安在乎故亟書之介人侵蕭譏有以來之也

按凡來朝者必書葛盧之來雖不書朝其實朝也陳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三

僖公二十九年

梁

氏因後侵蕭而生議此處非正意

### 公至自圍許

張氏曰其致以圍許久役而不能服也

汪氏曰前年書公朝于王所諸侯遂圍許春秋不以王所至而致圍許亦猶成十三年如京師會伐秦不以京師致而致伐秦皆所以著其本心不在于尊王也况襄十八年同圍齊討得其罪則書公至自伐齊此乃致圍而不致伐是知託不朝之罪以圍之耳按三傳圍許皆不言究竟以許葛爾國安能抗諸侯之師即向從齊而兼服楚觀之必其屈服而後圍解

也但晉原以不朝王伐之復以私結局故不復書其詳以見圍後無成功也不然以晉之強許豈能深灌高壘以卻之哉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公會上作公

左傳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濩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杜注翟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晉侯始霸

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濟大典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三

僖公二十九年

梁

諸侯大夫上敵王人公侯虧禮傷教故貶諸大夫諱

公與盟

程傳晉文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迫王城又與王人盟強逼甚矣故諱公諸侯貶稱人惡之大也胡傳接左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濩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則皆列國之貴大夫與王子而公與會也其貶而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子虎於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而於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為大惡諱公而不

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

陳氏曰晉初以大夫盟王子也踐土之役王子虎不書泄盟也今以大夫盟王子文公之志荒矣大夫之交政於是始文公爲之也不斥言王子虎爲尊者諱也以其徧人諸侯之大夫不可不人王子虎以其人王子虎不可不沒公也

臨川吳氏曰盟不寒則不必尋也踐土之盟有齊宋蔡鄭及後至之陳今齊宋陳蔡皆在而鄭獨不至鄭已怠於從晉矣蓋文公既歸衛侯而又執之筮史受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三

僖公二十九年

吳

曹伯之賂而後復之合十一國以圍許諸侯皆不用命而許竟不服蓋其所爲煩擾繆戾已失諸侯之心威重挫損漸起諸侯之慢鄭之怠於從晉當自反矣而卽謀伐之是不以德義懷人而專以威力脅人與齊桓異矣故明年圍鄭卒不能得鄭也嘗謂齊桓之霸至葵丘之盟極盛而後漸衰晉文之霸惟踐土之盟一盛而卽漸衰矣

虞陵李氏曰晉文公三大盟會本皆非禮踐土于溫致天王翟泉盟王子其視齊桓之尊王人不敵盟世子周公者大不侔矣然春秋諒心之法則踐土王實

自勞非晉之罪于溫召王事雖逆而情順故皆諱之

以存其尊王之名若翟泉則羣然叢聚於王都之側上與王子虎歃血以約言既非踐土子虎泄盟之比又無于溫懷自嫌之心春秋不得不重貶之以顯其慢王之實矣蓋至此方結正晉文之罪是亦望其始而不足其終也其三會不書公說已見莊十六年又按晉侯受命鄭伯傳王踐土于溫二會咸在鄭無叛晉之狀而此會謀伐鄭有得非文公過鄭鄭不禮焉前日之會勉以大義受之而內懷宿恨尚未釋嫌外傳載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及其陣鄭人以名寶行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三

僖公二十九年

吳

或云許欲得叔詹而烹之以詹一言而止則伐鄭者報怨未已也春秋重貶翟泉之盟而明年書秦晉圍鄭豈無意哉

按左氏謂謀伐鄭蓋因下文圍鄭而起此議愚意因會不至而後圍之非爲圍鄭乃會盟也會盟王城或以王室爲名公羊注謂許不服而假王人以會諸侯亦是應度會上公穀皆有公字則公會可知

秋大雨雹

左傳爲災也

胡傳正蒙曰凡陰氣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

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暄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雹者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家當是時僖公卽位日久季氏世卿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於此矣

汪氏曰春秋書大雨雹者四僖公初見於十年而再見於此昭公迭見於三年四年但僖公頗能勤於政事以銷天變故及末年始有失政之漸遂爲文公縱權之張本若昭公則昏懦不立怠於國政卽位之初而公室四分政權盡失卒不免乾侯之辱天之示人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三

僖公二十九年

壬

顯矣

按雹爲災經以謹民事而書似不必言他微應而胡文定取臣侵君之義猶近正何氏謂夫人專愛之所生則牽合甚矣

冬介葛盧來

之傳以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陳氏曰春秋以一字爲褒貶於介乎何費辭也詳始以著末也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將著其末不可不詳其始也

廬陵李氏曰春秋兩書介來以其事言則達人慕中

國當從何氏以其實言則達人窺中國當從陳氏要之陳氏說是春秋不以例之邾邾來而以例之白狄則非子介可知矣

按介葛盧昔不來而今來以其漸強而能通於大國也其來非有不善魯史紀事書之非子亦非貶也識牛鳴大是異人或故來眩其長歟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三

僖公二十九年

壬

春秋詳說卷二十三終

春秋詳說卷二十四

牟陽冉觀祖輯撰

僖公

三十年

冬王正月

夏狄侵齊

左傳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問晉之有鄭處也

夏狄侵齊

胡傳左氏曰晉人伐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問晉之有

鄭處也遂侵齊詩不云乎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四夷交

春秋詳說

卷二十四

僖公三十年

一

侵所當攘斥晉文公若移圍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連  
率之職修矣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  
自見者也

臨川吳氏曰二十八年之冬會溫以圍許而許竟不

服二十九年之夏盟翟泉謀伐鄭而鄭亦不畏至此

年之夏狄敢於乘閒而侵齊故晉文自城濮踐土而

霸業浸浸以衰至此亦可以自反矣而猶不然不

圖攘狄而乃圍鄭可以見霸謀之不遠也

按前書救齊此書侵齊以見狄之反覆 晉不問狄

之罪者或狄與晉通好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左傳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

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

衛侯使賂周歇治厘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治殺

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周歇先

入及門遇疾而死治厘解卿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爲訟君也衛侯在外

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

胡傳元咺訟君爲惡君歸則已出君出則已歸無人臣

之禮信有罪矣則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何也春秋之

春秋詳說

卷二十四

僖公三十年

二

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君子之道譬諸射矢請正鵠反  
求諸己衛侯之躬無乃有闕盍亦省德而內自訟乎夫  
稱國以殺者君與大夫專殺之也衛侯在外其稱國以  
殺何也穀梁子曰待其殺而後入也待其殺而後入是  
志乎殺咺瑕者也兵莫憐於志鎡鋸爲下衛侯未入稱  
國以殺此春秋誅意之效也然則大臣何與焉從君於  
惡而不能止故并罪之也

臨川吳氏曰衛侯未入國而殺元咺稱國殺者實衛

侯使人殺之也夫元咺以臣訟君君被執而面儼然

歸國假霸主之權而易置其君如奔莒然其不臣之



罪所當誅也今以國殺爲文而無討罪之辭者衛侯未嘗正名其罪而陰使人殺之誅之不以其罪也

按元咺有可殺之罪殺之不以其罪故書衛侯殺其大夫不罪周治而罪衛侯之以私殺之也與晉殺其大夫里克同例

### 及公子瑕

公羊傳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道殺也

穀梁傳公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

胡傳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咺立以爲君故衛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侯同者是瑕能拒咺辭其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僖公三十年

三

位而不立也不與陳佗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爲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見瑕無罪事起元咺以咺之故延及於瑕而衛侯忌克專殺濫刑之惡著矣

趙氏曰瑕元咺所假立而自秉國權瑕亦未如君也

故以君殺大夫之辭言之而在元咺下

臨川吳氏曰瑕立爲君逾年矣今但曰公子者瑕不

居其位也

高郵孫氏曰瑕見立於元咺以咺及之者言瑕之見

殺由於咺咺存則瑕存咺死則瑕死也

按書殺當由君及臣而此由臣及君者意在殺咺而

因及瑕也書公子者明其本爲公子未成其爲君也

殺咺已不當其罪而又及瑕見衛侯之謀復國不

以其道

### 衛侯鄭歸于衛

公羊傳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曷爲歸惡乎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君入則已出以爲不臣也

胡傳衛侯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于晉則不名今既歸國復有其土地矣何以反名之乎不名者責晉文公之以小怨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鄭之以懷害戕本支古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僖公三十年

四

者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不以爲異況於戚屬豈有疑阻猜忌之心哉末世隆怨薄恩趨利棄義有國家者恐公族之軋已至網羅誅殺無以芟其本根而社稷傾覆如六朝者眾矣衛侯始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瑕是葛藟之不若而春秋之所惡也故再書其名爲後世戒此義苟行則六朝之君或亦少省矣

高氏曰先王之法賊殺其親則正之故生名之 晉

文受賂免衛侯委罪於天子而又私釋之故不言歸

自京師

臨川吳氏曰已殺元咺則無人拒之有周治等納之

而勢易故書歸

劉氏曰公羊云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非也公羊傳例以歸者出入無惡復歸者出有惡歸無惡縱春秋歸惡於元咺書復歸亦足矣又謂之出入無惡可乎

按衛侯之歸爲可恥不爲可幸故書名以貶之衛侯始終是狂暴之人其失國而卒能復者當由衛武子調護其間不然身且不免而况復國乎孔子稱賢武子愚不可及正於此見之

### 晉人秦人圍鄭

春秋詳說

卷二十四

僖公三十年

五

左傳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于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用焉許之夜繼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馬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

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爲太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

胡傳按左氏傳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而經書晉人秦人者貶之也於秦晉何貶乎初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而鄭文公亦不禮焉爲是與師而圍鄭孟子曰

春秋詳說

卷二十四

僖公三十年

六

有人於此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無禮與不忠歟仁且有禮而忠矣其橫逆猶是也此亦妄人耳矣而君子蓋終不之校也故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而已矣今鄭伯之於晉公子特不能厚將迎贈送之禮而未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爲列國者不亦難乎故晉侯秦伯貶稱人者晉文以私忿動民動眾圍人之國秦伯惟利爲向背從燭之武之言不以義舉也而二國結讐連兵暴骨原野自此始矣

王氏箋義曰晉侯爲盟主用兵以報私怨秦伯踰晉越周千里而助人圍鄭皆勞民危國之道故稱人以

示貶

汪氏曰翟泉之盟實謀討鄭而鄭不請服故是春晉人侵鄭侵之而猶不服故晉文復借秦以圍之蓋以鄭貳心於楚而數加兵非專爲釋私忿而已也然諸侯不見德而惟虐是聞豈霸者服貳之道哉况二國同役而不同心春秋貶而人之蓋有在矣

廬陵李氏曰秦晉之爭始此夫秦以非子之餘踐岐豐之地春秋所書大抵皆與晉兵爭之迹爾自穆公釋韓之憾而從晉於城濮之功於是盟于溫于翟泉借役於齊鄭戮力同心未始有隙由燭之武一語而

春秋詳說

卷二十四

僖公三十年

七

秦輔晉之心變矣文公既卒而殺戰啓釁厥後彭衙之戰令狐之戰河曲之戰秦之伐晉者六晉之伐秦者六興數十年報復之師更四君而未已蓋至襄公十一年戰櫟十三年十三國之伐然後交伐之文始絕於經然則有穆公之賢而其所就僅止此豈非貪利忘義之失哉

按晉必同秦圍鄭者以近楚而爲之防也晉以討不服秦以助鄰兵書人示貶據現在之事也若秦晉晉成鄭起後日之憂非書法所及汪氏謂晉文非專爲釋私怨極是晉圍許圍鄭皆不大肆攻伐只

### 介人侵蕭

左傳

是揚兵問罪之意蓋留其餘力以防楚人乘其隙也

杜注蕭宋附庸國

張氏曰介再來魯而次年遂侵蕭求援而後舉兵也與荆人秦術之聘同

按介人兩來之意於此見

###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左傳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歠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

春秋詳說

卷二十四

僖公三十年

八

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杜注宰周公天子三公兼冢宰

穀梁傳天子之宰通于四海

按魯兩朝王所故王重其事使宰周公來聘

###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此聘周之始

左傳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杜注如京師報宰周公既命聘周又命自周聘晉故

曰遂

公羊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

穀梁傳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

胡傳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其書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晉與蔡公自魯逆王后皆所謂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往媵而及齊宋盟則專繼事者也是非得失則存乎其事實宰上兼三公其職任爲至重而來聘于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于列國此大不恭之罪履霜堅冰之漸春秋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則何以無貶乎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

汪氏曰聘問之幣非己所能給婚姻之事非己所敢

春秋詳說

卷二十四

僖公三十年

九

專故知皆受命於君何休謂公子遂橫生事矯君命誤矣經書天王來聘者七惟此使冢宰兼三公下聘蓋非常之禮莫大之寵自春秋以來未之有也或者以僖公有兩朝王所之勤而報之歟經書卿大夫如周聘者四而惟此以二事出自入春秋未嘗朝聘於京師以魯之望國僖之賢君而對揚天子之休命者如是其簡慢况晉未聘魯而魯助往聘周先聘魯而魯苟答聘是尊王之禮不如事霸之謹也雖然猶勝於隱桓之受聘而不報者也王朝冢宰四見於經恒糾以瀆三綱而書名閔之來聘禮雖週厚視則寵

妾命篡弑者則其罪薄乎云爾

臨川吳氏曰魯素不與晉通好自文公霸後未嘗聘本欲初聘于晉但以王室既先來聘則不容不報故因聘晉之使令先至周而後如晉也慢王畏霸之情可見矣

趙氏曰公羊云大夫無遂事此亦受命於君而何得指大夫也又云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按僖公未失政此說非也按京師週便如晉故言遂爾穀梁謂不敢叛京師有何理乎

按前此王聘而魯不答此謂聘周之始前此魯聘齊

春秋詳說

卷二十四

僖公三十年

十

而未聘晉此謂聘晉之始或意主王而兼及晉或意主晉而兼及王誠未可知但行事未有不以王爲先者故書如京師次書遂如晉以別之魯去京師近于晉襄仲雖專未有受命聘周而輒行聘晉者聘大國有盛禮豈能草草行事自是二事並受命而次第行之胡文定責魯不朝而又以二事往固是正論但僖公此事猶爲彼善於此春秋之意似亦無深貶也

三十有一年  
春取濟西田

左傳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

杜注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

公羊傳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爲不言取之曹諱取同姓之田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久也

胡傳公羊曰取之曹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于諸侯不繫國者吾故田也復吾故田而謂之取何也春秋

春秋詳說

卷二十四

僖公三十一年

十一

### 之法不以亂易亂

高郵孫氏曰左氏以爲晉侯分曹地以與諸侯而魯取濟西之田然經書與汶陽田無異蓋魯濟西之田嘗見侵入于曹晉侯執曹伯而反諸侯之侵地魯於是乎取之

張氏曰復魯之舊地亦與非其有而取之者同蓋無王命以正疆理皆取之不以其道也况晉奪之曹以與魯本以其私憾而非有至公之義乎

永嘉呂氏曰取濟西田不繫曹則濟西田魯故田也取汶陽田不繫齊則汶陽田亦魯故田也汶濟皆近

魯之境也然汶陽濟西則言取鄆謹龜陰謹闕則言歸言取者非彼所欲也非彼所欲我取之曰取言歸其所欲也非我強之而彼自歸曰歸

汪氏曰春秋書內取者十有七以兵力取他國之地則書戰伐若敗宋師取郕取防伐齊取穀伐莒取向伐邾取訾隻取釋取鄒東田及沂西田是也藉大國之威不以兵力而復故地則不書侵伐而止書取濟西汶陽之田是也非故地則繫之國取邾田自鄒水是也取附庸之小國而滅之則諱不言侵伐而亦止書取取根牟取鄆取郕取鄆是也取之而存其祀則

春秋詳說

卷二十四

僖公三十一年

十二

伐宋取須句是也若取鄆則乘亂取邑故不詳錄取闕則昭公在外而取內邑又春秋之變例也或謂濟西乃晉人侵魯之故疆是時晉霸方強豈肯歸地於魯况魯晉非接壤之國何謬之甚哉

廬陵李氏曰濟西田左氏穀梁皆以爲曹田公羊以爲曹所侵魯之故田胡氏從公羊濟西田首末三見於經此年取之曹宣元年以賂齊宣十年齊人以歸我又曰經書田十桓元年假許田宣元年齊取濟西田十年齊歸濟西田成二年取汶陽田八年韓穿來言汶陽田襄十九年取邾田定十年齊歸鄆謹龜陰

田哀二年取濶東田沂西田及此年也不繫國者吾故田也非吾田則繫國邾田是也濶東沂西田不繫國者承上文伐邾文也

劉氏曰左氏云使臧文仲往非也若實臧文仲往不應不書注謂非聘享會同故不書按告羅乞師皆書何爲請田獨不書哉又云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若然當書取曹田自濟水不得云取濟西田而已公羊云諱取同姓之田言本爲晉侯所還當時不取久而取之故坐取邑亦非也諸侯受封自有分矣後雖侵奪喪失有王者作皆當還之雖取同姓之田何

春秋詳說

卷二十四

僖公三十一年

十三

足諱哉

按胡傳從公羊謂濟西爲魯故田夫曹小國何能侵魯田而據之亦屬可疑 依左傳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曹亦無許多地可分 地既難明則取之善惡亦難定

### 公子遂如晉

左傳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高氏曰晉未嘗來聘而公子遂去冬既聘今春又往謝取濟西之田何厚於晉而薄於周也 按此拜賜乃事霸之常無足深責

### 夏四月卜郊

公羊傳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

何休曰所以祭天不言郊天者謙不敢斥尊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胡傳記禮者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魯諸侯何以有郊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

春秋詳說

卷二十四

僖公三十一年

十四

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故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韞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以人臣而用天子之禮可乎是成王過賜而魯公伯禽受之非也楊子曰天子之制諸侯庸節節莫差於僭僭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諸侯而祀天其僭極矣聖人於春秋欲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爲後世戒悉書之乎則歲事之常有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變而書於策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於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而謂言僭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

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言杞宋夏商之後受命于周作賓王家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其得行郊祀而配以其祖非列國諸侯之比也是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故易則亂名犯分人道之大經拂矣故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乎夫庶人之不得祭五祀大夫之不得祭社稷諸侯之不得祭天地非欲故爲等衰蓋不易之定理也知其理之不可易則安於分守無欲僭之心矣爲天下國家乎何有

春秋詳說

卷二十四

僖公三十一年

主

家語定公問曰寡人聞郊而莫同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啟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牲用騂尚赤也用犢實誠也埽地而祭貴其質也器用陶匏象天地之性也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廟宮卜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聽誓命既卜獻命于庫門之內

啖氏曰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穀於

上帝於郊故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特以孟春祈穀於上帝亦謂之郊郊皆用辛日故以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吉事先近日也卜三旬皆不吉則不郊凡牲必養二牲一以祀上帝一以祀后稷帝牛有變則改卜稷牛以代之而別以他牛爲稷牛若卜稷牛不吉及稷牛又死亦皆不郊凡不郊皆卜免牲卜免牲吉則免之不吉則但不郊而已不敢免繫牲待明年庀牲時卜用未成牲曰牛牲傷亦曰牛

春秋詳說

卷二十四

僖公三十一年

主

臨川吳氏曰經書郊者九龍違者四牛災者四非時大不敬者一蓋魯郊雖僭行之已久視爲常事故不悉書惟卜之不從牛之有變及時之大異於常而後書因以見其僭禮也三卜不從而不郊正也三不吉而至四卜四不吉而至五卜瀆甚矣牛災荐作亦可見魯郊之僭鬼神弗與也四月五月固爲不時猶夏時之春也九月夏之孟秋不卜日不卜牲而強用其禮焉特書用月時不敬之大也

汪氏曰左傳家語皆云魯以啓蟄而郊朱子謂夏正之孟春漢大初以前以啓蟄爲正月中氣也然啖氏謂以周之二月卜三月且辨穀梁以周之十二月卜

正月非是今考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牛皆在正月蓋成王所賜止是祈穀之郊乃夏之孟春啖氏所言卜起二月下旬而盡於三句者禮之正也穀梁所言卜起十二月者禮之末失也故子服惠伯云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而明堂位注疏以孟春爲周之正月郊特牲疏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又以魯冬至郊王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皆因魯郊之非時而誤也聖證論引穀梁言魯止一郊或用子月或用寅月蓋魯郊非時或借天子日至之期而失之太

春秋詳說

卷五十四

僖公三十一年

七

早或踰啓墜之節則失之後時也或謂卜自建子之月而始又謂郊非祈農事則與程子冬祀圖上春祈穀之說異矣

廬陵李氏曰魯之有郊何也程子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也此主禮記明堂位及禮運等說三傳皆同獨臨江劉氏以爲成王周之盛王未必過賜故以爲魯之有郊惠公請之引史記曰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公止之其後實爲墨翟之學於魯陳氏用其說歷舉東遷以來秦襄祠西時齊桓欲封禪晉郊縣等事證謂此皆東

遷之後禮且引定四年祝饗舉成王命魯之辭不及郊祀等辨難甚至但史角事不知所出而祝饗之言亦有備物典冊語則又未敢以此而盡棄禮記諸書也又曰郊之用卜何也古者大事皆決於卜公羊以爲天子之郊常事則不卜魯郊非常是以卜之卜止於三吉則爲凶則已左氏以爲常禮不卜止卜牲與日按周祀五帝前期大宰帥執事而卜日則天子亦卜也但所卜者不過卜日與牲而已春秋所書亦卜日與牲也

按魯郊一以爲成王賜一以爲魯惠請程子曰成王

春秋詳說

卷五十四

僖公三十一年

六

賜伯禽受之非則當從成王賜之說也一以爲魯止祈穀之郊一以爲魯冬至建寅兩郊恐不得全用兩郊與天子同當從祈穀一郊之說也郊以卜日行事止三句三卜不吉則已四卜則是欲郊之極煩瀆非禮春秋書四卜郊以失禮之中又失禮也

不從乃免牲

左傳

杜注龜曰卜不從不吉也卜郊不吉故免牲免猶縱也

公羊傳曷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



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

穀梁傳免牲者爲之緇衣重裘有司立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范注亡乎人言無賢人譏僖公不共

胡傳古者大事決於卜故洪範稽疑獨以龜爲主卜而不從則不郊矣故免牲

劉氏曰所謂不從者謂日不吉也不吉則不敢郊故須免牲也

廬陵李氏曰不郊而或言免牲或言免牛何也凡不郊皆卜免牲卜免牲吉則免之不吉則否書免牲則

春秋詳說

卷十四

僖公三十一年

尤

見其不郊矣僖三十一年襄七年止書免牲是也若不郊而不行免牲之禮則不書免牲成十年襄十一年止書不郊是也若牛死則無可免矣宣二年牛死乃不郊是也獨成七年既書免牛又書不郊何也穀梁曰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此經復書不郊者蓋以僖公免牛與三望同時故略去不郊之文今此春免牛而夏三望故須書不郊以見之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奉之南郊天位歸之於陽也已傷曰牛而尚卜免何也嘗置之上帝矣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按不從謂卜不吉也即洪範龜從筮從之從免牲自

是不郊李氏謂卜免牲吉則免之不吉則否似不止

不郊而又有卜免牲之禮也卜日不吉而不郊本

爲無日也非牲不吉也免牲不免牲竊疑存此牲備

後用則不書免牲縱此牲不復存則書免牲不敢自

專卜以決其去留也凡牲皆先卜而後養此因卜

日不吉不行郊禮而再卜此牲之宜存與去免猶縱

也縱之不復留用也非但以不殺爲免俟再考

猶三望

左傳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意

春秋詳說

卷十四

僖公三十一年

三

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杜注望而祭之也

公羊傳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爲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

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

河海潤於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議不郊而

望祭也

穀梁傳猶者可以已之辭也

胡傳望祭也有虞氏受終而望因於類巡守而望因於

柴皆天子之事也今魯不郊而望故特書曰猶猶者可

以已之辭其言三望何也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非名山大川在其封內者則不祭魯得用重禮視王室則殺故望止於三比諸侯則隆故河海雖不在其封而亦祭然非諸侯之所得爲也

朱子曰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猶釋是不必釋而猶釋也

啖氏曰郊後必望祭若不郊則不當望書猶非禮也汪氏曰猶三望猶釋譏其可以已而不知已不當爲而爲者也猶朝於廟幸其不可已而不迷已當爲而爲者也美惡不嫌同辭 周官四望蓋望四方今魯

春秋詳說

卷二十四

僖公三十一年

三

三望蓋泰山在魯西海在魯東而河在魯北殺天子之禮也

臨川吳氏曰天子郊祀上帝必望祭山川望祭在郊祀之後因郊而望也魯諸侯也以成王之賜許用王禮四望闕其一殺於天子然郊禮既廢則望禮可以不舉魯既不郊而猶三望故書以譏其非禮

劉氏曰左氏云牛卜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非也繫者卽牲牲之名久矣豈必卜日哉且魯人心不先卜牲日而後卜郊卜其日吉否也非卜其郊可否也蓋疑魯之卜卜郊可否也是以誤之爾

孫氏曰公羊謂泰山河海鄭氏謂海岱淮杜預稱分野之星及境內山川據鄭杜止以諸侯祭其封內云耳况河海淮非魯封內又諸侯無祭分野星辰之事且魯既僭天子蓋於四望之中祭其大者三耳公羊得之

張氏曰鄭杜恐臆說蓋天子四望王雖令魯郊止行祈穀之郊今魯得望特比天子闕其一故三望與郊書之無異而書曰猶言不當望而望祭也如使魯望不出境何爲言猶以譏之若王午猶釋之書乎公羊之說必有所傳

春秋詳說

卷二十四

僖公三十一年

三

廬陵李氏曰三望之異同何也說左氏者以爲分野星及封內山川說公羊者以爲泰山河海說穀梁者以爲海岱淮據三家皆不以三望爲非禮止譏其舍郊而望此已失之况望乃祭山川之名何得以爲分野之星若以三望爲魯之封內魯所得祭則常事不書矣胡氏取公羊說以爲泰山河海泰山魯所得祀河海非魯封內故不當祀然既曰魯視王室則殺故望止於三而又用朱長文之說曰禮天子有四望魯惟得祭泰山餘三望僭禮故書之則是魯祭泰山之外猶有三望之祭也與前說稍不合矣要之後說是

又曰三望書猶何也猶者可已之辭三傳皆合但諸傳皆以大禮之不舉爲恨刊氏則獨以借禮之未盡除爲譏則辭雖同而意異矣胡氏說是蘇氏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辭也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辭也此說發明二猶字甚佳但以猶三望爲幸之之辭則失之矣

按諸家辨三望之當祭不當祭似皆隔一層蓋此三望隨郊而祭郊而設位遠望而祭之不至其處若魯應祭泰山則是諸泰山致祭於此不相混也因郊而望不郊則不必望故書猶以譏之三望當從公

春秋詳說

卷二十四

僖公三十一年

三

羊 魯郊望皆借因不郊而不望則借禮可省猶三望者見其多事譏其不郊而不知望之可已也非責其不郊而但行望祭也

秋七月

附錄左傳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爲卿

冬杞伯姬來求婦

公羊傳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

胡傳蕩伯姬來逆婦而書者以公自爲之主失其班列

書也杞伯姬敵矣其來求婦曷爲亦書見婦人之不可預國事也王后之詔命不施於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於境中昏姻大事也杞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故特書於策以爲婦人亂政之戒母爲子求婦猶曰不可況於他乎此義行無呂武之禍矣

臨川吳氏曰杞伯姬自來求婦蓋疑不自來求則婦不可得也求而得僖公之女叔姬爲桓公夫人經不書歸昏姻常事皆不書也至成公世被出乃見經伯姬於莊公時一會一來已非禮矣僖五年挾其長子代君父來朝長子成公既卒次子桓公繼立朝而遭

春秋詳說

卷二十四

僖公三十一年

四

卑國又見入故二十八年伯姬又來此年又來求婦是時伯姬年近七十矣不顧其行之越禮意欲親魯借援以扶其小弱也

張氏曰成公世紀叔姬之不終或者權輿於此歟

陸氏曰經文直書之以志其非禮爾公羊云兄弟之辭有何義乎

按因親求親以俗情觀之似不爲過揆之禮則非矣故書來求以見不當來求也

狄圍衛

蜀杜氏曰夷狄患中國晉文不能攘之書以志其過

臨川吳氏曰狄去年侵齊今又圍衛若無晉霸然豈

以晉文居狄之久而狎之歟

按書以見狄之橫是正意晉霸之衰是副意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于穀

左傳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

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卽何事

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閒成王周公

之命祀請改祀命

杜注辟狄難也帝丘今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

故曰帝丘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僖公三十一年

三

胡傳帝丘東郡濮陽顓頊之虛亦衛地也狄嘗迫逐黎

侯黎侯寓于衛而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戎嘗伐凡

附于楚丘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其後遂爲狄人所滅

東徙渡河矣齊桓公攘戎狄封之而衛國忘亡今又爲

狄所圍其遷于帝丘避狄難也而中國衰微夷狄強盛

衛侯不能自強於政治晉文無卻四夷安諸夏之功莫

不見矣

張氏曰狄以閔二年入衛齊桓救而封之自此狄不

敢加兵於衛桓公之力也齊桓卽世衛文忘濟之大

德從宋襄伐齊殺冢嗣而立不正於是狄人乃假義

代衛衛人忘恩而啓狄攻寇蓋始於此自晉文興不

復侵伐相攻矣今復迫衛致其遷都此胡氏所以罪

晉文也

家氏曰齊桓晚年不能救黃猶曰黃遠而力不逮也

衛近於晉非力之不及而休戚不相關尚可以爲盟

主哉

按衛成爲晉文所惡而狄又有德於晉此所以敢於

圍衛而衛以播遷也

附錄左傳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

奔楚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僖公三十一年

三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春楚闕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

通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捷公作接

左傳

沐注文公卒穆公蘭立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左傳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秋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杜注報前年狄圍衛

胡傳按左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衛人及狄盟其不地者盟于狄也再書衛人而稱及者所以罪衛也盟會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貴況與戎狄豺狼即其廬帳刑牲歃血以要之哉

臨川吳氏曰衛畏狄之強遷都以避之今乘其亂始敢以兵攻其境言侵不言伐不敢聲其罪而討之也

汪氏曰書及則是盟乃衛人所欲

蜀杜氏曰衛人不遂討狄反與之平就而結盟春秋會戎狄猶不可況盟之乎

按衛乘狄亂而侵狄得其請平遂與之盟蓋本畏狄

春秋詳說

卷五十四

僖公三十二年

毛

而苟且了事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左傳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

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穀穀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馬秦師遂東

胡傳按左氏載秦伯納晉文公及殺懷公于高粱其事甚詳而春秋不書者以為不告也徐邈曰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敦交好通憂虞若鄰國相望而情志否隔存亡禍福不以相關則他國之史無由得書魯政雖陵典刑猶在史策所錄不失常法其文足證仲尼修之事仍本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春秋詳說

卷五十四

僖公三十二年

天

歷陵李氏曰晉文以二十四年入國至二十八年城濮始主霸迄三十二年凡五年李氏曰晉有二文之業蓋文侯文公也書錄文侯之命捍王於艱錫以秬鬯為東周賢侯春秋詳文公之霸蓋文侯家法也文公之興其事易於齊桓固有自來矣然文公既入國而事之不載於經者凡四年雖以納王之懿功削而不見至二十八年一簡之中乃五摯晉侯不以爲繁何哉蓋自武公以支代宗并吞專立讀無衣之詩雖晉之臣民不能自安也春秋爲是黜晉不書文公奔而復國內何所承上何所稟經復略之勤王固爲大

美然特以求諸侯之利心而爲之豈真知有君臣之義哉至二十八年晉楚之事乃闢夷夏之盛衰非整一國之得失春秋抑楚之深故與晉之亟則晉亦不爲無績於中國矣此其與桓公並稱歟大抵桓文雖並稱而文固非桓匹也桓公二十餘年蓄威養銳始能問罪於楚文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於召陵桓公屢盟屢會遲迴晚歲始會卒周公文公再合而溫之事敏乎葵丘桓公終身與諸侯會鄆失魯盟幽失衛首止失鄭葵丘失陳文公三會而大侯小伯莫有不至其得諸侯又盛乎桓公而曰文非桓匹何也文公

春秋詳說

卷二十四

僖公三十二年

玩

之功多於桓公者罪亦多於桓公也事迹就乎桓公者義尤壞乎桓公者也名盛乎桓公者實衰乎桓公者也春秋不以功蓋罪不以事掩義不以名誣實此其非桓匹歟桓公得江黃而不用於伐楚文公謂非致秦則不可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此桓公之不肯爲也桓公會則不邇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公會幾內則抗矣盟子虎則悖矣此桓公之不敢爲也桓公寧不待鄭不納子華懼其獎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爲元咺執君則三綱五常於是廢矣此又桓公不忍爲也夫子正誦之辨獨不深切著明哉

按桓文誦正孔子亦有定論矣桓之行事稍優於文召陵之盟其服楚也淺文之成功實踰於桓城濮之捷其制楚也深齊有一管仲仲沒無善後之策晉諸臣雖不及管仲而輔翼多人各盡其用故其餘烈及於數世也

### 三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左傳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起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

春秋詳說

卷二十四

僖公三十三年

三

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惟是脯資餼車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林注滑姬姓國滅而書人不能有其地

穀梁傳滑國也

茅堂胡氏曰秦人滅滑而書入者不能有其地非未滅之也而肆其悖心無故滅人之罪著矣

張氏曰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不書罪之也

按秦師未至鄭而滅滑滑當在鄭西非今之滑縣

此人甚無故只是搶掠而去

###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左傳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春秋詳說

卷二十四

僖公三十三年

三

臨川吳氏曰二十六年有伐齊取穀之怨二十八年

晉文既霸公子遂聘齊以解仇而講好越六年而歸

父來報公子遂之聘也

按六年報聘似太遲疑別有故

###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敗秦下左  
穀有師字

左傳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敵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

墨衰經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

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搆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未入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讐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騶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曩臣疊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

春秋詳說

卷二十四

僖公三十三年

三

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杜注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穀

在弘農澠池縣西

公羊傳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爲夷狄之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老塚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蹊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爲哭

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鄭商也  
遇之殺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  
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穀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其  
言及姜戎何姜戎微也稱人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之  
微允軫也或曰襄公親之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  
爲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詐戰不日此何以  
日盡也

穀梁傳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  
千里之險入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  
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爲狄自穀之戰始也秦伯將襲鄭

春秋詳說

卷二十四

僖公三十三年

三

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  
伯曰子之塚木已拱矣何知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  
其子而戒之曰女死必於穀之巖欽之下我將尸女於  
是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  
爲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  
不死則我死矣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穀匹馬隻輪無  
反者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  
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

程傳晉不稱君居喪未葬不可從戎也忘親背惠其惡  
甚矣秦爲無道越晉踰周以襲人眾所共憤故書晉人

其稱及姜戎亦然

胡傳按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穀而經書  
晉人敗秦于穀是皆仲尼親筆其辭何以異乎書序專  
取穆公悔過自誓之言止於勸善其辭恕春秋備書秦  
晉無道用兵之失兼於懲惡其法嚴此所以異也晉襄  
親將緦不稱君者俯逼葬期忘親背惠墨衰絰而卽戎  
其惡甚矣視秦猶狄其罪云何客人之館而謀其主因  
人之信己而逞其詐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境而  
不支其喪叛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狄道也夫杞  
子先軫之謀偷見一時之利微倖其成自以爲功者也

春秋詳說

卷二十四

僖公三十三年

四

二君皆過聽焉而貪其利是使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  
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君臣父子去仁義懷利以  
相與利之所在則從之矣何有於君父故一失則夷狄  
再失則禽獸而大倫滅矣春秋人晉子而狄秦所以立  
人道存天理也

孫氏曰秦人入滑雖曰不可晉襄與姜戎要而敗之  
則又甚焉危人于險非仁也御喪用兵非孝也故書  
晉人及姜戎以疾之

陳氏曰晉之霸秦有力焉自城濮以來無役不從也  
文公未葬襄公墨衰及姜戎要秦師于穀敗之秦晉



之構怨自是始更三君交兵無虛歲曾不十年晉遂不競而楚霸是故外會師不言及特書及而晉子貶稱人惡晉也

高氏曰桓十四年書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則知宋人者宋公也此書晉人及姜戎則知晉人者晉侯也皆所以深罪之也

王氏箋義曰書敗秦于殽若晉人敗狄于箕之類也秦伯不納蹇叔之言卒敗于殽三帥被執喪其師旅害及生民斯貪而無謀者也戎狄無謀而貪故書秦如狄

家氏曰春秋惡秦之用詐襲人而狄之惡晉之背惠微勝而人之是故俱責而責秦之意重於責晉矣張氏曰左穀作秦師公羊無師字蓋得聖人之意必有所傳故劉氏胡氏從之也

廬陵李氏曰穀梁以敗秦師爲狄之蓋援中國與夷狄不言戰之例則恐非其曰秦之爲狄自殽始則亦必有所傳也

按秦與晉同圍鄭秦背晉而私歸且以成鄭非晉文念秦惠爾時即不得善歸矣又越晉襲鄭不聽毛成之言以取覆敗不仁不智甚矣幸有悔過之舉復用

孟明所以不失其爲霸也 胡文定書晉襄以爲甚惡似若重晉輕秦者以衰經即戎較之貪利襲國者尤甚也然繫自秦啓家氏之論不爲無見

### 癸巳葬晉文公

穀梁傳曰葬危不得葬也

高氏曰此見襄公父死未葬而尋干戈也

按辛巳敗秦癸巳即葬隔二十日耳想葬期先定乘閒行師故書日以明其迫也

### 狄侵齊

左傳因晉喪也

臨川吳氏曰二十年狄侵齊傳以爲閒晉之有鄭虞此年狄侵齊傳以爲因晉喪狄之所以敢侵齊者閒晉之虞因晉之喪則狄未嘗無畏晉之心也晉縱狄而莫之攘是爲可罪焉爾

按夏侵齊而秋敗于晉不知是此狄否

### 公伐邾取訾婁

訾婁公作畿殺作訾樓

###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左傳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

胡傳按左氏公伐邾取訾婁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

襄仲復伐之此皆不勝忿欲報怨貪得恃強陵弱不義之兵也直書其事而罪自見矣或曰取須句訾婁有爲之也伐邾至于再三念母勸矣夫念母者必當止乎禮義平王不撫其民而遽屯戍於母家詩人刺之夫子錄之僖公以成風之有勳於已也越禮以尊其身違義以報其怨殘民動眾取人之邑曾是以爲可乎

張氏曰僖公懷升陘之忿以晉文方霸而未敢與報怨之師今晉文方沒秦狄內訌故君臣閒有事而交伐邾以取利具享直書其罪見矣

薛氏曰升陘之役十歲矣邾未始伐我也夏公伐

春秋詳說

卷二十四

僖公三十三年

七

邾取其邑秋公子遂又伐之無名甚矣

家氏曰齊桓之沒宋楚爭霸魯乘之以伐邾歲至於再今晉文方沒秦晉交兵魯又乘之而伐邾歲至於再每乘霸國之多事而侵陵小國春秋備書所以貶也

按升陘之敗有懸胃魚門之恥僖公不能忘而必報之非專從母起見也 連書伐自是譏

晉人敗狄于箕

左傳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于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

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曰季使過冀見冀缺搏其妻盥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與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卻缺爲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

春秋詳說

卷二十四

僖公三十三年

美

杜注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

臨川吳氏曰秦晉同圍鄭秦擅及鄭盟晉文不忍伐其師狄嘗侵齊又圍衛晉文縱其寇中國蓋出亡在狄歸國由秦皆嘗受其惠也今晉襄紹霸唯恐霸威不立而霸業遂衰故汲汲然以衰服從戎既敗秦而又敗狄也

陳氏曰晉帥天下諸侯以壞戎狄前年狄侵齊去年狄圍衛衛爲之遷帝丘而晉不能救於是伐晉蓋僅而後勝之故晉侯貶稱人病晉也

家氏曰戎狄賤微非中國諸侯之敵故不書戰而止

書敗

按左傳云卻缺獲白狄子此狄似非文公所居之狄又據呂相絕秦曰白狄及君同州我之婚姻不可詳考或謂文公所納季隗乃赤狄之女赤狄白狄不知種類如何也白狄極西侵齊衛者疑非此種

###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張氏曰比事觀之閒晉而虐邪所以因齊聘而朝之以自託也

汪氏曰天王使宰周公來聘以三公冢宰之重下臨於魯實非常之禮也僖公不能入覲京師恭拜寵光

春秋詳說

卷二十四

僖公三十三年

堯

而使公子遂報聘又以二事出幾若邪滕之交耳今齊侯使國歸父來聘不過交鄰之常禮命大夫往答其勤斯云可矣顧乃躬往朝之於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經自莊公娶讎女之後如齊不致此特書至危公之慢王而畏大國也

按三傳皆無其事何氏謂善齊恩及子孫齊桓沒後更歷許多事何獨至此念之乎張氏朝齊自託爲近之

### 乙巳公薨于小寢

左傳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

杜注小寢內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於路寢

穀梁傳小寢非正也

胡傳左氏曰即安也周制王宮六寢路寢一小寢五君日出而眠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眠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也而小寢燕息之地也公羊以西宮爲小寢曾子以諸侯有三宮則列國之制蓋降於王其以路寢爲正則一爾君終不於路寢則非正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又何求哉古人貴於得正乃如此凡此直書而義自見矣

廬陵李氏曰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實爲魯之賢君當

春秋詳說

卷二十四

僖公三十三年

卑

其初歲內用公子友臧文仲外則堅事齊桓故能去慶父之姦蠹使魯國既危而復安自十七年以前除從齊會盟征伐外魯事之見經者甚少觀詩之所頌如務農重穀則勤於爲民也春秋享祀則謹於奉先也立閼宮復泮宮克淮夷牧圉野雖一時誇大之辭有過其實然禮樂政事之修明君臣上下之協治豈可想矣但盟榼未返遽有邾師之敗葵丘稍怠遠肆陽穀之樂則公豈真能以禮信輔齊耶厥後宋襄繼起雖其霸事有不足以得魯然與其南向以從楚孰若尊獎先代協贊姻鄰以爲中國之重乃乞師荆蠻

導之以伐齊宋其失大矣蓋自十六年季友卒後滅  
文仲之竊位公子遂之專權如滅項會楚之失備見  
於經向非晉文肇造一戰勝楚則中原左衽之禍僖  
公何以道其責哉先儒曰棄夏盟而即楚則有從狄  
之非先晉室而後周則無敬君之節須句之功不足  
掩升陘之辱取穀之師不足洗至鄒之恥此僖之不  
得全爲賢侯也况乎季友受費而季孫氏始公孫茲  
帥師而叔孫氏始公孫敖帥師而孟孫氏始三桓之  
基皆肇於僖公之編則僖公亦魯國功之首罪之魁  
也歟

春秋左傳

僖公三十三年

僖公三十三年

望

按書薨于小寢議死不以正僖公三十三年當春秋  
紛紜之際始事齊桓後事晉文中附宋楚竭力周旋  
以保國延祚在魯諸君中可謂令主矣泮水閟宮之  
詩竟與周商同列三頌固孔子之爲宗國而亦僖公  
之知所務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穀梁傳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實之  
爲言猶實也

胡傳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爲記之

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  
道草木猶干犯之而况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  
序則其權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  
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  
社於宰我宰我對以使民戰栗蓋勸之斷也仲尼則曰  
伐莒不克既往不咎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爲可殺何也  
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必有小貞吉大  
貞凶之戒矣其論隕霜不殺草則李梅冬實蓋除惡於  
微慮患於早之意也

臨川吳氏曰霜當重而不能殺草李梅再花而結成

春秋詳說

卷二十四

僖公三十三年

望

實皆冬煖之咎發也

劉氏曰九月其卦爲剝剝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  
陽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隕霜不能殺草此君誅不  
行舒緩之應也

金氏曰李梅當剝落反實先花而後實不書花舉重  
也豈或陽事象臣專君作威福

襄陵許氏曰僖公寬仁過厚其失也豫而文公以開  
弱繼之三桓之盛自僖公始卒以專魯咎微著矣  
按二者總是冬煖所致劉氏謂舒緩之應近理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左傳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

張氏曰許自文公所不能致襄公今年敗秦敗狄又伐先世所不能至之許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襄公承業之志自以爲勤然不知忘喪毒民失道之甚也

廬陵李氏曰晉襄初立霸事未定秦之窺鄭齊之聘魯皆有志於爭霸也晉襄惟外患之是憂而置齊魯之交於度外故不踰年而霸事復盛焉亦善於繼承者矣春秋書敗秦敗狄如齊伐許於一年之間其晉霸絕續之會三強睥睨之秋歟

春秋詳說

卷二十四

僖公三十三年

星

按晉襄欲繼文公之霸不必深譏李氏說可玩

附錄左傳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文夫人斂而葬之鄆城之下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泚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紆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紆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太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

罪莫大焉王殺子上 葬僖公綏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春秋詳說

卷二十四

僖公三十三年

星

春秋詳說卷二十四終

春秋詳說卷三十五

牟陽冉覲祖輯撰

文公

胡傳公名興僖公子母聲姜夫人出姜在位十八年諡法慈惠愛民曰文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胡傳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逾年然後改元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民

文公元年

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按書載舜禹受終傳位之事在舜則曰月正元日格於文祖在禹則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夫于文祖神宗則告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則臨羣臣也自古通喪三年其以凶服則不可入宗廟其以吉服則斬焉在衰絰之中不可既成而又易之也如之何而可子張問於孔子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則告廟臨羣臣固有攝行之禮矣按商書稱太甲元年伊尹祠于先王則攝而告廟之證也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之證也其

曰祇見厥祖者言伊尹以奉嗣王之事祇見太甲之祖也至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免喪從吉之證也然顧命康誥記成王之崩其君臣皆冕服何也當是時成王方崩就殯猶未成服故用麻冕黼裳入受顧命已受命誥諸侯而後釋冕反喪服者於是成服而宅憂也或以爲康王釋服離次而卽吉則誤矣

問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諸家皆以爲禮之變獨蘇氏以爲失禮未知當此際合如何區處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謂此頃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五

文公元年

二

以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卽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先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  
勉齋黃氏曰人君卽位之別有四始死正嗣子之位既殯之後嗣君卽繼體之位君踰年合正改元之位三年合正踐阼之位如春秋書元年卽位則是二年正改元之位也帝乃殂落三載四海過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則是三年正踐阼之位也然崩薨之日或在歲終則蓋未

殯而踰年者矣

家氏曰卽位必以歲首改元亦必以歲首若歲首不書卽位而餘月書之則非元年正始之義然服皆如未葬之服未成其爲君

高氏曰文成定卽位於未葬之前皆稱公者既踰年也一年不可二君故終年稱子又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雖未葬稱公也

汪氏曰文定及九峯蔡氏皆以卽位之事冢宰攝告廟攝臨羣臣朱子則以他事可攝卽位不可攝而又謂嗣君以先君之喪爲己私服其意蓋欲權一時之

宜如借吉之例以繼世正統而三年之服不可廢也竊詳春秋以前必有攝告廟臨羣臣之禮故孔子言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而書有伊尹祠于先王之文苟太甲泄政則伊尹不得祠先王矣然春秋諸侯皆踰年朝廟改元而命大夫聘問鄰國或以吉服躬蒞會盟侵伐之事漢以後則不待踰年而卽位矣賈誼謂植道廢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豈古者典禮素明紀綱素定而大臣之攝卽位不致生變歟國君卽位之禮後世雖無傳然昭公十年諸侯之大夫葬晉平公既葬諸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以

嘉服見則喪禮未畢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襄三十一年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侯以魯襄公之喪未之見則春秋諸侯喪禮猶未盡廢也

廬陵李氏曰魯自隱至文六君惟文公承國於先君得書卽位故胡氏於此始發告廟臨羣臣之禮彼隱莊閔僖非不行此典也但春秋削之耳

按文公卽位甚正無可議胡傳言卽位之禮分告廟臨羣臣二意以爲皆冢宰攝行而新君成服不易引證甚詳固爲有據而愚不能無疑當取朱子之言折衷之方無嫌偏夫伊尹祠于先王固是伊尹攝行

祀事而奉嗣王祇見厥祖則必嗣王在至祭之位而伊尹代爲行禮朱子謂祇見厥祖不可用凶服據顧命王麻冕黼裳卽祭位受顧命則朱子所云不可用凶服無可疑矣胡文定謂祇見厥祖者言伊尹以奉嗣王之事祇見太甲之祖不作太甲親見其解誤矣康王以麻冕黼裳卽祭位受顧命此在廟中事及出在應門之內方見諸侯作諸應門之內乃內朝之所仍用冕服告諸侯諸畢乃釋冕返喪服非康王喪服居次而太保攝行告羣臣之事明矣胡文定謂康王未嘗離次而卽吉出在應門之內豈非離次用冕豈

三月癸亥日有食之公日上有朔字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非即吉乎朱子謂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誠不可與士庶人例論也蔡九峯引蘇氏之說直以爲康王失禮予猶不敢輕信曾有論辨見書康王之誥左傳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杜注叔服字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

公羊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

春秋詳說

卷五

文公元年

五

何注書天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

穀梁傳葬曰會其志重天子之禮也

胡傳凡崩薨卒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也不以得禮爲常事而不書其或失禮而害於王法之甚者聖人則有削而不存以示義者矣

家氏曰天子所以厚諸侯是以無貶桓公之薨王使

榮叔錫命王不稱天爲追命篡賊而貶也成風之葬

召伯來會王亦不稱天以其用夫人之禮於妾母而譏之也僖公魯之賢君書天王使叔服來會葬無貶也

汪氏曰諸侯五月而葬僖公薨至是三月而王臣來會葬者豈王室謹禮以懷諸侯唯恐失期而先至也歟僖公未嘗遣使會惠王之葬而襄王遣使會僖公之葬比事以觀得失見矣

按天子遣使重其事故書家氏謂無貶是也汪氏僖未會惠王之葬是旁意公羊何注謂書天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亦無關繫

附錄左傳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春秋詳說

卷五

文公元年

六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穀梁傳薨稱公舉上也葬我君接上下也僖公葬而後舉諡諡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左傳

杜注毛國伯爵諸侯爲王卿士者

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

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

胡傳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黻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禮



近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黻冕圭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衮黼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是已彤弓旅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昭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享之是已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也何爲來錫命乎故穀梁子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

蜀杜氏曰諸侯即位當朝於王奉天子之命而爲諸侯文公不朝於京師而王反錫之命故書天王以正

春秋詳說

卷三

文公元年

其號錄錫命以志其過

或問趙子謂直譏其賞無功爾安得云無錫命乎茅堂胡氏曰穀梁子云無來錫命不言無錫命也來錫命者如唐遣中官卽藩鎮立節度之類

劉氏曰錫命者命爲諸侯也諸侯在喪稱子踰年卽位喪畢以士服見於王王乃於廟命之喪未畢而命之非禮也旣喪畢而不受命於天子亦非禮也

汪氏曰諸侯之嫡子必誓於王以爲世子及其君薨必告於王王遣使省其終事遂命世子嗣爲諸侯三年喪畢乃以士服入京師見天子於廟而受命焉未

受命不敢服其服由見天子錫之黻冕之服與命圭合瑞於是服之以歸設奠於祖廟然後臨其臣民焉春秋諸侯立世子旣不誓於王及其嗣位又不請命於京師王不能罪因而命之兩失之矣公羊以錫命爲加服劉氏辨其非或者謂命爲諸侯非錫命服并文定之說爲疑夫黻冕圭璧乃所以命爲諸侯也蓋天王之錫命有以始立而錫命者有以有功而錫命者有旣沒而追命之者此年毛伯錫命及虢公命曲沃武公爲晉侯召武公賜晉惠公命皆始立而錫命者也召伯廖賜齊桓公命尹氏王子虎內史叔與父

文公元年

策命晉文公皆以其有功而錫命者也榮叔錫桓公命及成簡公追命衛襄公皆旣死而追命之者也若召伯之賜成公命則始立未賜命歷八年而後命之耳劉定公之賜齊靈公命雖非有功王將娶於齊故以私恩命之也春秋之書錫命莫非譏耳苟謂諸侯不往拜命爲貶而天王之錫命無責則曷爲不待其來見而命之哉

廬陵李氏曰王錫命說已見莊元年此條據杜氏以爲諸侯初卽位天子賜以命圭如侯執信圭之類公羊以爲賜以命服以晉惠初立王賜之命而晉侯受

王情證之則杜氏得之晉武公以請命於王而詩人有子之衣安且吉之辭證之則公羊亦得之故胡氏取禮經黻冕圭璧之說然後其義始備按朝而後錫命王自使來錫命非正也王室既卑借錫命以下交故如此

### 晉侯伐衛

左傳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鄶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

春秋詳說

卷五

文公元年

九

### 取之獲孫昭子

王氏箋義曰衛成怨晉文執歸京師故季年不朝而且侵其鄰國示不從盟主也襄公嗣位欲修霸業先以衛侯之罪告于諸侯復聽且居之言朝于王所乃命大夫伐衛取其戚田諸侯於是畏威復歸于晉昔年齊桓公卒五公子爭立霸業遂廢今襄公克繼父功繼爲盟主首能威服諸侯故春秋書曰晉侯伐衛貴之也

陳氏曰春秋苟其君意雖卿帥不書故伐衛書晉侯不書先且居成十三年伐秦書晉侯不書樂書襄十

年滅偃陽書晉侯不書荀偃士句亥元年伐晉書衛侯不書孔圉所謂深探其本也按書此以見衛之致伐由於自取而晉侯聲罪以伐之也

### 叔孫得臣如京師

左傳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

杜注謝賜命得臣叔牙之孫

蜀杜氏曰受王之寵命苟躬朝于京師猶曰緩也况不朝而使卿拜命乎故直書以示譏

汪氏曰文公之立天子既使大夫會僖公之葬又使

春秋詳說

卷五

文公元年

十

襄內諸侯來錫命不親往拜而僅使得臣焉襄王猶不之罪且使榮叔歸成風含殯繼使召伯會成風葬而文公在位十有八年歷襄頃匡王三世終其身不朝於京師觀春秋所書比事以考之其罪不可揜矣按王錫命而臣報命當時習以爲常據事直書自見貶意

### 衛人伐晉

左傳衛人使告于陳陳其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者越國而謀

張氏曰霸主聲罪致討不自反其不仁無禮之罪乃

稱兵報伐故書人罪孔達也

汪氏曰春秋不書晉之取戚而人孔達晉而罪衛也

按衛人敢于伐晉可謂不度德不量力逞忿於一朝而不顧其成敗者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此大夫專會諸侯之始

左傳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

杜注禮卿不會公侯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

臨川吳氏曰凡魯卿會外君直書不隱以見其非

永嘉呂氏曰春秋之初蓋有以大夫而會諸侯者矣

文公元年

上

未若公孫敖之專會也外大夫有會公者矣內沒公

而名大夫則及齊高侯會于防是也內不沒公而不

名大夫則公及齊大夫盟于莒是也或沒公或不名

大夫皆有所諱也內大夫有會盟諸侯者矣柔會宋

公陳侯蔡叔盟于析則柔猶不氏也公子結遂及齊

侯宋公盟猶爲遂事非專會也若公孫敖會晉侯則

專會矣以見禮樂之自大出也

廬陵李氏曰內大夫特會外諸侯五放會晉侯于戚

行父會齊侯陽穀歸父會齊侯于穀歸父會楚子于

宋叔弓會楚子于陳也此爲大夫特會諸侯之始而

胡氏特發傳於歸父之下不知所謂

按正意只是霸主有事使大夫往會以致殷勤耳謂大夫專會諸侯乃言外意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顧公穀作覺

左傳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

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恆在少者

且是人也蠶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

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

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平而勿敬也從之江

平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汝而立職也告潘崇曰

春秋詳說

卷五

文公元年

上

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

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

聽丁未王縊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爲

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太師且掌環列之尹

穀梁傳曰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弑也夷狄不言不正

胡傳書世子弑君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至於弑逆

此天理大變人情所深駭春秋詳書其事欲以啓問者

察所由示懲誡也唐世子弘受左氏春秋至此廢書歎

曰經籍聖人垂訓何書此耶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

以善惡爲勸戒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固亦耳不忍聞願受他書瑜請讀禮世子從之嗚呼聖人大訓不明於後世皆腐儒學經不知其義者之罪耳夫亂臣賊子雖陷穽在前斧鉞加於頸而不避顧謂身後惡名足以繫其邪志而懲於爲惡豈不謬哉持此曉人可謂茅塞其心意矣若語之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聖人書此者使天下後世察於人倫知所以爲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誅死之罪也則世子弘而聞此必將慄然畏懼

春秋詳說

卷五

文公元年

三

知春秋之不可不學矣學於春秋必明臣子之義不至於奏請拂旨而見醜矣傳者案也經者斷也考於傳之所載可以見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而以潘崇爲之師侍膳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宮甲降而不憾憾而能眇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其弟謀及婦人宜其敗也而使江芊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其及宜矣楚頹僭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牆而不知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揜哉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

父則子不子春秋書世子弑其君推本所由而著其首惡爲萬世之大戒也然則商臣無貶矣曰弑父與君之賊其惡猶待於貶而後著乎

大全主唐書弘本傳帝語侍臣弘仁孝賓禮大臣未嘗有過而武后將驕志弘奏請數拂旨后醜殺之汪氏曰楚頹以莊二十三年篡立即位四十六年召陵之前伐鄭侵鄭者四召陵之後圍許敗徐滅弦黃齊桓既沒益肆憑陵執襄公伐宋而獻捷于魯戰泓而宋襄遂殞其身既而伐齊成穀合諸侯圍宋天下之禍惜矣

春秋詳說

卷五

文公元年

四

張氏曰裔夷無道之極感應之理故至於此後世如匈奴頭曼魏拓拔珪唐安祿山史思明朱全忠西夏曩霄皆以外夷盜賊毒被天下中國不能制而受禍於其子積不善之餘殃千載一律故商臣之惡特書之使爲君父者知謹履霜之戒以此防人猶有驟欲廢立以啓劬廢之禍者

汪氏曰商臣怨子上止王立己譖之致死楚成於此可以自省矣而猶有廢立之志狐疑不決是速其斃也今考世子弑君父實莫大之變經書世子弑君者三楚商臣蔡般皆其君有以致之許止不肖藥亦悼

公教之未至耳有國有家者視此可不知所做乎

劉氏曰穀梁云日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弑非也即不日者乃不謹其弑乎

按書弑其君以國法言也明其爲世子則亦知其爲弑父矣弑君父而自立恬然在位無議其後者楚眞夷狄哉

### 公孫敖如齊

左傳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卽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春秋詳說

卷五

文公元年

五

### 公羊傳

何注書者譏喪娶

劉氏曰左氏云禮也杜云明諸侯諒闇則國事皆用吉禮皆非也左氏見諸侯廢喪而聘故推以爲禮杜氏見左氏有得禮之言遂推以爲當喪而吉皆反經越禮不可以教後世者也

汪氏曰左氏於凡諸侯朝聘悉以爲禮既不察其不能謹天下之通喪又不考其尊周交鄰之疏數劉氏辨之當矣僖公三十年辛周公來聘而公子遂報聘于京師且初聘于晉此年毛伯錫命則得臣往拜而

教亦初聘于齊比事以觀不貶而惡自見

按二年有納聘之舉似此聘爲議婚故何氏有喪娶之說據左氏只是卽位始聘不言其故

附錄左傳殺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

二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春秋詳說

卷五

文公二年

六

左傳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鞠居爲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于殺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曠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其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

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杜注彭衙秦地馮翊郿陽縣西北有彭衙城

程傳越國襲人秦罪也忘親背惠晉惡也秦經人之國以襲人雖忿無以爲辭矣故其來不稱伐晉不論秦而

春秋詳說

卷三

文公二年

七

與戰故書晉及忿以取敗故書敗績

胡傳戰而言及者主乎是戰者也夫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按左氏秦孟明帥師伐晉報殺之役此所謂忿兵疑罪之在秦也而以晉侯主之何哉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也然則敵加於已縱其侵暴將不得應乎曰敵加於已而已有罪焉引咎責躬服其罪則可矣已則無罪而不義見加論之以辭命猶不得免焉亦告於天子方伯可也若遽然與師而與戰是謂以築攻築何愈乎故以晉侯爲主者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王氏曰彭衙秦地而晉師至知晉之欲戰矣

汪氏曰秦師伐晉而經不書伐罪晉而免秦也

家氏曰秦有大惠於晉不可忘也前日秦乘晉喪而襲鄭襄公懼其凌軋逼弗獲已衰絰卽戎幸而一勝亦云可矣今孟明再至而晉襄負氣好勝親將禦敵復敗秦師以怨報德故君子責之且文公退三舍避楚施之所必報乃義之所當然也秦之惠尤大而晉襄亟戰莫之恤豈惟背惠實忘親矣春秋以是貶

按胡傳以晉主是戰而責之予竊疑焉秦是忿兵晉是應兵忿兵必敗故書以罪秦若謂秦伐晉晉不當

春秋詳說

卷三

文公二年

太

應以告于天子方伯不知又有誰爲方伯也此說與當日情事不甚合彭衙秦地秦伐晉而晉禦之當在晉地此戰于秦地或是晉師出而秦退可以不戰而晉侯深入以成此戰故書晉侯及歟又或秦但遣將而晉侯親出故責晉侯及秦師歟若但曰秦伐晉晉不當應恐晉人不服

丁丑作僖公主

左傳書不特也

公羊傳作僖公主者何爲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廢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

譏爾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久喪而後不能也

何注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以陽求陰謂之虞者親喪已下墳皇皇無所親求而虞事之虞猶安神也用桑者取其名所以副孝子之心期年練祭也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穀梁傳作爲也爲僖公主也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

范注主蓋神之所憑依其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

春秋詳說

卷五

文公二年

六

子長一尺二寸諸侯長一尺

胡傳作主者造木主也既葬而反虞虞主用桑期年而練祭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以書僖公薨至是有五月然後作主慢而不敬甚矣夫慢而不敬積惡之原也以爲無傷而不去至於惡積而不可揜所以謹之也

高氏曰周人卒哭而祔祔而易主是謂虞主既期而練練而易主是謂練主僖公薨十有五月非虞練之時而方作主猶未祔廟也猶未祔廟者欲躋之故也是以謹而日之

張氏曰事亡如事存故作主以象神而祭之禮既葬

作主於墓不終日而虞祭不忍一日忘親也僖公元年四月葬今乃作主慢而違禮甚矣

汪氏曰左氏云卒哭而祔服氏云造木主立几筵焉時祀在寢三年喪畢遭烝嘗乃於廟鄭氏又云唯祔與練祭在廟祭訖主反於寢其大祥與禫祭其主自然在寢祭之穀梁謂吉主於練於練焉壞廟則待練而始祔今考檀弓云殷既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竊謂祔廟則當吉祭苟卒哭而遷廟遽用吉祭不近人情故文定取穀梁言練祭易栗主而後祔廟

春秋詳說

卷五

文公二年

三

也

劉氏曰左氏僖三十三年傳云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杜氏讀緩字以士爲一句作字下爲一句非也僖公十二月薨文元年四月葬凡五月不得云緩傳言葬僖公而作主緩耳公羊云刺欲久喪而後不能非也文公自情緩不作主耳何以知其欲久喪按僖公薨已十五月虞練皆過期非作主之時故書以示譏然所以作主緩者高氏謂欲躋之或得其意蓋欲躋而未有定議故遷延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因朝而盟始此

左傳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

杜注處父爲晉正卿不能匡君以禮而親與公盟故貶其族不地者盟晉都

公羊傳此晉陽處父也何以不氏諱與大夫盟也

穀梁傳不言公處父抗也爲公諱也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出不書反不致也

胡傳及處父盟者公也其不地於晉也諱不書公者抑

春秋詳說

卷三

文公二年

三

大夫之仇不使與公爲敵正君臣之分也適晉不書反國不致爲公諱恥存臣子之禮也凡此類筆削魯史之舊文眾矣

陸氏曰義同高侯凡大夫與公盟若非彼強逼我而盟例但書人言非大夫之罪也今晉逼公令與大夫盟故特書其名以見其罪

汪氏曰抑大夫之仇與及高侯荀庚孫良夫卻犖孫林父向戌同晉時以處父辱公故又去氏

高氏曰凡盟必書地惟他國大夫來魯盟及魯大夫往他國盟不地蓋各於國中故也今不書處父來魯

魯亦無如晉者而書及處父盟然則孰與盟邪曰我

公也公如晉不書者晉襄責魯不朝故公雖在喪未

朝天子而畏晉之威越禮朝晉晉侯乃使大夫盟公

以辱之是以沒不書公又去處父之族以著其罪也

然此非專罪晉亦所以罪魯之臣子也夫公之如晉

豈無卿大夫以從行乎不能明大義以正理折之遽

自屈辱甘心受盟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之義也

陳氏曰朝而遂盟之於是始凡諱國惡恥在公則但

書其事不書公者恆辭也諱在其事則但書公不書

其事公會晉侯于黑壤爲公不與盟故不書盟公如

晉爲止公送葬故不書葬甚諱之也

廬陵李氏曰處父之仇與高侯之仇一也處父去氏

而高侯存族者彼于防而此于晉也何氏云親就其

國恥不得其君故使若得其君也又曰處父繫國而

去氏荀庚良夫等繫氏而去國者此兼罪晉侯之失

非止罪大失之專也

按李氏謂罪晉侯之失最是公與處父盟出不得已

而處父奉其君命以盟亦非擅行自屬霸主無禮也

不書公以諱去陽以貶書法固是如此而原其情理

罪當有歸高氏責魯卿大夫又是旁意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穀作垂隴公穀

左傳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穀堪其事也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杜注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

穀梁傳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

薛氏曰垂隴之會士穀始專晉國之事也桓文沒大夫擅專諸侯之會盟自公孫敖士穀始也其臣固有罪也使之者亦非也

春秋許評

卷三

文公二年

三

蜀杜氏曰春秋盟會未有外大夫別會於諸侯者垂隴之會議政在於大夫也桓文之霸或盟王人或致天子是天子受制於諸侯也春秋不與之故書王人以先諸侯晉襄紹霸致諸侯而大夫會之是諸侯受制於大夫也春秋亦不與之故序諸侯以先士穀陳氏曰大夫而敵諸侯於是始晉遂以大夫主諸侯也然士穀主盟曷爲序諸侯之下春秋不以大夫主盟也故訖于宋不以大夫主盟翟泉貶此何以不貶貶不於甚則於其事端餘實錄而已矣故書士穀自書士穀而後凡役書大夫桓文之霸會盟有大夫則

但稱人會禮稱邦人會溫稱秦人必世子也則得次小國之君自垂隴主士穀新城主趙盾而后大夫與諸侯序威之盟書齊國佐沙隨之會書宋華元甚者無霸而安甫之會君與大夫並列矣

臨川吳氏曰晉以士穀主盟魯以公孫敖仇三國之君皆非禮也故書以譏之衛敢於伐盟主者孔達之罪也今陳侯爲請而執孔達衛服其罪故免於晉之伐也

啖氏曰左氏曰書士穀堪其事也既命之卿例皆書名不論堪與不堪若不堪其事自當罪爾

春秋許評

卷五

文公二年

三

按左傳謂討衛是也何氏謂其盟誅商臣卻是義舉但於上下文無據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爲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

穀梁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

胡傳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不曰至于秋七月不雨者蓋後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辭非文公之意也夫書不雨

至于秋七月而止即八月嘗雨矣然而不書八月雨者見文公之無意於雨不以民事繫憂樂也其意於政事可知而魯衰自此始矣

孫氏曰不雨歷四時而總書惡文公怠於國政不懼旱災之甚

汪氏曰禮稱至于八月不雨則君不舉今文公自十二月不雨至七月則陰陽之氣不和而恆陽爲災者入越月矣文公漫不之省雖禋制未終而屢行朝聘會盟祭祀之事其無恤民之心若是豈可以居民上乎公羊謂不書旱不雨之日長而無災范注亦云未

春秋詳說

卷五

文公二年

三

爲災誤矣蓋旱爲災而不久則書旱旱爲災而久則書某月至某月綱目於漢獻之世書四月不雨至七月而分注人相食則爲災可知矣

按穀梁謂不憂雨說是何氏謂不雨之日長而無災謬甚書不雨之久而不書八月雨胡傳謂文公無意于雨與穀梁意同

###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左傳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

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後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杜注僖是閔兄不得爲父子嘗爲臣位應在下令居閔上故曰逆祀

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

春秋詳說

卷五

文公二年

三

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

穀梁傳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禘祭者毀廟之主東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太祖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

范注僖公雖長已爲臣矣閔公雖小已爲君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以昭穆父祖而喻

胡傳有事者時祭大事祫也合羣廟之主食於大廟升僖於閔之上也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爲逆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故左氏則曰祀國之大事而逆之可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公羊則曰其逆祀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則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閔僖非祖禰而謂之祖禰者何臣子一例也夫有天下者事七世諸侯五世說禮者曰世指父子非兄弟也然三傳同以閔公爲祖而臣子一例是以僖公父視閔公爲禮而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名號雖不同其爲世一矣

春秋詳說

卷五

文公二年

毛

劉氏曰春秋記烝記嘗記禘未有曰大事者其曰大事是乃諸侯之大事也諸侯之事無大於此者祫之謂也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祫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時祭稱有事祫祭稱大事大之外無加者矣以是推之魯之郊禘非禮也僖公於閔非父子也然與親父子相襲無以異臣子一體也君之則我以臣事之父之則我以子奉之是故爲人後者則爲之子矣彼不以子繼父則必以臣繼君君臣猶父子則父子猶君臣也舜之有天下祖顓頊而宗堯堯非同姓也受國焉爾非同姓尙宗之况親親乎

趙氏曰凡祭而失禮則書祭名祭非失禮爲下事張本則稱事

臨川吳氏曰四時之祭稱祭名而曰烝曰嘗者五廟各祭也曰有事于太廟者四廟之主遷于太廟而合祭也是爲祫曰大事于太廟者毀廟之主亦與祭自伯禽以下禮廟以上之主皆合祭于太廟也是爲大祫閔僖曾爲君臣義同父子閔猶父也僖猶子也躋僖於閔之上是先子後父也張氏曰吉祭而不言吉者閔二年書已明此主爲逆祀書也

春秋詳說

卷五

文公二年

毛

家氏曰此一書而再譏也大事于太廟未當祫而祫也躋僖公非所當躋而躋也高氏曰父子相繼禮之常也至於傳之兄弟則亦不得已焉耳既授以國則所傳者雖非子亦猶子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亦猶父道也漢之惠文亦兄弟相繼而當時議者推文帝上繼高祖而惠帝親受高祖天下者反不得與昭穆之正至於光武當繼平帝又自以世次當爲元帝後皆背經違禮而不可傳者也凡人君以兄弟爲後者必非有子者也引而爲嗣臣子一體矣而當嗣者反以兄弟之故不繼所受國者

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莫之嗣生則以臣子事之死則以兄弟治之忘生倍死况已實受之後君今乃自繼先君則不唯棄後君命己之意又廢先君傳授之命人民土地則歸之己而父子之禮則恥不爲此皆不可者也豈所以重受國之意也

汪氏曰僖公之不可先閔公三傳辨析明矣但穀梁謂逆祀是無昭穆范甯曰以昭穆父祖爲喻何休謂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孔穎達正義曰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閔僖不得爲父子同爲穆耳今升僖先閔此二公位次

春秋詳說

卷五

文公二年

无

之逆非昭穆亂也若兄弟相代卽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則祖父之廟卽已從毀禮必不然今考文定此傳用章昭說父爲昭子爲穆僖爲閔臣臣子一例而以閔僖各爲一世襄公三年謂哀公以襄公爲皇考亦以昭定各爲一世則是異昭穆矣然於仲嬰齊後歸父則引何休以爲亂昭穆之序朱子謂文王爲昭武王爲穆自其始祔而已然管蔡廢霍爲文之昭邛晉應韓爲武之穆子孫亦以爲序而不易則昭穆不可易也但其論天子廟制謂周孝王時武王親盡始立武世室孝王乃其王之弟而各爲一世又以

宋太祖太宗哲徽欽高皆兄爲穆而弟爲昭皆兄弟封列各爲一世則又紊昭穆矣如何休穎達並立廟而同昭穆則齊之孝昭懿惠兄弟四人相繼衛之懿戴文公兄弟三人相繼立廟將無所容苟各爲一世而異昭穆則齊頃不得祭其祖而衛成不得祭曾祖矣古制不存無復可考竊疑古者一君各爲一廟則兄弟同昭穆共爲一世祫祭太廟則魯當以僖公特設位於閔公之下後世同堂異室不可以二先君共祭於一室必至於異昭穆而仍以兄弟共爲一世數之也然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諸侯祫祭則祝

春秋詳說

卷五

文公二年

三

逆四廟之主是諸侯之昭穆無過四廟天子之昭穆無過六廟考之春秋哀公之世桓宮猶在則是祭十君而八世定公立煬宮則是祭二十一傳之祖後世天子之廟有十餘世歷十四五君而其廟皆不毀說禮者反引春秋以爲證而聖王經世之制不可復見矣又按大傳論禘祫而云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則干祫及其高祖夫大夫士有事省於其君且得祫祭則諸侯大祫陳毀廟之主宜不得爲非禮矣或者謂諸侯不當大祫成王賜魯重祭故有大祫疑其說之過也說穀梁者以大事爲祫當左

氏外傳又以爲禘烝皆未知其爲大禘耳苟以此爲時禘則有事于太廟名爲何祭耶

廬陵李氏曰古者戎祀皆國之大事季氏將有事于顓臾此以兵事爲有事也天子有事于文武此以祭祀爲有事也故春秋書大禘爲大事書禘祠烝嘗爲有事此年大事禘也宣八年有事禘也昭十五年有事烝也此皆於祭無識故不書祭名其郊禘大雩皆書祭名者祭之備也烝嘗有書祭名者祭之失也此年大事之爲禘公穀皆同杜氏以爲禘者非也

按大事公穀皆以爲禘左氏以爲禘今當以禘爲是

春秋詳說

卷五

文公二年

三

魯於禘無識故不書祭名但居夷不宜行大祭故書大事也大事原爲躋僖公歸重在躋僖公也兄弟繼立世數古無定說魯之躋僖當立僖廟位踞閔上及合祭以僖主位閔上並列而食非移閔就昭而僖占其穆之本位也國語弗忌之言有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何常之有似是降閔爲穆然內外傳俱出已明而內傳去此語則亦不足信矣兄弟多或建廟無可容此尙可擴其基若移易昭穆兄弟多僖至於盡五廟而宗廟只祀一世斷乎不可當以兄弟並列爲是朱子論宋制而云兄穆弟昭是據

宋事而言未見之行叔繼姪立於昭穆不紊但當爲下行之昭穆而不得上並其兄以亂君臣之分然又恐妨其子或可從權附其兄之旁而其子亦可附姪之旁歟帝王多乘勢自便議禮者往往遷就以從君求禮制之畫一也難矣

### 冬晉人宋人鄭人伐秦

左傳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林注爲穆公之賢人諸大夫以尊秦也謂之尊崇有

春秋詳說

卷五

文公二年

三

德

程傳秦以忿取敗晉可以已矣而復伐秦報復無已殘民結怨故貶稱人

胡傳按左氏四國伐秦報彭衙之役則皆國卿也其貶而稱人者晉人再勝秦師在常情亦可以已矣而復興此役結怨勤民是全不務德專欲力爭而報復之無已也以致濟河焚舟之師故特貶而稱人

家氏曰魯莊忘父之讎及齊爲好春秋深責之晉襄敵父之惠屢戰勝秦乃更率三國之師以爲此役故四國皆書人以示貶也

陳氏曰曷爲不序大夫將猶稱人也自士穀專盟書大夫自陽處父專將書大夫是故春秋之始將恆稱人由救鄭之後大夫始貶稱人矣

廬陵李氏曰此條左氏尊秦之義非經意其說如襄八年邢丘貶諸侯以尊晉相類胡氏說本程子其貶晉固是但自入春秋以來至此除魯大夫帥師外外兵非君將者皆稱人如隱五年邾鄭伐宋桓十四年宋以四國伐鄭齊桓之霸伐宋伐鄭伐英氏晉襄以三國伐許與夫明年五國之伐沈皆未有書大夫名氏者則陳氏之考據不爲無見

按此伐所以報彭衙然秦敗晉勝又何必報晉誠多事矣書以示貶意不在人字也觀秦人伐晉亦書人非君而稱人無足異左氏崇德云云甚無謂注因之誤

### 公子遂如齊納幣

左傳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桑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昏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爲不於祭焉譏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

也以人心爲皆有之以人心爲皆有之則曷爲獨於娶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於己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胡傳婚姻常事不書其書納幣者喪未終而圖婚也夫娶在三年之外矣則何譏乎春秋論事莫重乎志志敬而節具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與之知樂志哀而居約與之知喪非虛加之也重志之謂也此皆使人私欲不行閑邪復禮之意

臨川吳氏曰此年十二月始大祥而行納幣禮是在喪而圖婚未祥而行嘉禮也非禮故書

劉氏曰左傳云禮也則是以喪娶爲禮不亦悖乎杜預遷僖公薨月以就傳說然此年大事于太廟則已除喪矣

按娶在喪畢而圖婚失之早故春秋譏之

### 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潰霸國大夫會諸大

左傳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杜注沈國名也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

胡傳按左氏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民逃其上也五國皆稱人將非命卿也沈在汝南平輿縣北未嘗與中國會盟而南服於楚師入其境而民人逃散雖非義舉比於報復私怨之兵則有閒矣故其辭無衰貶凡此類欲示後世用師者知權而本之以正也

常山劉氏曰一被侵伐而民散君之不能可知矣蔡潰沈潰許潰是也

家氏曰霸者當伸大義於天下或當爲而不爲或不必爲而爲之失其道矣楚商臣負滔天之罪於今二年使晉襄伐義而前師壯辭直天下諸侯孰不鼓勇

而從縱未能汙瀦其宮楚人必能以商臣爲戮更立君而聽命於中國晉之霸業有光於前人矣乃視非已事使元兇得以樹其羽翼脅從諸小國以抗衡中夏懷貳者豈獨沈哉襄公舍其大而議其細以諸侯之兵伐沈而潰之避豺虎而獵狐兔雖潰百沈何益於成敗之數乎故春秋貶人之

高氏曰魯使卿往則諸國必非微者獨得臣書名氏者詳內且明諸國皆卿行書人以貶之也文公三年之閒遂教得臣累見於經則知魯政盡在諸臣矣漢左氏志文公時大夫始專政信夫

按家氏之論甚正然伐楚非易晉諸卿無敢主其事者乘楚有事而伐其與國楚不能救而沈可得當日舉動不過如此胡傳謂雖非義舉比於報復私怨則有閒是也

附錄左傳衛侯如陳拜晉成也

### 夏五月壬子虎卒

左傳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

公羊傳壬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

穀梁傳叔服也此不卒者也何以卒之以其來會葬我

卒之也或曰以其嘗執重以守也

胡傳壬子虎不書爵諱之也天子內臣無外交或曰禮稱情而爲之節文者也叔服新使乎我則宜有恩禮矣仲尼脫驂於舊館雖卒叔服可也夫脫驂於舊館惡夫涕之無從而爲之者非禮之經也天子內臣無外交而以新使乎我致恩禮焉是以私情害公義失輕重之權矣

臨川吳氏曰王臣無外交以其嘗與魯同盟故來赴然非禮也

汪氏曰經未有前書字而後書名者惟尹氏或書子

則非 人劉卷前書子而後書名則子者爵也非字

也左氏於王子虎稱王叔文公於叔服稱內史叔服則非一人明矣豈有甫越一年而名字異稱邪或者謂虎與卷皆夾輔天子於艱難危困之中故春秋賢而卒之然單穆公旗與劉文公翼贊敬王以安周室亦不書卒竊疑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劉文公爲王官伯尹氏世執朝權皆王室之秉政者故特赴於諸侯而魯史記其卒春秋存而弗削以示王臣不當赴喪於列國耳

趙氏曰左氏云弔如同盟禮也按天子大夫無與諸

春秋詳說

卷五

文公三年

三

侯盟之禮而曰禮也豈春秋之意乎

啖氏曰穀梁云叔服也叔服若是王子則會葬之時何不書王子乎

廬陵李氏曰後十四年星孛之變又載叔服之言則與王子虎分明兩人矣啖子陳氏亦以公穀爲非不知胡氏何據且胡氏於星孛之下又引叔服之言則亦不以左氏爲非矣不知何不照應如此按以虎爲叔服見於穀梁而公羊謂新使乎我是亦以叔服會葬爲說皆非也杜氏只引翟泉之盟是不以叔服爲虎胡傳誤信公穀耳

### 秦人伐晉

左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穀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其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風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程傳搆怨連禍殘民以逞晉人畏之而不敢出秦人極其忿而後悔過聖人取其終能悔耳

春秋詳說

卷五

文公三年

三

胡傳按左氏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封穀尸而還其稱人何也聖人作易以懲忿窒慾爲損卦之象其辭曰損德之修也春秋諸侯之知德者鮮矣穆公初聽杞子之請違蹇叔之言其名爲貪兵是慾而不能窒也及敗於穀歸作秦誓庶幾能改將窒其慾矣復起彭衙之師報穀函之役其名爲憤兵是忿而不能懲也今又濟河取郊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晉人畏秦而不出穆公逞其忿而後悔自是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是故於此貶而稱人備責之也

茅堂胡氏曰濟河焚舟之師非義舉也自是而後不



復報晉聖人取其終能悔而改爾仲尼以恕與人君子大改過

陳氏曰此秦伯也曷爲貶稱人殺之誓孔子有取焉而秦穆之連兵無虛歲故自韓原秦不以爵見於經汪氏曰穆公自誓之言追咎既往之失而冀將來之善不貴勇夫而貴良士惡媚疾而思彥聖期以保邦爲念諄諄懇惻誠可爲有天下國家者之法則夫子反之以繼四代之書而門人引之以釋大學平天下章可謂善言矣胡乃不踐其言終用孟明報復至再必以勝晉而後已故書取其言而春秋責其事也說

文公三年

亮

春秋者因左傳有霸西戎之一語而史記謬稱穆公益國十二開地千里天子使召公奭以金鼓然考傳之所記則踰二年而穆公卒其謂焚舟伐晉而遂伯者已非事實况證以經之書法自戰韓稱爵其後終穆公之身並以人書殺之役且以號舉反不若楚莊之見於經並紀其爵則許穆公以霸者妄矣廬陵李氏曰左氏以此役爲秦霸西戎之始且稱其舉人之周與人之壹孟明之不解子桑之知人而胡氏諸說皆以爲貶者左氏得其事胡氏論其義也按此舉秦伯親來而春秋書人自是貶辭先是趙成

### 秋楚人圍江

左傳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薛氏曰報沈之役也

臨川吳氏曰自齊桓之霸江黃以近楚之國而從齊故楚憾之深前既滅黃矣而未加兵於江者蓋江猶

春秋詳說

卷五

文公三年

四

能守其國也故至今年有圍江之師

廬陵李氏曰經書人以圍國者十一圍非將卑師少所能辦皆貶辭也

按江未嘗從晉以近楚而楚圍之非必報沈也江或告急于晉晉因借救江以威楚耳

### 雨螽于宋

左傳隊而死也

杜注自上而隋有似於雨宋人以其死爲得天祐喜而來告故書

公羊傳雨螽者何死而墜也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

此何小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

穀梁傳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

唐陳氏曰不曰宋雨蚤如宋大水之例考其實如雨之多自天而墜到地而死明矣

趙氏曰穀梁云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假如有一物著於上見於下豈得云雨蚤自空而下又多有似於雨爾應代有雨血雨毛雨土皆是也

汪氏曰外異因來告而書公羊云為王者之後記異穀梁以為災甚皆非也

春秋詳說

卷五

文公三年

望

按穀梁災甚之說近是但其解雨字欠明趙氏謂自空而下其多似雨是也左公皆謂墜而死墜死書之何意杜氏又謂宋人以為得天祐尤屬誇誕非春秋之旨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此書公如晉之始

左傳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張氏曰不書地盟于晉都也

高氏曰公之如晉蓋朝也非為盟也晉人於是請改盟夫盟已定矣又何改為公宜固辭乃復與盟皆非禮也

汪氏曰前此未有因朝聘而盟于國者諸侯有不協之故則期會于某地而牲歃以示信已非盛世之事况因其朝聘而要之哉前年朝晉晉既以處父盟公於其國此年雖云改盟而猶要公之朝以約誓於國都甚矣文公之屈辱也晉襄荷懼其結盟不為會於晉魯之間以相盟乎厥後荀庚孫夏夫卻棼孫林父向戌且因聘魯而要盟矣又其甚則杞子以三恪

春秋詳說

卷五

文公三年

望

之君亦即魯而歃盟焉始也魯君盟於霸國終也諸侯盟於魯世變可知矣按公如晉而晉君重與之盟怒則臣盟之喜則君盟之霸王無禮雖燕享賦詩若榮之而實辱之也依左氏請改盟而公如晉是因晉君而往高氏謂如晉為朝非為盟不知何據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公穀無以字

左傳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杜注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帥也聞晉師起而江兵解

故晉亦遷

公羊傳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爲緩也其爲緩奈何伐楚爲救江也

穀梁傳此伐楚其言救江何也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

胡傳以者不以者也救江善矣其書以何楚嘗伐鄭矣齊桓公遠結江黃合九國之師於召陵然後伐鄭之謀罷又嘗圍宋矣晉文公許復曹衛會四國之師於城濮然後圍宋之役解今江國小而弱非能與宋鄭比楚人圍之必不待微四境屯戍守禦之眾與宿衛盡行也當

春秋詳說

卷十五

文公三年

盟

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主夏盟宜合諸侯聲罪致討命秦甲出武關齊以東兵略陳蔡而南處父等兵方城之外楚必震恐而江圍自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強國豈能濟乎故書伐楚以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此春秋紀用兵之法也

孫氏曰先言伐楚而後言以救江者惡不能救也楚人圍江陽處父帥師不急赴之乃先伐楚欲其引兵自救而江圍解非救患之師也故明年楚人滅江張氏曰楚商臣無父無君乃致患於江是禽獸逼人

之甚以中國諸侯爲己任者豈得安居而以討罪之

任付之大夫而已乎晉襄不能率諸侯乘此時誅之此春秋特書以正其不能奉天討之罪也

臨川吳氏曰江以從中國而受楚之伐中國霸者所當救也處父畏楚兵之強不敢徑趨江之城下乃揚言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一見息公之來即避之而返既不能救江又不能伐楚其爲畏怯也明矣

汪氏曰春秋書侵伐多不言所事而此書伐以救實爲特筆考於傳之所錄非惟楚侵陳以救鄭伐鄭以文齊不書雖齊桓伐厲以救徐亦止書伐厲而不書以救也豈非責處父既不能伐楚又不能救江而特

春秋詳說

卷十五

文公三年

盟

起伐以救之文以罪之歟經書中國加兵於楚者三惟齊桓聲包茅不貢之罪而得屈完之服處父有伐楚之名而無討楚之實晉定公會十八國于召陵有伐楚之勢而僅爲侵楚之陋春秋蓋深惜之也按伐楚以救江意重救江謂伐楚所以救江楚必撤江之圍也目下亦云能救只楚人不創晉不再出江終爲楚滅即謂處父救江不力可也齊不能救黃晉不能救江皆地限之也若必救江黃非滅楚不可楚不可滅而江黃在其肘腋之下齊晉之遠安能爲謀哉陽處父救江見息公子朱而還是息公子朱

敬江事畢故亦還吳臨川謂不

敬江又謂避之而返於事不甚悉

四年

### 春公至自晉

汪氏曰自是公如皆致如晉者凡二十書至者十有三皆所以著其去國踰時之久或執或辱故危之也始也文公如晉則有處父要盟之恥而不書至迄其終也昭公六如晉而不見納書至河乃復焉又不如書至之爲愈矣人君舉動之得失可不慎哉據事直書而義自見謂此類也

春秋詳說

卷五

文公四年

聖

高郵孫氏曰文公之出六致之者四危之也不致者

二安之也

按事之善否在如不在至而書至以別之可以知事

之善否此聖人筆意也

附錄左傳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之

夏衛侯如晉拜曹伯如晉會正

### 夏逆婦姜于齊

左傳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

之敬主之謂也

公羊傳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略之也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

穀梁傳其曰婦姜爲其禮成乎齊也其逆者誰也親逆而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曰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於齊也曰婦有始之辭也其不言氏何也貶之也何爲貶之也夫人與有貶也

程傳納幣在喪中與喪婚同也稱婦姜已成婦也不稱夫人不可爲小君奉宗廟也不書逆者雖卿亦失其職也

春秋詳說

卷五

文公四年

聖

胡傳逆皆稱女以未成婦而女者在父母家之所稱也往逆而稱婦入國不書至何哉此春秋誅意之效也禮訓未終忍念娶事是不志哀而居約矣方逆也而已成爲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原其意而誅之也不稱夫人姜氏者亦與有貶焉婦人不專行何以與有貶父母與有罪也文公不知敬其伉儷違禮而行使國亂子弑齊人不能鑒微知著冒禮而往使其女不允於魯皆失於不正其始之過也夫婦之際人倫之首禮不可不謹也故交貶之以爲後鑒

劉氏曰夫婦之際人倫之首文公闇弱情慢不能率

禮而行以謂苟若而可何禮之守故夫人不安其位  
終卒至於禍又非獨文公之罪雖夫人預有罪矣夫  
人不能早避喪娶之辱冒大禮以往國人皆賤之遂  
無所據依以危其身而亡其子由本不正故也殆而  
呼天不亦晚乎文公之不能保其後嗣者由無以刑  
其妻夫人之不能安其位由無以謹於禮也 左氏  
云卿不行非禮也假令卿行獨可謂之禮乎公羊云  
娶乎大夫者略之也此雖無他證據然魯初納幣乃  
用上卿審娶大夫者禮豈如此崇乎穀梁云逆者誰  
也親逆而稱婦或者公與曰公也非也穀梁既云親

春秋詳說

卷五

文公四年

哭

逆而稱婦則稱婦宜也又何以見其非成禮於齊乎  
且令非成禮於齊云公如齊逆婦姜足矣文不當沒  
公

張氏曰聖人嚴吉凶之辨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  
正以有父子之親而三年之喪哀戚之至也國君爲  
風教之首而納幣於喪中春秋變逆女爲逆婦姜不  
成其夫人之禮以見人倫之本已失何以正是國人  
爲後嗣之基乎

趙氏曰公自逆常事不書以成禮于齊所以變文云  
逆婦以譏之

唐陳氏曰吉凶之禮苟公不自行大夫蒞事則第書  
其事不書其人則必微者斯春秋之規矩也文公使  
卿納幣而使微者逆是公以禮聘之而不以禮逆之  
宜其不終也

汪氏曰春秋一經書逆夫人惟此年最略既不書逆  
者名氏又不書如齊不稱夫人不言氏不書至豈非  
聖人責文公首紊通喪之禮而然歟宣公之娶尤亟  
而書法加詳事同而既貶則從同也

按此事三傳各異左謂卿不行公羊謂娶乎大夫卿  
不行乃逆者微但不書逆之人是也而未見稱婦之

春秋詳說

卷五

文公四年

哭

意娶乎大夫卽母家賤不書夫人不書至是也而亦  
不應便稱婦獨穀梁謂公逆成禮于齊于稱婦爲切  
程子謂已成婦或用穀梁之說歟胡傳但歸咎於納  
幣之早責其思念娶事方逆而已成爲婦未至而如  
在國不知如何便方逆已成爲婦也書法豈宜虛加  
更詳之

### 狄侵齊

汪氏曰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以晉襄無攘卻  
之謀而齊霸不紹是也

王氏曰大國如齊狄侵者四則其他邢衛魯鄭不足

怪也

按晉敗狄于箕狄不復見至此復侵齊知晉之不能討也或曰狄非一種

### 秋楚人滅江

左傳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張氏曰江之不祀晉襄之無遠謀也

臨川吳氏曰三年之秋楚人圍江晉人陽爲救之之

春秋詳說

卷五

文公四年

完

名而無救之之實江之受圍周一暮而其國竟滅晉伯不競而荆蠻得以肆其虐於小國可哀也夫汪氏曰公羊云入不言圍書其重者江黃二國從中國而致滅黃書伐而江書圍皆著中國之不能救也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江黃之君不書奔不書以歸則能固守待援而死於其位又可知矣按秦穆謂江爲同盟或晉秦相好時江人樂附歟秋圍冬救又至秋滅陽處父遇子朱而還自是解圍想晉師還而楚復圍耳吳臨川謂圍周一暮未必然江黃世受楚害與之爲仇讎而不肯屈服誠中國可

借以犄角楚者惜其敵近而援遠至覆其宗社爲小國者不亦難乎

### 晉侯伐秦

左傳圍邠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程傳秦逞忿以伐晉晉畏而避之其見報乃常情也秦至此能悔過矣故不復報晉聖人取其能遷善也稱晉侯不復加譏見秦宜得報而自悔不復修怨乃其善也胡傳晉人三敗秦師見報乃常情耳而穆公濟河焚舟則貶而稱人秦取王官及邠未至結怨如晉師之甚也襄公又報之於常情過矣而得稱爵何也聖人以常情

春秋詳說

卷五

文公四年

辛

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所以異乎襄公忘親背惠大敗秦師敗狄伐許怒魯侯之不朝也而以無禮施之是專尚威力先事加人莫知省德而後動也今又報秦不足罪矣穆公初敗於殽悔過自晉增修德政宜若過而知悔悔而能改又有濟河之役則非誓言之意所以備責之也然晉襄見伐而報猶無譏焉秦穆至是見伐而不報善可知矣不譏晉侯所以深善秦伯春秋大改過嘉釋怨王者之事也故仲尼定書列秦誓於百篇之末以見悔過能改而不責人雖聖賢詰命不越此矣

朱子曰謂書晉侯而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而以王

事責秦穆恐未必如此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未易言也

茅堂胡氏曰穆公悔過極晚取王官封穀尸之後晉侯來伐秦伯於是悔過不復往報聖人所以取之以此見與人爲善之路廣矣

家氏曰春秋書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責其當救而不救不當伐而伐罪晉深矣書晉侯非善之以其徇私報怨之過甚亟戰而不知戡故目其人而責之

廬陵李氏曰秦穆晉襄五年之間交兵者五止此

按晉秦先是兩軍交戰三年秦伐晉晉不出師此晉

伐秦秦亦不出師皆在邊境侵掠而去是皆有悔禍息兵之意然晉不先止而秦先止故說者多美秦穆

### 衛侯使甯俞來聘

左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臨川吳氏曰按左氏所載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

衛成公獨不朝又使孔達侵鄭伐絳營及匡晉襄公

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圍戚取之衛不服罪而孔

達敢伐霸主其明年晉會諸侯于垂隴將伐衛幸得

陳侯爲之請成執孔達以說於晉而衛遂得免於伐

自孔達遭執之後蓋甯俞代之爲政至次年春衛從

晉伐沈自此衛服霸主而無事矣至次年春晉遂歸

孔達其夏衛侯朝晉至秋而來聘魯焉事大睦鄰以

安社稷或者皆出甯俞之謀也夫子稱其知可及者

蓋如此

按吳臨川歸美甯武子極是當時若無武子衛事不

知何所底止 論語其知可及說者作尋常出仕看

太淺武子自有事功但比處變難爲稍易耳

###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 左傳冬成風薨

杜注莊公妾僖公母風姓也赴同耐姑故稱夫人

胡傳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妾亂

矣語曰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

小君蓋敵體之稱也若夫妾媵則非敵矣其生亦以夫

人之名稱號之其沒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非所以正

其分也以妾媵爲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

身以妾母爲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越禮至是不亦悖乎夫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於成風記其卒葬各以實書不爲異辭者謹禮之所山變也 儀禮喪服傳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禮記服問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

朱子曰僖公成風與晉簡文帝鄭太后一也皆所以著妾母之義

陳氏曰夫人某氏嫡稱也喪之以夫人之禮也隱公之喪桓母猶有疑焉是故別廟也耐姑稱諡仇然如

文公四年

三

夫人則自文公之喪成風始

薛氏曰妾母爲夫人僭也僭則何以取乎春秋不沒其實也

汪氏曰嫡妾之分乃人君所當謹以妾母爲夫人必致以妾爲嫡以妾爲嫡必致庶孽奪正之禍敬嬴之殺惡及視乃習視僖文之尊成風而動於爲惡也後世妾母皆稱太后或妾死而加以皇后之號又其甚則唐高宗立武昭儀爲后而致移其宗社矣朱子於綱目書尊帝母貴人爲太后又或書立貴嬪某氏爲皇后或曰立婕妤某氏爲皇后或曰立婢某氏爲后

盡取法春秋譏成風之例然春秋隱其辭而綱目直斥本稱者春秋乃本國之史而綱目則筆削前代之史故不同也

按僖八年用致夫人已正夫人之稱矣魯國皆以爲夫人魯史書之爲夫人孔子筆削安得遽削夫人之稱然言外自寓貶意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五

文公四年

三

春秋詳說卷三十五終



春秋詳說卷二十六

之公

牟陽冉觀祖輯撰

五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

左傳

杜注成風莊公之妾天子以夫人禮贈之

公羊傳含者何口實也其言歸含且贈何兼之兼之非禮也

何注含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春秋

春秋詳說

卷二十六

文公五年

一

之制也

穀梁傳含一事也贈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兼也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贈以早而含已晚

范注榮叔天子之上大夫也榮采地叔字

程傳天子成妾母爲夫人亂倫之甚失天理矣不稱天義已明稱叔存禮也

胡傳珠玉曰含車馬曰贈歸含且贈者厚禮妾母也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春秋繫王於天以定其名號者所履則天位也所治則天職也所勅而悖之者則天之所敘也所敘而庸之者則天之所秩也所賞所刑者則

天之所命而天之所討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者今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贈焉而成之爲夫人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是謂弗克若天而悖其道非小失耳故特不稱天以謹之也

陳氏曰贈常事不書惟贈仲子成風特書之則遂命

焉夫人也春秋之初猶以爲非常事也宜之敬贏襄

之定姒昭之齊歸雖命爲夫人不復書矣孟子卒不

赴于京師孔子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昭公始也

劉氏曰不知者乃謂天子贈人之妾小過耳而議之

深求車殺母弟大惡也而議之略是不及知春秋正

春秋詳說

卷二十六

文公五年

二

人倫之意也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治之三綱也道莫先焉桓以臣殺君而王命之成風以妾僭嫡而王成之於是三綱廢矣是失人之所以爲人也王之無天不亦明乎鄰國含贈猶其一大夫况王者於其臣妾乎穀梁又云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亦非也宰咺言來豈周事之用者乎

汪氏曰禮經天子諸侯於妾無服而周官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亦不及邦國去人之喪也今王臣含贈則是魯以成風之喪赴於京師矣夫人之喪猶不當赴于王况妾母乎王之賜以

含贈其責已深而魯之往赴其罪亦不可揜矣春秋王禮之施於魯者惟桓文二公爲數且盛而奈湮三綱有如此者亦可悲夫

趙氏曰公穀皆云兼之非禮也據禮含贈祔止一人兼行爾若每事須一人則馨王朝之臣不足以充喪禮之使也

按王不稱天其貶甚明 議不當歸贈非議不當兼含贈也

###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公羊傳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

春秋詳說

卷三

文公五年

三

胡傳仲子雖聘非惠公之嫡也春秋之初尙以爲疑故別爲立宮而羽數特異比雖非禮之正然不耐于姑猶有辨焉至是成風書葬乃有二夫人耐廟而亂倫易紀無復辨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也

蘇氏曰仲子非惠公之嫡故特爲之立宮而不耐不書其葬蓋禮之正也自成風以來妾母皆葬蓋耐也魯禮之變自此始矣

高氏曰既以夫人之禮禮之復以小君之禮葬之又別爲之諡焉書實以示議也

### 王使召伯來會葬

召穀作毛

左傳王使榮叔來含且贈召昭公來會葬禮也

杜注召伯天子卿也召采地伯爵也

穀梁傳會葬之禮於鄙上

程傳天子以妾母同嫡亂天理也故不稱天聖人於此尤謹其戒

胡傳王臣下聘桓公冢宰書名不貶而大夫再聘則無譏焉或以爲從同同也或以爲同則書重也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贈既不稱天矣及使召伯來會葬又與貶焉何也歸含且贈施於妾母已稠疊矣又使卿來會葬恩數有加焉是將耐之於廟也而致禮於成風盡矣

春秋詳說

卷三

文公五年

四

聘一也含贈而又葬則其事益隆亂人倫廢王法甚矣再不稱天者聖人於此尤謹其戒而不敢略也

家氏曰天子之於諸侯有會葬之禮非所以施之妾母也元年書叔服此年書召伯五年之間後先兩會葬或稱天王或王不稱天比事而觀其義豈不甚明乎

陳氏曰王不稱天於追錫桓公見之至是再見以夫人之禮喪成風也莊僖之際天下知有盟主而已而襄王之季年更有事於諸侯於是叔服會葬毛伯錫命尤汲汲於魯也尤汲汲於魯而何爲乎成風一人

賄舍之一人葬之以是懷諸侯吾見周之益凌夷矣  
宰嚭嘗以賄妾母貶則召伯何以不貶王公一體也  
宰嚭名則王不待貶而自見王不稱天則召伯不待  
貶而自見也桓以少篡長成風以庶亂嫡王道熄矣  
而莊襄不能正又從而褒賞之是以天命施之天討  
也故皆不稱天

劉氏曰左氏曰禮也非也庶子爲君爲其母無服不  
敢貳尊者也妾母稱夫人王不能正又使公卿會葬  
何禮之有何休謂去天者不及事天子會葬諸侯而  
有早晚小失耳未可卽以爲過也何至遂貶去天子

春秋詳說

卷五

文公五年

五

按禮有不可過者天子微弱下交諸侯意愈勤而失  
愈甚此類是也蓋王不能庸天秩矣何天之有

哀公孫敖如晉

臨川吳氏曰三年之冬公朝晉今又使卿往聘焉魯  
之謹於事霸主也魯臣如晉聘者二十四致礙會葬  
者又四焉始於公子遂而終於季孫斯仲孫何忌或  
疏或數或無所爲或有所爲考其時與事而得失見  
矣

高氏曰王舍且昭又來會葬矣舍天王而謹事晉不  
待貶而惡見也

按敖如晉聘事霸主之常禮亦無大譏高氏以爲惡  
似過蓋可責其不事天王不可責其不事霸主不事  
霸主能立國乎

秦人入郿

左傳初郿叛楚卽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郿

杜注郿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遷於南郿郿縣

高氏曰郿蓋微國秦以其叛而入之後遂爲楚所并  
楚昭王復國之後畏吳之強去郿而都郿矣

按此秦楚相爭處

秋楚人滅六

左傳六年

卷六

文公五年

六

左傳六年叛楚卽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  
楚公子變滅蓼滅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  
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杜注六國今廬江六縣

汪公輔曰地譜壽州安豐縣有六國故城

臨川吳氏曰晉襄公死期將及故其志氣不能如初  
年之盛紹霸之業浸以衰微故西戎之秦南蠻之楚  
敢於肆行中國吞噬弱小而無所忌也

按郿六俱云叛楚則是楚舊屬國非晉襄所能問不  
可與滅江同論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左傳

林注信公卒昭公錫我立

附錄左傳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曰季者辛

六年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六

文公六年

七

春葬許僖公

附錄左傳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述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夏季孫行父如陳

左傳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

杜注臣非君命不越竟故因聘而自為娶穀梁傳

范注行父季友孫

臨川吳氏曰此亦行父欲迎婦於陳而請於君借聘禮以行前此魯陳未嘗有邦交也

汪氏曰季友如陳者再今行父之往蓋因其祖之舊好假公室之聘而圖昏耳春秋特書公子友葬原仲而行父之娶于陳公孫茲娶于牟嬰齊娶于莒皆止書如所以貶季友之私行而不予行父茲娶齊因聘以濟其私欲也自逆猶可赦如莒蒞盟而代弟逆婦

聘宋而為意如逆則又甚矣

按借聘以娶是本情非為聘而旁及娶也

附錄左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語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典訓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母失其土宜眾隸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

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長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 秋季孫父如晉

左傳秋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

杜注所謂文子三思

汪氏曰王制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文公卽位六年君朝於晉者再而貴卿比年往聘過於事天子之禮而京師之朝終其世不見

卷三

文公六年

九

於經蓋諸侯知有霸主而不知有王也

按如晉本聘因值晉襄之喪故左氏記求喪禮云云

問疾而備亦不足異也

###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驩公作謹

左傳晉襄公卒驩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羸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羸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爲二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

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偏姑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郕

慶陵李氏曰晉自襄公繼文世主夏盟是時秦穆亦號霸西戎春秋列之夷狄曾不得與邾莒之國以爵先後况授之霸哉襄起僖三十一年盡文六年凡七年李氏云齊孝公不能率齊桓之烈晉襄能繼晉文

春秋詳說

卷三

文公六年

十

之統孝公初宋有抑齊之志襄公初秦懷駕晉之謀宋啓獻之爭秦尋殺之釁此皆爭霸之端也孝公不能抗宋而襄公首能挫秦此晉之所以未失霸則釁之戰春秋亦幸晉有功矣乃削而人之何哉曰幸之者夷不偏華以權之未失也削之者喪不與戎以義之不可也豈得以小功妨大義乎雖然襄公復霸則實始於此文公之沒三強並興秦雄西陲狄北師楚復強於南苟縱一敵則晉霸去矣襄公夏戰殺以卻秦秋敗箕以翦狄冬伐許以離楚一年之間三敵悉退亦可謂有霸者之略此其能繼文者也苟有霸

者之略則襄公之烈何爲僅止乎此曰外患既息舉動卽異伐衛則損威矣會公孫敖則毀列矣士毅主盟則權散矣處父救江則謀怠矣越一二載事不逮初況能持久乎是以君子不貴速成而圖全於其終不志小利而慮患於其遠襄之規模又後於文公甚矣

按李氏論晉襄一年三敵悉退處可見營霸之不易

晉文於是子矣

###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左傳

春秋詳說

卷三

文公六年

士

杜注卿其葬事文襄之制

汪氏曰鄭子太叔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稽之於經前此未有使卿送葬者雖桓文之霸止遣微者會葬蓋晉文昉爲霸令使大夫弔卿其葬事故叔孫婁葬平公季孫意如葬昭公馴致少姜以妾媵而諸侯使卿會葬矣

按卿送已過分時勢使然何氏謂書遂刺公不自行豈能常出鄰國會葬乎

### 葬晉襄公

左傳襄仲如晉葬晉襄公

杜注三月而奔速

汪氏曰趙盾患秦之送公子雍欲禦秦師故急於襄事也

###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射殺

左傳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鞠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與駟送其貉夷之蒐賈季戮與駟與駟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馬與駟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

春秋詳說

卷三

文公六年

主

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

杜注處父侵官宜爲國討故不言賈季殺射姑狐偃子賈季也

公羊傳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爲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其漏言奈何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眾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眾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

上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爲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春秋詳說

卷三

文公六年

三

范注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

胡傳公羊子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爲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易曰不出戶庭無咎何謂也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凡書殺者在上則稱君在下則稱民在眾則稱人在微則稱盜君與臣同殺則稱國今殺處父者射姑耳君獨以漏言故亦預殺焉所以爲後世戒也或以處父爲侵官非歟曰人君用人失當則其國必危凡立于朝者舉當諫君况身爲晉國之太傅邪若

以爲侵官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在位者當拱默自全陰聽人主之所爲至於顛危而不救則將焉用彼相乎率天下臣子爲持祿容身不忠之行以誤朝迷國者必此侵官之說夫

陸氏曰射姑專殺其惡易知晉侯漏言其責難見春秋之作明微也故以累上書之以戒天下之爲人君者也

張氏曰據左氏則若晉國之事一聽於陽處父者及考穀梁所謂君漏言則是易中軍乃處父密言於襄公公不能謹而輕漏之以致射姑之殺處父春秋所

春秋詳說

卷三

文公六年

四

以分其殺於君與大夫也

臨川吳氏曰是時襄公已卒而書國殺者若曰處父今日之死由襄公漏言之故實襄公殺之也家氏曰射姑以私怨殺一大夫其罪固當誅而處父以私意黨趙氏使盾由是爲政於晉擅廢立專刑賞其末流遂有弑君之事然則處父固當言言而以私乃其罪也使處父謂賈季不可舉晉國之賢人使居執政之位則善矣高氏曰先書晉殺處父繼書射姑出奔則實殺處父之罪自著矣

按書殺書奔罪有歸矣杜氏謂處父侵官宜爲國討  
狐射姑之殺豈國討乎 書法有上下文以見意者  
此類是也分罪於君不如專罪射姑 授意者射姑  
操刀者鞠居晉殺鞠居而射姑奔狄射姑爲狐偃之  
子功臣之裔有不便行討而故縱之奔歟

###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左傳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  
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  
民

杜注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閏非

春秋詳說

卷五

文公六年

五

常月故闕不告朔怠慢政事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  
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公羊傳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  
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是月非常月也猶者何  
通可以已也

何注不言公者內事可知

穀梁傳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爲不言  
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  
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猶之爲言可以已也

胡傳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不告朔則曷爲不言朔也因

月之虧盈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  
月占天時則以星授民事則以節候寒暑之至則以氣  
百官修其政於朝庶民服其事於野則主乎是焉耳矣  
閏不可廢乎曰迎日推測則有其數轉機觀衡則有其  
象歸奇於扚以象罔數也斗指兩辰之閒象也象數者  
天理也非人所能爲也故以定時成歲者唐虞也以詔  
王居門終月者周制也班告朔於邦國不以其爲附月  
之餘而弗之數也猶朝于廟者幸其不已之辭子貢欲  
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大全注史記黃帝紀迎日推策注策數也日月朔望

春秋詳說

卷五

文公六年

六

未來而推之天官書黃帝考正星厓起消息以正閏  
餘 書舜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蔡氏傳以璿璣  
璣所以象天體之轉運以玉爲管橫而設之所以窺  
璣而齊日月五星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 後漢書  
律厓志閏月無中氣而北斗斜指兩辰之閒所以異  
於他月也 周禮太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注十二  
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立堂左右之位唯閏月無所  
居故居于門 周禮注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  
下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而受行之  
汪氏曰不曰朔而曰月蓋朔者月之初吉而月則積



日而成也以閏月而不告則一月之政俱不舉聖人變文而書爲怠政而設也 有朔而無中者爲閏月月有晦朔則自然有閏無閏則失月行之數故曰主乎月而有閏也 閏雖無中而節氣在望厯置閏月則不失陰陽節氣之正也 周天共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一日一周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與天會爲一歲月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而與日會者十二爲一年大率三百六十日爲常數一歲多五日九百四十分

春秋詳說

卷三

文公六年

七

日之二百三十五分爲二十四氣是爲氣盈而晝夜長短節氣寒暑於是定焉一年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分爲十二月是爲朔虛而晦朔望望於是定焉積歲之有餘就年之不足而後有閏三年一閏尙餘三日有奇五年再閏則少五日有奇積十九年閏在十二月則氣朔分齊大率三十二月則有閏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若厯不置閏則弦望晦朔皆非其正晝夜平分不在春秋之中而寒暑反易矣故書云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周禮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

乃天地自然之理厯家因其自然而立積分之數以合之耳公羊謂閏月天無是月穀梁謂附月之餘日皆非是夫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晦朔交則爲一月月非有閏之名特以日月行天疾徐之不同而歲年盈縮之有異遂謂之閏天與日月之行自然有閏豈可謂天無是月哉月非有餘也又豈可謂附月之餘哉月之有閏則出乎天而月之名閏乃由於人故於文王在門爲閏禮稱天子閏月則聽朔于明堂闔門左扉立于其中王之謹乎閏月者如此而諸侯安可不告月哉考之經傳凡言閏月

春秋詳說

卷三

文公六年

大

多在歲終蓋是時厯法謬矣每置閏於歲終故左傳以閏三月爲非禮則無中者不謂之閏而名曰閏者非閏月矣秦之後九月實倣於此是宜當時之卿大夫以天無是月指爲厯家所置而導其君廢告朔之禮也說經者且曰天子不告朔尙何責昏庸之魯文也哉春秋書猶朝廟卽聖人愛禮存羊之意謂朔雖不告而朝廟不廢則告朔之禮猶有存者公穀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杜預亦云可止之辭大失春秋之意蓋聖人傷魯文之怠慢政事故特書不告月猶朝于廟若曰不如此而尙幸其如此將已而不遂已是知

其不可已而自不能已也與猶三望猶釋之義不同  
啖氏曰公穀言不告月爲是非也按經文言不告月  
明當告也

劉氏曰公羊以謂不告朔禮也猶朝于廟非禮也穀  
梁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  
不數也皆非也閏雖無常而政有常可得勿告乎  
杜氏曰春秋志文公廢告朔而猶朝廟是幸其禮  
不盡廢聖人愛禮之深意也

廬陵李氏曰僖五年傳曰公既視朔後此十六年公  
四不視朔皆同但告於廟則謂之告朔因以聽治此

春秋詳說

卷三

文公六年

五

月之政則謂之視朔 朱子曰古者天子常以季冬  
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  
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張氏所謂稟正朔也閏  
者所以定四時成歲天子以爲月而頒之爲諸侯而  
不奉以告是輕正朔而慢時令也公穀以爲附月之  
餘日又曰天子不以告朔此說已非而猶字之義諸  
傳皆以爲可止之辭大率皆譏其舍大政而謹小禮  
獨胡氏以爲幸其不已之辭其說本於蘇氏以我愛  
其禮證之則此義精矣

按汪氏之說詳盡深足發胡傳之意閏月宜告月而

七年

春公伐邾

左傳閒晉難也

杜注公因霸國有難而侵小

三月甲戌取須句

作胸

左傳寅文公子焉非禮也

杜注邾文公子叛在魯故公使爲守須句大夫也絕  
大暉之祀以與鄰國叛臣故曰非禮

春秋詳說

卷三

文公七年

三

公羊傳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內辭也使若他人然  
穀梁傳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  
之也

王氏箋義曰僖公反其君故不日文公絕其祀故謹  
而日之

汪氏曰僖公雖曰私其母家猶有崇明祀保小寡之  
義文公乘霸國之喪貪土地而舍逃遁其罪益甚矣  
劉氏曰公羊以爲內辭然僖公嘗伐邾取須句矣何  
以不爲內辭哉公羊之說非也穀梁以爲謹而日之  
設不日則聽其取乎穀梁之說亦非也

按僖公取須句反其君邾復滅之文公復伐邾取須句蓋以須句之君不能守其地而實邾文公之子使之抗邾也然非禮矣

### 遂城郛

左傳

杜注因伐邾師以城郛郛魯邑卞縣南有郛城備邾難

### 穀梁傳遂繼事也

汪氏曰文公以邾叛臣守須句之地又重勞民力城內邑以防邾師之至心有憐焉故畏鄰國之伐而不

春秋詳說

卷三

文公七年

三

知愈重其過也

按述氏謂備邾難遂字承上文而言也邾爲魯肘腋之患自此至十四年又有南鄙之伐城郛後得有數年之安

###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汪氏曰其弟禦殺世子而自立國人殺禦而立其少

子杵曰是爲昭公

高氏曰以國亂故不日不葬凡治則禮詳亂則禮略

### 宋人殺其大夫

左傳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

左師樂豫爲司馬鱗臯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况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公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卽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眾也且言非其罪也

杜注不稱殺者及死者名殺者眾死者無罪

春秋詳說

卷三

文公七年

三

公羊傳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穀梁傳稱人以殺誅有罪也

胡傳書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眾人擅殺之也大夫不名義繫於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也

陸氏曰非君意而殺之者眾不可書名特加人字以別之又明死者無罪

臨川吳氏曰穆襄之族率國人人眾非一人也故稱宋人死者不幸而遭亂兵非有可殺之罪故不書名汪氏曰宋昭方居諒陰而欲去羣公子以啓亂階致公族之悖逆而大夫受其咎明年復殺司馬而遂司

城經書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明年又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以見嗣君之無政先君在殯而國人作亂以戮其大夫踰年而掌兵之官見誅守國之官見逐皆書宋人而昭公之爲君可知矣曾未十年而有帥甸之弑經以大惡繫之宋人所以備責昭公不足爲宋人之君也

趙氏曰以三世內娶便云三世無大夫公羊之說不近人理若實殺有罪何以不書死者之名乎穀梁之說非也

按被殺者公孫固公孫鄭也殺之者穆襄之族乃國

春秋詳說

卷三

文公七年

三

人也非端殺此二人亂兵遇之加害爾胡傳謂國亂無政是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蔑公作昧奔上有以師字

左傳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曰抱太子以嘯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上畏偪乃皆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

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

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士會

春秋詳說

卷三

文公七年

三

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

杜注令狐晉地在河東

公羊傳晉先昧以師奔秦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此晉先昧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外也其外奈何以師外也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

穀梁傳不言出在外也輟戰而奔秦以是爲逃軍也胡傳按左氏襄公卒太子幼晉人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以師納之襄夫人曰抱太子

以嘯千廟曰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諸大夫畏逼乃背先蔑立靈公趙盾將中軍以禦秦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程氏以爲晉不謝秦秦納不正首罪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是晉人爲志乎是戰者也故書及其貶之如此者使後世臣子慎於廢立之際不可忽也治亂存亡繫國君之廢立事莫重於此矣而可以有誤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况置君而可以不定乎

張氏曰如左氏說則當書晉人敗秦師于令狐今書晉及秦戰又不言敗者交貶之也然二國之兵晉曲

春秋詳說

卷三

文公七年

三

尤甚故秦伯趙盾皆稱人而特以晉及且不書秦師之敗深罪晉人置君而不定也先蔑書奔使秦而逾公子雍罪之也

高氏曰先蔑以自令狐復如秦故不言出也

廬陵李氏曰秦晉之交兵又始於此十年有少梁北徵之師十二年有河曲之戰宣元年二年有侵崇之報伐左氏本末獨詳公穀以先蔑爲逃軍者蓋不知事實耳

按晉迎而後秦納卽事中變當以實告秦秦自退師乃趨利而先戰以敗秦故書及以罪晉也其勝不足

取故不書秦敗先蔑爲趙盾所賣令狐戰後不敢復歸故奔秦書先蔑奔秦罪在趙盾也公羊以蔑戰無功而奔似不知秦爲納雍而來亦不知有使蔑往迎雍事宜其書之無首尾也第思與秦戰而奔秦豈無故乎

### 狄侵我西鄙

左傳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鄆舒且讓之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張氏曰閒秦晉之爭也

春秋詳說

卷三

文公七年

三

襄陵許氏曰狄懲箕之敗四年閒一侵齊而未敢肆至是復侵魯侵齊侵宋侵衛晉襄既汲莫之忌矣按狄侵魯魯告晉但使人讓之而不能討以晉與狄相好故也

###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左傳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

杜注扈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

公羊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

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朕晉大夫使與公盟也

何注以目通指曰眈

穀梁傳其曰諸侯略之也

程傳文公怠情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書往會而隱其不及不序諸侯以見其不在故明年公子遂再往與晉盟也

胡傳諸侯會晉趙盾盟于扈爲晉侯立也趙盾內專廢置其君外強諸侯爲此盟其不名者見大夫之強也諸侯不序見公之不及於會也文公怠情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隱其不及罪公之不能自強於政治

春秋詳說

卷二十六

文公七年

三

魯自是日益衰矣

襄陵許氏曰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大夫而主盟諸侯自扈之會始也

趙氏曰諸侯不序公不得與之盟也而曰公會諸侯盟者言公附於載書也載書不可徒附與盟主之大夫敵焉也責公不早赴而自取其恥爾

陳氏曰諸侯何以不序晉始失霸也凡稱諸侯必前目而後凡也

臨川吳氏曰經書諸侯者皆前目後凡此年以前並無諸國之目若無左傳則不知其爲齊宋衛陳鄭許

曹七國之君不列敘諸國而但言諸侯以無盟主而大夫強合諸侯之君故略之也

汪氏曰經書大夫之盟不書名氏者三莊公九年書及齊大夫盟時襄公已弑桓公未入齊無君當國大夫自爲主而與莊公盟故大夫不書名氏此年趙盾初立靈公專執晉政強會八國之君而自主盟亦若晉無君然故趙盾亦不書名氏溴梁之會諸侯皆在而十一國之大夫自盟則諸國皆若無君矣故亦但書大夫盟扈之盟書晉大夫霸主失政也溴梁之盟書大夫諸侯皆失政矣

春秋詳說

卷二十六

文公七年

三

劉氏曰左氏云公後至不書所會非也按經公與盟矣何謂後會乎杜云公後會而及其盟此飾非之言會盟同地會所以爲盟也今及其盟不得云後會盟重會輕不當誦責其輕又已稱公會諸侯矣豈不及其會者乎公羊云諸侯不可使與公盟朕晉大夫使與公盟亦非也諸侯既與公盟矣又何公朕晉大夫乎

廬陵李氏曰文公之編三會于扈皆止書諸侯左氏以十五年盟扈書諸侯無能爲也十七年會扈書諸侯無功也是則總稱諸侯者皆罪諸侯也此總稱諸

侯爲公後至也諸侯皆在公獨後至故諱公罪而歸責於諸侯若言諸侯無功然所以辟公之不敏也趙子曰不書諸侯責公不早赴而自取其恥也胡氏從此公穀說雖小異亦可通於左氏若陳氏則以不序諸侯爲不繫之霸者之辭亦有見也

按此盟趙盾爲主以大夫敵諸侯故並書諸侯晉大夫罪盾之專也不書其名仿侯之例左傳云後至似未必然程胡皆從之則不序諸侯以魯不及會盟也而經直書會盟信傳不信經終屬可疑若謂不及會而但及盟會原爲盟盟矣豈不知諸侯之目乎

文公七年

三

公羊昧晉大夫使與公盟又似會諸侯一截晉大夫盟于扈一截文義割裂書法當不如是

### 冬徐伐莒

左傳

杜注不書將帥徐夷告辭略

高氏曰徐木戎也厥後自進於中國數與中國諸侯盟會僖十五年楚人伐徐齊桓爲之大合諸侯以救之爲其能去夷即華不侵犯中國故也今輒興兵而伐莒以中國無盟主是以敢爾故聖人復夷狄之按徐不書將帥不書人何暇書其將帥杜氏謂告辭略

非貶徐之本旨矣

### 公孫敖如莒涖盟

涖公穀作莅

左傳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婦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爲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大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爲仲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從之穀梁傳莅位也其曰位何也前定也其不日前定之盟

春秋詳說

奎三

文公七年

三

不日也

高氏曰莒爲徐所伐故來求援而請修洮之盟敖娶于莒故許其盟而請往涖之

臨川吳氏曰魯臣每欲娶婦必請於君行聘會之禮假公事以遂其私君之無政臣之無禮也况敖代弟逆名尤不正卒以淫奔禽獸之行也

按上書徐伐莒下書如莒涖盟被伐于徐而求盟于魯以結援于理爲近公孫敖爲弟迎婦而自娶涖盟非爲此事書公孫敖如莒涖盟見其假公濟私不勝其任也

附錄左傳芻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八年

春秋詳說

卷三

文公八年

三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夏四月

附錄左傳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左傳秋襄王崩

林注襄王崩子頃王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左傳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

報扈之盟也

杜注衡雍鄭地滎陽卷縣

林注以扈盟後至故盟衡雍以報之

高氏曰衡雍晉文公會諸侯朝王之處也夫天王崩諸侯不奔喪而盾遂皆國之正卿乃自相會盟于王畿之內惡莫大焉

張氏曰後漢河南卷縣有垣頤城古衡雍也與扈相近自晉文翟泉之盟付之諸大夫文公復以國事付之公子遂而不知一國之禮樂征伐皆自公子遂出此敬嬴所以得窺伺閒隙私事之以胚胎殺適立庶

春秋詳說

卷三

文公八年

三

之禍也

汪氏曰大夫之專盟始於此前此盟翟泉猶有信公在會也自是而有袁婁之盟鷄澤溴梁諸侯皆在而大夫自盟矣于宋于虢則晉楚大夫狎主齊盟而諸侯不復在矣其事自衡雍之盟始也况當是時仲遂已有無君之心而晉討文公之盟扈必要仲遂諒而而後信亦猶成公之沙隨不得見而季孫行父會晉卻驪盟于扈昭公弔少姜不見納而季孫宿如晉驪致乾侯之次晉不能修方伯之職而意如會荀躒于適慝矣三桓專魯六卿分晉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按是時政在大夫趙盾必欲與公子遂盟扈之盟公雖與非盾意也責其小過而再為此盟左傳以扈之盟來討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也左傳又云報扈之盟似是扈之盟趙盾為主請諸侯來會盟衛雍之盟公子遂為主請盾來會盟如此方可云報若因後至而贖罪可謂之報乎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雒戎公作伊雒戎

左傳遂會伊雒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

杜注諸戎雜居伊水雒水之間暴鄭地伊雒之戎將伐魯公子遂不及復君故專命與之盟

春秋詳說

卷五

文公八年

三

胡傳春秋記約而志詳其書公子遂盟趙盾及雒戎何辭之贅乎曰聖人謹華夷之辨所以明族類別內外也雒邑天地之中而戎醜居之亂華甚矣再稱公子各日其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別之者示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自東漢已來乃與戎雜處而不辨晉至於神州陸沈唐亦世有戎狄之亂許翰以為謀國者不知學春秋之過信矣

張氏曰盟盾未幾而遂會雒戎不以遂事言之所以別夷狄於中國以示辨內外之法也

高氏曰暴亦王畿之采地詩稱暴公是也雒戎雜處

于王畿之內而列國至於與之盟則其于中國甚矣大夫無遂事自壬午至乙酉四日之閒不能再出又非一事再見故兩稱公子遂以見晉戎同使又各舉其地以辨華夷之分也

廬陵李氏曰內大夫特盟外大夫二公子遂會晉趙盾盟衛雍季孫行父及晉卻鞮盟于扈是也此皆權臣專行之事而此為造端春秋於翟泉歷貶諸國大夫而此無譏焉蓋不勝譏矣

劉氏曰左氏云珍之也言遂權與戎盟得事之宜故衰稱公子非也若兩稱公子為衰公子遂如京師遂

春秋詳說

卷五

文公八年

三

如晉則貶矣彼不謂貶何耶

按雒戎之處於雒旁者直逼王畿由周衰不能驅除蔓延至此雒戎去魯甚遠何為欲伐魯恐只是見其勢盛與之盟好耳衛雍與暴兩盟只隔四日以是在國豫知有此盟而相繼為之若旋生事端豈四日可辦杜氏謂命與盟亦出臆度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公無而字

左傳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

杜注不言出受命而出自外行

公羊傳不至復者何不至復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

可使往則其言如京師何遂公意也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

穀梁傳不言所至未如也未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雖奔莒之爲信故謹而日之也

范注受命而出義無私留書如京師以顯命行于下不書所至以表不去之罪若其已行當如公子遂書

至黃乃復

胡傳按左氏公孫敖奔莒從己氏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寡欲者養心之要欲而不行可以爲難矣然欲生於

春秋詳說

卷三

文公八年

書

色而縱於淫色出於性目之所視有同美焉不可掩也淫出於氣不持其志則放僻趨蹶無不爲矣敖如京師其書不至而復者言敖無入使于周之意惟己氏之欲從也夫以志徇氣肆行淫欲而不能爲之帥至於棄其家國出奔而不顧此天下之大戒也春秋謹書其事於敖與何誅使後人爲鑒必持其志修望愆之方也

朱子曰文定云色出於性淫出於氣其說原於上蔡此殊分得不是大凡出於人身上道理固皆是性色固性也然不能節之以禮制之以義便是惡孟子云君子不謂性其語便無病 只不至而復便是大不

恭魯亦不再使人往皆罪也文定只貶他從己氏之過經文元不及此事

孫氏曰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以疾而還義猶不可况敖如京師不至而反乎文公不能誅使之自訟奔莒惡可見矣

張氏曰國君爲天子斬衰敖受命以赴天王之喪廢君命而徒返己爲不赦之罪况懷桑中之行而淫奔乎文公容其復而奔魯之無政刑也

汪氏曰敖以乙酉如京師而以丙戌奔則受命而不行可知矣豈惟無王實以無君文公既不加墜命之

春秋詳說

卷三

文公八年

書

譴於敖又不遣他卿如京師况天王之喪赴告及留已三越月仲遂盟戎近在王都之側若罔聞知徐徐遣敖方其弔事文具於不至而亟還以喪考妣之惑而忽然忘情不翅秦越亦不思僖公母子之喪王臣將命者至再而至三也經書乙酉公子遂會雒戎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非獨著敖之罪舉魯國君臣之罪皆不逃聖筆之誅矣

按敖如京師按上文乙酉日也而戌即奔莒出門方一日何以書不至書復又復者還家之辭在途奔莒何以先書復後書奔公敖皆謂無如京師之事只是

敖受命如京師而私奔莒耳不至而復四字終是可疑必有所返而後謂之復或至其家或返于途皆復也敖之復自京師途中返而奔莒耳若乙酉出門丙戌奔莒直謂之奔莒可也何復之有當是未至京師非全不往

各

左傳

杜注爲災故書

###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司城來奔

左傳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八因戴氏

春秋詳說

卷五

文公八年

毛

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叩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公羊傳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曷爲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穀梁傳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司城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也

胡傳初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以爲不可遂舍司馬以讓公子叩則叩昭公之黨欲專宋政而昭公因欲

以其弟叩自衛也夫司馬掌兵之官不選眾舉賢以素有威望爲國人所畏服者使居其任乃欲寵其私昵鮮有不亡者矣公子叩蕩意諸皆以官舉者見主兵者不能其官至於見殺守土者不能其官至於出奔而其君不免失身見弑之禍宜矣

亭堂胡氏曰列國大夫未有書官者宋卿何以書程氏云宋王者之後得有命官故獨書爾不備書者省辭也因公子叩蕩意諸不任二官之職華孫以逆族而主兵權所謂因事之變而書之亦猶魯之郊禘云爾宋人殺其大夫司馬非君命而眾人擅殺之也

春秋詳說

卷五

文公八年

毛

左氏謂襄夫人因戴氏之族殺叩襄夫人乃君祖母而書法若此者可以見婦人不當與政之意

家氏曰司馬司城皆國之柄臣穆襄之族連歲怙亂固昭公有以致之然爲司馬司城者當思所以防患之計乃置之弗戒至於乘釁再作司馬死而司城奔由昭公信任非人以私昵寵臣而在列位既不能慮患於平日復不能制變於臨時也

臨川吳氏曰戴氏之族非一人也見昭公無政而臣庶得以擅殺大夫也

石氏曰古者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言其一體相待

以成未有股肱虧而其體胖也前書宋人殺其大夫  
蓋言死者眾也此年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  
來奔蓋言官者殆盡也卿佐大夫君之所倚以立者  
也司馬司城國之所恃以安者也大夫既殺司城又  
奔枝葉皆落爪牙盡去君孰與處哉

啖氏曰左氏云司馬握節以死司城效節於府人皆  
貴之也蓋舊說言此二人不失節故誤謂節義爲符  
節也如孔父義形於色而誤爲女色爾公羊云宋三  
世無大夫按此見以官稱是有大夫曷云無乎

劉氏曰穀梁云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鄭氏解云謂

春秋詳說

卷三

文公八年

三

無人君之德非也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並尸  
三卿亦可謂無君德者曷爲不以官稱之

按左傳殺孔叔鍾離及印言大夫以該孔叔鍾離言  
司馬以指印必專言司馬者舉其重也司城來奔再  
言宋對魯之文且以別于殺者也 七年宋殺其大  
夫八年又殺其大夫司馬由昭公欲去羣公子啓蒙  
召亂至此宜其不終也

附錄左傳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  
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  
蒯得田于莒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

春秋詳說卷二十六終

春秋詳說

卷三

文公八年

四

春秋詳說卷二十七

牟陽冉觀祖輯撰

文公

九年

春毛伯來求金

王求此

左傳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

杜注求金以其葬事雖踰年而未葬故不稱王使

公羊傳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七

文公九年

一

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曰非也非王者則曷爲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

穀梁傳求車猶可求金甚矣

程傳家父致命以徵車故書使來求毛伯風魯以求金

故不云王使

胡傳毛伯天子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即位矣何以言未君古者諒陰三年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夫百官總己以聽則是冢宰獨專國政之時託於王命以號令天下夫豈不可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非特謹天下之通喪所以示後世大臣當國秉政不可擅權之法戒也跋扈之臣假仗主威脅制中外凡有所行動以詔書從事蓋未有以春秋此義折之耳

汪氏曰不稱使與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同求金固非當求而魯不供職貢罪亦見矣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七

文公九年

二

高氏曰公孫敖既不至京師魯遂不供天子之喪故毛伯於是來求金也冢宰秉國之均豈可以用度之闕而下求於諸侯乎

陳氏曰自是魯雖不修貢周無求矣周室益衰而頃王之崩葬不見於經

按不當求而求書以示貶責魯不供職是副意

夫人姜氏如齊

臨川吳氏曰出姜當是齊昭公女蓋有所不安而歸寧以愬於父母云耳趙氏以爲無父母蓋謂歸寧合禮者經不書故疑其非昭公女也

汪氏曰齊昭公乃桓公之子桓公之卒距文公之立已十有八年則出姜爲昭公之女無疑矣

按公羊謂齊父母之喪其父母謂大夫之家不可信

###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穀梁傳京大也師眾也言周必以眾與大言之也

### 辛丑葬襄王

左傳莊叔如周葬襄王

公羊傳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

穀梁傳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七

文公九年

三

也志葬危不得葬也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

汪氏曰譏魯君不親會葬義見隱三年春秋書葬天王者五惟襄王景王之葬使卿往會然視襄王之於成風合廟而又會葬則得臣之遣不足以答天子之寵光矣

王氏曰此雖非禮猶爲可道若夫以微者往會而不登於策不弔不葬而見略於經則又甚矣

劉氏曰上云得臣如京師卽會葬之人矣何謂不葬乎穀梁之說非也

按責魯不親會大義固當如此其實是因得臣而乃

書葬也 劉氏駁穀梁之說未甚分曉

###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左傳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

按左傳使賊殺先克承箕鄭父先都等作亂之文杜氏謂箕鄭等所使謂之等則先都士穀梁益耳刪得在其中矣故晉殺先都梁益耳三月又殺箕鄭父士穀梁得梁刪不書以其微也

###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穀梁傳卑以尊致病文公也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七

文公九年

四

胡傳夫人與君敵體同主宗廟之事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則書于策然適他國者或曰享或曰會或曰如眾矣未有致之者則其行非禮以不致見其罪也出姜如齊以寧父母於禮得行矣其致者非特以告廟書耳夫人初歸豈其不告爲文公越禮故削而不書示誅意之法矣今此書至者又以見小君之重也夫承祭祀以爲宗廟主一國之母儀而可以搖動乎出姜至是蓋不安於魯故至而特書以示防微杜漸之意其爲世慮深矣

劉氏曰夫人曷爲或致或不致出入以禮則可以致出入不以禮則不可以致此其爲有禮奈何父母在

而歸寧也 穀梁云卑以尊至病文公也按反而告廟是得禮也何謂病公平

孫氏曰夫人行不至此至者孔子傷文姜之亂出姜又不安魯終以子弑而去十八年歸于齊是也

家氏曰姜氏始歸于魯不氏不書夫人至貶也今歸寧于齊書夫人姜氏如齊書夫人姜氏至自齊始正其夫人之體既貶之於前復正之於後皆所以垂法也夫人與國君麗體其出其至皆書辨上下之分示眾妾不與夫人等因歸寧而見義非爲歸寧而得書也文公無正家之法強臣僭妾比而爲姦庶子奪嫡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七

文公九年

五

有萌而不悟春秋特書以正之

永嘉呂氏曰錄叔姬之歸紀者爲歸于鄆起也錄夫人姜氏之至者爲歸于齊起也是聖人之微意也

臨川吳氏曰婦人無外事禮合歸寧不得已而出亦以其得至國爲喜也未至以前詎敢以爲安乎彼非禮而行者固矣恤其危哉故不書至也

按書如齊書至自齊歸寧常事似不應如此鄭重書之必有故也孫呂二氏皆從歸于齊立論甚有見蓋出姜不終于魯故於其往反備書之

###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左傳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

杜注梁益耳蒯得不書皆非卿

穀梁傳稱人以殺誅有罪也鄭父累也

胡傳殺先都士穀國也其稱人以殺者國亂無政眾人擅殺之稱也何以知其非討賊之辭書殺其大夫則知之矣三大夫皆強家也求專晉不得挾私怨以作亂而使賊殺其中軍佐則固有罪矣曷爲不去其官當是時晉靈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則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末減乎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而政不自人主出也故不稱國討不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七

文公九年

六

去其官而箕鄭父書及示後世司賞罰者必本忠恕無有黨偏之意其義精矣

臨川吳氏曰襄公於夷之蒐將登箕鄭父先都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以先克之言而止故先都等陰使賊殺先克時趙盾秉政先克其佐也惡先都等使賊殺其佐不明正先都士穀箕鄭父之罪而使羣下殺之故書眾殺而不書國殺

王氏箋義曰晉自趙盾代士穀當國諸大夫不平之至是謀亂大夫死者五人向使晉從其君之命士穀將中軍箕鄭父之徒各登其職則此亂無由而作矣

故春秋原晉亂之本由趙盾之代爲中軍帥也既書殺先都又書殺士穀箕鄭父蓋箕鄭之死由士穀之失職士穀之死由趙盾之代其位也然士穀之徒以失職而謀作亂其罪大矣時晉侯年幼政在宣子故皆不以累上書之而稱人以殺也

高郵孫氏曰殺大夫言及者三蓋皆累而及之者也穀梁云鄭父累也非也乃是士穀累鄭父也

按士穀及箕鄭父士穀貴也其實同謀作亂連殺先都士穀箕鄭父梁益耳削得而不附趙氏者盡除矣其後趙氏專晉而有弑逆之禍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七

文公九年

七

###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傳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虓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杜注陳師狼淵爲伐鄭援也潁川潁陰縣西有狼陂

楚子師于狼淵不親伐

胡傳按左氏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則是貪得無故憑陵諸夏之兵也故楚子親將貶而稱人晉宋衛則趙盾華孔

皆國卿也何以貶而稱人救而不及楚師欲以懲不恪也晉主夏盟不在諸侯以啓戎心誰之過乎故書救而稱人以罪趙盾之不能折衝消患爲夷狄之所窺也

陳氏曰大夫貶而稱人晉遂不競而楚莊伯也

蜀杜氏曰獨出公子遂之名者俾後世之稱人皆大夫矣諸國稱人亦所以人公子遂也

張氏曰楚自城濮以來不得志於中國其君臣之心實未嘗一日忘也趙盾爲政欲攘楚而大莩中夏正當力攘其始以振中國之威乃視爲常役而緩不及事師及鄭而楚已囚鄭公子而去豈拯焚溺之舉哉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七

文公九年

八

楚子聞宋殺申無畏也投袂而起屢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夷狄之敢於猾夏如此而趙盾乃失攘夷之機春秋所以貶之也廬陵李氏曰中國之救鄭凡四齊桓救於莊之二十八年晉景救於成之六年七年及此年之救皆以楚故也楚自城濮以來十五年不敢窺中國者以文襄之烈尚存也今狼淵之師正其嘗試中國之時而趙盾不能防微杜漸故使之得志於鄭得志於陳明年而有厥貉之次矣陳氏云晉遂不競而楚莊伯也春秋重貶之志楚莊伯事之權輿歟



按鄭及楚平而諸國方救緩不及事也趙盾實不欲與楚遇故書人以貶伐之暴救之緩交譏之楚稱人自是貶辭杜氏謂不親伐非也師于狼淵去鄭幾何

### 夏秋侵齊

張氏曰楚得志去而狄交侵矣故書以病晉也高氏曰晉宗諸侯而兵不禦楚齊僅自保而力不支狄夫狄不侵齊五年矣今復肆其強則桓文之緒可謂衰矣按狄數侵晉皆無救視爲常事不措意也

###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七

文公九年

九

附錄左傳夏楚侵陳克靈丘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茂陳懼乃及楚平

### 秋八月曹伯襄卒

左傳

林注襄公卒子文公壽立

### 九月癸酉地震

公羊傳地震者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日之也

任氏曰前此百餘年未有書地震者而自此至哀公書地震者五地道以靜爲體以順爲正安以承天者

也逆其常理而不得節焉則震而不安其所承矣於此見諸侯變而不承天子大夫變而不承諸侯夷狄變而不承中國之象也

王氏曰春秋五書地震惟於文襄昭哀見之皆陽微陰盛君弱臣強之所致文公怠情政在大夫襄公外役於強楚內脅於強臣至反國而不敢入若昭哀則遂失國矣

廬陵李氏曰周語伯陽父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蒸於是乎地震孔晁曰陽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

###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七

文公九年

十

升以至於地動

張氏曰陰盛陽微之異也胡氏獨闕此條解不知通何例

按地震之變伯陽父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蒸二語盡之非地動也陽氣鬱於下欲出不能於是湧地而動然所以陽鬱不能出者以陰蔽之也

### 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穀作荻楚君臣始並見經

左傳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公羊傳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

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

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荻何也以其來我喪之也

胡傳楚僭稱王春秋之始獨以號舉夷狄之中間來聘改而書人漸進之矣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遂與諸侯比者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所謂謹華夷之辨內諸夏而外四夷義安在乎曰吳楚聖賢之後見周之弱王靈不及僭擬名號此乃夏而變於夷者也聖人重絕之夫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嚴於立法故僭號稱王則深加貶黜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義恕以宅心故內雖不使與中國同外亦不使與夷狄等思善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七

文公九年

十一

悔過向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慎用刑重絕人之意也噫春秋之所以爲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乎

汪氏曰吳大王長子大伯之後武王封之楚顓頊高

陽之後陸終少子季連之苗裔成王封熊繹於楚

薛氏曰書楚子之使椒何無賢方伯荆蠻稍知用夏

駸駸乎列大國之上

張氏曰伐鄭而聘魯亦遠交近攻之意也

汪氏曰熊揮商臣負覆載不容之惡而春秋予其慕義蓋錄其一節之善所謂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或謂春秋書荆楚來聘始書人又書君臣繼書大夫之

名氏非漸進之也實以著其寢強耳今考莊二十三

年荆人來聘之先敗蔡虜蔡侯入蔡伐鄭來聘之後終莊公之世僅一伐鄭椒聘之先滅江翦中國之與國滅六勦聖賢之裔胄伐鄭與之平椒聘之後雖次厥貉而伐麇圍巢終文公之世其患未及於中國則非因來聘而寢強矣然則經書人書君大夫亦與其能以禮義日逼於中華而進之耳遠罷之聘則魯既朝楚楚遂報聘全用中國諸侯之禮然書名書氏則自嬰齊會蜀而已然矣

按楚穆弑君父而自立越椒之使執幣傲楚君臣俱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七

文公九年

十二

無可取春秋何故予之蓋以禮來則以禮書與人爲善之意也此後皆書楚子只屬常稱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左傳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

杜注衣服曰襚秦辟陋故不稱使秦慕諸夏欲通敬於魯

公羊傳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曷爲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

穀梁傳秦人弗夫人之也卽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程傳過時始至故云來歸雖子母先君後夫人體當然也書秦人不云君使以失禮夷之也言其尙夷也蓋嫡妾之亂自茲而始

胡傳秦人歸穉而曰僖公成風者非兼穉也亦猶平王來賙仲子而謂之惠公仲子爾仲子惠公之妾也然則風氏亦莊公之妾曷不書曰來歸莊公成風之穉乎曰寵愛仲子以妾爲妻者惠公也故書惠公仲子所以正後世之爲人夫者當明夫道不可亂嫡妾之分以卑其身尊崇風氏立爲夫人者僖公也故書僖公成風所以正後世之爲人子者當明子道不可行僭亂之禮以賤

春秋傳說

卷二十七

文公九年

三

其父望人垂戒之義明矣

朱子曰惠公仲子想是惠公之妾僖公成風卻僖公之母不可一例論不必如孫明復之說

張氏曰是時秦楚交病中國秦欲伐晉而歸穉於魯猶楚欲圖北方而來聘也

廬陵李氏曰秦稱人而不稱使書法與荆人來聘同高氏曰秦晉方不睦而魯數與晉通故秦人歸穉以觀魯之情也夫穉所以送死者成風薨已四年其葬久矣而秦方以穉爲名魯不能以非禮卻之將焉用之乎是以不君不大夫不使皆狄之也狄之者未能

用周禮也

趙氏曰按春秋之作以爲經世大訓故一字之義勸戒存焉但以無忘舊好則書非聖人之意也左氏之說非也

啖氏曰按僖公成風與惠公仲子何殊傳謂兩人誤也若實穉兩人豈以子居母上乎公羊之說非也高郵孫氏曰成風以妾母僭稱夫人書薨書葬皆用夫人之禮於是秦人歸穉聖人正其法曰僖公成風猶曰成風之所以爲夫人以僖公之失禮也穀梁云卽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夫天王合盟會葬皆備夫

卷二十七

文公九年

四

人之禮秦人豈能弗夫人而以妾母爲辭乎秦欲與魯通好不應殺其禮

按秦人歸穉太緩意在規魯耳書以示貶胡文定以僖公成風專爲成風言先儒多從之但僖公薨亦未久何遺僖公而專穉成風豈五年者可穉而九年者不可穉耶程子雖子母先君後夫人體當然似是繁成風于僖公故胡文定專主成風說又據隱元年宰咺歸賙下汪氏云程氏以爲惠公之仲子僖公之成風胡氏因之其義最精較此處尤明也朱子云不必如孫明復之說語類附載孫明復云文九年

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與此不稱夫人義同譏其不及事而又兼之貶也蓋明復謂兩處同而朱子意謂兩處不同不知如何公羊謂兼之非禮今以胡傳作專爲成風則公羊不可從設梁秦人弗夫人尤不成話說弗以爲夫人何故襚之

葬其公

十年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汪氏曰哀伯之孫文仲也其子許嗣爲大夫是爲宣叔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七

文公十年

五

張氏曰文仲魯之名大夫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自莊公末已與聞國政而四十餘年間魯政多疵文公尤甚

按臧文仲魯之名大夫而政權不在手孔子責備賢者故有居蔡竊位之論然終不可混其長也春秋書日書卒蓋予之

夏秦伐晉

左傳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胡傳說者謂秦伐晉以戎狄書蓋闕文者據左氏少梁北徵之師兩國相攻無他得失言之也然晉取少梁事

不經見固未可據秦以狄書者程氏以謂晉舍適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矣秦不顧義理是非惟以報復爲事則夷狄之道也以此狄秦義固然矣或者猶有深許晉人悔過能改終不遂非之意故重貶秦伯以見乎

高郵孫氏曰以其易世相讎交攻不已故不稱其人但曰秦者狄之也

陳氏曰歸成風之襚使術來聘秦習於禮矣其狄之何楚之伯秦之力也自滅庸以後秦爲楚役自晉主諸夏之盟舍秦無加兵於晉者也會于夷儀之歲秦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七

文公十年

六

晉成而不結又明年盟于宋而南北之勢成楚子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是戰國之萌也於次國風退秦於魏唐之後於序書繫秦於周末於作春秋由韓原之後秦師無君大夫皆夫子所以深致意於秦也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於是狄秦夏之變於夷秦人爲之也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年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

按左氏謂晉伐秦取少梁以爲秦伐晉之由如晉果伐秦豈得不書胡文定謂事不經見未可據是也書法自是罪秦然報復不已相習爲常亦無足深責

楚殺其大夫宜申

左傳初楚范巫齋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沿漢沂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爲工尹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胡傳接左氏宜申與仲歸謀弑穆王而誅則是討弑君之賊也曷爲稱國以殺又書其官而不曰楚人殺宜申乎曰穆王者即楚世子商臣也而春秋之義微矣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七

文公十年

七

臨川吳氏曰商臣弑君父天地所不容宜申爲工尹不能與同列共謀討賊乃北面事之越十年君臣之分已定而乃謀弑其義不足稱也然其謀不遂而身見戮聖人不以其當受無將之誅而以國殺大夫爲文其意深矣

按宜申謀弑穆王事不克遂而被殺于穆王書楚殺其大夫宜申是予之之辭十年而謀始洩見其事之難而念之不釋也不可以事商臣懷二心責之楚穆弑君自立竟無一人言者得子西此舉事雖無成見天理之未絕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

茅堂胡氏曰書文公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猶言有雨亦可無雨亦可

汪氏曰正月之上不繫王者蓋每歲之首必書王所以著一歲十二月皆承天子之正朔故此年及十三年總書不雨但紀月數而已非若歲首正月之比也聖人書法自有微意游夏不能贊一辭謂此類也或者猶以桓公之正月不書王爲闕文豈未深考耶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七

文公十年

六

及蘇子盟于女栗

左傳頃王立故也

按書以記旱總書之見不在君意也穀梁說好何注謂公子遂所招專言徵應誤

杜注蘇子周卿士王新立故與魯盟親諸侯僖十年

蘇子奔衛今復見蓋王復之女栗地名缺

趙氏曰公及之也不書公諱獨與天子大夫盟

家氏曰頃王即位諸侯莫有朝京師者王命蘇子盟魯文公儻知事君之道辭不敢盟躬親於京師而請職事焉可也今及蘇子盟不恭甚矣春秋雖爲魯諱

而貶魯之意深矣或疑蘇子外交夫蘇子乃流離困  
頓之人何有於外此實王使之盟耳

陸氏曰畿內諸侯皆曰子般制已然箕子微子是也  
周因之王臣稱子皆畿內諸侯也蘇子劉子單子尹  
子是也

按此當是公盟削不言公見盟之非禮也王新立不  
朝盟何爲哉

### 冬狄侵宋

高氏曰狄侵諸大國獨宋末爾自宋亂之後狄既侵  
之楚次厥貉又將來伐則國幾亡矣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七

文公十年

五

###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厥公作屈

左傳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  
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  
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  
孟諸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  
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  
畏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  
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  
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厥貉之會  
麋子逃歸

胡傳楚滅江六平陳與鄭於是乎爲伐宋之舉次于厥  
貉凡伐而次者其次爲善次而伐者其次爲貶齊師次  
陘修文告以威敵善之也故上書伐楚以著其美楚次  
厥貉藏禍心以憑夏貶之也故下書伐麋以著其罪當  
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書蔡侯何哉鄭失三大夫侯  
救而不及陳獲公子茂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  
者非所欲也蔡無四境之虞則是得已不已志有從夷  
狄矣故削三國書蔡侯見其棄諸夏之惡也

高氏曰楚子者弑父與君之賊將求諸侯恐諸侯疑  
貳欲前而未敢而中國諸侯如宋陳鄭之君乃皆俛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七

文公十年

五

首而聽命焉聖人於此不從諸侯會盟之例特書曰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次者遲疑不前之意著楚子包  
藏禍心欲憑陵諸夏而未敢遽前也惟蔡侯首附夷  
狄故表而出之以均其罪厥後諸侯知中國之不可  
棄復同盟于新城非若蔡侯之堅服楚也則此獨書  
蔡侯其旨深矣

蜀杜氏曰春秋之文先諸夏而後夷狄此序楚子於  
蔡侯之上者蔡爲中國諸侯與楚比周欲同力伐宋  
故序於楚下以疾其受制於楚所以示譏也既譏之  
又書其爵者斥言蔡侯以罪其人也既言蔡侯則不

可言楚人矣

高郵孫氏曰厥貉之次遂稱楚子而明年伐麋又以爵書自是與中國等夷狄益強而中國之衰益甚矣陳氏曰外會未有言次者此其言次何以楚之圖伯而未集也晉雖不競君大夫數會而不序春秋重絕晉也會于息宋陳鄭嘗從楚矣已而為新城之盟則楚子猶未得志於宋陳鄭也於是息會不書書及蔡次厥貉用見楚之未得志於諸侯也

按其事當是蔡同來陳鄭後會故但書楚子蔡侯聲言伐宋宋服即已麋子逃歸遂伐麋兵無定指只

春秋左傳

卷二十七

文公十年

三

是圖伯為耀武之舉耳

十有一年

春楚子伐麋

麋公作圍楚始書君將

左傳春楚子伐麋成大心敗麋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麋至于錫穴

杜注麋小國近楚鄭氏曰在均州鄖鄉縣

高氏曰自會蜀之後雖其大夫帥師亦書名氏一同中國蓋聖人悼中國無盟主故不以夷狄待之也

張氏曰楚侵伐書子益強盛也

按伐麋并有宿謀因逃而伐總以見楚之橫行兵不

加於宋即加於麋也

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

公穀無仲字筐公穀作匡此大夫特相會之始

左傳叔仲惠伯會晉卻缺于承筐謀諸侯之從於楚者

杜注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惠伯叔牙孫承筐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

汪氏曰晉欲謀貳國而使次卿為會魯亦不遣執政而使惠伯往其謀之不遠而不足以卻遠人方張之勢也審矣然新城之盟宋陳鄭皆同則人心之天理未泯而承筐之會猶愈於歸父于宋之會也

王氏曰此會謀諸侯之從楚未為非義然大夫交為

春秋左傳

卷二十七

文公十一年

三

會禮以謀國事諸侯之政大夫擅之矣

廬陵李氏曰內大夫特會外大夫五會卻缺承筐高固無婁荀首于穀士句于柯荀躒適歷是也此為大夫特相會之始胡氏於此無傳而特發傳於無婁之下不知其意若何得非以此為伯令而所謀亦出於公歟

按承筐之會晉謀諸侯之從楚者何獨魯彭生會之或不盟隨至即會不待眾集歟

秋曹伯來朝

左傳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公子遂如宋

左傳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廬陵李氏曰魯聘宋者八始於此年

按修宋好挾二事以行賀楚無害復蕩意諸皆善意也

狄侵齊

高氏曰十餘年之間狄四侵齊非特齊之不競亦狄之強盛也狄之強如此乃所以大鹹之功也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七

文公十一年

三

左傳鄭瞞侵齊遂伐我公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繇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驅乘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擣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彤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驅乘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彤班使食其征謂之彤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鄭瞞由是遂亡

杜注鄭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鹹魯地

公羊傳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其言敗何大之也其日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

殺梁傳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一人而曰敗何也以眾焉言之也傳曰長狄也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然則何爲不言獲也曰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爲內諱也其之齊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七

文公十一年

三

者王子成父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胡傳左氏稱此長狄也而劉敞以爲非夫春秋正名之書其稱狄也或曰狄或曰白狄或曰赤狄其稱戎也或曰戎或曰山戎或曰姜戎或曰陸渾之戎不別其種類書之于策後亦無所考矣

劉氏曰經無長字安知其是長狄哉赤狄白狄山戎姜戎陸渾戎春秋書之未嘗略何至於長狄而獨不書哉不言帥師者將尊師少爾有何可疑哉高郵孫氏曰或者長狄爲將其幹軀有以異於人故三傳因之以生此語耶



家氏曰七年狄侵我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讓鄆舒而狄之侵暴自若也至是鄆瞞侵齊遂伐我得臣敗之于鹹獲長狄僑如春秋書以嘉之

高氏曰春秋書敗狄者四皆不書戰不與狄之抗中國也狄敗不曰師賤之也

趙氏曰穀梁云以眾焉言之也若如所說當云敗長狄于鹹今直云狄則舉狄軍總敗耳又云不言獲為內諱也按不言獲賤夷狄之師爾無他義

按侵齊伐魯師出無名只所至搶掠耳得臣敗之魯人收功為可嘉公羊謂大之是也 僑如兄弟狄中

之長者非一種皆長也長者死則眾皆敗穀梁敗一人之說非所云身橫九畝亦太過 僑如兄弟不知禮義又乏才能如獸之奔突自罹陷阱兄弟皆死長亦何益哉王莽用巨無霸亦無功蓋長狄之類 觀此經但書狄而實為長狄晉敗狄獲赤狄子狄非一種可知

附錄左傳邾太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

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邾公作盛

左傳邾伯卒邾人立君太子以夫鍾邾邾來奔公以諸

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邾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公羊傳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

孫氏曰諸侯失地皆名此不名者非自失國也莊八年邾降于齊師自是入齊為附庸此又來奔為齊所偏爾故不名也

王氏曰不名者惡齊之暴怨邾之罪也

趙氏曰諸侯嗣位未踰年稱子豈有君父病而不視死而不喪身未即位以邑出奔而稱邾伯且鄭忽曹羈莒展皆已即位及其出奔猶但稱名况未嗣位乎左氏之說非也失地之君例書名若以兄弟之國不

名曹伯陽衛侯衍何以書乎公羊之說亦非也劉氏曰意者先邾伯以去年卒太子即位而不能自安遂出奔以其即位日淺或謂之太子而左氏誤以為太子出奔也且魯但以諸侯逆之便謂之邾伯春秋又沒其專土叛君之罪反謂之諸侯則何以言不登叛人哉

按左氏記邾事不近理故孫氏王氏皆以為邾伯畏齊偏而來奔所謂信經不信傳也 諸家駁左氏之誤俱明快獨常山劉氏似從左氏雜諸說中未見分曉

杞伯來朝

左傳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

杜注復稱伯舍夷禮

穀梁傳

范注僖二十七年稱子今稱伯蓋時王所進

按范氏因文異而爲之說杞弱甚恐時王無進其爵之事杜氏謂舍夷禮亦未明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左傳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七

文公十二年

壬

公羊傳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

穀梁傳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

啖氏曰左氏云杞桓公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

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按此傳大誤當在成八年誤置此爾

汪氏曰二傳以書子爲同母妹然十四年再書子叔

姬苟皆同母不當同字矣

廬陵李氏曰子叔姬左氏以爲已嫁于杞而遭出公穀皆以爲許嫁蓋適人則必繫國此無所繫左氏非也其稱子者文公女所以別於先君之子也公穀以爲姊妹者非陳氏云已許嫁于杞杞伯來朝請絕叔姬復求其次此說通

按李氏說較明可從但絕叔姬之故無可考愚意叔姬有痼疾不可以昏請其姊以昏而叔姬亦旋卒也姊不宜書故不再見

夏楚人圍巢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七

文公十二年

壬

左傳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羣舒叛楚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

杜注巢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

高氏曰書稱巢伯來朝則巢之建國久矣楚遂取之爲屬邑後爲吳所滅

王氏曰王道之行小國各安其職而貢獻于天子及其衰也小國困於強暴不得保其社稷者多矣書者惡楚之不仁而小國之無所庇賴也

按圍巢稱人貶辭也巢伯來朝見書序

秋滕子來朝

左傳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汪氏曰曹文杞桓滕昭相繼來朝傳皆謂公卽位而始朝以文公之昏庸怠惰而儒書秉禮之舊周公禽父之澤猶爲諸侯之所尊敬文公乃不思述職之有闕已越再朝之期而不修往覲之禮於京師何謬之甚哉

按來朝是常事因受朝而責不朝王是推論

秦伯使術來聘

術公作遂

左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七

文公十二年

左

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微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公羊傳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爲能變也其爲能變奈何惟談善諍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

高氏曰前此來歸僖公成風之薨蓋將來聘而以此

先之也

陳氏曰自戰韓而後秦伯稱人此稱秦伯者以其能聘也

汪氏曰術不稱氏文定謂與楚子使椒一例荆楚蠻夷之國秦介戎狄之間其禮未同於中夏故略之今考歸祕稱秦人而此年來聘稱君大夫是亦漸進之矣公羊以謂賢繆公而不知遣術乃康公也

陸氏曰公羊云秦無大夫按已前秦未嘗使大夫來故不書爾

按使術來聘書秦伯予之也與楚子使椒來聘同蓋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七

文公十二年

左

以禮來則以禮書春秋之稱物平施如此若其來聘之意姑不必問矣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左傳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史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

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裏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憊也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杜注不書敗績交綏而退不大崩也河曲在河東蒲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七

文公十二年

三

坂縣南 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退軍爲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至爭而兩退故曰交綏

公羊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曷爲以水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

穀梁傳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

程傳凡戰皆以主人及客秦曲故不云晉及

胡傳秦伯親將晉上卿趙盾禦之其稱人何爲令狐之役故也秦納不正遂非積忿晉不謝秦潛師禦之是以暴兵連禍至此極也凡戰皆以主人及客者處己之道

寡怨之方王者之事其不書晉及何也前年秦師來伐晉不言戰者晉已服矣故狄秦而免晉今又爲此役則秦曲甚矣故不以晉爲主惟動大眾從秦師不奉辭令以止之也故貶而稱人此輕重之權衡也

張氏曰秦晉鬪兵殘民其罪甚矣故秦伯趙盾皆以人書貶也

廬陵李氏曰此條不言及無曲直之辭不言敗無勝負之辭

趙氏曰據經書日月書地則是一戰爾何得云數哉穀梁之說非也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七

文公十二年

三

劉氏曰公羊云曷爲以水地河千里一曲非也河曲者亦地名爾若干里一曲悉可名之是三河之間無他地名直曰河曲而已

按十年秦伐晉至此又伐自是秦多事秦君晉卿並稱人貶秦伯甚矣此戰無功罪在趙穿 穀梁傳云秦晉戰亟非指此一戰趙氏駁之未是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郛

郛公作運

左傳書時也

杜注郛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員即郛也以其遠徧外國故帥師城之

穀梁傳稱帥師言有難也

孫氏曰帥師而城畏莒故也

張氏曰鄆魯之東鄆莒魯爭鄆始於此前此莒未嘗與魯有爭且未嘗有事于鄆今行父帥師城二邑以起爭端魯自此與莒有仇由鄆始

廬陵李氏曰成九年楚公子嬰齊伐莒入鄆襄十二年季孫宿救莒遂入鄆至昭元年取鄆其秋叔弓驅鄆田莒人怨晉者卽此至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鄆以居公二十九年鄆潰此一鄆之始終也其成四年城鄆乃西鄆也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七

文公十二年

三

永嘉呂氏曰前此莒人請盟公孫敖如莒蒞盟則莒魯未始有怨也今城二邑而懼莒之難者以公孫敖之在焉故也

宋氏曰城一邑已爲勞民今一朝城二邑其勞民爲甚書城諸及鄆貶也春秋之法城非其時貶城非其制貶興兵以城尤在所貶帥師而城者三襄十五年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郕哀三年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與此皆譏也

按城二邑本以防莒防莒本以敖之在莒其事當是如此恐莒人來爭故帥師備書所以示譏

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左傳

林注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

附錄左傳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七

文公十三年

三

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

邾子貜卒

左傳邾文公人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

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林注文公卒子定公獲且立

按邾文遷國以民不以己其言曰命在養民宜其有知命之稱也不遷能無卒乎

###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茅堂胡氏曰春秋書僖公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全與文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七

文公十三年

三

文意不同

唐陳氏曰凡旱爲災多繫于夏竟夏不雨則爲災如傳三年書六月雨則旱不竟夏不爲災斯書正月不雨至秋七月夏在中爲災可知苟亦曰夏大旱則嫌連春秋不雨苟備書三時不雨更曰大旱則文繁矣按二年十三年並書不雨文公之世民難堪矣

### 世室屋壞

世左穀作大

左傳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

公羊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

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太廟于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牛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爲盛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修也

何注不月者象上月

穀梁傳大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修也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禮宗廟之事君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七

文公十三年

三

親割夫人親眷敬之至也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

程傳觀春秋中文公事宗廟最爲不謹遂有世室屋壞之變天人之際可不畏哉

胡傳世室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書世室屋壞譏久不修也何以知久乎自正月不雨則無壞道也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凡此皆志文公怠慢不謹事宗廟以致魯公衰削之由垂戒切矣

高氏曰世室者人君所常有事焉者也公每月朝之

有司又當以時勸聖之豈有將壞而不知者且又無淫雨之災而其屋自壞則其不知省也久矣

或問旱乾水溢一切工作自宜報罷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猶言大室屋壞如何茅堂胡氏曰居處猶欲完葺况宗廟乎此與莊公三築臺不雨築鄆大無麥禾不同大室既壞必須便修而春秋不書意可知矣世室始封之祖廟新宮成公之禰宮御廩桑盛之所藏皆當務也時不亟則譏緩制不備則譏略故更造而不書者雖用民力不可已也

臨川吳氏曰世室伯禽之廟也周公封於魯留相王

春秋詩說

卷二十七

文公十三年

妻

朝而不適魯使伯禽就封周公雖不適魯然實爲魯之始祖故魯之大廟祀周公百世不毀伯禽雖代受封然上有周公爲之父則不得爲始祖其廟爲昭之第一室親盡則毀諸侯之禮惟大廟不毀二昭二穆皆四世而遞遷周天子也周之王業自文武始故后稷居大廟文武廟謂之世室與大廟皆百世不毀此天子之禮非諸侯所得僭也成王賜魯重祭俾大廟得以天子之禮祀周公魯人以伯禽爲始受封之君欲不毀其廟故以其廟爲世室如周之文武以尊伯禽僭也文公怠慢久不修廟遂至屋壞聖人書之因

見魯世室之非禮也世大二字通用故左穀誤世爲大穀梁謂大室猶世室以爲伯禽廟字雖誤而義與公羊同杜氏以爲太廟之室諸儒多從之夫廟制中央一室謂之大室書洛誥記成王祭文王武王而曰王入大室裸彼文武廟亦有大室非太廟之室也且不早修廟以致屋壞謂一廟之屋盡壞也若果太廟屋壞當書太廟今書大室豈太廟之中前堂後寢左右夾室東西二廂皆不壞而惟中間一室獨壞也於義有不通矣

汪氏曰王制諸侯太祖之廟鄭氏以太祖爲始封之

春秋詩說

卷二十七

文公十三年

妻

君孔氏正義謂始封如齊太公之屬伯禽封於魯以奉周公之祀則周公實魯之始祖而伯禽乃始封之君故魯人權宜變禮而不祧魯公之主以爲世室春秋志世室屋壞而不書新作世室則亦未可以爲非禮也後世世室而後立武宮煬宮又桓僖親盡不毀而說者且妄謂武宮亦稱世室則非禮矣

廬陵李氏曰此條胡氏從公穀皆以爲魯公稱世室明堂位亦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而習左氏者以爲伯禽廟當舉號諡故以爲太廟之室而曰此周公之廟也然春秋嘗書大事于大廟此則不書大廟而書

大室故未可以爲周公廟也

按公羊作世室是左穀作大室非世室所壞非止一屋只是言魯公之廟毀壞爾若大室則指定一屋書世室壞議久不修祭禮不恭可知吳臨川謂世室非禮過推一層故汪氏辨之 高氏從上文不雨看出無淫雨而屋壞尤見其不知省有味而不雨卻非爲此書

冬公如晉衛侯會于沓會下公無公字

臨川吳氏曰公往朝晉衛侯要之於路而與公會于沓欲因公以請平於晉也

春秋詳註

卷二十七 文公十三年

堯

狄侵衛

按衛侯會公請平左傳文見下

臨川吳氏曰晉不能伯故狄屢犯中國因衛侯之出乘閒侵之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還上公穀無公字

鄭伯會于棐棐公作棐

左傳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芣之四章鄭伯拜公

答拜

杜注棐鄭地鄭衛貳於楚畏晉故因公請平

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棐故善之也

穀梁傳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

高氏曰凡言公及諸侯會者皆公往與之會也沓之會公已出魯而衛侯因公之將如晉而來會棐之會鄭伯因公還未至於魯而就會之故皆曰會公初衛鄭舍晉而從楚豈得已哉強弱之勢不敵滅亡之徵可待姑爲一時之計爾而晉未之察季文子相魯侯

春秋詳註

卷二十七 文公十三年

卑

爲之請成以紓兩國之患春秋善和難故詳志之且見公一出而二國附如此惜乎其自怠也

汪氏曰棐卽棐林夫諸侯將朝于天子而豫相會禮也今文公朝晉而往返會衛鄭之君非禮也然自叔仲惠伯會郕缺于承筐今公又會衛侯鄭伯于沓棐而明年新城之盟服楚之國皆棄異卽同則輔伯之功魯亦不能無助於晉焉公羊以謂春秋善之此聖人待衰世之意也宣公之世衛侯爲晉致魯使孫良夫來盟而黑壤之會公卒見辱比事以觀美惡見矣廬陵李氏曰沓棐之會乃衛鄭不忘晉伯而介魯以



求通觀鴻鴈載馳之賦其情可見矣

劉氏曰穀梁云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非也

則云畢未畢則云未畢且畢且未畢如何爲義乎

按此行文公甚可觀公羊爲善之是也 還自晉而

鄭伯會于棗途閒事也下文至自晉方至本國也穀

梁謂還者事未畢猶有鄭伯之會也自晉事畢于盟

晉之事已畢也蓋因還至疊書爲此綴文

###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汪氏曰文公卽位至是十有三年而朝晉者三過於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七

文公十四年

聖

事天子之禮故聖人於此一簡書之特詳是後成公

之世朝晉者四襄公之世朝晉者五昭公朝晉而屢

不見納事霸益恭而益自辱矣

附錄左傳春頃王崩周公闕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

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

###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左傳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

鄙故惠伯伐邾

家氏曰魯以七年伐邾取須句邾人不能報至是與

南鄙之師左氏乃謂邾人討魯之不敬彼小國安敢

責禮於大國亦修怨耳春秋聯書所以交致其責

按定公新立何遽爲報怨之舉弔喪不敬因而起

舊忿加以新嫌理或有之

###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左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

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

五月昭公卒舍卽位

林注昭公卒子舍立

高氏曰孝公名昭而諡潘曰昭非禮甚矣

附錄左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七

文公十四年

聖

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

盟于新城

左傳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

杜注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

公羊傳

何注盟下日者刺諸侯微弱信在趙盾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程傳諸侯始會議合而後盟盟者志同故書同同懼楚

也

胡傳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諸侯同欲非強之也而宋公陳侯鄭伯在焉則知楚次厥貉三國雖從誠有弗獲已者削而不書蓋恕之也蔡不與盟果有背華即夷之實矣夷考晉楚行事未有以大相遠也而春秋予奪如此者荆楚僭王若與同好陵蔑中華是將代宗周爲其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

高氏曰去冬衛鄭皆因公而請平于晉至是諸侯之從楚者復附晉也夫天王崩葬諸侯皆若不聞而相與同盟可乎不待貶而自見也

汪氏曰春秋惟新城雜澤書公會諸侯下書某日同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七

文公十四年

盟

盟蓋新城乃趙盾主盟而雜澤單子與盟故皆志日於同盟之上以謹其瀆君臣之分也

陳氏曰向也扈之盟不序諸侯此其復序何諸夏之志也晉救江無功救鄭無功與秦亟戰而楚浸強交聘于中國得蔡次厥貉矣而晉遂不競於是公朝晉衛侯來會公還自晉鄭伯來會諸侯之懼甚矣汲汲於晉而爲此盟如之何勿序也以諸侯之汲汲於晉也而徒以趙盾主是盟書曰同盟同眾辭也自幽以來未之有也則不與晉以主是盟之辭也  
廬陵李氏曰穀梁疏除二幽同尊周外同外楚之盟

十有四而傳獨於新城斷道雜澤平丘發傳者此爲外楚之始而舉斷道以包上下則清丘蟲牢馬陵于蒲于戚柯陵虛打之類省文可知至雜澤復發傳者楚人轉盛中國外之彌甚故更發之則戲毫城重丘亦其義也平丘又重發外楚之文者平丘以下中國微弱外楚之事止矣故發傳以終之也  
按此盟書日書同蓋幸中國諸侯之尙能同也何氏歸罪趙盾諸說或從之似非正意盾之專豈待此盟方專

附錄左傳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七

文公十四年

弔

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爲之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左傳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杜注既見而移入北斗

公羊傳字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字之爲言猶弟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胡傳字者惡氣所生闇亂不明之貌也入于北斗者斗有環域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先代之後齊晉天子方

伯中國紀綱彗者所以除舊布新也禎祥妖孽隨其所感先事而著後三年宋弑昭公又二年齊弑懿公又二年晉弑靈公此三君者皆違道失德而死于亂符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孫氏曰偏指曰彗光芒四出曰孛

汪氏曰春秋書孛者三此年入北斗而兆宋齊晉之弑昭十七年孛于大辰而兆王子朝之禍哀十三年孛于東方而吳將為越所滅始而應在伯國繼而應在王室終而應在蠻夷吳楚亦不能霸矣天變愈甚而世變愈極春秋蓋傷之也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七

文公十四年

墨

按星變取應或以日或以分孛入北斗叔服謂宋齊晉之君皆死亂已而果皆被弑宋卯分齊戌分晉申分不知何以同應叔服必當有說矣惜未詳也抑左氏好傳會因三國之事而為此言與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捷公作接

左傳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纓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公羊傳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何大乎其弗克納晉卻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捷菑

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纓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捷菑也四纓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纓且也長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此晉卻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

何注大其不以己非奪人之是

穀梁傳是卻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長穀五百乘縣地千里過宋鄭滕薛魯入千乘之國欲變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七

文公十四年

墨

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纓且齊出也纓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胡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纓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書曰弗克納也在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其趙盾之謂矣聖人以改過為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

之刑過而能悔不貳過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私欲不行可以爲難矣然則何以稱人大夫而置諸侯非也聞義能徙故爲之諱內以諱爲貶外以諱爲善

陸氏曰廢置諸侯王者之事人臣專之罪莫大焉夫子義其聞義能徙故爲之諱也凡事不合理而心可嘉者皆以諱爲善

唐陳氏曰文六年趙盾將中軍持國政卻克宣十七年方代士會將中軍則納捷菑乃宣子明矣

趙氏曰左氏云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七

文公十四年

聖

邾若實用諸侯師經不合不書故知妄也

按左傳盟新城有謀邾之文故杜氏謂納捷菑用諸侯之師而實非也書法重在弗納取改過也愚謂晉豈不知納捷菑之非禮但欲以大國之力脅邾而使之從及邾不從勢將用兵而晉原非決意用兵故爲好言而罷其事亦非眞能服人之善者然較強納者猶愈也

附錄左傳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啟訟周公子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楚莊王立子孔潛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

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廬戢黎及叔麋誘之遂殺闕克及公子燮初闕克囚于秦秦有殺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左傳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七

文公十四年

聖

穀梁傳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爲受其喪不可不卒也其地於外也

范注卒在常所則不地嬰齊卒經蚤仲遂卒于垂或踰境或不踰境皆書地

陸氏曰奔大夫不書卒非我臣也既許其歸卽我臣也故書之且明君臣之義死生一也

高氏曰敖廢命奔莒此誅廢之罪也已而奔齊主齊而請復公於是乎許之則其卒也是亦大夫而已矣所以特書其卒以典刑之壞且爲齊人歸喪起也按敖有兩賢子而身爲狗彘之行辱及子矣然許復

歸喪皆賴其子之請亦云幸也

###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左傳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

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舍何己立之己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

穀梁傳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舍之不日何也未成爲君也

胡傳州吁弑君則以國氏商人獨稱公子何也以國氏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七

文公十四年

弒

者累及乎上稱公子者誅止其身夫州吁寵愛有匹嫡奪正之漸莊公養成其惡而莫之禁至於弑逆則有以致之矣故曰以國氏者累及乎上按左氏魯叔姬配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商人心知其孤危寡特可以取而代也於是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然則商人弑逆出於其身之所爲而非昭公有以致之也故曰稱公子者誅止其身舍未踰年而成之爲君者穀梁子曰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

陸氏曰春秋之作本以懲奸惡若未踰年之君被弑而不曰君則逆亂之臣皆以未踰年而肆其凶惡故

原情立義而以弑君書晉奚齊本不正故異於此

高郵孫氏曰人子之心則未踰年而稱子國人弑君則未踰年而稱君此春秋所以辨君臣之分而防篡弑之禍

汪氏曰子般子赤不成之爲君者夫子魯臣爲國諱惡與筆削他國事不同蓋成舍之爲君所以別其與奚齊異而與他弑君同苟不成其爲君則商人與他弑異矣

趙氏曰公羊云其言弑何己立之己弑之假如非己立之得不爲君乎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七

文公十四年

弒

臨川吳氏曰叔姬書子乃文公女左氏以叔姬爲舍母夫文公卽位才十四年豈有女配齊昭公而生子可立爲君者哉齊昭公以僖二十八年卽位叔姬配昭公當在僖公末年時文公尙爲世子豈有世子年幼而有女嫁鄰國年長之君爲夫人者乎况文四年逆婦姜于齊蓋昭之女也豈有齊昭既娶魯文之女而魯文又娶齊昭之女者乎故知左氏以舍母爲文公女者妄也

按商人弑舍遂爲君諡懿公與衛州吁不同故稱公子商人見其以公子弑君自立也若州吁不終爲君

但稱名書弒以亂臣賊子目之矣胡文定責莊公有以致之故州吁以國氏似未確此當與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類例論商臣亦終爲君者

### 宋子哀來奔

左傳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杜注貴其不食汙君之祿辟禍速也

公羊傳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

穀梁傳其曰子哀失之也

胡傳宋昭公無道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七

文公十四年

幸

出遂來奔書曰子哀貴之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宋子哀有焉昔微子去紂列於三仁之首子哀不立於危亂之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若偷生避禍而去國出奔亦何取之有

陸氏曰奔者皆有罪而子哀獨以宋公不義不貪其祿而去之出奔之美者春秋所未有故書字以褒之張氏曰自宋昭公在位終始無一善可稱大臣死禍出奔者比比皆是獨子哀潔身而去不蹈隕身濡尾之悔觀蕩意諸再歸而卒不免則于哀之見幾而作

豈非既明且哲之流哉故書字以與之

高氏曰春秋之法自外至者非有罪則不名自內出者非有罪則不書若但書子哀之來則不見奔義若書名書奔則與有罪者等故特書字而季子來歸不書出奔蓋爲此也

汪氏曰或以子哀爲昭公之子若子糾子同之類然見父之危舍之而去未必書子或又以爲宋公族子子姓哀名然諸國之臣未有以國姓爲氏者富從子哀書字爲是

按公穀缺疑獨左氏爲有據胡文定從而申明其說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七

文公十四年

幸

固當無復餘議然愚意只是司城來奔之意字有脫誤爾

###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穀梁傳私罪也單伯淫于齊齊人執之

胡傳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弒舍固忌魯矣魯使單伯如齊齊人意欲辱魯故執單伯并子叔姬而誣之以罪不稱行人公羊所謂以己執之者也

汪氏曰謂自以單伯己罪執之非爲魯也

### 齊人執子叔姬

左伯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

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公羊傳執者曷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單伯之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然則曷爲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內辭也使若異罪然

穀梁傳叔姬同罪也

程傳商人弑君之惡已顯而執叔姬之事聖人不獨罪商人也齊人不討賊俱北面事之又敢執其君母齊之人均有罪焉故曰齊人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七

文公十四年

垂

胡傳子叔姬者齊君舍之母也弑其君執其母皆商人所爲而以爲齊人執之何也商人弑君之罪已顯而齊人黨賊之惡未彰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是以財誘齊國之人而濟其惡也齊人懷商人之私惠忘君父之大倫弑其君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是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也假有人焉正色而立於朝誰敢致難其君與執其母而不之顧乎故聖人書曰齊人執子叔姬所以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也其討罪之旨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高郵孫氏曰不言及者非單伯累之齊人自執子叔

姬爾

高氏曰齊人誣單伯以淫子叔姬而并執之不言及者不可及也兩書齊人執者以明單伯子叔姬之無是事也別而言之若二事焉所以重齊人之罪也明年書單伯至自齊又書齊人來歸子叔姬則知齊人執之者誣也

張氏曰執無罪書人者固春秋之例也然其君無罪則其臣當爲之用而罪在上其君當討之賊而臣爲之用則罪在下而不在上矣齊人不以商人爲不共戴天之讎而相帥以爲之用執鄰國之命卿與其君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七

文公十四年

垂

母則商人無責焉而罪齊國之人也單伯自莊元年至今已八十餘年未必一人或其子若孫歟

陸氏曰左氏言叔姬乃齊君之母春秋例無執本國人者此乃魯女嫁齊齊不受而執之爾

臨川吳氏曰竊詳事意齊舍年幼新立急欲求配居喪而娶文公之女故其逆其歸皆不書姬歸當是九月之末至齊而舍已被弑姬無所從故十月之初魯遣單伯往請叔姬商人惡魯與舍爲昏因單伯來誣以曖昧之罪將以辱魯單伯乃叔姬歸齊之後如齊而非送叔姬也

春秋詳說卷二十八

牟陽再觀祖輯

劉氏曰左氏云王使單伯如齊非也若單伯為周大夫何以書至自齊乎公羊云道淫也穀梁云私罪也皆非也

文公

按子叔姬舍母魯女也不詳所出決非文公之女

於杞有子叔姬於齊又有子叔姬不知當時何以同

稱疑有一誤或謂稱子為文公女以別於先君若為

文公女配齊昭生舍於禮於年皆不合商人祔舍

而執其母不令歸魯無禮之甚且誣以淫使臣並

執之公穀不察但據齊人之言而云爾臣吳所疑可

備一說商人驟施能得人心國人從之故連書齊

春秋詳說

卷二十七

文公十四年

聖

人貶商人並及其黨也

春秋詳說

卷二十八

文公十五年

一

十有五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張氏曰魯不能閒暇明政刑以義討齊而反因晉以

求於齊行父為大夫不能請討弑君之賊晉為盟主

不能奉天討於商人皆罪也

臨川吳氏曰齊商人可有討之罪而魯弱不敢當齊

之強使人與君女遭其執辱故上卿往聘于晉欲藉

霸主之重請于齊以釋之也

按如晉或以聘而兼言齊事不擅爭而告霸主亦不

失禮但太示弱耳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左傳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

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穆公名在諸

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爲

敏

穀梁傳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來盟者何則

春秋詳說卷二十七終



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

胡傳司馬主兵之官稱華孫者自督弑殤公諸侯受賂失賊不討使秉宋政及其後世繼掌兵權春秋之所禁者故傳載其承命亞旅之辭而經書曰宋司馬華孫來盟其曰華孫猶季孫叔孫仲孫滅孫之類不書名者義不繫於名也不稱使以是專行為無君矣孟子曰所謂故國非謂其有喬木有世臣之謂也春秋此義其欲後世以賢者之類功臣之胄為世臣然後委之以政乎

呂氏曰不言使自請之也

高氏曰不由君命擅來求盟故直書宋司馬華孫來

春秋詳說

卷二十九

文公十五年

二

盟以罪之

汪氏曰來盟不稱使者三其權皆在來盟之臣然屈完能服齊桓之義高子能定魯國之難聖人皆予之華耦專權結好於鄰國而不能免昭公於兇逆則罪也

家氏曰穆襄之族連歲為亂翦君之羽翼幾盡遂奉公子鮑因襄夫人大樹黨與為篡奪之計昭公僅擁虛器而已華耦蓋公子鮑之黨豫自結於諸侯以免討其不稱使言不以君命至也

劉氏曰左氏云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書曰宋司馬

華孫責之也非也周之禮經諸侯相聘其使介有常數矣不聞其官皆從以為典也

廬陵李氏曰張氏用高郵孫氏曰昭公闇亂國事廢弛大臣外奔耦懼鄰國因閒以謀其國於是請來盟以結好而紓難宋大夫書於經多矣惟三人以官舉又皆在昭公之世豈非節義之士因世亂而後顯歟其來出於自請故不書使結好合於事宜能其官也參之屈完高子來盟書法亦通但與胡氏異耳

按穀梁謂無君之辭胡傳因之皆從不稱使起見也

此之屈完高子之例亦有不稱使而予之者此因耦

春秋詳說

卷二十九

文公十五年

三

為督孫宋方多事故不與屈高同論爾但書華孫未必是譏其為華督之孫左氏張氏之說亦不可廢在耦自言先事似出謙誠而杜氏責其無故揚祖罪亦有理

夏曹伯來朝

左傳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

蜀杜氏曰凡書來朝皆譏議其不朝天子而相朝失其正也

汪氏曰曹伯十一年來朝纔越四年而又朝不翅如事天子之禮文公屢受小國之朝而不報亦猶屢朝

二於齊晉而不見答也

趙氏曰左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古之制也按周禮諸侯猶各以服數朝天子若諸侯五年再相朝卽須四面而往無停歇時矣以理推之諸侯除州伯之外無相朝之限

按此記時事之常譏不朝天子只是旁意

###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傳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真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下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春秋詳說

卷二十八

文公十五年

四

爲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其仲聲已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母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諧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驪一人門于戾丘皆死

杜注大夫喪還不書魯感子以赦父敦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故特錄敖喪以示義

公羊傳何以不言來內辭也齊我而歸之荀將而來也何注荀者竹篋一名編與齊魯以此名之曰荀將送也

胡傳公孫敖慶父之後行又醜矣出奔他國其卒與喪歸皆書于策者許翰以謂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故魯人從其請國史記其事仲尼因而不革者以敖著教也易曰有子考無咎周公命蔡仲曰爾尚蓋前人之愆

汪氏曰不言來歸蓋齊人但送於竟上而敖之子自取以葬故不曰來於哀姜書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春秋詳說

卷二十八

文公十五年

五

而不曰齊人歸之此夫人與大夫之別也或謂敖廢君命不當錄其卒又不當受其喪今按敖實魯國之罪人喪無可歸之義而惠叔哀毀以請懇切之至遂許以歸葬聖人紀之於春秋一以閱其子之孝一以著三桓漸強之由雖有罪而獲赦也

劉氏曰有來者有不來者此其不來者也春秋據實而書耳敖死殆十月豈可置之編輿以行哉公羊說非也

按汪氏說好當以閱其子之孝爲正意三桓漸強爲餘意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傳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高氏曰莊公兩以日食鼓用牲于社其非禮妄作義已著矣今文公亦復如此必以爲先朝故事可舉而行之也後世人君有舉行先朝故事不顧義之可否皆因陋承誤不知春秋之義者也

單伯至自齊

左傳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

春秋詳說

卷二十八

文公十五年

六

齊貴之也

穀梁傳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胡傳單伯天子之命大夫也故逆王姬會伐宋使于齊皆書其字致而不名與意如結異者無所書而不尊王命謹臣禮也

王氏曰內大夫適他國不以久近其闕未嘗書至惟被執而得反則以至書大夫國體一國之休戚繫焉故也

臨川吳氏曰魯臣自他國至者三此單伯至自齊意

如媼至自晉是也皆爲齊晉所執幸得解脫故書其至以此見經之書至者皆危之也

廬陵李氏曰魯大夫之遭執而書至者三單伯書者尊之也叔孫媼不去氏賢之也意如去族左氏所謂尊晉罪已也執而不書至者季孫行父蓋與公同歸以至公爲重也

張氏曰若如左氏之說以單伯爲周大夫則是齊執王使春秋既不書其自周來魯又止書其至魯而不復言其歸京師是同之於魯之臣子無復周魯大夫之異且無以明齊人之執王使豈春秋辨上下尊王

春秋詳說

卷二十八

文公十五年

七

室之義哉

按左傳使來致命疑是齊許叔姬歸先令單伯來報命也注未明確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左傳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

公羊傳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其日何至之日也

趙氏曰入而言伐言伐之不服而後入也所以兼惡

蔡

高氏曰蔡侯既與楚子次于厥貉故不與新城之盟  
晉卻缺伐之斯有名矣凡伐不言入伐之不服然後  
入焉見蔡雖附楚楚人之不救也故書戊申入蔡而  
足以知楚之不足恃矣此雖蔡人自取之亦所以甚  
晉也然晉會不修所以服楚而暴小國以爭諸侯欲  
使區區之蔡捍楚之強而不二則亦難矣故言伐言  
入甚之也謹而日之又甚之也

張氏曰君弱不可以怠修德以來蔡上也缺乃以兵  
伐而入其國徒示威武暴及其都民而蔡終不心服

春秋詳說

卷二十八

文公十五年

八

謂之能佐霸主服諸侯可乎言伐言入甚之也

家氏曰晉文踐土于溫翟泉之會蔡皆與會楚次厥  
貉蔡爲罪首以附之卻缺伐之斯有名矣然齊桓潰  
蔡而後臨楚意不專在蔡也今晉不能敵楚雖入蔡  
而不可有益見其無能爲也

廬陵李氏曰此條入而書伐舉日於伐入之間通經  
無此例公羊以爲兵至即入趙子云若然當云戊申  
晉卻缺伐蔡入之此既先伐而後日入則非即入可  
知矣安得與甲寅齊人伐衛同義乎故竊疑書法於  
此乃予晉而罪蔡之文蓋厥貉之次獨蔡有心於從

楚新城之盟中國大協而蔡又不至蔡之得伐未爲  
過也又不即聽命故春秋特書戊申於伐蔡之下者  
見其不服然後入之也雖不得謂之義舉猶近乎用  
師之有節者未可以爲暴也穀梁疏說頗得之胡氏  
雖無傳以前厥貉新城責蔡之文推之必非責晉之  
意

按蔡從楚不從晉顯有可伐之罪晉伐之且以警楚  
自是霸主所當爲若深責晉不當伐不當入則是不  
欲中原有霸主而諸國皆聽其附楚而莫之問也予  
有取於趙李二氏之說

春秋詳說

卷二十八

文公十五年

九

秋齊人侵我西鄙

左無秋字

穀梁傳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介我國也

高氏曰齊商人簞糒又執我命大夫罪不勝誅而反  
加兵於我故貶而人之也

臨川吳氏曰魯無得罪於齊齊之與師無名故曰侵  
按齊無故加侵遠近非所論也穀梁不以難介我國  
無味

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於晉

高氏曰一歲再如晉皆爲齊故

按告晉未爲失策只是不能自振積弱日甚耳

###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左傳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齊難是以公不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

杜注將伐齊晉侯受賂而止故總曰諸侯言不足序列

程傳此盟爲齊亂也魯以備齊不在會故不序又稱諸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文公十五年

十

侯者眾辭見眾國無能爲也

胡傳盟于扈者晉侯宋公衛侯陳鄭曹許八國之君也何以不序略之也春秋於夷狄君臣同辭而不分爵號說者以爲略之也八國易爲略之等於夷狄乎齊人弑君不能致討受賂而退笑以賢於狄矣不曰晉人會諸侯盟于扈而曰諸侯盟者分惡於諸侯也陳恆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弑君之賊夫人之所得討也而況諸侯乎況於鄰國乎略諸侯而不序以其欲討齊罪而復不能也況於鄰壤初不與盟會者乎魯君之罪亦可知也

臨川吳氏曰晉侯霸主也而與諸侯同稱諸侯不以霸主界晉靈也

汪氏曰此年盟扈欲討齊而不果十七年會扈欲討宋而不能皆以賂而棄討賊之義故皆略諸侯而不序左氏一則曰無能爲一則曰無功皆謂其廢天討而縱亂賊也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趙盾內專廢置其君而諸侯俯首以聽命是亦篡弑之萌矣故晉大夫不書名氏說者當比事而考之

陳氏曰向也扈之盟趙盾爲之則其不序諸侯猶曰大夫主是盟也此國君也曷爲不序散辭也新城之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文公十五年

十一

盟不可以不序徒以諸夏之志焉耳而晉侯不出於是楚霸成而頃王崩葬不見於春秋諸侯無統紀甚矣故終靈公之篇凡合諸侯皆散辭傳曰無能爲也趙盾曰左氏曰凡諸侯會公不與則不書按諸侯會公不與而列會者非一則知左氏之說非也

按此會謀伐齊非爲魯事故胡傳不及之惟杜氏釋謀伐齊云齊執王使數伐魯以爲執王使固誤以爲數伐魯亦未有據或是因商人新立不與晉通故耳未必聲其弑舍之罪也魯既被伐故不與會胡傳以鄰壤不與罪魯似過晉侯受賂而罷兵將伐齊之

事諱之不言故但曰盟于扈耳不序諸侯自是鄙之  
爲不足序 范氏恥公不與非也

###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左傳王故也

公羊傳其言來何閔之也此有罪何閔爾父母之於子  
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

穀梁傳其曰子叔姬貴之也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於  
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

程傳執之書故來歸不得不書

胡傳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者見

春秋詳說

卷二十八

文公十五年

三

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絕而歸之爾春秋深罪齊人以商  
人爲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其歸與弑其君商人皆稱  
齊人深責之也

高氏曰凡內女見黜皆書來歸罪在姬也此書齊人  
來歸者罪在齊人也晉合諸侯盟于扈受齊賂而不  
伐齊故齊人自歸子叔姬以解諸侯之意

家氏曰父母志歸其女情之不容已者國君志討鄰  
賊亦義之不容已者也况魯甥以弑殞魯女以執辱  
霸主不能討魯國所當問文公誠能赫然發憤請命  
天王大興師徒問齊人弑舍之罪縱未能以商人爲

戮亦足以伸大義於天下乃卑躬下氣以請叔姬置  
討賊之公義篤歸女之私情書齊人執子叔姬齊人  
歸子叔姬其執其釋在人閔姬而病魯也

劉氏曰公羊云其言來何閔之也非也加來何以爲  
閔不加來何以爲不閔此直來歸耳無強說也穀梁  
云父母於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亦非也邾伯姬來  
歸有罪見出者也齊人來歸子叔姬無罪齊人強出  
之者也

按單伯先歸子叔姬後歸是齊人執之無結局處故  
聽其歸爾若謂諸侯盟扈以魯事爲言齊畏而歸則

春秋詳說

卷二十八

文公十五年

三

不宜復有西鄙之伐 左傳以單伯爲周大夫故謂  
有王命誤也 杜氏云單伯雖見執能守節不移終  
達王命使叔姬得歸或單伯爲魯請叔姬久乃得歸  
非王使也

###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左傳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  
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  
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  
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  
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公羊傳郭者何恢郭也入郭書乎曰不書入郭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動我者何內辭也其實我動焉爾

襄陵許氏曰魯盡禮於晉而見侵弗恤曹修禮於晉而被伐莫救夫豈特齊之暴戾無道皆晉靈趙盾之失職也

高氏曰商人弑君自立諸侯會于扈謀伐之晉取賂而還是成商人爲君也故自此遂書齊侯商人知諸國之無能爲益無顧忌肆其威暴且志魯仗晉以謀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文公十五年

古

己故一歲而再侵魯惡魯而及曹非禮甚矣凡伐不言入入其郭者甚之也因魯而加兵於曹曰侵可也而曰伐者討其以王禮事魯執辭正也

陳氏曰入郭皆不書於齊特書之侵我皆書人於是書齊侯異其文者異其事也

廬陵李氏曰齊魯之爭齊桓未霸之先有長勺次郎之役晉文未霸之先有至鄆取穀之役至此而齊三弱魯矣雖以子叔姬無寵之故而實晉霸之不振也陳氏云兵事書遂必天下之大故此語亦有見書侵書伐書入郭皆特筆則此役書遂固不可與齊桓之

侵蔡遂伐楚例論而又有甚於楚之侵陳遂伐宋晉之侵鄭遂侵衛者矣外兵事書遂者五而齊獨兩見焉晉之失霸非齊爲之歟

啖氏曰公羊云入郭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按因其侵伐我遂入曹故得詳其事非爲其動我也

劉氏曰入郭殆矣幾乎入矣勢不輕於圍豈得不書哉

按侵伐是一事侵魯西鄙掠境而去不令魯知遂以伐曹聲言伐曹欺其弱而入其郭此時齊亦非強國商人以弑逆之大惡肆行無忌不至殺其身不已也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文公十五年

古

十有六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傳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侯君閑

公羊傳其言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

穀梁傳弗及者內辭也行父失命矣齊得內辭也

程傳魯侯既先約盟而公稱疾不往乃使季孫行父會故齊侯不及盟

張氏曰文公卽位之元年以會霸主爲憚而付之公孫敖以取晉怒魯之不得志於晉者數十年今齊之

亂公能修明政刑告天子方伯以討其罪則雖大國必畏之矣既不能然反使商人得以強大而威我親戚命使執辱於齊邊鄙被兵與國蒙伐此有志者困心衡慮而圖之之時也文公方且宴安於其國復使其臣犯分求盟以平累日之隙抑何不思之甚哉

王氏曰弗者遷辭若曰我本欲及齊盟而齊弗及我盟也上既曰會齊侯則是齊許之會非絕魯也六月公子遂及齊侯盟可知矣

春秋詳說

卷二十六

文公十六年

去

親至及襄仲納賂則貪於利而不復責文公之不至矣故直書曰齊侯弗及盟不以商人之侮辱爲恥也然平丘之盟則書公不與盟此不曰行父弗及盟而書齊侯則季孫亦不能無責矣

接齊侯以其立而魯不加禮故以執伐見侮至是行父往盟可以得志矣而又不許盟者以行父稱公疾故彼借口云待疾之閒也書以見魯之卑弱齊之強橫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左傳疾也

杜注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于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

公羊傳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

何注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受之乃察一月之政頒於其國故謂之視朔必受之於廟者孝子緣生以事死親存則朝朝而夕夕已死不敢忘故朝廟視朔而視政也是後公不復視朔政事委任

春秋詳說

卷二十六

文公十六年

七

公子遂

穀梁傳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乎禘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以甚矣

胡傳天子班朔於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朝政文公四不視朔公羊子以爲有疾也不言疾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此見聖人所書之意若後復視朔者必於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文公厭政備見於經閏不告朔不視無雨不閏會同不與廟壞不修作主不時事神治民之怠也則其心放而不知求久矣

張氏曰春秋微顯志晦之法無往不寓以見諱國惡



而不沒實之意文公以疾不視朔春秋不用昭公有疾乃復之例書公有疾四不視朔而特書公四不視朔蓋文公自是因循不講告朔之禮以致他公不復舉行所以定哀之時聖人有我愛其禮之言羊存而禮廢其必始於此歟

高氏曰朔者天子之所頒也諸侯上稟天子之命下授萬民之時故其奉王朔告於廟則謂之告朔退而視朝以授民則謂之視朝前此未有書不視朔者若其有疾則亦常事爾此特書者見公之非有疾而然也蓋欲符季孫行父之言使齊不疑耳

春秋詳說

卷二十八

文公十六年

六

蜀杜氏曰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夫子錄之見幸其禮不盡廢也今又書不視朔是未嘗朝廟聽政禮廢甚矣

汪氏曰告朔乃諸侯所以奉天子之政令當時諸侯既不稟命於天子而自立又不朝於天子而述職其所以承天子之命而授之民者惟有此耳水木本原之義泯滅而僅存者也文公助廢此禮而不行實有無王之心非特怠於事神治民而已也公羊左氏以爲公有疾穀梁以爲無疾今考四不視朔實在齊侯不及盟之後公子遂盟鄆上之前蓋公性怠惰又懼

商人之辱已故因微疾而託之以不聽政遂辭齊而不會然二百四十二年豈無因疾不視朔者而皆不書莊公七月有疾八月薨亦不書八月不視朔是文公之疾非果不能視事也子貢欲去告朔之羊蓋沿襲之弊以是爲不急之務或廢或行至春秋之末雖賢者以爲當廢春秋特筆以罪文公識其作俑耳

廬陵李氏曰文公不視朔左氏以爲有疾而公穀以爲無疾三傳說皆通蓋此時本以疾而詐齊自是遂因循廢之爾朱子曰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則此後不復告朔可知前閏月之不告猶行朝廟之禮也於是

春秋詳說

卷二十八

文公十六年

九

朝廟亦不舉矣又曰正義云告朔謂告於祖廟視朔謂聽治月政視朔由公疾而廢其告朔或有司告之不必廢也此亦一說

按四不視朔以譏魯文之意左公皆以疾爲說穀梁只是常文看來非有大疾真不能視朔只是懶出借口耳說者謂不往齊而託不能視朔以解似覺葛藤魯豈能一無所事哉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公作鄆

左傳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鄆

杜注鄆上齊地

穀梁傳復行父之盟也

王氏曰此盟魯有畏而強欲與之盟也然行父請盟則弗及仲遂納賂則俯從商人之爲君可知矣見弑於近習宜哉

高氏曰春秋書公四不視朔非特議公之意亦以見公子遂得盟之由則知此盟非齊侯之欲故明年齊侯復伐西鄙僅少紆而已故謹而日之

家氏曰齊魯皆千乘之國齊能伐魯魯豈不能扞齊况直而壯者在魯曲而老者在齊彼以其力我以其義吾何慊於彼而行父襄仲乞盟不得至納賂求盟

春秋詳說

卷二十八

文公十六年

二

魯之君臣有愧甚矣

按襄仲以行賂而盟齊人終以公不親往爲憾故十七年再伐西鄙盟穀而後已託公疾以爲辭或有之未必卽指定不視朔爲證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左傳

杜注僖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

左傳有蛇自泉宮出入於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

公羊傳泉臺者何郎臺也郎臺則曷爲謂之泉臺未成爲郎臺既成爲泉臺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何注莊公所築臺于郎

穀梁傳喪不貳事貳事緩喪也以文爲多失道矣自古爲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

胡傳先祖爲之非矣然臺之存毀非安危治亂之所繫也雖勿居可也而必毀之是暴揚其失有輕先祖之心此履霜之漸弑父與君之萌春秋之所謹也故書

高郵孫氏曰毀者全除之與墮異也先君爲之是而

春秋詳說

卷二十八

文公十六年

三

毀之是毀先君之美也爲之非而毀之是暴先君之惡也公羊之說得之

薛氏曰築之蓋勞人也又勞人以彰爲者之非是益非也

劉氏曰穀梁云喪不二事二事緩喪也非也但毀一臺何能令喪緩乎聲姜九月而葬所以緩者亦猶作僖公主豈爲毀臺乎

李氏堯俞曰左氏記蛇妖春秋有異皆備書何故而闕之其說妄也

按夫人薨與毀泉臺連書左傳蛇妖之說固幻然方

喪而毀亦必有故胡傳從公穀二事不相蒙自是正大但謂暴揚其失有輕先祖之心亦覺持論太過文公必非以先君不當築而毀別有說而毀之何遽爲暴揚也

###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左傳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東南至於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帥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文公十六年

至

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於句瀝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憲三宿而逸曰庸師眾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陞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儻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駟會師於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胡傳楚大饑戎與麇濮交伐之而庸人幸其弱帥羣蠻

以叛楚此取滅之道也楚人謀徙於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亦見其謀國之善矣故列書三國而楚不稱師滅楚之罪辭也

高氏曰楚率秦巴以滅庸則秦又聽服於楚矣夫城濮之役秦人在焉遂與中國盟會晉襄因報之役報復不已自是失秦使其協和以擾楚且討其弑君父之罪蓋有餘力而晉反棄秦以資楚此中國所以不振也

張氏曰庸乘饑饉帥蠻危楚楚一畏徙則無以保其國然御蠻待敵亦制服之而已夷人宗社豈王法之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文公十六年

至

所容乎楚子克庸而遂滅之其罪大矣是以人楚子而罪其滅也

按楚以滅國而書人秦非君往稱人宜也於巴尤無足譏庸有可滅之道滅庸見其自取於此見楚莊之所以興處危而能奮結秦而益強浸浸乎勢不可遏侵宋伐鄭入陳以至於郟之勝而晉且不可敵矣此事實爲之權輿或責秦不當附楚晉南討楚西伐秦二國皆不能得志其勢將自合也始也楚強而秦附之繼且秦強而楚弱馴至並六國而秦帝矣秦楚之合是大有關繫處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公作處白

左傳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饒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華耦爲司馬鱗臚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公子朝爲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爲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紿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文公十六年

孟

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實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爲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爲司馬

公羊傳弑君者曷爲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

胡傳此襄夫人使甸殺之也而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

人之所欲弑也君無道而弑之可乎諸侯殺其大夫雖當於罪若不歸司寇猶有專殺之嫌以爲不臣矣況於北面歸戴奉之以爲君也故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昭公無道聖人以弑君之罪歸宋人者以明三綱人道之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然則有土之君可以肆於民上而無誅乎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子國人其何居死於其職而明於去就從違之義斯可矣蕩意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班於孔父仇牧荀息何也三子閑其君而見殺春秋之所取也意諸知國人將弑其君而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文公十六年

孟

不能止知昭公之將見殺而不能正坐待其及而死之所謂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奚得與死其職者比乎聖人所以獨取高哀之去而書字以褒之也陳氏曰稱人猶曰眾人殺之云耳昭公之篇大夫特書官而意諸不言及大夫而不書官則臣子何罪意諸而言及則昭公疑於殤罔

永嘉呂氏曰稱人以弑則其國人咸有罪焉宋人弑其君杵臼國人利公子鮑之惠奉而欲立之因昭公田孟諸郊甸之師攻而殺之是宋國之人皆欲弑之也齊人弑其君商人亦齊人利商人之惠縱其弑舍

而君之及邴歆閭職弑懿公而國人又莫之討是齊國之人皆有罪也莒人弑其君密州以莒子虐國人攻而弑之是莒國之人皆有弑君之心也

高氏曰不書葬賊不討也杵臼之死襄夫人爲之也若專歸罪於夫人則杵臼無道失眾之惡無自而見惟以眾言之則夫人之罪在其中矣此之謂善志春秋之世君以無道致禍者眾矣獨杵臼與齊商人莒密州稱人以弑者天之所廢必若桀紂然以桀之虐民欲與之偕亡而成湯放之猶有慙德以紂之不善億兆離心而文王事之猶不敢違況君罪未至此而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文公十六年

美

輒爲賊以弑之乎

汪氏曰昭公自言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則其無道而不足以君宋固不誣矣然左氏云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使襄夫人與鮑果有淫行則舉國之人豈肯心說誠服而當國大臣安有順鮑之所欲而君之乎此未可信竊意昭公無道久失眾心故襄夫人密使人因眾惡而戮之既戮之而猶加以美諡則將掩其殺國君之惡也春秋推見至隱書曰宋人弑其君既足以著昭公無道之實又斥宋人大惡之罪而襄夫人以君祖母縱國人之弑其君

其與弑之罪不書而自見矣朱子綱目於後魏馮太后鳩顯祖直書曰太后弑其主蓋取春秋書宋弑昭公之例也意諸違亂出奔未幾而復反既不能引其君當道使免於難又枯於利害之私而守位不去其亦不仁矣

按事出襄夫人然夫人實因國人之意故統言宋人弑襄夫人亦在其中矣公子鮑厚施得國人之心故國人奉之是爲文公左傳云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是猶知有禮法者雖云乃助之施亦未言後相逼也襄夫人之淫惡則不可掩矣蕩意諸以死殉昭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文公十六年

美

公其節可取夫人使之去而自以爲當死非有所不得已而然也當據傳爲之表章不可以其不書於經而深加貶抑蓋平日即不能盡道一死足以蓋之若平日既不盡道臨難自寬以爲死亦不足稱視顏以生視此當爲何如也

十有七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左傳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程傳行天討而成其亂失天職也故不卿之

胡傳列國之卿其君所與其天位治天職者宋有弑君之亂欲行天討而伐宋乃其職也復不能討而成其亂是不足爲國卿失其職矣故皆貶而稱人大夫帥師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其稱人賤之也陳恆弑簡公孔子請討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陳氏曰曷爲貶稱人失討賊之義也宋賊無主名宜若勿討其責諸侯以討之何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衆人弑君賊奈何勿討也賊可以勿討則昭公書葬矣

高氏曰孔子雖已告老猶請討之況正居卿大夫之

春秋詳說

卷三十

文公十七年

表

位者乎春秋之誅亂賊如魯宣公者與謀也如楚公子比者與事也若宋文公始無弑君之謀終無弑君之逆而以爲弑君者有其情也今諸國之師不探其情而無所委罪焉貶而人之不亦宜乎

按宋事襄夫人爲主與國人共之文公雖知情不得與楚商臣齊商人同觀也伐宋猶立文公蓋亦不得不然晉人只要恩威自己出耳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公作聖

左傳有齊難是以緩

公羊傳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

高氏曰九月乃葬慢也不稱僖姜而別爲之諡非禮也文公三不與諸侯盟會四不視朔又緩葬其母其怠於政事可知也已

劉氏曰左傳云有齊難是以緩按聲姜薨後乃無齊難既葬而有齊師耳

按行父會陽穀遂盟鄭氏總不得齊人之歡其至盟穀而後已魯終年備齊即謂之有齊難可也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左傳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

高氏曰齊猶以公不親盟復來討而齊公出盟於此

春秋詳說

卷二十八

文公十七年

表

見鄭氏之盟無益矣

家氏曰齊之無道亦極矣魯之不自振亦甚矣齊商傲而日益盈魯文卑而日益索皆將死之證商惡貫盈宜及於難

汪氏曰鄭氏與穀之盟皆書及則二盟皆魯人汲汲欲盟非齊之急於盟也明年商人戒師期使無申池之禍則兵又至魯矣盟豈足恃哉

按此交譏之齊無禮而魯不振也

諸侯會于扈

左傳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

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卽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於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於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歲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於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於襄而再見於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文公十七年

辛

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儻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於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

杜注傳不列諸國而言復合則如上十五年盟扈之

諸侯可知也昭公雖以無道見弑而文公猶宜以弑君受討故林父伐宋以失所稱人晉侯平宋以無功不序明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所以督大教胡傳宋昭公雖爲無道人臣將而必誅春秋正宋人爲弑君之罪所以明人道之大倫也故大夫無沐浴之請則貶而稱人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略而不序不然是廢君臣之義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家氏曰兩扈之會諸侯不序春秋所以削晉霸而著其黨之罪也自齊桓之霸中國久無篡弑之禍及齊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文公十七年

至

商人宋鮑弑君霸國無討又從而安定之自是篡弑之禍接迹於中國魯赤晉靈皆斃於強臣之手趙盾實爲之也人以爲盾有無君之心故黨逆賊而不問盾何以辭其責或謂宋督弑君四國爲會于稷春秋書曰以成宋亂今晉人兩扈視稷無以相遠不書成齊亂成宋亂何哉夫督之弑霸事未興書成宋亂並責在會之諸侯也今晉主夏盟商與鮑皆釋而無討更與諸侯共定篡賊之位罪浮於稷故春秋削晉霸而不列數諸侯事雖同而書法異罪有輕重故也汪氏曰二扈之會皆取賂而還見利而忘義也

按再爲扈之會以平宋始終於宋無所誅討汪氏以爲取賂據下楚侵栗傳文也

### 秋公至自穀

高氏曰公不與扈之會而及齊盟穀苟免齊難書至自穀則不會扈可知矣

張氏曰齊商人不足與會書至危之

汪氏曰明年齊復欲伐魯則危可知矣

按晉侯會扈不責魯不至者知有齊難也不能分其

曲直何以爲霸主

附錄左傳秋周甘歆敗戎于邠垂乘其飲酒也 冬十

春秋詳說

卷二十八

文公十七年

三

月鄭太子夷石楚爲質于晉

### 冬公子遂如齊

左傳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高氏曰公已與齊侯盟而遂復往者政在遂故也

汪氏曰自商人之篡魯連年被兵上卿納賂請盟又親與盟繼又使卿往聘而怒猶未怠也卑屈之不足以紓禍也如是苟非假手於職職則魯其殆哉按盟而歸即使卿拜謝禮極恭矣而齊猶有食麥之

言以恐動魯其意欲何爲也 襄仲云云蓋爲商人被弑伏案

### 十有八年

###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左傳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

卜曰尙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

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

穀梁傳臺下非正也

高郵孫氏曰薨非路寢皆不正也其曰臺下蓋又甚焉

春秋詳說

卷二十八

文公十八年

三

汪氏曰或謂因隕而薨不能順受其正故以非命而終今雖莫考其詳然經書薨于臺下則其失正終之道亦可貶矣

廬陵李氏曰文公在位十有八年乃怠政之君魯國之衰自此始當其初年承僖公之餘政國家無事故即位之書始得繼體之正而叔服會葬毛伯錫命王室之待魯甚優夫何得臣如京公孫敖會晉侯尊王事霸之禮皆失焉不一二年緩於作主輕於逆祀以至世室之壞而宗廟之禮廢矣婦姜之逆不能謹始敬贏之嬖不能正分而夫婦適妾之禮紊矣故先儒



曰三書不雨無勤民之心四不視朔無自強之志處父厭盟則辱於晉鄭上賂盟則辱於齊誠哉是言也然自七年會扈以後十三年新城以前楚商臣方以霸事召諸侯宋鄭蔡皆靡然從之魯於是時獨能堅事晉室故衡雍之盟公子遂之救承筐之謀皆裴之會亦不爲無益於晉靈之霸數年之間楚椒秦術之聘曹伯之兩朝魯亦若猶能爲諸侯之望者奈何不振齊商人之侵暴不已行父兩告而援師不出於是陽穀之盟穀之盟魯遂困於齊矣雖文公之偷有以致之亦晉之咎也若夫敬嬴襄仲之事則又襲成風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六

文公十八年

書

之餘智者文公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身死之後家嗣被賊其亦莊公之傳哉

按三傳俱不詳臺下史之疏略非路寢總見其非正

### 秦伯瑩

左傳

林注襄公卒子共公立

高氏曰秦雖伯益之後本附庸也僻在西夷自秦仲始大至平王時襄公有功於周室賜爵爲伯穆公與於城濮之戰自後與中國交聘盟會康公歸襁始與魯通好至是遂書其卒

###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左傳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獸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於池歆以扑扶職職怒歆曰人奪我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林注懿公弑兄惠公元立

胡傳按左氏齊懿公卽位刖邴歆之父而使獸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二人者實弑懿公然則於法宜書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文公十八年

書

曰盜而特變其辭以爲齊人何也亂臣賊子之動於惡必有利其所爲而與之者人人不利其所爲而莫之與則孤危獨立無以濟其惡篡弑之謀熄矣惟利其所爲而與之者眾是以能濟其惡天下胥爲禽獸而莫之遏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而貸於公有司是以財誘齊國之人也齊人貪公子一時之私施不顧君臣萬世之大倫弑其國君則視面以爲之臣而不能討執其君母則拱手以聽其所爲而不能救故於懿公見殺特不書盜反以弑君之罪歸諸齊人以誅亂賊之黨弭篡弑之漸所謂拔本塞源懲禍亂之所由也故曰

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茅堂胡氏曰商人當誅之賊也於法本從州吁無知之例而聖人書齊人弑其君者所以深罪齊國之人也

高郵孫氏曰齊人弑商人自以其私非討賊也春秋之義弑君大惡之人殺之必正其罪苟不討其罪又以其私則亦曰弑君也所以原情定罪而大爲之防也歟

陳氏曰職微不稱盜而稱齊人所以罪商人也

高氏曰書齊人弑以誅亂賊之黨且見齊無臣子而

春秋詳說

卷二十八

文公十八年

三

商人得遂爲君也

張氏曰商人固當討之賊然齊人不以爲賊北面稱臣而君之者三年以爲賊則不當事以爲君則不可弑今三年事之一旦弑之亂作於大分已定之後故曰弑其君也況商人驟施聚士以成弑舍之謀則齊人乃同惡之黨所以歟職殺商人而特書齊人按歟職宜書盜而書齊人所以明商人之有罪謂之國人殺之也而又書弑其君者又以明齊人不當先以爲君而後弑之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左傳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

穀梁傳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也

胡傳使舉上客將稱元帥此春秋立文之常體也其有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子赤夫人之子今卒於弑不著其實實是爲國諱惡無以傳信於將來而

春秋詳說

卷二十八

文公十八年

三

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弑立其君之罪著矣

劉氏曰春秋之文有常有變變之甚微讀者難知也則以爲史耳乃春秋則欲起問者見善惡也仲遂將弑君謀之齊而後決經書子卒其實尚隱故原其禍亂之始邪謀之發著之奉使之日以見其非常也齊與人之大臣謀弑其君春秋所以異而惡之也臨川吳氏曰公子遂將殺適立庶而先聘齊以請故託賀立君及拜葬二事以行也

汪氏曰公子遂富僖公之世入杞伐郕已得兵權文公卽位遂執魯國之政特盟霸國之卿專會諸侯之師重以文之庸闇怠於政事無君之心非一日也故假使齊之行挾得臣同往結援強鄰以定弑立之計春秋列書使介分惡於得臣也

### 冬十月子卒

左傳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

春秋詳說

卷二十八

文公十八年

美

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

杜注先君既葬不稱君者魯人諱弑以未成君書之子在喪之例惡太子視其母弟殺視不書賤之

公羊傳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穀梁傳子卒不日故也

范注子赤也諸侯在喪既葬之稱故殺也不稱殺

諱也

胡傳諸侯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民臣之心也子卒何以不日遇弑不忍言也既葬而不名不名而遇弑者不日以見其弑子亦是也踰年而稱君稱君而遇弑者不地以見其弑閔公是也何以知其賊乎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子卒夫人歸則知罪之在公子遂矣孫子邾出奔莒則知罪之在夫人與慶父矣繼世之恩終事之重情文之節隱惡之禮記事之信誅亂臣討賊子之義備矣

陳氏曰惡位未定則其稱子卒何成之爲在喪之君

春秋詳說

卷二十八

文公十八年

美

也凡君在喪恆稱子未葬稱子某於是公子遂殺惡而立宣公故成之爲在喪之君以弑罪罪宣公也趙氏曰魯君未踰年而見弑但書卒不可斥言也張氏曰私事公子遂敬厭奪嫡之心也然其敢啟是心者變故也有夫人太子而嬖寵妾則文公所以怠於政事者有自來矣國君昏於嬖寵慢棄國政故妾媵大臣相與謀賊君嗣而不能察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文公之謂矣叔彭生身爲大臣既無以救文公之失政又不能撓仲遂之邪謀有公冉務人之忠言不能用甘心就死無一毫扶持之實

沒而不書有以也哉

汪氏曰莊十二年傳謂惠伯死非君命故不得以死節書竊疑仲遂殺惠伯而埋之史官畏遂威權不敢書曰公子遂殺叔仲彭生夫子作春秋當哀公之時而宣公乃時君之祖考故亦仍舊史爲國諱惡而不敢增也苟曰必死君命而後爲死節則人臣扞君於患難之際待召而往亦已晚矣或謂惠伯不發仲遂之謀令君及禍故不書卒夫以季文子孟獻子之賢皆黨遂逆謀反得書卒而獨責備於惠伯聖筆之討罪抑不如是之偏也何休以惠伯先見殺與荀息異

春秋詳說

卷二十八

文公十八年

甲

然孔父先見殺而得書則亦非矣

按遂與得臣同如齊則弑亦必二人同事殺惠伯除異己也入卽殺決知其不從逆 左傳云殺惡及視公穀皆云子赤赤當與惡是一人

### 夫人姜氏歸于齊

左傳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嫡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穀梁傳惡宣公也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有待貶絕而惡從之者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二人緩帶一曰就賢也

胡傳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絕於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於孫子邾者而魯國臣子殺適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母其罪不書而並見矣

高氏曰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于子卒之下則知惡及視皆死而無所依矣

家氏曰齊人弑舍而歸叔姬於魯魯人弑赤而歸出姜於齊弑君出母後先一轍王綱墮頽國政廢弛莫有聲其罪而討之者聖人書此重爲愾歎矣

汪氏曰文公已葬而夫人出則知嗣子之沒於弑而

春秋詳說

卷二十八

文公十八年

聖

不容於魯也文姜哀姜預聞弑君皆書曰孫出姜書號書姓書氏書歸而無貶辭則知責魯之臣子而姜氏爲無罪矣此聖人屬辭之深切著明欲人有考於是而知子惡之所以弑與公子接之所以立也 趙氏曰左氏云出曰歸於某按夫人公薨之後以子見殺自歸父母之家非被出也若有罪見絀則當云出歸於某不得但言歸也

按夫人以子被弑而歸遂與得臣已先杜齊人之口矣雖歸無所告也 穀梁范注不言弑逆之罪而言敬嬴不奉姜氏使奉之卽可安乎所云就賢尤無謂

季孫行父如齊

張氏曰告宣公之立也

沙隨程氏曰遂得臣行父三人皆與謀以其前後如齊而知之也

高氏曰前乎子卒書如齊後乎子卒書如齊齊實聞乎故所以惡齊也宣十八年行父云使我殺適立庶者仲也夫乃逐仲族則行父實與謀弑惡而立宣公故出姜歸齊而行父遽如齊焉惡齊之甥恐齊人聽夫人之訴而來討於是議納賂而請平焉行父之罪固不待貶而魯國臣子皆不可勝誅也

春秋詳說

卷二十八

文公十八年

聖

家氏曰經書行父如齊於夫人大歸之後則行父亦與於弑矣君薨太子立正也非姦臣之利也舍適立庶姦臣之利非國之福也強家擅弑立以市恩於新君而專權自此始矣史墨云魯自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昭公也四君矣或者以行父爲社稷臣誤矣

按行父如齊以宣公立而重託於齊也其與聞乎弑可知

弑其君庶其

左傳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

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

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

春秋詳說

卷二十八

文公十八年

聖

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璜數樛戴大臨蘆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其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

鴟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積惡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於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

春秋詳說

卷二十八

文公十八年

罍

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公羊傳稱國以弑何稱國以弑者眾弑君之辭

或問滕薛邾莒事衛多簡竊疑莒弑其君庶其薛弑其君比乃是彼國告衛既略國史亦略書之非如晉州蒲舉國欲弑之者又庶其比不見其大惡是否莒

堂胡氏曰他事則略至於弑君則必記其所由故或稱國或稱人

劉氏曰左氏云莒太子僕因國人弑之則子弑其父也父雖無道子可弑乎子弑父可匿其罪乎其以君無道書庶幾也

臨川吳氏曰稱國以弑者一國臣民之眾所欲弑也如左氏之言則是僕以太子弑父也春秋何以書國弑乎且僕既與國人同弑君則當自立矣又何以奔魯乎疑僕因國人之下以字當作之謂僕因國人之弑君懼并及禍而來奔也

春秋詳說

卷二十八

文公十八年

罍

汪氏曰文定於襄三十一年莒人弑君密州據趙氏以爲傳之誤大略與此相類讀者當互考按稱國以弑國人同弑也僕與聞其弑但非平日厚結國人無心腹之託倉卒行事懼而出奔亦情勢可想見者如臨川所疑則僕無罪與季文子所言不符是時魯新弑子赤季文子爲之彌縫共立宣公可謂能誅無禮者乎何其明於責人暗於責己也

附錄左傳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爲司城

公子朝卒使樂呂爲司寇以靖國人

春秋詳說

卷二十八

文公十八年

異

春秋詳說卷二十八終

春秋詳說卷二十九

牟陽再觀祖輯撰

宣公

胡傳公名倭一名接文公妾敬嬴之子夫人穆姜在位十八年諡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卽位

公羊傳繼弑君不言卽位此其言卽位何其意也

穀梁傳繼故而言卽位與聞乎故也

胡傳宣公爲弑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是亦聞乎弑

春秋詳說

卷二十九

宣公元年

一

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卽位以著其自立之罪而不嫌於同辭美一也有小大則褒辭異惡一也有小大則貶辭異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張氏曰宣公受弑賊之立而居其位其罪同於桓公而十八年之間皆書王與桓公不同者法已舉於前矣天理不可以常亡王法不可以久廢故存王以舉大法亦所以正宣公之罪也

高郵孫氏曰桓弑隱而立春秋月而不王以罪天王之不能誅之宣弑子赤而立春秋書月書王不罪天王之不討者非赦之也天王不王自平王而下桓公

之時王道之不行未久有王者興則桓公在可誅之域不於在位當於其將終竟桓公之死王不能誅聖人不忍周道之衰而弑君者得志也十八年開書王者四終始反覆欲其見討而竟不能於是月而不王以爲法於萬世至於宣公則王道之不行百餘年矣亂賊接迹而起而王者未嘗誅之非天下無王何至是也宣弑子赤自立晏然無所忌憚春秋於即位之月書王以明王道之行不容一日息也惟其無王是以書王爾桓公之時王猶可望則待王之誅宣公之時王不足望故書王以討也

宣公元年

按宣公繼弑而立書法若予之者蓋據事而書遂等之謀竟成也

### 公子遂如齊迎女

左傳尊君命也

杜注不譏喪娶者不待貶責而自明也

胡傳魯秉周禮喪未替年遣卿迎女何亟乎太子赤齊出也仲遂弑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於見討故結婚於齊爲自安計越典禮以迎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廢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其後滕文公定爲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

紀寢廢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自文宣莫之行矣此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

家氏曰宣公繼世之初斯焉在疚而首遣大夫如齊迎女所遣者又同惡之大夫春秋書之所以著敬廢襄仲弑君篡國之本謀亦以見齊元無道黨其臣而使之弑君也蓋請婚割地魯所以自結於齊者皆在遂與得臣如齊之時故即位未幾而襄仲隨有迎女之行無何又以割地而出春秋書即位書迎女書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書齊人取濟西田著魯人結齊之援以弑其君著齊人輔魯之氣俾弑其君蓋明王

宣公元年

法以治齊魯之罪二國皆有討也

臨川吳氏曰文公使公子遂納幣已非禮况宣公迎夫人而可遣信祖之弟乎然負篡弑之罪而急於結婚齊婚以定其位者乃惡之大喪娶卿逆之非禮則其惡之小者爾

江氏曰文公未終禫制而圖婚春秋深加貶黜不書逆者姓名不書如齊不稱夫人不稱氏以著其罪宣公未及期年而亟於喪娶春秋書使卿迎女書夫人至僅去夫人之氏此非特從同同之例蓋以宣公之惡有大於喪娶者故詳錄之以見其縱私欲而紊典



禮實欲結大援而違天討也

石氏曰鞏弑隱公遂弑子赤桓公之立逆女使鞏宣公之立逆女使遂斯二人者在國以爲賊而桓宣以爲忠也故終桓宣之世鞏遂皆稱公子無異辭按遂得臣如齊子卒公即位遂如齊逆女會平州遂如齊是一套事備書之以見凶謀之始終不僅罪喪婚也

###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左傳尊夫人也

公羊傳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夫人

春秋詳說

卷五

宣公元年

四

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爲貶夫人內無貶於公之道也內無貶於公之道則曷爲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穀梁傳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略之也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遂之挈由上致之也

范注夫人不能以禮自固故與有貶

程傳脫氏字

胡傳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惡夫人與有罪焉則待貶而後見故不稱氏夫人其如何知惡無禮如野有死麋能以禮自防如草蟲愆期有待如歸妹

之九四則可免矣凡稱婦者其辭雖同立義則異逆婦姜于齊病文公也以婦姜至自齊責敬嬴也敬嬴嬖妾私事襄仲以其子屬之殺世適兄弟出主君夫人援成風故事即以子貴爲國君母斬焉在衰服之中請昏納婦而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著妾母當國用事爲後世鑒者也概指爲有姑之辭而不察其旨則精義隱矣

劉氏曰婦人不專行在家制於父母夫人有貶則父母與有罪矣

廬陵李氏曰哀姜去姜而書氏今此去氏而書姜哀

春秋詳說

卷五

宣公元年

五

姜之罪重也

汪氏曰有姑則以婦禮至無姑則專以夫人禮至不稱姜氏而稱婦姜著敬嬴之欲速以姑自居也

高氏曰不直書夫人婦姜至自齊而稱遂以者明公子遂不當以夫人歸也昏禮莫重於親迎豈容他人得以之歸哉遂蓋公族之尊者尤不可也

家氏曰夫人非大夫所得以也遂挾齊以弑其君娶齊女爲寡君之婦魯之家國實制於遂書以者著其罪也公穀言婦有姑之辭婦姜之嫡姑則出姜也經於子卒之後書夫人姜氏歸于齊於宣公始立書遂

以婦姜至自齊所以責齊受人之出母而與之婦所以責魯棄母於齊而娶齊文事悖妄以爲姑也絕滅天理甚矣

按文公四年書逆婦姜于齊諸說不一胡傳以爲文公思念娶事方逆而已成爲婦蓋譏文公急於得婦也婦字是對文公說非對姑說此處既云夫人又云婦則婦字對公說覺重複胡傳以爲責敬嬴欲得婦但對文公稱夫人對姑又稱婦成何文理竊疑婦姜是因文公而致訛也易婦姜爲姜氏但罪遂以似捷家氏以姑爲出姜見得姑出而婦至意深而曲

宣公元年

六

###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傳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胡傳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比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諸侯立卿爲公室輔猶屋之有楹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不然以行父之勤勞恭儉相三君而無私積必能以其君顯名與晏嬰等矣

###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左傳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

杜注胥甲下軍佐胥臣之子

公羊傳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經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卽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

朱子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可謂慮事詳審而宜無

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私意起而反惑歟

張氏曰文公世子之死在官當誅者公子遂其首行父次之觀春秋所書則知之矣

家氏曰季友受託孤之寄猷叔牙戮慶父立僖公魯之宗社賴以再安行父其孫也乃爲賊使齊而歸先君之母今又爲之再使納賂請會有忝厥祖多矣按胡傳云比事以觀極是下文會平州取濟西田皆由此行也

春秋詳說

卷十九

宣公元年

七

穀梁傳放猶屏也稱國以放放無罪也

胡傳放猶羈置毋去其所比於專殺者其罪薄乎云爾或以爲近正非矣大夫當官既不請於天子而自命以爲有罪又不告於司寇而擅刑猶不遠於正乎秦晉戰于河曲撓與駢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爲首止治軍門之呼偕貶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桃園之罪其志固形於此矣故稱國以放見晉政之在私門而成上侵爲後戒也

永嘉呂氏曰書放大夫惡專放也稱國以放君與大

春秋詳說

卷十九

宣公元年

八

夫咸與焉晉放胥甲是也稱人以放國亂無政而眾人擅放之蔡人放公孫獵是也

臨川吳氏曰河曲之戰及今八年豈有不用命之罪八年而後討哉必胥甲以他事取惡於趙盾而逐之也

汪氏曰放胥甲者弑夷皋之兆也殺胥童者弑州蒲之兆也

高氏曰諸侯之大夫有罪當請於天子或殺或放今晉專放其大夫可乎况舜討驩兜之罪而放之崇山者投之遠方也崇山猶在封疆之內非蠻夷外國也

晉人於衛同爲列國而放其有罪之臣於衛是鄙衛

也衛人受晉之逐臣而不辭豈亦迫於大國之勢歟劉氏曰秦穆公悔不用百里奚之言以亡三帥自改其過而作秦晉盟公恥不得志於秦而追咎善謀放胥甲于衛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使晉之君臣因胥甲之言推而廣之修己而不責人鄰國將來服矣患秦哉春秋書放胥甲以其無罪而譏晉之濫也啖氏曰公羊云近正也此傳是三年待放之義乃三諫不從以禮而去者今放名雖同而實殊傳不見事迹故云爾

春秋詳說

卷十九

宣公元年

九

高郵孫氏曰穀梁云稱國以放放無罪也按稱人自爲與其下爲別也安得以稱國而見其無罪乎按吳臨川說好別有故而追論舊事以爲名也一則不當偏罪胥甲一則不當久而追論謂之放無罪可也

### 公會齊侯于平州

左傳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杜注平州齊地

胡傳按左氏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魯宣纂立踰年舉國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於平州之

會也春秋以來弑君篡國者已列於諸侯則不復致討故曹人以此請負芻于晉夫篡弑之賊毀滅天理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率中國為戎夷棄人類為禽獸此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魯宣宜稱及齊而曰會者討賊之法也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絕其黨而後為惡者孤也

張氏曰凡亂臣賊子之所以不敢縱其欲者以有伯主大國能討之也齊乃魯之鄰其力足以正魯而惠公不明於義利邪正之辨始許仲遂以亂魯之適庶

春秋詳說

卷十九

宣公元年

十

終會平州以定賊子之位則亂賊復何畏而不逞哉會者外為志魯宣欲求寵以定位而書齊惠之志以治黨惡之罪與桓公鄭莊垂之會一也晉為盟主諸侯所取正而齊宋弑君威弗能加魯亂不治見晉之無能為也

汪氏曰齊惠因歆職之逆得立乎其位故魯宣納賂求會驩然而從蓋同惡相濟耳特齊之強大足以庇魯故宣公君臣殫意以固結之也按不言及成言在前兩意所同也

公子遂如齊

左傳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胡傳宣公篡立之罪仲遂主謀為首惡初請於齊遂為上客而並書介使者罪叔孫得臣不能為有無亦從之也大夫有以死爭者矣然削而不書者以叔仲惠伯死非君命失其所也遂及行父則一再見於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於策者於以著其始終成就弑立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內交宮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為之援至於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至不悟者其慮深矣凡此皆直書於策而義自見者也

汪氏曰孔父仇牧荀息非以君命而死皆特書於策

春秋詳說

卷十九

宣公元年

十一

竊疑忠義之臣并君之難固不可待召命而後致死也杜氏謂史畏襄仲不敢書殺惠伯其理或然遂得臣同如齊見公子接而請立之逆謀之始也今既定宣公而拜成於齊逆謀之終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左傳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弑子赤之賂也

穀梁傳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為賂齊也程傳宣公不義得國賂齊以求助齊受之以助不義故

書取不義不能保其土故不云我非爲強取故不諱不能而有失者皆諱

胡傳魯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春秋討賊尤嚴於利其爲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夫齊魯鄰國盟主之餘業也子惡弑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聲罪致討務寧魯亂首與之會是利其爲惡而助之也弑君篡國人道所不容而貨賂公行免於諸侯之討則中國胥爲戎夷人類滅爲禽獸其禍乃自不知以義爲利而以利之可以爲利而爲之也孟子爲梁王極言利國者必至於弑奪而後慶蓋得經書取田之意舉法

春秋詳說

卷五

宣公元年

三

如此然後人知保義棄利亂臣賊子孤立無徒而亂少弭矣

高郵孫氏曰齊侯之罪隱而難見故明書取田以著其罪春秋取田邑皆貶之曰人罪其擅取也惟齊景爲昭公取鄆以其取不爲己得特書其爵

張氏曰桓公篡立求援於鄭而誘以許田宣公奪嫡主齊以自立而賂以濟田以利自固前後一轍使鄭莊齊惠不貪其利則桓宣必不能以自立矣

永嘉呂氏曰春秋書取田邑有伐而書取者如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夷十年公敗宋師取郕取防倍二

十二年公伐邾取須句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三十三年公伐邾取訾夷宣四年公伐莒取向九年齊侯伐萊取根牟十年公孫歸父伐邾取繹是用兵力以取之也有直書取者如僖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我取之曹也此年齊人取濟西田齊取之我也成二年取汶陽田以鞍之戰而齊以歸我也此則不用兵力而取之也

按會後取田其爲賂可知書以罪齊而罪魯自見

### 秋邾子來朝

茅堂胡氏曰凡經於朝聘皆不能書未有書而無義

春秋詳說

卷五

宣公元年

三

者也宜公爲弑君者所立邾子來朝而無貶文者既於朝桓貶矣公羊子曰其餘從同同按文十四年彭生伐邾數年無事想和好而朝魯新君也

###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左傳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其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

穀梁傳遂繼事也

胡傳楚書爵而人鄭者貶之也鄭伯本以宋人弑君晉不能討受賂而量以此罪晉爲不足與也遂受盟於楚今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書侵陳遂侵宋者以見潛師掠境肆爲侵暴非能聲宋罪而討之也既正此師爲不義然後中國之師可舉矣

張氏曰不討有罪固晉之無義而亦未至如僭王猾夏之罪大也鄭舍晉從楚附無王之夷狄以爲中國患故人之

家氏曰使鄭穆公從楚之後能以楚師討宋聲於境

春秋詳說

卷五

宣公元年

西

上同昭公之故宋人必能以鮑爲費更議立君則不失其棄晉之初志今乃與楚子俱侵陳遂侵宋此侵暴無名之師陵駕中夏非討亂之舉也

永嘉呂氏曰盟會而書楚子自孟始征伐而書楚子自侵陳始次厥貉嘗書楚子矣未加兵於中國也伐麋書楚子矣不過加兵於其與國也征伐而書爵者皆伯之之辭侵蔡遂伐楚侵曹伐衛書齊侯晉侯喜中國之有伯也侵陳遂侵宋書楚子傷中國之無伯而夷狄得以執伯權也

陳氏曰書遂伐楚言志不在蔡也書遂侵宋言志不

在陳也南北之勢於是始也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後

五十年晉趙武楚屈建同盟于宋諸夏之君分爲晉楚之從矣自是說春秋師再有事無言遂者言遂者非與國伐盟主則盟主伐與國也

廬陵李氏曰楚莊以文十三年卽位數年之間不聞有猾夏之師休養以有爲也至此而爭伯矣又曰楚自僖二十七年圍宋至是而再及宋中國又無伯也按楚莊圖伯鄭助之下文伐鄭侵鄭鄭有以取之也

### 晉趙盾帥師救陳

左傳晉趙盾帥師救陳宋

春秋詳說

卷五

宣公元年

圭

穀梁傳善救陳也

胡傳鄭在王畿之內而附蠻夷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侵逼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晉能救陳則存諸夏攘夷狄之師故特褒而書救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如解倒懸如拯民於塗炭之中知此義則知春秋用兵之意矣傳稱師救陳宋經不書宋此非闕文乃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上卿貶而稱人諸侯會而不序今若書救宋則典刑紊矣

張氏曰陳無罪而蒙伐當救也宋有弑君之罪不當救故略之

家氏曰書救陳與其能救陳也不書救宋不與其救宋也宋負弑君之惡晉人受賂不能討而楚伐之雖楚之存心未必誠於爲義然弑逆之賊夫人得而討之也楚討之晉救之故春秋不與其救歟

按楚侵陳宋晉師出而楚師去趙盾但至陳未至宋遂爲栢林之會故但書救陳栢林之會宋陳皆與豈得謂宋不在所救中歟若謂諱之以見不當救恐求之太深矣平日同會盟而宋有罪伯主致討可也伯主不能討楚來侵伐伯主以爲有罪而置之任楚之憑陵宋不能支則附楚矣又何以爲中國伯主乎既

春秋詳說

卷五

宣公元年

夫

屬同盟有罪當討有患當救爲是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栢林伐鄭公作栢林

左傳會于栢林以伐鄭也楚爲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杜注晉師救陳宋四國君往會之共伐鄭也

公羊傳此晉趙盾之師也曷爲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

穀梁傳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大趙盾之事也其曰師何也以其大之也于栢林地而後伐鄭疑辭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

范注欲美趙盾救災恤患之功故詳錄其會地

胡傳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穀梁子以爲大趙盾之事以其大之也故曰師此說非也春秋立法君爲重而大夫與師其體敵列數諸侯於帥師之下而又書大夫之名氏則臣疑於君而不可以爲訓其曰會晉師此乃謹禮於微之意也其立義精矣栢林鄭地也前者地而後伐以爲疑辭此其地則以著其美者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陳氏曰此晉趙盾以諸侯之師伐鄭大夫初用諸侯也靈公之世兵車之會自參以上貶人之於是出趙

春秋詳說

卷五

宣公元年

七

盾以其用諸侯也春秋不以大夫用諸侯故上書趙盾帥師救陳下書諸侯會晉師于栢林伐鄭則不以大夫用諸侯之辭也

臨川吳氏曰晉師即趙盾救陳之師也以四國之君在會故不稱趙盾而稱晉師也陳先代之後而受侵逼伯主所宜救也鄭以畿內之國而附蠻夷伯主所當伐也惜乎晉伯不競荆蠻方強晉卿能致四國之君聲罪致討不能服鄭而反遣楚禽中國之不振可傷也

汪氏曰桓十五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先

講會禮而後往伐始疑於助忽而討突終乃伐忽而助突故春秋責其疑此年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四國之君翕然而從晉師討罪以救患故春秋著其美前者講會禮而後伐此乃會師以同伐文似而實異也書突出奔蔡忽歸於鄭突入於櫟而繼書公會諸侯于棐伐鄭則為黨突而伐忽可知矣書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而繼書諸侯會晉師于棐林則為討鄭而救中國可知矣屬辭觀之是非瞭然

劉氏曰卿大夫不得會公侯今晉侯不行趙盾專國

春秋詳說

卷十九

宣公元年

六

亦無貶則善矣曷為大之耶

廬陵李氏曰書會師二此年及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也瓦會左傳注云卿不書不敵公也然則此會亦可援此例杜預強為兵會非好會之說自相異同耳按鄭在西陳稍東宋又稍東晉師赴陳先至鄭境楚師已去遂會四國以伐鄭此承上趙盾帥師救陳故云四國會晉師晉君不在非會趙盾而何言晉師於伐為便也此伐自當予之其遇北林而不戰者蓋不虞楚師遠至故斂兵而還以圖後舉耳楚侵陳宋之師南歸未遠聞晉伐鄭遣蔣賈來援而此時陳

宋之侵伐俱解矣亦不可謂全無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公作柳 侵書趙穿而後凡役書大夫

左傳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公羊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

胡傳崇在西土秦所與也晉欲求成於秦不以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為譏已甚比諸伐楚以救江異矣而傳謂設此謀者趙穿也意者趙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託於伐國以用其眾乎不然何謀之迂而當國者亦不

春秋詳說

卷十九

宣公元年

九

裁正而從之也穿之名姓自登史策弑君於桃園而上卿以志同受惡其端又見於此書侵以見所以求成者非其道矣

任公輔曰地譜商有崇國在京兆鄠縣甘亭

啖氏曰崇小國也公羊誤為柳

高氏曰晉欲得秦而反加兵於他人之國適足以眾晉之敵爾此謬計也

家氏曰晉欲求成於秦發一乘之使述先君之好而秦成合矣今伐崇以求之秦愈怒而兵愈不可解矣蓋穿者志於作難託伐崇以專兵不然何拙謀之若



是而執政者且無所可否於其間乎

劉氏曰趙穿果伐天子之邑罪大矣無文以貶之何哉公羊之說非也

按伐崇自是秦與國若天子之邑何與於秦事書趙穿帥師見穿之專兵也 秦與楚合故晉欲求成而秦不從

### 晉人宋人伐鄭

左傳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倭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穀梁傳伐鄭所以救宋也

春秋詳說

卷九

宣公元年

三

胡傳宋人弑君既列於會在春秋衰世已免諸侯之討矣論春秋王法則其罪固在法所不赦也而晉人與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伐燕庸愈乎其書晉人宋人非將卑師少蓋貶而人之也以貶書伐者若曰聲罪致討而已有瑕則何以伐人矣

臨川吳氏曰蔡林之會晉合四國以伐鄭而無功故至於再伐而不復可致三國伐鄭者爲宋也故獨與宋連兵

高氏曰宋怨鄭與楚之侵也復請晉伐鄭晉亦以前救之無功也遂連兵伐之夫晉以貪賂致諸侯之叛

不能退而自責乃謀動干戈於外以遂宋之復怨况宋人弑君豈可與之合兵乎

按伐鄭是前侵陳宋不了之案穀梁云伐鄭所以救宋范注謂楚鄭侵宋誤也若時方侵宋宋何以能出師伐人 責晉不當與宋合兵似屬無關

二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職皆書大夫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

左傳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

春秋詳說

卷九

宣公二年

三

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敵百人狂狡輅鄭人入於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於鄭半入華元逃歸立於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齧其

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眾我寡

穀梁傳獲者不與之辭也言盡其眾以救其將也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

胡傳兩軍接刃王將見獲其負明矣又書師敗績辭不贅乎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故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眾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尊師眾並書於策者示人君不可輕役大眾又重將帥之選其義深矣或曰元帥三軍之司命而輕重若是班乎自行師而言則以元帥

春秋詳說

卷十九

宣公二年

三

為司命自有國而言則以得眾為邦本鄭使高克將兵禦狄於境欲遠克也而不恤其師楚以六卒實從得臣恐喪師也而不恤其將故經以棄師罪鄭以殺其大夫責楚明此義然後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

永嘉呂氏曰此年戰大棘與晉趙鞅鄭罕達戰于鐵皆兩稱帥師其眾敵也春秋書戰言大夫帥師自此始自是而後若晉荀林父衛孫良夫魯季孫行父蹇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齊國書皆書大夫帥師春秋書獲者七惟齊國書及此年宋華元書敗績者身見獲而師又敗也大夫生死皆書曰獲鄭獲宋華元

生也吳獲陳夏齧齊國書死也

高氏曰元年秋鄭人與楚子侵宋宋人既為棠林之役以報之是冬又與晉人伐鄭一役而兩報之遂起此役今鄭師之來宋當明大義以喻之否則慎固封守使鄭不得而犯焉華元乃違帥師出與之戰於是三軍大敗必至見獲不能效死徒殄民辱國而已以見中國因夷狄之故而自相殘如此

臨川吳氏曰鄭附楚侵中國之陳宋晉為宋故再伐鄭而皆無功鄭受楚命一戰宋而乃大勝楚之氣益張矣

春秋詳說

卷十九

宣公二年

三

趙氏曰穀梁云盡其眾以救其將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按兵敗身獲而云不病非也但緣師先敗績身乃見獲依次第書之有何褒貶乎若欲褒貶乃足見其不身先士卒爾何得云善矣

廬陵李氏曰獲例六已見僖十五年穀梁以韓戰不書師敗而書獲為晉侯失民此戰先書師敗而後書獲為華元得眾其說亦似有理而胡氏不從按書戰于大棘宋地則鄭之先舉可知鄭恃楚而強宋恃晉而弱軍敗帥獲南風之競兆於此也此猶責宋弑君以書及歸罪華元誤矣

秦師伐晉

左傳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

胡傳按左氏以報崇也遂圍焦晉用大師於崇乃趙穿私意而無名也故書侵秦人爲是興師而報晉則問其無名之罪也故書伐世豈有欲求成於強國而侵其所與可以得成者乎穿之情見矣宣子當國算無遺策獨憐於此哉其從之也而盾之情亦見矣春秋書事筆削因革必有以也一侵一伐而不書圍焦所以誅晉卿上侵之意所由來者漸矣

永嘉呂氏曰晉文之欲與楚爭也必得秦而後敢戰

宣公二年

孟

微師之役晉襄度淺而先軫諸人見利乘便自是更相報復無有窮已楚方有陵駕中國之心鄭復背晉從楚以侵陳晉將與楚爭則通秦以軋楚可也否則置秦而勿問可也而盾之族子與侵崇之謀盾非病狂何故聽之是啓秦之爭也宋方敗於鄭而晉復病於秦非自致之而誰耶

張氏曰欲求成而反召兵所以深著趙穿之妄動干戈而欲竊兵權誅其意也

按晉侵崇乃秦之與國秦遂公然伐晉於此益見趙穿侵崇以求秦成之非計矣而秦之報視所加爲已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甚也 秦助晉而晉強秦合楚而晉衰晉西敵秦南敵楚聯絡諸國左右支吾不敢深攻大戰恐力疲有議其後者也或議趙盾畏楚所畏豈專在楚哉

左傳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於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杜注鄭爲楚伐宋獲其大夫晉趙盾與諸侯之師將爲宋報恥畏楚而還失伯者之義故貶稱人

春秋詳說

卷九

宣公二年

孟

胡傳按左氏晉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初鄭歸生受命於楚以伐宋經不書伐而以宋華元至大棘之戰者蓋楚人有辭於宋矣師之老壯在曲直晉至夏盟盾既當國合諸侯之師何畏乎楚何避乎鬬椒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故卿不氏而稱人師書侵而不言伐易於訟卦之象曰君子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將至於與師動眾有不能定者矣晉惟取賂釋宋而不討至以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不競於楚可不慎乎春秋行事必正其本爲末流之若此也其垂戒明矣

永嘉呂氏曰諸侯之從晉也謂晉之可依也率諸侯

以討宋乃立公子鮑而還是立賊也鄭由是謂晉爲不足與而從楚以侵宋晉乃庇宋以伐鄭鄭復使歸生伐宋蓋有辭於宋也晉復黨宋以侵鄭一動之非義而與國叛之敵國侮之彼得以奉辭而我罷於奔命至一再而未已也伯主之舉動詎可輕哉

家氏曰鄭叛華侵之可也以報大棘之役則不可也鄭惡晉之釋宋不討而從楚晉不知自愧猶爲宋報鄭是以貶四國之大夫皆書人是時晉之趙盾欲據兵權託於伐國實無圖心故棄林之役楚囚解揚晉師即還是役也與圖椒遇即諺爲之辭曰彼宗競於

春秋詳說

卷九

宣公二年

美

楚殆將斃矣復去之盾本無欲戰之心也左氏乃曰晉侯倭趙盾驟諫不入是以不競於楚何失實之甚耶

高氏曰自是楚與晉爭晉不能競反有弑逆之禍於是楚益自肆明年遂有問鼎之事

按不爲此侵則三國不附矣以侵鄭爲各所以聯三國之勢而不與楚戰乃盾之本心也 數動無功例應貶故稱人稱侵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皋公作卿

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

丸也宰夫胸熊蹯不熟殺之真諸春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唯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

春秋詳說

卷九

宣公二年

主

於此不知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喉夫契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鬪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靈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

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慙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王申朝於武宮

杜注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

林注杜氏以爲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遂致議論紛紛或疑以爲非孔子之言愚按此越竟乃免當爲遂奔他國則弑在出奔之後可免弑君之名非謂越竟而反可不討賊得免弑君之名也上文亡

春秋詳說

卷五

宣公二年

天

不越竟反不討賊亦是兩事不可與此相牽 靈公

弑成公黑臀立

穀梁傳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九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爲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爲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違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皋者過在下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

程傳趙穿弑君人誰不知若趙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也

胡傳趙穿手弑其君董狐歸獄於盾其斷盾之獄辭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以是書斷而盾也受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革其義云何曰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酷於君見弑不於其身而誰責乎亡而越竟謂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絕反而討賊謂復讎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僞出而實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今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弑矣惡莫慘乎意今以此

春秋詳說

卷五

宣公二年

天

罪盾乃閑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盾雖欲辭而不受可乎以高貴鄉公之事觀焉抽戈者成濟倡謀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爲天吏者將原司馬昭之心而誅之乎亦將致辟成濟而足也故陳泰曰惟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耳昭問其次意在濟也泰欲進此直指昭也然則趙穿弑君而盾爲首惡春秋之大義明矣微夫子推見至隱垂法後世亂臣賊子皆以詭計獲免而至愚無知如史太鄧扈樂之徒皆蒙歸獄而受戮焉君臣父子不相夷以至於禽獸也幾希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汪氏曰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去國不返必如宋子哀潔身去亂然後君臣之義絕 反而討賊苟如羽父討於寯氏不足以追大惡之誅必如衛石碯之誅不避親無一毫阿私之意而竭力爲君復讎然後臣子之事終

大全注三國志魏高貴鄉公紀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遂率殿中宿衛官童數百鼓譟出中護軍賈充逆戰南闕下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當如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爲今日濟抽戈刺帝刃出於背昭聞之

春秋詳說

卷五

宣公二年

三

大驚自投於地入殿中召羣臣會議尚書左僕射陳泰曰獨有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耳昭久之曰更思其次曰泰言惟有進此不知其次昭乃不復言以太后令追廢帝爲庶人昭言成濟大逆不道夷三族鄧扈樂事見公羊傳閔公元年 唐書昭宗紀上至洛陽朱全忠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乃遣李振與蔣玄暉及朱友恭氏叔琮等圖之玄暉選牙官吏太等百人夜叩宮門殺宮人裴貞一帝在椒殿遽起繞柱走太追殺之昭儀李漸榮以身蔽帝太亦殺之玄昭矯詔稱貞一漸榮弒逆全忠聞之陽驚哭自投於

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至東都慟哭殺朱友恭氏叔琮

臨川吳氏曰趙盾專晉國之政幾二十年境內境外知有盾而不知有公靈公既長不堪其專遂欲殺盾鉏麇受命不肯殺盾而死提彌明救盾而闔死靈輒內叛倒戟免盾於死則盾之私屬與公徒敵無復有臣禮矣君臣既爲仇敵非盾弒公則公殺盾勢固不兩立也穿盾之族子平日所愛信之人也弒公而盾乃復穿之弒爲盾弒也盾爲首惡穿特承意行事者爾盾陽爲不知謀以求自免弒君之罪將誰欺乎夫

春秋詳說

卷五

宣公二年

三

子書曰趙盾弒其君誅首惡也自三傳以來說者多方爲盾分釋則是亂賊不可以欺聖人而乃可以欺後儒也

汪氏曰趙盾之專晉猶司馬昭朱全忠之專政於魏唐也靈公之欲殺盾猶高貴鄉公之欲殺司馬昭唐昭宗之謀朱全忠也趙穿弒靈公猶成濟史太之殺高貴鄉公與昭宗也盾未出山而復猶昭全忠之陽驚自投於地也魏唐舊史及通鑑皆書成濟史太弒帝而邵子經世書及朱子綱目則筆之曰魏司馬昭弒其主髦朱全忠弒帝蓋取法春秋誅趙盾之義也

司馬昭族誅成濟朱全忠盡殺友恭叔琮等尙不免  
君子直筆之討况盾使穿逆成公於周以固新君之  
寵則元惡之誅不於盾而誰任乎

家氏曰晉襄託其孤於趙盾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  
賜不才吾惟子之怨其屬於盾者爲何如盾乃與諸  
大夫謀外求君及畏逼不得已而後立靈公則靈公  
之立非盾意也竊疑盾所以謀其君者非一朝夕之  
故矣齊商宋鮑弑君篡國晉爲盟主所當治也盾合  
諸侯將有討於齊宋已而受賂不惟不討又爲之定  
篡竊之位無君之心久已萌矣堂上之甲方興桃園

之攻隨主靈公固在趙氏置網之內欲無及得乎

趙氏曰左氏云仲尼曰惜也越竟乃免按董狐云亡  
不越竟言行未遠而君被弑反又不討賊狀涉同謀  
爾非謂越竟卽無罪也作傳者不達此意遂傳會爲  
此言若然者奸臣令人弑君身越竟而還卽爲無罪  
乎

朱子曰左氏見識甚卑云孔子曰惜哉越竟乃免如  
此則專是回避占便宜者得計聖人作春秋而亂臣  
賊子懼豈反爲之解免耶

按趙盾弑君顯然可見董狐之長不在於明見事理

而在於不畏趙盾故孔子稱之曰書法不隱亡不  
越境反不討賊二語人皆見得但難於不回護耳  
爲法受惡謂盾不罪太史而聽其書越竟乃免以脫  
然去國不返而言林氏之說可玩盾仍使穿逆新  
君則穿之承盾指使尤明

附錄左傳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  
及成公卽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  
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於是公族餘子  
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  
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爲旄車之族使屏季以

其故族爲公族大夫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左傳

林注匡王崩弟定王立

三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公羊傳其言之何緩也曷爲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  
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於滌三月於稷者唯且  
是視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  
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設梁傳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言之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胡傳乃不郊爲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不然郊  
矣禮爲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於魯史策已書而未葬  
也祀帝於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  
春秋以來喪紀浸廢有不奔王喪而達適他國有不修  
弔禮而自相聘問固將以是爲可舉而不廢也卒至漢  
文以日易月後世不能復其所由來漸矣春秋備書其  
義自見

大全注漢書文帝紀遺詔曰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

春秋詳說

卷十九

宣公三年

書

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朕  
幸以天年得供養於高廟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  
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嫁娶祠祀殿中當  
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  
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

家氏曰此魯宣除喪始郊而天示之譴也一書十有  
六言辭順而不厭著其變異異乎常郊之卜不吉者  
矣宣公篡弒逆理亂常持是饗帝故天譴之也

張氏曰此因事之變以明魯郊之非禮蓋僭禮之中  
復有忘哀從吉之罪三年之喪乃臣子斬衰奔赴之

時豈可僭天子越縋行事之禮春秋所以特書之

汪氏曰天王崩三月天下服王崩至是已三月海內  
諸侯皆當斬衰直經杖紼帶冠繩纓菅屨魯爲同姓  
之宗國而不服其服則無王也郊之祭也喪者不敢  
哭凶服不敢入國門苟釋凶服而從事於大禮是慢  
天也且天子嘗臨郊社蠶籩既陳諸侯祭社稷俎豆  
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皆廢其禮況可聞喪而猶治  
祭事乎王制所紀祭天地社稷越縋而行事亦以己  
卜時日而忽有喪則大臣越縋而攝祭耳春秋書郊  
牛災而改卜者四此年改卜之牛又死成七年鼯鼠

春秋詳說

卷十九

宣公三年

書

又傷改卜之牛故皆廢郊定十五年哀元年鼯鼠傷  
郊牛改卜牛而不復變異皆行郊禮故知不郊者非  
悔非禮而不郊實以郊牛之有災傷不得已而不  
郊特書乃不郊猶言乃還乃復乃克葬乃者繼事之  
辭所以著不郊之由繫於郊牛之變異也經書不郊  
者四成十年襄十一年皆以卜不吉而廢郊則魯君  
之誠意不足以格天此年成七年牛災廢郊而皆猶  
三望則天示譴告之意而不知止也  
按魯宣初行郊而值變異自是天譴其人不享其祀  
合上文天王崩又見失禮而魯之不當郊不待言而



見矣

猶三望

左傳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胡傳三望者公羊曰祭泰山河海夫天子有天下凡宇宙之內各山大川皆其所至也故得祭天而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有一國則境外之山川他人所至者而可以望乎季氏族於泰山冉求不能救而夫子責之者爲泰山魯侯所至也大夫何與焉季氏不得旅泰山則河海非魯之封內其不得祭亦明矣猶者可已不當爲之

春秋詳說

卷九

宣公三年

美

辭

臨川吳氏曰天子郊祀上帝必望祭山川望祭在郊祀之後因郊而望也魯諸侯也以成王之賜許用王禮四望闕其一殺於天子然郊禮既廢則望禮可以不舉魯既不郊而猶三望故書以譏其非禮

汪氏曰襄七年三卜不吉而免牲十一年成十年四卜五卜不吉而不郊雖曰不郊非其本意然因是而止猶庶幾焉僖公末年免牲猶三望此年成七年不郊猶三望可已不已不當爲而爲其過益甚矣按猶三望已見僖公

葬匡王

左傳

杜注四月而葬速

胡傳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微者往會魯侯不臣其情慢也或曰宣公親之者也而常事不書非矣崩葬始終之大變豈以是爲常事而不書也

高氏曰前期而葬者簡也且著王室之微罪諸侯之不王也

永嘉呂氏曰經書王崩而葬者四葬桓王葬匡王則不書其人葬襄王則叔孫得臣也葬景王則叔鞅也

春秋詳說

卷九

宣公三年

美

或謂桓王匡王之葬皆公親往然以他文考之葬諸侯而使卿者則備而書之其他不書其人者皆爲公親往可乎

按葬速王室之失而公不親往使微者會葬則魯之罪也

附錄左傳晉侯伐鄭及鄭鄭及晉平士會入盟

楚子伐陸渾之戎

公作賁渾戎殺無之字

左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錯鼎象物

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鄩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杜注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僖二十二年秦晉遷之于伊川遂從戎號

胡傳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爲陸渾在王都之側戎夏雜處族類之不分也楚又至洛觀兵于周疆問鼎

春秋詳說

卷三十

宣公三年

三

之大小輕重焉故特書於策以謹華夷之辨禁猾夏之階

陳氏曰楚伐陸渾窺周室也

按楚伐陸渾之戎可以不書以其觀兵周疆而問鼎輕重故書之也觀兵問鼎不可特書故借伐陸渾以見王孫滿之答辭嚴義正周室尙有人在趙盾弑君晉成新立楚知晉無能爲遂猖狂至此

夏楚人侵鄭

左傳鄭卽晉故也

胡傳按左氏晉侯伐鄭鄭及晉平而經不書者仲尼削

之也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釋賊爲不足與似也而往從楚非矣今晉成公初立背僭竊僞邦而歸諸夏則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許還善書楚人侵鄭者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諸夏之罪爾鄭既見侵於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家氏曰晉靈惟貨是徇是以失鄭成公繼世雖未有大過人而鄭遽棄異卽同蓋貴華賤夷人心義理之同然非威驅勢迫所能得也不然趙盾合諸侯之師以伐鄭略無成功今息兵踰年鄭何爲而自至于春秋繼伐陸渾而書楚人侵鄭惡楚莊圖伯之急也

春秋詳說

卷三十

宣公三年

三

按晉伐鄭鄭及晉平楚因之侵鄭急急然與晉爭鄭故書人以譏之不書鄭及晉平者以爲常也蓋從晉者常從楚者變

秋赤狄侵齊

見赤狄始

張氏曰赤狄狄之別種謂之赤狄白狄俗尙赤衣白衣也地譜洛州春秋赤狄之地

襄陵許氏曰楚侵其南狄侵其北此中國棟橈之時也

宋師圍曹

左傳宋文公卽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

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胡傳按左氏宋文公卽位盡逐武穆之族二族以曹師伐宋然不書於經者二族以見逐而舉兵非討罪也及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而經書之者端本清源之意也武穆二族與曹之師奚爲至於宋哉不能反躬自治恃眾強以報之兵革何時而息也宋惟有不赦之罪莫之治也故書法如此

高氏曰武氏之亂非曹人所致也宋不能內睦九族而興兵以圍人之國不亦左乎

春秋詳說 卷十九

宣公三年

罕

按曹小國也不當興師以助武穆之族宋因之圍其國曹不足責故書宋圍以見宋不自治而專尤人

###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左傳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爲伯條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旣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嬀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于陳宋之間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又娶于

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

不立也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蕃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姑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爲君其後必蕃先納之以亢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 葬鄭穆公

穆公作穆

左傳

林注穆公卒靈公夷立

春秋詳說

卷十九

宣公三年

罕

臨川吳氏曰葬速禮不備也

### 四年

###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左傳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杜注向莒邑

公羊傳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

穀梁傳及者內爲志焉爾平者成也不肯者可以肯也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爲利也

胡傳心不偏黨之謂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以此心平怨者怨必釋惟小人不能宅心之若是也雖以勢力強之而有不獲成者矣夫以齊魯大國平邾莒小邦宜其降心聽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所私繫失平怨之本耳故書取以著其罪及所欲也平者成也取者盜也不肯者心弗允從莫能強之者也以利心圖成雖強大不能行之於弱小春秋書此戒後世之不知治其本者故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斯可矣

張氏曰邾己姓國秦有邾郡漢屬東海郡故城 易

春秋詳說

卷十九

宣公四年

聖

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聖人所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此心之公正自足以感之也以宣公而平二小國若出於公不必假齊一言而彼已服今挾齊爲重而莒尙不肯伐莒而齊不復與取向以自益春秋深以著此心之不公而終之以爲利也高氏曰莒邾相怨而邾乃魯昏嫗之國公欲爲邾平莒而挾齊以爲重公之義不足以服莒之心莒所以不肯也肯者心以爲然而從之也曰莒人見其不肯者非特其君也不知自反而取邑於人亦已甚矣公既無以得莒後書邾伯姬來歸則邾亦不能固其好

也

家氏曰事有大而書之略事有小而書之詳此書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辭繁而不厭示後人以持平救偏正義辨利之要夫莒邾所以爭爲不平故耳齊魯求其平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以我之平而平彼之不平庶乎其可也而魯之於莒積不相下徒挾齊人之威力而要莒以必從其不肯也宜哉宣公遽以兵加莒而取其一邑以己之不平求人平况又因以爲利無道甚矣以濟西賂齊而責償於莒春秋首書公及而終之以取向深責之也

春秋詳說

卷十九

宣公四年

聖

汪氏曰凡書侵伐多不言其所事惟晉陽處父伐楚先言伐而後言以救江宣公伐莒先言平莒不肯而後言伐皆指言其事然救江雖非其道而其名則善平莒之名雖善以不肯而至於伐取則又甚焉屬辭比事春秋之權衡見矣啖氏曰公羊云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聖人設教豈爲魯欲取向而妄加莒事乎趙氏曰穀梁云弗肯者可以肯也按書不肯者明莒非以他事見伐且譏公又曰伐莒義兵也按非王命又非侯伯安得稱義乎

按宣公爲鄆平莒借齊以服之莒竟不從必有曲直未明者反因之伐莒取向備書以譏之

### 秦伯稻卒

左傳

林注其公卒桓公立

###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左傳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鼃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鼃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

春秋詳說

卷五

宣公四年

罽

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乃舍之皆爲大夫

杜注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而從弑君故書以首

惡

程傳有欲亂之人而無與亂者則雖強力弗能爲也今

有劫人以殺人者則先治劫者而殺者次之將以垂訓於後世則先殺者而後劫者春秋書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是也

胡傳首謀弑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也而以歸生爲首惡何也夫亂臣賊子欲動其惡而不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而不死也故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其從之者歟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是以死節許二子矣歸生懼譖而從公子宋特無求路不可奪之死節耳書爲首惡不亦過乎曰歸生與宋並爲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以不從一也嘗統大師與宋戰獲其元帥

春秋詳說

卷五

宣公四年

罽

已得兵權可以不從二也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手耳天據殺生之柄仗大義以制人使人聽已猶犬羊之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其見殺而從之也哉計不出此顧以畜老憚殺比方君父歸生之心悖矣故春秋捨公子宋而以弑君之罪歸之爲後世鑒若司馬亮沈慶之等苟知此義則能討罪人不至於失身爲賊所制矣

大全注晉書惠帝紀賈后專恣殺太傅楊駿廢太后楊氏徵汝南王亮爲太宰亮欲悅眾論誅楊駿功侯者千八十一人亮權日盛賈后欲奪其權使楚王瑋

夜圍亮府殺之 南史沈慶之傳慶之既發顏師伯柳元景之謀遂昵子業蔡興宗勸慶之弑子業不從及子業誅何適量慶之必入諫閉諸橋絕之慶之果往不得進而還乃使沈攸之賜藥酒殺之

陸氏曰子公弑君之賊也其惡易知子家縱其爲逆罪莫大焉書之以爲首惡所以教天下之爲人臣者也春秋之作聖人本以明微蓋謂此也與書趙盾之弑義同

高氏曰春秋之作常施於可疑而不施於所不疑宋之罪無疑也歸生或疑於可免故以治歸生則宋罪

春秋詳說

卷无

宣公四年

弑

自見非重歸生而輕宋也

陳氏曰歸生爲正卿而宋有無君之心非歸生孰禁之於歸生乎謀先然而弗禁則賊由歸生而已矣故歸生之弑公子宋啓之不以罪宋而罪歸生

張氏曰歸生位爲上卿久執大權國事由己乃不能鎮服姦邪遏絕萌孽又脅於邪謀撓而從之位尊責重故春秋定爲戎首以戒大臣不能持正而阿附寵人者所以示國討之法而明事君之義也

臨川吳氏曰左傳所載事蹟猥陋疑不可信蓋歸生貴戚之卿秉國重權嗣君新立必有所不獲於其君

者因宋之有邪謀陽爲畜老憚殺之言陰實假手於宋以除其君此亂臣之首而宋特其從也

汪氏曰十年傳載鄭人討幽公之亂斲歸生之棺而逐其族則鄭人當時已以歸生爲首罪矣

赤狄侵齊

按鄭靈之弑啓之者宋主之者歸生宜書歸生弑其君吳臨川所論深有見左傳權不足之說未足信也

高氏曰以齊之強而連年爲狄所侵則惠公之無政可知矣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春秋詳說

卷无

宣公四年

至

胡傳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致者危之也夫以篡弑謀於齊而取國以土地賂齊而請會以卑屈事齊而求安上不知有天王下不知有方伯惟利交是奉而可保乎高固之事亦殆矣故比年如齊而皆致以戒後世之欲利有攸往者惟義之與比爲可安耳

汪氏曰宣公以篡得國上不畏司馬九伐之誅下不畏鄰國大夫沐浴之請固以始謀於齊繼薦賄焉而惠公援之甚力爲足恃也而不知彼能制吾死生之命安危榮辱係於齊君大夫嚙笑之頃明年高固使齊侯止公宣公得不甚懼矣乎盟會之書至始於桓

公之盟唐朝大國而屢書至始於宣公之如齊春秋蓋危桓宣之不得返而又歎其不見討也按宣公如齊在赤狄侵齊之下或以狄難而躬問之歟

附錄左傳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感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子越爲司馬薦賈爲工正譖子揚而殺之

春秋詳說

卷十九

宣公四年

哭

子越爲令尹己爲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圍伯嬴於轅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師于漳蒞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皋澨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跼著於丁寗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邲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邲淫於邲子之女生子文焉邲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

其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日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冬楚子伐鄭

左傳鄭未服也

杜注前年楚侵鄭不獲成故曰未服

高氏曰中國諸侯不問鄭國弑君之罪而夷狄興兵以討之所以病中國也

張氏曰楚自去年至十年侵伐鄭者凡五至十一年

春秋詳說

卷十九

宣公四年

哭

盟鄭辰陵而鄭又微事晉於是明年圍鄭入之遂敗晉于邲而後鄭服楚晉之不振有自來矣王氏曰三年楚侵鄭稱人此年伐鄭復稱爵何也三年所伐者穆公也此年所伐者襄公也穆公捨楚歸晉則討之爲無名襄公爲弑君者所立不討賊盟主不能問而楚莊伐之是中國之君不若夷狄之知類矣故曰進夷狄所以傷中國也廬陵李氏曰此書子者胡氏所謂歸生弑君諸侯未有致討者而楚人至焉故與之也晉成公卽位之後楚兵再至鄭矣

按侵鄭稱人伐鄭稱子書法頓異以鄭有弑君之罪也但楚未必聲罪致討故左氏但云鄭未服

春秋詳說

卷十九

宣公四年

辛

春秋詳說卷二十九終

春秋詳說卷三十

牟陽冉覲祖輯撰

宣公

五年

春公如齊

左傳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夏公至自齊

左傳書過也

杜注公既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厭尊毀列辱其先君而於廟行飲至之禮故書以示過

春秋詳說

卷三十

宣公五年

一

汪氏曰宣公五如齊惟此年踰時始返經雖諱止公之跡而比事觀之其實亦不可揜矣然則宣公之朝齊皆有危殆之憂而此行尤甚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左無子字

左傳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

杜注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所以別尊卑也不書

女歸降於諸侯

穀梁傳諸侯之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

范注婚禮主人設几筵於廟以待迎者諸侯大夫尊



卑不敵故使大夫爲之主

胡傳接左氏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書夏公至自齊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罪宣公也其曰來者以公自爲之主稱子者或謂別於先公之女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者爲體敵也而公自爲之主壓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矣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強大來娶於鄭子產辭而卻之使館於外欲野賜之幾不得撫有其室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逼於高固請婚其女強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爲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詳書爲後世鑒欲人之必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宣公五年

三

謹於禮以定其位不然卑巽妄說不近於禮奚足遠恥辱哉

高氏曰高固之娶叔姬之嫁齊許之來魯與之婚皆非禮也

家氏曰閭巷之人爲強有力者脅之而昏且猶不受况於堂堂之侯國乎脅而求婚已爲不可而又以大夫抗禮於國君所以陵暴魯國者甚矣宣公用齊之力篡弒得國固不以其爲辱魯之宗社重爲之辱矣嗚呼以千乘之國涕出而女於吳且猶羞之而况於女鄰國之大夫者乎春秋書之責魯也責齊也正高

固陵犯之罪也

臨川吳氏曰宣公負篡國之罪倚齊以安數朝數聘卑身事齊猶以爲未甚至齊之臣強娶其女甘心與之而不敢違自爲之主如敵體然蓋身爲不義故忍恥忍辱而屈於人下如此曹子臧吳季札強與之國義不肯受不降其志而常伸於人上者果何人哉劉氏曰穀梁云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非也不曰逆女別於逆君夫人者也

按左傳謂止公請叔姬似太甚或是以好言遲留非必拘係之乃爲止也公穀皆無止公之說似當存疑

春秋詳說

卷三十

宣公五年

三

子叔姬已三見說者謂君之女加子字以別於姑姊妹此處自是宣公之女文十三年子叔姬卒公以爲公之母弟穀以爲公之母姊妹則非公女稱子矣若以爲文公女未嫁而卒猶可至於十四年齊人執子叔姬謂之舍母非文公女矣卽以爲文公女亦不應文公之女兩稱叔姬也

### 叔孫得臣卒

#### 公羊傳

何注不曰者知公子遂欲弒君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

胡傳內大夫卒無有不日者以春秋魯史也其或不日則見恩數之略爾仲遂如齊謀弑子赤叔孫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援立之私其恩數豈略而不書日是聖人削之也君臣父子妃妾適庶人道之大倫也方仲遂以殺適立庶往謀於齊而與得臣並使也若憺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能救則將焉用彼相矣春秋治子赤之事專在仲遂以其內交宮禁外結強鄰大惡無所分也而叔孫得臣有同使於齊之罪故特不書日以貶之若曰大夫而不能爲有無者不足加以恩數云爾

汪氏曰莊叔也子僑如嗣是爲宣伯

春秋詳說

卷三十

宣公五年

四

按胡文定謂不書曰聖人削之較杜氏不與小敘之說爲長蓋得臣同遂如齊不能無罪也

###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傳冬來反馬也

杜注禮送女留其送馬諱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

反馬高固遂與叔姬俱宣故經傳具見以示譏

孔疏禮送女適於夫氏留其所送之馬諱不敢自安

於夫若被出棄則將乘之以歸故留之也至三月廟

見夫婦之情既固則夫家遣使反其所留之馬以示

與之偕老不復歸也法當遣使不合親行高固因叔

姬歸寧遂親自反馬與之俱來故經傳具見其事以示譏也

公羊傳何言乎高固之來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穀梁傳及者及吾子叔姬也爲使來者不使得歸之意也

胡傳左氏曰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見逆適時未易歲也而叔姬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齊罪也大夫適他國必

春秋詳說

卷三十

宣公五年

五

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高固委其君踰境自如而不忌則人欲已肆矣凡婚姻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爲非常爲後世戒也

高氏曰子叔姬不冠夫氏者承上高固及之也

家氏曰反馬不躬至歸寧無並行高固列國之卿而

挾婦俱來前日以臣抗君猶以爲未足更挾婦以要

魯宣館甥之禮宣固無所嫌魯之宗廟朝廷實重爲

之辱矣

陸氏曰按經文直書其事以見非禮耳公羊何用曲

爲義乎

按左傳反馬之說近於理不足爲據總是夫婦同來以明得意耳書以譏高固之無禮而魯之被辱言外可見今人成婚後夫婦偕來女家謂之謝親亦謂之回麪相習不以爲非古之反馬此之類也

### 楚人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高氏曰去冬之伐稱楚子所以譏鄭也今稱人又罪其數犯中國也

家氏曰經書楚伐而不書晉救者歸生弑君晉當出

春秋詳說

卷三十

宣公五年

本

師討賊今既更歲因楚師之來而以兵救鄭是當討而不當救也晉人苟能爲鄭討賊卽所以存鄭楚師將不禦而自去何勞救乎

廬陵李氏曰此書人者卽胡氏所謂興師動眾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爲事故傳稱子經書人敗之也楚兵三至鄭矣

按左傳荀林父救鄭伐陳六年春趙盾侵陳易帥則非一事不知冬春之際何以兩番出師往反甚不易也豈林父偏師不書趙盾大舉乃書歟楚方子忽人不得不謂之貶然恐是君行者稱子卿行者稱人

傳云楚子或有誤爾

### 六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左傳晉趙盾侵陳陳卽楚故也

公羊傳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親弑君者趙穿也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獯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史曰爾爲仁爲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而何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平臺上引彈而彈

春秋詳說

卷三十

宣公六年

七

之已趨而避九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春自闥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春曷爲出乎闥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擊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趙盾遂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忤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閭則無人閭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鱸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上子

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鱉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眾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於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屹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趙盾知之躊躇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獒呼獒而屬之獒亦躊躇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跋之絕其領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

春秋詳說

卷三十

宣公六年

九

臣之獒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有起於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於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於暴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爲誰曰吾君孰爲介子之乘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眾無留之者趙穿緣民眾不說起弑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於朝而立成公黑臀

穀梁傳此帥師也其不言帥師何也不正其敗前事故不與帥師也

胡傳按傳稱陳及楚平荀林父伐陳經皆不書者以下書晉衛加兵於陳卽陳及楚平可知矣以趙盾孫免書

侵卽林父無辭可稱亦可知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晉當命上將帥師救陳又再與之連兵伐鄭今而卽楚無乃於已有闕蓋亦自反可也不內省德遽以兵加之則非義矣故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人所以主盟非其道也

高氏曰趙盾前會衛侯救陳今更與衛孫免加兵於其國故書侵以正主盟者之罪雖以陳背晉卽楚亦以晉救之無功故也

陳氏曰趙盾之罪當著於春秋其再見曷爲無貶自宋萬而下無討賊者則凡人而已矣

春秋詳說

卷三十

宣公六年

九

家氏曰陳之叛晉卽楚以鄭故耳鄭穆暮年棄楚弗事而託身於中國亦望晉人有以大拯其危急會未期年鄭有歸生之亂晉坐視莫之顧陳叛而與楚良以是耳晉成虜君政在趙氏豈能爲鄭討賊然陳鄭每相視以爲向背鄭賊之不討無以服陳人之心陳雖受伐而終不爲晉屈也

劉氏曰公羊曰趙盾弑君何以復見弑君者趙穿也非也弑君復見者寧止盾乎穀梁云不言帥師不正其敗前事亦非也將尊師少爾

廬陵李氏曰公羊於此條下方序趙盾事與左氏大

略同傳稱史曰爾爲仁爲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何又曰趙穿緣民眾不說起弑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於朝其說稍詳  
按陳卽楚而晉伐在當日只是常事不書陳服此侵爲無功也

### 夏四月

附錄左傳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 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邲上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實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

### 秋八月螽

春秋詳說

卷三十

宣公六年

十

### 公羊傳

何注先是宣公伐莒取向公比如齊所致

程傳螽蝗也

胡傳傳謂螽爲穀災虐取於民之效也先是公伐莒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旅數起賦斂既繁戾氣應之矣夫善惡之感萌於心而災祥之應見於事宣公不知舍惡遷善以補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不豐國用空乏卒至於改助法而稅民蓋自此始矣經於螽螟一物之變必書於策示後世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慎其所感也

劉敞曰貪虐取民則螽

高氏曰秋八月者唯八月有之非歷時也螽爲農災王道所重今以月書則爲災不久異於以時書者矣汪氏曰春秋書螽災者十有六而宣公之世有四焉蓋身爲不義而貪暴於民是以致天災之亟數也按胡傳用何氏之說所以致警災祥未必如是不爽而不可謂全無徵應也

### 冬十月

附錄左傳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 楚人伐鄭取成而還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伯廖告人曰

春秋詳說

卷三十

宣公六年

十一

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三之離三弗過之矣閒一歲鄭人殺之

### 七年

###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左傳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穀梁傳來盟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不曰前定之盟不曰

胡傳來盟爲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効信而釋疑又相歃血固結之爾是盟衛欲爲晉致魯而魯專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

爲此盟而公卒見辱盟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

汪氏曰他國大夫來盟皆公與之盟但言來而與公敵禮可知外大夫之仇尊魯君之失列不待野而自著矣惟屈完來盟于師下書盟于召陵則見完之服義而不敢仇也宣公倚齊篡國晉爲盟主缺於修好故與衛結盟而不能追伯者之討蓋於己有嫌而欲藉小信以免辱其足恃乎然魯衛兄弟之國解紛救患迭相爲援衛成之執僖公爲之納賂於王與晉侯而得免黑壤之止疑亦衛成言於晉而以賂得釋耳按此以謀會晉爲正意

春秋詳說

卷三十

宣公七年

三

### 夏公會齊侯伐萊

左傳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杜注傳例曰不與謀也萊國今東萊黃縣

高氏曰公方與衛盟將復從晉而又應齊侯之命興兵以陵弱小之國此取辱之道也

### 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左傳

杜注書旱不書雩雩無功或不雩

胡傳及者內爲志會者外爲主平莒及郊公所欲也故書及繼以取向即所欲者可知矣伐萊齊志也故書會

繼以伐致即師行之危亦可知矣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運兵恃強陵弱是以爲此舉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也不雩則無恤民憂國之心雩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闕矣

汪氏曰春秋以來桓致伐鄭莊致伐衛伐戎黨篡攘夷皆非常也僖致伐楚伐鄭圍許則桓文之大征伐也他侵伐皆不致伐齊取穀以夷狄而治中國僅致焉耳今而伐萊萊微國也特書至者竭志從人而不思力之不足聲罪伐人而不察己之有玷兵出踰時

春秋詳說

卷三十

宣公七年

三

煩民毒累爲宣公危之也前此伐莒後此伐杞皆不致聖人蓋有深意矣旱之爲言悍也上之人持亢陽之節暴虐於下則旱災應之宣公連歲事齊煩於朝聘兵戎之事故先乎伐萊而螽爲災後乎伐萊而旱爲虐猶不知警而重取於民蓋不至於稅畝不已也

按伐萊非宣公意勉強往會耳書至所以危之以大旱聯書其下所謂大兵之後必有荒年也合黨連兵不恤民事見宣公之不君

附錄左傳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左傳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杜注黃父即黑壤晉地 慢盟主以取執止之辱故諱之

胡傳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爲諱盟而不與盟不以不與盟爲諱則曲不在公而主會盟者之罪耳與於會不與於盟而公有歎焉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

春秋詳說

卷三十

宣公七年

西

書盟若黑壤是也晉侯之立公既不朝又不使大夫聘而每歲適齊是宣公行有不慊於心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直者臣爲君隱子爲父隱於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主又以賂免則不直在己矣

汪氏曰文公以不朝晉而見討處父之盟書其事而不書公以諸侯之立當朝王而不當朝晉也其非未可深責也宣公亦以不朝晉而見討黑壤之盟書公而不書事以連歲朝齊則亦當朝晉其罪實不可追也是文公之辱其責在晉而宣公之辱宜自責也雖然忽盟主而不事缺於朝聘之禮特小過耳宣公篡

立得罪於君父是大惡也晉人賂大惡而問小過蓋當時霸者逞其私欲惟利之求故罪其慢己以取賂而已矣使晉成之討如晉厲之執曹成而歸諸京師則殘正之刑復何逃焉春秋爲尊者諱冬會而春書至考其故而義自見矣

廬陵李氏曰自文公以來晉以不朝討魯者再見矣文公二年辱以處父之盟今年不與黃父之盟晉固可責也而文宣之不能謹於禮以至衰敗亦有由矣就二公論文公止辱以處父之仇而黃父之會止諱盟不書也宣公五年止於齊七年止於晉何以爲國

春秋詳說

卷三十

宣公七年

圭

哉

家氏曰晉自新城以來君侈而臣專政亂於內威衰於外霸權盡削諸侯離散楚行師中原而不敢問齊嘯強東夏而無所忌威公新立合四國之君以爲此會鄭舍楚而從晉再會于扈諸侯皆序庶幾中國之猶有伯也

按會晉侯被止而不與盟書會不書盟則被止可見蓋公背晉而專恃齊久不禮於晉故爲晉辱也

八年  
春公至自會

臨川吳氏曰宣公篡立自疑而不敢會晉衛欲爲晉致魯故去春使孫良夫來盟而後去冬公與黑壤之會縱使無左氏所記止公不得與盟之辱亦必懷疑而自危故此書至而自是不敢如晉矣

汪氏曰前此會平州不至納賂於齊則無危殆之患此特書至以公見止於晉踰年始返也盟會常事不至桓文之盟會見不致也杜丘于淮則桓公之衰新城則晉伯在大夫他未有書至者也宣公致黑壤與斷道前則見討於晉後則與晉謀齊皆危殆之事也

###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春秋詳說

卷三十

宣公八年

去

### 左傳

杜注黃齊地

公羊傳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讎何讎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

何注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爲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喻疾者喪尙不當反况於疾乎順經文而重責之言乃不言有疾者有疾猶不得反也敖不言乃者明無所難爲重敖當誅遂當絕

穀梁傳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復者事畢也不專公命也胡傳至黃乃復墜君命也有疾亦不復可乎大夫以君

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未致事而死以屍將事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往弔及良而卒將以屍入吳人辭焉上介羊尹蓋曰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威大命隕墜絕世於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屍造於門是我寡君之命委於草莽也無乃不可乎吳人不敢辭君子以爲知禮乃者無其上之辭其曰復事未畢也

高氏曰不稱有疾者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屍將命豈可以疾而廢君命耶

汪氏曰敖言不至則實未嘗如京師遂言至黃而下

春秋詳說

卷三十

宣公八年

去

書卒則知有疾而返是敖之罪視遂尤重也

陸氏曰穀梁云還者事未畢復者事畢文正倒也當爲還者事畢復者事未畢爾還公還自晉歸父還自晉士句聞齊侯卒乃還皆不復更往故曰還事畢也公如晉至河乃復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仲遂至黃乃復皆是未畢而復也

按何氏謂徐行使人追代其說有理蓋受命當完使事不可擅回也陳去吳遣使臣將至而卒故以死者入若齊魯道近有疾候代爲是亦不必定以屍入下書卒于垂雖復未能至國其疾蓋亦篤矣於遂似



無可取只是詳其事之始末爾

#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左傳

杜注有事祭也仲遂卒與祭同日略書有事爲釋張本不言公子因上行還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也稱字時君所嘉無義例也垂齊地非魯竟故書地

公羊傳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爲弑子赤貶然則曷爲不於其弑焉貶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

穀梁傳爲若反命而後卒也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

春秋詳說

卷三十

宣公八年

太

之也何爲疏之也是不卒者也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則其卒之何也以譏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

胡傳有事言時祭此公子遂也曷爲書字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曷爲書卒以事之變卒之也古者諸侯立家大夫卒而賜氏其後尊禮權臣寵遇貴戚而不由其道於是乎有生而賜氏其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襄仲殺惡及視援立宣公而宣公深德之故生而賜氏使世大夫以答之也經於其卒書族以志變法之端爲後世戒問仲遂卒何以不書公子茅堂胡氏曰仲遂本不當

書卒以事之變而卒之故不復書公子其曰仲遂以見生而賜之氏也

汪氏曰當時禴祭不書禴者失不在祭也

臨川吳氏曰有事者時享之常禮也先儒謂此爲時祫秦溪楊氏云四時禴祠烝嘗祭羣廟禮煩乃於大祖之廟合高曾祖禘之主其祭之今按禮有一禴一祫之說或分享於五廟或合享於大廟合享則書有事於大廟分享則書四時祭名時享常事不書欲知仲遂以祭之日而卒故書仲者遂之字卒而以字加於名之上者賜之族而以其字爲氏豫命其子孫

春秋詳說

卷三十

宣公八年

尤

世世爲卿如季友之例也

張氏曰仲遂得罪於文公以暈不書卒例之不當書卒因事之變卒之也書仲遂其字也蓋宣公德之與季友之於僖公同有輔立之恩故亦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也

廬陵李氏曰仲遂稱仲正與季友稱季同友上書公子而遂不稱公子者杜氏陳氏謂蒙上文是也仲遂弑君正與公子輩同當不書卒此書卒者因事之變以明卿卒不繹之禮也有事只時祭以非祭之失故不書祭名正義以爲此禴祭者非也仲遂之子爲公

孫歸父歸父以宣十八年出奔魯人以歸父之弟仲嬰齊後之爲仲氏見成十五年

劉氏曰穀梁云其曰仲疏之也非也卽春秋欲疏之何不書遂卒若無駭與俠乎且欲疏弑君之臣不書其氏反書其字何也

按公羊以不書公子爲貶胡傳但從賜氏別立意蓋上文方稱公子當非以削公子爲貶此書仲遂只言其賜氏爲世卿以見宣公厚其黨耳 垂齊地返而永至國死於道穀梁謂若反命而後卒欠明只是途間反非卽復命

春秋詳說

卷三十

宣公八年

主

### 王卒猶釋萬入去籥

左傳有事於大廟襄仲卒而釋非禮也

杜注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釋故納舞去籥

公羊傳釋者何祭之明日也萬者何千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爲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何注禮釋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釋大夫曰賓尸士曰寔尸 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

大夫爲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 尸屬昨日配先祖食不忍輒忘故因以復祭 殷曰彤周曰釋 籥所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 明其心猶存於樂知其不可故去其有聲者而爲之 廢置也不去也

穀梁傳猶者可以已之辭也釋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萬入去籥以其爲之變說之也

胡傳釋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猶者可已之辭萬舞也以其無聲也故入而遂用籥管也以其有聲也故去而不作是謂故知不可存其邪心而不能格也禮大夫卒

春秋詳說

卷三十

宣公八年

主

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釋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釋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釋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春秋雖隆君抑臣而體貌有加焉則廉陛益尊而臣節彌後世法家專欲隆君而不得其道至以犬馬國人相視大倫滅矣聖人書法如此存君臣之義也

前漢書賈誼傳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眾庶如地故階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君之寵臣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注廉側隅也

朱子曰賓尸以賓客之禮燕爲尸者 猶釋是不必釋而猶釋也

呂氏曰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籥舞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舞蓋文舞吹籥秉翟羽也萬入去籥者文武二舞俱入於二舞中去羽舞吹籥者

汪氏曰檀弓衛太史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今按君在祭不當告故衛獻公越常禮以厚其臣然疏謂祭事雖了與尸爲禮未畢耳

石氏曰禮有重輕先後之不同以祭視釋則祭爲重而釋爲輕以釋視卿佐之喪則釋爲輕而卿佐之喪

春秋詳說

卷三十

宣公八年

圭

爲重有國者當圖其稱也

高郵孫氏曰仲遂弑君之賊苟以弑逆討之則罪無所逃矣宣公恃之得位既任之爲大夫則當盡遇臣之禮卒而猶釋萬入去籥所謂知其不可而爲之者也

廬陵李氏曰猶爲可已之辭三傳皆同此事與昭十五年叔弓卒略同彼以去樂卒事爲得禮此以猶釋爲失禮皆記事之變也又曰遂之生不當賜氏而賜氏遂之卒不當釋而猶釋或進或退一則謹世臣之始一則重大臣之終並行而不相悖也

按書猶釋見不當釋蓋祭之輕者可以已而不已也下書去籥見知去籥而不知釋之可已也此是明禮制若仲遂之罪不在此處責之 孫氏之說得之

戊子夫人嬴氏薨

公穀作熊氏

胡傳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聞季友之繇事友而屬其子及僖公得國立以爲夫人於是乎嫡妾亂矣春秋於風氏凡始卒四取之則禘于太廟秦人歸祫榮叔含則召伯會葬去其姓氏不稱夫人王再書而無天是也敬嬴又嬖私事襄仲而屬宣公不待致於太廟援例以立則從同同而無貶矣其意若曰以義起禮

春秋詳說

卷三十

宣公八年

圭

爲可繼苟出於私情而非義後雖欲正可若何

啖氏曰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故亦書薨以著其非

家氏曰哀姜淫亂與慶父同弑二君齊桓討而殺之僖於是尊其母成風爲夫人以配其父此僭也然非哀姜不終則僖亦未敢遠如此今敬嬴之事則異於是嬴以嬖妾私事襄仲弑子赤立宣公逐嫡母歸齊而已僖夫人之位出姜無罪爲賊臣悖妾所逐不得與哀姜同例嬴與其子弑君逐母僭號夫人亦不得與成風偶使遇齊桓則敬嬴襄仲皆當比而誅戮王

室不競中國無伯得以肆行無忌孰知天道禍盈至是八年仲使齊死於路後八日嬴隕於魯與哀姜慶父先後即誅其事相類但有天討人刑之異耳

汪氏曰春秋既書夫人姜氏薨于夷又書夫人風氏薨則知哀姜爲莊公夫人而成風乃妾也既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又書夫人嬴氏薨則知出姜爲文公夫人而敬嬴乃妾也直書於策讀者比事以考之雖微傳而嫡妾之分明矣

趙氏曰公穀並云熊氏女謚爲頃據理頃爲惡謚不應公母加惡謚當從左氏爲敬嬴

春秋詳說

卷三十

宣公八年

五

按家氏之論嚴於斧鉞深得春秋之旨

晉師白狄伐秦

白狄始見經

左傳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胡傳晉主夏盟糾合諸侯攘夷狄安諸夏乃其職矣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已可也既不知自反釋怨修睦以補前過已可咎矣乃復興師動眾會戎狄以伐之獨不惡傷其類乎直書於策貶自見矣

家氏曰不書及偶晉於狄亦狄晉耳

廬陵李氏曰晉絕秦書曰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

而我之婚姻也晉與秦自侵崇起釁七年而未已晉昏狄而結以伐秦其罪大矣故自此至成十三年呂相絕秦皆連兵之事秦康其晉襄靈之後晉成秦桓之交兵又始於此

按白狄及晉平遂有伐秦之舉或白狄欲爲晉効力而晉從之耳書以譏晉

楚人滅舒蓼

穀作舒蓼

左傳楚爲眾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杜注舒蓼二國名

春秋詳說

卷三十

宣公八年

五

胡傳按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在周公所懲者其自相攻滅中國何與焉然春秋書而不削者是時楚人疆舒蓼及滑汭盟吳越勢益強大將爲中國憂而民有被髮左衽之患矣經斯世者當以爲懼有攘卻之謀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

張氏曰地譜上義陽之蓼文五年已滅於楚此即如

舒鳩舒庸蓋羣舒別種非二國也

汪氏曰春秋未有二國連書者雖夷狄別種尚書甲

氏及留吁舒蓼不言及實一國耳

按書以見楚之日盛駸駸乎中國無與敵矣吳越亦

服楚故楚得專力北向

###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茅堂胡氏曰先是中華大國齊晉皆亂楚莊始強肆行侵伐觀兵周室鄭伯肉袒北敗晉師流血色水圍宋九月祈骸易子此食既之應而五行志以爲楚鄭分也

象山陸氏曰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食之既者三日之食與食之深淺皆麻象所能知是蓋有數疑若不爲變也然天人之際實相感通雖有其數亦有其道昔之聖人未嘗不因天變以自治洊雷震君子以恐懼

春秋詳說

卷三十

宣公八年

三

修省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所以修其身者素矣然洊震之時必因以恐懼修省此君子之所以無失德而盡事天之道也况日月之眚見於上乎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此宣王之所以中興也知天災有可銷去之理則無疑於天人之際而知所以自求多福矣日者陽也陽爲君爲父爲夫爲中國苟有食之斯爲變矣食至於既變又大矣言日不言朔食不在朔也日之食必在朔食不在朔麻差也

附錄左傳晉胥克有蠱疾卻缺爲政秋廢胥克使趙朔

佐下軍

###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敬嬴公穀作頃熊

左傳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蒲穀梁傳

范注文夫人姜氏大歸於齊故宣公立己妾母爲夫人君以夫人禮卒葬之故主書者不得不以爲夫人義與成風同

胡傳成風薨以夫人葬以小君將祔於廟而始有二夫人也則四貶之以正其事今敬嬴亦薨以夫人葬以小君使祔於廟無貶以正之從同同可也而於宣公元年

春秋詳說

卷三十

宣公八年

三

卽以所逆穆姜婦之何也曰婦有始之辭見敬嬴遂以子貴援例而亟立爲夫人也僖公享國八年然後致成風而敬嬴之亟也雖云援例魯君臣之責亦可知矣無貶而書法若此者猶桓宣弑君而書卽位爾

象山陸氏曰襄仲殺太子惡敬嬴爲之也敬嬴非嫡而薨以夫人葬以小君魯君臣之責深矣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蓋爲是也

臨川吳氏曰僖宣襄昭四妾母羣臣皆逢君之意而尊爲夫人也

按胡傳書法猶桓宣弑君而書卽位不待貶而意自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見

左傳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避不懷也

公羊傳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

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而緩辭也足乎日之辭也

范注禮先遷柩於廟其明味爽而引既及葬日之晨

則祖行遣奠之禮設矣故雖雨猶終事不敢停柩久

次 士喪禮有涼車載蓑笠則人君之張設固兼備

春秋詳說

卷三十

宣公八年

天

矣

胡傳敬嬴以其子宣公屬諸襄仲殺太子及其母弟雖假手於仲實敬嬴之謀也經書子赤卒夫人姜氏歸子齊其文無貶而讀者有傷切之意焉則以秉葬不可滅也傳謂哭而過市市人皆哭敬嬴逆天理拂人心之狀慘矣其於終事雨不克葬者咎徵焉而謂無天道乎此皆直書以見人心與天理之不可誣者也夫喪事卽遠有進無退浴於中蠶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階殯於客位遷於廟祖於庭塋於墓以弔賓則其退有節以虞事則其祭有時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

以制也或曰卜葬先遠日所以避不懷也諸侯相朝與旅見天子入門而雨店服失容則廢矧送終大事人情所不忍遽者反可冒雨不待成禮而葬乎潦車載蓑笠士喪禮也有國家者乃不能爲雨備何也且公庭之於墓次其禮意固不同矣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焉而不能爲之備是儉其親也不亦薄乎故穀梁子曰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厚葬古人之所戒而墨之治喪也以薄又君子之所不與故喪事以制春秋之旨也

禮記王制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 孔氏曰凡卜筮

春秋詳說

卷三十

宣公八年

天

日旬之外曰遠某日喪事則先卜下旬避不思念其親

孫氏曰雨不克葬諱無備也葬既有日不爲雨止己

丑之日喪既行而遇雨也且雨之遲久不可得而知

或挾旬彌月其可停柩路次不行乎

汪氏曰禮記孔氏正義云在廟未發之時庶人及卿

大夫亦得爲雨止若其已發在路及葬則不爲雨止

其人君在廟及在路及葬皆爲雨止今考此年上書

葬我小君敬嬴而下書雨不克葬則及葬而雨也苟

在廟未發則當云庚寅葬而不云己丑葬矣季文子

適晉而求遺喪之禮以行宣公曷爲不豫備遇雨之具乎然潦車載義笠縣封葬不爲雨止皆士庶人之制而非國君之制穀梁識不克葬而左氏以爲得禮近世名儒亦有講於此者有謂雨而無害於力役者雖葬可也其或天變駭異雨甚水至不可以卽土汲汲焉葬反爲不可追之悔則左氏之說亦未爲失然權二者之宜在乎孝子慈孫之誠敬何如耳春秋之書將以垂法於後國君之葬宜無所不備以雨故不克葬明日乃克葬謂之無貶不可也

按左氏以雨不克葬爲禮穀梁謂喪不以制胡文定

春秋詳說

卷三十

宣公八年

三

用穀梁之說則是以不克葬爲譏然此大事難以執滯臨事斟酌務盡孝子之心汪氏說當玩若狂風大雨恐有備亦難行至於陰譴之說不可盡信姑借以示儆

## 城平陽

左傳書時也

高氏曰懼晉故也方舉大喪又城平陽重困民力也廬陵李氏曰城平陽三傳皆無說豈非黑壤既歸晉仍事齊故城邑以備晉乎

家氏曰左氏言水昏正而我周正十月乃今之八月

辰星不應昏正此謂書時非也

按左氏據冬謂之時實則酉月非用民力之時也備晉想當然爾魯豈敢顯與晉抗哉

## 楚師伐陳

左傳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高氏曰陳以晉衛見侵復棄楚而從晉故楚以爲討然晉不能救陳陳遂復卽楚

汪氏曰書師書伐所以著夷狄之強而傷中國霸者之不振也

按稱師以見其眾也六年趙盾侵陳不言陳服想其

春秋詳說

卷三十

宣公八年

三

後陳復求好於晉而楚又伐之小國難矣哉

##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穀梁傳

范注有母之喪而行朝會非禮

孫氏曰公有母喪而連朝強齊無哀甚矣

按范氏之說是也何氏以爲五年再朝合禮竟足疑之誤矣

##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左傳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

胡傳以淺言之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宣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攷不待貶絕而臨自見者也宣公享國九年於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致深罪之也下逮戰國周衰甚矣齊威王往朝于周而天下皆賢之况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觀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意而特書王正月以表之也

春秋詳說

卷三十

宣公九年

重

高氏曰傳言王使徵聘信斯言也益見王室之微矣象山陸氏曰宣公即位九年兩朝于齊乃一使其大夫聘于周室王迹既熄綱常淪敗逆施倒置恬不爲異春秋之作其得已哉直書於策比而讀之而無懼心者吾不知矣

汪氏曰前此五年如齊止書春後此十年如齊亦止書春惟此年如齊書王正月蓋所以著君朝於鄰國臣聘於京師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不知大一統之義亦猶襄二十九年書公在楚係之春王正月而上書天王崩楚子卒下書五月公至自楚所以著

### 齊侯伐萊

其不奔天王之喪而朝於強夷俾侯送葬而後歸其於大一統之義何如也或謂僖公十年十五年如齊襄公八年二十一年如晉皆書春王正月豈有他義乎吁是不然僖襄如齊晉而王至無嘉好喪葬之事則王正月之書乃常例也其與公如齊仲孫蔑如京師天王崩而公在楚者異矣按胡傳以春君朝齊夏卿聘京師二事相形爲說深得春秋聯書之意

春秋詳說

卷三十

宣公九年

重

襄陵許氏曰赤狄北侵齊不敢報萊不伐齊而齊亟

伐之可以觀惠公畏強陵弱矣

廬陵李氏曰東萊有萊山從齊之小國也齊自七年會魯伐之今年又自伐之卒於襄六年而滅之矣

### 秋取根牟

左傳言易也

杜注根牟東夷國也今琅邪都縣東有牟鄉

公羊傳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取也

汪氏曰根牟蓋小國內諱滅故書取與邾邾同昭八年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衡卽所取根牟地



陳氏曰取言公取不言公非公命也自宣而下征伐在大夫矣

劉氏曰根牟附庸國也左氏曰言易也非也根牟雖小不以兵革不能取也不分別國邑取滅之名而苟記其難易豈春秋意哉公羊曰不繫鄭魯諱亟也妄甚矣

按根牟爲附庸國也是譏擅取陳氏謂非公命未必然不屬之公將誰屬乎

### 八月滕子卒

左傳

春秋詳說

卷三十

宣公九年

書

林注昭公卒文公立

高氏曰自隱七年書滕侯卒至此始書滕子

###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胡傳按左氏討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則知經所書者與晉罪陳之辭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則幾於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則其眾輯矣晉主夏盟又書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即夫豈

義乎

汪氏曰黑壤之會討魯而宣公以賂免扈之會謀齊陳而二國不會蓋晉成爲弑君者所立不能致討侵陳之役奄然以元惡主兵是以外不足以卻荆楚內不足以服諸侯今此謀齊而篡立之魯宣獨事齊而不會無所忌憚故成公世霸僅能兩會諸侯卒無成功春秋於荀林父之討陳書帥師書伐雖曰與晉而不能庇陳其失亦著矣

象山陸氏曰晉自靈公不君之後浸不競於楚楚之政令日修兵力日強然聖人之情常拳拳有望於晉

春秋詳說

卷三十

宣公九年

書

非私之也華夷之辨當如是也前年陳受楚伐勢必向楚扈之會乃爲陳也陳不即晉荀林父能併將諸侯之師伐陳春秋蓋善之

按會與伐作兩截說會初無伐意因其不至伐之是時楚強晉弱此舉稍爲振刷故爲與晉罪陳之辭

###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左傳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杜注扈鄭地卒于境外故書地

林注成公卒于景公孺立

公羊傳扈者何晉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卒于會故地也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

穀梁傳其地於外也其曰未踰境也

汪氏曰諸侯卒于師曰師曹伯廬及負芻是也卒于會曰會杞伯成是也于他國則如許男甯蔡侯東國卒于楚吳子遏卒于巢是也于封內則如鄭伯髡頑卒于鄆宋公佐卒于曲棘是也晉成公不言卒于會蓋會禮已畢故不言會爾

劉氏曰穀梁云其曰未踰境也非也未踰境猶在國爾何得書其地然則扈者他國之地名非晉地也

春秋詳說

卷三十

宣公九年

美

按杜謂卒于境外爲是扈鄭地公羊謂晉邑非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左傳

林注成公卒子穆公邀立

胡傳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何以不葬亦魯不會也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公獨深向齊衛欲爲晉致魯故謀黑壤之會而特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也及會于黑壤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扈之會皆前日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赴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事而闕其文者也或曰二君皆有貶焉故不書葬

誤矣魯人不會亦無貶乎書卒而以私怨廢禮亡親其罪已見春秋文簡而直視人若日月之無私照也曲生意義失之遠矣

按晉成衛成書卒不書葬魯不會葬也因黑壤被止惡晉兼絕衛故皆不會葬然非禮矣然此亦只是春秋紀事有詳略未必爲責魯而然

宋人圍滕

左傳因其喪也

胡傳圍國非將卑師少所能辦也必動大眾而使大夫爲主帥明矣然而稱人是貶之也滕既小國又方有喪

春秋詳說

卷三十

宣公九年

毛

所宜矜哀弔恤之不暇而用兵革以圍之比事以觀知見貶之罪在不仁矣

蜀杜氏曰諸侯擅兵圍人之國况又因其喪故從書人之貶

家氏曰滕子卒會未數月宋乘其喪而圍之匪惟乘滕之喪亦乘晉之喪晉政不競諸侯擅相侵伐貶宋亦以譏晉也

按宋乘滕喪而圍之罪在宋也卽乘伯主不能問而爲此舉似只當罪宋於晉無譏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自是晉楚交伐鄭

左傳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胡傳楚兵加鄭數矣或稱人或稱爵何也鄭自晉成公初立舍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爲是與師而加鄭不義矣故宣公三年書人書侵罪之也次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爵與之也然與師動眾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爲事則非義舉矣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再貶之也至是稱爵豈與之乎按公羊例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至此書爵見其陵暴中華以重兵臨鄭矣何以知其非與之乎曰下書晉卻缺帥師救鄭則知其非與之也由此觀春秋書法皆欲治亂賊之黨謹華夷之辨以一字爲褒貶深切著明矣

陸氏曰伐陳救鄭晉之諸臣猶未忘文公之霸業春秋蓋善之

汪氏曰五年晉荀林父救鄭經不書者以是時鄭方有弑君之亂所當討而不當救故不書救今此書卻缺之救據明年傳載鄭討歸生之罪斷其棺而逐其族蓋此時歸生已斃矣故書救以與晉也

廬陵李氏曰春秋凡書殺者未有不善之此胡氏正例而陳氏立例以爲救不書必救而無功然後書於此條曰書救鄭何楚伯也元年救陳今年救鄭而辰陵之盟序陳鄭於楚子之下遂以諸侯予楚矣此雖與胡氏不合然亦得春秋之微意

按胡傳書爵不爲與則書子書人褒貶無定矣或者非予亦非貶只是常稱意重在救爾

陳殺其大夫洩冶

洩公穀作泄

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袼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

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杜注國無道危行言孫治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爲春秋所貴而書名

穀梁傳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洩冶之無罪如何陳靈公通於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於朝洩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於洩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胡傳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其大夫則不失官守而殺之者有專輒之罪矣洩治無罪而書名何也治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弑君之禍故書其名爲徵舒弑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所謂義係於名而書其名者也比干諫而死子曰商有三仁焉洩治諫而死何獨無褒辭夫語默死生當其可而止爾洩治之盡言無隱不愧乎史魚之直矣方諸比干自靖自獻於先王則未可同日而語也治雖效忠其猶在宋子哀魯叔胖之後乎故仕於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貴戚耶不食其祿如叔胖

善矣

茅堂胡氏曰比干在紂之時親則王子位則三公故諫而不從繼之以死洩治於靈公親非貴戚之卿而位不爲上大夫也直諫而死傷於勇矣故書名以示貶春秋書殺大夫不特罪諸侯之專殺見殺者與有貶焉君子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如宋子哀徵見宋亂而去聖人取其見幾所以書字自非有撥亂之全才安可蹈危亂之朝輕生易死而不自愛乎家語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固必以死爭之洩治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

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淫昏可謂獨矣

劉氏曰洩治信能諫其君然而非大臣之操也所謂大臣者必潔其身於進退之始不可入焉則已矣今陳侯君臣之淫非一歲之積洩治猶安其朝至不勝其欲而大亂廢男女之節然後言之則其從君於昏多矣夫謂之從則具臣也居大臣之位而爲具臣之操過而見殺未爲不幸也且陳侯之淫舉國皆惡之不獨洩治知之然則非能知君淫之爲賢以能止君淫之爲賢也非能言國亂之爲智以能去國亂之爲智也

張氏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方靈公君臣驅馳株林之時治知其不可諫潔身而去可矣至褻慢朝廷衷服而戲則立於其朝者雖欲默而不可得矣失於不能知幾而早辨也

汪氏曰洩治之失在於不能早諫以畜止其君之惡然其捐生盡言未可深責苟皆爲避禍之計則忠言不入於耳淫虐之君無所不至其禍不可勝言矣文定於徵舒弑君之傳曰忠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其所以許治者何如哉

按諸說因左氏引孔子家語之言多責洩治不當以

諫而死此關君臣大義豈可以一偏立論張氏謂其不能知幾早辨而臨時欲默不可得汪氏謂不能早諫以止君惡而其捐生盡言未可深責皆爲持平之論蓋所處未能盡善而其效忠不可沒也後世尙名節者往往失之過激亦不可不詳春秋書殺洩治之旨孔儀殺公弗禁是君臣同殺故書國書大夫具其官書洩治著其名予之中有惜之意也

宣公九年

春秋詳說卷三十終

春秋詳說卷三十一

牟陽再觀祖朝撰

宣公

十年

齊公如齊

汪氏曰公至是四朝齊矣

公至自齊

胡傳此亦如齊亦致其至而不書月上九年亦如齊亦致其至而書月者爲是年夏使仲孫蔑如京師故特於歲首書王正月以著宣公之罪而君臣名分之際謹嚴

宣公十年

如此也歸田以爲私惠比於君用名分之際則大小不侔矣

齊人歸我濟西田

左傳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公羊傳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於我也曷爲未絕於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

穀梁傳公娶齊齊由以爲兄弟反之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

程傳齊魯修好故歸魯田田魯有也齊非義取之故云歸我不足爲善也

胡傳宣公於齊順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又以兵會伐萊之舉又每歲往朝於齊廷雖諸侯事天子無是禮也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已而以所取濟西田歸之也歸謹及闡直書曰歸此獨書我者乃相親愛惠遺之意深著齊人助成弑逆之罪也或謂濟西魯之本封故書我則誤矣以柔巽卑屈事人不以其道而得地與悅人之柔巽卑屈事已不以其道而歸其地皆人欲之私而非義矣

永嘉呂氏曰取不言我者宣公以立之不正而欲賂齊以求會故不言我以見內無惜之意也於其歸

也則公比年如齊情好已篤外有朝聘之禮內有婚姻之故魯亦欲得而齊以歸之是以言我以見內有欲之之意也

高氏曰元年書齊人取濟西田蓋魯以濟西之田賂齊而齊人取之也至是而歸者公比年朝齊齊侯感公朝事之勤因以歸之也夫魯之分地先君受之於天子豈可失墜又况負弑逆之罪賂以免討乎齊人取弑逆之賂以縱惡故其取其歸皆謹書之

張氏曰不言來者請而得之也謹闡歸於取之年故不言我今歸於十年之後故書我也特書曰我則取

之不以其道而歸之不以其正一出於相與之私爲可見矣

趙氏曰按公羊云已取之又言未絕何迂誕之甚穀梁云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哀八年歸謹及闡豈是公受乎但言歸我則知其來也省文耳

按上書公如齊下書歸田張氏謂請而得之故不言來甚有理然是因朝而請非專爲請田而朝故書如齊至自齊而後歸田我者本魯之故地也胡氏謂謹闡不言我遂以此爲親愛惠遺之意也然我字終當連濟西田不當以歸我截斷竟成以濟西田歸我也

語氣須有辨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左傳

杜注不書朔官失之

己巳齊侯元卒

左傳

林注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

齊崔氏出奔衛

左傳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偏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

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  
公羊傳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穀梁傳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

胡傳按左氏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逼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以族奔也許翰以謂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弑者以其宗彊於此舉氏辨之早也其說得矣所謂譏世卿者非公羊本旨蓋門弟子因尹氏武氏稱世卿而附益之於此爾經有事同而辭異亦有事異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十一

宣公十年

而辭同一視之則泥而不通矣

張氏曰特書其氏見崔杼之宗彊於齊故勢足以偪高國今日雖逐之而尙能復歸於齊如崔成之徒後日卒自遺滅宗之禍豈非族大勢張而不知制節謹度卒至凶於家禍於國也歟

家氏曰是歲至杼弑君蓋五六十十年使杼得年七十此時方在弱冠不應權勢已盛爲人所畏疑非杼之身或其父但不可考爾

汪氏曰崔杼之奔蓋如陳文子之出不久而復返也文定從穀梁謂舉族而出之然杼之宗族彊盛所以

出而能反反而能弑者由其世爲大夫故致是耳僖二十八年傳紀崔天會戰城濮則世襲大夫可知矣且崔氏乃丁公之子孫迄今五百年苟非世大夫曷能長有後於齊國乎

劉氏曰左氏云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非也齊雖告以族春秋固當正之若曰崔杼無罪則樂盈亦無罪何以不曰樂氏出奔耶

按崔氏是年出奔歷成公至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其君光凡五十二年此時有寵高國畏偪必非切弱前後定非一人左氏云崔杼誤也 稱氏者穀梁舉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十一

宣公十年

五

族而出是

公如齊

左傳公如齊奔喪

杜注公親奔喪非禮也公出朝會奔喪會葬皆書如不言其事史之常也

五月公至自齊

公如齊止此

胡傳文約而事詳者經也春如齊朝惠公夏如齊奔其喪若是雖不致可也而皆致者甚之也天王之喪不奔欲行郊禮而汲汲於奔齊惠公之喪天王之葬不會使微者往而公孫歸父會齊惠公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

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辭繁而不殺聖人之情見矣

家氏曰天王之喪魯不奔不賻今也懷輔篡之私恩如齊奔喪事之悖也春而書公如齊公至自齊曾未數月又書公如齊公至自齊備書所以貶之也

汪氏曰魯君親往奔喪送葬者三春秋於此年書齊侯元卒公如齊公至自齊於成十年書晉侯孺卒公如晉明年三月公至自晉襄二十八年書公如楚楚子昭卒明年正月公在楚五月公至自楚雖不言奔喪送葬而其實瞭然矣春秋歷十有二王惟叔孫得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一

宣公十年

六

臣叔輿送襄景之葬公孫敖奔襄王之喪而不至魯之不知所尊至於此極他何望焉馴至昭公之弔少姜至河乃復以國君之重奔嬖妾之喪卻而不納益可傷矣

按宣公感齊惠而奔其喪徇情而不知禮也

###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林注靈公弑子成公午立

胡傳陳靈公之無道也而稱大夫之名氏以弑何也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忠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洩治所爲不憚斧鉞盡言於其君者正謂靈公君臣通於夏徵舒之家恐其及禍不忍坐觀故昧死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弑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特書徵舒之名氏以見洩治忠言之驗靈公見弑之由使有國者必以遠色修身包容狂直開納諫諍爲心也以爲罪不及民故稱大夫以弑者非經意矣

家氏曰君無道稱國以弑陳靈朋淫殺諫而弑者以氏名書蓋不著徵舒氏名無以見禍亂之所從生討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一

宣公十年

七

徵舒亦所以治平國也

張氏曰古人以禮爲防閑而人君之尊有妃偶嬪御之侍有居處出入之奉有廉恥羞惡之限所以養其尊貴者至矣何至驅馳於株林以爲樂哉洩治之諫夏南之詩皆以其捨人道而躬爲禽獸之行也考之外傳前年單子如楚過陳時洩治未死也單子歸而告王以陳侯帥其卿佐南冠以淫於夏氏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已見之於三年之前矣能無及乎觀春秋所書弑君如陳平國齊光蔡固以千乘之主而自儕於閭巷小人不爲者心術之惑可不戒哉



高氏曰靈公弑而子午嗣是爲成公成公不討弑君父之賊則知靈之惡播於國人而徵舒之罪國人所不赦也

汪氏曰禮稱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譴注者謂陳靈公數如夏氏以取弑焉夫人君之舉動尚謹於嫌疑之際而不可輕也况可素男女之別恣鳥獸之行其不爲朱溫之萬段者幾希矣按陳靈淫於夏氏且辱徵舒以難堪故徵舒弑之書以見陳靈自取殺身之禍也若徵舒弑君之罪不待言

### 六月宋師伐滕

左傳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胡傳前圍滕稱人刺伐喪也此伐滕稱師譏用眾也宋大國爵上公伯主之餘業力非不足也今鄰有弑逆不能聲罪致討乃用大眾以伐所當矜恤之小邦且滕不事已無乃已德猶有所闕而滕何尤焉故特稱師以著其罪而汲汲於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見矣

家氏曰宋鮑開晉之多故而用師於滕圍之未服又從而伐之未必無宋襄執嬰齊之心襄且不能有成而况於鮑乎春秋書之所以貶之也

春秋

卷三十一

宣公十年

八

象山陸氏曰宋大國也滕小國也滕安能害宋宋之

伐滕陵蔑小弱以逞所欲爾左氏謂滕人恃晉而不事宋然晉之伯業方不競滕固微國何恃之有或者事晉之故而有關於宋歟宋亦何義而責滕之事已大當字小恤其不及焉可也去年因其喪而圍之今年又興師而伐之其爲陵蔑小弱以逞所欲明矣陳恆弑其君孔子朝魯侯而請討之前月陳方以弑君告宋爲鄰邦不知此何時耶而牟牟焉興師伐滕以逞所欲尙得爲有人心者乎

廬陵李氏曰滕自宋人執嬰齊之後滕遂爲宋私屬

春秋

卷三十一

宣公十年

九

###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故宋之盟叔孫豹曰滕宋私也成周之城仲幾曰滕宋役也小國之偏於強暴非一日矣按胡傳稱譏用眾盡之

胡傳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而又以濟西田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辭於屈辱沒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亦不顧天王之禮闕然莫之供也比事考辭義自見矣

汪氏曰春秋以卿會葬惟襄王景王晉之襄平昭公此年齊惠及宋平滕成八見而已天子之喪動天下

屬諸侯遣卿送葬夫亦亡於禮者之禮耳晉之諸君猶曰伯國也齊惠之葬乃宣公所以報私恩而宋平則意如所以厚私姻也若滕則其君屢會葬於魯矣當時諸侯慢於至尊而謹於強大莫不皆然靈王之喪鄭簡公在楚印段實往王吏不討子太叔反以爲口實積習所致可勝歎哉

按四月卒六月葬失之急而此書意在歸父會葬不在責齊葬速也

###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傳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春秋傳說

卷三十一

宣公十年

十

胡傳按左氏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其稱人貶也鄭居大國之間從於彊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是謂五十步笑百步庸何愈於楚自是責楚益輕罪在晉矣

張氏曰舍亂臣賊子之大惡而輕動干戈以討夫迫於彊令無所適從之小國

家氏曰人四國所以人晉也夫躬天下之難而後可以責人之從己未聞躬天下之易而責人以彊從也桓文所以得諸侯以其內獎王室外攘荆楚救災恤患汲汲焉躬天下之難諸侯有所恃外夷有所畏是

以得成伯業自晉襄沒靈成景皆不克負荷而楚莊日以強盛北向而爭諸侯侵陳侵鄭觀兵周疆將逞其所大欲晉人僅出偏師畏縮不敢犯荆楚之鋒惟伺其去釋憾於小國今又討鄭縱能服之豈保楚之不再出乎夫翦篡鋤兇伯政之最先自趙盾爲政宋齊魯皆弑其君盾內有所嫌置而不問今卻缺爲政又不能治侯國之賊其君者乃率三國爭鄭而以討逆遣楚遂使夷國挾仗義之名以風示天下晉伯自是愈衰矣

象山陸氏曰左氏謂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

春秋傳說

卷三十一

宣公十年

十一

諸侯伐鄭而稱人貶也晉楚爭鄭爲日久矣春秋常欲晉之得鄭而不欲楚之得鄭與鄭之從晉而不與鄭之從楚是貴晉而賤楚也晉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爲中國也中國之所以可貴者以其有禮義也鄭介居二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亦其勢然也今晉不能庇鄭致其從楚陳又有弑君之賊晉不能告之天王許罪致討而乃汲汲於爭鄭是所謂禮義者滅矣其罪可勝誅哉書人以貶聖人於是絕晉望矣按晉來服晉楚來服楚輓轡之勢不得休息由於晉伯之衰不能制楚徒虐小國何益哉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王聘止此

左傳劉康公來報聘

杜注即王季子也其後食采於劉

公羊傳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

穀梁傳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聘問也

胡傳公羊傳曰王季子者王之母弟也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於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王季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宣公十年

十一

子來王靈益不震矣自是王聘春秋亦不書矣

陳氏曰自頃王而下王室無聘魯者於是再聘而王季子實來則已尊矣

汪氏曰宣公簡慢於王知有齊而不知有周所以君臣朝夕奔走於臨淄之境者其心必曰濟西之田未復不可不曲意事之而不思魯封七百里之地秋毫皆君賜也而拔本塞源其罪應誅定王始則徵聘於魯中則厚賄於仲孫終則命貴弟報聘是猶爲人父而不責子之很傲乃三指於定省之常禮而德色於借援之微恩也宣公既不知所當尊而王亦不能自

尊矣故來求之書止於文公來聘之書止於宣公錫

命之書止於成公非削之而不紀蓋王命不足爲輕重而王亦不復遣使於諸侯耳寥寥百有餘年而石尚以歸服錄自是天王之名號不見於經矣

按王禮愈重則侯罪愈彰春秋謹書之所以儆無王也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繹公作繹

左傳師伐邾取繹

杜注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

胡傳用貴卿爲主將舉大眾出征伐不施於亂臣賊子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宣公十年

十二

奉天討罪而陵弱侵小近在邦域之中附庸之國是爲盜也當此時陳有弑君之亂既來赴告藏在諸侯之策矣會不是圖而有事於邾不亦僨乎故四國伐鄭貶而稱人魯人伐邾特書取繹以罪之也

張氏曰詩保有鳧繹邾文公卜遷於繹皆此山之地爲邾魯二國之境

高氏曰自文公時邾魯有隙宣公篡立而邾子首朝之自是絕迹魯庭者又十年故歸父伐之象山陸氏曰魯之伐邾無異於宋之伐滕特書取繹罪益著矣

家氏曰滕何負於宋而宋伐之邾何負於魯而魯侵之皆由中國無盟主強陵弱厭暴寡而莫之或禁也汪氏曰無瑕者始可以討人宣公篡立惴惴然自保惟恐諸侯之動干戈而問子赤之故也其不能討陳宜矣而猶稱兵於邾以奪其地者蓋以晉伯之不振而強齊爲之援故耳不幾碩鼠欺人之不見而竊食於盆盎之間乎下書歸父爲邾故如齊則魯之爲魯可知矣

按三傳不言伐邾之故則是專欲取釋而伐之也與師動厭奪小國之邑爲己有無禮甚矣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宣公十年

十四

天水

公羊傳

何注先是城平陽取根牟及蕞役重民怨之所生

家氏曰宣卽位以來六年螽七年大旱今復大水咎徵頻仍未有甚於此時旱而書大水而書大以變常言也宣嘗以臣弑君以子逐母罪大惡極天討未加發而爲水旱之災民受其虐書以示戒也

按書大水以謹民事觀下書饑可見咎徵之說是進推一層以示儆陸象山深非董仲舒劉向其說亦正但不可盡抹殺此意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宣公聘齊止此

左傳季文子初聘於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

胡傳按左氏行父如齊初聘也歸父如齊邾故也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矣若待逾年然後修聘未晚也而季孫重行歸父繼往則以宣公君臣不知爲國以禮而謂妄說取人可以免於討也歸父貪於取釋畏齊而往蓋理曲則氣必餒矣能無畏乎哉春秋備書而不削以著其罪爲後世鑒也

高氏曰以伐邾故恐齊人以爲討遂謀伐莒焉甚矣魯之懼齊也二歲之間而公與大夫五如齊矣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宣公十年

十五

齊侯使國佐來聘

左傳國武子來報聘

杜注既葬成君故稱君命使也

林注齊魯之交自是疏矣

胡傳葬之速也太不懷也又未逾年而以君命遣使聘於鄰國則哀戚之情忘矣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及至葬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而有願爲其氓者蓋

禮義人心之所同然也齊頃公嗣位之初舉動如此喪師失地幾見執獲豈特婦人笑客之罪哉已失守身之本矣

高氏曰嗣子踰年即位始稱君未踰年稱子故葵丘之會稱宋子蓋齊桓方倡大義以尊中國故宋公雖在喪而來與會亦不深責以其不獲已而趨急務爾魯之於齊與國也聘雖後時亦何害耶惠公之葬既速又未踰年而以君命遽遣使來聘焉議伐莒也當凶釁而行吉禮忘哀思而結歡好書曰齊侯著其惡也

象山陸氏曰宣公是年身如齊者二使其臣如齊者三聞天王使王季來聘矣未聞身如京師與使其臣如京師也不待詳考其事而罪已著矣左氏載行父出莒僕之事陳誼甚高且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齊惠公之卒公既親奔其喪矣王季子之聘魯未易時而行父僕僕往聘於齊知事君之禮而奉以周旋者果如是乎歸父之往則以取釋之故齊惠公卒未踰年而國佐實來徇私棄禮見利而不顧義安然行之不畏於天不愧於人人心之泯滅一至於此吁可畏哉

饑

公羊傳何以書以重書也

張氏曰王政以民食爲重故積貯天下之大命也前此百有餘年水旱蠱螟之災多矣不以饑書今大水之後特書饑者著宣公煩於事外國用無節上下用竭故一遇水旱遂致乏食耳

象山陸氏曰作之君師所以助上帝寵綏四方故君者所以爲民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歲之饑饉百姓之命繫焉天下之事孰重於此春秋書饑蓋始於是聖人之意豈特以責魯之君哉按饑與大水相因一遇水而卽以饑告則平日無蓄積臨時失補救可知矣

楚子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遂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

胡傳經有辭同而意異者比事以觀斯得之矣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貶辭也若曰國君自將特強壓弱憑陵中夏之稱也知然者以下書晉卻缺帥師救鄭則貶楚

可知矣此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直辭也若曰以實屬辭書其重者而意不以楚爲罪也知然者以傳書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潁北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此類兼以傳爲按者也

高氏曰晉士會救鄭及諸侯戍鄭而春秋削之者責晉雖得鄭而不能有之也

家氏曰士會用偏師無益於救鄭是歲鄭即楚故略而不書耳

象山陸氏曰當是時晉伯既不復可望齊魯之間熟爛如此楚子之肆行其誰遏之伐鄭之書聖人所傷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宣公十年

六

深矣左氏所載士會逐楚師於潁北不見於經縱或有之亦不足爲輕重也

按家氏說好左傳雖有逐楚師之言非有勝敵之功故不書胡傳不罪楚而責晉恐不然

附錄左傳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諡之曰靈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穀作夷陵

左傳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

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杜注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

公羊傳

何注不日月者莊王行伯約諸侯明王法討微舒善其憂中國故爲信辭

胡傳晉楚爭此二國爲日久矣今陳鄭背晉從楚盟于辰陵而春秋書之無貶辭者豈與其下喬木入幽谷乎中國不能令則夷狄進矣經之大法在誅亂臣討賊子有亂臣則無君有賊子則無父無父無君即中國變爲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宣公十一年

九

夷狄人類殄爲禽獸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今魯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方會于橫函而不謀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所謂禮失而求之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辰陵之盟所以得書於經而辭無貶乎聖人討賊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

朱子曰宣公之時楚莊盛強主盟中國

薛氏曰陳鄭以中國之不足恃而盟於楚由中國之無伯諸侯之失其恃也

張氏曰楚莊於是合二國爲盟而欲討陳夏微舒也春秋以晉齊二大國方且致勤於莒狄而不能討獨

楚莊合諸侯以討之所以楚子書爵於陳侯鄭伯之上與之也

汪氏曰楚自會孟之後未嘗稱爵與於會盟今書子序陳侯鄭伯之上楚初主盟也會孟稱爵貶之也不稱爵則疑於楚大夫而執宋公之罪不著也盟辰陵書爵予之也子其謀討陳之賊也後此盟于蜀楚公子嬰齊序諸國大夫之上貶而稱人不予嬰齊之主諸侯宋虢之盟屈建公子圍先歆而經首晉不予楚之狎主盟申之會楚子爲主而不殊淮夷則皆狄也由是知辰陵之盟楚子先序而無貶辭蓋予之也

卷三十一

宣公十一年

三

按左傳楚伐鄭而後盟未有討陳夏徵舒之意獨公羊何注言之而胡傳亦云楚能謀少西之逆遂以此盟爲義舉矣愚意只是書以見楚之成爲伯而晉之不能爭也穀梁作夷陵范注謂齊地誤三國安得盟齊地乎

附錄左傳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郟令尹蔦艾獵城沂使封人盧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餼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於素

###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張氏曰莒恃晉而不事齊魯從齊而伐之兵不討亂而挾強陵弱深著齊魯之罪也

蜀杜氏曰稱齊人以示貶人齊亦以人魯也必書公孫歸父亦以志大夫之專也

汪氏曰伐邾伐莒皆以歸父將重兵而後此會齊侯會楚子皆歸父特會國君以見宣公之德仲遂而罷其子使專權於魯也至笙之逐得非肇端於此歟按魯伐邾懼齊討故助齊伐莒以求悅於齊書伐首責魯次齊人也

### 秋晉侯會狄于欒函

卷三十一

宣公十一年

三

左傳晉郤成子求成于狄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欒函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卻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况寡德乎

杜注欒函狄地

穀梁傳不言及外狄也

胡傳春秋正法不與夷狄會同分類也書會戎會狄會吳皆外辭也內中國故詳外四夷故略今中國有亂天王不能討則方伯之責也又不能討則四鄰諸侯宜有請矣而魯方會齊伐莒晉方求成於狄是矢肩背而養

其一指不能三年而總小功之察，亦慎乎凡此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義自見者也。

辭氏曰：諸侯之會戎狄皆在所司，罪則盟主可知也。高氏曰：陳鄭諸夏之國而從楚，春秋夷狄之國而從晉，狄在橫面而晉侯親往會之，大中國諸侯所恃者晉爾。齊方伐莒，晉方會狄而使楚人爲伯者之事，此反道也。

陳氏曰：楚方倡義於天下而晉孜孜於羣狄，至往會焉，晉卑甚矣。是故楚莊之春秋，晉有諸侯之事，不悉書也。宣三年晉侯伐鄭，不書五年荀林父伐陳，不書。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宣公十一年

三

張氏曰：晉侯爲盟主而往與狄會，舍夏徵舒以遺楚，討使楚舉大義以加於中國，又欲與楚爭鄭，楚直書老所以敗于邲也。

按晉豈不欲與楚爭陳鄭，蓋恐狄之議其後不得已爲此盟。亦如諸葛武侯征南方之意，事勢至此亦非敗著然以大義責之不能無失耳。

###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左傳

杜注不言楚子而稱人討賊辭也。

公羊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外討也不。

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不與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爲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

穀梁傳：此人而殺也，其不言入何也？外徵舒於陳也，其外徵舒於陳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

范注：變楚子言人者，弑君之賊若曰人人所得殺也。

### 丁亥楚子入陳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宣公十一年

三

使夷狄爲中國也。

程傳：人眾辭大惡，眾所欲誅也，誅其罪義也，取其國惡也。

胡傳稱：人者眾辭也，大惡人人之所同惡，人人之所得討，其稱楚人殺徵舒，諸夏之罪自見矣。按左氏傳：楚子爲夏氏亂，故謂陳人無勳，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徵舒，轅諸栗門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討其賊爲義，取其國爲貪，舜跖之相去遠矣，其分乃在於善與利耳。楚莊以義討賊，勇於爲善，舜之徒也；以貪取國，急於爲利，跖之徒矣。爲善與惡特在一。



念須臾之間而書法如此故春秋傳心之要典不可以不察者也或曰聖人大改過楚雖縣陳能聽申叔時之說而復封陳可謂能改過矣猶書入陳以貶之何也曰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之然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又納其亂臣是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也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乙之立故子產對曰若寡君之二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他國非所當與也而必欲納其亂臣存亡興滅其若是乎仲尼重傷中國深美其有討賊之功故特從末減不稱取陳而書入雖曰與之

宣公十一年

書

可也

陳氏曰楚亟稱子矣自宋萬而下無討賊者雖討之不以其罪且百年於此則楚之討微舒其不曰楚子何討賊不以內外貴賤恆稱人不書入而後殺子之以討賊之義也則討賊一事入一事也入雖君將貶人之於是稱楚子楚強甚矣莊王一篇雖圍滅無貶辭固進楚也亦憂楚也

高氏曰弑君之賊固人人可得而殺之豈有夷夏之閒哉微舒弑君今已踰年國人不能討天子方伯不能誅反致夷狄入中國而殺之彼夷狄尙知弑君者

之當殺則中國如之何不能殺之耶聖人書此傷中國之不自正也

張氏曰楚子夷狄也能殺微舒與陳殺州吁蔡殺陳佗一例書之所以明亂臣賊子人道共惡人人得誅不問中國夷狄所以廣忠孝之路而拯三綱於大亂之日也

呂氏曰楚人殺陳夏徵舒討賊之辭且眾同欲也故曰楚人入陳非眾志也故曰楚子

汪氏曰春秋子楚莊之討微舒而稱楚人亦猶吳闔廬之救蔡而戰于柏舉稱吳子也楚子入陳目其人

宣公十一年

書

而貶之亦猶吳入郢之舉號也辭雖不同意實無異蓋楚莊闔廬實非有討賊救患之誠心故書法子奪如此也使楚莊真有討賊之心則辰陵之盟執微舒而誅之一匹夫之力耳奚俟於以重兵造其國都而後戮之哉使其素有討賊之志則四年之伐鄭俘歸生而報諸桔株之門而仗義之名著於中國矣奚待於三月之圍失賊不討而受肉袒之降哉由其本無是心而假其事以爲功故不足以進於此也文定謂假於討賊以縣陳信矣論者以楚莊居五伯之列亦取其討賊之一節如秦穆之悔過耳抑方諸吳闔廬

夫差之暴橫而或者亦以伯計之則秦穆楚莊猶爲此善於彼者歟

廬陵李氏曰楚假討賊之義以有事於中國者四殺徵舒也執慶封也誘蔡般也執陳招也惟殺徵舒得討賊之義故特書人執慶封亦無貶辭但楚靈之暴非莊比矣

劉氏曰公羊云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也非也此譬猶蔡人殺陳佗耳且外討弑君之賊何不得乎穀梁云此人而殺其不先言人何也外徵舒於陳也非也言楚人殺者乃明徵舒有罪爾且先言人後言殺可言

春秋詳記

卷三十一

宣公十一年

美

謂內徵舒於陳乎

按胡傳與楚子之討賊是據大義立說若論楚莊之心汪氏爲得其實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宣公作南

左傳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

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日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

杜注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

公羊傳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納公黨與也

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

春秋詳記

卷三十一

宣公十一年

毛

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

程傳致亂之臣國所不容故書納

胡傳此二臣者從君於昏宣淫於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弑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眾同棄然後快於人心今乃詭辭奔楚託於討賊復讎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強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二人於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爲楚莊者宜奈何諸徵舒之宮封洩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於朝謀於陳眾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

高氏曰二子之惡乃其君之所由以弑者亦與微舒何異豈可復居陳大夫之位哉已絕於陳故不繫於陳而書納

張氏曰孔宣儀行父必因奔楚誘楚子以利故楚子殺微舒而縣陳微申叔時之言則陳遂亡矣楚莊懷夷狄貪婪之志而尙能以義自克故封陳而不取然見善不明而非有改過不吝之心所以雖封陳而終宥陳之亂臣復納諸國聖人子善之弘待人之公先施其討賊之義然後著其入陳且納亂臣之罪使楚莊之善惡功罪顯然明白詳味此論非聖人莫能修

之也

汪氏曰孔宣儀行父不書奔書奔則是宣行父請討於楚也其歸不繫陳不使得爲陳之臣也經凡書納皆非所宜納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宣儀行父于陳曰入曰納則二臣之罪與楚莊納之之惡皆見矣啖氏曰左氏云書有禮也若以納亂臣爲有禮孰爲非禮

按左傳入而後殺經先書殺後書入是兩截文法書楚人殺微舒見微舒弑君之罪人人得而討之以了微舒之案下書楚子入陳納宣行父于陳見楚莊貪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一

宣公十一年

宋

陳之土地助陳之罪人所以深責楚也張氏之說甚愜予意此處書入與他處不同中間有以之爲縣後復鄉取一人爲夏州等事皆在內故書於殺後也

孔宣儀行父畏罪而奔楚誘楚取陳以殺微舒爲名楚莊德之故納於陳猶欲其爲內應左氏以爲有禮誤也左傳陳侯在晉此事皆陳侯不在國而楚莊強爲之想陳侯以辰陵之盟懼晉之責而自說於晉歟楚莊之入未必不爲陳侯之貳於晉而欲滅之也豈眞爲陳誅弑君之罪人哉

附錄左傳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一

宣公十一年

宋

盟于辰陵又徵事於晉

十有二年

春葬陳靈公

左傳

杜注賊討國復二十二月然後得葬

公羊傳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

胡傳討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天下之惡一也本國臣子或不能討而上有天王下有方伯又其次有四鄰有同盟有方域之諸侯有四夷之君長與凡民皆得而

討之所以明大倫存天理也微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亦可以釋怨矣故得書葬君子辭也

汪氏曰君子之心無私故討賊不問內外蓋惡惡者天下之同情也

### 楚子圍鄭

左傳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遠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日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微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宣公十二年

三

唯命其罪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微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乎潘廑入盟子良出質

胡傳按公羊傳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其於鄭也入自皇門至於遠道蓋即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曷爲悉從輕典不著其蕙陵諸夏之罪乎上無天王下

無方伯天下諸侯有臣弑君子弑父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秋取大節略小過雖如楚子蕙陵上國近造王都之側猶從末減於以見誅亂臣討賊子正大倫之爲重也

汪氏曰據左氏公羊所記鄭襄公屈服於楚禮卑辭異以求免則楚之陵暴亦甚矣然其能不聽左右之言而退師許平薄於利而不要其土則比於狡焉思啓封疆者猶有改過遷善之美意也  
高氏曰封陳侯者非楚本謀也不善而能改也故書入與鄭平者楚本謀也不爲利謀所誘故書圍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宣公十二年

三

廬陵李氏曰鄭自此從楚至成五年歲牢之盟向晉臨川吳氏曰中國不能伯與國屈服於荆蠻鄭伯禮之恭辭之善以媚悅於楚極矣悲夫  
按入陳圍鄭書法從輕予楚莊之能改過也 鄭幾亡矣不得不服楚

### 夏六月己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左傳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閭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

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  
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  
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  
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  
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讎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  
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好矣爲宰擇楚  
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聲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  
象物而動軍政不戕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  
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  
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宣公十二年

三

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  
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  
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  
取亂侮亡兼弱也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  
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移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  
所以伯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  
不可謂武由我失伯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  
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惟羣子能我弗爲也以  
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三之臨  
三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厥散爲

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  
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  
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  
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  
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  
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  
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郟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  
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旣濟王欲還嬖人伍  
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  
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宣公十二年

三

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  
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  
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  
眾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  
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  
鄆之間鄭皇戍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  
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  
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  
樂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  
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

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孽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傲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譙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人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惟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宣公十二年

三

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母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靡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

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榮澤見六麋射一麋以獻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宣公十二年

三

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勿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

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  
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輓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驛而告  
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人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  
進之盍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  
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  
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  
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  
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  
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  
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宣公十二年

楚

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  
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  
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  
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  
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基之脫扁少進馬還又基  
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  
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  
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旃  
在後怒之使下指水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  
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

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敢納  
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  
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  
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  
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郟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  
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郟遂次於衡雍潘黨曰君  
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  
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  
商作頌曰載戰千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  
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宣公十二年

楚

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  
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  
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  
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  
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眾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  
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  
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  
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平有京觀以懲淫  
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  
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

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

杜注鄭鄭地 不書救者以其緩不及事無救患之實耳或謂不書救鄭是子楚以伯然晉文晉悼之伯書楚人救衛救鄭豈不予晉以伯乎

公羊傳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曷爲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衛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宣公十二年

三

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臺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擣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杵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日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

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強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厥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

何注序林父於上罪起其事言及者明晉汲汲欲敗楚爾

穀梁傳績功也功事也曰其事敗也

胡傳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按左氏晉師救鄭經既不以救鄭書矣又不言楚晉戰于郢而使晉主之何也陳人弑君晉不討賊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宣公十二年

三

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變之師也故釋楚不貶而使晉主之獨與常辭異乎按鄭之役六卿並在大夫司馬皆具官不欲勦民者三帥也違命濟師者先穀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上定於一也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闕外雖君令有所不受况其屬乎樂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厥不敢逼偪陽之舉句偃二將皆請班師荀偃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偪陽林父既知無及於鄭焉用之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穀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



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棄晉師於誰責乎故後誅先穀不去其官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

朱子曰左傳分謗事近世士大夫多是如此只要徇人情如荀林父邲之役先穀違命而濟乃謂與其專罪六人同之是何等見識當時爲林父者只合按兵不動召先穀而誅之

張氏曰經以林父及之者言林父之爲志乎此戰也蓋晉不能討陳亂已失三綱軍政之本乃欲恃力以爭邲不知楚莊既討陳亂則師出有名而所以施於鄭者又進退得宜勇怯中節林父上不能輔君討亂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宣公十二年

罕

以行盟主之大義而此行本爲救鄭而鄭已服楚主穀之徒恃強專制故林父雖知楚之不可敵而不能止諸師之從楚師考公羊則知楚之所以勝考左氏則知晉之所以敗此春秋所以不書救鄭而特以林父主此戰著其敗師之罪也

陳氏曰以大夫敵君於是始肇之戰不惟敵君且盟齊於師矣

永嘉呂氏曰自楚執討賊之權於是陳爲楚有鄭不堪楚之屢伐而受盟辰陵然曰與其來者可也則猶未純乎從楚也故微事於晉晉既不能有陳而僅爭

鄭則邲之一戰夷夏勝負之一決也自邲之敗而楚伐宋橫行於中國而莫制矣

汪氏曰林父身爲元帥始既不能禁副屬之違令而專行終又不能躬帥士卒冒矢石而力戰乃鼓於軍中倡爲棄甲曳兵之敗則喪師之罪不責林父而諉於誰乎

劉氏曰子玉不見名氏林父見名氏公羊皆謂不敵君可怪也哉

廬陵李氏曰春秋中國與楚戰不以勝敗皆以中國爲主徐邈曰內晉而外楚是也公羊以爲荀林父稱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宣公十二年

罕

名氏先楚子者惡林父非也此因得臣書人而穿鑿耳陳氏亦以爲大夫敵君於是始蓋主公羊說未可從也胡氏主乎是戰之說亦是蓋雖以中國爲主然息爭之道當責之中國也義皆可通要之此條書楚子則知其非貶矣林父不書救則知其有罪矣不貶者退師之情可恕有罪者敗師之責難逃

按晉楚皆不欲戰而先穀激成之林父爲帥不能作主穀欲戰是卽林父之欲戰也故書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穀違眾不設備以致敗然林父不能令之備是卽林父之致敗也故書林父及楚子戰晉師敗績

秋七月

所以深責元帥也若先穀之罪後見殺則不待貶而自明 中軍不備故中軍敗上軍全未敗下軍知罃被楚獲而荀首射死連尹獲公子穀臣是互有殺傷亦非全敗只晉奔楚進爲晉師敗績耳 晉之敗由先穀楚之勝由伍參然參能料穀故其智可用也自是而楚莊之伯成矣魯會宋平不僮陳鄭之服從

附錄左傳鄭伯許男如楚

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

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宣公十二年

聖

猶在憂未歇也因獸猶闕凡國相平及楚殺子王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左傳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

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晉井而拯之若爲茅經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

杜注蕭宋附庸國

胡傳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未滅而書入惡其貳己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未滅而書圍與人爲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強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楚莊蓋以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宣公十二年

聖

力假仁不能久假而還歸者也建萬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者仲尼之法今乃滅人社稷而絕其祀亦不仁甚矣蕭既滅亡必無赴者何以得書於魯史楚莊縣陳入鄭大敗晉師于鄆莫與校者不知以禮制心至於驕溢克伐怨欲皆得行焉遂以滅蕭告赴諸侯矜其威力以恐中國耳孟子定其功罪以五霸爲三王之罪人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推此類求之斯得矣

汪氏曰楚莊滅蕭所以偏宋而脅中國諸侯之服已

也

按滅蕭所以偏宋汪氏說是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此大夫同盟之始

左傳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杜注清丘衛地 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故大夫稱人宋華椒承羣僞之言以誤其國宋雖有守信之善而椒猶不免譏

程傳晉爲楚敗諸侯懼而同盟旣而皆渝故書人以貶之

胡傳書同盟志同欲也或以惡其反覆而書同盟非也春秋不貴盟誓自隱公始年書儀父盟蔑宋人盟宿已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宣公十二年

署

不實言矣奚待清丘然後惡反覆乎清丘載書恤病討貳口血未乾敗其盟好所謂不待貶而惡見者也又奚必人諸國之卿然後知反覆之可罪乎楚旣入陳圍鄭大敗晉師伐蕭滅之憑陵中國甚矣爲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修明政事自強於爲善則可以保其國耳曾不是圖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斷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於是故國卿貶而稱人譏失職也原穀違命喪師乃晉國罪人而主茲盟約所信任者皆可知矣

家氏曰幽之同盟內外大小翕然來同齊伯之方盛也新城之同盟諸侯散者復合晉伯之漸衰也清丘

之同盟異者眾而同者鮮晉不復可言伯矣而春秋於四國之爲此會猶以同盟書嘉其不以勝負爲從違舍燎原強盛之楚從喪敗方新之晉是故猶許之以同盟然視於幽之同盟則不可同日語矣

劉氏曰左氏云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夫春秋之世不實其言者眾矣奚獨此耶且華椒不宜被貶

按程子謂諸侯懼而同盟知楚子必將肆其憑陵也此盟猶爲可取故書同若後之敗盟則以主盟不得其人盟者遂無固志耳 先穀不惟敗晉師此盟之敗亦由之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宣公十二年

署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左傳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胡傳陳有弑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雖曰縣陳尋復封之其德於楚而不貳未足責也宋人不能內自省德遽以大眾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救陳背盟失信而以救書者見宋師非義陳未有罪而受兵爲可恤也且謀國失圖妄與師旅無休息之期則亂益滋矣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若衛叛盟則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

高氏曰書衛救陳者所以罪宋也然衛方盟於清丘

而反救陳救雖義事而有背盟之惡故稱人

汪氏曰清丘之載書恤病討貳而宋之討陳衛之救陳皆非春秋所與者不度德不量力而啓釁於強楚渝盟失信以從簡書名雖是而實則非矣

按晉敗楚勝諸國皆服楚而宋獨伐楚之與國犯楚之鋒在宋固爲不智而不以勝敗二心於晉似屬可取胡文定謂意在責宋子不能無疑蓋先儒泥於凡救皆善故寬衛責宋此舉清丘之盟未冷旋興黨惡之師豈可謂之善乎觀宋稱師衛稱人經文自當以人爲貶也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宣公十二年

宣

春秋詳說卷三十一終

春秋詳說卷三十二

宣

十有三年

春齊師伐莒

公作

左傳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臨川吳氏曰齊以強陵弱而伐莒十二年之伐稱齊人此稱齊師者甚其動大眾而伐小國也

汪氏曰公羊作伐衛證之經文前後皆無齊衛交怨之事而於莒則四年平之不肯而魯伐之十一年齊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二

宣公十三年

又伐之則此爲伐莒無疑矣

按從左伐莒爲是稱師譏其用眾

夏楚子伐宋

左傳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惟宋可以免焉

胡傳楚人滅蕭將以脅宋諸侯懼而同盟爲宋人計者恤民固本輕徭薄賦使民效死親其上則可以待敵矣計不出此而急於伐陳攻楚與國非策也故楚人有辭於伐而得書焉

張氏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宋不知屈伸消長之道而欲以區區之力強中國由此致伐

牟陽冉觀祖輯撰

汪氏曰文定責宋特譏其啓致兵之罪失保國之策非以楚之陵中國爲無罪也蓋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耳

廬陵李氏曰楚有事於中國皆自鄭及宋楚成之爭伯敗宋於泓楚穆之爭伯弱宋於厥貉楚莊之興莒鄭人以侵宋卒之今年之伐明年之圍又明年之平而南北之勢成矣成十八年彭城之役楚又拔鄭以圖宋向非悼公之盛則于宋之盟不待襄公之末年而天下分伯矣

按胡文定以楚子書爵責宋非策恐非春秋內中國

之意得汪氏足正其失 愚謂書楚子言其親往見其專行非遣將問罪者比也

秋公作

左傳

杜注爲災故書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穀穀作穀

左傳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

胡傳先穀違命大敗晉師元帥不能用鉞已失刑矣今

又重有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曷爲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繫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聞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此三敗君之過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與駟之謀不用濟涇而次欒麇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今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穀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高氏曰邲之役三帥皆欲還先穀固請戰遂及於敗至是以爲討然釋趙旃魏錡不討而獨誅先穀爲政

不平殺者不受治矣又族滅之惡之甚也

張氏曰趙叔將攻王而楚莊尙思子文之治楚而復克黃之所先穀先軫之孫而滅其族蓋晉之德刑皆不足以敵楚矣

按邲之敗但書林父不及先穀至此乃正穀之罪稱晉殺見殺之出於國人公議也不去大夫斥其官以治其罪也

附錄左傳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

十四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傳春孔達綏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於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搆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胡傳殺大夫而書名氏義不繫於專殺也孔達棄信以危社稷衛人按其罪而誅之可也何以稱國而不去其官用人謀國干犯盟主至於見討誰之過歟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春秋端本清源故書法如此

茅堂胡氏曰孔達之死謀之不臧者也先君雖有約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二

宣公十四年

四

言若其有罪而大國見討亦可踐言不自省乎而况同盟口血未乾卽亢大國之討以危其社稷乃以身死之求說於晉與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奚遑哉是時衛貳於楚爲孔達計者若顧約言告之以不當貳可也

蘇氏曰孔達則有罪矣而衛人用其言以干盟主故稱國以殺

陳氏曰孔達自殺而稱國以殺其君意也

按孔達背盟救陳致晉之討拚一死以解兵所謂計畫無復之也衛穆借孔達之死以說於晉故令其死

不謂殺之不可也春秋美惡不嫌同辭晉殺先穀

衛殺孔達胡傳皆以罪累上愚意不然先穀敗師殺之爲已晚實君初不當用似覺迂遠若孔達之救陳豈豈不知及被晉討而委罪於達君不能無罪也室其子復其位蓋亦甚曲矣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左傳

林注文公卒子宣公廬立

晉侯伐鄭

左傳夏晉侯伐鄭爲鄭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中行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二

宣公十四年

五

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於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

胡傳按左氏傳爲鄭故也比事以觀知其爲報怨復讐之兵辭無所貶者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

張氏曰屈而知他敗而能改可以興矣晉所以敗由大義不明而爭與國也今敗未兩歲而復興爭鄭之師故書晉侯以著其師之爲報怨也

高氏曰晉救鄭而敗於鄭鄭遂卽楚夫鄭背華卽夷討之正也然靈成以來文公之澤浸微于戈日尋積

而至於蜀之盟而中國盡夷狄矣豈特失鄭而已乎  
按當日事勢此伐必不可已不然竟是晉人一敗不  
能復振而諸侯愈不親附矣先儒責其爲報怨之兵  
夫以晉楚舉伯而能令其不報怨哉此但紀事非爲  
寓貶

###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  
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  
龔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  
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二

宣公十四年

六

殺其使者必伐我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  
之投袂而起屢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  
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胡傳宋人要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持國之道輕舉大  
眾勦民妄動又非恤患之兵特書救陳以著其罪明見  
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事其作始也簡其  
將畢也必巨易於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  
必至於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若宋是矣始謀不臧至  
於見伐見圍幾亡其國則自取之也春秋端本故責宋  
爲深若繼夷圍中國則亦明矣

臨川吳氏曰宋前以救蕭而見伐今又以殺楚使而  
受圍楚之薦食上國宋之挑釁強夷俱可罪也

汪氏曰楚莊始而滅蕭以逼宋繼而伐宋以聲其救  
蕭之罪又遣使過宋不假道以激怒於宋而使殺之  
於是國君親將環其國而攻之然則楚子之志在於  
陵暴中國以取威爭伯其惡甚矣文定作傳屢責宋  
而不責楚者楚人憑陵中夏之罪顯而易見而宋有  
致兵之由其罪未著也故備論之

按華元殺楚使致楚之圍責固在宋矣然楚子不聽  
申舟之言驢之死地而後圍宋豈非自啓兵端哉若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二

宣公十四年

七

楚之伐宋必待其服而後已殺使亦圍不殺使亦圍  
華元有見於此殺之以快一時之意楚子挾怒親來  
故書楚子

### 葬曹文公

###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左傳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  
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  
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胡傳夫禮別嫌明微制治於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  
之君非王事而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

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

張氏曰魯素事齊而宣公之立公子遂主之故其父子常親於齊而齊亦不復計等列之不班從而與之會也非禮甚矣

王氏曰遂以不正而立宣公公以不正而任其子歸父此年會齊侯明年會楚子見公與之深也諸侯失

政自宣公始大夫專政自歸父始

廬陵李氏曰大夫會諸侯始於單伯會齊侯于鄆繼見於公孫敖會晉侯于戚不知胡氏何以始發傳於此豈非以非伯事而私相會乎

按書以譏歸父之僭也歸父爲遂之子齊侯德遂故會其子亦以譏齊侯之自輕

附錄左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而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而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十有五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左傳

杜注從前年孟獻子之言也

胡傳楚子不假道於宋以啓釁端而圍之陵蔑中華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攘夷狄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圉以爲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若此類聖人不徒筆之於經也比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略矣朱子曰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及楚人平春秋

春秋傳說

卷三十二

宣公十五年

九

責其叛中國而從夷狄爾罪其貳伯非是春秋豈率天下諸侯以從三王之罪人哉

陳氏曰吾大夫始特會楚也

廬陵李氏曰歸父會楚子于宋正與昭九年叔弓會

楚子于陳書法事情皆同左氏胡氏傳得之矣

按此舉乃從孟獻子薦賄之謀也胡傳鄙之最是

會齊侯會楚子連書歸父愈以見其專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傳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



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實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二

宣公十五年

十

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公羊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乎其平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

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二

宣公十五年

十一

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

穀梁傳平者成也善其量力而反義也人者眾辭也平稱眾上下欲之也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胡傳此華元子反二國之卿其稱人何貶也春秋賤欺

詐惡侵伐二卿不愛其情釋怨解紛使宋無亡國之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所褒何以貶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今二卿自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預知焉非人臣之義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君有聽於臣父有聽於子夫有聽於婦中國有聽於夷狄仲尼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故平以解紛雖其所欲而平者在下則大倫紊矣聖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褒貶如此然則臣而有安國家利社稷青專之不可乎曰專之而可者謂境外也子反在君之側無奏報之難幾會之失奚急於平而專之若是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二

宣公十五年

三

哉或曰子反攘善則知其罪矣華元救國急難而紓其情實何尤焉夫宋先代之後武王所封以備三恪橫見侵偪非有可滅之罪也若以大義責之曰子爲上卿不能恤小助桀爲虐陵我郊保圍我城郭欲滅我社稷縱子得之何面目見天下之士乎使子反果忠楚莊果賢必爲義動退師止眾結盟而反矣何必輕見情實蹈不測之險乎後世羊陸效其所爲交歡邊境而議者以爲非純臣也知春秋之法矣

大注晉書羊祜與吳陸抗對境使命交通抗遺祜

酒祜饋抗藥時謂華元子反復見於今

朱子曰羊陸相遺問只是敵國相傾之謀

陳氏曰凡平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也而後書有與楚平者矣文九年陳平不書宣十年鄭平不書至宋始書之僖二十四年宋嘗及楚平矣至莊王始書之必宋從楚必莊王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春秋特致意焉

永嘉呂氏曰晉與楚爭陳楚討少西氏之亂而陳在楚宇下矣晉與楚爭鄭邲之戰敗而鄭又在楚宇下矣宋伐陳而衛救之則衛又貳於楚歸父會於宋而魯又卽於楚楚之圍宋軍罷食盡而將去矣宋人告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二

宣公十五年

三

急晉不能出師以援之宋及楚平豈得已哉書曰宋人及楚人平以見中國之無伯也以見夷狄之恣橫也以見諸侯之有畏於楚而莫有能救之者也

劉氏曰公羊云大其平乎已也非也臣無專美古今之通誼也子反何不退與其君謀而擅與宋平乎穀梁云平稱眾上下欲之也非也暨齊平何以不曰暨齊人平乎又云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非也宋幸得平以告諸侯故魯史有其事爾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平五獨此爲外平此條之說陳氏爲長宋楚稱人疑穀梁爲優胡氏專取公羊則以

此平不過子反華元一言而解宋楚實未嘗有盟誓也恐當時未必能如此

按此書法在及字宋本不肯服楚至此不得不及楚平也兩人字似無深識宋公未與楚子相見又不可直書華元子反則書人其常也竊疑華元子反言平有定議而後各言其情如呂蒙之與郝普恐無先言情而後求之理傳者或有訛誤不可知晉畏楚竟不能出師宋之平楚非宋負晉晉負宋也觀下書晉滅赤狄蓋晉方有事於狄不暇救宋矣

###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宣公十五年

古

左傳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眾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之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

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杜注潞氏赤狄之別種子爵也

公羊傳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爲善也躬足以亡爾雖然君子不可不記也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

穀梁傳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曰潞子嬰兒賢也

胡傳其稱日謹之也上卿爲主將略而稱師者著其暴也滅而舉號及氏者滅見滅之罪著滅者之甚不仁也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二

宣公十五年

古

潞嬰兒不死社稷比於中國而書爵者免嬰兒之責辭也然則攘夷狄安諸夏非邪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伯禽征之獫狁孔熾侵鎬及方宣王伐之楚人侵鄭近在王畿齊侯攘之皆門庭之寇不可縱而莫禦者也雖禦之亦不極其兵力殄滅之無遺育也今赤狄未嘗侵掠晉境非門庭之寇而恃強暴以滅之其不仁甚矣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又有異焉者夫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按左氏潞子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則酆舒者罪之在也爲晉計者執酆舒輟諸市立黎侯安定潞子改紀其政而返則諸狄

服疆域安矣今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

永嘉呂氏曰夷狄屢侵中國晉景滅之似也然楚之圍宋歷三時而不解晉不能興兵往救而徒加兵於狄今年書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明年書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觀宋人之告急晉侯欲救之而伯宗方以納汙藏疾自諉及晉侯之欲伐狄諸大夫皆以爲不可而伯宗乃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若之何待之嗚呼是誠何心哉其爲謀不過陵弱畏強爾不得志於楚乃求得志於狄晉侯以是賞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二

宣公十五年

去

桓子又以是賞士伯又獻狄俘於周君臣之間矜然德色何暇謀及楚哉備書而義自見矣

汪氏曰晉景公會狄于欒而不討陳滅赤狄潞氏而不救宋汲汲於夷狄而忘中國不可以言伯矣

陳氏曰滅國以其君歸皆稱爵如楚人滅弦弦子奔黃楚人滅頓以頓子牂歸楚人滅胡以胡子豹歸第言奔者不名之以歸者名之

劉氏曰公羊云潞子之爲善也躬足以亡爾非也夷狄之君稱子周禮也非爲善而亡也蓋迷於有爵爾穀梁云夷狄不日又曰其曰潞子賢也亦非也豈有

國滅身虜而得爲賢哉

按不救宋而滅狄連書以見晉之罪滅而以君歸是欲奪其土地非爲討鄆舒而然也

### 秦人伐晉

左傳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病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踵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二

宣公十五年

去

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高氏曰自二年秦師伐晉晉不報秦今十四年矣此復來伐者乘晉兵略狄土而闕其虛也故敗而人之廬陵李氏曰此條諸傳皆無左氏發傳於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後疑此文本是此經之傳故陳氏曰秦人秦伯桓公也則亦以爲卽七月之伐矣經傳之文其月日先後者甚多不知杜氏何以不取

按秦無故伐晉書人以示譏結草之事近於譏然後世用以爲典故矣

###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

杜注稱殺者名兩下相殺之辭兩下相殺則殺者有罪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文倒札字

公羊傳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

何注天子之庶兄札者冠且字也禮天子庶兄冠而不名所以尊之子者王子也天子不言子弟故變文上札係先王以明之不稱伯仲者辟同母兄弟起其爲庶兄也主書者惡天子不以禮尊之而任以權至令殺尊卿二人不言其大夫者挈也惡二大夫居尊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二

宣公十五年

六

卿之位爲下所提挈而殺之

穀梁傳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胡傳王臣有書字而言子者王季子是也有書子而繫名者王子虎是也此稱王札子者穀梁以爲當上之辭

也其爲當上之辭者矯王命以殺之也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司者命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則不臣爲人君而假其臣以命則不君君不君臣不臣天下所以傾也邢侯專殺雍子於朝叔向以殺人不足爲賊請施邢侯君子以爲義王札子之罪當服此刑而天王不能施之無政刑矣何以保其國而不替乎

高氏曰矯王命以殺大臣宜名之以著其罪然書札而不書王子則與內臣柔溺之類無異書王子札則與王子虎無異故變文以別之

或問王札子陸渢以爲王子札茅堂胡氏曰讀經當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二

宣公十五年

六

看大旨有疑慮且闕之聖人之意只是罪挾王命專殺耳

蜀杜氏曰桓襄之前列國諸侯交相戰伐列國不稟王命也至此而王臣有相殺者內之卿士不奉王命也

趙氏曰公羊云王札子者長庶之號也此妄穿鑿耳劉氏曰穀梁云不言其何也兩下相殺也非也凡殺大夫稱其者皆君也豈可云王札子殺其大夫召伯毛伯乎

按杜氏謂經文倒札字覺直捷何氏謂變文上札恐

不然 矯王命以殺經據實直書王札子

附錄左傳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實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秋螽

胡傳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爲國虛內以事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二

宣公十五年

三

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務其本者也故辰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匱倉廩竭調度不給而言利尅民之事起矣

張氏曰自六年至今三遇螽災而加以水旱此宣公不修德節用愛人之所感也

按頻書災異以起稅畝之虐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公作牟婁

左傳

杜注無婁杞邑

胡傳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於早雖欲正之其將能乎

王氏曰隱四年莒伐杞取牟婁卽其地

高氏曰齊侯在穀則公孫歸父會之齊卿在無婁則仲孫蔑會之蓋公主齊久矣幸晉楚之爭而不我及也忽焉而平楚宋俾歸父請於齊侯齊侯則疑我之從楚也蔑於是復會以修舊好焉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二

宣公十五年

王

廬陵李氏曰大夫會大夫始於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而胡氏獨發傳於此條之下未詳其說張氏亦曰大夫相會蓋始於此豈非以二子非國事而私相會乎

按高氏謂齊疑從楚復會以修好爲得其實無無故而會之理

初稅畝

左傳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杜注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故曰初

公羊傳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爲十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何注時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按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稅取之

穀梁傳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二

宣公十五年

三

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古者公田爲居井寵蔥韭盡取焉

楊疏徐邈以爲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十一也

傳稱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則徐言是也

胡傳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殷制公田爲助助者藉也周因其法爲徹徹者通也其實皆什一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

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惻怛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於二猶不足則皆宣公啓之也故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本乎

孫氏曰古者什一不稅於民宣公奢泰國用不足又取私田以斂其一始什二而稅也

汪氏曰三代制田取民雖皆不過什一而其爲法至周始詳密而周盡爲人君者苟能謹守其中正之制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二

宣公十五年

三

則可以足國而裕民矣今宣公以篡得國既不能修德以弭天災而感水旱蠱蜮之變又不能斂奢以節國用而貽饑饉空乏之憂於是一旦素先王之制增稅畝之法作法於貪其害有不可勝言矣易世而成公作丘甲而賦民之力有加於古迨春秋之終而哀公用田賦而民財民力殆無遺餘皆肇於宣公之作偏也又使諸國效尤鄭子產則作丘賦魏文侯則增租賦卒至暴秦開阡陌更賦稅而先王之制窮今不復豈非宣公首禍以致然乎春秋書初者二初獻六羽嘉禮之復正也初稅畝憂田制之變古也美惡不

嫌同辭

廬陵李氏曰稅畝之說公穀何氏范氏胡氏皆以爲仍是什而取一但廢古之助法爾左氏傳文亦無什取二之意惟杜氏以爲既取其公田又稅其私田十一則爲十而取二此說似太過徐邈注穀梁以爲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什一楊士勲亦從之然於去公田之解亦牽強而朱子集注亦曰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十取其一則爲十而取二矣似亦從杜氏之說蓋未詳就是但變法之初未必遽至倍取故當且從胡氏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三

宣公十五年

三

按公羊履畝而稅何氏謂履踐按行擇穀好者取之是謂不論公私但取好者胡傳從此左穀注謂公田什一之外又稅私田十畝之一是十取其二朱子從此恐宣公時尚未至十取二至哀公時增至什二耳再考

冬蝥生

公羊傳未有言蝥生者此其言蝥生何蝥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穀梁傳蝥非災也其曰蝥非稅畝之災也

胡傳始生曰蝥既大曰蝻秋蝻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修而又爲繁政重賦以感之國之危無日矣

高郵孫氏曰蝥者蝻之子也春秋之秋夏時之夏春秋之冬夏時之秋也蝻爲災於夏而蝥生於秋一歲而再爲災故志也

王氏曰蝥蝻之子爾雅謂蝥蚋說者以爲蝻之有子不因牝牡腹中陶冶而自生故蝥曰蝥蚋皆蝗類故春秋記爲災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三

宣公十五年

三

趙氏曰左氏云幸其不爲物害而書之按此類生說便爲災如蠶食葉也爲秋中之蝻未息冬又生子重重爲災故書爾

饑

左傳冬蝥生饑幸之也

杜注蝥未爲災而書之者幸其冬生不爲物害時歲雖饑猶喜而書之

胡傳春秋饑歲多矣書於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蝻蝥而遽至於饑者宣公爲國



務華去實虛內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敦其本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蟲蝗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經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爲國之不可不敦本也

張氏曰宣兩書饑一在大水之後一在蟲蝗之後甚言國無蓄積而民無以生也

廬陵李氏曰左氏公羊皆云幸之者以春秋幸天道之卽應庶幾宣公之能變乎穀梁說雖鑿亦好

按上書蟲生下書饑只是因災異而記三傳之說皆不可信左謂幸之杜注蠅冬生而死故幸之周之冬

春秋傳說

卷三十二

宣公十五年

三

西戌亥三月有苗時何不爲災未甚害何以遽至死乎公羊亦謂幸之何注宣公於饑後能受過變寤復古行中冬大有年故君子深爲喜而僥倖之是因後書大有年而爲傳會之說也穀梁范注蠅之言緣也緣宣公稅畝故生此災以責之借字立意未有確據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左傳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詰于王戊申以鞮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

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杜注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黨士會稱人從告

胡傳按左氏董是役者士會也上將主兵其稱人貶辭也甲氏潞之餘種留吁其殘邑也春秋於夷狄攘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伯禽爭徐夷東郊既開而止宣王伐獫狁至於太原而止武侯爭戎邈服其渠帥而止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士會所

春秋傳說

卷三十二

宣公十六年

三

以貶而稱人也

高氏曰書及者所以別二族

家氏曰晉滅潞氏則曰討有罪也既滅之矣而復用師不已是必欲窮極其黨類盡夷滅之而後已夫豈仁人之所忍爲故書人以貶之楚人圍宋坐視不救諺曰鞭長不及馬腹又滅潞氏又滅甲氏留吁可已而不已志存乎逐利而不能赴人之急謂諸侯何張氏曰晉自不得志於楚而一意用武於狄兼并其地會書人深貶之也

按春秋屢書狄侵爲患久矣不大創則患不止或當

日謀國者長顧卻慮而爲之歟論者責以不仁不知設身處地當如何也

夏成周宣榭火

榭公作榭火公製作災

左傳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藏焉爾成周宣謝災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

何注宣宮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者有中興之功穀梁傳周災不志也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三

宣公十六年

三

胡傳成周天子之東都宣榭宣王之廟也按呂大臨考古圖有邠敦者稱王格於宣榭呼內史策命邠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宣榭火何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也貴戚擅殺大臣而天子不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

大全注大臨藍田人字與叔程門高弟爾雅室有

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

汪氏曰書外災者五皆以國書蓋災及於宗廟朝市

而非一處也獨此書宣榭以天子宗廟之重紀之也

以責王室不謹於火備雖人火焚之而弗能救忽慢

先祖之罪著矣 炎氏謂宣王廟當在王城然成周

乃王城下都之總名分言之則澗水東澗水西爲王

城都邑在焉澗水東下都爲成周商民居焉合言之

則總曰成周故洛誥多土序言往營成周成周既成

是也或謂原廟始於漢東周末應立宣王廟然詩稱

于周受命自召祖命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文王武王

則洛邑岐周鎬京皆有廟矣先王立廟蓋有故也杜

氏以爲宣王講武屋外傳亦云榭不過講軍實竊疑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三

宣公十六年

三

宣王南征北伐講武於此遂以爲廟故其制如榭與宗廟不同張氏亦謂宣王復會諸侯於東都因存其廟古者祖有功故不毀是也二傳謂樂器存焉非也周官守祿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祓其遺衣服藏焉未聞藏樂也况榭既無室何以藏樂器乎

李氏堯俞曰廟不應有榭榭不應藏樂榭者講武之

所宜者其宣王之所爲乎至是歷十二世王業日壞

求其如宣之盛既不可得而見而王之迹又煨燼蓋

痛之也

廬陵李氏曰楚語曰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

實故知榭是講武屋也杜氏知榭爲講武處而昧於宣字之義公穀知宣榭爲宣王廟而不辨其爲講武之所若但以爲宣王廟則何不在京師而在成周乎且又何以名之曰榭乎故此條張氏發明胡氏之說且兼用三傳之所長爲得之公穀又以爲宣王中興所作樂器藏於此因天災之變見周之不復興也未如何據此傳聞之謬公羊新周之說蓋以爲春秋主魯故惟於周宋書災爲王者之後記災也此其一家之義不可從

按作先王講武之所理長書以惜王迹之燼而責後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二

宣公十六年

三

人之不謹也

### 秋郊伯姬來歸

左傳出也

胡傳按左氏郊伯姬來歸出也內女出書之策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淫辟之罪多矣復相棄背喪其配耦氓之詩所以刺衛日以衰薄室家相棄中谷有蕓所以閔周易序咸恆爲下經首春秋內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詳書於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其旨微矣

家氏曰女生而願爲有家故嫁者謂之歸人道之常

也見出而曰來歸著其變也

汪氏曰春秋書郊伯姬杞叔姬來歸所以譏父母之訓育弗至致內女之婦德有虧而亦責郊杞之君失齊家之道而棄其伉儷也然杞叔姬書卒書杞伯逆其喪歸則叔姬之出必有不當絕者而郊伯姬不書卒不書喪歸則出者與出之者其罪皆著矣

按志伯姬是正意責郊魯是副意

附錄左傳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穀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二

宣公十六年

三

### 冬大有年

穀梁傳五穀大熟爲大有年

胡傳程氏曰大有年記異也旱乾水溢饑饉薦臻者災也山崩地震彗孛飛流者異也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矣何以爲記異乎凡災異慶祥皆人爲所感而天以其類應之者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宣公弑立逆理亂倫水旱螽蟥饑饉之變相繼而作史不絕書宜也獨於是冬乃大有年所以

爲異乎夫有年大有年一耳古史書之則爲祥仲尼筆之則爲異此言外微旨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

汪氏曰桓公有年之後遠狩于郎犯害民物宣公大有年之先履畝而稅重困農民二公得國於不義又不能修德以撫下殘虐國本恬不爲憂春秋之書有年既以紀天時之反常又以憫魯國之民而幸其僅有年也不爾則人類滅矣

按類災而繼以大有年爲民幸也猶久不雨之後書雨耳

十有七年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二

宣公十七年

三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左傳

林注昭公卒靈公立

丁未蔡侯申卒

左傳

林注文公卒子景侯固立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胡傳曰卒書名赴而得禮記之詳也葬而不月其略在內宣公爲國務華而無忠信誠懇之心計利而不知禮義邦交之實哀死送終獨厚於齊而利害不切其身者

皆闕如也大則薄其君親次則忽於盟主又其次若秦若衛若滕雖來告赴怠於禮而不會也比事以觀義自見矣

張氏曰春秋備書而宣公不謹於事上交鄰之罪見矣

按春秋之例會葬而後書葬魯宣多失豈能會許蔡之葬或以欲結楚而留意於楚之與國乎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左傳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二

宣公十七年

三

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孟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

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杜注斷道晉地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程傳諸國同心欲伐齊故書同盟

胡傳書同盟者志同欲也大國率之小國畏威而從命非同欲也小國訴之大國勉強而應焉非同欲也若斷道之盟諸侯同心謀欲伐齊釋其憤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或以爲會同天子之事築宮爲壇設方明如方嶽之盟故書同疑其說之誤矣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二

宣公十七年

書

汪氏曰魯衛曹邾皆迫於齊故同有伐齊之心而晉又欲討其貳會逢其適觀明年晉衛伐齊又二年四國與齊戰奎則此盟爲同謀伐齊可知矣奎戰邾人不與者國小不能以兵從也襄十八年書同圍齊未嘗議會禮豈亦行會同之禮傳紀楚公子罷戎與鄭人同盟于中分邾人鄭人徐人會宋公同盟于蟲初無五等諸侯亦豈能用會同之制哉劉氏曰同所以名盟焉耳非同時之謂也以周禮言

之殷見曰同同者巡狩殷國也以儀禮言之則設方明主日月而命事者同盟也覲禮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六玉注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王巡狩至於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

廬陵李氏曰此盟諸傳皆以爲謀齊而穀梁獨以爲外楚蓋拘於同尊同外之例恐非事實然此舉出於宋及楚平之後而徵會於齊則初意爲盟誠因懼楚但卻克既怒齊遂就起伐齊之謀耳穀說亦不爲無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二

宣公十七年

書

據詳見莊十六年又曰此盟獨魯衛曹者卽穀梁所謂魯行父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同日使齊皆見笑辱者也故奎戰亦具列四子然穀梁以四子聘齊在成元年故此不以爲謀齊之盟恐穀梁得其事而失其時耳

按此會以謀齊爲是

附錄左傳秋八月晉師還 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變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

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  
唯敬乃請老卻獻子爲政  
秋公至自會

汪氏曰宣公會盟兩書至黑壤之會事齊而不事晉  
危晉之見討而不得釋也斷道之盟背齊而與晉謀  
伐齊危齊人之見討也宣自卽位以來卑屈事齊惟  
恐獲戾末年遽有伐之之意初乞師於楚尋復求助  
於晉齊近於魯而遠借援於大國以開朝夕之好豈  
豈乎其殆哉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二

宣公十七年

三

左傳公母弟也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  
凡稱弟皆母弟也  
公羊傳

何注宣公篡立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於貧  
賤故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  
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之謂也禮盛德之士  
不名

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  
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  
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

爲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胡傳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叔肸宣弑而非  
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兄弟無絕道故雖非之而不  
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  
是爲通恩也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  
取貴乎春秋書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也公子爲正大  
夫而書卒貴也不爲大夫而特書卒賢也或以爲叔肸  
寵弟在宣公有私親之愛故生而賜氏俾世其卿與季  
友仲遂比則其說誤矣誠使叔肸有寵生而賜氏則是  
貴戚用事之卿豈有不見於經者齊年鄭語在外之見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二

宣公十七年

三

於經者季友仲遂在內之見於經者勢必與聞政事執  
國命矣况宣公之時煩於聘問會朝之禮遂蔑季孫歸  
父交於鄰國眾矣而獨叔肸不與焉其非生而賜氏俾  
世其卿亦明矣

啖氏曰叔肸非卿卒而特書之嘉其行合於義曰公  
弟明其得弟道也穀梁於傳言合於春秋此言取貴  
於春秋既合義又足貴也故書字以褒之

孫氏曰不曰公子公孫以見叔肸無祿而卒也

王氏曰叔肸之生不名於策書則非卿矣死不目爲  
公子則未仕矣變文曰公弟合名與字卒之者知其

賢而得書也

劉氏曰叔肸不仕宣公則非大夫非大夫而書於春秋以叔肸之義則固可以爲大夫矣見公弟之重者所以非宣公之弑也舉叔肸之字者知其人之賢也肸非賢則不得字字而不稱弟則與季友仲遂亂故見其重而後賢之此春秋之舉逸民也逸民七人不同操然而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身中清廢中權叔肸兼之矣

汪氏曰成二年書公孫嬰齊帥師自是終春秋之世世爲大夫蓋叔肸辭祿不受而宣公以母弟懿親命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二

宣公十七年

三

其子爲大夫也

廬陵李氏曰三傳母弟之說杜氏曰母弟之寵異於眾弟蓋緣自然之情以養母氏之志所以隆友于之恩然庶弟不得稱公弟而母弟或稱公子若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文唯相殺害然後據例以示義此論先儒多不取詳見隱七年又曰兄弟先公之子當稱公子諸侯之兄弟當稱字其稱弟稱名若齊年鄭語衛黑背陳招之類者罪其兄有寵愛之私亦罪其人之恃寵而當國也陳光秦鍼宋辰衛鱣佞夫之類罪其兄薄友愛之義亦罪其人之不能盡道以取禍也

蔡季許叔紀季蔡叔魯季子等稱字者春秋之正例

無貶辭也無貶卽賢之也其不稱公子者不以貴戚累之其不稱弟者不以私與薄累其兄也止繫國者言與國一體也季子不可稱國則以子繫之美之也叔肸書字而書弟此春秋之變例稱弟者明其得弟道稱字者著其賢也惟其稱字所以異於其餘稱弟者也陳氏說亦好但以公子地爲無譏此語直礙又曰穀梁曰叔肸不去取貴於春秋鱣之去合乎春秋者楊士勛曰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鱣以衛侯惡而難親恐罪及己故棄之而去使君無殺臣之惡兄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二

宣公十七年

三

無害弟之愆故得合於春秋此叔肸以君有大逆不可受其祿者又是孔懷之親不可奮飛使君臣之節兩通兄弟之情俱暢故亦取貴於春秋叔肸書字鱣直稱名者叔肸內可以明親親外足以厲不軌比鱣也賢乎遠矣故貴之稱字鱣雖合於春秋無大善可褒故直書名而已此說是也

按叔肸自全其品而不顯其兄之惡可謂善處骨肉之間故書卒以賢之或因賢肸而推及惡宣公亦覺多事宣公之弟自是文公之子不稱公子而稱公弟是變例以見其不受祿於宣公耳

十有八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左傳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緄以公子彊爲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胡傳保國以禮爲本者也齊頃公不謹於禮自己致寇所謂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諸侯上卿皆執國命取必於其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故盟于斷道師于陽穀大戰于鞌逞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於策見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爲鑒矣

汪氏曰齊自翟泉以來不與於晉之會盟而恃其強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二

宣公十八年

早

大侵暴小國是以晉景欲振夷世之伯業始則君率衛以伐齊既而正卿舉合境之兵偕魯衛曹以戰齊蓋非專以婦人笑客之故也

薛氏曰齊不與於諸侯之會而伐之也書衛之世子代父掌兵非子道也

按晉積忿於齊久矣故爲此伐齊侯質子會盟而後已齊又不悛伐魯戰衛卒致鞌之敗也書伐伐者與受伐者交譏責世子掌兵是旁意

公伐杞

高氏曰杞自文十六年來朝而不復至故伐之己不

修德而欲人朝己亦不思之甚矣

陳氏曰自是內不書君將征伐在大夫矣

按書伐示譏

夏四月

附錄左傳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

秋七月邾人戕郕子于郕

郕子作緄

左傳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

公羊傳戕郕子于郕者何殘賊而殺之也

何注支解節斷之故變殺言戕

穀梁傳戕猶殘也殺殺也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二

宣公十八年

早

胡傳戕者殘賊而殺之也子郕者刺臣子不能救君難也夷貉無城郭宮室百官有司單車使者直造其廬帳虜其酋長者則有之矣中國則重門擊柝廉陛等威侍衛守禦之嚴奚至於坐使其君爲邾人殘賊殺之而莫禦乎邾人蓋嘗執郕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世讎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子郕者所以深責郕之臣子至此極也

孫氏曰僖十九年邾人執郕子用之天子不能誅故

此肆然復戕郕子于郕也

汪氏曰邾稱人蓋邾子而貶之也使果微者則當書



曰盜殺鄧子某今日邾人則爲邾子明矣邾文公用  
鄧子邾定公戕鄧子皆黜稱人惡其奕世凶虐滅人  
理而悖天常也蔡靈蔡昭見殺則錄其名而鄧之二  
君不名蓋無罪而受禍爾

按汪氏罪邾是正意胡傳責鄧臣子是旁意

### 甲戌楚子旅卒

旅穀作呂  
楚始書卒

左傳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旣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  
之役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

穀梁傳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日少進也日而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二

宣公十八年

望

不言正不正簡之也

胡傳楚僭稱王降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也其不書葬  
者恐民之惑而避其號是仲尼削之也若楚若吳若徐  
皆自王降而稱子若滕自侯降而稱子若杞自伯降而  
稱子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者狄之也或謂春  
秋不擅進退諸侯亂名實則非矣述天理正人倫此名  
實所由定也奚名爲亂哉

大全注禮坊記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恐民之惑也

汪氏曰魯史必書楚王某卒聖人革其僭號故曰楚

子某卒 楚至僖二十一年成王會孟始書子至莊

王始書卒吳至襄十二年壽夢始書子書卒徐至昭

四年駒王章羽書子 朱子綱目於七雄稱王皆書

曰某君漢以後僭國稱帝者皆書曰某主蓋取法於

春秋吳楚書子之義也然吳楚稱子特從天子所封

之本爵而黜其僭號也後世僭國非有朝廷封爵而

自稱皇帝故但曰某主耳

高氏曰前此不書楚子之卒者外夷狄也此書之者

以楚入爲中國之害甚於前日中國不能自正乃與

夷狄相爲朝聘相與盟誓相通問好故自此詳志其

卒也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二

宣公十八年

望

廬陵李氏曰楚莊立於文公十三年至是二十三年

自宣公十年以後春秋多予楚之辭

按是時魯與楚通好請師其卒必赴魯史書之而孔

子不去其文以見其爲楚之賢君也 楚之稱王或

是行其本國若與諸侯交往未必以王稱之魯史原

文不知如何

### 公孫歸父如晉

左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

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

胡傳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忘也及

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卻克當國決策討之晉方強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爲向背無忠信誠懇之心者也按左氏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未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刑政自己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癬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家氏曰歸父爲宣公謀去三家以張公室其心雖未可知其事未見非正而謀之不臧乃欲因大國之力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二

宣公十八年

盟

鋤而去之豈不思晉之諸卿自趙盾秉權而後怙黨植私漸至不制魯宣欲去強宗夫豈晉卿之所願哉宜其謀之不遂也

按三家桓出也襄仲疑是莊出於宣公爲近歸父果忠於君而爲此謀亦云賢矣若爲三家所嫉心有不安而爲此謀則無足取矣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穀梁傳正寢也

汪氏曰桓公弒立則斃於齊宣公亦弒立而獲正終然魯君自是失政而三家強盛不復可制矣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笙公穀作笙

左傳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卽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杜注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退

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於晉還自晉至榿聞君薨家遣壇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二

宣公十八年

盟

穀梁傳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至榿遂奔齊遂繼事也

范注使謂歸父也父命未反而已逐之是與親奔父無異

胡傳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必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反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于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

皆哭情亦戚矣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忍乎哉書曰歸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辭也至笙遂奔齊者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逐之亟也穀梁子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得經意矣君薨家遣方寸宜亦亂而造次顛沛不失禮焉非志於仁者弗能也辭繁而不殺歸父之善自著矣比事以觀則見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也

茅堂胡氏曰出使而反或曰復或曰還復者事未畢還者事已畢之辭也歸父受命而聘晉雖已至於晉而反矣然而未復命於殯則不可謂已終事也歸父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宣公十八年

哭

欲入而復命則必見殺見殺則增君之惡其出奔賢於入也况又壇帷復命於介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不失禮乎曰還曰至以終事之辭免歸父也

高氏曰夫先君未殯而逐其臣是死其君而忘其父也歸父既畢使事盡哀而奔是知死亡之不免而能不失度於造次顛沛之時異乎他大夫之奔矣雖然人臣之正受命而出雖君薨猶當致命於殯前若其有罪待命於新君可也今歸父還未及魯境遽即奔齊則有惡於新君矣

家氏曰季氏不以君薨爲戚肆出悖言追仇既往首

逐其腹心用事之臣此時此心犯上作亂何所不爲春秋於公薨之後繼書歸父奔齊所以著季氏不臣之迹其旨微矣自茲以往政在強家魯君不復能君禍端亂本實肇於此彼篡人之國季氏亦竊其國出爾反爾尙復誰尤春秋書之所以致亂賊之討垂將來之戒云

汪氏曰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則墮君命而廢使事者也歸父如晉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則能達君命而盡使事者也然楚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間若敖氏既滅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二

宣公十八年

哭

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歸父苟能不避斧鉞之誅而歸復命於殯斯爲盡人臣之職矣

廬陵李氏曰宣公卽位十八年乃不義之君也大略與桓公相類除卽位有年書法同桓公外其餘事同則從同同矣宣公因齊得國終身事齊伯黑壤見止之後南連於楚當是時晉之伯事不振故魯亦得以自縱數侵犯小國以自益而晉問不及焉直至十七年斷道之盟始背齊事晉則以季孫之憤也於是歸父逐而三家之張成矣先儒李氏曰賂田求昏君大

春秋詳說卷三十三

牟陽再觀祖輯撰

成公

胡傳公名黑肱宣公子母穆姜夫人齊姜在位一十八年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張氏曰雖無王命而有父命故書即位傳例承國於先君則得書即位以別於內復無所承者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穀梁傳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

胡傳寒極而無冰者常煥也按洪範傳曰豫恆煥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涸陰沍寒而常煥應之古者曰在北陸而藏冰獻羔而啓朝之祿位寶食喪祭冰皆與焉此亦燮調愆伏之一事也今既寒而煥遂廢凌人之職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雨雪冰雪何以悉書天人一理也萬物

夫奔走無寧歲以爲昏齊之謀不會于扈不盟于清

丘而無事晉之志一逞於兵則伐莒伐邾猶未已也

而伐萊伐杞一放於利則取向取繹猶未厭也而取

根牟此宣之所以無良圖也斯言得之矣

按左傳云逐東門氏公羊云家道是將其家屬逐出

也歸父安得不奔然猶從容盡禮可謂賢矣此事在

歸父爲不當得在其父則爲罰及後人也 逐歸父

家屬出於季氏非成公意汪氏以箴尹律歸父予謂

歸父事與箴尹不同箴尹歸命於君歸父知新君不

能主徒死於季氏耳責以必當復命予意不然 歸

父畏季氏左傳可據穀梁責成公非其實也 臧宣

叔怒而請去之似猶有爲歸父之意逐其家示歸父

以去不然必死於魯矣

春秋詳說卷三十二終

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於未亂慎於微之意也每慎於微然後王事備矣

永嘉呂氏曰陽氣之在天地間譬猶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鋼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故藏冰發冰所以節陽氣也

廬陵李氏曰經書無冰三惟此書在三月之上則二月也正義曰竟春無冰則書今此月寒最甚此月無

冰則終無冰矣

按此可爲周正建子之證若建寅則二月建卯無冰不足異矣

附錄左傳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微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

三月作巳甲

左傳爲齊難故作巳甲

杜注譏重斂故書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巳使也

穀梁傳作爲也巳爲甲也巳甲國之事也巳作甲非正也巳作甲之爲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巳作甲非正也

胡傳作巳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巳四巳爲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爲齊難作巳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爲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

成公元年

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巳所出十有八人積四巳而具一乘耳今作巳甲者即巳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爲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一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爲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先儒或言甲非人人之所能爲又以爲巳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

前漢書刑法志殷周因井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

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十六井也四丘爲甸甸六十  
四井也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  
人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兵車百  
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  
千井兵車千乘 杜氏曰百人爲室二十五人爲兩  
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  
十五人爲承副

孫氏曰是丘出一甲而甸出甲士四人也往者三人  
而今增其一丘出一人焉

茅堂胡氏曰成公以前甸副車一乘每乘七十二人

甲士三人凡二十五人爲一甲是四丘共出三甲爾  
今作丘甲卽一丘出一甲其於賦增三分之一也杜  
征南最號知兵及釋此亦誤予因看李衛公論車乘  
法方曉此

張氏曰每甲士統二十四人必無增甲士而不增步  
卒之理故知李靖所謂二十五人爲一甲者其考周  
制詳矣

番陽萬氏曰四丘之甸共出甲士三人而成公使一  
丘出一甲士甲士之數既加則長轂牛馬步卒之賦  
率加其四之一聖人惡其紊亂先王軍賦之制故書

以譏之

劉氏曰公羊云譏始丘使也何休云使丘民作甲非  
也穀梁云古者農工皆有職以事上甲非人人之所  
能爲丘作甲非正也亦非也若惡使農夫爲甲何不  
言井作甲邑作甲農作甲而必云丘作甲乎丘民作  
甲井民獨不作甲乎杜氏又云長轂一乘甲士步卒  
七十五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按丘者十六井  
爾甸乃六十四井使丘供甸賦是加四倍魯亦必不  
爲也且云丘甲不云丘乘

廬陵李氏曰此條惟胡氏得之蓋司馬法舊制四丘

出三甲三甲爲七十五人今四丘作四甲四甲爲百  
人四丘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也公穀之說固無  
足取杜氏則又太過豈有一丘十六井一百二十八  
家而使之出一乘之賦哉故胡氏不取

按四丘爲甸一甸出三甲舊制也今一丘出一甲是  
一甸出四甲三分加一且出一甲則凡供此一甲之  
用皆加而民力難堪矣胡傳詳明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左傳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胡傳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爲是見逐而奔齊

矣今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晉侯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赤棘晉地也其稱及魯所欲也盟非春秋所貴而惡屢盟者非惟長亂亦國用民力所難給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經大故未有施舍已責逮鰥寡救乏困之事也為齊難既作巨甲矣聞將出楚師又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于赤棘非持備齊懼齊蓋三桓懷忿懟君父之心將有事於齊而汲汲欲之者罪可見矣

高氏曰許曷為及晉侯盟齊怨成矣晉援不可緩也故汲汲焉求為此盟

春秋左傳卷三十三 成公元年

太

汪氏曰自公孫敖會晉侯于戚而後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巨繼而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會楚子于宋矣今也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以大夫盟伯主而不愧也昔也遂盟趙盾今也許盟晉侯益無忌憚矣

家氏曰中世以後諸侯之大夫多自結於伯國魯之季氏衛之孫氏宋之華氏皆結於晉者也不特外交其君又以賄結其大夫故君嘗見疏於伯國臣反挾伯國之援以脅制其君亂亡所從始也故春秋深著人臣外交之戒

按公子遂深結於齊專任魯事季氏側目久矣季文子如齊或不如待襄仲之厚故因宣公之薨反面事晉逐歸父以與齊絕成公新立一聽其所為而不問其父之所行蓋權不由己也 借口婦人之笑非實據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公穀作賀戎

左傳秋王人來告敗

杜注不言戰王者至尊天下莫之得校故以自敗為文不書敗地而書茅戎明為茅戎所敗

公羊傳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賀戎敗之然則曷為不

春秋左傳卷三十三 成公元年

七

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

穀梁傳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為尊者諱敵不諱敗為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然則孰敗之晉也胡傳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於徐吾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是皆聖人筆削非魯史之舊文也然筆於經者雖以尊君父外戎狄為義而君父所以尊戎狄所以服則有道矣

桓王不以討賊興師而急於伐鄭康公不以惇信持國而輕於邀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書敗績於茅戎者言自敗也其自反亦至矣

孫氏曰定王庸暗無宣王之烈王師爲茅戎所敗盛之大者故只書自敗所以存周也

家氏曰不言茅戎敗之示王者無敵於天下也無敵而爲戎敗故以自敗爲文也

常山劉氏曰王者不能以義征四夷迺微戎以致敗豈不曰自取之乎聖人立法以垂後世一書王師敗績于茅戎而尊王之義與王自取敗之道及諸侯不

成公元年

勤王之義咸得而見矣

陳氏曰戰然後言敗績此不戰何以書敗績言自敗也凡王有事議不在諸侯諸侯有事議不在臣子如天王出居于鄭鄭棄其師皆以自致之文書之雖有敵國亦自致也梁亡齊人殲于遂王師敗績于茅戎無敵國之辭也

汪氏曰桓王戰于繻葛諱不書敗而此不諱敗者夷狄正朔所不加可以言敗而天子於諸侯不可言敗此所以別華夷之分也桓王不言敗而劉康公言敗又以正君臣之分也

啖氏曰公穀云晉敗之若晉敗王師而改曰買戎是掩惡也如何懲勸乎

按左傳敘敗近實晉本平戎而劉康公不聽叔服之言而伐戎以致敗績公穀反謂晉敗王師誤也茅戎人也非地也若晉敗則茅戎爲何物

冬十月

附錄左傳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穀梁傳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眅衛孫良父跛曹公子手

春秋傳說

卷三十三

成公元年

九

僕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眅者御眅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肅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聞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范注穀梁子作傳皆釋經以言義未有無其文而橫發傳者甯疑經冬十月下云季孫行父如齊脫此六字

三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

左傳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



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  
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胡傳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晉侯  
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吾北鄙齊  
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人爲鞏之戰豈義乎同曰憤兵  
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高氏曰魯絕齊而與晉盟齊遂即楚而伐我也

家氏曰此齊人爭魯於晉也前曰魯宣專意事齊晉  
莫如之何也今魯人去齊而即晉赤棘朝盟齊師暮  
至書齊侯伐我所謂目其人而貶之也夫既辱晉使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三 成公二年 十

又以加兵於魯則其志在於與晉爲敵好戰而不度  
力其頃公之謂矣

按書以譏齊稱齊侯者見齊侯之自至也 伐北鄙  
戰新築所以釀鞍之敗連書自見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左傳衛侯使孫良夫石稷宵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  
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  
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成  
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眾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  
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眾退我此乃止且

告軍來甚眾齊師乃止次于鞠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  
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  
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  
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  
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  
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杜注新築衛地 夏有缺文失新築戰事

胡傳齊師侵虐而以衛主此戰何也衛侯初與晉同盟  
于斷道矣又使世子臧與晉同伐齊矣又使孫良夫石  
稷將侵齊矣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曰以師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三 成公二年 十一

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  
遇矣不如戰也遂戰于新築故齊師雖侵虐而此戰以  
衛主之也春秋善解紛貴遠怨而惡以兵刃相接故書  
法如此

張氏曰易曰師左次無咎凡戰而不能勝者聖人立  
全師愛民之法所以重民命而存國體也良夫不從  
石稷之言必進而戰致敗其師幾於喪身辱國此春  
秋所以罪良夫而以之主新築之戰也

陳氏曰衛書大夫帥師於是始大夫強也良夫世爲  
卿至林父出其君入于戚以叛是故孔達不言帥師

必良夫而後言帥師

按是時魯衛晉結好新築之戰或爲魯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  
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公

穀作手

左傳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  
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  
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  
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中軍士燮將上軍欒  
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三

成公二年

十三

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  
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  
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奔之下齊  
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  
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  
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  
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  
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  
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  
癸酉師陳于鞌卅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卻

克鄭巨綏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  
馳之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屢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  
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  
言病吾子忍之綏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  
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  
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  
也擐甲執兵固卽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  
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  
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  
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三

成公二年

十三

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  
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  
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丑父寢  
於輶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  
而及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  
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  
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  
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  
車宛蒺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  
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卻

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拙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窋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

成公二年

十四

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惟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關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遘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

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惟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三

成公二年

十五

公羊傳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穀梁傳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也胡傳六國三軍次國二軍魯雖大國而四卿並將是四軍也當此時舊制猶存尺地皆公室之土也一民皆公室之兵也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會戰而滅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爲之道本不將兵特往來晉魯兩軍之間預謀議耳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爲季孫一怒埽境內興師而四卿並出肆其憤欲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將稱元帥略其副

屬辭之體也而四卿皆書者豈特爲詳內錄哉堅冰之戒亦明矣經之大例受伐者爲主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笑之微殘民毒眾幾獲其君而怒猶未息焚雍門之焚侵車東至海故以四國主之爲憤兵之大戒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矣

茅堂胡氏曰鄭之戰三軍之主將皆在而獨書林父者責在林父也此戰並列四卿不以季孫主之何也見公室卑弱四卿擅命各得魯國之兵權乎齊氏曰鞏之戰齊有必勝之氣晉有不敵之勢而齊以驕輕取敗晉以必死致勝也

張氏曰兵法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今晉爲盟主與師討齊非有救亂誅暴之名而起於卻克一怒之忿故春秋不以齊爲主見晉魯衛之大夫爲志乎是戰雖得一朝之勝不足道也

陳氏曰凡帥非卿不書雖卿也非元帥亦不書書魯四卿是各自帥也自文季年而無使介至是而無將佐魯三家之勢成矣於是衛未有大夫將書長夫曹無大夫書公子首而賞鞏之功晉於是而有六卿征伐在大夫不獨魯也以四國之臣戰齊君甚矣

汪氏曰齊桓伐衛與衛人戰則先書伐而後書戰此

不書四國伐齊者以卻克志在釋己私忿非能聲齊頃陵弱犯寡之罪而討之也然齊自翟泉以來不與晉之會盟者踰四十年而衰婁以後迫於悼公之終歷三十餘載無會之不同無役之不與則亦以鞏之敗勦有以挫其氣而摧其強故耳晉氏世伯合諸侯以加兵於齊者三鞏之戰雖能勝齊然恃力而不能服之以義惟平陰之役合十有二國之君以討其暴橫憑陵之惡故春秋書同圍齊以予之至於夷儀之會雖曰討之以義而徇於利不能成討齊之功故春秋書同盟重丘以貶之也

啖氏曰左氏言齊侯免求逢丑父三出入晉軍按時齊師大敗若三入晉軍必當見獲此近妄也趙氏曰公羊云曹無大夫書公子手憂內也穀梁云以吾四大夫在焉舉其貴也此尤鄰近春秋豈黨內而專輕重於外乎

按書魯四大夫見魯師之全出書會晉衛曹首首卻克爲主也書及齊侯罪齊侯也齊侯恃勇幾喪其身且兵端皆齊侯啓之也故書四國大夫及齊侯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穀作婁左傳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

陽之田

公羊傳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晉卻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卻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斲於是斲逢丑父已酉及齊國佐盟于袁婁曷爲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婁前此者晉卻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歸于楛而窺客則客或跋或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三

成公二年

六

眇於是使跋者跋者使跋者眇者二大夫出相與踣聞而語移曰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爲臺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卻克曰與我紀侯之祚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爲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祚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一戰不勝請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爲質揖而去之卻克厭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爲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

婁而與之盟

何注卻克恥傷其威故使魯衛大夫以國佐辭爲國佐請逮及也追及國佐于袁婁也

穀梁傳臺去國五百里袁婁去國五十里一戰餘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敖卻獻子齊有以取之也袁婁在師之外卻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祚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祚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則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三

成公二年

九

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請一戰一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授於是而與之盟胡傳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一也然陘之役則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臺之戰則曰及國佐盟于袁婁何也荆楚暴橫憑陵諸夏齊桓公仗義聲罪致討威行江漢之上不待加兵而楚人帖服其書來盟于師者楚人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退舍禮與之盟也在春秋時斯爲善矣若夫袁婁則異於是齊雖侵虐未若荆

楚之暴也諸國大夫含憤積怒欲雪一笑之恥至於殺人盈野非有擊強扶弱之心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晉大夫又不以德命使齊人盡東其畝而以蕭同叔子爲質夫蕭同叔子齊君之母也則亦悖矣由是國子不可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揖而去之卻克眕魯衛之使以其辭爲之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晉也故反以晉人及之若此類見曲直之繩墨矣是故制敵莫如仗義天下莫大於理而強有力不與焉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張氏曰齊國治臨淄去洛陽東千八百里縣西有袁

婁 晉所以令齊者恃其戰勝強力而以非義令之故國佐得以正義直辭責之而晉人義不勝而辭屈故國佐之至與屈完之來初若不異然齊桓伸中國之大義而屈完情屈而不敢校故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見義在中國而彼自服以求盟也卻克挾主盟之勢以行其私憤一旦戰勝而以不義求多於齊反爲國佐以理折之而氣遂餒書曰齊侯使國佐如師言齊非有誠服之心也曰及國佐盟于袁婁言汲汲在晉齊不得已而盟也

高氏曰國佐受成命於君而可否在晉之大夫非服

晉而往也直畏晉強賂晉而請盟爾故不曰來盟而曰齊侯使如師師在齊境故書如

臨川吳氏曰楚服齊桓之義故使屈完來受盟于師其盟已前定也故書來盟桓公又退舍而與之盟盟于召陵齊有禮矣齊師既敗于鞏使國佐來納賂以求成許不許在晉卻克其盟未前定也故書如師晉之義既不足以服齊之心故國佐徑去四國進師追及國佐近逼齊都而與盟袁婁此晉之無義又無禮也

家氏曰召陵之師諸侯皆在兵力甚強而桓公乃能

以不戰服楚退師而禮與之盟鞏之戰卻克既敗齊師極其兵力之所至迫於袁婁去國都五十里進師將及其城而強與之盟退而盟盟之以其禮也近而盟盟之以其力也春秋書來盟與及盟一字褒貶深切著明矣

陳氏曰屈完不言使而國佐言使屈完不言使而退會之於召陵以禮於楚使國佐言使而進盟之於袁婁以偏齊君桓公之所不敢而四國之臣敢爲之甚矣鞏戰之忍也

劉氏曰公羊云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

何佚獲也非也夫兩國治戎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其重且專可知矣行使何傷諸侯會晉師于葉林可言晉師不可言趙盾此言晉師足矣何以爲不行使大夫乎

廬陵李氏曰此條三傳略同公羊序事與穀梁相出入但以使齊爲臧孫許及卻克斯丑父等小不合又左氏作蕭同叔子以爲同叔蕭君之字其子齊君之母也此說得之公羊作蕭同姪子以蕭爲國名姪子者蕭同君姪娣之子嫁於齊生頃公穀梁作蕭同姪子之母以爲蕭國也同姓也姪子字也其母更嫁齊

惠公生頃公楚人滅蕭隨母在齊其說無據

按左傳晉師已入三與擊馬歷齊侯乃使賓媚人來賂則國子如師不在原戰之牽地但不知三與馬歷去齊國遠近耳經書及國佐盟于袁婁只是師行去袁婁而盟始成也公羊何注謂追及國佐于袁婁國佐出使無竟去之理而全師掠地進至齊國非專爲追國子也公羊看及字非春秋書及之例吳臨川從其說亦誤 胡傳謂晉人汲汲欲盟故以晉人及之雖非追及之說而看及字亦失之深

附錄左傳公會晉師于上鄆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

馬司空與帥侯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左傳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

林注文公卒子共公固立

按左傳厚葬用殉深責華元樂舉最有關繫 秦穆己用三良則殉葬不自此始

庚寅衛侯速卒

速公作速

春秋詩訓

卷三十三

成公二年

三

左傳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

林注穆公卒子定公立

附錄左傳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與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

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  
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  
又使自鄭名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  
諸屈巫對曰其信知營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  
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成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  
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  
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  
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其王卽位將爲陽  
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  
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

春秋傳說

卷三十三

成公二年

五

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  
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  
而因卻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  
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  
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  
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晉師歸  
范文子後人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  
人喜以逆之先人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  
武子曰吾知免矣卻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  
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卻

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  
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取汶陽田**

左傳

杜注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

晉使齊還魯故書取不以好得故不言歸

公羊傳汶陽田者何牽之賂也

胡傳汶陽之田本魯田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  
而謂之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  
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

春秋傳說

卷三十三

成公二年

五

異乎然則宜奈何考於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  
則先王所錫先祖所授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  
得之春秋固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必有處也魯在戰  
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氏語愼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  
損乎在所益乎經於復其故田而書取所損益亦可知  
矣

張氏曰漢志魯國汶鄉縣顏師古注卽汶陽田兗州

泗水縣東南有汶陽故城

孫氏曰汶陽魯地也齊人侵之今復取之不言取之

齊明本非齊地



家氏曰取汶陽田與取濟西田其事同故書法不異蓋濟西本魯田爲曹所侵晉人取以歸魯汶陽亦魯田爲齊所侵晉人命以歸魯皆魯侵疆也今而得歸春秋不以爲歸而以爲取爲其因伯國之力而得之也伯國復不稟命於王分正疆理而擅其予奪所以書取若此田非魯之舊疆必繫之於齊不直書取汶陽田矣

石氏曰內取外邑皆曰取如取郕取防取訾婁外歸魯地皆曰歸如濟西龜陰及謹闡汶陽田魯地也齊人以歸於我當日歸今而曰取者蓋因晉力而取之

也歸者其意也取者我也非其志也於後齊復事晉故八年使韓穿來言歸之於齊然此年齊歸我田書曰取八年齊取我田乃曰歸者取之自晉歸之自晉以見魯國之命制於晉而已故雖我田也而不得偃然有之其猶寄爾故齊歸我田書曰取猶若取之於外者齊取我田書曰歸猶若齊之所有也

汪氏曰趙氏云凡力得之曰取齊歸汶陽而稱取言藉晉之力以復之而得之之難也穀梁云歸易辭也齊取汶陽而稱歸言奉晉之命以反之而失之之易也

廬陵李氏曰汶陽田侵於齊久矣一反於曹沫之盟再復於鞏之戰又失於韓穿之來言直至孔子爲政然後有鄆謹龜陰之歸鄆謹龜陰左氏亦曰汶陽之田也按石氏之辨甚明公羊何注云求賂得邑故諱使若非齊邑蓋因此言取後言歸故誤也

### 冬楚師侵衛

高氏曰鄭以中國從夷狄而首伐衛喪是授戈與寇而攻其親戚罪不勝誅矣列鄭於下所以深罪鄭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楚書公子嬰齊始

左傳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眾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眾况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鯨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楊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斷

執鍼織紵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杜注蜀魯地 公賂之而退故不書侵

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凡也

胡傳按左氏魯衛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爲楊橋之役令尹子重曰師眾而後可於是王卒盡行二國稱師著其眾也侵衛則書侵我師于蜀致賂納質沒而不書非諱也書其重者則莫重乎其以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夷狄之大夫會也季孫行父爲國上卿當使其君尊榮其民免於侵陵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於忿悵肆其褊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懲

春秋詩說

卷三十三

成公二年

天

忿窒慾德之修也不悛不求行之善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遠怨之方也季孫忿悵弗能懲也而辱逮君父不亦惜乎故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也攷其行事深切著明於以反求諸己則亦知戒矣

家氏曰晉以魯衛大舉伐齊可謂有德轍未及息遽爲此行書公會楚公子嬰齊著其叛華卽夷以望國之君而屈於夷之公子魯之辱也春秋責之深不復爲之諱自楚人僭王其公子亦僭而稱王子久矣今書楚公子春秋革之也

臨川吳氏曰楚用子重之謀以救齊爲名加兵於魯

衛魯納賂請平又約諸國會盟公先往會嬰齊不沒

嬰齊之氏名者欲見其挾眾威魯而以臣伉君也

陳氏曰凡吾君會諸侯則有大夫得稱其大夫故洮書莒慶向書衛甯速苟無諸侯則不以大夫敵吾君故莒無大夫則曰莒人齊有大夫則曰齊大夫及高侯盟及處父盟始以大夫敵吾君矣皆不書公以是爲齊晉之譏則諱公焉耳此其曰公會楚公子嬰齊是公自與嬰齊夷也於楚之會孟公後諸侯至於楚之圍宋公亦後諸侯至魯猶重從楚也公與嬰齊夷楚何譏焉不足爲公諱焉爾是故自屈完以來楚大

春秋詩說

卷三十三

成公二年

天

夫無氏族也而書公子自嬰齊始

汪氏曰公與外臣特相會二百四十二年唯此一書故備錄楚大夫之氏名以見貶焉齊之盟沒公不書而楚書人隱其從夷之失也蜀之會書公不諱而楚大夫書氏名著其從夷之辱也會不書公子嬰齊則疑於楚子貶稱人而不見望國之君下夷於楚大夫盟不書楚人將恐天下後世以荆蠻之臣可以主中國之會盟而無惡而中國諸侯之卿大夫又可以雲合景從以服屬於荆蠻之臣而無貶也齊之盟春秋猶不忍書也蜀之會春秋不勝諱則詳紀之而具文

見意耳

按書以譏成公也侵而後會蓋不得已其不能自主明矣以魯會楚辱矣以公會楚臣辱之甚矣嬰齊書公子以見其亢亦以見楚之益盛至於主盟諸夏而其臣亦變其稱也君可稱子則臣亦可稱公子竟與中國諸侯同例矣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左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三

三

大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棄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其是之謂矣

杜注齊在鄭下非卿

公羊傳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一貶焉爾

穀梁傳楚其稱人何也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不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得其所申其事也今之屈向之驕也程傳楚為強盛陵轢中國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鄰

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盟約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弱責諸侯則魯可知矣

胡傳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內也次書主盟者眾所推也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公子嬰齊秦右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去疾皆國卿也何以稱人楚僭稱王春秋黜之比諸夷狄晉雖不競猶主夏盟諸侯苟能任仁賢修政事保固疆圉要結鄰好同心擇義堅事晉室荆楚雖大何畏焉今乃西向服從而與之盟不亦恥乎古者用夏服夷未聞服於夷也乃是之從亦為不善擇矣經於魯君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不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三

成公二年

三

臣則諱公而不書棄中國從夷狄則諱公而不書蜀之盟棄晉從楚書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貶則從同同正始之義也從荆楚而與盟既諱公於僖十九年齊之盟矣是以於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意也

陳氏曰曷為貶稱人楚大夫初會盟也是故諸侯之大夫復不序晉大夫初會盟則不言公楚大夫初會則其言公何公固與嬰齊夷矣無足諱焉耳

臨川吳氏曰嬰齊於此盟降稱人而前會稱氏名者欲見楚人即公子嬰齊也蔡許之君不書者以其為楚之車左車右降在臣列同於楚臣

劉氏曰會時一國盟時十一國此乃兩會也各自書地乃其理矣何申之有穀梁之說非也

廬陵李氏曰列人諸國之大夫者唯翟泉澶淵及此三役翟泉諱公不書澶淵沒魯大夫不書惟此書公又曰合此一年之事觀之晉蓋竭力以事齊故無力以制楚勝齊之得小而縱楚之害大矣 楚事王中國之盟莫盛於此以楚成之強所得者陳蔡鄭許四國而已而宋之盟止書諸侯商臣之暴所得者陳蔡鄭許四國而已而厥貉之成止書蔡雖以莊王之盛而辰陵之盟亦不過陳蔡二國從之今蜀之盟諸侯

春秋說

卷三十三

成公二年

三

從之者十一國晉不敢爭其後四十二年然後晉楚之從交相見又八年楚靈求諸侯于晉皆蜀之役啓之也春秋安得不重貶之哉一會一盟前不書嬰齊之名氏無以見楚之強後不貶諸國無以見中國之弱惟貶諸國之卿不得不貶楚貶楚及諸國則不諱公可也胡氏陳氏說得之穀梁以爲前書嬰齊者嬰齊之仇後書楚人者嬰齊能自降以從盟故春秋於會蜀不諱公疑其說之誤矣

按嬰齊不見於經蜀之會盟一書公子嬰齊一書楚人著其人而後加貶也蓋使人知其爲嬰齊而人之

諸國皆貶稱人書公及者首貶魯也以諸國皆臣

而魯獨君親行也經不書蔡許以其列車之左右係楚臣矣左氏連書蔡侯許男失經旨杜氏緣此謂不貶嬰齊時有許蔡之君故亦屬添設 晉方勝齊不能遽興師問楚故嬰齊乘間脅諸侯而爲此盟雖曰楚強實出狡詐嬰齊動大眾以恐喝諸國而諸國畏之皆墮其術中

附錄左傳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如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是任夫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眾也君子曰眾之不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三

成公二年

三

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眾克况明君而善用其眾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眾也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泆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曜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殺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

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鄭敗諸丘與皇戌如楚獻捷

杜注鄭丘與皆鄭地晉偏軍爲鄭所敗

胡傳按左氏諸侯伐鄭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公子偃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三

成公三年

五

帥師禦之覆諸鄭敗諸丘與夫討邲之役則復怨勦民非觀釁也遂東侵則潛師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則專用詐謀非正勝也度彼參此皆無善也略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初爲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蠻夷擾中國則盟主有辭於伐耳宋衛未葬曷爲稱爵背殯越境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

高氏曰去冬之役鄭爲楚導而宋魯衛曹雖盟于蜀猶不敢背晉故罷盟而遂會晉伐鄭焉鄭罪當討故春秋正諸國之爵以示義鄭敗晉游兵於丘與使皇戌如楚獻捷終鄭襄公之身不復從晉矣

家氏曰伐鄭所以攘夷攘夷所以尊中國魯宋衛去

強盛之楚而從衰弱之晉以伐有罪之國是春秋之所嘉也前之盟十有一國大夫一以人書抑夷狄也此四國僅從而書爵序晉爲首存晉伯也見春秋權衡表斧之意爲中國謀而不爲夷狄謀也春秋與宋衛之會晉伐鄭不與其純吉從戎也

廬陵李氏曰此邲之後晉再伐鄭而不服也

王氏曰左傳云鄭皇戌如楚獻捷則曰覆曰敗皆指鄭而言非諸侯之敗鄭也經書伐而不書敗所以尊中國也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三

成公三年

五

按晉侯此舉意在會諸侯始以伐鄭爲名耳若真大舉伐鄭鄭豈能敵哉蜀盟後不可無此會不然竟成楚之世界矣故書會伐以予之而不詳其勝敗丘與之敗游兵爾胡傳謂勝負微是也王氏謂不書敗尊中國若真大敗可不書乎

辛亥葬衛穆公

穆公作穆

高氏曰此見衛侯背殯出師不臨先君之喪

王氏曰六月乃葬非禮也

二月公至自伐鄭

臨川吳氏曰雖未逾時伐鄭無功亦危之而致也

按盟時不致伐鄭致者蓋伐鄭之名猶正可以告廟

書至也蜀之盟如鼠竊之爲隱之可耳

###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公羊傳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諡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爲無譏矣

胡傳廟災而哭禮也得禮爲常事則何以書緜氏劉絢曰新宮者宣宮也不曰宣宮者神主未遷也知然者丹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三

成公三年

三

楹刻桷皆稱桓宮此不舉諡故知其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禮哉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緩於遷主可知矣言災則不恭之致亦自見矣此說據經爲合或曰禮稱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新宮將以安神主也雖未遷而哭不亦可乎曰先人之室蓋嘗寢於斯食於斯會族屬於斯其居處笑語之所在皆可想也事死如事生故有焚其室則哭之禮也神主未遷而哭於人情何居

高氏曰君子於是乎知有天道也宣公祔君纂立生不能誅死方立廟遽遇火災春秋志此示有天道故

謹而日之

汪氏曰公羊以爲不言宣宮不忍言也穀梁謂迫近不敢稱諡然則莊公之世何以稱桓宮乎

廬陵李氏曰此條諸傳皆以爲得禮惟胡氏不合

按胡文定用劉質夫之說以爲新宮未遷主不當哭魯人雖愚於無主之空房何所哭哉依三傳說哭爲合禮非譏哭也高氏示有天道之說得之見宣廟宜有此驚耳哭則不恭尙可用譏緩於遷主似不近理

### 乙亥葬宋文公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三

成公三年

三

胡傳按左氏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考於經未有以驗其厚也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殺遲速爲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靖外無危難曷爲越禮踰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故知華元樂舉之棄君於惡而益其侈無疑矣夫禮之厚薄稱人情而爲之者也宋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革之事哀戚之情忘矣顧欲厚葬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於死者特欲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既壞無以制其侈心至於秦漢之間窮竭民力以事丘隴

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春秋據事直書而其失自見此類是也豈不爲永戒哉

### 夏公如晉

#### 左傳拜汶陽之田

張氏曰汶陽之田特書曰取足以見疆場之令不出於王矣今爲取田而往拜賜於伯國晉偃然受之而八年復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足見私情之納侮於晉也

汪氏曰僖公取齊西田而使公子遂如晉拜賜已非正矣所以成公取汶陽而躬朝於晉乎濟西汶陽魯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三

成公三年

三

之故田也以爲伯國之私惠而聘之朝之見魯之不振也

按取汶陽田而卒歸之齊則此拜爲徒然

###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 左傳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張氏曰晉方怒鄭之不服其爲國憂未有底止也乃怒許之不事已而使大夫動大眾以伐之見其興兵之不度德量力也

按傳云許恃楚是時鄭亦事楚何以遽有此伐鄭太橫矣

### 公至自晉

胡傳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於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於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爲作也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晉何其至也必有以也

汪氏曰成公一經此年如晉明年再如晉十年又如晉十八年又如晉過於事天子之禮蓋當時諸侯知有伯者而不知有王不以爲異耳春秋莫不書至此事以觀義自著矣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三

成公三年

三

按責不朝周意正而緩只見其往來於晉屈辱爲甚耳

附錄左傳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誠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

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彘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左傳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杜注棘汶陽之邑在齊北蛇丘

公羊傳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三

成公三年

早

胡傳按左氏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復故地而民不聽至於命上將用六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爲之民也與成公不知薄稅斂輕力役修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劉氏曰不察己之所以失而疾人之不我服強國之行若五伯之事則有之非王道也

按魯邑而魯取之棘人不服至於與師圍之書以見取汶陽田之不易也然棘人所以不服者或以齊寬魯苛如胡傳之說

大雩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麇咎如麇公作將穀作塏

左傳討赤狄之餘焉麇咎如潰上失民也

杜注麇咎如赤狄別種

茅堂胡氏曰經不書麇咎如潰者晉常滅赤狄潞氏甲氏及留吁矣其餘黨散入麇咎如又欲盡殄滅之非仁人之心也段紀明請滅羌種羌雖滅漢亦亡後世豈嘗絕羌患哉麇咎如潰削而不書聖人之情見矣惟不使之侵擾華夏斯止矣

家氏曰克與良夫得志於鞏不知自戢更爲此舉春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三

成公三年

早

秋書之誅善戰也楚方躡藉中原晉人不務修明伯業圖其遠者大者既滅潞氏又殄留吁以爲未快復與此役此逐利之師春秋惡之屢書皆所以貶

按此晉伐也衛人助晉耳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晉來聘之始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聘而

逆盟之於是始

左傳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二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



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公羊傳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

何注二國既修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復相疑故舉聘以非之

穀梁傳其曰公也來聘而求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不言求兩欲之也

胡傳劉敞曰諸侯有聘而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庚與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三

成公三年

盟

良夫不務引其君當道而生事專命爲非禮不信以干先王之典故不繫於國以見其逐事之辱非人臣之操此說然也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見二卿之抗也盟者春秋所惡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蘇氏曰此公及庚良夫盟也不書公者二子抗也二子來聘不能以信相親反要公以盟非抗而何故言聘言盟以惡之

廬陵李氏曰聘而遂盟例五此年荀庚良夫十一年卻犇襄七年林父十五年向戌其皆書日一則以別於微者一則以別於前定也穀梁疏曰前定之盟不

日則此非前定可知矣又曰卑者之盟不日則此非卑者可知矣以非前定則知其生事以非卑者則知其抗公此所以與來盟稱使之書法不同也若公羊注意以爲二子聘盟兩受命似與胡氏不合

按劉原文謂聘禮也盟非禮也二語斷盡奉使來聘而擅盟受其聘而遽與之盟皆非也穀梁兩欲之得其實公羊尋舊盟聘盟皆受命而來在當時亦有

鄭伐許

程傳鄭附於楚一年而再伐許故夷之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三

成公三年

盟

胡傳稱國以伐狄之也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鄭之敗於是乎專意事楚不遍中華晉雖加兵終莫之聽也至此一歲而再伐許甚矣夫利在中國則從中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而不擇於義之可否以爲去就其所以異於夷者幾希况又孺弱犯寡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鄰國不既甚乎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行者則狄之所以懲惡也以爲告辭略而從告乃實錄耳一字爲褒貶義安在也

陳氏曰楚之伯鄭人爲之也由齊桓以來爭鄭於楚桓公卒鄭始朝楚諸夏之變於夷鄭爲亂階也至辰

陵鄭帥諸夏而事楚矣敗晉于鄆盟十有四國之君大夫於鄆皆鄭爲之是故狄秦而後狄鄭微秦鄭中國無左社矣

汪氏曰據夷狄但舉號

按許附楚鄭連伐之楚何以不同蓋楚重鄭輕許故聽其伐也

附錄左傳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鞅朔韓穿荀躒趙旃皆爲卿賞鞏之功也 齊侯朝於晉將授玉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三

成公三年

盟

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受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 荀營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賓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營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春秋詳說卷三十三終

春秋詳說卷三十四

成公

四年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宋華元來聘遍嗣君也

王氏曰宋入春秋未嘗聘魯文十一年公子遂雖往而宋不報也華元之來其爲其公謀昏張本乎 臨川吳氏曰晉衛二國相繼來聘以三年春同會伐鄭交結和好也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四年

一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左傳

林注襄公卒塋公費立

杞伯來朝

左傳歸叔姬故也

杜注將出叔姬先修禮朝魯言其故

夏四月甲寅滅孫許卒

左傳

杜注文仲之子宣叔也子紇嗣爲大夫是爲武仲

公如晉

牟陽冉觀祖輯撰

左傳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張氏曰晉景公勝齊而驕也

汪氏曰成公此年朝晉而取敖忽之辱豈非禮愈繁而身愈卑徒自屈而已耳

按不敬自是晉景之失而頻往致襲魯成亦可恥矣

### 葬鄭襄公

汪氏曰張未五月葬之速也太不懷也

### 秋公至自晉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四年

二

左傳秋公至自晉欲求成於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家氏曰甚哉魯成中無所主遂變而屢遷也始與晉人連兵伐齊以有鞏之勝謂當與晉為睦曾未幾月率先諸侯受盟於楚猶幸晉人之無討也去年如晉今年又如晉正所以救前日置盟之過一不為所禮又將叛而即夷春秋於魯成之從楚適晉備書以貶之也

按魯前此有晉事齊以齊近也若從楚則晉近楚違失策尤甚此書至較有關繫

### 冬城鄆

鄆公作遷

左傳

杜注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

孔疏魯有二鄆此西鄆也成十六年傳晉人執季文子公待於鄆即此

家氏曰鄆有三莒之別邑亦曰鄆九年楚人入鄆是也魯自有二鄆文十三年城諸及鄆此東鄆莒魯所爭者也成十六年公待於鄆此西鄆今此所城也春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四年

三

秋譏魯人不務安靜而輕於用民力鄆雖城何益哉按叛晉非策城鄆尤為多事書以示譏

### 鄭伯伐許

左傳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晉欒黶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共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

公羊傳

何注未踰年君稱伯者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

程傳稱鄭伯見其不復爲喪以吉禮從戎

胡傳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狄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稱爵何也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稱爵非美辭所以著其惡也

家氏曰父所爲義已繼之爲孝父挾夷楚之援陵暴小國歲再用師其子繼世而不能改是之謂濟惡庸得爲孝乎不書子而書爵絕之於名教也

廬陵李氏曰鄭自隱十一年入許之後鄭許世讎至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四年

四

此凡書於經者又四侵伐矣然據左氏所記則鄭戰之役鄭許首如楚蜀之役許乘楚車是許與鄭皆南面事楚者鄭方從楚何得如此晉楚之救不書於經事未可信也

按許不復與晉通晉何爲救之觀後面許訴於楚不訴於晉李氏所論有見

五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穀梁傳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

胡傳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爲歸叔姬也此書杞叔姬

來歸則出也春秋於內女其歸其出錄之詳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爲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王法所重人倫之本錄之詳也爲世戒也

家氏曰此與他悖義之出者不同必叔姬自不安於杞或以疾而求歸非杞之絕之也故春秋書其逆喪歸葬無貶辭

臨川吳氏曰僖三十一年杞伯姬爲其子求婦而僖公以次女叔姬與之歸爲杞桓公夫人至今四十四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五年

五

年夫婦年皆六十之上而姬始被出而歸疑是叔姬無子杞桓別有妾子爲太子叔姬心不自安而願歸魯故叔姬既卒而杞桓復來逆其喪以歸也

汪氏曰叔姬始嫁不見於經與鄭伯姬同婚姻得禮常事不書 鄭伯姬杞叔姬皆出而來歸然叔姬書卒書杞伯逆喪以歸而鄭伯姬來歸之後不復見於經則其善惡優劣不可以概觀矣

按吳臨川之說詳盡

附錄左傳晉趙嬰通於趙莊姬春原辟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樂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

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汝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

### 仲孫蔑如宋

左傳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汪氏曰蔑與華元交相聘問其情厚矣而明年蔑僑如逼於晉令遽興侵宋之師朝玉帛而暮干戈謹於邦交者固如是乎

按聘自當報此如宋無議

###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伯秀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五年

六

左傳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餽諸穀

杜注穀齊地

高氏曰荀首逆女而僑如往饋之此之謂非禮之禮故以大夫會大夫書之

按饋遺常事不當書此豈以越境致饋譏其非禮歟

### 梁山崩

左傳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據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

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杜注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重載之車

公羊傳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坏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

穀梁傳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有崩道則何以書也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輦之輦者曰所以輦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五年

七

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爲此召我也爲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爲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續乎攘善也

范注許慎曰山者陽位君之象也象君權壞

胡傳梁山韓國也詩曰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而謂之韓奕者言奕然高大爲韓國之鎮也後爲晉所滅而大夫韓氏以爲邑焉書而不繫國者爲天下記異是以不言

晉也左氏載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夫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遭變異而外爲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弑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其應亦惜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存其可忽諸

高氏曰先王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梁山雖屬於韓而非諸侯正受封之地故春秋書梁山崩而不繫之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五年

八

國者爲天下記異也是以不書晉夫國主山川豈特晉當之哉

家氏曰穀梁具載伯尊所以告其君者以爲伯尊掠路入之美以爲己能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其實伯尊以道路鄙淺之言復之於君失懼災之意夫子必無是言也春秋於沙鹿梁山二大異特筆而書之以見天下之治亂中國之合離自是而始縱具文應變何足言哉是固天下之異而皆見於晉者周自東遷賴伯者以存齊既衰獨有晉在而比歲以來君庸臣貪坐墮伯業晉之削中國之憂也意舊

史必書晉梁山崩春秋削之實爲天下記異也

張氏曰同州韓城縣有禹貢梁山

按公羊爲天下記異諸家皆從之蓋其時雖屬晉境而所關不獨晉也

附錄左傳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宋公子圍龜爲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

秋大水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五年

九

張氏曰山崩大水陰盛之徵

按陰盛爲確論人事所致據所見爲言耳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左傳十一月己酉定王崩

林注定王崩簡王立

高氏曰不書葬罪諸侯之不會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杞伯同盟于蟲牢

左傳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

杜注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

程傳天王崩而會盟不廢書同見其皆不臣

胡傳按左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伯如楚訟不勝歸而請成于晉盟于蟲牢鄭服也鄭服則何以書同盟天王崩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薛氏曰王崩而爲盟會無王之甚也

汪氏曰是盟乃何休所謂同心爲惡惡必成者也蓋諸侯之同盟實有同外楚之心而不知悖於尊王之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五年

十

義天子之喪人道始終之大變諸侯相見揖讓入門而聞訃則不得終禮况已聞而猶相與會盟不亦無入心乎春秋之諸侯不知有王故襄王方崩則晉魯之卿會盟王都之側而不奔喪簡王方崩而知與晉衛修朝聘於魯而不修弔事蓋將以是爲常而不知愧甚者靈王之訃音已達於天下而諸侯旅朝於荆楚且俟致襚執紼越歲踰時而後返而曾不遣一介行李問國恤於京師也吁可歎哉

按此盟爲鄭服晉楚爭鄭鄭服晉而晉會盟以固之亦時勢當然程子舉天王崩以責之是據大義爲言

而非本事之得失當活看

### 六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汪氏曰二年會蜀盟蜀不書至者以望國之君屈於荆楚之大夫不可以告廟也此特書至者謂成公苟能自會如京師斬衰哭臨則亦庶幾亡於禮者之禮耳今也會同之後奄然歸國故書公至自會以著其無王不臣之罪也

按遠書至其常也蜀盟不書至其變也此只是常書未必以天王崩爲責也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六年

十一

附錄左傳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於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 二月辛巳立武宮

左傳二月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

公羊傳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

何注過高祖不得復立廟

穀梁傳立者不宜立也

胡傳武宮武公之宮立武宮非禮也喪事即達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達有毀而無立故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焉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壇壇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去壇爲鬼諸侯之祭法也武公至是歷世十一其毀已久而輒立焉非即達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

大全注朱子曰太祖始封之君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太祖之廟百世不遷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六年

十三

餘四廟每一易世而一遷 禮記祭法疏考廟者父廟考成也謂父有成德之美也王考廟者祖廟王君也言祖有君成之德也祖尊於父故加君名也皇考廟者曾祖皇大也君也曾祖轉尊又加大君之稱也月祭之者月月祭之也顯考廟者高祖也顯明也高祖居四廟最上故以高明言之祖考廟者祖始也是謂始祖廟也享嘗乃止享嘗四時祭祀不得月祭但四時祭而已封土曰壇除土曰壇去祖爲壇者謂高祖之父也其廟既毀藏主於祖考之廟中不得四時祭之若有祈禱則出就壇受祭也去壇爲壇者謂高

祖之祖也其主亦藏祖考廟中若有祈禱則出就壇受祭不得在壇也高祖之父遷寄太祖而不得於太祖廟受時祭故曰去祖高祖之祖經在壇而今不得祭故云去壇去壇爲鬼若又有從壇遷來壇者則此前在壇者爲鬼雖有祈禱亦不得及 汪氏曰武公名敖乃伯禽之玄孫隱公之高祖傳懿孝惠隱桓莊閔僖文宣成凡十有一君 常山劉氏曰按王制祭法則諸侯宗廟古有彝制過則毀之不可復立也武宮之毀已久而輒立之非禮明矣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六年

十三

陳氏祥道曰武公之於魯徇宣王立庶之非以階魯國攻殺之禍而豐功懿德不著於世自武至桓其廟已在可遷之列成公立武宮昭公有事于武宮積世不毀故記禮得以大之欲以比周之文武也 張氏曰觀春秋之書法與祭法之論廟制則武宮之立與煬宮同於失禮違制斷爲可知明堂位之言其爲俗儒之論明矣甚矣其亂聖制而誤後學也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此年立武宮定元年立煬宮皆非禮也胡氏所引用乃王制及祭法之文三傳同以爲非禮而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



武世室也蓋漢儒習見魯國之舊制而不知其僭耳  
又曰魯有魯公廟爲世室百世不毀而又立武宮煬  
宮又桓宮僖宮至哀公時猶存是魯五廟之外又有  
五廟也典禮之壞至於如此

啖氏曰左氏云季武子以耄之功立武宮傳意以爲  
武軍之宮如楚子所立者非也若以耄戰之故不應  
經五年方立之

按武宮自是武公之宮不詳立之何故於禮自是不  
當立

### 取鄆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六年

十四

### 左傳言易也

杜注附庸國也

公羊傳鄆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于邾婁諱亟也  
穀梁傳鄆國也

胡傳鄆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爲君隱也項  
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爲故直書其事  
而不隱此春秋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於微之意也人  
倫之際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  
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朋附權臣之惡於傳有之犯  
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

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爲嫌至  
於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爲死黨而人主不之覺此世世  
之公患也歸父家遣緣季氏也朝吳出奔因無極也王  
章殺身忤王鳳也鄭侯寄館避元載也惟殺生在下而  
人主失其柄也是以黨與眾多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  
父矣使春秋之義得行尊君抑臣以辨上下每謹於微  
豈有此患乎

大全注前漢書谷永傳日食地震永對內寵太盛謁  
行於內勢行於外災異者皇天所以譴君過失時成  
帝委政元舅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柄用陰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六年

十五

欲自託鳳遂厚之鳳卒音輔政永復說音任周召之  
職又與譚書勸辭城門兵委曲媚悅前後所上四十  
餘事專攻上身與後宮而黨於王氏 歸父事見左  
傳宣公十八年 朝吳事見左傳昭公十五年 前  
漢書王章傳成帝時王鳳輔政王章以選爲京兆尹  
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日食章奏鳳不可任爲鳳所  
陷下獄死 通鑑唐代宗大曆五年元載專恣以李  
泌有寵於上忌之上畏載會觀察魏少游求參佐上  
謂泌曰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少游俟除載當報卿  
來

汪氏曰公羊於根牟郭邾皆曰邾邑然春秋未有取他國之地而不繫國者若以諱亟而不繫邾則僖公取須句訾婁可謂亟矣何以繫之邾耶劉氏辨之詳矣

廬陵李氏曰邾爲微國左氏穀梁同公羊以爲邾邑不繫之邾諱亟也者非春秋內滅國書取者三此年取郭襄十三年取郭昭四年取郭皆諱辭也

按胡傳因滅項起論於本文只見得爲君隱耳餘皆

旁意

###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六年

六

左傳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維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家氏曰經惟書衛不與晉人率蠻夷而攻中國也去年冬宋實預蟲牢之盟今一辭會而遽加之以兵以爲未快復命魯人繼之前日楚莊圍宋歷三時之久國幾斃而晉不能救但曰鞭長不及馬腹今宋人辭會而伐之至再晉景惜患諸大夫很肆事多類此春

秋聯書魯衛二侵責晉深矣

按蟲牢之盟經書宋公是與盟也左氏謂諸侯謀復會宋辭以子靈之難夫方會而與謀再會而辭諸侯實不會在會何遽罪宋而以辭會伐之或別有故未可知也晉伯宗夏陽說師于鍼何爲不書晉左傳敘事可疑或伯宗夏陽說至衛傳命伐宋而不自往歟附錄左傳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覲易觀則民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六年

七

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隄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夏六月邾子來朝

汪氏曰蓋成公卽位而始朝也

### 公孫嬰齊如晉

左傳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

杜注嬰齊叔胖子

汪氏曰二年三年公兩朝晉此年嬰齊行父又兩聘

晉魯仇齊而倚晉為援故君臣亟行迭往事伯之勤而不知慢王之已甚也

### 王申鄭伯費卒

左傳六月鄭悼公卒

林注悼公卒弟成公踰立

###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傳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胡傳魯遣二卿為主將動大眾焉有事於宋而以侵書者潛師侵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於衛孫良夫亦然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六年

十六

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於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於宋上卿受鉞大眾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也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為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

高氏曰使魯伐宋者雖晉之命而魯不以太義論之遽為興師則罪專在魯矣故書曰侵責與衛良夫同廬陵李氏曰春秋凡奉伯主之命或為伯主而興師

者皆書侵此年二卿侵宋十年衛黑背侵鄭左皆曰

晉命也襄二十四年羯侵齊定六年公侵鄭八年二

卿侵衛左皆曰晉故也蓋本非有怨但屈於不得已

故亦無志於深入但淺侵其境欺魯宋自莊十年以

後並無交兵之事僅見於此

按衛魯侵宋當無攻圍之事亦使之知罪耳然宋不

敢抗晉一言責之自當服罪何必兩國動兵况衛已

侵之宋何不向晉通好而待魯之再侵乎或晉命至

魯魯不敢出師不問宋之服否而必一至宋境以便

復晉則尤可笑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六年

十九

###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楚如書大夫將

左傳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襄陵許氏曰至是書楚卿帥師者伯統幾仁也

按當日時勢鄭背楚從晉楚不能無此伐故依常書

不加貶書此以起下救鄭亦非予之

###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汪氏曰經不書晉遷者凡書遷皆小國逼於強暴不得已而遷也晉人擇地利而徙都也非不得已故不書遷耳

按此鄭書或爲言侵宋之事

### 晉樂書帥師救鄭作侵

左傳晉樂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樂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樂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子爲大政將酌於民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六年

三

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武子曰善均從眾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眾矣從之不亦可乎胡傳荆楚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而不赦者大一統以存周使民著於君臣之義也鄭能背夷即華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爲是帥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帥師伐鄭於文無貶辭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樂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之罪著矣按左氏晉楚遇于桑隧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

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樂書也兩

軍相加兵刃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因墨而崇降者文也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

汪氏曰公羊作樂書侵鄭今考明年楚復伐鄭而中國又救鄭則非侵鄭明矣然此書樂書帥師救鄭不二年又書樂書帥師伐鄭書救以著其恤與國之善書伐以著其虐與國之惡使晉能修其德政以懷鄭使之不叛助之守禦以保鄭而使之不至於叛則爲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六年

三

盡善矣

按此救自是予之之辭楚師還晉亦當退樂書所見是申息之師救鄭若戰則晉當勝而楚人益師以來不能遽解故不以敗二縣爲榮竟還爲是

七年

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左傳

杜注稱牛未卜日免放也免牛可也不郊非禮也

公羊傳

何注鼯鼠鼠中之微者易京房傳曰祭天不慎鼯鼠

食郊牛角書又食者重錄魯不覺鼎重有災也

穀梁傳不言日急辭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饑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日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立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日不郊免牛亦然

范注有司展察牛而卽知傷是展察之道盡不能防災禦患致使牛傷故不書日以顯有司之過斛球球然角貌至此復食乃知國無賢君天災之爾非有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七年

三

司之過也

胡傳穀梁子曰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饑鼠又食其角則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有司免過卽變異也其應云何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志至成始弗戒矣理或然也

新安羅氏曰牛有力之畜何至爲饑所食蓋將祭之犧皆繫於牢設福衡以制其角故饑得以制之

劉氏曰鼠小蟲性盜竊鼠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

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饑鼠食至尊之牛

角象季氏乃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又食天重語之也

家氏曰春秋於魯郊或譏失禮或以記異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四書牛傷皆記異也

按魯郊非禮有變異必書以見不當郊也杜氏謂不郊非禮誤胡傳引許翰之說食而又食三桓相繼

只是因時事想像如此經意未必云然

吳伐郊

吳始

左傳春秋吳伐郊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七年

三

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杜注吳國在吳郡

胡傳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泰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爲其僭天子之大號也按國語云命主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而以爲不敢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

汪氏曰夷狄君臣同辭止錄其號吳稱國而不繫君臣比於夷狄也

襄陵許氏曰吳自壽夢得申公巫臣而為楚患夷狄相攻不志也伐郢之役兵連上國於是始見於春秋志入州來著十五國之所以會鍾離也

家氏曰郢已姓大皞之後國雖小尙有典刑昭十七年郢子來朝聖人訪之以官名尙有取焉春秋書吳伐郢憫之也

項氏曰楚初主盟于蜀而吳已伐郢入州來異時入郢之禍已兆於此矣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七年

十四

廬陵李氏曰吳自泰伯奔吳五世至周章而武王克殷因封之吳又十四世至壽夢而始大僭稱王此卽壽夢之二年也蓋成公二年楚申公巫臣奔晉求通吳以罷楚於是吳兵始及上國矣此為書吳之始終春秋書伐郢伐陳入州來入郢滅州來滅巢滅徐戰長岸雞父皆書國雖會鍾離會善道會祖會向會鄆會橐皋亦書國惟襄五年于戚始書吳人襄十二年始書吳子卒二十九年始書吳子札聘至柏舉書子已同於中國至黃池書子則主諸侯之辭矣後七世而亡於越

按吳泰伯之後以僭稱王夷之季氏考吳最詳

附錄左傳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

夏五月曹伯來朝

左傳夏曹宣公來朝

汪氏曰蓋成公嗣位而始來朝也

不郊

左傳

杜注間有事

汪氏曰言免牲則不郊顯矣言免牛亦不郊而經復書不郊蓋為三望起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七年

十五

猶三望

胡傳吳郡朱長文曰禮天子有四望諸侯則祭境內山川而已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望僭天子禮是以書之其說是矣楚子軫言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而曰江漢沮漳楚之望非也楚始受封濱江之國漢水沮漳豈其境內哉此亦據後世并兼封略言之耳

汪氏曰周文王封熊繹於楚蠻以子男之田居丹陽今歸州有故丹陽城則楚本封濱江而土地甚狹漢水在今漢陽沮水亦出漢中漳水在今漳州皆距丹

陽甚遠必非楚始封之境故齊桓問昭王南征涉漢不復楚以昭王時漢非楚境不肯服罪然屈完言漢水以爲池欒枝言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則春秋之初漢水已在楚境內矣經書猶三望者三億三十一年書免牲而繫以猶三望不言不郊者免牲則知不復郊矣宣三年書牛死乃不郊也繫以猶三望不言免牲者牛死無牲可免故必言不郊此年既書免牛又書不郊因閒有吳曹二事不可但言猶三望故以不郊起之也

襄陵許氏曰用是知魯郊或以五月非特定公也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七年

三

高氏曰夫三望因郊而設不郊則望祭之禮不備矣正祭已廢而舉其從祀此僖公之舉也祭從先祖蓋有惑焉

按此與饑鼠食牛角當連看食牛角在正月當郊之時宜書不郊而書之五月者以五月三望故補出不郊以起猶三望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左傳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其仲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

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杜注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之

胡傳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已而從諸夏也與莊之欲討微舒而入陳亦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師師書伐而無貶辭者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言救則楚罪益明而鄭能背夷卽華善亦著矣前此晉遣上將諸國不與焉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國則楚人暴橫憑陵諸夏之勢益張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七年

三

亦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病楚也

高氏曰去冬樂書救鄭而楚師還未得志於鄭故復伐之

家氏曰晉前此救鄭皆以大夫帥偏師至是合九國之師目將以行春秋爵諸侯而書救鄭褒之也此合諸侯救鄭因以同盟幸諸侯之猶同也

王氏曰齊桓之救徐先盟于牡丘所以盟者爲救徐設也晉景之救鄭後盟于馬陵非特爲救鄭也有宋莒在焉宋以五年辭會魯衛受晉命侵之莒自晉文之卒至是始與盟約故知其因馬陵之會以固結之

耳

廬陵李氏曰晉景公之編書同盟者五惟此盟無議焉則以二救之善也欒武子之德在民其此也夫若非此二舉則盟蜀之後晉之伯業喪矣惜乎蟲牢不能謹於義于蒲不能謹於信是以馬陵雖善而竟不能復文襄之業也然彼善於此君子猶取之

按諸侯救鄭書爵予之也同盟原以病楚宋莒與盟非盟之本意杜氏謂馬陵衛地在元城縣救鄭似不宜遠在東北或齊鄭諸君酌地之中而會不涉鄭境歟今中牟南有馬陵岡去鄭數十里恐非舊名

春秋詳說

卷十四

成公七年

三

又杜注楚師于汜汜在襄城南今汜水在鄭西楚師不宜遠越鄭而西豈其名汜之同歟

### 公至自會

高氏曰諸侯會而楚師退故不以救鄭至

### 吳入州來

左傳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其王卽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闔子

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恤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春秋詳說

卷十四

成公七年

三

杜注州來淮南下蔡縣

高氏曰吳楚爭強始見於此州來屬楚吳以兵入之著楚雖恃強而吳敢與之敵也

張氏曰吳之始大豈特楚之患哉僭王而病中國亦晉有以啓之也

家氏曰吳伐鄭春秋所憂也入州來又春秋所喜也州來楚之附庸要害之地吳得之可以制楚也

陳氏曰吳楚交兵不書至是始書之始大通吳於上國晉人爲之也盟於蒲景公將始會吳吳不至於鍾離而後至盟於鍾離悼公又逆吳子吳不至於戚而



後至吳不敢自列於諸夏而晉求之急將以罷楚也  
楚罷晉亦不復伯矣入州來不可不錄其始也

劉氏曰左氏以謂州來楚邑非也州來小國世服於  
楚未嘗特與諸侯盟會謂州來真楚邑則背於經矣  
按楚病於吳書吳亦所以志楚也

### 冬大雩

穀梁傳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爲雩也

高氏曰冬非旱時曰大雩者志其旱且僭也

劉氏曰穀梁云冬無雩也非也周之十月今之八月  
若久不雨可不雩乎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七年

三

按非雩之時或以旱故劉氏說是

### 衛孫林父出奔晉

左傳衛定公惡孫林父冬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  
戚焉

杜注林父孫良夫之子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戚隨屬  
晉

林注晉因衛來朝而反其戚邑

高氏曰衛定公惡孫林父故逐之林父亡七年而特  
晉反衛復專衛政又十九年遂逐其君卒以邑叛則  
定公可謂知所惡矣

### 八年

###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左傳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八年

圭

汪氏曰春秋中年諸侯之大夫外交強國以抗其君  
衛之孫氏魯之季氏其尤也林父自結於晉之權臣  
爲衛國患幾四十年晉黨叛臣爲之羽翼衛獻魯昭  
所以失國者晉實爲之也  
按林父奔晉求援信有罪矣而晉爲盟主不當容衛  
之通逃臣當時諸侯之卿大夫相結連君不能爲之  
主也 奔而復歸故備書之

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  
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  
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  
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  
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  
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况霸  
主霸王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  
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  
是以敢私言之

杜注齊服事晉故晉來語魯使還之

公羊傳來言者何內辭也齊我使我歸之也曷爲使我歸之案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侵地

穀梁傳于齊緩辭也不使盡我也

胡傳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大國之威以兵力齊齊得其故地而不正疆理於天王則取之不以其道也卻克戰勝令於齊曰反魯衛之侵地齊既從之今復有命俾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而齊人貪得晉有二命穿也列卿無所諫止皆罪也來言者緩辭也歸之于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八年

三

者易辭也爲國以禮者無憚於強而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保其罪亦見矣

陸氏曰參譏齊魯晉

高氏曰天魯國之分地晉不當爲齊請於魯齊不當求之於晉韓穿爲晉卿不當爲齊言於魯魯不當以晉令遂以與齊來言則晉非必令魯歸之也言之而已曰歸之于者強歸之辭蓋以明晉之失言也夫汶陽魯田自齊歸魯曰歸可也自魯歸齊安得謂之歸

孫氏曰汶陽之田齊所侵魯地也故二年用師于齊

而歸之今又使穿言歸于齊非正也魯之土地天子所封非晉侯所得而制也晉侯使歸之于齊是魯國之命制在晉也故辭繁而不殺以惡之

汪氏曰日來言則見晉命之緩蓋自知其言之不順而未能必魯之從否也曰歸之于則見取魯田之易晉卿之一言重於三軍而不敢固拒也或謂季文子陳義拒穿而田卒不與誤矣苟不以田歸齊則春秋但當書晉侯使韓穿來而不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矣

劉氏曰公羊云來言者何內辭也非也此直言其事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八年

三

耳亦何內辭哉穀梁云不使盡我也亦非也直書以刺晉耳不使盡我意無所用也按陸氏謂參譏當以晉爲正而魯可恥次之齊其末也

### 晉樂書師侵蔡

左傳晉樂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

襄陵許氏曰侵蔡報伐鄭也大國爭衡而小國受敗

春秋珍馬

高氏曰晉得齊之後冀盡得諸侯也蔡則畏楚終不與晉自翟泉以來不與中國盟會者四十有八年文十五年卻缺入蔡至是樂書復加兵然非執辭討罪之舉故書侵

按晉侵蔡以報伐鄭而楚不復與晉爭晉駭駭有復霸之勢矣此侵蔡只是常書無可疑

### 公孫嬰齊如莒

左傳聲伯如莒逆也

杜注因聘而逆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八年

三

高氏曰因馬陵之盟始復與莒通

臨川吳氏曰大夫託聘之名而自逆婦者多矣非禮也

汪氏曰行父如陳公孫茲如牟嬰齊如莒皆因遣聘而請昏納婦春秋止書曰如不與其託於公以遂其私也

按如莒不書侵不書事以見其為私也

### 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宋華元來聘聘其姬也

高氏曰凡諸侯相聘必有事焉非專行聘禮也華元

之來蓋圖婚爾

###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左傳禮也

杜注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何注伯姬守節逮火而死賢故詳錄其禮所以殊於眾女隱二年傳昏禮不稱主人此稱使者宋公無母自命之也

胡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禮不可略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矣略則輕大倫過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八年

三

則溺私愛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女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禮逾制豈所以重大婚之禮哉經悉書之為後法也

蜀杜氏曰納幣使大夫可也且公子公孫為君納幣非所以違嫌也

汪氏曰九年季文子致女復命穆姜再拜則知伯姬乃宣公女穆姜之所出而成公之妹也十四年成公始娶于齊使成公有女可妻宋公宋公亦未應娶庶女為夫人也春秋書納幣者三莊公如齊納幣譏其親納幣娶仇女也文公使公子遂納幣傳不言譏

使卿以貶喪娶故舉重而言也此書公孫壽納幣但  
譏使卿耳

趙氏曰左氏云禮也何其謬歟若合禮則常事不書

按公羊錄伯姬可用諸說譏使卿似苛責

###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傳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  
爲亂欒卻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  
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  
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  
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八年

三

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杜注原屏同括之邑

胡傳按左氏趙莊姬爲趙嬰之亡譖于晉侯曰原屏將  
爲亂欒卻爲徵晉討趙同趙括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  
於君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  
武而反其田然則同括無罪爲莊姬所譖而欒卻害之  
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見晉之失政刑矣

大全注汪氏曰武朔之子韓厥言必在他年傳終言  
之

張氏曰晉侯聽讒殺二大夫故以國殺大夫爲文同

括爲大夫不能閑有家以致生亂又不能慎動遠謗  
使莊姬之譖得行以殺身喪家失以智御人之道故  
書名

汪氏曰或謂晉景因莊姬之譖追論趙盾弑君之罪  
而殺同括觀鄭人斃歸生之棺而滅其族則其事容  
或有之然史記稱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  
趙嬰皆滅其族而春秋止書殺同括不書殺朔及嬰  
則不惟與傳牴牾亦且與經相戾蓋不足信也

按莊姬之譖固有之而晉景之殺同括當以追論盾  
穿之事而恐其猶存跋扈也史稱屠岸賈爲司寇當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八年

三

時殺同括或經岸賈之手後人遂被以惡名爲趙氏  
稱冤其實非岸賈所爲也武爲遺孤畜公宮賴韓厥  
言復立傳有明文後人神奇其事謂嬰曰保孤夫莊  
姬豈不能庇其子而付之嬰乎 前有趙盾之弑後  
有同括之殺蓋弑逆之家不能善其後無足怪也

###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賜公穀作錫  
錫命止此

左傳秋召桓公來賜公命

公羊傳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  
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曰天子何也  
曰見一稱也

胡傳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修聘禮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卽位服喪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加京師又未嘗敵王所愾而有功也何爲來賜命乎召伯者縣內諸侯爲王卿士者也來賜公命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之僭賞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茅堂胡氏曰先王之時諸侯嗣子誓於天子然後爲世子三年喪畢以士服入朝於王王乃錫命使爲諸侯也春秋時爲子多不受命於父爲臣皆不請命於王而王使來賜命此何禮也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八年

美

吳興沈氏曰成公未嘗朝覲於天子又無功德之可褒而王遣使就國錫之命是長其驕傲之心也春秋書王臣來求止於文公書來聘止於宣公書錫命止於成公蓋文宣以後周益微弱而禮文不足以結諸侯爵命不足以寵諸侯也

劉氏曰天子者臨天下之言也天王者臨諸侯之言也禮記曲禮君天下曰天子臨諸侯於鬼神曰有天子某甫注天下謂外及四海也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

陸氏曰書天子或依策命之文或傳寫誤也

汪氏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故周公稱成王曰告嗣天子王矣以王與天子兼言之初非以天子爲卑而王爲尊也說者以天子爲貶辭春秋於天子之事可貶者非一何獨於賜成公命而貶之乎今考宰孔賜齊侯胙富辛請城成周皆稱天子而答者亦云親禮篇則以王與天子更互言之則杜氏之說不謬矣春秋三書錫命獨此年左氏經作賜命蓋錫賜皆上予下之名義無以異故韻書賜字或作錫或謂錫之爵命世世相襲則謂之錫服過其爵有加而賜則謂之賜今考內史通賜晉惠公命則始卽位而賜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八年

美

之者也召伯廖賜齊桓公命則有功而賜之者也劉定公賜齊靈公命則以私恩而賜之者也王命尹氏等策命晉文公賜之大輅戎輅則朝王獻俘而賜之者也事雖不同而皆言賜也詩稱王錫申伯則始封而錫之者也王錫韓侯則嗣位來見而錫之也王命召虎用錫爾祉圭瓚秬鬯則有功而錫之也事名異而亦皆言錫也由是知賜錫義同不必穿鑿立說抑或左氏字誤耳

廬陵李氏曰此條公穀趙氏皆作錫惟左氏作賜胡氏雖作賜而義亦與錫同左氏雖作賜而義亦與文

元年毛伯錫命同惟臨江劉氏曰錫命者爵也有加而賜所謂賜命也古者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五命故賜者謂有加也以義觀之錫命者其世世相襲衮不廢矣賜命者服過其爵所以章有德也成公未有大功明德而服過其爵譏僭賞也其說似與諸家不合姑存於此又曰左公穀皆作天子諸家亦從之然三家雖經文作天子而義亦與天王同何休曰仁義合者稱王又王者取天下歸往也天子者爵稱也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天子或言天王或言天子皆相通也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八年

罕

楊士勛曰王既是四大之重宜表異號莫若繫天以眾人卑故稱母子貴者取貴稱故謂之天子入春秋以來惟取仁義之稱未表繫天子之尊故曰更見一稱也是天王與天子無異義矣若何休又以爲文公年長故稱天王今成公幼少當須如父教子未當錫也是以爲之張義而言天子賈逵又以爲畿內稱王諸夏稱天王夷狄稱天子皆迂謬不可從啖子又以子字爲誤未詳是否魯不朝而王賜之非正也而杜氏以八年乃來爲緩其失甚矣又曰天子之見經者三十有二稱天王者二十有五稱王者六稱天子者

按此當是字誤卽不以爲誤順文解之亦無疑義不必曲爲之說

附錄左傳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况國乎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左傳來歸自杞故書

孫氏曰出而書卒者爲明年逆喪起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八年

罕

陸氏曰凡內女爲諸侯夫人則書卒以公爲之服也嫁爲諸侯夫人而不書卒時魯君非其兄弟及兄弟之子也諸侯無大功以下之服故杞叔姬雖出猶書者爲喪歸杞故也

汪氏曰或謂爲杞所出不當繫之杞魯人未許其絕故不以吾女卒之非也苟不書杞則同於未嫁之女矣不卒可也書卒而不繫杞不可也

按杞伯朝魯而後出則與常出不同有未絕之義自

當書杞歸葬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

左傳晉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邾

胡傳按左氏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公請緩師不可吳初伐邾季孫固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亡無日矣當其時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獲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爲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八年

聖

汪氏曰季孫謂中國不能相恤恤藹然仁人之心然不能輔君爲善逼於強令而從之以困小弱亦何取焉

家氏曰不能治楚而徒欲服鄭不能制吳而反欲責邾晉之君臣無能甚矣先書吳伐邾此書四國會伐邾不能救之又伐之著晉之罪所以貶也

按晉魯交譏聘而會伐晉之失也被脅而從伐魯之失也

衛人來媵

左傳衛人來媵其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

則否

杜注古者諸侯娶嫡夫人及左右媵乃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

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程傳媵小事不書伯姬之嫁諸侯皆來媵之故書以見其一女子之賢尙聞於諸侯况君子乎

胡傳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八年

聖

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三國以明逾制爲後戒也

茅堂胡氏曰左傳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啖子非之云直譏三國來媵非禮豈爲異姓乎蓋諸侯一娶九女而三國來媵則是十二女也媵同時故經備書之以著其失禮不爲異姓與同姓

家氏曰自入春秋內女適他國者有矣諸國之來媵者皆不書至是伯姬將歸于宋衛人晉人齊人皆來媵蓋伯姬有賢行諸國慕之雖齊晉之大忘其勢而

樂以其女爲媵聖人備書抑亦議其過制也

陸氏曰公羊云錄伯姬也穀梁云以伯姬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按書媵譏其數爾非爲伯姬也

劉氏曰諸侯三歸歸各一族自同姓耳若嬴曹媵弋之君嫁女者必同姓媵之則或不能備矣天子之妃百二十又可一姓乎左氏之說非也

按來媵合三圖看方見踰制春秋譏之若專衛不必記也

九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九年

聖

左傳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爲杞故也逆叔姬爲我也

公羊傳杞伯曷爲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內辭也裔而歸之也

穀梁傳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

胡傳凡筆於經者皆經邦大訓也杞叔姬一女子爾而四書於策何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春秋慎男女之配重大昏之禮以是爲人倫之本也事有大於此者乎男而賢也得淑女以爲配則自家刑國可以移風俗女而賢也得君子以爲歸則承宗廟

奉祭祀能化天下以婦道豈曰小補之哉夷攷杞叔姬

之行雖賢不若宋共姬亦不至如鄧季姬之越禮也杞伯初來朝魯然後出之卒而復逆其喪以歸者豈非叔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乎曾在春秋時內女之歸不得其所者有矣聖人詳錄其始卒欲爲後鑒使其有終而無弊也其經世之慮遠矣

臨川吳氏曰胡氏言姬本不應出故魯得以義責之其說蓋是

家氏曰夫婦天倫以義而合者也有過而出事之必不獲己者也叔姬之歸傳不言其故而自始歸至逆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九年

聖

喪皆繫之杞春秋與之歸而爲之書也

汪氏曰宋襄公母出歸於衛襄公卽位其母思之義不可往賦河廣之詩而聖人取之則出妻固與廟絕不可復反是以啖氏謂出婦未反而逆其喪非禮也然春秋書叔姬卒與杞伯逆喪以歸恐無貶辭則知叔姬蓋無悖德反義之行故杞桓公猶逆其喪夫在而逆喪歸葬自應附廟與宋襄母不同矣

啖氏曰文十二年左傳云杞伯請絕叔姬而無絕婚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此傳大誤彼文十二年子叔姬自是魯女未嫁者若不言杞



叔姬復是何國出乎

按杞伯初請絕叔姬而無絕昏是以親道往來則逆喪有成言未可知也魯人以義責之亦是想當然耳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左傳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杜注蒲衛地

程傳諸侯患楚之強同盟以相保鄭既盟復叛深罪其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九年

吳

反復

胡傳按左氏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夫盟非固結之本也衛獻公言於齊齊求復國齊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夫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晉初下令於齊反魯衛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齊既從之魯君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反求諸已惇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以御之是從事

於末而不知本矣特書同盟以罪晉也

高氏曰晉不足以宗諸侯既爲此盟而諸侯皆貳於是鄭叛不服莒潰莫救故書同盟以著其惡

張氏曰晉因諸侯之貳不自反其失信反汶陽之非而復會諸侯同盟以威制約束之然自此鄭魯俱有叛晉之心執鄭盟魯紛紛甚矣治人不治反其智同盟豈所以一諸侯哉

汪氏曰失信而尋盟惡其反復而書同也程子以是盟患楚之強同盟以相保則是同懼楚也蓋晉人懼諸侯之貳者懼其貳於楚耳然魯既失信於尋汶陽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九年

聖

已則無信而要人以信慮人之異而強其同安能保之不異哉于蒲與平丘皆同病楚皆晉人懼諸侯之貳而同盟春秋皆書同憂其反復而不能終同也蜀杜氏曰齊桓晉文之後晉齊序於宋上者以強弱爲大小也宋於齊晉不可爲強矣如杞之削弱而當序於諸國之下也夫子因實而書之悼其不以爵次爲序而以強弱爲先後也

廬陵李氏曰此盟如胡氏之意則惡其反復而書同者也自蟲牢馬陵于蒲三盟中國之勢稍振然蟲牢鄭服而不能明於尊王之義已不足以駕楚馬陵兩

救雖足以協列國之心而伐鄭之舉不足以令諸侯  
汶陽之歸不足以固諸侯於是鄭魯皆有叛意矣執  
鄭伐鄭止公盟公紛紛如是卒至會瑣澤而與楚成  
會鍾離而借吳援晉霸不足言矣

按胡傳特書同盟以罪晉蓋謂諸侯不服雖同猶不  
同也

### 公至自會

高氏曰伯姬將以二月歸宋而公以正月出會而遽  
歸者晉以汶陽之田故諸侯皆有貳心焉亦足以見  
蒲盟之不信也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九年

四

### 二月伯姬歸于宋

劉氏曰諸侯逆女而不書者君自逆也自逆則常事  
不書矣王姬歸于齊齊侯實來而不見於經此其明  
驗也

汪氏曰杞鄭鄆皆小國必君親迎春秋皆不書逆則  
以爲常事而不志明矣

按此記事爾無所貶穀梁云逆者微杜氏云不使卿  
逆恐非經意

附錄左傳楚人以重賂求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

###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左傳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  
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  
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  
卒章而入

杜注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  
致成婦禮篤婚姻之好

公羊傳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

穀梁傳致者不致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  
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內稱也逆者微  
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九年

四

程傳女既嫁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古者三月而廟  
見始成婦也伯姬賢魯國重之故使卿致也

### 晉人來媵

左傳禮也

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  
所故盡其事也

胡傳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後父  
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也常事爾何以書致女使卿非  
禮也經有因衰以見貶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亦有因

貶以見衰者致女來媵之類是也伯姬賢行著於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於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忌妒之行程氏以爲一女子之賢尙聞於諸侯况君子哉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爲媵固爲之擇賢小君則諸侯之賢女自當聞矣

汪氏曰因納幣致女使卿三國來媵之過禮而見伯姬之賢

永嘉呂氏曰意者魯人以爲賢而備書於冊故仲尼得以從而述之因其記錄之詳而得以著其失禮爾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九年

壬

張氏曰納幣致女皆過乎厚觀左氏載穆姜之辭則前後越禮皆穆姜之意歟  
臨川吳氏曰伯姬已嫁而晉人來媵蓋議其不及事且爲齊媵起也

劉氏曰穀梁云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內稱也非也內稱謂稱使內大夫受命而出無稱使者假令與內稱則曰公使季孫行父如宋致女乎

按胡傳賢名聞於遠故諸國爭媵得表章伯姬之意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左傳

林注頃公卒子靈公環立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傳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錡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閒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穀梁傳不言戰以鄭伯也爲尊者諱恥爲賢者諱過爲親者諱疾

胡傳按左氏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使伯錡行成晉人殺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稱人而執者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九年

壬

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討也殺伯錡不書者既執其君矣則行人爲輕亦不足紀也楚子重侵陳與處父救江何異削而不書者鄭亦有罪焉耳夫背夷卽華正也今以重賂故又與楚會則是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

高氏曰鄭伯雖與楚會旋卽悔過而躬朝於晉是已知前日之失而自服其罪矣晉人當舍其前失而待之以禮可也乃因其來朝而執之豈有以禮來朝而反蒙執辱者哉又况鄭使伯錡行成而殺之耶春秋所以深罪晉而人之也又曰中國失道夷狄抗衡自

文宣以來晉楚爭盟而伐鄭鄭從楚則晉師至從晉則楚師至然而自卿之戰鄭之從楚者十年其後晉侯伐鄭更繼半馬陵之會然後鄭伯受盟及蒲之會所以尋前日之盟也而晉人乃執辱鄭伯又使欒書伐之明年又使荀偃鄭又會諸侯伐鄭方是時楚雖備吳未爭鄭故鄭之在晉者亦五年及楚一求成於鄭而鄭伯甘心於楚者蓋逆怒晉之不德弗恤小國之難而輕辱其君故與楚伐許侵宋同撓中國凡二十年開諸侯之師侵伐盟會曾無虛歲認然常以失鄭爲憂是禍也實晉有以啓之蓋以不信蕩之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九年

三

盟故爾

襄陵許氏曰向使晉能制楚使之不能危鄭討鄭可也今楚潰莒入鄆晉不能救而禁鄭之貳於楚鄭獨能無憾於肉袒牽羊之禍乎故晉景之執鄭伯有愧於漢武之遣樓蘭也

汪氏曰晉不能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怒鄭之貳於楚拘其君伐其國戮其行成之使暴矣然春秋書欒書帥師書伐不加貶辭楚人侵陳以救鄭則削而不錄者存中國而抑夷狄也

劉氏曰穀梁云不言戰以鄭伯也非也春秋伐而不

戰多矣豈伐則必戰乎且晉實不執鄭伯以伐鄭何以能必其以鄭伯乎

康陵李氏曰穀梁爲親者諱疾注言欒書以鄭伯伐鄭君臣交兵病莫大焉故爲親者諱疾經無此意按執其君以伐其國自是晉罪故書人以貶高氏謂鄭悔過而朝鄭人之意自是兩從以紓國患非真以爲失而悔之也然既朝則晉不當執汪氏謂書欒書帥師不加貶辭上書執君下書伐其國惡迹著矣尚待別加貶乎

附錄左傳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九年

三

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冷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魯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肯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肯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左傳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廋潰奔莒戊申楚人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匭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九年

莒

林注鄆莒別邑

公羊傳

何注日者錄責中國無信同盟不能相教

穀梁傳其日莒雖夷狄猶中國也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知其上爲事也惡之故謹而日之也胡傳按左氏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城惡廋潰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是則可爲也夫鑿池築城者爲國之備所謂事也效死而民不去爲國之本所謂政也莒恃其陋不修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三

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於爲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故經於莒潰特書日以謹之者以明城郭溝池重門擊柝皆守邦之末務必以固本安民爲政之急耳

家氏曰楚之伐莒以救鄭也莒同盟馬陵及蒲晉坐視其危亡而莫之恤春秋所惡也鄭會楚則執其君以伐之莒散於兵則置不問盟主之道固如是乎劉氏曰穀梁云其日莒雖夷狄猶中國也然則蔡亦中國蔡潰何故不日乎又曰大夫潰莒而之楚亦非也經但云潰不云之楚且潰者非大夫何故專以大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九年

莒

大解之手

廬陵李氏曰范氏例潰有四面穀梁之發傳有三僖四年蔡潰昭二十九年鄆潰傳曰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文三年沈潰同此例矣此莒潰則曰大夫潰莒而之楚惡之故謹而日之蓋書以爲莒大夫帥眾叛君而從楚故變文書日以見惡此說雖若無據然或有所傳不可盡廢

按此事左傳爲詳以楚之眾伐莒之小國城惡力不支而潰勢所必至不必民叛上面後爲潰也何氏實同盟不救有理 鄆是莒別邑莒潰自是入莒而

又偏師入莒別邑之鄆合渠丘言之故爲三都 莒  
殺公子平激怒楚是自取其潰不僅失在無備

### 秦人白狄伐晉

左傳諸侯貳故也

胡傳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  
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貶辭也武王伐商誓  
師牧野庸蜀羌髡微盧彭濮皆與焉豈亦不謹乎除天  
下之殘賊而出民於水火之中雖蠻夷戎狄以義驅之  
可也亦慮其同惡相濟貽患於後也中國友邦自相侵  
伐已爲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甚乎晉既失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九年

美

信復聽婦人讒說殺其世臣而諸侯皆貳秦狄交伐比  
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

高氏曰晉爲盟主既執鄭伯又不救莒故諸侯攜貳  
而秦人連白狄伐之見景公不能霸矣

家氏曰宣八年書晉師白狄伐秦譏在晉也然晉猶  
書師也今書秦人白狄伐晉儕秦於狄貶秦也奚貶  
乎以其黨楚而爲之出師也前日秦晉交兵自爲其  
私曲直猶有所在今也楚人爭鄭可急出師潰莒以  
撓晉而乃率白狄戰其東欲使晉人置鄭以去其爲  
楚謀善矣然舍中國而甘爲外夷之役秦之所以自

處者卑陋甚矣

按書以譏秦故秦稱人然秦爲楚而伐晉亦猶晉通  
吳而撓楚事勢甚相類也

### 鄭人圍許

左傳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  
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晉必歸君

高氏曰鄭以晉人執其君故追咎於許而圍之

張氏曰君在外而興師復怨大臣之罪也

汪氏曰環其國而攻之非將卑師少所能鄭稱人貶  
也

春秋詳說

卷三十四

成公九年

美

按公孫申之謀雖智然亦險矣于謙君爲輕之言類  
此 伯獨行成而見殺鄭亦無可如何故爲此險計

### 城中城

左傳書時也

杜注魯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南

穀梁傳城中城者非外民也

范注譏公不務德恃城以自固不能衛其人民

胡傳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爲固也  
穀梁子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莒雖恃陋不設備  
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豈能

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爲傲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歟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爲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

高氏曰蓋以莒無備而潰楚人入鄆懼而城之也

薛氏曰中城者郭之內而宮之外也不能自治而夾城重險故穀梁氏謂之外民也

家氏曰穀梁於定六年城中城云三家張也以是觀之中城者國中之城耳非杜氏所謂廩丘者矣

春秋詳說卷三十四 成公九年

汪氏曰襄十九年書城西郭西郭者國都外城之西郭則兩書中城爲國都之內城明矣文定於此年著傳特詳且引莒渠丘公不備城郭爲喻則亦以爲國中之城耳夫諸侯有道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不務修政撫民而僅完國中之城以自守其能保乎按穀梁說是民在中城之外故非其外民 書以示譏左傳謂時杜氏謂廩丘俱非

附錄左傳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

春秋詳說卷三十四終

春秋詳說卷三十五

牟陽冉覲祖輯撰

成公

十年

附錄左傳晉侯使糴莠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左傳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胡傳按左氏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其曰衛侯之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宵殖出衛侯衍而立剽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五 成公十年

亦以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特書弟以爲後戒可謂深切著明矣

高氏曰受大國之命而輕用其師者皆書侵與六年侵宋同

臨川吳氏曰晉既執鄭伯矣又命欒書伐鄭矣今又使衛侵之霸國之所爲如此其何以服鄭之心乎

永嘉呂氏曰或謂不書晉命氏族者未命也未命則一匹夫耳來聘來盟匹夫而代大夫之事也帥師匹夫而代諸侯之權也師者人之司命而治亂安危所繫寄之匹夫亦已輕矣吁此說非也夫既命之盟聘

帥師矣焉有非大夫而可以任國事哉其書弟者蓋以見其私爾仁人之於兄弟固親愛之而已矣待之過厚亦非所以爲中齊年之子無知黑背之子則皆致篡立春秋以弟書者豈非以寵愛之私聞於鄰國而史冊書之孔子因以記之乎天王弟倭夫陳黃衛鮑秦鍼陳招衛縶宋辰或殺或奔或叛書之所以見其薄友愛之義也一則以厚一則以薄悉書於經而兄弟之義著矣

按此見受大國命而侵鄭爲無禮責衛實所以責晉也讒弟只是旁意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五

成公十年

二

###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左傳

杜注卜常祀不郊皆非故書

公羊傳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強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臨川吳氏曰二月下旬初卜三月上旬再卜三月中旬

旬三卜不從則當止而不郊矣乃於三月下旬曰卜

又於四月上旬五卜五卜不從而後不郊讀神甚矣

高氏曰魯不當郊也今之不郊非據禮也五卜不從

乃不郊爾

按高氏體貼文義得春秋書郊大意社氏之說非也

###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樂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爲質辛巳鄭伯歸

高氏曰鄭已立君故晉會諸侯伐鄭而歸鄭伯因與之成焉晉既敗人之國使其君臣變亂而後伐之而歸其君春秋惡其首亂不以舍服與之也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五

成公十年

三

劉氏曰左氏謂晉人生立太子州蒲以爲君按經但言晉侯也無以明其是州蒲若欲貶晉書其名乃可明爾此大事也仲尼豈忘之哉信經足矣

家氏曰君在而立君者鄭也非晉也左傳所記傳聞之誤耳

廬陵李氏曰左氏以爲此經所書晉侯者太子州蒲

也晉生立子爲君父不父子不子經因書晉侯其惡

明矣然公穀胡氏皆無傳未知然否

按家氏之辨有理左傳誤鄭爲晉耳伐鄭以歸其

君事極無禮春秋不書歸鄭伯以其不足書也



齊人來媵

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爲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眾多爲侈也

趙氏曰齊人來媵先書晉衛者九女既足而又來媵所以爲失禮

高氏曰伯姬嫁已久諸侯以其賢猶來媵之然晉衛已備其數豈可復加乎

按過媵非禮總以明伯姬之賢爾

丙午晉侯孺卒

左傳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五

成公十年

四

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肩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肩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

杜注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

故怒

林注景公卒太子州蒲五月先立以伐鄭

廬陵李氏曰晉景公立於宣公九年至是十八年同盟五大戰二救鄭三

按左傳多語神怪據杜氏謂厲鬼趙氏之先祖蓋公

殺趙同趙括後不安於心有此夢耳巫言則附會之也

附錄左傳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秋七月公如晉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五

成公十年

五

左傳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莝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杜注是春晉使糴莝至楚結成晉謂魯貳於楚故留公須糴莝還驗其虛實

胡傳此葬晉侯也而不書諱之也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公之葬晉侯非禮也唯天子之事焉可也傳以晉人止公送葬諸侯莫在焉魯人辱之故諱而不書非矣假令諸侯皆在魯人不以爲辱而可書乎

高氏曰公昔不奔天王之喪今乃奔諸侯之喪又爲

晉人所執使之送葬故聖人於景公之葬沒而不書也

家氏曰州蒲傲惰無狀止望國之君使之送葬是以王禮自居也

按弔被止而兼送葬故不復書葬晉景公何氏謂不書葬者殺大夫趙同等甚無謂也

### 冬十月

廬陵李氏曰公羊經無此三字何氏以爲去冬者惡成公前既怨懟不免牲今又如晉過郊乃反無事天之意當絕之其說迂謬不可取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五

成公十年

六

### 十有一年

#### 春三月公至自晉

左傳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汪氏曰襄公留於楚者七月書正月公在楚傳者謂

存君也今成公在晉不書公在晉者晉雖恃強見止

猶在中國也襄公見止而外夷則外矣書法不同

蓋有華夷之別

按七月如晉三月方歸書以危公且以見晉之無禮

晉侯使卻棼來聘已丑及卻棼盟

棼公作州

左傳卻棼來聘且蒞盟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

妾爲姒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子奚生二子而寡以

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

卻棼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

烏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

二子於卻氏卻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

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

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臨川吳氏曰晉景公卒成公旋往奔喪可謂謹於事

大矣而晉不禮之止之使送葬已大辱矣送葬畢又

不使歸公遂請受盟以明其非貳故於三月而後得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五

成公十一年

七

歸繼及國而卻棼已至豈誠心行聘禮也哉直欲迫

公使盟爾

高氏曰公留於晉者九月晉侯不與公盟乃反公於

國而使大夫盟之見晉侯無禮於公甚矣

汪氏曰貶卻棼稱及不繫之國與荀庚同

廬陵李氏曰此沙隨不見公之權輿也

按吳臨川說是在晉請受盟晉侯不屑與盟於其歸

而棼來盟爾

### 夏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季文子如晉報聘且蒞盟也

張氏曰公之至自晉也既受盟矣及文子之聘也亦且蒞盟焉春秋皆不書而獨書卻犇之蒞盟何也蓋成公自汶陽之歸齊欲貳晉而不果然嫌隙竟章無以自明晉因公之朝而止之數月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又使卻犇來聘而蒞盟魯使行父往則又從而盟之據強大之勢要君臣之盟皆魯之恥也惟犇聘而盟春秋以荀庚孫良夫例而書之若成公之受盟與行父之蒞豈能得晉君而盟之乎亦大夫盟之耳不書而諱皆魯之恥也

臨川吳氏曰卻犇既歸而行父適往報聘畏晉故爾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五

成公十一年

八

左氏以爲且蒞盟盟與不盟未可知也

按如晉只作報聘爲是

附錄左傳周公楚惡惠襄之信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左傳秋宣伯聘于齊以修前好

張氏曰僑如之聘蓋謝戰鞏之師捐歸汶陽之忿而行之迫於晉之辱而不得已也

襄陵許氏曰魯蓋激晉之德禮不施將貳於齊而未

能者歟

按連書如晉如齊狼狽甚矣不堪晉辱又欲結齊故耳

冬十月

附錄左傳晉卻至與周爭郕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卻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卻至勿敢爭 宋華元善於令尹子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五

成公十一年

九

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棧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 秦晉爲成將會於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黶盟晉侯于河東卻犇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晉

左傳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杜注天子無外故奔不言出周公爲王所復而自絕於周故書出以非之

公羊傳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

穀梁傳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

胡傳按左氏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夫人主無誠慤之心而下要大臣盟是謂君不君人臣無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五

成公十二年

十

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臣不臣既已要質鬼神以入矣又叛盟失信而出奔則是自絕於天也自周無出而書曰出者見周室衰微刑政號令不行於天下爾張氏曰盟誓衰世之事劉子奉王命以復周公而盟之於君臣之道兩失之矣周公復背盟而出奔故書出以絕之

高氏曰周無出也天下皆周也周公爲天子三公而不能同寅協恭乃與伯與爭政不勝而出王既復之又違命而奔於諸侯之國是自絕於周故書出以爲萬世之戒是時王室衰微號令不行於天下故遺迷

之臣諸侯敢受之書此而晉罪昭然矣

汪氏曰王子瑕王子朝之奔不言出蓋瑕朝皆爲逆亂無所容其身逃竄他國以逭誅戮如國滅之君與在外之臣非居位祿而出奔也其不書出乃書法之常耳襄王御萬乘之尊周公都三公之貴皆當以天下爲家其書出則爲貶矣

陸氏曰公羊云王者無外此其言出自其私土而出也按周是畿內之國不當以私土爲義穀梁云周有入無出上下一見之也按二百四十二年適有此二事耳非故見上下也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五

成公十二年

十一

按書出奔以罪周公並見王室之亂大臣不能安其位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瑱澤公作沙澤

左傳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瑱澤成故也

梅溪杜氏曰宋西門外之盟不書存中國也

法如此不與晉爲此會也

劉氏曰瑣澤之會本以合楚鄭也今楚鄭不至魯衛是會何耶且合晉楚者宋也宋亦不與又何耶凡晉楚爲平則應大合諸侯以申成好今三國會而已又何耶然則傳之言未足信也

廬陵李氏曰此會左氏以爲晉楚爲成經既不書晉楚之盟而公穀胡氏又無傳獨趙子曰若實華元合晉楚之盟則無不告諸侯之理經不應不書今瑣澤之會楚不與焉何以證其成乎蓋舊說有晉令鍾儀歸求成事竟不集左氏遂誤附會爲此傳耳未詳是

否姑具其說

陳氏章指曰晉楚嘗同盟矣不書至襄二十七年始書之

按晉楚盟大事也春秋豈容不書或欲盟而楚不至左傳之誤耳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左傳狄人閒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杜注交剛地缺

鄭氏曰狄地

劉氏曰春秋於夷狄未有言戰者夷狄者春秋之所外也所外者將以力治之中國可教以禮義故不結日不偏陳雖有道猶惡之夷狄不可教以禮義其來爲寇能勝之而已矣雖不結日不偏陳無譏焉

高氏曰此狄蓋白狄也九年秦人白狄伐晉此先敗狄而後伐秦是知報九年之役也  
陳氏曰中國敗夷狄皆不書惟晉特書之疾晉也楚方聘魯平宋合諸侯之大夫于蜀討陳夏徵舒觀兵于雒矣而晉區區爭地於羣狄是故宣成之春秋晉有事於秦楚或略不書而甚詳於滅狄以是爲晉衰

也

接狄侵晉而晉敗之於晉無譏但記事以狄之爲晉患也

### 冬十月

附錄左傳晉卻至如楚聘且蒞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卻至將登金秦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惟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五

成公十二年

古

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聞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其儉宴以示慈惠其儉以行禮而慈惠以有政以禮成民是以息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思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

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蒞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按卻至如楚蒞盟公子罷如晉蒞盟則宋西門之盟可知其無矣瑣澤之會期楚不至而後兩國各使卿盟據其事勢是如此

### 十有三年 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左傳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情棄君命也不亡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五

成公十三年

古

何爲

孔疏晉雖是侯伯恐魯不與若言召兵或容辭說言乞則不得不與釋例曰乞師者深求過禮之辭執謙以逼成其計是解乞爲謙意

穀梁傳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

程傳不以王命與諸侯師故書乞

胡傳晉主夏盟行使諸侯徵會計貳誰敢不從以霸主之尊而書曰乞師何也列國疏封雖有大小土地甲兵受之天子不相統屬魯兵非晉所得專也今晉不以王命與諸侯之師故特書乞以見其卑伏屈損無自反而

經之意矣聖人作春秋無不重內而輕外至於乞師則內外同辭者蓋皆有報怨復讎貪得之心是以如此若夫誅亂臣討賊子請於天王以大義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噫此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

陳氏曰外乞師不書必盟主也而後書乞卑辭也見晉之無以令與國也

張氏曰自齊桓以來召兵侵伐雖不出於王命然攘夷討罪爲中國舉猶足以令諸侯也今晉以私怨報秦則其義不足以令諸侯矣故懼其不從而卑辭以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五

成公十三年

六

乞之春秋直書以見其舉事不公自貶霸體也

劉氏曰公子遂如楚乞師此內接外之辭也晉卻錡來乞師此外接內之辭也聖人作春秋無不輕外而重內至於乞師則內外同之者以兵爲重也故霸主之尊猶以乞師爲文

王氏曰卻錡春乞師而夏方與諸侯會伐秦則晉之霸政亦衰矣

廬陵李氏曰晉厲之乞師三卻錡爲伐秦樂騫爲戰楚荀息爲伐鄭厲公不德人心未服矯以求諸侯也晉悼之乞師一士魴爲救宋悼公初興霸事未定謙

以接諸侯也

按乞師卑辭霸主曰乞所以深譏之

三月公如京師

穀梁傳公如京師不月月非如也非如而曰如不叛京師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左傳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爲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賑于社不敬劉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五

成公十三年

七

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敦篤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脰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情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

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穀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勛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穀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卽世康靈卽位康公我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五

成公十三年

六

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舊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康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郤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徵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汝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勛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

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微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旣與晉厲公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五

成公十三年

七

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樂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卻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營佐之趙旃將新軍卻至佐之卻縠御戎欒鍼爲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成肅公卒于瑕公羊傳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

何注時本欲直伐秦塗過京師不敢過天子而不朝



復生事造意修朝禮而後行 鑿猶更造之意

穀梁傳言受命不敢叛周也

范注實會晉伐秦過京師也因其過朝故正其文若使本自往

程傳不書朝王因會伐而行也故不成其朝以伐秦爲遂事明朝爲重也

胡傳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修朝覲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朝王而不能成朝禮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爲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五

成公十三年

三

王爲重存人臣之禮也古者諸侯卽位服喪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巡狩於方嶽則朝觀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矣十二公之述職蓋闕如也獨此年書公如京師又不能成朝禮不敬莫大焉君臣人道之大倫而至於此極故仲尼嘗喟然歎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爲此懼作春秋或抑或縱或子或奪所以明君臣之義者至矣其義得行則臣必敬於君子必敬於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大倫必正豈曰小補之哉此以伐秦爲遂事之意也

臨川吳氏曰魯號秉禮之國歷十二世二百四十二

年之久僅有成公一如京師乃因會晉伐秦道自王

都因而朝焉本意不在朝王也故書曰如而不曰朝劉氏曰如京師因美志也而未知春秋以是議之也公不伐秦豈能朝天子乎天子者天下之父也朝有年聘有時盡心竭力致其誠慤專一之意以將之則所謂子事親臣事君之道矣焉有挾二事以往哉重於伐人輕於事君雖有朝之名而無朝之誠春秋所惡也

高氏曰公如京師專行之辭也本會晉伐秦道過王畿不得不朝舉其可道者志敬也然上書晉來乞師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五

成公十三年

三

下書公自京師遂會伐秦則是挾他事以往而非專行乃志其不敬也其辭若志敬而實志不敬此春秋微辭也夫諸侯擅興兵而大會于京師罪之大者故聖人詳言之以著其惡也

張氏曰春秋以諸侯事周之禮久闕而因行於伐秦之役若沒而不書是盡廢其僅存之禮也若書以爲朝於京師則是舉百年之盛典亦非其實也故書如京師而不言朝以見其行禮之不專書自京師會諸侯伐秦以見諸侯之行止爲伐秦而不爲朝京師也而劉子成子之在會亦削而不書則晉無請命之實

意朝王之專禮而霸主違典禮以遂私意摟諸侯以輕王室之罪具見矣

陳氏曰但書伐秦不言戰略之也自狄秦以來秦晉之相加兵皆略之故戰于麻隧秦師敗績但書伐秦戰于櫟晉師敗績但書伐晉以爲不足詳焉爾

汪氏曰或曰一經之中魯君僅一如京師而貶之有如是者則朝者反得罪而不朝者無譏歟吁不朝之罪經不書而貶自著今也因過京師而朝王苟不示譏而予之以朝則天下後世將謂尊君之禮可以簡慢而欺世盜名挾天子以令諸侯者又將借稟命伐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五

成公十三年

三

秦之例以爲口實矣其關繫豈淺淺哉

盧陵李氏曰左氏正義云公朝于王所者時王不在京師故指王言所據王言之不得不稱朝此則王在京師京師是國之總稱不可稱朝故依尋常朝聘鄰國之文稱如而已此說亦近之

按當時久廢朝禮然在人豈無朝王之心但因循不能見之行耳魯欲會晉伐秦而因便以朝雖不盡合禮猶愈於不朝也三月如京師五月會伐或早行以畢朝王之事而後會伐亦有之或公卽位未朝借此而朝未可深非也據書法是襄中寓貶說者或責之

過嚴似非與人爲善之意 秦人附楚而撓晉此舉告天子會王臣明正其罪猶存霸者之餘烈故書法無貶辭

附錄左傳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反軍于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之殺子如子駟孫叔孫知

曹伯廕卒于師廕左作廕

左傳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五

成公十三年

三

杜注負芻欣時皆宣公庶子

林注宣公卒成公負芻立

穀梁傳傳曰閔之也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

高氏曰非戰死也死於行耳故不書地

劉氏曰穀梁謂閔之也非也諸侯死於行則記其地

例如此何閔之有

按固卒于師而有負芻自立之事盟主不討侯已成其爲君而後執之究不能正其罪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孫氏曰不以京師至者明本非朝京師

張氏曰上書如京師而以伐秦爲遂事春秋所以明  
朝王之當重也今以伐秦致明諸侯以伐秦爲重也  
王氏曰此年書法抑揚予奪例變無窮始書乞師知  
伐秦厲公意也次書如京師知成公之朝非專行也  
次書自京師伐秦使若繼事焉不可過天子也卒書  
至伐則著公之此行非爲朝王名言其實也春秋之  
稱微而顯非聖人孰能修之

廬陵李氏曰不以如京致而以伐秦致卽如僖四年  
不以侵蔡致而以伐楚致皆究其初心也  
按書至自秦則原爲伐秦可知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五

成公十三年

三

### 冬葬曹宣公

左傳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  
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穀梁傳葬時正也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左傳

林注渠丘公卽季佗也在位三十二年于密州嗣是  
爲羣比公

公羊傳

何注莒大於邾至此乃卒

徐邈曰葬稱諡莒行夷禮君終無諡故不書葬

###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傳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  
侯既歸晉侯使卻嬖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  
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  
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  
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  
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  
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五

成公十四年

三

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孫氏曰林父七年奔晉其言自晉歸于衛者由晉而  
得歸也衛大夫由晉而得歸衛國之事可知矣

襄陵許氏曰人臣不唯義之爲安而介恃大國使之  
反己此能爲逐君之惡者也惟辨之不早是以衛獻  
至於出奔禍兆此矣歸易辭也自晉奉之故也

廬陵李氏曰孫氏出於衛武公至林父八世林父以  
成七年奔晉此年歸國襄十四年逐衛獻公立公孫  
剽其冬晉會于戚而不能討十九年復奉晉命伐齊  
二十五年獻公入夷儀二十六年甯喜弒剽林父入

戚以叛其年晉會澶淵爲林父討衛疆戚田取衛西  
鄒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此晉人黨孫氏之本末也

按書自晉歸罪晉也林父之罪自明

###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左傳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

高氏曰公卽位十有四年國家無事迄今始娶又不  
親迎而使同姓之卿逆之援公子遂之例也故書以  
爲戒此春秋防微杜漸之旨

按左傳謂稱族尊君命杜注謂成公逆夫人最爲得  
禮未見其然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五

成公十四年

三

###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左傳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  
其郕許人平以叔中之封

高氏曰此著許之所以遷亦見晉厲之不霸也夫許  
鄭之怨久矣三年再伐四年伐九年圍之今又伐焉  
使厲公而霸則鄭人怨鄰兼弱敢如是乎明年遷于  
葉辟鄭以依楚明晉不足恃也而襄三年晉荀營伐  
許猶討其與楚也夫

襄陵許氏曰鄭逼許楚困鄭以國大小兵力強弱更  
相吞噬夷夏一道而人理盡矣

按左傳兩伐而書公子喜者罪首事也

###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左傳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  
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穀梁傳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  
如之挈由上致之也

胡傳穀梁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  
也僑如之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耳然則娶於他邦  
而道里或遠必親迎乎以封壤則有大小以爵次則有  
尊卑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五

成公十四年

三

或迎之於所館中禮之節可也

趙氏曰書氏傳寫誤增

張氏曰稱婦宣公夫人穆姜尚存

劉氏曰左氏曰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非也一事  
而再見卒名之春秋之常耳

汪氏曰或謂婦姜氏有姑之恆稱妾姑則不書氏然  
穆姜不氏固曰敬嬴妾姑也聲姜乃嫡姑而出姜不  
氏何耶

廬陵李氏曰夫人有姑而稱婦者三文四年逆婦姜  
宣元年婦姜至皆不書氏惟此齊姜書氏無貶辭也

陳氏曰不氏者別妾姑也是故有成風則出姜不氏有敬嬴則穆姜不氏此說亦好

按一事僑如兩見不稱叔孫省文也左傳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言之反復無味有姑稱婦亦說得通但對君稱夫人對姑稱婦未免重疊而又有稱氏不稱氏之別畢竟是疑案不得確解

###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左傳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嬖之子衎以爲太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五

成公十四年

美

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鋒懼孫友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實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林注定公卒子獻公衍

### 秦伯卒

左傳

林注桓公卒子景公立

十有五年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 左傳

杜注嬰齊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又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

公羊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人後者爲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反何以後之叔仲惠伯傳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五

成公十五年

美

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稭聞君薨家造堽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

何注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

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

穀梁傳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

胡傳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

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爲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爲氏亦非矣

問書仲嬰齊則與叔老無異矣何以見譏其爲兄後乎

茅堂胡氏曰嬰齊乃公子遂之子當稱公孫今魯人以後歸父書曰仲見其以父字爲氏可謂亂昭穆之序矣何氏謂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按魯自有仲孫蔑叔孫豹故叔彭生叔老不言叔孫則仲嬰齊宜亦不書孫矣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五

成公十五年

三

劉氏穀梁謂子由父疏不得稱公孫則歸父何得稱公孫乎

廬陵李氏曰以仲遂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之說考之則仲固爲族無可疑矣故劉炫曰仲遂受賜爲仲氏故子孫稱仲氏是也穀梁說尤失之

按歸父無後以嬰齊爲後仍以後襄仲爲是以父字

爲氏其失小若仲遂受賜爲仲氏則尤無妨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盟于戚

程傳十三年曹伯卒于師負芻殺太子自立既三年諸

侯與之盟矣方執之稽天討也故書同盟見其既同矣

高氏曰戚之會將討曹伯也若欲討之勿與之盟可也假他事相會而與之盟既盟而執之故特書同盟以譏之

汪氏曰三月宋世子成會盟六月宋公卒蓋宋公有疾而世子出會也

臨川吳氏曰諸侯世子代君會盟伐救皆非世子之所宜也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公作歸

左傳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五

成公十五年

三

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穀梁傳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不言之急辭也斷在晉侯也

胡傳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爲伯討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之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謂伯討春秋執諸侯

者眾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獨書其爵

陳氏曰執未有稱爵者此其稱爵何討有罪也

陸氏曰二百四十二年諸侯相執多矣此獨稱晉侯以其執既當其罪又歸京師得侯伯討罪之義故書爵以表其善

張氏曰春秋爵屬公而執曹伯與其討也然猶不掄曹伯之與盟者以爲先執曹伯以令諸侯然後盟之乃盡善也觀曹人請君子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由一舉措之不當遂開釋姦之門豈小失哉

劉氏曰左氏謂凡君不道於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五

成公十五年

三

某人執某侯非也負芻殺太子而篡之國人不義舉欲隨公子欣時而亡非不道而何夫負芻之惡未見於經晉侯執之然後可見其罪今以左氏例推之則晉侯妄執之爾豈其然耶穀梁謂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亦非也若云晉人執曹伯得無又非之乎

永嘉呂氏曰或疑負芻之殺太子經無明文設有之春秋何以不書疑未得其實然當以春秋書法考之則他執諸侯皆稱人其稱侯者獨此一事耳安得以爲非伯討乎傳之所言與經意同益足以爲證矣

廬陵李氏曰此條張氏最得之其義足以補胡氏之

所不及蓋此事與齊桓辭子華正相類彼則列於會而後辭之此則列於會而後執之皆未爲盡善也

按此執爲予之之辭同盟而執與眾聲其罪且以終前諸侯之請也不煩侵伐俟其自至似無可議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左傳宋共公卒

林注共公卒子平公成立

楚子伐鄭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五

成公十五年

三

左傳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家氏曰晉楚爲成期以弭兵甫及三歲而楚伐鄭首禍也書楚子目其人而貶之非爵也

按此伏鄭陵之案罪在楚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穀梁傳月卒日葬不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其姬不可不葬其公也葬其姬則其不可不葬其公何也夫人之義不論君也爲賢者崇也

劉氏曰穀梁謂以其葬其姬不可不葬其公非也莊二十九年葬紀叔姬而不葬紀侯何哉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左傳秋八月葬宋其公於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五

成公十五年

三

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戍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

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澁閉門登陣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戍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

杜注蕩氏宋公族還害公室故去族以示其罪

程傳山去族害公族也

胡傳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華氏戴族也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氏沃而驕其公卒已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司君臣之訓而不能正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將止之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五

成公十五年

三

魚府曰元反必討是無桓氏也石曰彼多大勳國人所與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遂自止元於河上元歸使國人攻桓氏殺蕩山出魚石國然後定元之出奔晉與歸于宋皆不省文者著其正也書之重辭之複必有美惡焉辭繁而不殺所以予之也以不賴寵而出奔以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正可知矣蘇轍謂使元懷祿顧寵重於出奔則不能討此說是也山不書氏背其族也背其族者伐其本也人而無本人道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況於人而忍伐其本乎

杜注向戍向氏曰元將討山而力不能討故出奔奔而



國人許之討然後歸故其討之也族人莫救書法如此言其出入之正是以能討山也使元懷祿顧寵重於出奔必不能討矣鄭子產爲政豐卷將祭請田弗許卷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歸而逐卷亦猶是也

張氏曰鄭良霄之奔而歸也逆順與華元不同書法亦異良霄之入不再序而曰入逆也華元再序以與之又書曰歸則其出處之正從可知矣故例外通類而後例中之法可見也

王氏箋義曰華元初欲奔晉至河而復是未至晉者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五

成公十五年

三

也今以自晉歸宋爲文何也蓋其奔也欲求晉討強臣以張公室今爲魚石所止許討蕩氏則與晉討無異故周公爲王所復既而復奔晉君子以爲自絕於周書出以罪之華元爲魚石所止遂反其位春秋善之故書自晉歸于宋以成其志也

劉氏曰左氏云華元自止魚石五大夫此傳未可信也  
趙氏曰按傳魚石自請討蕩澤則是處無過之地矣既討之後何事魚石又奔假如魚石爲與蕩氏同族慙而自出則是知恥之人後不應卻入彭城爲亂也

魚石直與蕩澤同惡爾國亂用兵相攻則仇敵也如何自止乎

廬陵李氏曰華元之奔其奔而歸與鄭良霄之奔其奔而入事若相類然逆順之情不同故歸入之辭亦異鄭良霄之入不再書鄭良霄而宋華元之入再書宋華元所以予之也又據杜氏以爲元本未至晉春秋既書奔晉又書自晉歸者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此亦非也蓋書奔晉者著其亡已出竟書自晉歸而後殺山者著其反能討罪此春秋之情意也

公羊注引春秋說言宋公卒子幼華元以憂國爲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五

成公十五年

三

大夫山所譖出奔晉晉人理其罪宋人反華元而誅山故繁文大之也言歸者明出入無惡魚石與山有親恐見及故奔楚也此說亦近事情故胡氏以爲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如左氏說則魚石亦自知其罪又知華元之有大功寧自奔反華元華元又立向戌以存桓氏矣何至後來魚石親爲亂首入彭城以披宋乎故趙子辨之又曰誅有罪而稱國以殺者陳氏云不氏所以別其非無罪也以不氏見其罪則稱國者有司法守之辭也

按此書之詳所以予華元也其奔其歸其殺皆得正

魚石似賢但後楚伐宋以三百乘戍之則爲宋之亂臣而已

附錄左傳晉三卻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犂奔楚韓獻子曰卻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冬十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鮪邾人會吳于鍾離此會吳之始亦晉以諸侯之大夫爲會之始左傳始通吳也

杜注鍾離楚邑淮南縣 吳夷未嘗與中國會今始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五

成公十五年

三

來通晉帥諸侯大夫而會之故殊會

公羊傳曷爲殊會吳外吳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穀梁傳會又會外之也

程傳吳益強大求會於諸侯諸侯之厭往而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以見夷狄盛而中國衰也時中國病楚故與吳親襄十年桓之會十四年向之會與此同胡傳吳以號舉夷之也會而殊會外之也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吳

于鍾離于桓于向意在賤夷狄而罪諸侯不敢與之敵也夫以泰伯至德是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僭竊稱王不能居中國之爵號耳成襄之間中國無伯齊晉大國亦皆俛首東向而親吳聖人蓋傷之故特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

陳氏曰晉初與諸侯之大夫會吳也傳曰始通吳也於是大夫自爲會矣殊會齊桓公所以尊王世子也齊桓公以殊會會王世子厲公以殊會會吳吳之爲蠻久矣而與王世子同文甚矣厲公之爲中國患孫氏曰諸侯大夫不敢致吳子也吳子在鍾離故相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五

成公十五年

三

與會吳子于鍾離爾

家氏曰吳固姬姓泰伯之後而僭王稱用夷禮春秋雖欲同之中國有不可得也

永嘉呂氏曰向也爲中國患者楚而已與中國盟會者亦楚而已未有吳也自成之七年吳伐鄭始見於經於是吳爲中國患矣此年會吳于鍾離於是吳與中國盟會矣然所與同會者猶曰諸侯之大夫也咸之會桓之會則諸侯實與爲會矣馴致黃池之會遂與晉爭長而奄然主中國之會盟開門延盜以來斷髮文身之夷非晉之咎而誰耶

廬陵李氏曰晉之會吳六鍾離祖向善道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故以殊會書而稱國外之也于戚吳人來與中國之會而不為主故以列會書而稱人進之也黃池則吳晉兩霸而晉反爲吳後矣故亦以殊及書而稱子順內外之常著盟會之實也然殊會之說如公穀胡氏則以爲春秋外吳之筆如陳氏則以爲晉厲尊吳之文二意稍不同恐皆可用蓋惟諸國尊之爲主所以春秋外之爲夷也語亦互通至如王世子之書則桓公實能尊異之春秋順其事而書以美之耳然首止書公及見義事在所當欲鍾離書僑如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五

成公十五年

罕

會見非義之事非所當與謀也又曰吳之見經始於邾之伐盛於州來之入晉之通吳始於于蒲之欲會成於鍾離之往會始也以夷狄攻夷狄中國若未甚憂繼也資一夷狄以治一夷狄中國之本體虧矣按書法當以春秋外吳爲正謂晉厲尊吳意在責晉其說反小不如作春秋外吳而晉與之會其失自見

許遷于葉

左傳許靈公畏偃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穀梁傳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許復見也

高氏曰許微弱之國鄰於鄭鄭亟加兵今遂遷焉蓋畏鄭而南依楚故以白遷爲文

張氏曰葉汝州葉縣葉近楚而楚遷許以自近中國盟主不能安小國而使之昵蠻夷以求安春秋深以著小國之失所也

廬陵李氏曰許以此年遷葉昭九年遷夷十八年遷白羽定四年遷容城皆避鄭也又二年而滅於鄭游速矣觀其所主而成敗見許之逃中國而主楚其亦不善擇所從哉

按許偃于鄭而遷罪在鄭也謂許不當從楚其勢不

春秋詳說

卷三十五

成公十五年

罕

得不然所謂鹿死不擇音也許在鄭南豈能越鄭從晉卽晉亦不能越鄭鄰楚而庇許也

春秋詳說卷三十五終

春秋詳說卷三十六

牟陽再觀祖輯撰

成公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雨木冰

左傳

杜注寒過節冰封著樹

孔疏正義曰正月今之仲冬時猶有雨未是盛寒雨

下即著樹為冰記寒甚之過其節度

公羊傳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六

成公十六年

一

穀梁傳雨而木冰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

范注木介甲冑之象

胡傳雨木冰者雨而木冰也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未幾而有沙隨莒之事天人之際休咎之應焉可誣也而欲盡廢五行傳亦過矣

大全注前漢書劉向傳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

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乃集上古以來春秋六國至

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比類相從各有條目

號曰洪範五行傳 王安石曰劉向明災異為蔽目

著洪範傳以若訓如言人君之五事如天之雨暘寒燠風夫天人不相干豈可強合也 程子曰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但人以淺狹之見以為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言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

王氏曰陰陽和則雨兩者融陰陽之和氣以潤澤於草木者也今乃封著於木則陰勝而陽不足甚矣

高氏曰雨著木而成冰上溫而下寒也與隕霜不殺

菽相反劉向謂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後世雨

木冰多應在大臣天人之應或可推也漢儒之學豈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六

成公十六年

二

無所受但不當每事求合爾

按天人之應理固有之但難以事事求合 木冰近

世多有之只是寒氣凝木上非必因雨而成

附錄左傳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

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左傳滕文公卒

林注文公卒成公原立

高氏曰滕入春秋至今三書卒皆不名至是日之矣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左傳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洧敗退舍於夫渠不徹鄭人覆之敗諸洧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高氏曰鄭服中國五年矣至是附楚爲楚加兵於宋故書侵自是與楚同病中國諸侯之兵無寧歲矣

按書以譏鄭之反覆盟武城不書者卽伐宋可見也附錄左傳衛侯伐鄭至於鳴鴈爲晉故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左傳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侯也欒武子曰不可以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六

成公十六年

三

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卻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偃居守卻嬖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

程傳時以穆姜叔孫僑如將作難故師出後時

高氏曰晉失霸主之義不足以令諸侯恐諸侯厭惡

伐鄭之役特使卿來乞師實欲公親行爾

按鄭侵宋啓兵端晉大舉伐之徵兵於魯故書乞師類書亦以爲常矣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鄆伯戰于鄆陵楚子鄆師敗績

左傳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

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潰齊盟而食話言好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六

成公十六年

四

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遇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鄆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鄭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避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

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白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窵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閒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蹶合而加蹶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六

成公十六年

五

也張幕矣曰度下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蹕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土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三三曰南國蹶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蹶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

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韁之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六

成公十六年

六

附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卻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聞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癸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卻至從鄭伯其右蒯翰胡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唐荀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

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  
囚楚公子茂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  
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  
勇臣對曰好以眾整日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  
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  
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之使  
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天子  
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謙乎受而飲之免使者  
而復鼓且而戰見星未己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  
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六

成公十六年

七

御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  
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  
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  
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  
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  
謂

杜注鄢陵鄭地

公羊傳晦者何冥也何以書記異也敗者稱師楚何以  
不稱師王夷也王夷者何傷乎矢也然則何以不言師  
敗績未言爾

穀梁傳日事遇晦日晦四體偏斷日敗此其敗則日也  
楚不言師君重於師也

胡傳不書師敗績以其君親集矢於目而身傷爲重也  
當是時兩軍相抗未有勝負之形晉之捷也亦幸焉爾  
幸非持勝之道范文子所以立於軍門有聖人能內外  
無患蓋釋楚以爲外懼之戒乎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  
遂忘矣卒有欒氏之譖而誅三卻國內大亂聖人備書  
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高氏曰晉將伐鄭鄭告于楚楚子遽引師而來於是  
晉不暇俟諸侯之兵先與之合戰而敗之我既未致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六

成公十六年

八

伐於彼彼亦非來伐於我故直言戰而已

劉氏曰戰而言及者主是戰者也猶曰晉侯爲志乎  
此戰也云爾

汪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國勝楚者惟城濮鄢  
陵而已自宋襄泓之敗楚賴衡行諸夏至城濮而沮  
其志自荀林父邲之敗楚之陵駕尤甚嬰齊盟蜀諸  
侯之大夫從之者十有一國至鄢陵而挫其鋒前此  
未有中國諸侯助楚以戰中國者惟鄢陵之役鄭伯  
佐楚其以敵晉使無呂錡射目之勝則楚將以鄭爲  
援長驅中原其害可勝言耶所可惜者厲公始無制

勝之大計不能堅忍持重從樂書固壘之謀以困楚終乏持勝之實德不能修政於內而徒務求逞於外是以三假王命以伐鄭而鄭終不服聽讒譖之言而刀鋸日弊卒及於難迹其所爲去楚虔無幾耳由是論之鄢陵之戰固不可不勝而厲公無取勝之道所以不遂霸也

廬陵李氏曰公羊以晦爲晝冥記異也以上文丙寅朔考之則甲午正二十九日穀梁是也

按楚橫鄭狡得此一勝稍創之快舉也直書楚子敗績所以深示其辱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六

成公十六年

九

###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左傳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汪氏曰楚審躬臨戰陳以罷卒致敗而集矢於其目乃歸咎於司馬側而殺之亦異於秦穆之不替孟明者矣傳稱王使止之弗及而死亦猶頡之止得臣曰

無死蓋亦僞耳嬰齊身爲令尹以將左軍與側相惡使敵國謀臣知其莫有關心而委罪於側何耶春秋稱國以殺不去其官著楚君待臣之失也書法與殺得臣同

高氏曰凡楚師之敗必行兵法於主將而死之春秋之世楚實強於天下其所以能強者兵強也兵所以能強者將帥之力也將帥之所以力者賞罰行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敗績者凡十有六而楚居二焉城濮之敗殺得臣鄢陵之敗殺公子側柏舉之敗襲瓦逃刑而奔鄭至於中國之敗績凡十有三不聞加兵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六

成公十六年

十

法於一主將者國勢浸弱遂成姑息漢魏而下率皆踵之端可爲鑑

按王傷軍敗子反飲酒至醉其死不足卹難與子王並論也

###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左傳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壤墳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壤墳申宮傲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於公宮



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卻曄曰魯侯待于壞  
墮以待勝者卻曄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  
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

杜注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

穀梁傳不見公者可以見公也可以見公而不見公譏  
在諸侯也

程傳晉怒公之後期故不見公君子正己而無恤乎人  
魯之後期國難故也晉不見爲非矣彼曲我直故不足  
恥也

胡傳臣子之於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爲尊者諱爲親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六

成公十六年

十一

者諱禮也聖人假魯史以示王法其於魯事有君臣之  
義故君弑則書薨易地則書假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  
遜屈已而與強國之大夫盟則書及叛盟失信而莫適  
守則沒公而書會凡此類雖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公必  
隱避其辭以存臣子之禮然則沙隨之會晉不見公是  
魯侯之大辱深可恥焉者矣曷爲直書其事而不諱乎  
曰春秋伸道不伸邪榮義不榮勢正己而無恤乎人以  
仁禮存心而不憂橫逆之至者也沙隨之會魯有內難  
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譖怒公而不  
見曲在晉矣魯侯自反非有背仁棄禮不忠之咎也昔

曾子嘗聞大勇於夫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  
地之間沙隨之不見於公何歎乎直書而不諱者示天  
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身應物如此其垂  
訓之義大矣

唐陳氏曰公不及鄆陵之戰且誣於宣伯晉侯不察  
其實而信其誣是罪不在公故書以彰晉侯之信誣  
明我公之無罪

汪氏曰聖人嘗言諸愆不行可謂明也已矣晉厲聽  
叔孫僑如之譖而不見公于沙隨晉昭聽祁苞之愬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六

成公十六年

十二

而不使昭公與盟于平丘自晉人觀之皆曰所以討  
魯之貳也然沙隨之後又執季孫行父而從楚之鄭  
三伐不服平丘之後執季孫意如以歸晉昭如晉又  
止之而諸侯之貳於晉者自若也蓋以晉之責魯非  
義故不足以令諸侯也晉厲之所以不克終而晉昭  
遂失霸業考諸沙隨平丘之事有見之矣  
按魯國有事而晉不察其實書不見公公亦不能自  
明也然在晉只是常事爾

公至自會

公羊傳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公不見見大夫執何

以致會不恥也曷爲不恥公幼也

石氏曰公之此行內有僞如之患外不見於霸主故危而致之

劉氏曰公羊云曷爲不恥公幼也非也公卽位今十六年豈得云幼哉

附錄左傳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卽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六

成公十六年

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王臣始會伐

左傳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爲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松注尹子王卿士子爵

高氏曰楚師旣敗而鄭猶不服見晉政之數於人矣

晉爲曹伯請於天子因假王命以再伐鄭故以尹子主會也宋衛以後至不書是役也晉尙以僞如之譖不使公與其事

陳氏曰會伐未有書王人者此其書尹子何初以王卿士與伐也春秋不以諸侯用王師陽處父之救江王叔桓公不書前年伐秦之役劉子成子猶不書也於是厲公恣矣初以尹子與齊國佐邾人序甚矣厲公之無道也

汪氏曰前此未有以王臣與伐者桓文之大征伐雖不請命而專行然猶以尊周安夏爲心未嘗瀆王臣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六

成公十六年

七

以臨師旅比於假天子之命而威諸侯者尙爲彼善於此也厲公嗣霸以私怨伐秦則挾劉康公成肅公以偕行以攜貳而爭鄭則要尹武公單襄公而屢往於是王臣奔走道塗輒不及息而爲霸者之用矣春秋於伐秦不書劉成者所以削其請王師而著因行朝王之慢也於伐鄭游書尹單所以彰其瀆王臣之失也夫苟伐秦書劉成則爲朝王請命而伐秦爲善矣伐鄭不書尹單則無挾王臣之罪而討貳抑楚不爲過矣聖人筆削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廬陵李氏曰經書王臣會伐者此年尹子十一年尹

單其冬單子皆伐鄭也定元年劉子則侵楚也皆假天子之威而服人者也如左氏說則王官會伐自單伯始然與例不合也

按晉獨戰而勝楚及伐鄭魯待晉逆宋齊衛皆失軍諸侯兵之不足恃如此徒借其聲勢耳

### 曹伯歸自京師

左傳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公羊傳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易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在內則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六

成公十六年

五

何以易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穀梁傳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出入不名以爲不失其國也歸爲善自某歸次之

程傳曹伯不名不稱復歸王未嘗絕其位也自京師王命也

胡傳曹伯不名其位未嘗絕也不絕其位所以累乎天王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釋有罪也善不蒙賞惡不卽刑以堯爲君舜爲臣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實諸刑典而使

復國則無以爲天下之共主矣

陸氏曰曹伯之篡罪莫大焉晉侯討而執之其事當矣王不能定其罪失政刑也書曰歸自京師而不名曹伯以深譏王也

啖氏曰諸侯在他國則是失地之君故反國則名之今曹伯在京師而王不黜之是不失國故不名也高氏曰不書復不與其復也篡逆之人殺君之嗣子而自立既列於諸侯之會又赦於天子之庭是率天下而入於亂耳

汪氏曰前書同盟于威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此書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六

成公十六年

六

公會尹子晉侯伐鄭曹伯歸自京師而晉厲之操縱由己刑政無常其罪亦不可揜矣

廬陵李氏曰晉文執衛侯歸京師與晉厲執曹伯歸京師一也然晉文書人而晉厲得書侯者文公以私怨討衛厲公以公罪討曹也衛侯之歸與曹伯之歸一也然衛不書自京師而曹伯自京師者釋衛主於責晉而釋曹則主於責王室也書法精矣詳見僖二十八年執衛侯下

劉氏曰穀梁云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非也曹伯之惡學者知之穀梁子不知耳又云歸爲善自某歸

之亦非也。衛元咺，衛侯何善之有？且自某者明某有奉焉，爾明不爲善，不善設也。

按左傳：曹伯之歸，權由晉侯而經書歸自京師，則天王不能討罪人與有責焉。

###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

莒公作招

左傳：宣伯使告卻曄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靈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莒，公遷待於鄆，使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六

成公十六年

七

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曄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爲讎治之，何及？卻曄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

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

杜注：若，晉地。舍之，若王明不以歸，不稱行人，非使人。

公羊傳：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三帑矣。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成公將會厲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六

成公十六年

八

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爲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穀梁傳：執者不舍而舍公所也。執者致而不致，公在也。何其執而辭也？猶存公也。存意公亦存也。公存也，程傳：寘之于莒也。

劉氏曰：稱人以執，非伯討也。此其爲非伯討奈何？晉侯用叔孫僑如之譖，不見公執季孫行父，執之者以歸也。執而未至，故不可言以歸。而著舍之于莒，上焉此春秋別嫌明微，慎用獄之意也。

張氏曰：舍去聲，或作捨，非也。下書行父盟卻曄，則著

其釋行父矣

劉氏曰公羊云代公執故仁之夫國有罪而執其正卿禮也春秋何故仁之乎

按舍去聲謂居之也若如字讀則是放舍之意放舍而不爲之禁以公未歸故行父欲舍而猶不歸 書歸書舍見晉侯聽譏而肆行無禮

###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左傳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

高氏曰季孫得釋將與公偕歸故僑如懼罪而出奔魯人立其弟豹以爲叔孫後是謂穆叔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成公十六年

九

按僑如有罪而奔

###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鞫盟于扈

左傳十二月季孫及卻鞫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

豹于齊而立之

高氏曰晉釋行父行父自若且與卻鞫爲此盟也

高郵孫氏曰不書釋而書晉大夫與之盟則釋之可知矣

知矣

汪氏曰晉不見公而盟季孫晉人下比之端兆於此矣

按不見公而執行父舍之又與之盟知權在季氏爾

公不足較也

### 公至自會

高氏曰大夫執則致行父不致者公待行父偕歸焉舉公爲重也然公未嘗爲會而曰至自會者有託焉爾夫沙隨之會既不見公伐鄭之會又不得與而國之宗卿於是見執公彷徨於外以求自明於晉僅能使僑如見逐季孫受盟而公免於難焉方秋而出盡冬而歸始以伐鄭出奔而不得與乎其事君辱臣執亦國之深恥也及公之歸不可以伐鄭致故託曰至自會以見公之不與於伐鄭也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成公十六年

二十

張氏曰君臣同出以君致也伐鄭不致而致以會者公之危不在於伐而在於會也

按前書公會伐鄭其實不與伐鄭故至會爾會雖不見原爲會往也

附錄左傳齊聲孟子通僑如使立於高國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閒於卿 晉侯使卻至獻楚捷於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乙酉刺公子偃

左傳

杜注偃鉏二公子公庶弟

穀梁傳大夫日卒正也先刺後名殺無罪也

胡傳按左氏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戰于鄆陵之日公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壤隤申宮微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宣伯使告卻曄曰魯侯待于壤隤以待勝者卻曄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六

成公十六年

王

見公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卻曄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盍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不然歸必叛晉人執季文子于荅丘公還待於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曄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

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季孫及卻曄盟于扈歸刺公子偃

高氏曰公之將行穆姜指偃與鉏曰皆君也鉏尚幼則姜之意在偃也公以是歸而刺之然公子賈成衛不卒成刺之明言其罪此直云刺者言其罪者著其事實以明得其罪也不言其罪者刺非其罪也是以謹而日之

臨川吳氏曰偃雖為穆姜所指然不過脅公使從己爾未見姜真有廢立之謀而偃實有今將之心也今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六

成公十六年

王

僑如既逐成公當修身齊家以感化其母威權在己則偃雖真有邪謀亦焉所施乃不能制其母而怒其弟竟殺之其視舜之所以處象者為何如也公子者非氏也屬也言先公之子也而可殺乎

按穆姜皆君之言出於偶然非有成謀偃何罪乎書刺蓋謂若盜殺之穀梁殺無罪可從劉氏駁之未是

十有七年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括公作結

左傳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

高氏曰晉命也凡爲他人興師者皆書侵以譏之據左氏鄭侵晉衛救晉侵鄭夫鄭雖背晉猶畏晉之強豈敢興師自與晉抗乎此必不然雖楚來入中國亦不過侵伐宋衛而已觀經之所書事實可見

按高氏謂鄭不敢侵晉最是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左傳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孺爲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戊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

杜注單襄公王卿士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六

成公十七年

三

二卿會之

汪氏曰成王少子臻食邑於單至襄公世爲王卿士高氏曰晉假王命討鄭重以王之二卿士晉主兵先尹單以王命爲重也夫晉厲之失道而能數合諸侯力捍強楚者由假王靈扶義以令天下也

陳氏曰王人未有書二卿者書二卿皆與伐也

按晉會諸國伐鄭不及其國都意在會盟以張威而不深入也是時楚且救鄭若深入則與楚遇而戰矣附錄左傳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

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左傳尋戚之盟也

穀梁傳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

程傳諸侯同病楚也

蘇氏曰齊晉之盛天子之大夫會而不盟尊周也柯陵之會尹單始與諸侯之盟自是習以爲常非禮也辭氏曰前此征伐未嘗出王官也未嘗盟卿士也去年王官出今年卿士盟三伐鄭而鄭不服無益於事徒以爲亂而已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六

成公十七年

三

陳氏曰崔泉之盟諱王子虎於是不諱曷爲不諱會伐未有書王人者惟厲公特書之會盟不足諱焉爾廬陵李氏曰王臣與盟而書同者三柯陵尹單雞澤單子平丘劉子也諸侯要言以不信加王官失王甚矣春秋不重言諸侯所以見二子之與盟也至於書同則同外楚而已不爲尹單劉子而書同也胡氏說詳見雞澤下

秋公至自會

左傳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穀梁傳不曰至自伐鄭者公不周乎伐鄭也何以知公

之不周乎伐鄭以其以會致也何以知其盟復伐鄭也  
以其後會之人盡盟者也不周乎伐鄭則何爲日也言  
公之不肯柯陵之盟也

臨川吳氏曰方欲聲鄭之罪以致伐而楚救已至諸  
侯畏楚而還未嘗得致伐也故不以伐致而以會致  
張氏曰公得罪於晉未久而晉侯自是益驕則公之  
危不在於伐而在於會則致必以會錄也

廬陵李氏曰此條伐後而盟故以會致此即穀梁二  
事偶則以後事致之例也與襄十一年伐鄭會蕭魚  
至會定四年侵楚盟皋鼬至會書法同而穀梁於此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六

成公十七年

三

乃曰不至自伐鄭者公不周乎伐鄭也解者曰周信  
也公逼諸侯爲此盟爾意不欲更伐鄭是自違前例  
爲此無據之言矣張氏又曰公之危不在伐而在會  
以得免於霸主爲幸故致必以會錄也亦似穿鑿  
按此至只是依常例書之不必深求李氏辨是

### 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傳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闕  
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  
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  
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

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別鮑牽而逐  
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  
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爲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  
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  
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  
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  
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襄陵許氏曰靈公不公其聽自沈帷牆奔其世臣以  
長禍亂悲夫唯巧言能使閉門索客者爲將不納君  
也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六

成公十七年

三

按齊靈聽孟子之訴鮑牽逐高無咎無咎奔莒孟  
子淫亂君不能制或於其言而逐世臣書以譏齊之  
無政刑不言逐者無故出奔意自見也

### 九月辛丑用郊

左傳

杜注九月郊祭非禮明矣書用郊從史文

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  
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  
穀梁傳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  
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



不備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胡傳郊之不時未有甚於此者也故特曰用郊用者不宜用也或曰蓋以人饗叩其鼻血以薦也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况敢用人乎

問劉原父謂用人於郊按左氏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鄆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左氏言始用人於亳社者謂此年初以人祭社也竊疑成公以九月祭天所謂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六

成公十七年

三

用者不宜用也若以此年用人於郊則昭十年不應言始用人於亳社矣又左氏素好誇誕若成公果用人於郊豈不張大其事而記之乎如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楚師執蔡世子有用之岡山當時子魚申無字皆有言矣若成公果用人以祭豈舉魯國之人無一言乎按邾楚季氏皆是執獲仇敵之人快意於山川之社成公之時未聞執獲仇敵之人又無背叛之賊豈至殺一無罪祭上帝哉於理有必不然矣但書九月用郊其失時失禮自顯然可見何必以爲用人乎權衡曰公羊謂九月非所用郊也五月郊何

以不加用乎五月豈所宜郊乎且如公羊之言但譏郊失時耳直曰九月郊理豈不明而加用乎按定十五年哀元年上半年言饕餮食郊牛改卜牛事故下文直云五月辛亥郊此上下皆無連文直書九月辛丑郊則文勢不備故特書用字耳若以何必加用則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又何以加用乎茅堂胡氏曰郊之非時莫甚於此故特書用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况敢用人乎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用有用幣用牲用田賦用鄫子用致夫人皆不宜用之文杜氏從史文之說無義理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六

成公十七年

三

不可從

按用字無上下文可疑恐有脫誤他處用字皆有文義此用字難爲說

### 晉侯使荀息來之師

師氏曰請王命以討有罪宜糾合諸侯以尊王命奉辭以往無敢或後可也乃使大夫乞師於魯耶以盟主而乞師已爲卑辱况以王之卿士主兵乃言乞師其卑王室以誤寵諸侯也甚矣夫欲仗天子之威以討叛伐貳而乃先爲此卑辱欲望鄭畏威得乎哉按乞師自是晉事若以王命爲說似是旁意

冬公會單于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左傳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

穀梁傳言公不肯柯陵之盟也

孫氏曰鄭與楚比周晉厲三假王命令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服中國不振可知也

按此書伐鄭圍其國較前為深入矣然聞楚救而退鄭仍不服論者多謂晉怯愚以為此晉人之謀所以擾亂鄭楚本無心於戰非不知有楚救而聞之即退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成公十七年

无

左傳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杜注不書圍畏楚救不成圍而還

汪氏曰王官下臨諸侯景從以卻已敗之楚服懷貳之鄭宜若振槁然夏伐鄭楚師至而諸侯還冬伐鄭楚師至而諸侯還望風卻走何哉蓋厲公戰勝鄢陵驕佚放恣顯於用武慢於尊王是以諸侯無同心戮力之誠鄭不畏而楚復肆非中國之力有不足蓋厲公之德有歉爾有嗣霸之資而以無道行之惜哉廬陵李氏曰晉自鄢陵以後兵威非不振霸事非不舉而鄭卒不服者以厲公無服人之德也

王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脹脹公作軫製作蜃

左傳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王申至于狸脹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眾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

杜注十一月無王申日誤也狸脹闕

公羊傳非此月日也曷為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為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為公請公許之反為大夫歸至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成公十七年

三

于狸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然後卒之

穀梁傳十一月無王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其地未踰竟也

蘇氏曰大夫卒不地其地在外也

劉氏曰春秋故史也有所不革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公羊謂待君命然後卒大夫非也公孫敖卒于齊彼不待君命何為卒之哉穀梁傳王申乃十月致公而後錄臣子亦非也昭公在外叔孫婁卒則何不待致公而錄之乎

廬陵李氏曰以下文十二月丁巳朔推之則王申爲十月十五日故穀梁曰致公而後錄其卒臣子之義也公羊曰待君命而後卒大夫也二說雖小異而大意則同獨杜氏以爲誤恐杜氏是左氏紀夢瓊瑰事怪不足取

按此恐是日誤遂起紛紜之說

附錄左傳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廬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六

成公十七年

三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左傳

林注定公卒宣公慳立

晉殺其大夫卻鎬卻犇卻至

左傳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而嬖於厲公卻鎬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卻犇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卻氏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枝告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六

成公十七年

三

公曰此戰也卻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卻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卻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卻至奉冢寺人孟張奪之卻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卻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卻氏聞之卻鎬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卻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

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王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卻氏長魚矯請無用眾公使清沸離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卻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

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卻氏卻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公遊於匠麗氏樂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勾士勾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穀梁傳晉禍於是起矣

張氏曰卻氏雖多怨既爲大夫則君之股肱也厲公不正其有罪無罪而用嬖幸胥童長魚矯之計一朝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六

成公十七年

三

殺三卿又劫樂書中行偃能無及乎此春秋所以列書而深罪之也

按三卻之殺皆無罪至尤可取若依錡言則厲公早見弑矣

### 楚人滅舒庸

左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廼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

任公輔曰舒庸東夷偃姓之國地譜廬州城下舒城薛氏曰舒庸舒之別種也詩曰荆舒是懲則荆舒之國皆非一種也春秋之始荆舒皆以名見舒庸舒蓼

舒鳩之滅荆舒一於楚矣

高氏曰楚既摧敗而其餘烈猶足以滅國於要荒使其得志於鄢陵則毒被華夏豈勝道哉晉敗于郟之後書楚子滅蕭是也此書滅舒庸著中國能折其鋒使不得爲我患者晉厲之成勞也蓋厲公有宏才而無令德是以威震於外而亂生於內身雖不終功亦足錄

按滅國稱人貶也楚之滅舒庸猶晉之滅赤狄各去其肘腋之患也

附錄左傳閏月乙卯晦樂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卻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六

成公十七年

三

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家氏曰三卻之死晉厲殺之也胥童之死書偃殺之也春秋一以國殺爲文著胥童導君作難而其君由是以殞童亦晉國之罪人也人臣與君俱死於難是之謂死節胥童與厲公先後死春秋繫之國殺爲其有當討之罪也使童大節可錄則必用孔父牧息之例繼其君而書死矣

高氏曰宋督殺孔父而弑殤公春秋書及其大夫書

偃殺胥童而弑厲公而書晉殺其大夫蓋孔父忠於  
殤公者也胥童嬖於厲公者也嬖臣道君爲不道亡  
其身以及其君故春秋兩志之以爲萬世戒  
臨川吳氏曰左傳所載殺胥童者書偃也而書國殺  
蓋二子當國而以國法殺之

按胥童有罪而書法與三卻同以見謀殺人者人亦  
殺之也美惡不嫌同辭此其一端

###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左傳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  
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六

成公十八年

奎

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於清原周子曰孤始願  
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  
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  
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  
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周  
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杜注不稱臣君無道

林注厲公弑悼公周立

穀梁傳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

胡傳弑君天下之大罪討賊天下之大刑春秋合於人

心而定罪聖人順於天理而用刑固不以大需釋當誅  
之賊亦不以大刑加不弑之人然趙盾以不越境而書  
弑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弑鄭歸生以憚老懼讒而  
書弑楚公子比以不能效死立而不書弑齊陳乞以廢  
長立幼而書弑晉欒書身爲元帥親執厲公於匠麗氏  
使程滑弑公而以車一乘葬之於翼東門之外而春秋  
稱國以弑其君而不著欒書之名氏何哉仲尼無私與  
天爲一笑獨於趙盾許止歸生楚比陳乞則責之甚備  
討之甚嚴而於欒武子閻略如此乎學者深求其旨知  
聖人之誅亂臣討賊子之大要也而後可與言春秋矣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六

成公十八年

奎

問胡氏傳欒書弑晉厲公事其意若許欒書之弑何  
也朱子曰文定之意蓋以爲欒書執國之政而厲公  
無道如此亦不得坐視爲書之計厲公可廢而不可  
弑也張洽言傳中全不見此意曰文定既以爲當如  
此作傳雖不可明言豈不可微示其意乎今累數百  
言而其意絕不可曉不知何謂也

王氏曰經不罪欒書中行偃而稱國以弑者以厲公  
之惡有以取之孟子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知此然後知聖人之於天道

張氏曰聞之師曰稱國以弑者眾弑其君之辭也孟

子論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厲公之過大矣既用小人殺戮無辜舉朝諸卿不保首領書偃晉之世臣以社稷爲心可以行易位之權而程滑遽弑之故稱國以弑而不言二臣分其惡於眾也悼公遂不臣者七人而不誅書偃非里克寧喜之比故也

臨川吳氏曰春秋之作正爲誅亂臣討賊子也趙穿弑靈公傳不言盾使而經書趙盾弑君程滑弑厲公傳以爲樂書中行偃使之而經止書國弑何也曰此春秋之所以別嫌明微也蓋靈公之不君其惡未加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六

成公十八年

三

於一國欲殺趙盾而趙穿爲盾弑之實盾之所欲弑也故春秋誅盾爲首惡厲公之無道剛暴不仁偏得罪於一國樂書中行偃執公而殺其輔君爲惡之變臣蓋將以匡晉國而未有弑君之心也程滑因國人之所共怒而弑公蓋非書偃之專謀也故書國弑若獨書書偃則罪歸於二卿而一國之人得免於弑君之惡矣曰二卿執公可乎曰孟子云諸侯危社稷則變置樂書當國之卿厲公既誅三卿矣不可誅也必將大亂晉國坐視社稷之隕則亦何以爲國卿乎故將廢置而更立焉國人遽弑其君聖人不以首惡加

二子非縱之也蓋辨是非定邪正以示萬世左氏使程滑之言非經意也

廬陵李氏曰晉霸在靈成景厲之世其權卑於列國矣楚莊乘晉之衰其事進乎方伯矣然春秋書霸在晉不在楚者存中國也自文六年盡成十八年凡四十九年爲靈成景厲之繼霸李氏曰靈公政墮柄分無抗霸業之志成公力弱事淺無霸諸侯之權景公心勞謀外無制中夏之略厲公外強中乾無服人心之道四君雖執夏盟非復文襄之舊矣靈公以少主莅強卿上驕下肆楚始爭鄭蓋將嘗試晉政於是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六

成公十八年

四

狼淵之師此非細故也而救鄭之役止書晉人衛鄭欲介魯以求通蓋未忘晉德於是爲沓紫之會此關大勢也而新城之盟晉侯不出扈之盟曰討齊難扈之會曰平宋難蓋君臣之大倫人道之不可廢此豈常變也或求賂以免或無功而還范山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夷狄謀取其霸方且沈溺宴安厚斂以雕牆輕殺以復諫欲不亡得乎故曰無抗霸業之志也成公若有其志矣內難甫靖履國未長四年而後始出偏師以侵陳黑壤與扈二會僅能再台列國而已黑壤以服鄭扈以服陳亦庶幾改物也然

始之不能有爲者凡數年外而楚人三歲三伐鄭晉無攘卻之謀內而鄭子家弑君晉無討賊之刑諸侯何所觀焉故曰無主諸侯之權也景公若能收其權矣規模失序徒勤諸侯不能首合與國大修同盟以治卽異之黨使楚人得號令于辰陵乃且亟會攢面求好於戎狄以爲先務是孰緩孰急也不能謀少西氏之逆以誅陳之惡使楚得行方伯之事乃且修房帷一笑之憾與大師以伐齊得已不已是孰重孰輕也不能統一六師蒐繕卒乘以一矢遺楚使邲不振旅爲中國羞乃伐虜咎如滅赤狄哆然言功是孰害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六

成公十八年

无

孰利也蟲牢馬陵于蒲晚年三會竟莫駕楚故曰無制中夏之略也厲公若有其略矣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數得志觀厲公不特純以汰心行之亦假義飾譽者也歸于京師而後正曹負芻之罪請于王官而後進駕鄭之威此類可欺世自掩矣晉之所忌曰楚曰吳曰秦曰狄厲公自交剛敗狄而狄服會京師伐秦而秦恐戰鄢陵勝楚而楚弱會鍾離通吳則吳成四鄰無覺而諸侯反貳是以沙隨魯猶未快也而求多季孫柯陵伐鄭猶未已也而再塵單子諸侯無患而蕭牆反危是以三卻之誅成而匠麗之難萌故

曰無服人心之道也

按弑君以其私則書人所以儆臣之不忠弑君不以其私則稱國所以儆君之無道如晉厲公之虐人不自保國人同欲其亡故稱晉以弑

### 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傳齊爲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弋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六

成公十八年

罕

杜注國佐本疾淫亂殺慶克齊以是討之嫌其罪不及死故傳明言其三罪

張氏曰無咎奔於去年之秋而鮑牽剛齊靈可以省母之言是非矣國佐叛而後復之意靈公非不知國佐之直與慶克之內亂宮闈也卒殺國佐則靈公之知又下魯成數等矣保姦如此因慶克以成慶封黨賊之禍慶封逐而政歸於陳氏皆靈公蔽塞聰明惟婦言是用所致也國佐不能見幾而去以邑叛君又仕危亂之朝身死宮闈非不幸矣

襄陵許氏曰慶克作惡濁亂中閭譖害大臣不誅不

詰使國佐無所發其忠憤起而殺之顧爲俱靡而已於是因以爲國佐罪

廬陵李氏曰此爲齊崔慶專國之始事也

按國佐據穀以叛雖志在除惡而自處未善故致殺身之禍齊靈徐關之盟非誠心又謀出其子於外而殺之書齊殺其大夫罪君之意居多於是齊之世卿高國鮑皆衰而崔慶強矣

附錄左傳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卽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六

成公十八年

聖

武爲卿荀苟家荀會樂靡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石行辛爲司空使修士蔭之法并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過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驕屬焉使訓羣驕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偏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朱子曰晉悼公甚次第他才大段高觀當初人去周

迎他時只十四歲他說幾句話便乖便有操有縱纔

歸晉做得便別當時厲公恁地弄得狼當被人擒援胡亂殺了晉室大段費力及悼公歸來不知如何便被他人做得恁地好恰如久雨積陰忽遇天晴光景便別赫然爲之一新問勝桓文否曰儘勝但桓文是白地做起來悼公是見成基址某嘗謂晉悼公宇文周武帝周世宗三人才一般都做得事都是一做便成及纔成又便死了不知怎生地

公如晉

左傳朝嗣君也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六

成公十八年

聖

夏楚子鄭伯伐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左傳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郝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郕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閒吾譽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爲晉



必恤之

杜注彭城宋邑

胡傳此伐宋以納魚石其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何也  
劉敞曰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  
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諸侯託於諸  
侯禮也大夫託於諸侯非禮也其言復入者已絕而復  
入惡之甚者宋魚石晉樂盈是矣

汪氏曰諸侯失國而諸侯納之春秋皆不書惟書納  
顛子納北燕伯譏納者之非正也况納大夫乎楚莊  
納寧行父于陳使之復爲大夫春秋猶譏之况納叛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六

成公十八年

四三

臣而據地以逼其君乎書伐書復入而不言納見魚  
石之復入由楚鄭之伐也

孫氏曰此楚鄭閒晉之變伐宋取彭城與魚石守之  
以逼宋也其曰宋魚石復入于彭城者不與楚鄭伐  
宋取邑以與宋叛臣也故以魚石自入犯君爲文  
蘇氏曰魚石之書復入而先言楚鄭之伐以著其納  
亂臣也故不言自楚而曰復入不言叛者將以亂國  
非直叛君而已故魚石樂盈之罪重於趙鞅宋辰也  
陳氏曰奔大夫復不書莊閔以上有書歸若入者矣  
則皆不書奔者也奔而言歸自衛元咺始咺訟其君

者也雖然歸猶言自也若宋魚石晉樂盈是賊而已

矣故魚石不言自楚樂盈不言自齊

廬陵李氏曰經書復入者止魚石樂盈大夫無繼世  
故稱復者已絕之辭稱入者甚逆之辭

劉氏曰左氏云凡去其國國逆之曰入復其位曰復  
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今按事與例合者少  
與例違者多注者或託之從赴不復可信也

按楚鄭伐宋是其本謀而納魚石是借端以亂宋故  
上書伐宋下書魚石復入不見楚鄭納以見非與他  
專納者比也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六

成公十八年

四四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  
是乎有禮

襄陵許氏曰公朝始至而聘使繼至晉悼之下諸侯  
肅矣此列國之所以睦而叛國之所以服也  
按句聘以見晉悼之賢另是一番氣象

秋杞伯來朝

左傳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  
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爲昏  
附錄左傳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

八月知子來朝

左傳八月知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汪氏曰成公末年杞邾相繼來朝蓋皆謀從晉耳

築鹿囿

左傳書不時也

杜注築牆為鹿苑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為也

穀梁傳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范注築牆為鹿地之苑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六

成公十八年

聖

楊疏范知非為鹿築囿而以鹿為地名者案即囿既是地名則此鹿亦當是地名徐邈何休皆云地名天子囿方十里伯方七里子男方五里言魯先有囿今復築之故書以示譏則即及蛇泉亦是譏也案毛詩傳云囿者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與徐何二說別者詩傳蓋據孟子稱文王囿七十里寡人三十里故約之為天子諸侯三十里耳未審徐何二家據何為說也  
高郵孫氏曰春秋興作皆書雖城池之固門廄之急無遺焉重民力也况耳目之說一身之娛哉

襄陵許氏曰大夫擅國威權日去而公務自娛於鳥獸草木是謂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張氏曰孟子謂齊宣王曰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葬於國中成公之鹿囿雖未至此然後日之築即囿蛇淵囿亦師師非度至戰國而極耳勞民以獨樂此春秋所謹也

廬陵李氏曰築囿三始於此年成公自朝晉而歸士句來聘杞和交朝蓋晉悼之初欲親魯以成霸業故致此耳而成公遽自以為安肆意於苑囿之樂所謂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六

成公十八年

聖

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教者也

按周之八月夏之六月也暑日興作有妨民事况囿為不急之務乎依杜氏當是築苑養鹿想亦無大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左傳言道也

穀梁傳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廬陵李氏曰成公在位十有八年自鞏戰以後汝陽未歸之前魯事晉甚謹自汝陽歸齊之後魯之於晉嫌隙已生然方其事晉也東離於齊南屈於楚三甲

作而兵政變四卿將而公室弱魯已無一事之可取矣及其得罪於晉也會葬而見止來聘而及盟涉隨困若亡執而辱於外僑如讒夫人失德而亂於內魯自隱公以來未有如是者也及其末年幸悼公之興國家無事而又一時諸臣如季文子孟獻子子叔聲伯臧宣叔臧武仲皆賢智之資故能維持協贊以緩內難不然魯蓋不可為矣李氏曰四卿得志於齊僅能免二鄙之侵而十年三朝三聘於晉不能免沙隨若亡之辱如京師似可求尊周之名而會盟於蜀莫掩服夷之恥成公得不救失而不悟其非也斯言信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成公十八年

楚

### 冬楚人鄭人侵宋

左傳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汪氏曰前書楚鄭伐宋魚石入彭城此書楚鄭侵宋而不曰救彭城彭城不可救也比事考之黨叛臣之迹見矣荆楚蠻夷不足責也鄭附夷而崇姦何至若是之甚乎故特貶而人之序鄭於楚下以著其惡然晉悼公一出師而楚師還異於楚師至而諸侯逐還

者矣

廬陵李氏曰齊桓霸業始於平宋亂晉文霸業始於釋宋圍悼公霸業又始於彭城之救宋故曰成霸安疆自宋始矣前則楚鄭皆稱爵而書伐今則楚鄭皆稱人而書侵晉之勢漸盛而楚之勢漸衰矣按晉悼出師得恤鄰之大義楚鄭皆退開首便有可觀

###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魴公作彭經書乞師止此

左傳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虢季亦佐下軍如伐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六

成公十八年

吳

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襄陵許氏曰悼公復興霸業而乞師以救宋猶遵厲公故事元年而後遂無乞師則召兵而已矣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知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

左傳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

杜注虛打宋地

高氏曰諸侯師至而楚鄭之師已退故宋人辭諸侯

而請其師以圖彭城而先爲此盟也

陳氏曰崔杼嘗奔衛不言歸其再見何齊納以爲大夫也向也曰崔氏今日崔杼則已爲大夫也前年逐高無咎今年殺國佐而杼富國已而殺高厚齊無世臣矣於是伐莒伐魯皆杼帥師焉而後弑齊之禍靈公爲之也

襄陵許氏曰襄公不會在喪故也悼公所以仁諸侯也

按此晉悼會盟之始於是諸侯無貳志矣

###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六

成公十八年

杜注

### 左傳書順也

杜注墓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靖世適承嗣故曰書順

## 春秋詳說卷三十六終

## 春秋詳說卷三十七

牟陽冉觀祖輯撰

### 襄公

胡傳公名午成公妾定姒之子四歲卽位在位三十一年諡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 元年

### 春王正月公卽位

穀梁傳繼正卽位正也

仲孫蔑會晉欒黶欒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七

襄公元年

一

左傳春已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實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大子光爲質於晉

杜注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

公羊傳宋華元曷爲與諸侯圍宋彭城爲宋討也其爲宋討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爲罪也楚已取之矣曷爲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

穀梁傳繫彭城於宋者不與魚石正也

胡傳按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然則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矣則曷爲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

孫氏曰彭城宋邑也魚石宋叛臣也楚取宋邑使宋叛臣守之故雖入于楚孔子還繫之于宋所以抑強夷而黜叛臣也

劉氏曰楚爲不道樊亂助惡使臣叛其君春秋所惡也雖得其地春秋不與也凡諸侯受封於天子固有

春秋詳說

卷三七

襄公元年

二

常分強者不得獨兼弱者不得獨失有王者作強者將損之弱者將益之故宋雖失彭城猶未爲非宋也石氏曰齊國夏衛石曼姑圖戚不曰衛戚不與齊衛大夫助子圖父也此圖彭城繫之宋不與夷狄取中國之地以與叛臣也一字之筆削父子君臣之倫夷夏之分咸具焉

汪氏曰彭城已奪於楚晉悼討魚石而還之宋使之復王制之正書曰圍宋彭城褒之也十年戊鄭虎牢駟師阨險以逼鄭使鄭人失王制之舊書曰戊鄭虎牢貶之也美惡不嫌同辭皆所以明王制也

廬陵李氏曰楚已以不書衛爲不與齊之專封此彭城又以書宋爲不與楚之專封者蓋桓公之事本魯不諱衛無以全其美楚之事實惡不書宋無以顯其罪也

按晉悼之伯此爲第一義舉書以褒之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厥公作屈鄆公作合

左傳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鄆以待晉師晉師自鄆以鄆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

春秋詳說

卷三七

襄公元年

三

爲之援

杜注鄆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

胡傳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事已悖矣晉於是乎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于鄆此皆放於義而行者也傳書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者鄭本爲楚以其君之故親集矢於目是以與楚而不貳也棄中國從蠻夷不能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所以削之不言救也

汪氏曰鄭棄中國而從蠻夷助叛臣以逼其君皆非義也晉悼公既禽五大夫於是伐鄭以討其從楚納

魚石之罪然不重勤諸侯而使韓厥以偏師伐之皆合於義者也 自鄆陵之戰楚子救鄭楚子重救鄭楚公子申救鄭皆不書義與此同 齊桓伐楚次于陘不欲速戰以勝楚晉悼伐鄭而使諸侯之師次于鄆不欲速圍以虐鄭皆伯者不輕用兵以重民命之意也故文定傳曰伐而書次其次爲善然左氏謂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又謂以鄆之師侵楚皆與經不同故啖氏曰時魯會不須告命知傳妄也

高氏曰晉以韓厥已足以當鄭不欲重勤東諸侯之

春秋詳說

卷三

襄公元年

四

師故使次于鄆以震鄭心且備楚師之出也

廬陵李氏曰胡氏意則此條可入伐而書次例陳氏曰會伐未有言次者此其言次何從晉而未決也悼承厲公之烈盟虛打遂合諸侯討魚石爭彭城於楚天下知鄉方矣而五國之大夫猶未以其眾會韓厥之師是有待也亦以見再伯之難也此說雖於事情不合然亦足以發明從伯之人心不可廢也何氏以爲刺其欲救宋而不能者非

按次鄆是晉命非有二心高氏說是 次鄆之善在晉悼不在諸國若諸國有意於次則非善矣

###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左傳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大丘

汪氏曰楚憤宋之復彭城且欲援鄭而退諸侯之師故復釋憾於宋

高氏曰不敢敵諸侯之師而侵宋者蓋攻其所必救也以其無名加兵故書曰侵

按左傳救鄭侵宋經不書救鄭但書侵宋以救鄭無可予侵宋有可罪也

### 九月辛酉天王崩

左傳

春秋詳說

卷三

襄公元年

五

林注簡王崩子靈王立

### 邾子來朝

###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營來聘

左傳九月邾子來朝禮也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杜注冬者十月初也王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而傳善之

胡傳簡王崩赴告已及藏存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邾子方來修朝禮衛侯晉侯方來修聘

事於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而左氏以爲禮此何禮乎滕定公薨世子定爲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益廢民習於耳目而不察故後世以日易月人子安而行之不知春秋之義無君臣之禮豈不惜哉

汪氏曰杜預范甯皆云王崩赴未至故各得行朝聘之禮今考邾子來朝之時謂赴未至於諸侯猶之可也踰月之後安有赴告未及者然歷秋暨冬衛晉不廢聘好縱彼未聞赴而來魯亦豈可晏然受之乎按禮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者六天子崩大廟

春秋詳說

卷三

襄公元年

六

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露服失容則廢春秋繼王崩而書朝聘朝者聘者受之者皆有罪也

王氏曰襄公卽位則邾子來朝晉衛來聘簡王崩而諸侯無奔喪之事靈王立而諸侯無始見之文當時徂習流俗不復知有京師矣使春秋不作三綱五常之道與蠻夷禽獸奚擇焉

高氏曰凡諸侯嗣立必朝于天子而童子侯不朝者天子不與爲禮也童子侯雖不朝而聞天王之喪必奔者明臣子之於君父非有老幼也喪事尙質而無周旋之禮但盡悲哀而已矣襄公雖幼不朝而亦不

奔天王之喪矧以四歲卽位而小國來朝大國來聘安能以禮相接乎

廬陵李氏曰三國之朝聘胡氏本泰山孫氏說貶之然穀注及公羊疏皆同杜氏說蓋知胡氏說則此條當與蟲牢同譏但蟲牢明書己酉己丑相去四十日赴告之及必矣胡氏得之此則下無日未有以辨其久近且三傳皆無貶文恐杜說亦可取按胡傳因朝聘與王崩聯書而致其貶固是大義然月日未明尙是疑案汪氏責魯不當受則又充類至義之盡恐非當日情事

春秋詳說

卷三

襄公元年

七

二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

左傳

杜注五月而葬速

鄭師伐宋

左傳春鄭師侵宋楚令也

高氏曰楚以彭城故令鄭伐之鄭受制於夷狄而爲之伐中國不貶人之而書師者非所以伸之蓋懲其動眾耳

襄陵許氏曰書伐宋者積鄭之疚

按高氏懲其動眾說是不然當稱人

附錄左傳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與子賂風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

###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左傳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楨以自爲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爲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

### 六月庚辰鄭伯斃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七

襄公二年

八

左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嚮我免寡人惟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斃

高氏曰不書葬者以成公背中國故諸侯不會其葬也

###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左傳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

杜注晉伐喪非禮宋雖非卿師重故敘衛上

穀梁傳其曰衛甯殖如是而稱于前事也

高郵孫氏曰晉宋稱師將卑師重也甯殖書名將尊

師少也

李氏集義曰上言鄭伯斃卒下書三國之師侵鄭此不待變文而後爲譏其伐喪也

蘇氏曰鄭雖有畔中國之罪而伐其喪非禮也

張氏曰士句侵齊聞喪而還春秋與之則茲伐喪之罪不待貶而見矣

劉氏曰穀梁云稱于前事也說者曰初衛侯速卒鄭人侵之故舉甯殖之報以明稱其前事皆非也將尊師少書將例然也若人伐己喪己亦伐人喪是以怨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七

襄公二年

九

報怨春秋豈爲是書之哉

按侵鄭無日恐是師出而鄭伯卒非聞喪而伐也但

諸師當臨喪而還如士句可耳是時晉悼方伯必不

爲伐喪之舉此可以理斷穀梁甯殖稱前事之說

大非甯殖豈能主兵哉

###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左傳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備鄭知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勝辭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將復於寡君



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  
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

王氏曰諸侯之大夫專會以謀鄭政在大夫也

按此方定城虎牢之謀冬乃見之行而鄭成矣

###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左傳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  
弱城東陽以偪之

杜注齊謚也三月而葬速

公羊傳齊姜者何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與  
成夫人與

春秋詳說

卷三

襄公二年

十

唐陳氏曰繆姜有美標頌琴文子取之以葬公羊不  
知婦先姑薨故疑之也

### 叔孫豹如宋

左傳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按此往來邦交之常禮

冬仲孫蔑會晉荀營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  
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左傳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  
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林注虎牢一名北制在濮爲滎陽成皋

公羊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  
則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  
也曷爲不繫乎鄭爲中國諱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  
何歸惡乎大夫也

穀梁傳若言中國焉內鄭也

程傳設險所以守國也有虎牢之險而不能守故不繫  
於鄭責其不能有也

胡傳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爲成皋今爲汜水縣巖  
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  
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

春秋詳說

卷三

襄公二年

十一

可以棄焉者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然則據  
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  
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爲固亦君  
子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同守孟子之所以語  
滕君也夫狡焉思啟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  
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土繼先  
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非聖人之  
所與故城虎牢而不繫於鄭程氏以爲責鄭之不能有  
也其聖人以待衰世之意小康之事邪

張氏曰虎牢所以不繫鄭者鄭人背華卽夷黨楚以

爲中國患悼公動天下之諸侯以討之而負固自若故從孟獻子之謀城其巖邑以制之以伯主而討不服從之國地非鄭之所可私有故彭城非宋有也伯主爲宋討則繫之宋虎牢鄭地也以中國當討鄭而不繫之鄭皆春秋明王制以示予奪之正也

陸氏曰諸侯之大夫取他國之邑相與城之非正也城虎牢可以安中國息征伐故聖人許之而不繫於鄭也

汪氏曰自平王東遷鄭武公入爲卿士王賜之虎牢以東後失其地鄭厲公納惠王而王復與之焉然齊

春秋詳說

卷三

襄公二年

三

桓之伯說申侯而與之虎牢則固未嘗以虎牢爲中國之輕重也迨悼公之伯則近楚微國若江黃弦庸六蓼羣舒之類吞噬靡遺中國諸侯若陳若蔡若許亦已服役於楚夷於屬縣而鄭以王室懿親畿內大國又屈而從楚苟非阨虎牢之險以制其棄同即異之心則楚將越鄭而東蹂躪中華之境其不淪胥於夷者幾希矣故虎牢之城不繫於鄭責鄭而與中國也春秋書遂伐楚見諸侯之專也書遂城虎牢見大夫之專也

趙氏曰公羊云不書取爲中國諱也按夫子增損經

文以示義何諱之爲若言鄭虎牢則以譏之也

廬陵李氏曰虎牢不繫鄭三傳不同胡氏據程子以爲罪鄭人之失守以下陽不繫國例觀之則其說亦是蓋此年城不繫鄭者罪鄭之失險十年戌而繫鄭者罪諸侯之據險也然此年之城虎牢必猶以爲鄭備楚爲辭故春秋無甚貶晉之意至十年之戌則不過爲阨鄭計而無備楚之實矣然後重貶之亦春秋之忠恕也杜氏以爲此年之不繫鄭者虎牢已屬晉也十年之繫鄭者言鄭服則歸之明晉志也亦可通公穀說迂不可從張氏不繫鄭之說蓋用陸洴說然

春秋詳說

卷三

襄公二年

三

其曰以伯主而討不服之國地非鄭之所可私有此似礙理恐難從

按鄭從楚爲中國患晉屢伐不服從孟獻子之謀城虎牢以逼之鄭乃求成春秋爲中國謀此舉自當予之故書遂城虎牢言前謀之今遂行之乃足以制鄭也程子謂鄭不能守險故不繫之鄭但爲經不書鄭虎牢立此論耳非爲鄭謀也鄭人失險晉乃能制之於諸國無所貶張氏云城其巖邑以制之明是鄭邑蓋戰爭之事凡可以扼其吭者無不爲得其地而城之亦何足怪但旣服當歸之不必終據也杜氏

謂虎牢今屬晉是奪而有之非所應有 連上侵鄭  
會戚城虎牢觀之自明若云城鄭虎牢反似爲鄭而  
代其城矣

###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傳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  
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劉氏曰嬰齊王夫畏其偪而殺之也

高氏曰晉城虎牢有以勝楚矣楚無所歸咎而殺其  
用事之臣

襄陵許氏曰著楚之所以不競於晉也

春秋詳說

卷三

襄公二年

十四

按楚之救鄭侵宋者子重子辛也非申主謀何得以  
鄭服晉而歸咎公子申乎只楚臣爭權自相殺耳然  
外失與國內戮親臣亦楚之所以不競

### 三年

####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吳楚爭強自此始

左傳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  
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  
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  
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  
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此咎子重子重

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襄陵許氏曰國政失御大臣相殘又外結吳怨而內  
與晉讎此其王之所以不振也

高氏曰楚始志伐吳吳與鍾離之會故也楚自鄧陵  
之敗勢稍屈於中國畏中國諸侯併力謀之而吳乘  
其閒故先伐吳以張其勢

按吳楚互有勝負但書楚伐吳記事所由起也書嬰  
齊帥師蓋嬰齊於是卒矣

### 公如晉

左傳始朝也

春秋詳說

卷三

襄公三年

十五

高氏曰童子侯不朝王蓋不可接以成人之禮也豈  
可反朝同列乎

###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檣

左傳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  
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  
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杜注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 稽首首至地事  
天子之禮

林注長檣晉地

張氏曰孟獻子魯之賢大夫尙不知君臣之義以相

其君所謂不知先立乎其大者春秋諸賢之同病也  
長檮近晉之地

高氏曰出國都以與公盟此悼公之敬也

汪氏曰魯君朝晉而盟者四文公有三焉晉襄首以  
陽處父盟公明年有要公盟于國都靈公亦與公盟  
于其國唯此年晉悼公特去國都而與公盟長檮有  
以見襄靈之倨而悼公之謙宜悼公之能復伯也  
接盟一也而所以盟異長檮之盟不以公幼而失禮  
較他盟爲善矣

### 公至自晉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七

襄公二年

六

### 公羊傳

何注盟地者不與都也以晉致者上盟不與都嫌如  
晉不得入故以晉致

按本如晉長檮亦晉地宜書自晉

附錄左傳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  
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  
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  
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  
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  
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

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  
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  
己未同盟于雞澤

左傳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  
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  
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  
許而難爲不協乃盟於郕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  
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  
至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七

襄公三年

七

杜注單頃公王卿士雞澤晉地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程傳楚強諸侯皆畏之而修盟故書同

胡傳同盟或以爲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二則  
諸侯同欲而書同三則惡其反覆而書同夫惡其反覆  
與諸侯同欲而書同信矣王臣預盟而書同義則未安  
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盟于洮于翟泉會王人  
也而不書同然則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而書同  
盟也其同欲奈何同病楚也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  
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于汝上而諸侯

還雞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平  
丘之行楚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恐是知此三盟者  
諸侯皆有戒心而修盟故稱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  
預此盟而譏之也夫王臣將命必信明義而後可以  
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主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  
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  
大亂之道也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

高氏曰此因城虎牢之故鄭服而同盟又諸侯同心  
病楚而王臣亦與焉故書同單子王臣而下與諸侯  
盟故特書日以開之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七

襄公三年

六

張氏曰晉悼公始合諸侯尊王室而盟單子與桓公  
首止葵丘異矣故書公會單子諸侯已未同盟于雞  
澤所以譏其僭王官於諸侯俾下同於敵血其事不  
足乎揚故不再言雞澤而例之於新城同盟之書也  
廬陵李氏曰日在諸侯下所以別會與盟之異日也  
會與盟異日而不重出地者非甚美惡則仍舉重之  
例也此例惟新城與雞澤趙子曰他時但就諸侯行  
盟禮故云某日會某侯盟于某此即行會禮別日又  
行盟禮故書日以隔之是矣其不得與首止葵丘再  
書地同者以其不足乎揚也張氏得之又曰鄭子展

陳侯使袁僑如會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七

襄公三年

九

曰五會之信今將背之蓋鄭之從晉始於雞澤故三  
年雞澤五年戚又會城棣救陳七年鄭八年邢丘皆  
鄭與會也于鄭雖未至已致其意矣自邢丘之後子  
駟不從子展之言而鄭從楚故五會始雞澤終邢丘  
皆鄭故也  
按鄭服而爲雞澤之盟最爲快意事胡傳譏與王官  
同盟固是大義然在當時假王官以盟使人猶知有  
天王亦是功過不相掩處當日若吳子亦至則楚益  
懼中國益振晉人之謀誠大舉也

左傳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  
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  
公羊傳其言如會何後會也  
穀梁傳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

高氏曰陳自辰陵卽楚二十八年晉屢爭鄭而不爭  
陳者非不爭陳也得鄭則亦得陳也今聞鄭伯受盟  
故俾大夫求成于晉本非召會來又後時故書如會  
按陳不待求而自至甚爲悼公長氣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左傳陳請服也  
諸侯在而大夫  
自爲盟始於此

杜注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侯之大夫則雞澤之諸侯也殊袁僑者明諸侯之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

公羊傳曷爲殊及陳袁僑爲其與袁僑盟也

穀梁傳及以及與之也諸侯以爲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曰袁僑異之也

孫氏曰諸侯既盟而袁僑至無盟可也諸侯盟大夫又盟諸侯始失政也至溴梁之盟曰大夫而不復言諸侯之大夫則政在大夫矣

春秋詳說

卷七

襄公三年

三

劉氏曰春秋褒善貶惡不失其實者也諸侯皆在是又稱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大夫受命其君之辭也異乎溴梁溴梁者諸侯皆在是而大夫盟其非受命而專之也明矣諸侯之失其政奪於其臣不亦宜乎汪氏曰踐土之盟陳穆公如會文公未嘗再要以盟而陳服於晉歷三世而不叛袁僑苟有誠服之心又何必以盟誓結之哉袁僑之盟不足以固陳而徒啟大夫專權之端詳書及以及著諸侯之失權也春秋外主兵及外主盟會皆稱會惟諸侯之大夫救徐盟袁婁盟宋稱及著大夫之專而有汲汲之意也晉悼

雞澤之役雖能仗安撫之義以服陳鄭而上盟單頃公以瀆王臣之分下使大夫盟袁僑以縱諸侯之權此乃復伯初年之大會而得失有如此者故晉伯雖復盛於悼公而失政之禍亦由悼公也

廬陵李氏曰及陳袁僑盟與及國佐盟同國佐不再書齊而袁僑再書陳者公羊注曰喜得陳也與召陵再言盟喜服楚同義又曰君在而大夫盟與溴梁大夫盟同此書諸侯而彼不繫諸侯者楊士勛曰此雖對君私盟慢君之意緩至十六年積習已久不臣之情極也又曰于宋再書地而袁僑不再書地者再書

春秋詳說

卷七

襄公三年

三

于宋以見其惡之大也及國佐盟書地而袁僑不書地者書袁婁以見其進盟之過也又曰陳自辰陵不與諸夏之盟者三十年今始如會四年圍頓而徵楚之忿五年晉會戚以成陳救陳七年而楚圍陳其冬而陳侯逃歸自是凡會同無陳矣按當時以盟爲常因袁僑至喜而與之盟又不可令僑與諸侯盟各國俱令一大夫同與之盟事實不過如此穀梁有大夫張之論諸說多從之將此快事說壞愚意不然穀梁又曰袁僑異之也范注以爲得禮袁僑似無可異處

附錄左傳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

春秋詳說

卷七

襄公三年

三

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爲中軍司馬士富爲侯奄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 秋公至自會

蜀杜氏曰公踰時而返故致之

### 冬晉荀營帥師伐許

左傳許靈公事楚不會於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張氏曰荀營悼公之賢大夫也偶見陳人之服不能輔悼益修德以保陳陳固則許何患其不來今遽帥

師以問罪於許規模欲速宜其弁陳不能保也按鄭陳服而問罪於許事勢宜然經書其事非有深貶張氏責其欲速並陳不保晉卽今日不伐許可令楚異日不伐陳乎因時而爲之難期後日無虞也伐許不言用兵圍入只是問罪無可議

四年

###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左傳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

春秋詳說

卷七

襄公四年

三

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林注成公卒子哀公弱立

胡傳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世襄公哀公之皇考也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諡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諡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孟子曰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然禮律所載則有不諱者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稱孫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

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  
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嫌名則諱  
二名則偏諱愚者違禮以爲孝諂者獻佞以爲忠忌諱  
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汪氏曰易名如漢武帝諱徹改廟徽名通易姓如漢  
明帝諱莊改莊助莊光姓嚴詩書如如月之恒諱作  
常允公克讓諱作遜臨文如一匡諱作一正足徵諱  
作足證嫌名謂音聲相近如唐元皇帝名暉諱丙丁  
之丙憲宗名純諱滄模之滄二名如唐太宗名世民  
諱世爲代諱民爲人

春秋詳說

卷三十

襄公四年

三

家氏曰晉廢司徒宋廢司空魯廢具敖二山皆臣下  
以諂爲忠非盛世之制也

按襄公名午經不諱午胡氏論諱甚詳雖旁意然亦  
有關

### 夏叔孫豹如晉

左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  
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  
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日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  
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  
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

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  
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  
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  
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  
拜

高氏曰且爲鄭世子故

###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姒公作弋

左傳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襯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  
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  
初季孫爲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一

襄公四年

三

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  
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杜注成公妾襄公母姒杞姓不以道取爲略御止  
也

孔疏季孫言略令匠慶略他木也官非無木可用意  
欲不成其喪請木不順其意怒慶此請令略木爲之  
也匠慶又忿季孫未必無木可用故取季孫之檟其  
意言遣我略人我只略女季孫令之爲略匠慶奉命  
而略雖自被略不得止之季孫此議是自無禮也被  
匠慶略木是自及也



高氏曰襄公以夫人之禮卒之

啖氏曰若如左氏所言則當不書薨葬此文當在定

十五年妣氏卒下誤在此耳

按高氏說是

### 葬陳成公

高氏曰陳成公既爲雞澤之會則是國已變於夏矣

汪氏曰陳卽中國魯會其葬故書

###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左傳

杜注定諡也喪以正夫人禮逾月而葬速

春秋詳說

卷三

襄公四年

三

### 公羊傳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

襄陵許氏曰傳載季文子欲不以夫人之禮葬定姒

而不得已於人言卒夫人之觀此葬速禮略也

臨川吳氏曰僖宣襄昭四妾母羣臣皆逢君之意而

尊其母及定哀之際君弱臣強嗣君之母先君之嫡

夫人也乃敢蔑視其君而卑其母焉甚矣魯道之衰

也

王氏曰此葬定姒襄公之母也定十五年書葬定姒

者哀公之母也自襄至哀涉世未久不應皆諡曰定

其必有誤

按妾母加尊稱後世多有雖非禮之正而於人情爲甚順也

### 冬公如晉

左傳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鄆晉侯不許孟

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

鄆無賦於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

爲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高氏曰公有母喪復如晉朝

王氏曰襄公之立至是纔七歲爾幼弱之君奔走道

路所謂國君道長豈得已哉

春秋詳說

卷三

襄公四年

三

按七歲之君何知爲季孟所指使耳

### 陳人圍頓

左傳楚人使頓閒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高氏曰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陳侯畏

楚而不敢討頓子恃楚而不事陳今陳復從中國而

頓爲楚間故圍之自雞澤之會而書伐許圍頓著晉

興而楚誅也

廬陵李氏曰陳圍頓以甚楚人之忿與鄭獲公子變

以激楚之爭二事正相類其後皆連兵數戰而不息

非處已寡怨之道也且楚昔嘗圍陳而納頓今陳復

圍頓以怒楚禍患之極安有已哉逃歸之兆在此矣  
按圍頓即所以抗楚陳爲不量力矣況在喪何遽興  
師乎

附錄左傳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  
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  
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  
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  
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  
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  
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七

襄公四年

天

原獸棄武羅伯因熊羆危圍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  
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  
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  
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  
眾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  
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  
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  
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  
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  
之爲大史也命百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

迹畫爲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

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麇牡  
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  
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  
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  
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  
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  
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  
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冬十月邾  
人莒人伐鄆滅紇救鄆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逆喪者皆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七

襄公四年

天

鬻魯於是乎始鬻國人誦之曰滅之狐裘敗我於狐駘  
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五年

春公至自晉

高氏曰著公不朝正於廟也且公幼而頻年如晉是  
危道也襄之出二十四致之者二十一危之也

附錄左傳王使王叔陳生憇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  
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傳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杜注發子產父

高氏曰鄭自雞澤之會始棄蠻夷來聘於中國諸侯得以息兵修好也

廬陵李氏曰魯與鄭自輸平來盟以後未嘗有聘問之使終春秋僅見於此則以悼公之盛諸侯之睦也

###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左傳穆叔覲鄆大子于晉以成屬鄆書曰叔孫豹鄆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

杜注豹與巫俱受命於魯故不書及比之魯大夫

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爲叔孫豹率而與之俱

春秋詳說

卷三

襄公五年

三

也叔孫豹則曷爲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莒將滅之則曷爲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爲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

何注巫者鄆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子也俱莒外孫

故曰舅出時莒女嫁爲鄆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

嫁之子莒有外孫鄆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

孫殆卽訟也齊人語

穀梁傳外不言如而言如爲我事往也

劉氏曰鄆不勝莒魯之患求爲附庸以自定鄆屬於

魯爲附庸故相與往見於晉也諸侯死社稷正也不

能守其國以卑其宗廟鄆失正矣天子建附庸非天

子命而私有之魯失正矣臣不能以矯其君子不能

以正其父故曰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猶吾大夫焉

交譏之

王氏曰凡外相如不書書者必有謂也叔孫率鄆太

子如晉故不書會與及然鄆雖小亦國也請於晉而

屬之比諸魯大夫而覲之是推天子之禮以事伯主

也故參譏之

高郵孫氏曰明年莒人滅鄆則是晉失伯主之道而

春秋詳說

卷三

襄公五年

三

魯大夫之往爲無益矣

廬陵李氏曰此條爲春秋之特筆前後皆無此例左

氏張氏劉氏之說本通公羊說不知何所據但胡氏

於莒人滅鄆下正用其義必有所見也

按魯本爲鄆而事不合理故書以譏鄆之卑魯之僭

也於晉可輕鄆立外孫是疑案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道公穀作稻

左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

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衛魯先會吳且告會期

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

杜注魯衛俱受命於晉故不言及吳先在善道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善道吳地

穀梁傳吳謂善伊謂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張氏曰悼公初立其風聲所及遠人慕之故吳有志於親中國辭謝難澤之不會而請聽後會之期悼公告以會戚之期而聽其自來足矣至使魯衛特往會之則是以中國大邦而爲蠻夷屈此二大夫會吳之所以特書也

襄陵許氏曰晉楚爭衡權之在吳故晉急吳如此

廬陵李氏曰此條亦春秋特筆前後皆無此例公穀

春秋詳說

卷三七

襄公五年

三

胡氏皆無傳姑從杜氏

按晉因吳之請好而欲合諸侯以會之恐其後先使二國會以道意亦太委曲矣書二國大夫實所以護

晉

秋大雩

左傳旱也

高氏曰因旱祭志僭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傳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其王於是

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局局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己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

杜注其王伐宋封魚石背盟敗於鄢陵殺子反公子申及壬夫八年之中殺三卿欲以屬諸侯故君子以爲不可

汪氏曰王夫之貪有取死之道矣經以國殺大夫爲文者陳之叛楚在子辛楚子既不能明法教以律貪人又不能殺貪人以謝小國乃擁其罪人興兵致討而陳恨彌篤方歸罪子辛而殺之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春秋詳說

卷三七

襄公五年

三

按子辛固有罪當殺而楚其煩殺大臣由敗後積怒所致楚於是益不競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左傳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成陳也穆叔以屬鄆爲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

杜注不復殊吳者吳來會于戚

公羊傳吳何以稱人吳鄆人云則不辭

程傳吳來會非爲主也

胡傳吳何以稱人按左氏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

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大夫會吳于善道且告會期然則滅之事乃吳人來會不爲主也來會諸侯而不爲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聖人之情見矣春秋之義明矣

石氏曰成九年爲蒲之會將以會吳而吳不至故十五年諸侯之大夫會之于鍾離前三年悼公盟雞澤使耆子達吳子而又不至故此年使魯衛先會之于善道凡此皆往會之也至秋威之會序吳於列而不復殊者因其來會也凡序吳者來會我也殊吳者往會之也

春秋詳說

卷三七

襄公五年

三

王氏曰悼公合十二國之諸侯爲會而吳且聽命則中國之威亦少振矣吳進而稱人者喜其聽命也汪氏曰經書會吳者九惟此書人餘皆稱國至黃池而書子蓋以國稱者夷狄之常也此書人者予其慕義之善黃池書子紀其主會之仇也陳氏曰於是盟于戚吳初與諸侯盟也不書盟爲晉諱也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蒲之役將始會吳吳不至雞澤之役又逆吳子吳不至吳固不敢自列於諸夏也而晉求之急吳始稱人序於鄆人之上於是至相又殊會之晉厲公以殊會會吳未足爲中國患也

悼公復以殊會會吳吳於是滅州來敗頓胡沈蔡陳

許之師滅巢入郢矣

按此會爲盛舉進吳稱人所以重此會也鄆不能會

魯使之聽命故不與邾莒同列而繫之吳人之下

公穀皆以鄆立甥加貶非其實

公至自會

冬成陳

左傳

杜注諸侯在戚會皆受命成陳各還國遣戍不復有告命故獨書魯戍

春秋詳說

卷三七

襄公五年

三

公羊傳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穀梁傳內辭也程傳非王命而勤民遠戍罪也而善於戍陳何哉蓋陳附中國而楚爭之則戍之者在於助陳而距楚與之可也

啖氏曰戍者以兵守之也

張氏曰自桓文以來所以服陳者未聞以兵守之也

士句知成陳之非長策是以有喪陳之歎

陳氏曰戍不書桓六年戍齊宣十年戍鄭皆不書晉

悼公之戍陳鄭特書之悼公之霸業乃桓文之所不屑爲也桓公不戰而屈楚文公戰而屈楚悼公通吳以制楚矣會于戚于柎于向皆東竟也而又戍陳鄭以守之誠下策也

汪氏曰悼公之戍陳有恤中國攘夷狄之義惜其以爲有陳非吾事人心不協而不卒戍遂至於失陳也按戍陳固是義舉然難爲久且不足恃也予之中有危之之意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春秋詳說

卷三七

襄公五年

三

左傳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

高氏曰陳方附中國諸侯既戍之復爲楚所伐又相率救之救之義事也

家氏曰戍者戍之於無事之時救者救之於被兵之日悼公旣以諸侯之師戍之及楚師之來以戍爲未足又動大兵往救焉書戍書救以善晉也

廬陵李氏曰范宣子憂晉之不能保陳與管仲憂齊

之不能保江黃正相類甚矣遠人之來固不可不恤

而中國之力亦不可不量也然晉之竭力以救陳視

齊之坐視不顧者又有間矣

按旣戍之又救之晉悼公所以待陳者盡其道矣但晉

楚遠近之勢不同故難保其終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穀梁傳善救陳也

范注善之謂以救陳致

張氏曰書勞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春秋詳說

卷三七

襄公五年

三

左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高氏曰自文子卒而魯有城費作三軍事則知文子雖專而猶忠慎僭亂未啟也其子宿嗣是爲武子季氏之強萌於僖公大於成公熾於襄昭極於定哀

六年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左傳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林注桓公卒子孝公句立

### 夏宋華弱來奔

左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栝華弱於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栝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高氏曰不言逐而以自奔爲文者朝廷尙敬而弱瀆慢如此所以罪弱也

按以戲致奔不能無罪故書來奔而不言其見逐非

春秋詳說

卷三

襄公六年

三

人逐之自取奔耳此事可爲好戲之戒

### 秋葬杞桓公

### 滕子來朝

左傳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 莒人滅鄆

左傳鄆恃賂也

穀梁傳非滅也中國曰卑國月夷狄時鄆中國也而時非滅也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別也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范注莒是鄆甥立以爲後非其族類神不歆其祀故

### 言滅

胡傳穀梁子曰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公羊亦云莒女有爲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或曰鄆取莒公子爲後罪在鄆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之例而書鄆亡不當但責莒人也今直罪莒舍鄆何哉曰莒人之以其子爲鄆後與黃歇進李園之妹於楚王呂不韋獻邯鄲之姬於秦公子其事雖殊其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鄆而罪莒歟以此防民猶有以韓讎爲世嗣昏亂紀度如郭氏者

大全注史記春申君傳楚考烈王無子趙人李園求

春秋詳說

卷三

襄公六年

三

事春申君爲舍人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園與女弟說春申君進於楚王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是爲幽王呂不韋傳秦昭王太子華陽夫人無子太子中男名楚質於趙不韋見之曰此奇貨可居請以奇物玩好求見華陽夫人姊而以獻夫人因言子楚賢夫人承閒言於太子以爲適嗣不韋取邯鄲姬絕美者與居知有身子楚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既而獻之期年生子政子楚立是爲莊襄王政即始皇帝也晉書賈充傳充子黎又蚤卒無嗣及薨妻郭槐欲以外孫韓璽爲世孫曹軫諫曰禮

無異姓爲後之文槐表陳充遺意帝許之太常議諡博士秦秀曰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鄆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鄆按諡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諡荒

南軒張氏曰原民之生與萬物並於天地之間父天而母地本一而已而於其身莫不有父母之親兄弟之愛以至於宗支之屬釐分縷析血脉貫通分雖殊而本實一此性之所具而天之所爲也聖人有作立姓以別其系嚴宗以謹其承亦因天性之自然理之所不可易者而已苟惟強離其所系而合於其所不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七

襄公六年

聖

可合是豈性也哉是故神不歆非祀而民不祀非族以此防民而春秋之時猶有身爲諸侯而立異姓以莅祭祀如鄆子之爲者聖人書之曰莒人滅鄆謂其先無血食之理也豈不深切著明哉

家氏曰周衰倫教不明有以他姓爲繼嗣者滅人之國而人自以爲非滅如鄆事者往往有之聖人特於此垂訓焉苟以爲莒實滅鄆則是時晉悼主盟豈有莒滅同盟之國而全置不問哉

劉氏曰五年秋穆叔以屬鄆爲不利使鄆人聽命于會故經書吳人鄆人是魯已絕鄆鄆無賦於魯矣尙

何所持而取滅耶左氏恃賂之說非也

廬陵李氏曰滅鄆之說先儒所以不取左氏者豈非以昭四年復有魯取鄆之文故以此爲非實滅乎趙子按其事情以爲莒人以兵破鄆立其子使守祀而爲附庸其子又鄆之外甥令奉鄆祀然神不歆非類是使鄆絕祀故須書滅公穀但傳得立鄆甥守祀之說而不知事實耳莒今滅爲附庸後魯取得之故復書取也究此則三傳亦互相通此恐得其實又曰四年公如晉請屬鄆首以鄆屬魯其冬邾人莒人伐鄆滅孫紇救鄆侵邾敗于狐駘五年穆叔觀鄆太子巫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七

襄公六年

聖

于晉九月會于戚穆叔以屬鄆爲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六年莒人滅鄆晉人來討季武子如晉謝亡鄆此左傳鄆事之本末也

按立甥爲後卽謂之滅胡傳大義慷慨然可爲萬世戒然究其實鄆養莒子莒因親而奪其國或有之恐不專以立甥爲滅以立甥致滅耳依書法當罪莒趙子以兵破鄆而立其子子乃鄆甥則非鄆人之欲立其甥而罪全在莒侯再考

冬叔孫豹如邾

左傳冬穆叔如邾聘日修平



高氏曰公初即位邾子來朝四年有狐駘之戰至是往聘修平以無忘舊好也

### 季孫宿如晉

左傳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杜注宿始代父爲卿見大國

張氏曰晉不討莒而討魯偏矣宜乎無以正小國之罪

趙氏曰左傳晉人以鄆故來討按前年會戚已令鄆聽命于會卽明不私屬魯今鄆亡自不關魯事何得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七

襄公六年

聖

來討據事情季孫初嗣位而自往見伯主耳

按鄆事說者不一依左傳晉來討魯曰何故亡鄆則是莒人眞滅鄆國矣所以討魯者只是問魯以鄆滅之原由耳魯始以鄆世子見晉後令鄆聽命于會明不私屬然仍是魯導之非與魯絕也鄆滅而魯不救且不以之聞于晉故晉來問也季孫宿如晉因嗣位而結于晉借鄆事以行耳是時莒附齊魯不敢問罪於莒或以此

###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左傳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

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墮之環城傳於堞及

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與子棠人軍齊師

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梁奔棠正與子王湫

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

棠十一月丙辰滅之遷萊于郕高厚崔杼定其田

公羊傳曷爲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王氏曰萊姜姓子爵國於東夷齊滅之然春秋之例

滅同姓則名故衛文公滅邢經稱名以貶之今齊靈

公滅萊獨免於名者蓋萊居東夷事在所略耳

高氏曰齊圖萊久矣自宣七年伐萊至是而遂滅之

春秋詳說

卷三十七

襄公六年

聖

張氏曰子產嘗對晉人侵人之問以爲武獻以下兼

國多矣然則晉蓋吞滅之首宜其無以戢諸侯之相

滅也

按凡滅國皆貶此稱齊侯者輕萊且以爲常事也

### 春秋詳說卷三十七終

春秋詳說卷三十八

牟陽再觀祖輯撰

襄公

七年

春郊子來朝

左傳始朝公也

高氏曰郊少皞氏之後也前世聖賢之後所封之國皆逼近四夷先王之意非特以蕃王室蓋用夏變夷也後世子孫往往多變於夷者反漸其習俗然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襄公七年

一

左傳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杜注稱牲既卜日也卜郊又非禮也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汪氏曰公穀啖氏皆以三卜為合禮朱子亦云四卜

五卜失禮然春秋四書卜郊唯此年三卜亦書之者

蓋三卜雖得禮而卜郊止於三月今書四月而三卜

不從則過時不敬以致龜違故書以譏非時而非議

其瀆卜也

按書法在夏四月上譏其踰時杜注欠明無牲成又

卜郊之禮

小邾子來朝

左傳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城費

左傳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

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胡傳費季氏邑也按左氏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

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

故季氏城費夫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襄公七年

二

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羣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至於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汪氏曰此書城費而昭十二年書圖費定十二年書

墮費後十五年書城成郭而昭二十六年定十二年

書公圖成比事以觀則知大夫之強恃其城郭之固

由人君不謹其初之所致也公室卑而大夫專大夫

弱而家臣叛夫豈無自而然哉

廬陵李氏曰費魯強邑隱元年傳稱費伯卽其邑大夫也僖元年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於是爲季氏邑矣自南遺既城之後費邑強南蒯繼爲費宰非特季氏世卿而陪臣亦世其邑昭十二年南蒯欲出季氏不克以費叛如齊十三年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十四年費人叛南氏蒯奔齊齊來歸費及季桓子立公山不狃爲費宰定八年不狃以費叛十二年始用子路墮三都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孔子命申句須樂頤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此一費之始終也而季氏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襄公七年

三

之盛衰可考矣

按季氏私邑無故城之欲據以自強也故於其始謹書之

### 秋季孫宿如衛

左傳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汪氏曰此書滕鄒小邾來朝而志大夫如晉如衛著邦交之煩而畏大慢小之情見矣

按小國朝而不報大國聘必報之當日之時勢然也於如衛乎何議

### 八月螽

### 左傳

杜注爲災故書

高氏曰莊公以前螟猶書之莊公以後螟不復書螽然後書以是知災異之益多矣春秋不勝其書舉重以見輕耳

按書以記災公羊何注謂煩擾之應不足信

附錄左傳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襄公七年

四

民爲德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參和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

###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傳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王氏曰禮升降之儀臣後君一等而孫子之聘公登亦登茲仇之甚

按當日因聘為盟習以為常

###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廬陵李氏曰圍國書大夫自公子貞始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

鄆教作鄆

### 左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救之

杜注鄆鄭地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也高氏曰晉悼將修文公之業復有志於攘楚而楚先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襄公七年

五

圍陳陳侯遂出會諸侯以求救於晉晉悼公於是遽為之合諸侯也

汪氏曰書楚圍陳書會于鄆書陳侯逃歸而不言救

陳所以著荆楚猾夏之強晉悼安攘之怠而陳侯棄

夷即華之心不固也自是凡會同無陳矣

按合諸侯非易事十月楚圍陳十二月晉會諸侯于

鄆不為怠矣汪氏責之蓋因陳侯逃而起見耳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髡頑公穀作髡頑公穀作髡

左傳鄭僖公之為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

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鄆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杜注不欲再稱鄭伯故約文書其名於會上

公羊傳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其大夫弑之曷為不言其大夫弑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鄆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強則不若楚於是弑之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襄公七年

六

舍而卒也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

穀梁傳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諸侯不

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為加之如

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其見以如會卒何也鄭伯將會

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其不言弑何也不

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

竟也日卒時葬正也

胡傳按鄭僖公三傳皆以為弑而春秋書卒者左氏則

曰以瘡疾赴也公羊則曰為中國諱也穀梁則曰不使

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夫弑而可以偽赴又順其

欲而不彰則亂臣賊子免於見討而春秋非傳信之書矣然則弑而書卒二傳以爲爲中國諱不使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疑得聖人之意願習其說者未之察爾夫弑君之賊其惡不待貶絕而自見矣見弑者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衛桓則以嫡母無寵宋殤則以亟戰疲民齊襄則以行同鳥獸鄭夷則以侮慢大臣蔡固則以淫而不父陳平國則以殺諫臣而通于夏氏楚虔則以多行無禮奚齊則以璧璧而國人不之君吳餘祭則以輕近刑人而晉州蒲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也若夫鄭僖公則異於是矣中國者禮義之所出也夷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襄公七年

七

狄者禽獸之與鄰也僖公欲從諸侯會于鄆則是貴禮義爲中國之君也諸大夫欲背諸夏與荆楚則是近禽獸爲夷狄之民也以中國之君而見弑於夷狄之民豈有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聖人至是傷之甚懼之甚故變文而書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志也諸侯卒于境內不地鄆鄭邑也其曰卒于鄆見其弑而隱之也卒鄭伯逃歸陳侯聖人之旨微而公穀之義精矣存天理抑人欲之意遠矣

襄陵許氏曰辭繁而不殺曰如會曰未見諸侯善其

志在於見諸侯也

劉氏曰諸侯於其封內猶大夫於其家也義不可外其君是以雖卒不地也鄭何以獨書乎然則鄭伯之卒可知矣彼必以合乎中國之故而見外於其臣也故爲變文以起其見弑

張氏曰天下之大分中國夷狄君子小人是也春秋爲賢者諱蓋因其志於中國之善類不幸而無臣以輔佐之至於不得其死聖人爲之隱其不幸而成其考終命所以垂世立教廣爲善之門也

廬陵李氏曰胡氏取公穀以髡頑與陽生同爲一例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襄公七年

八

以楚康爲一例張氏亦從之獨趙子皆不取三傳之說而以爲髡頑本非見弑其說似有見按子駟之弑果眞經自當書弑何故諱之蓋鄭僖暴卒三傳傳其疑事而輕自慎之耳

陳侯逃歸

左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一圖陳侯逃歸穀梁傳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胡傳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上二年諸侯

成陳今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爲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夫申儆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于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棄中國惟蠻夷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歸以罪之可謂深切著明矣

高氏曰楚人以陳叛故殺公子壬夫而亟討陳晉雖爲陳再合諸侯卒不能攘楚以安中國故陳侯內爲二慶所逼而逃歸也然爲一國之君而不能自立從夷狄則懼爲中國所伐從中國則又懼楚若匹夫之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襄公七年

九

逃亦可羞矣

廬陵李氏曰陳自此後直至襄二十七年昭元年宋虢之會始與則以晉楚之分伯故也

汪氏曰春秋於諸侯之逃楚者皆不書惟陳鄭之逃中國則書之所以辨內外而予齊晉也

按逃者深貶之辭諸侯已會豈不能禦楚陳侯之逃蓋脅於其臣之言而不復顧禮義也

八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汪氏曰襄公嗣位甫及八年而三朝于晉自宣公媚

齊之外春秋事伯之禮未有若是其勤也晉悼之立未十年而魯君四朝矣豈非倍於諸侯事天子五年一朝之制乎悼公改命朝聘之數其亦知過矣

廬陵李氏曰左氏疏曰昭三年鄭子太叔云文襄之伯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自襄以後晉德少衰諸侯朝聘無復定準今晉悼復修伯業更合諸侯故公朝晉而稟其多少如公朝者蓋亦非一晉侯謙不敢在國約束故出外合之又難煩諸侯使大夫聽命故爲邢丘之會以命朝聘之數耳其數蓋亦同文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襄公八年

十

襄也

按此常事耳君舉必書何氏得自安之道故善錄之其說非也

夏葬鄭僖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爲中國諱也

附錄左傳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

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孫擊孫惡出奔

衛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變變殺

左傳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變鄭人皆

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

杜注鄭侵蔡欲以求媚於晉

孔疏與蔡無怨晉復無命使侵無故興師以生國患以其動而無謀故貶之

公羊傳此侵也其言獲何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

穀梁傳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

王氏箋義曰鄭欲從楚故侵蔡以致楚然後告絕於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襄公八年

十二

晉而與楚平春秋惡其叛中國故子國稱人以示貶按杜氏謂侵蔡以媚晉王氏謂侵蔡以致楚鄭多狡或如王氏之說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左傳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杜注時公在晉晉悼難勞諸侯唯使大夫聽命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

穀梁傳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

胡傳蘇轍曰晉悼公修文襄之業改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于會大夫稱人眾辭也朝聘之節儉而有禮眾之所安也臣則以爲大夫稱人貶之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爲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寶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溴梁之會悼公初歿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邢丘之事魯公在晉而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政也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謹其始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襄公八年

十三

也

任氏曰邢丘故邢國河內平皋縣也

孫氏曰邢丘之會公在晉也晉侯不與公會而與季孫會者襄公微弱政在季氏故也晉爲盟主棄其君而與臣無以宗諸侯矣

蜀杜氏曰獨書季孫宿者春秋以內魯爲文書季孫宿則知四國皆大夫也

汪氏曰自齊桓倡伯以來未有以伯主而會諸侯之大夫者北杏稱人貶四國之君首從伯耳翟泉之盟晉雖弛權然魯君在會而晉侯不預猶未以伯主會

大夫也悼公復伯而盧打同盟首以仲孫蔑齊崔杼  
屬乎其間繼會雞澤又以諸侯之大夫盟陳袁僑焉  
今而會邢丘且曰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然則諸  
侯之失政實悼公爲之也春秋人諸侯之大夫而不  
貶季孫宿蓋不書季孫則疑於中國之微者人諸國  
之大夫所以人宿也

張氏曰春秋之法必辨等列以大夫而會諸侯必人  
之者所以嚴君臣之分謹上下之交而革伯者苟且  
之政也

啖氏曰左氏云大夫不書尊晉侯也按尊晉侯則季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襄公八年

十三

孫亦當不書且魯君與他國大夫會例書名何獨尊  
晉侯乎

廬陵李氏曰此條左氏得其事胡氏得其義論其事  
則不欲煩諸侯者晉侯之美意也論其義則不可委  
大夫者春秋之深意也左氏所謂尊晉侯者亦不過  
不以大夫敵諸侯之義耳

按此舉是晉悼之美意而胡傳責以委政臣下是從  
大義立論不必泥 晉悼蓋不安於諸侯聽命故使  
大夫耳

公至自晉

王氏曰公留晉半歲不與會而歸書至所以危之  
莒人伐我東鄙

左傳以疆鄆田

高氏曰鄆田接於魯而疆界不明故與兵伐魯以正  
之鄆遂屬於莒矣

王氏曰見莒子之強魯國之弱而盟主之無威也

襄陵許氏曰莒恃遠滅鄆伐魯以好齊盟而伯討不  
及閒晉方患秦楚故也

按此或因魯爭取鄆田而莒來伐莒無禮甚矣

秋九月大雩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襄公八年

十四

左傳旱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傳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  
楚子孔子蟠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  
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  
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  
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  
以待强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  
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  
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鄆



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遠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驪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驂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敝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眾夫婦男女不遑啟處以相救也葛鵲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襄公八年

十五

者非其父兄卽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卽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胡傳齊宣王問於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曰有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小事大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鄭介大國之彌困強楚之令而欲息肩於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刑政經畫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其封境荆楚雖大何畏

焉而子耳子國加兵于蔡獲公子燮無故怒楚所謂不修文德而有武功者也楚人來討不從則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必至故國人皆喜而子產獨不順焉以晉楚之爭鄭自茲弗得寧矣是以獲公子燮特書侵蔡以罪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平而不書以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犧牲玉帛待於境上以待強者而請盟其能國乎

高氏曰觀左氏所載則子驪之弑信公志在事楚矣汪氏曰自襄元年荆楚猾夏侵宋伐陳圍陳伐鄭皆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而無貶辭者豈與其憑陵中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襄公八年

十六

國哉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廬陵李氏曰此鄭又從楚之始也至十一年蕭魚始從晉

按子驪欲從楚而鄭之欲從晉者半子驪卒決從楚則伐蔡致楚師之至外以告晉國內以壓眾口子驪之謀也

###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歎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

將出武子賦形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爲子孫藏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汪氏曰魯之事晉甚謹而成公未年至襄十二年土句荀蒞士魴凡四聘於魯則晉之所以結與國者不亦厚乎宜悼公之得諸侯也  
按告用師于鄭是正意

### 九年

秦災災公作火

左傳宋災樂書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襄公九年

七

徹小屋塗大屋陳舂揭具緘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喪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過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鄭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儼宮二師令四卿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

禍敗之覺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公羊傳曷爲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穀梁傳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

高氏曰宋自昭文以來亂敗相屬三書宋災見人事之不修也

劉氏曰穀梁云故宋也非也齊大災又豈故齊乎

廬陵李氏曰公羊以爲爲王者之後記災也穀梁以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襄公九年

二

爲故宋也范氏以宋者孔子之先也左氏以爲來告故書也左氏得之左氏載宋司城樂喜救災之政纖悉備具又載晉侯士弱之問對則其來告必矣按公穀之說則春秋私宋不可從

### 夏季孫宿如晉

左傳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

高氏曰公朝晉而晉來聘又使報焉事大國之禮勤矣

###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左傳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

謂良之隨三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姦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杜注成公母成十六年爲僞如故徙居東宮

按穆姜論易與孔子乾文言相合古今疑案若以爲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襄公九年

九

據則文言非出孔子矣左氏多誣蓋借易辭爲說耳穆姜淫亂之婦豈能深通易理即能通易亦不肯自言其短文人欲罪穆姜假其口以見義也 良之隨二爻不動少陰爲八當論二爻不當論象朱子之說如此

附錄左傳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阜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爲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

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公作穆姜

左傳

杜注四月而葬速

高氏曰別爲之謚用文姜之例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襄公九年

十

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左傳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郕從荀罃士匄門于鄆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辟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邾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汜令於諸侯曰修器械盛糗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筵設圈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騂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蔓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騂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禮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襄公九年

主

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

杜注戲鄭地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

穀梁傳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恥不能據鄭也

胡傳鄭之見伐于楚子騂欲從楚子展曰小國無信兵

亂日至亡無日矣請完守以老楚仗信以待晉其策未爲失也而子騂遂及楚盟於是晉師至矣諸侯伐鄭晉人令於列國修器備盛饌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責圍鄭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罃曰許之盟而還師以備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同盟于戲夫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襄公九年

主

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永嘉呂氏曰按左氏同盟于戲鄭與焉然柯陵之盟亦書於伐鄭之後則鄭服未可知今以經考之盟柯陵之後諸侯再伐鄭則其未得志於鄭可知盟戲之後楚子伐鄭則爲鄭服可知十一年同盟亳城北亦鄭受盟也會于蕭魚亦鄭與會也皆書於伐鄭之後比事而觀可見矣

汪氏曰齊桓之時在於服楚晉文之時在於勝楚晉悼之時在於徹楚蓋召陵以前楚人連歲加兵於鄭及次陘之伐屈完來盟而鄭無楚患矣城濮之前楚

滅黃而伯主不能恤敗徐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既又成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及得臣敗績而楚頹懾服矣迨夫晉師敗邲之後楚復陵駕中華既縣陳入鄭又滅蕭圍宋于蜀之會奄然以蠻夷之大夫主盟諸夏而聽命者十有一國卒之保鄭以爲己有厲公敗之於鄢陵三假王命以伐鄭而終不服悼公復伯鄭與於五會之信而猶叛焉悼公欲直擣方城漢水之境繼齊桓帖荆之績則楚寔強盛未肯服義而昔者處父之伐不足以屈其力也欲與之決勝復文公館穀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襄公九年

三

之捷則暴骨以逞克不可命而先君鄢陵之勝不足以服其心也於是數伐鄭而不與楚戰使楚人疲於奔命而莫能爭鄭既有以剋其暴很之鋒又有以挫其憑陵之志桓文以降於斯爲盛故于戲毫北雖書同盟以惡鄭之反覆而會于蕭魚特筆以著其美也然悼公四駕伐鄭唯盟戲不致者因子駟之言而未得志於鄭是以不書至穀梁子所謂恥不能據鄭者是也亦猶會鄆謀陳不成救而不書至會耳悼公九合諸侯獨於于鄆于戲不致春秋豈無意哉廬陵李氏曰此盟在五會之後三駕之前晉方失陳

中國之勢未振鄭又侵蔡楚人之辭稍直故士句告用師諸侯不欲戰則內外之心必皆有疑怠矣盟而書同雖曰同心外楚而其實著其反覆也獨幸五會之信在人心者未忘而荀罃又得善勝之道悼公既歸修德息民於是而有以成三駕之績焉則此盟乃夷夏盛衰之機括也歟  
啖氏曰左氏云冬十月諸侯伐鄭下又云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蓋誤重說也古史或用周正或用夏正作傳者承兩國之舊史月數不同遂兩載之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襄公九年

三

按左傳乃盟而還自是卒事之語何得有復伐之事此同盟子之之辭鄭受盟卽是服何云不得志也盟辭小異何害不書至以會日近甫出卽歸從略也穀梁恥不能據鄭已失之曲何氏責公服喪親伐又失之遠矣

附錄左傳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禋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

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

### 楚子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惟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獨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

###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襄公九年

三

汪氏曰楚書子者國君自將恃強軋弱憑陵中國之稱也不書鄭及楚平不書盟不與鄭之從楚也明年諸侯伐鄭則鄭與楚可知矣

按此伐可見盟戲之爲鄭服若晉復伐而鄭拒之楚伐何名

附錄左傳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貧民所以幣更賁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左傳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夏四月戊午會于柤

杜注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柤楚地敷梁傳會又會外之也

張氏曰後漢彭城國傅陽縣有柤水

汪氏曰成十五年晉率諸侯之大夫會吳于鍾離不

###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襄公十年

三

敢屈吳而往與之會已爲過禮今悼公霸業方盛乃合中華十二國之君世子而往主吳以爲會則是舉天下之諸侯皆宗吳矣雖曰資吳以困楚然楚弱而吳興去疥癬而得腹心之疾庸愈乎

番陽萬氏曰春秋於楚未嘗殊會而獨殊會吳者蓋吳以周之同姓僭號稱王諸侯宗之以爲會春秋苟不以殊會而外之於中國則是代宗周爲天下之共主矣

按外吳則不當往會議晉之意在言外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傳

左傳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蕞父輦重如役偃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聊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蕞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句請於荀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機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旣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襄公十年

三

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旣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啟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偃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

卜桑林見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荀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聞以偃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偃陽姪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師歸孟獻子以秦蕞父爲右生秦丕茲事仲尼

杜注偃陽姪姓國

穀梁傳遂直遂也其日遂何不以中國從夷狄也

高氏曰偃陽楚與國也

襄陵許氏曰晉之威德未能服遠躬率諸侯涉楚會

吳而因道用師滅人之國恃取剽利無復伯討則中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襄公十年

三

國之禮義盡矣甚之故日而志之也

陳氏曰以偃陽子歸不書宥偃陽子也以爲非其罪也悼公合十三國之眾而遂滅偃陽於偃陽子何譏焉

焉

汪氏曰偃陽國及相地皆在今沛縣乃吳入中國之要衝則悼公之會吳于相蓋謀滅偃陽而通吳也吳旣會相必以兵同滅偃陽而春秋所書若會相之後繼事以滅偃陽而吳不與滅蓋不以中國諸侯從夷狄之主滅弱小之國也穀梁之言是矣齊桓之伯滅譚滅遂降彰遷陽晉文之伯執曹伯逐衛侯悼公之

伯滅偃陽皆功不揜過此孟子所以謂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

廬陵李氏曰穀梁曰遂直遂也其曰遂何不以中國從夷狄也注者言繼事之辭不加日時實吳會諸侯滅偃陽恥以中國之君從夷狄之主故加甲午使若改曰諸侯自滅然公羊注亦以爲惡諸侯開道強夷滅中國不知何據姑備一說

按遂滅譏多事也 滅偃陽以通道以其近宋故與向戌成辭乃與宋公爲得體 當從左傳晉滅爲是公穀謂吳滅文義不合蓋上云會吳中國爲主也下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襄公十年

三

何得接吳說

### 公至自會

穀梁傳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中國有善事則并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汲鄭伯逃歸陳侯致桓之會存中國也

汪氏曰深諱若公與上會不與下滅也

王氏曰此致前事者二事偶舉其可道者也會夷猶可因會夷而滅人之國其惡甚矣故以會致焉

按公出原因會吳滅偃陽是旁及書至自當舉會不須分外立說

###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左傳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母庚午圍宋門于桐門

高氏曰以宋公受偃陽故也鄭背中國卽夷狄又與夷狄同伐中國罪不容誅也

陳氏曰凡事專言帥師苟二國會則先序主兵者而不言帥師言帥師是國自爲帥也國自爲帥自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始自是雖圍滅亦並稱帥師矣蜀杜氏曰春秋錄楚公子貞於鄭公孫輒之上所以懲鄭也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襄公十年

三

廬陵李氏曰鄭之從楚未嘗不連兵以伐宋一見於宣之元年再見於成之十八年三見於此年四見於明年

按楚鄭並書罪鄭之反覆也

### 晉師伐秦

左傳晉荀息伐秦報其侵也

高氏曰晉方帥諸侯會吳滅偃陽又越千里而伐秦可謂虐用其民矣爲晉計者莫若修文公之業求成於秦庶因秦之兵力共攘荆楚可以少安中國不此之圖而反以秦資楚此晉之失也



家氏曰諸侯惟宋事晉最謹今宋受兵不速救乃更出師伐秦不書大夫帥師略之也

按晉秦相爭楚之利也秦爲楚撓晉分應之而力之專仍在楚 晉伐秦無日當是與楚之伐宋並舉非聞楚伐宋而棄之以伐秦也家氏之說未確

附錄左傳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周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襄公十年

三

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 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况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

秋莒人伐我東鄙

左傳莒人聞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注氏曰莒屢同晉悼之盟而乘閒加兵於魯其無忌憚亦甚矣

按晉不問罪于莒以力疲於秦楚不能遠及莒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此三駕之一

左傳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己酉師于牛首

杜注齊世子光先至于師爲盟主所尊故在滕上

永嘉呂氏曰齊世子光序諸侯上主會者爲之也春秋不改所以示譏言專以強弱事勢爲先後也

注氏曰齊世子光同盟雞澤會戚救陳盟戲會柤皆序小邾子之下惟此年伐鄭序滕薛杞小邾之上而傳稱光先至于師明年兩伐鄭又序莒邾之上傳亦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六

襄公十年

三

云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杜氏皆云爲盟主所尊故進之夫諸侯之世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者下其君之禮一等則侯國世子宜次於伯爵之君之下考之仲子之言但曰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則齊光未誓於天子而可序於薛伯杞伯之上乎成十五年宋世子成序齊大夫之上昭四年宋世子佐序小邾子之下以上公世子而次於子爵是則世子未誓於天子以皮幣繼子男之常制也齊光序諸侯之上是晉悼以私意之向背謂莒邾薛杞國弱而卑齊光國大而強故案周班而進之也况自晉悼之伯莒邾以

子爵而常在辭伯杞伯之上則班爵之等又安可以  
先王舊制論之哉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按鄭同楚伐宋故晉悼有此伐 序次倒置以鼓先  
至自是伯術如此

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駢公穀作裴  
書盜始此

左傳初子駢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  
止獲又與之爭子駢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  
初子駢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  
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駢當國  
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襄公十年

三

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  
宮之朝殺子駢于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  
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  
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  
聞盜爲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愼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  
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蟭帥國人助之殺  
尉止子師僕盜眾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駢司  
齊奔宋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  
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  
書以定國眾怒而焚之是眾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

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  
焚書以安眾于得所欲眾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  
犯眾與禍于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眾而後定

穀梁傳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

程傳盜殺三卿不稱大夫失卿職也

胡傳接左氏鄭公子駢當國發爲司馬輒爲司空駢與  
尉止有爭及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故  
五族聚羣不逞之徒以作亂入西宮殺三卿于朝不稱  
大夫程氏以爲失卿職也卿大夫者國君之陪貳政之  
本也本強則精神折衝聞有偃息談笑而卻敵國之兵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襄公十年

四

勝千里之難者矣乃至於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  
安在其爲陪貳乎故削其大夫爲當官失職者之鑒也  
陳氏曰盜賊者也以賤者而一日殺三卿鄭之失政  
甚矣書盜自此始春秋之季小國圖柄臣甚者陪臣  
執國命矣

張氏曰鄭之從楚以勞中國皆公子駢之罪也鄭成  
公卒之初諸大夫欲從晉矣駢以官命未改止之及  
鄭之役僖公如會以從中國而駢弑之及楚子囊伐  
鄭子展欲堅守以待晉而駢請從楚以任其咎故駢  
者從夷之人弑君之賊也而發輒惟駢是從惡積而

不可拊鄭不能討而盜得殺之此所以不稱殺其大夫也歟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盜四始於此此條之說張氏最得之夫子騅之罪豈可以失職蔽之耶不書大夫當討之賊也不書鄭人不以討賊之義予討止等也書大夫則疑於衛繫書鄭人則疑於雍廩又曰正義曰凡言其者是其所有也君是臣之君故書弑其君臣是君之臣故書殺其大夫盜者寇賊之名被殺者非盜之所有既以盜爲文故不得言其大夫此義甚精但春秋若欲書大夫獨不可依蔡侯申例而書曰盜

春秋詳說

卷三

襄公十年

三

殺鄭大夫某人乎故不書大夫之說程氏得之而所以不書大夫之說張氏得之

按騅最悍惡書盜殺所以快之若責以弑君之大罪則謂不能正典刑而盜得以殺之也左傳云五族因公子之徒以作亂先是無故殺羣公子眾切齒久矣而又斂五族之怨故成此殺書法不重貶眾以盜而重騅等之爲盜殺也

### 戊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戊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戊之書曰戊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

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樂廩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樂廩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春秋詳說

卷三

襄公十年

美

林注楚數救鄭矣宣元年爲賈二年圖椒成九年子重十六年楚子十七年子重公子申皆不書至是始書救鄭以爲晉悼復伯楚欲救而不能也是故書救陳見晉之終失陳書救鄭見楚之終失鄭云爾公羊傳孰戌之諸侯戌之曷爲不言諸侯戌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諸侯已取之矣曷爲繫之鄭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

穀梁傳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

胡傳虎牢之地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戊而繫鄭者罪諸侯也曷爲責鄭設險所以守國有是險而不能設犧

牲玉帛待盟境上使其民人不享土利辛苦墊隘無所底告然後請成故城不繫鄭者責其不能有也曷爲罪諸侯夫鄭人從楚固云不義然中國所以城之者非欲斷荆楚之路爲鄭蔽也駐師阨險以逼之爾至是伐而復戍焉猶前志也則可謂以義服之乎故戍而繫鄭者若曰鄭國分地受諸天子非列國所得專所以罪諸侯也聖人旣以虎牢還繫於鄭又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諸侯之罪益明矣夫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肆其陵逼曾荆楚之不若也亦可謂深切著明也哉張氏曰罪諸侯者責霸主之寡謀前年戍陳不能制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襄公十年

三

楚以保陳矣又踵前轍而勞諸侯以戍守罷敝中國恃力逼小豈霸主服人之道乎故反繫之鄭以罪之汪氏曰陳已服而悼公命諸侯戍之春秋書戍陳著其人心不協保陳不終遂致陳侯之逃也鄭未服而悼公戍虎牢以逼之春秋書戍鄭虎牢著其據地利以脅鄭而反使楚人得以竊救患之名也是故戍陳雖善而後書陳侯逃歸則戍陳爲無功矣戍虎牢雖未爲不善而下書楚救鄭則中國爲有罪矣故陳氏謂凡戍不書惟晉悼公之戍陳鄭也特書之楚屢救鄭矣宣元年薦賈二年闕叔成九年子重十六年

楚子十七年子重及公子申之類皆不書其志在於爭中國不可許之以救也然聖人之作春秋好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晉中國之侯伯也楚猾夏之蠻夷也晉文公懷怨以攻衛過於侵暴則書楚人救衛晉悼公據險以阨鄭肆其陵逼則書楚公子貞救鄭皆所以備責伯者之不仁而見夷狄反有救患之善也旣而楚救衛而終不能保衛楚救鄭而終不能爭鄭又以著裔不謀夏之常理耳雖然前書晉悼救陳而陳卒屬於楚此書楚救鄭而鄭遂服於晉得鄭而棄陳悼公蓋惑於諸大夫之言以爲陳近於楚是以計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襄公十年

三

近功而背大義急於此而緩於彼也廬陵李氏曰虎牢繫鄭三傳亦不同公羊注與左氏通穀梁說無意義不可從胡氏蓋因下文有楚救鄭之書凡救者善則伐者不善故罪諸侯此義甚精而張氏責伯主寡謀之說亦發明得春秋特書二戍之義又曰陳氏曰不繫之鄭者爲天下城之者也繫之鄭者爲鄭戍之也是故楚丘不繫之衛緣陵不繫之杞梁山沙鹿不繫之晉皆非一國之辭也邾郚郕繫之紀彭城繫之宋皆一國之辭也此亦一說所謂爲天下城之者豈非何氏所謂欲其拒楚者歟又曰陳

氏曰書救陳見晉之終失陳書救鄭見楚之終失鄭此雖與例不合然亦足以見晉悼公之編特書晉楚二救之義

按城虎牢不言鄭者承上會戚之文與眾共之不必繫之鄭也成虎牢言鄭者起下救鄭之文成以偏鄭故楚來救也胡傳以虎牢還繫于鄭深罪諸侯似非春秋本旨鄭不服而置戍以偏之不愈于圍其國乎是兵爭之常何足深怪楚人救鄭乃所以爭鄭亦何足深取伐鄭而師還則鄭無患成虎牢則常在鄭側鄭不能安枕故終服楚救鄭不能常在鄭也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襄公十年

三

### 公至自伐鄭

襄陵許氏曰書楚救鄭而致公知諸侯之避楚也

按秋出冬歸爲日久自宜書至不專以楚救鄭而書至也據左傳楚人亦還是兩退之辭乘楚不意而伐鄭救至而退所以敵楚是晉之得計處非真有畏於楚許氏說不然

附錄左傳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王右伯與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與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與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筆門

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筆門閭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筆門閭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

春秋詳說

卷三十八

襄公十年

四

春秋詳說卷三十八終

春秋詳說卷三十九

牟陽冉觀祖輯撰

襄公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此志三家分公室之始

左傳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

春秋詳說

卷三十九

襄公十一年

一

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

杜注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三分國民衆壞其車乘分以足成三軍使軍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者無公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入己故昭五年傳曰季氏盡征之民辟倍征故盡屬季氏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而改作也此蓋三家盟詛之本言

春秋詳說

卷三十九

襄公十一年

二

孔疏昭五年傳追說此事云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叔孫氏臣其子弟不臣父兄謂取二分而二歸公也孟氏取其半又如叔孫所取其中更取其半又以半歸公謂取一分而三歸公也彼傳順序此文顛倒傳意以叔孫爲主而先說孟氏言孟氏如叔孫所得使其半爲己之臣叔孫所得子與弟也此孟氏若子若弟是子弟中課取其一又分半以歸公也叔孫使子弟盡爲己臣唯以父兄歸公耳如上所分三家所得又各分爲四季氏盡取四分叔孫取二分而二分歸公孟氏取一分而三分歸公

公羊傳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穀梁傳作爲也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

胡傳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既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強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爲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爲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慮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其明

春秋詳說

卷三十九

襄公十一年

三

年季孫宿救合遂入郛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或問王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周公之封於魯得用郊禘之禮設兩觀乘大路豈獨受二軍而已哉是知自伯禽以來固已有三軍矣往自文宣而下軍政壞不補其闕自此年以前國之三軍皆屬於公有事則諸卿分帥以行然當時諸卿私乘必多於公車矣至是季武子欲專至一軍故請於叔孫穆子欲重新

整頓作三軍申明約束一也三家各毀其私乘以補足三軍之數二也三子各主一軍專其役邑而公無與焉三也故謂之作三軍乎公無與焉而不疑蓋公年十四生於帷牆之中不知軍國子民之道殆與晉悼異矣茅堂胡氏曰是也魯自有三軍而謂作者變其法制爾先儒謂舍中軍所誤故以魯本二軍而有復古之說

汪氏曰費誓稱魯人三郊三遂說者謂大國三軍故三郊三遂則魯舊有三軍明矣然春秋書作三軍蓋是時軍政壞壞而公室之三軍不能備王制之舊是

春秋詳說

卷三十九

襄公十一年

四

以季氏借改作之名而專兵權也孔氏正義謂僖公復古制作三軍至文公以來伯國以軍多貢重遂自減爲二軍至此復作三軍然成二年四卿並將則三軍未嘗廢也特以僖公而後世卿強盛既有三桓又有臧孫氏仲氏叔氏之類是以采邑所取既多而公室之兵軍數廢闕及是三家三分公室又壞已之車乘以復三軍之本制其實欲奪公家之兵爲己私爾聖人不以作三軍繫之三家者其意曰魯國雖失兵權而聖王之大法則不使兵權不在公室也經凡書作者不宜作也如作丘甲作南門作雉門兩觀皆譏

也三軍魯之舊制而亦書作學者習其讀而問其傳則知罪之在矣

陳氏曰書作三軍志三家之分公室也

家氏曰析三軍以爲二而三家各有其一爲國君者僅擁虛器於上國非其國乾侯之禍權輿於此春秋書城費於前書作三軍於後所以垂人臣負固跋扈之戒

趙氏曰公羊云三卿也按魯卿素已有四五不止三也穀梁又云諸侯一軍按國有大小軍制富異周禮小國一軍據魯初封時最爲大國非一軍明矣

春秋詳說

卷三十九

襄公十一年

五

廬陵李氏曰此條其制國分民之說左氏得之而正義尤詳胡氏張氏諸家多從之但杜氏以爲魯舊二軍今增立中軍爲三軍胡氏以爲魯本有三軍今不過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故謂之作耳此處小不合然疏又曰成王封周公時必有三軍後以軍多貢重故自減爲二軍耳非是魯眾不滿三軍也若如此說則亦無礙於胡氏之義矣但觀成公作上甲之後四卿並將則魯未必止二軍也當從胡氏舍中軍見昭五年

按此條左傳注疏爲詳謂之作三軍當以杜氏作

中軍爲是若本三軍而改其制恐不得謂之作國家多事用兵不止二軍之數而其制自爲二軍今則三家分公室爲三軍耳孔疏自減爲二軍之說可用三減爲二而二又分爲三但舊三軍屬公此三軍屬私不同也

夏四月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臨川吳氏曰因四卜之瀆以著魯郊之僭

汪氏曰僖三十一年亦四卜郊不從但書免牲不書不郊蓋免牲則不郊可知此云不郊則卜免牲不吉

春秋詳說

卷三十九

襄公十一年

六

而不敢免也

高氏曰魯不當郊郊非禮也今不郊者非知其非禮故也乃卜不從故耳直書不郊則不復免牲矣

按不郊而仍存其牲故不書免牲汪氏之說明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傳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



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

杜注欲以致諸侯

按此故侵宋以致晉則前之因侵蔡以致楚益信蓋

小國之爲謀曲至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伐鄭此三駕之二

左傳四月諸侯伐鄭已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

春秋詳說

卷三十九

襄公十一年

七

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

高氏曰以前伐未得志而鄭復來侵宋故也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亳公穀作京

左傳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愼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蕓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憲救災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問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蹈其國家

杜注亳城鄭地

程傳鄭服而同盟也隨復從楚伐宋云同見其反覆

任氏曰亳城偃師也故湯都

廬陵李氏曰悼公四同盟止此正義曰盟告諸神而先稱二司知其是天神也觀禮諸侯觀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青赤白黑玄黃設六玉圭璋琥璜璧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族而立天子祀方明禮日月四瀆山川丘陵鄭立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會同而盟明神鑑之謂之天之司盟有象

春秋詳說

卷三十九

襄公十一年

八

公至自伐鄭穀梁傳不以後致盟後復伐鄭也

范注傳例曰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伐

者則以會致

臨川吳氏曰以前事致者見雖同盟而未得鄭也

廬陵李氏曰此盟後致伐以先事致與伐楚盟召陵

致伐書法同然彼以服楚爲大則書致伐者宜也此

則未能服鄭正與柯陵事同而書至異者何也穀梁

疏以柯陵爲公不同平伐鄭故以會爲大此爲楚強

諸侯畏之故以伐爲大此說亦強通以此爲盟後更

伐柯陵獨不盟後復伐乎以此爲楚強柯陵楚獨不

強乎蓋厲公三伐終不能服鄭則只以常例書之此

則三駕之後蕭魚序續方以會至故兩書至伐以見

春秋詳說

卷三十九

襄公十一年

九

兵事之未可息而終書至會以見中國之所以安所  
謂不一勞者不永遠也歟

按李氏兩書至伐以見兵事未息可從

### 楚子鄭伯伐宋

左傳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

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胡傳盟于亳城北鄭服而同盟也尋復從楚伐宋故書

同盟見其既同而又叛也既同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欲

致晉師而後與之也故書之盟其載書曰或開茲命明

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陪其國家雖論此盟而不

顧也噫慢鬼神至於此極而盟猶足恃乎

按鄭欲從晉而姑同楚實所以徹楚楚在鄭衛中與

他侵伐不同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此三駕之三

左傳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

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

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

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埃禁掠掠晉侯使叔胙告于

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

春秋詳說

卷三十九

襄公十一年

十

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  
惺師觸師蠲廣車輶車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  
歌鐘二肆及其鐘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  
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  
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  
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患君之靈也二三子  
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  
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  
左右亦是師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  
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

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杜注蕭魚鄭地

公羊傳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爾

何注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

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

胡傳程氏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

春秋詳說

卷三十九

襄公十一年

二

囚而歸焉納斥候禁侵掠遣叔肸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悼公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孫氏曰言伐言會者得鄭之辭也鄭自桓文後晉楚爭之久矣晉悼比歲大合諸侯今始得之亦能有鄭論二十年此晉悼之績也

陳氏曰有地會而後伐者矣未有伐而後地會者也地會而後伐未集事之辭也伐而後地會集事之辭也伐鄭會于蕭魚序績也

汪氏曰會于蕭魚與盟于召陵書法正同皆一經之特筆所以序二伯之績然召陵則先書屈完來盟蕭魚不書鄭會者夷狄之服義必明著其請盟之迹鄭之服晉雖不著鄭會而書會于蕭魚公至自會楚人執鄭行人良霄於伐鄭之下則得鄭可知矣 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經皆略之謂鄭不可信而小信不足恃也 齊桓伯業至葵丘而盛桓公束牲載書而不敵血天下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晉悼伯業至蕭魚而盛悼公信鄭不疑不復以諸侯同盟而鄭自此不復叛蓋要之以信而使人強從不若

春秋詳說

卷三十九

襄公十一年

三

待之以誠而使人自服也

蘇氏曰自鄭人侵蔡之後晉楚爭鄭五年之間晉人固以諸侯伐鄭楚輒救之晉用知罃之謀未嘗與楚人戰至是楚不能應遂全師以服鄭鄭乃固與晉楚不能爭雖城濮之克不能過也

劉氏曰春秋嘉善矜不能悼公之服鄭也有道其信義著於諸侯非一日之積此善之可嘉者也鄭伯之欲從中國也亦非一日之積逼於楚之強而未果此不能之可矜者也然則晉之取鄭鄭之下晉不始於會蕭魚之日其信已在前矣至其會也諸侯以小息

中國以小安是乃有貴乎約信者也其義不言而喻不盟而宣故略其文以見其貴蓋春秋成人之美之意也不以戰伐爲善不以盟誓爲信示以救災恤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而遠人服矣

永嘉呂氏曰悼公再伯之烈其最可稱道者蕭魚之會以盟則不如屈完之來有以服其心以戰則不如城濮之師有以驚其氣然以荆楚方強子囊爲政而懷然有憚晉之心雖或時帥師徒以示不怯而卒不能以陵駕中國者豈無故哉觀子囊之言則晉悼之所以能服楚者固有道矣

春秋詳說

卷三十九

襄公十一年

三

廬陵李氏曰晉悼三駕止此八年九合亦止此自襄八年後晉楚爭鄆三年之間晉四興師伐鄆楚輒救之然悼公之服鄆也不以盟誓爲信不以威力爲武所謂善勝者也故晉之制楚者三文公以力勝厲公以幸勝悼公以善勝其亦庶幾乎召陵之不戰乎伐楚盟召陵伐鄆會蕭魚皆序績之文也  
按此舉伐鄆至而鄆成不復用兵蓋鄆已有定畫從晉也會于蕭魚不復言盟趙武入子展出已足相信不待與諸侯齊盟也鄆服而楚不敢爭此是晉悼伯功最盛處

公至自會

穀梁傳伐而後會不以伐鄆致得鄆伯之辭也

范注鄆與會而服中國喜之故以會致

程傳兵不加鄆故書至自會

高氏曰春秋以變文爲褒貶屢書盟而不信則以不書盟爲譏屢書伐而無功則以不致伐爲美也

廬陵李氏曰厲公三伐終以伐致悼公三伐終以會致春秋之立文精矣

按至自會言歸于好也

楚人執鄆行人良霄良霄作良霄

春秋詳說

卷三十九

襄公十一年

四

左傳鄆人使良霄大宰石癸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緩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  
杜注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爲讖也既成而後告故書在蕭魚下

穀梁傳行人者挈國之辭也

襄陵許氏曰書楚執良霄見楚之力盡於是矣

高氏曰鄆使良霄告絕于楚楚不能得鄆故執良霄以舒憤懣不平之氣自是不復出師以與晉爭鄆於

是堅從晉矣

汪氏曰悼公之四伐鄭于戲則楚子伐鄭成虎牢則公子貞救鄭毫北則楚鄭伐宋或伐或救或挾鄭以病中國獨至於蕭魚僅能止鄭之一卿而不能出師蓋勢窮力屈知義之不可敵而不敢抗也

按稱楚人貶書此以結楚人爭鄭之案

### 冬秦人伐晉

左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春秋詳說

卷三十九

襄公十一年

五

高氏曰秦景公妹爲楚共王夫人於是爲楚伐晉報去年之役

家氏曰晉爲秦所敗春秋略敗而不書不與秦人之爲楚而救鄭也

按書秦人貶小有勝敗不足書也

### 十有二年

###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穀作部

左傳

杜注台琅邪費縣南有台亭

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

也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

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舉重也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

高氏曰諸侯伐我未有言圍邑者書圍邑自此始莒人間歲伐我公五與莒子會宜其釋怨同好矣而見伐不已則魯弱可知矣

###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郕

郕公作運

左傳季武子救台遂入郕取其鐘以爲公盤

公羊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

何注時公微弱政教不行故季孫宿遂取郕以自益其邑

春秋詳說

卷三十九

襄公十二年

六

穀梁傳遂繼事也受命而救卻不受命而入郕惡季孫宿也

胡傳郕莒邑也遂者生事也入者逆辭也大夫無遂事

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郕惡季孫宿之擅權使公不

得有爲於其國也或曰古者命將得專制閭外之事有

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曰此爲境外言之也

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爲也

昭公逐定無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

矣

家氏曰宿始繼其父卽美城賜邑繼而作三軍取公

室之丘句以爲己之私有今而救台遂事入鄆取邑以自廣其心非爲國也

廬陵李氏曰襄公之編書救邑者二此年救台十五年救成蓋作三軍之後魯益弱矣以區區之鄆莒而連年來伐况齊乎然季孫救台遂入鄆而不忌公親救成乃至遇而不敢前君弱臣強又可見矣  
劉氏曰公羊云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非也伐一事也圍一事也取一事也三者不相亂而猶云云不亦惑乎穀梁云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亦非也取邑不書有所避爾

春秋詳說

卷三十九

襄公十二年

七

按莒數伐魯至于圍台無禮甚矣方患魯無以報之而季武子救台遂入鄆稍振魯氣足以懲莒之惡而諸家以遂人鄆責宿之專將謂莒可圍台而魯不可入鄆豈理也哉 左氏云取其鐘爲公盥是歸獲於公而何氏謂季氏自益其邑因以爲季氏之罪恐鄆一入未必卽爲季氏所有春秋書入而不有者多矣 季氏之專固爲魯病而此處不可以功爲罪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公作士彭

左傳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

杜注謝前年伐鄆師

廬陵許氏曰晉悼服鄆抑楚而聘魯善持勝也 按此聘見晉悼有禮

秋九月吳子乘卒

吳始書卒

左傳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 蜀杜氏曰宣十八年錄楚子旅卒者甚其暴盛而諸侯交接赴告之相親也此書吳子卒亦以其暴盛且明諸侯通之會之而赴告之相及也 孫氏曰不書葬者罪大惡重貶之也

春秋詳說

卷三十九

襄公十二年

八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左傳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鄆也

高氏曰秦人與焉而制之者楚人率秦故專罪楚也 廬陵李氏曰著楚之無能爲也 按楚不侵鄆而侵宋知鄆有辭

附錄左傳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

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晉王使陰里結之

### 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

高氏曰晉侯一使人來聘而公遂親往朝之事晉之禮恭矣

趙氏曰按大國使聘即須自往拜之是公無寧歲也而左氏言禮也一何謬乎按左氏所謂禮乃當時相沿之禮非先王所制之禮也

春秋詳說

卷三十九

襄公十二年

九

附錄左傳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

###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左傳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蜀杜氏曰公行必致危之也今踰年而返不可不致之

廬陵李氏曰左氏告至例桓二年傳曰告于廟也桓十六年傳曰以欽至之禮也此年曰書勞于廟也然則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則不書此亦一說

姑存之

按此至非危踰年當書耳告廟欽至書勞不宜分作三事左氏隨文而書無深意也

### 夏取郛

郛公作詩

左傳夏郛亂分爲三師救郛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

杜注郛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郛亭

公羊傳郛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高氏曰魯乘亂滅之以爲附庸不言滅者內大惡故婉其辭也

春秋詳說

卷三十九

襄公十三年

三

襄陵許氏曰晉始息民是以楚侵宋而不報魯取郛而不討取無大亂而已

劉氏曰左氏云凡書取言易非也春秋褒善貶惡難易何足記乎

汪氏曰公羊以郛爲邾邑然不書伐邾則非邾邑明矣

按擅取小國爲附庸書貶

附錄左傳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絲上以治兵使士魴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魴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

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尙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其上

春秋詳說

卷三十九

襄公十三年

三

下有禮而讓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恆必由之

###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左傳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王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惟是春秋寵窆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禩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

秘楚其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其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其乎請諡之其大夫從之

附錄左傳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爲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按楚共知過可取自鄢陵敗後楚不復與晉力爭蓋常歉然於心也

春秋詳說

卷三十九

襄公十三年

三

### 冬城防

左傳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侯畢農事禮也高氏曰防臧氏之邑也厥後齊高厚伐我北鄙圍防則城防者畏齊也

廬陵李氏曰莊二十九年已城防矣今又城之蓋臧武仲始受邑也十七年齊師圍臧孫于防二十四年臧孫自邾如防以求後於魯此一防之始末也觀下文會向伐秦齊崔杼皆怠慢不攝悼公既卒齊師先叛則城防其亦爲疆事之備歟按城防備齊而又工築以時可無譏必書之者重民



力也 不開賊氏事

附錄左傳鄭良霄大宰石彘猶在楚石彘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偏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十四年

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

左傳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

春秋詳說

卷三十九

襄公十四年

三

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苦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眾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胃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噪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

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

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搗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毅志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膏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卽事於會成懼幣也於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杜注魯使二卿會晉敬事霸國晉人自是輕魯幣而

春秋詳說

卷三十九

襄公十四年

三

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也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情慢不攝故貶稱人蓋欲以昏率諸侯獎成霸功也向鄭地吳來在向諸侯會之故曰會吳

孔疏卿出聘使及盟會皆以大夫爲介禮之常也此會魯使季孫宿與叔老二卿會晉敬事霸國故以卿爲介晉爲盟主亦列之於會於例聘與會唯書使主其介不合書也魯人以其並列於會故並書之也

胡傳使舉上客而叔老並書者以內卿行則不得不書矣季孫宿以卿爲介而不使之免叔老介於宿而不敢

避蓋兩失之雖晉人輕其幣而敬其使於君命使人之體豈爲得哉

高氏曰吳來在向諸侯之大夫往會之夫楚結秦以病晉而晉又交吳以害楚亦相激而然爾重言會與會鍾離同

汪氏曰卿使則大夫爲介大夫使則士爲介昭二十三年叔孫婁如晉曰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媵卿而回大夫也今魯以二卿會晉而晉列二卿於會晉魯俱失禮矣且自蕭魚而後凡役皆大夫悼公之怠而伯業之衰也

春秋詳說

卷三十九

襄公十四年

五

陳氏曰此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也其特書人何傳曰情也則不親事於會也向之會悼德衰矣退吳人而卒會吳執莒公子而卒會莒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而悼不自將荀偃樂驪一爭而大還是故伐秦之役不書晉侯志晉侯之怠也則諸侯之大夫有不親事於會者矣有伯者之令而大夫不親事悼公爲之也自是會澶淵晉趙武宋向戌不書書鄭良霄於城杞鄭游吉不書書公孫段則君令多不行於大夫矣

廬陵李氏曰晉之會吳止此自此以後吳不贅於晉

晉亦不能致吳至黃池而兩伯並列矣

臨川吳氏曰左氏以此會爲吳謀楚然吳在向而晉率諸侯之大夫往會之是晉有求於吳非吳有求於晉也故疑左氏所載事迹非其實高氏謀伐秦之說或是

按左傳輕魯幣而益敬其使似是予叔老之爲介故並書之而胡傳謂失使人之體立論亦正 在吳爲謀楚在晉爲伐秦恐一事皆在其中

附錄左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

春秋詳說

卷三十九

襄公十四年

五

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釐曹人莒人邾人滕人郕人杞人小邾人伐秦晉秦兵爭止此

左傳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

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矯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械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鶴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樂廩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樂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合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樂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樂廩謂士曰曰余弟不欲

春秋詳說

卷三十九

襄公十四年

三七

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情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樂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樂廩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樂廩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厲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

高氏曰秦襄與師煩擾中國將帥不和威德兩弛晉

國之政衰矣

汪氏曰晉秦七十年之兵爭鬪兆於圍鄭怨結於敗穀禍稔於三戰大舉於九國之伐而終於此役蓋自文公之伯合諸侯之師未有若是之眾也然以十三國之卿大夫帥重兵以壓境而師出無律將各異心徒以煩民功績蔑有晉侯待於境上視若贅旒皆悼公之怠於政事致諸臣之專恣也趙氏曰左氏云齊宋大夫不書情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書於伐秦攝也按經意以事之邪正褒貶不爲其小小幹舉情愈生文

春秋詳說

卷三十九

襄公十四年

三八

廬陵李氏曰左氏情攝之義趙子雖不取之然齊宋書人諸傳皆無成說以爲未命大夫又不當序衛鄭上觀成二年蜀之盟齊大夫列鄭卿下則此非微者審矣姑從左氏

按伐秦之役樂廩債事而經專書荀偃責主帥也左傳葛括勸濟有事可見故特書其名餘皆人之若謂崔杼華閱兩會皆情恐不然鄭公孫蕞實說北宮懿子而二子方同勸濟葛又帥師以進可見其會之誠伐之力故兩舉並書其名據事實當是如此

已未衛侯出奔齊

公作衛侯衍

左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盱不召而射鵠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輓之公怒輓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忘我矣弗先必死并格於戚而入見遽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如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矯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上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

春秋詳說

卷三十九

襄公十四年

三

公如鄆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鄆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庚公差庚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鞫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家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

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卽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鱣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邾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邾臧紇

春秋詳說

卷三十九

襄公十四年

三

如齊唁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杜注諸侯之策書孫甯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

胡傳按左氏衛甯殖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夫所謂諸侯之策則列國之史也諸侯則若晉若魯是也史則若晉之乘魯之春秋是也今春秋書衛侯出奔齊而不曰孫林父甯

殖出其君者蓋仲尼筆削不因舊史之文也欲知經之大義深考舊文筆削之不同其得之矣或曰孫甯出君甯所同疾史策書之是也聖人曷爲掩姦藏惡不暴其罪而以歸咎人主何哉曰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也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何可出也所爲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乎故衛衍出奔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而定姜曰有罪若何告無春秋端本清源之書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爲名所以警乎人君者爲後世鑒非聖人莫能修之爲此類也

春秋詳說

卷三十九

襄公十四年

三

啖氏曰或曰臣出其君而其罪不彰無乃掩姦乎曰出君之罪史氏知之也春秋舉王綱正君則而治道興矣不善之積莫非已招也

襄陵許氏曰逐君之惡未有若林父者矣鄭厲衛惠猶以禮去者也春秋之季君弱臣強衛獻出奔不名所以抑強臣而存大義也

廬陵李氏曰此年衛侯奔剽立二十年甯殖卒遺命其子喜納衛侯二十五年晉人合衛與之夷儀衛侯入夷儀其冬使與甯喜言求復國二十六年喜弑剽而復國二十七年殺喜子鮮奔晉又曰凡人君奔例

書名罪其失地言非復諸侯也鄭突衛朔燕款蔡朱莒庚與邾益是也獨衛成公之奔楚不名者歸罪於晉侯衛獻公之奔齊不名者歸功於弟鱣也及其復國則皆書名皆書復歸矣是二公之書法正同也汪氏曰王氏箋義云衛侯不道失國當從公羊書名今考二十五年之夷儀三傳皆不名經必有義不可強合失國書名之例蓋衍之立以正非突朔之比剽之篡又非可以忽黔牟例論故衍不名程子謂春秋前已立例到後來書得全別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正此類耳

春秋詳說

卷三十九

襄公十四年

三

按衛侯書出奔罪衛侯有以自取也後復入故不書名以存其爲君也林父逐一君立一君肆其殺戮追敗公徒其惡總於後書畔見之

附錄左傳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旣衰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

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阜隸牧圉皆有親驢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

春秋詳說

卷三十九

襄公十四年

三

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楚人侵我東鄙

左傳

杜注報入鄆

高氏曰莒自滅鄆之後四伐我矣是無晉也

汪氏曰渙梁之執蓋有由矣

按莒數侵魯晉不暇討卒有渙梁之執而齊又襲莒

伐莒莒遂不振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左傳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帥于棠以伐吳吳不

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臬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汪氏曰楚既不得志於中國故致怨於吳也

按楚敗而貞亦尋卒楚于是益不競矣

附錄左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昨太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舅敬之哉無廢朕命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墨吾人知人于戚

春秋詳說

卷三十九

襄公十四年

三

左傳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杜注定立剽戚衛地

襄陵許氏曰衛人立剽非正也而謀定之則正弗勝

矣林父在會是以知其謀定剽也

薛氏曰衛亂不討會其賊以定之非義也

高氏曰諸國書卿明皆林父之僞也

張氏曰前書衛侯之奔此列孫林父于會晉爲伯主抑君而臣是助具書于策則晉大夫之黨林父罪惡具見左氏所載師曠中行偃之言專罪其君情可見矣

家氏曰晉悼用師于鄭衛衍無會不往無役不從今其爲臣所逐晉當會諸侯納衛君誅孫宵以伸伯討乃盟主職分之所宜爲既不能然反聽賊臣立君而爲會以定其位此春秋之所甚惡也

汪氏曰會七國之大夫于賊臣之私邑而定逐君之賊此晉之強家所爲悼公末年怠於政事惑於其臣

春秋詳說

卷三十九

襄公十四年

三

而不之省也

廬陵李氏曰衛侯出奔而林父會于戚昭公在乾侯而季孫會適歷釋君助臣之禍前後一轍悼公伯業盡喪矣苟偃親弑君之人而以此問之悼公之聰明不逮少年矣齊人之貳豈待假羽毛哉于戚之會諸傳無文當從張氏許氏

按戚孫氏邑會戚以定立剽明係爲孫氏而林父且得列于會實爲會主也備書以譏諸國黨惡

附錄左傳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

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十有五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左傳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聞

杜注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亳之盟

鄭氏曰劉魯地

襄陵許氏曰不盟于國而盟于劉崇向戌故公弱甚

春秋詳說

卷三十九

襄公十五年

美

矣

汪氏曰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不繫國著向戌遂事之專不言公見其伉也聘而遂盟已爲非禮况以千乘之君而降尊失列與之盟于國都之外乎公嘗如晉而及晉侯盟長檣此伯主謙遜以懷望國而非諸侯待鄰國大夫之所當施也朝聘而盟于外惟此兩見而已

按書盟于劉以見聘不當盟且不當盟于國外然當時習爲常矣

劉夏逆王后于齊

左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杜注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也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公監之

公羊傳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

何注傳曰天子大夫是也不稱劉子而名者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故貶去大夫明非禮也

穀梁傳過我故志之也

范注劉采地夏名書名則非卿也天子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女

春秋詳說

卷三十九

襄公十五年

七

胡傳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昏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劉夏士也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然則何使卿往逆公監之禮也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書劉夏而不書靖公是知卿往逆公監之禮也春秋昏姻得禮者常事不書

臨川吳氏曰王后天下母上儀天王猶乾之有坤可不重歟祭公遂自逆后而紀姜媼歸京師其逆其歸兩從苟簡故書逆書歸劉夏以士逆后而齊之歸女無違於禮書逆故不書歸得禮者不書失禮然後書夫魯桓八年乃桓王之十六年魯襄十五年乃靈王

之十四年周衰禮廢昏姻之制不時聖人因祭公之來劉夏之過我而書以示譏也

按左傳可疑劉夏既從單靖公則單爲主何爲不書單而書劉乎胡傳謂公監之卿往逆豈監者不宜書而逆者乃書乎此一舉總是逆王后似無分于監與逆况單靖公王朝卿士不得謂之非卿而劉夏疑卽王朝世臣劉氏亦未必卽爲官師傳記恐有錯謬公羊何注可參看 公穀皆不言單靖公可信

附錄左傳楚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爲子馮爲大司馬公子囊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

春秋詳說

卷三十九

襄公十五年

八

爲莫敖公子追舒爲箴尹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廐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覲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蒍師蒍三月公孫黑爲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駟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師蒍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蒍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蒍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



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季孫宿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左傳

杜注遇魯地書至遇公畏齊不敢至成

公羊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

高氏曰衛侯在齊季孫宿爲戚之會以定衛而齊不與焉齊固有憾於諸侯矣伐我北鄙以此之故魯於是時三分其民而公室卑弱已不足以當敵故書公救成至遇

家氏曰魯本非弱國自季氏專政務豐植其私門城

春秋詳說

卷三十九

襄公十五年

三

費矣又取公室之丘甸卒乘自歸其私於是魯君拱手於上邾莒交侵齊亦屢伐譬之百金之家猶足自立而盜起於內莫知所以制之則外寇之來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

廬陵李氏曰此齊之弱魯第五役也自鞍戰之後齊兵不至魯者三十餘年則以畏晉之故也於是再見晉悼衰矣三年之閒伐魯者六而有同圍之師又曰此際成不服之始事也春秋書齊之圍成者二此年及明年公之圍成者二昭二十六年定十二年始則疆事之無備終則家臣之恃強

按齊無故來伐高氏說近之書圍成見齊之暴書至遇見魯之怯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左傳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

常山劉氏曰由不能救成故成郛見壞而城也

高氏曰此孟孫之邑而季孫叔孫帥師以城之者見三家相黨以備齊爲名而興役之衆故其城堅固可守卒爲魯患而不可墮也郛蓋外城也

蜀杜氏曰春秋凡帥師而城者甚之也况此二卿以師城之其譏可知矣

春秋詳說

卷三十九

襄公十五年

四

汪氏曰此言城郛則凡言城某者非獨郛也

按成在此時未必爲孟氏私邑常山劉氏說是成郛見壞而城之夏月二卿帥師以城見其事急諸說多譏之似無謂後齊復圍成此城未爲無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左傳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

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高氏曰邾貳於晉以與齊黨於莒故來伐

襄陵許氏曰政在君則民一民一則國強政在臣則

民二民一則國弱魯自文公失政大夫益竊國柄齊與邾莒交伐其國不競甚矣無他民分於三桓故也按莒侵東鄙齊伐北鄙邾伐南鄙三面受兵難以爲國矣由三家各營其私而公室益弱也

###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左傳

林注悼公卒子平公彪立

襄陵許氏曰悼公之伯功亞桓文平公受之遺烈猶在祝柯澶淵之盟是己自是則晉日替矣

廬陵李氏曰悼公立於成十八年凡十六年起四公

春秋詳說

卷三十九

襄公十五年

聖

之衰而復文襄之盛入國之明日還不臣者七人卽位之一月取六官於民譽蓋晉賢侯也李氏曰晉悼公其猶有君子之資乎不獨伯功之美也齊桓歷變履險以數十年之經營而行事未免過舉晉文老於奔走晚而復國然血氣之驕悍未除悼公之齒淺矣乃能忠厚而不迫堅忍而持重有同顧卻慮之謀無輕遲輒快之舉其亦稍知以道養心歟八年九合則勤於安夏也三分四軍則謹於用民也六卿選德則用人有章也駟御知訓則教士有法也此其所以能得諸侯服鄭而駕楚也使晉以詐力相長未必能服

諸侯也悼公先以謙德臨之雞澤之召諸侯曰寡君願與二三兄弟相見以謀不協故十三國相與周旋不合而從無滅譚滅遂執曹執衛之事使晉以盟誓爲信未必能得鄭也悼公純以誠心行之鄭子展曰晉君方明必不棄鄭故五會之信終於不盟無逃盟乞盟之煩使晉以戰伐爲威未必能駕楚也悼公一以容量處之楚子囊曰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故三駕之烈不交一旅無城濮鄆陵之勢是三者非有君子之資乎然能服諸侯而不能杜大夫用事之漸能得鄭而不掩失陳之責能駕楚而不能蓋誘吳之非

春秋詳說

卷三十九

襄公十五年

聖

夫諸侯盟誓之權非大夫敢干也蕭魚已後凡三大會苟偃士句儼然臨之諸侯雖合大夫浸分何謹於諸侯而縱於大夫乎陳不可棄猶鄭不可舍也成陳之役以爲有陳非吾事無之而後可鄭雖向晉陳竟歸楚何工於撫鄭而拙於懷陳乎吳不可啓猶楚不可釋也會向之役欲數吳不德以退吳人亦已晚矣楚患雖弭吳憂尤甚何明於治楚而暗於治吳乎不然悼公之伯過桓甚矣

附錄左傳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蟠送葬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

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

春秋詳說

卷三十九

襄公十五年

星

春秋詳說卷三十九終

春秋詳說卷四十

牟陽冉觀祖輯撰

襄公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左傳

杜注踰月而葬速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

左傳春葬晉悼公平公卽位羊舌肸爲傅張君臣爲中

春秋詳說

卷四十

襄公十六年

一

軍司馬祁奚韓襄樂盈士鞅爲公族大夫虞丘書爲乘馬御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

杜注不書高厚逃歸故也溴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

高氏曰爲討邾莒也邾莒連伐魯魯使告于晉悼公將爲會以討之遇疾乃止平公卽位遂成父志

蘇氏曰衛侯剽也二十五年衛侯入夷儀衍也二君皆稱衛侯

按晉平新喪遽爲此會且葬速亦爲出盟地也只顧

合諸侯而不循喪禮其失自見

### 戊寅大夫盟

左傳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董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杜注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遂自其盟雞澤會重序諸侯今此閒無異事即上諸侯大夫可知

自曹以下大夫不書舉小邾以包之

公羊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

春秋詳說

卷四十

襄公十六年

二

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徧刺天下之大夫若贅旒然

何注不重出地者與三年雞澤大夫盟同義贅繫屬

之辭旒旒旒以旒旒喻者爲下所執持

穀梁傳溴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胡傳杜丘之會諸侯既次于匡則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雞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溴梁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則宜書魯卿及

諸侯之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何也諸侯失政大夫

皆不臣也上二年春正月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

夏四月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

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而使大夫皆專之而諸

侯皆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爲政弗躬弗親禮樂征

伐己自大夫出矣况悼公既歿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

也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善惡積於至微而不可掩常情忽於未兆而不預謀荀

偃怒大夫盟而晉靖公廢趙籍韓虔魏斯爲諸侯之勢

見矣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

春秋詳說

卷四十

襄公十六年

三

也

朱子曰五伯既衰溴梁之會諸侯出會而大夫自盟

這固自是差異不好

張氏曰春秋莊十三年以前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

權未一也自桓文繼伯中國之政齊晉專之然猶在

諸侯也至今年以後則皆自大夫出矣故於此書大

夫盟著世變之益降也

陳氏曰文十五年盟扈十七年會扈伯主在而但曰

諸侯者無伯也此盟君在而但曰大夫者無君也自

文以下則有斥言諸侯而不序自襄以下則有斥言

大夫而不序

孫氏曰雞澤及陳袁僑盟言諸侯之大夫此直曰大夫盟不言諸侯之大夫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政也至于溴梁則又甚矣溴梁之會政在大夫政在大夫故不言諸侯之大夫不言諸侯之大夫者大夫無諸侯故也

汪氏曰經書大夫不序者四救徐之役諸侯次匡不行而遣大夫往救則大夫之帥師實受諸侯之命也雞澤之盟則諸侯皆在而大夫自相與盟非諸侯之命矣于宋之盟則諸侯不出而大夫自爲會盟矣然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六

襄公十六年

四

經於此年不以大夫係之諸侯著大夫之無諸侯也于宋之盟復以大夫係之諸侯不使大夫之終無諸侯也晉平卽位十年之間七合諸侯溴梁祝柯澶淵商任沙隨兩夷儀是也於斯時也苟能攬權以挈政統明義而感人心則伯功之盛不惟可以繼悼公之業而且可以踵桓文之跡矣奈何首事之初卽以大阿之柄授之大夫而討罪服貳又紊於義以是溴梁則高厚逃歸而執邾莒二君不歸京師且不能復魯之侵田平陰圍齊焚其四郭而齊猶不服遂以無功澶淵雖獲齊成實以齊莊欲求好於諸侯非誠服於

晉厥後不免朝歌之伐商任沙隨錮樂氏而反召盟之亂國夷儀將以伐齊卒受弒君者之賂而同盟焉自是不復能合諸侯而大夫專出會盟矣原其次在於縱權於下世卿強家黨惡怙亂不肯仗義以正諸侯是以致伯政之隳也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大夫者皆有所繫盟薛書齊盟扈書晉猶係於國也救徐稱諸侯盟袁僑盟宋稱諸侯猶繫於君也獨此盟止書大夫公穀胡氏陳氏皆得之

按諸侯皆在而大夫盟諸說多深致其譏然考其事

春秋詳說

卷四十

襄公十六年

五

原令諸大夫與高厚盟而厚逃歸因之諸大夫其盟其事有由然非專委其權於下也

晉人執邾子邾子以歸

執以歸始此

左傳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

杜注邾莒二國數侵魯又無道於其民故稱人以執不以歸京師非禮也

公羊傳

何注錄以歸者甚惡晉有罪無罪皆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

劉氏曰稱人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

晉人知莒邾之可以討而不知己之不可討也古之君子正己而物正先自治而後治人晉侯之正未能以行其國而執人所以非伯討也

高氏曰諸侯有罪執之以歸而不歸京師已則不臣而以討人非正也故稱晉人而二君不名

按執莒子邾子義舉也但當歸京師不當歸晉耳事本善而行之不盡善上列諸侯故書晉人以別之

杜氏故稱人以執意罪莒邾劉氏高氏責晉不當

執而稱人竟將晉之義舉盡掩卻若然則莒邾數侵伐魯何以懲乎愚謂此當作兩截看晉人執莒子邾

春秋詳說

卷四十

襄公十六年

六

子是也以歸非也 暫執而旋釋只是拘留使之服

罪耳非久執似亦不足深論

### 齊侯伐我北鄙

高氏曰齊既叛晉聞公在會將討邾莒故復來伐是

時齊益強自柯陵之會遂不復出但使大夫聽命使

世子伋禮出會蓋有輕諸侯之心故前年北鄙之伐

爲莒伐我邾實附齊故亦伐我南鄙晉會侯梁以討

貳莒邾畏晉往會而齊獨不至晉執二君以歸齊乃

益復伐我三年之閒齊師五至於魯矣

按晉執莒邾而齊來伐顯見三國合謀且乘不在而

伐惡其會晉也

### 夏公至自會

高氏曰見公出會謀齊尙未及還而齊師已見伐矣

### 五月甲子地震

茅堂胡氏曰漢安帝時京師地震其日戊辰揚震以

爲二者皆土位在中宮此近臣恃權踰法之象也是

秋齊侯伐北鄙圍成明年又圍桃高厚又圍防魯之

北鄙連歲受兵震恐甚矣地動之變殆爲是發

###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傳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

春秋詳說

卷四十

襄公十六年

七

諸侯鄭子蟠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

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夏六

月次于械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樂驥帥師伐

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

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

高氏曰許欲棄楚請遷于晉既而不果故晉會諸侯

大夫同伐之鄭與許有宿怨故君親行卿不先諸侯

先國君也宋稱人蓋微者

襄陵許氏曰先書鄭伯臣不可過君也

張氏曰許男有從中國之志而大夫沮之足以見一

時之俗矣

陳氏曰鄭非主兵也曷爲會鄭伯春秋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推而屬之鄭也春秋之大義夷夏之辨君臣之分而已是故陳非主盟也不以夷狄主中國則書會陳鄭非主兵也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書會鄭

劉氏曰左氏云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非也諸侯與諸侯相從大夫與大夫相從若名位不敵卿雖主兵猶序諸侯之下貴王爵也

廬陵李氏曰士穀主垂隴趙盾主新城而書會宋荀偃主伐許而書會鄭其事一也陳氏許氏得之左氏

春秋詳說

卷四十

襄公十六年

八

非

按伐楚敗楚不書以伐許爲正意且小勝負不足書也魯屢被兵而從晉不敢有失所以晉庇之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成左作鄙

左傳秋齊侯圍郕孟孺子速微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

高氏曰去年伐我圍成而壞其郕今春再伐我至是又圍成甚之也

家氏曰齊叛晉而屢以師伐魯欲致晉而與之戰其志在於爭伯也

按齊靈屢伐蓋欲魯之附己也家氏謂致晉而與之

戰恐齊亦未敢遽敵晉

大雪

冬叔孫豹如晉

左傳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閒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

春秋詳說

卷四十

襄公十六年

九

無鳩乎

高氏曰魯不能內修其政以禦無道之齊而乞憐於晉魯之君臣庸甚矣

按如晉告急勢不得不然以魯事晉甚恭故晉爲之出師

十有七年

春王三月庚午邾子貜卒輕公穀作邾

左傳林注宣公卒悼公華立

孫氏曰去年晉執以歸此書卒者晉人尋赦之也莒亦如之

宋人伐陳

左傳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卑宋也

高氏曰七年鄆之會陳侯逃歸自是不復與諸侯會而楚鄭連年侵宋宋於是請於晉而伐之書伐許伐陳皆著楚之誦也

廬陵李氏曰宣十四年經書宋師伐陳爲晉討貳也此年書宋人伐陳傳不見二國致豐之由而陳自逃歸以後不與於中國之盟會得非亦以晉命乎書伐而不書獲異於鄭人之侵蔡獲燹矣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春秋詳說

卷四十

襄公十七年

十

左傳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

杜注詢罵也

汪氏曰孫蒯犯上之臣凡民罔不惡者也越境田獵而遭曹人之辱盍亦內自省耳乃挾貴卿將重兵以攻其國不亦甚乎經之書伐所謂欲加之罪不忠無辭者也

按宋伐陳近公故從常書人衛伐曹全私故書名事起孫蒯之小嫌石買爲之興師蒯非卿不足書罪宜

坐石買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高厚上左無齊字

左傳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聊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于士以代挾其傷而死

杜注桃魯地并縣東南有桃虛

春秋詳說

卷四十

襄公十七年

十一

高氏曰齊之君臣同來伐我分兵以圍吾二邑其恃眾暴寡如此齊魯世姻之國而數年之間見伐不已齊之不道可知也

按分兵圍兩地春秋前此未有書以見齊侯之暴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左傳宋華閱卒華臣弱皋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皋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



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爲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瘕狗瘕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高氏曰華臣暴其宗室而亂宋政不有國討失政刑矣君子違不適讎國陳乃宋讎而奔焉尤可誅也按華臣有罪當逐而倖免焉乃以逐瘕狗而奔其自知有罪心怯致然足以貽笑

### 冬邾人伐我南鄙

左傳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

春秋詳說

卷四十

襄公十七年

三

杜注齊未得志於魯故邾助之

薛氏曰乘齊之圖報執之仇也

高氏曰邾之先君以伐魯而爲晉所執既歸而卒嗣

子在喪而復興師伐我者叛晉與齊齊人使之修先

人之怨也此祝柯之會所以復執也

王氏曰魯之四鄙而莒伐其東齊伐其北邾伐其南

魯之微弱不振亦可知矣國有政雖弱而強國無政

雖大必弱魯蒐于紅革車千乘豈曰無兵而陵夷至

此者三家分政民不知有君故也

按此條左傳在華臣出奔之上今依經爲次

附錄左傳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譴曰澤門之哲實興我

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溼寒暑今

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齊晏桓子卒

晏嬰麤縗斬直經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

林注諸侯之制降於天子一等故唯卿然後得用大夫之禮晏子自言己乃大夫也視士故不敢用大夫

之禮

春秋詳說

卷四十

襄公十七年

三

之禮

### 十有八年

### 春白狄來

左傳春白狄始來

公羊傳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

胡傳劉敞曰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

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不與其朝

不與其朝者懲淫慝一內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

九譯而獻其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

天子而讓也况列國之君乎守藩之臣乎

汪氏曰譯釋也猶言謗也以彼此言語相謗釋而通之也重疊也通譯其言至於九變而始達中國

高氏曰春秋書白狄於是焉止書白狄之來與介葛盧同

廬陵李氏曰不能行朝禮之說公羊及范氏杜氏皆同而劉氏獨不取之其說曰王者正朔不及夷狄豈責以行朝禮哉苟馬順其俗而至者其有慕中國之心斯可謂朝矣是則不書朝者實以彼不當朝魯亦不當受其朝也

按來即來朝也以其不成禮故不書朝胡傳責魯不

春秋詳說

卷四十

襄公十八年

酉

當受固正然以禮來者卻之以侵伐來者又不能禦如何而可因其來以好接之爲是

###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傳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爲曹故也

杜注因其爲行人之使執之故書行人以罪晉

穀梁傳稱行人怨接於上也

劉氏曰石買以君命聘於晉晉人執之晉能知買伐曹之爲惡矣而未能知孫氏逐君之爲惡也假晉欲明天子之禁修方伯之義莫如正孫蒯之惡而諸侯

服矣今置所先而收所後急所輕而緩所重伯者之討固若是乎

張氏曰石買之執有三失焉舍大而治小一也行人非所執二也不歸于京師三也三者有一不得爲伯討而况於兼而有之乎

按張氏責晉三失固是然受曹愬豈得不問亦須明石買有可執之罪也若無此執愈不成伯矣當直問其罪不當待其爲行人時執

### 秋齊師伐我北鄙

穀作齊侯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春秋詳說

卷四十

襄公十八年

壬

### 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左傳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繫玉二穀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眾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

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斤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施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與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眾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邾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

春秋詳說

卷四十

襄公十八年

七

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郭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櫓以爲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

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東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眾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杜注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

穀梁傳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亦有病焉非大而足同焉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

程傳書同圍見諸侯之惡齊

胡傳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獨於此書同圍齊何

春秋詳說

卷四十

襄公十八年

七

也齊環背盟棄好陵虐神主肆其暴橫數伐鄰國觀加兵於魯則可見矣諸侯所共惡疾故同心而圍之也同心圍齊其以伐致何也見齊環無道宜得惡疾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辭也春秋於此有阻橫逆抑強暴之意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自作孽不可逭其齊侯環之謂矣尙誰懟哉

襄陵許氏曰四年之中六伐鄆而四圍邑又縱邾莒以助其虐諸侯之陵暴未有若是之甚者也是以勦天下之兵幾亡其國環而攻之焚其四郭故謂之圍曰同圍齊言得罪於天下也

家氏曰或謂鞏之戰晉爲魯衛而伐齊春秋不與也今晉平爲魯伐齊而春秋與之何耶曰事有似同而實異者兩伐齊是也鞏之戰雖曰爲魯衛出師其實大夫逞其私憾春秋不與也今茲伐齊則齊靈背盟好歲以加兵于魯晉爲之合諸侯以問齊人憑陵與國之罪從眾欲而出師非爲其私也故書同圍齊此出於聖人之特筆非因乎舊史者也

陳氏曰同圍齊不但晉志也自圍齊之後晉師無君將雖大夫之師出無與於諸夏之義矣

劉氏曰穀梁云非圍而曰圍非也春秋信史也若未

春秋詳說

卷四十

襄公十八年

六

圍而言圍豈得爲信史哉

按經頻書齊伐我見齊靈之惡故於此書同圍以快之齊力不足敵晉而敢于悖晉肆惡乃狂妄無知之人耳莒邾爲齊伐魯而又爲晉伐齊小國之反覆如此可見其伐魯非本心爲齊所驅而從之耳

### 曹伯負芻卒于師

穀梁傳閔之也

襄陵許氏曰負芻之惡不容於堯舜之世春秋書卒書葬以刺王政之不行也

劉氏曰穀梁云閔之也非也是以記事而已矣何閔

之有

按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晉人曾執之而卒有其國事晉惟謹會盟必與故隨例書其卒葬

###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左傳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楊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卽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

春秋詳說

卷四十

襄公十八年

九

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爲子馮公子格帥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辭氏曰楚公子午之伐閒鄭伯之出也乘人不備而迄無成功驥武而已矣

廬陵李氏曰此蕭魚之後楚兵又至鄭也

按楚不競甚矣乘閒而伐不見敵而師徒幾盡若戰必敗矣故子庚不欲出師 左傳云右回梅山在滎

陽密縣東北今仍存舊名

###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柯公作阿

左傳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陽曰大毋侵小

杜注前年同圍齊之諸侯也

春秋詳說

卷四十

襄公十九年

三

張氏曰後漢志平原郡祝柯地譜齊州禹城縣齊邑

孫氏曰諸侯不序前日後凡也

按因齊伐魯而爲此舉故其盟曰大無侵小卽事爲

言也

### 晉人執邾子

左傳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

杜注稱人以執惡及民也

高氏曰既來同會又與同盟而乃執之非伯討也故

稱人

劉氏曰此其非伯討奈何邾人伐魯晉人疾之執其

君以刳其地不言以歸釋之也未得其地故刳之已得其地則釋之執君取地不以王命而皆出於大夫

何以服人心而正其罪乎

按溴梁會執邾子而十七年復有南鄆之伐故有此執杜氏謂惡及民非正意

### 公至自伐齊

公羊傳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未圍齊也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爲抑齊爲其亟伐也或曰爲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

穀梁傳春秋之義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

春秋詳說

卷四十

襄公十九年

三

伐者則以會致祝柯之盟盟復伐齊與曰非也然則何爲以伐致也曰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

李氏集義曰會書圍而致書伐書動勞則圍爲重辨

曲直則伐爲善

劉氏曰公羊云未圍齊非也春秋記事之書而非記

意之書若實未嘗圍齊何得書之乎穀梁云何爲以

伐致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非也執君取地

邾事也以伐致齊事也書執邾子貶晉已明矣書取

邾田刺魯已明矣又何以齊起邾乎

廬陵李氏曰此條致伐之義胡氏最精穀梁之意以

爲晉執邾君魯取邾地若盟後復伐也夫以致伐而證其取邾之罪已爲迂矣况上二例亦止可施之毫北蕭魚而他處多不通乎故不可取公羊又以爲魯本與邾以鄒爲竟後鄒移入邾界魯隨而有之亦無据之言也

按伐齊是本謀盟祝柯是餘事自當致伐齊此至爲快舉也

### 取邾田自鄒水

左傳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鄒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

春秋詳說

卷四十

襄公十九年

圭

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瘳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句請見弗納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變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

杜注取邾田以鄒水爲界也鄒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胡陸縣入泗

公羊傳其言自鄒水何以鄒爲竟也何言乎以鄒爲竟

### 鄒移也

穀梁傳軌辭也其不日惡盟也

蘇氏曰成二年晉人敗齊于鞏使齊歸我汶陽之田書曰取汶陽田不言齊田魯地也今以晉命取田于邾故曰取邾田非魯地也

家氏曰左傳云疆我田復舊疆也取邾田自鄒水言魯人因復舊疆挾伯國之威多取田於邾也

高氏曰邾之病魯信有罪矣魯以諸侯之力前既執其先君此又執其嗣君取其田蓋已甚矣書取田於至自伐齊之後明公獨取之非諸侯取之專罪公之

春秋詳說

卷四十

襄公十九年

圭

意也又云自鄒水者隨鄒水以爲界蓋著其取之多也

張氏曰前年執邾子以歸以伐魯也邾人宜有所懲戒而伐魯不忌如此伯令之不足以令諸侯可以自反矣不言以歸釋之也言取邾田則非魯之舊可知異於濟西汶陽之取而恃伯威以強取明矣魯肆強奪邾失鄒田而庶其界我相繼來奔邾自是衰亂矣劉氏曰公羊云鄒移也非也魯以鄒自移而取田春秋乃坐其君以盜地乎

按書邾田見魯多取之罪也邾畏晉不敢爭豈能保

後之無事

### 季孫宿如晉

左傳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

臨川吳氏曰謝討齊且取邾田也

### 齊成公

###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左傳晉欒魋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張氏曰欒魋不書孫林父并將也夫討強暴之罪而

春秋詳說

卷四十

襄公十九年

五

使逐君之大夫尸其事則晉何以服齊故特書林父主兵以罪之

高氏曰十四年林父逐衛侯衍奔于齊故獨伐齊林父逐君伯主所當討而與之會伐則晉平之伯業可知矣

按欒魋或是督衛出師故不書耳林父豈將晉師此伐仍是不結之案因苟偃不瞑而致

附錄左傳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

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環公作環

左傳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驪聲姬生光以爲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

春秋詳說

卷四十

襄公十九年

五

使高厚傅牙以爲太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卽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

林注靈公卒子莊公光立

### 晉士何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左傳晉士何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於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

穀梁傳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爲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何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爲士何者宜奈何宜墾帷而歸命乎介

范注除地爲墾於墾張帷反命于介介歸告君君命乃還不敢專也

胡傳穀齊地也還者終事之辭古之爲師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欲者眾矣士何

春秋詳說

卷四十

襄公十九年

美

乃有惻隱之心聞齊侯卒而還不亦善乎或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爲士何者宜墾帷而歸命乎介則非矣使士何未出晉境如是焉可也已至齊地則進退在士何矣猶欲墾帷而歸命乎介則非古者命將不從中覆專制境外之意而况喪必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故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之也

朱子曰春秋分明處只是晉士何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這分明是與他

王氏曰春秋之時侵伐四出或背殯帥師或冒喪伐人者眾矣而士何奉命出征既至齊地聞喪而還善

矣

劉氏曰公羊云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非也若兵未出境豈得擅還哉書至穀乃所以明境外得專之也

陸氏曰穀梁云士何者宜墾帷而歸命乎介按不伐喪常禮也更待君命是詐讓小善非人臣盡忠之道也

按不伐喪是禮之必然不須反命卽令介返命已待之可耳墾帷何爲穀梁說誤

附錄左傳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董卒赴於晉大夫范宣

春秋詳說

卷四十

襄公十九年

美

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汪氏曰此文伯之子孟獻子也子速嗣爲大夫是日

莊子

齊殺其大夫高厚

左傳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

高氏曰齊高厚嘗帥師伐我矣晉新行義於齊齊侯始立而欲親晉故歸罪於高厚而殺之以說于晉此



明年所以與澶淵之盟也

張氏曰殺高厚者崔杼也杼雖擅誅殺之柄亦莊公之所欲也故以累上之辭言之

汪氏曰微崔杼之力莊公固不得立然杼殺高厚慶封討夙沙衛明年復使慶佐爲大夫而誅牙餘黨崔慶自是專權而射股之禍兆於此矣

按殺高厚以說于晉自是齊侯之意而崔杼奉行之又厚傅牙爲太子則齊侯猶有私忿故不曰崔杼殺而繫之齊言君臣同殺也

###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嘉公作事

春秋詳說

卷四十

襄公十九年

五

左傳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辰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傳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爲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胡傳按左氏初盜殺鄭三卿於西宮之朝公子嘉知而不言既又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故楚人伐鄭至于純

門而返至是嘉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展子西率國人殺嘉而分其室不稱鄭人者嘉則有罪矣而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衆同棄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此春秋原情定罪之意

王氏曰子展子西不能室慾乃率國人殺之而分其室則鄭無政矣

汪氏曰莊公二十二年傳例曰稱國以殺大夫者國君大臣與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也故雖殺有罪亦書其官嘉召楚人伐其國則是背叛之臣國

春秋詳說

卷四十

襄公十九年

五

人之所同惡使子展子西正名誅之而不利其室則當如殺良霄之例稱人以殺而削其官矣按子孔有可殺之罪故稱國以殺言殺有罪也據左傳國人患之云云則殺出於衆意而子展子西倡其事耳具官以殺不沒其實亦常事不必深求子展子西分其室固非禮恐經意未必及此

### 冬葬齊靈公

高氏曰齊魯乃世婚姻之國前雖有怨今已易世故不廢喪紀示不忘好

附錄左傳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聞之見

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聞  
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僕會夜緹納師醢衛于軍

孔疏衛已下城齊侯不卽執取者或有所隔礙不得  
取之

### 城西郭

左傳城西郭懼齊也

王氏曰魯備齊難城其國之郭則凡西境亦不敢保  
足見魯之弱而齊之強矣

汪氏曰郭乃外城此云西郭實國都外城之西郭而  
所謂中城爲魯國都之內城可知矣

春秋詳說

卷四十

襄公十九年

三

按城以備齊且冬城以時但記事爾無所議

###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左傳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

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

杜注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

高氏曰魯猶懼齊故爲柯之會以自固

按齊晉平魯懼晉之爲齊故豹會士匄以察之且以  
致託

### 城武城

左傳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杜注泰山南武城縣

汪氏曰子游爲武城宰卽此武城魯於是時苟能信  
任仁賢修明政事使民效死而弗去則將制梃以撻  
鄰國之堅甲利兵而何畏於強齊今乃君弱臣情安  
於不競內則疲民於亟城之勞外則徵惠於伯國之  
援曾無一毫自立之志使齊莊而有報怨之圖則魯  
之禍未有紀極也

按城以爲備亦無可議效死弗去不云鑿池築城乎  
汪之論失之泛 城西郭城武城備書以見魯人伐  
齊之後懷懼之甚

春秋詳說

卷四十

襄公十九年

三

附錄左傳衛石其子卒悼子不衰孔成子曰是謂蹶其  
本必不有其宗

### 二十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速公作速

左傳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杜注向莒邑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  
故二國自復共盟結其好

高氏曰向本莒邑宣四年取之者也莒魯結好自是  
十五年不交兵速代父爲卿未練而從政無復三年  
之喪也

汪氏曰孟獻子禪縣而不樂則始不三年其助於速與弼與夫子稱孟莊子之孝其他可能也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

按莒數伐魯恃齊故也齊敗而莒亦不敢輕動以聽命于盟主故成魯好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左傳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杜注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此衛地又近戚田孔疏於經服異則稱同盟此齊成而盟不言同者往

春秋詳說

卷四十

襄公二十年

三

年齊與晉平盟于大隧是齊已服于晉矣非於此始服故不言同也

薛氏曰齊之無道諸侯圍之而不服以士句聞喪而還師遂會于澶淵修德來遠不誣也哉

襄陵許氏曰自文十四年新城之役諸侯參盟則書同盟云者盟生於不足也平公祝柯澶淵之盟不書同此悼公之遺烈也歟

按此予晉之得齊故書齊侯于晉侯之下而不殊之蓋自殺高厚爲說已無異志矣

**秋公至自會**

按齊服晉而魯蒙安此會爲善

**仲孫速帥師伐邾**

左傳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襄陵許氏曰祝柯之會既執邾子又取其田報亦足矣而復伐之讖已甚矣且澶淵在彼何以盟爲

按左傳邾驟至驟數也謂從前數伐晉人既執邾子而又會盟此伐追論從前似無謂或以取田有未竟之事歟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春秋詳說

卷四十

襄公二十年

三

左傳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

胡傳按左氏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謀國之合於義者也國人乃不順焉而殺燮此何罪矣故稱國而不去其官公子履其母弟也進不能正國退不能遠害懼禍而奔從於夷狄書者罪之也

高氏曰燮蓋嘗爲鄭所獲者欲舍夷狄而之中國正也追先君之志而成之順也楚政無常求寬其民利

也而用事者安楚弗欲懼變之起晉爭也而殺之非所謂可殺者也而以國殺者蔡侯以爲罪也

家氏曰履變之同母弟不奔中國而奔外夷不與其兄同志書所以貶

按變欲從晉而見殺罪在殺者也左傳謂不與民同欲而杜氏罪其違眾失經旨矣履當奔晉而奔楚蓋急不暇擇以免殺耳家氏謂貶理亦有據

###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黃公穀作光

左傳陳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偏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

春秋詳說

卷四十

襄公二十年

書

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變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變言不與民同欲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襲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

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高氏曰黃與履何以奔楚自理也黃以寵任太過權逼其卿慶氏譖之而陳侯不能爲之辨明是以一國

之大不能容一弟也

襄陵許氏曰二慶執陳之權外介大國以奔其君之弟而哀公力不能正則國何恃而不亡

廬陵李氏曰杜釋例曰兄而害弟者稱弟以彰兄罪此例可施於陳黃秦鍼衛鱗宋辰弟而害兄則去弟以罪弟此例可施於鄭段然與通例不甚合又左氏以爲罪公子變不與民同欲者謬矣

按左傳因陳人云與蔡司馬同謀故入蔡事于黃奔下二事合看可也

### 叔老如齊

春秋詳說

卷四十

襄公二十年

書

左傳齊子初聘于齊禮也

杜注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復通故曰初繼好息民故曰禮

王氏曰齊屢陵魯及澶淵而始平今叔老之修聘欲固齊好也

按魯畏齊故盟後爲聘

###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左傳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

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汪氏曰魯自蕭魚以後連歲與強齊邾莒交兵是以不遑朝聘往來之事雖向戌來聘而亦未之報也今始平於齊遂交好於鄰國以尋舊好耳

廬陵李氏曰魯之報齊邾已甚故聘齊以解仇聘宋以求援耳

按報聘常事無貶

附錄左傳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

春秋詳說

卷四十

襄公二十年

美

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汪氏曰僖公取濟西田則使公子遂如晉拜之成公取汶陽田襄公取邾田則君親往拜其賜受伯主尺寸之惠而不忘其德如此也然魯君襲奕世之封端冕委弁以臨於七百里之侯國而水木本原不察所自襄公之立踰二十年未開遣一介行李至于京師其何以爲秉禮之子孫也哉

按如晉拜謝當時以爲常汪氏責不朝京師是旁意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左傳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與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

春秋詳說

卷四十

襄公二十一年

三

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

杜注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以邑出爲叛適魯而言來奔內外之辭

公羊傳邾婁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

以書重地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漆閭三不言及小大敵也

胡傳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也其以事接我則書其姓氏謹之也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昏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以欲敗禮則身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春秋禮義之大宗故小國之大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氏謹之也漆一邑閭三一邑而不言及者庶其之私邑所受於君而食之者也此叛臣何以不書叛

春秋詳說

卷四十

襄公二十一年

美

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見矣夫棄夷狄從諸夏其慕義之心疑可與也然有據城以求援者君子猶以為不可受而况鄰國乎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

汪氏曰定十五年城漆即庶其邑 莒太子僕弑其君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則季孫行父使司寇出諸境邾庶其以土地來奔襄公朝晉未返而季孫宿以君姬氏妻之且有賜焉於此見行父之忠於公室而遠於利竊之貪利而忘君也

陸氏曰以地來即叛也不言叛為內諱也諱受叛臣

也

王氏曰叛而歸他國曰叛叛而歸魯曰來奔內外異辭也

薛氏曰天下之惡一也納人之叛而疾人之盜已不可以言理矣公在晉而叛臣之受魯之無政甚矣陳氏曰於是公在晉季孫宿納之也春秋誅叛人苟納之雖無公命必謹而書之

永嘉呂氏曰春秋書以地來奔者三今年庶其昭五年莒卒夷三十一年邾黑肱是也人臣之奔必適仇國晉樂盈之奔也必楚秦鍼之奔也必晉而庶其之

春秋詳說

卷四十

襄公二十一年

美

奔也必魯豈非南鄙之怨歟魯之於邾也既執其君取其田又伐其國而納其叛人甚矣按公雖在外季武子受之不可謂公始終不知也書來奔罪庶其並罪魯君臣依左傳臧武仲之言則季武子之罪為重

附錄左傳齊侯使慶佐為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蓮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

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爲令尹

### 夏公至自晉

### 秋晉欒盈出奔楚

左傳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

春秋詳說

卷四十

襄公二十一年

四

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祁豫董叔祁師申書羊舌虎叔罷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

春秋詳說

卷四十

襄公二十一年

四

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驛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謏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繇極而禹與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旬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歷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厲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惟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轅轅

劉氏曰不以范句逐之爲文而書盈之自出使盈無可逐之釁則句不得逐矣句之罪易見盈之失難知此春秋所以深探其情而大正其本也

高氏曰盈不能防閑其母遂爲范句所逐既取奔亡復有作亂之志故特奔于楚焉以楚强大今日可恃以逃難他日可挾以復歸也

廬陵李氏曰樂盈以此年奔楚明年自楚適齊晉爲商任沙隨之會以錮之二十三年齊助之入曲沃齊遂伐晉其冬晉殺樂盈樂氏亡又曰春秋正本之書故凡國君見逐及大夫見逐皆不書所逐之人而皆

春秋詳說

卷四十

襄公二十一年

望

以自奔爲文者明其自有取奔之道也獨宋子哀得見幾之善故書字貴之

按范宣子聽子女之言逐樂盈且殺多人延及善類不可謂無罪然合盈始終觀之爲晉之叛臣其罪大故特書其出奔楚而不及范氏之逐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襄陵許氏曰比年食又比月食蓋自是八年之間而日七食禍變重矣

石氏曰日食之變起於交也有雖交而不食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食纔三十六有頻交而食者此年

及二十四年三年之內連月而食者再也諸儒以爲厯無此法或傳寫之誤然漢之時亦有頻食者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十月晦十一月晦是也天道至遠不可得而知後世執推步之術按交會之度而求之亦已難矣

高氏曰厯家推步之術皆一百七十三日始一交會去交遠則日食漸少無頻食之理此五年及二十四年頻食古今術者不能考知故日食雖天數之常聖人必以爲譴異而書之以警人君之自怠也

按日頻月食爲異天文之變不可測或曰傳寫之誤

春秋詳說

卷四十

襄公二十一年

望

二十四年復然恐難盡誤也

曹伯來朝

左傳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

汪氏曰曹武公卽位三年而來朝此喪畢入見于天子之時也不朝于京師而朝于宗國會是以爲禮乎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左傳會于商任錮樂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興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知起中行喜州綽那綽那奔齊皆樂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那



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景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爲勇爵殖綽郭景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襄陵許氏曰欒氏之出非其罪也徒以權門私相忌怨何有於國而平公受其激怒勤動諸侯以逞范鞅之積憾必欲使盈無所容於世故盈發憤卒興禍亂

春秋詳說

卷四十

襄公二十一年

四

此皆以私敗公足以爲古今之至戒是時中國無事晉無所發政以亟會諸侯則知徒以欒氏信不誣也按欒氏富強多黨又奔楚敵國故晉人爲之備

附錄公羊傳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何氏曰時歲在己卯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穀無十一月字

廬陵李氏曰何休以此年爲己卯杜氏以爲己酉已不合史記世家以爲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又不合未詳孰是楊士勛疏馬遷之言與經典不合者非一故與此傳異耳 予有孔子生日考已梓行

春秋詳說卷四十終

襄公二十一年

四

春秋詳說卷四十一

牟陽再觀祖輯撰

襄公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臨川吳氏曰若不朝正于廟也

按紀事之辭無所貶

附錄左傳春滅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二年

夏四月

附錄左傳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做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

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威終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耐與執燭焉閒二年間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閒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窮為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左傳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二年

杜注子叔齊子

高氏曰此叔駟之孫聲伯之子其子弓嗣為大夫是為子叔敬子

按魯三桓孟孫叔孫季孫而此自為叔氏不稱孫所以別之

附錄左傳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其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

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其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其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冬公會齊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邾子下公穀有滕子

左傳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胡傳按左氏會于商在錮欒氏也會于沙隨復錮欒氏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二年

三

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不埽其社稷不繫繫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勅五典厚人倫也今晉不念欒氏世勳而逐盈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也楚逐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於商在沙隨之謀遠矣

汪氏曰自欒賓以靖侯之孫傅桓叔至貞子枝佐文公伯業枝之子盾事靈公將下軍盾之子書是爲武子事成景厲悼有功盈卽書之孫也 欒盈屈巫皆

得罪於權臣然屈巫將聘於齊而竊妻以逃其廢君命亦可誅矣欒盈特以父之汰侈而多怨遂爲姦母所讒而見逐未有犯上可誅之實其罪視屈巫蓋薄乎云爾晉平用范匄之謀屢會諸侯以錮之幾致亂國楚莊雖不聽子反錮巫臣之請而嗣君卒滅其族亦致通吳之禍人君之不明而眩於權臣其患豈淺鮮哉

高氏曰晉以一欒盈之故期年之間再合諸侯見大夫之強而晉失伯者之義不足以令諸侯矣齊人終保盈是令不行也令不行者盈之諸爲可憫者也諸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二年

四

侯皆知之而平公不知也故齊侯背此盟而明年伐衛遂伐晉也  
按范宣子讎欒盈而晉平頻會諸侯以錮之是爲臣所役也多事致亂乃盈入曲沃齊人來伐晉亦大不靖矣書以譏晉平

公至晉會

汪氏曰諸侯爲會以錮欒氏齊侯與會而保盈將以納之故商任沙隨兩書公至以危之  
按紀事之常無可危處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左傳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於朝轅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蓮子馮爲令尹公子黈爲司馬屈建爲莫敖有寵於蓮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二年

五

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蘇氏曰追舒罪不至死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

劉氏曰楚子與人之子謀殺其父其刑已甚不可以行于天下故以累上之辭言之

高氏曰追舒寵近小人故及於難然以楚國之力除一寵嬖之大夫顧豈難哉而康王始則與人之子圖其父終則殺之輟其黨於四境由威柄失於上故刑不足以馭下也夫威柄既立則責譴足以折姦臣之鋒及其失之則刀鋸不足以當姦臣之罪其怨毒所鍾遂發於靈王之世楚之不亡者幸而已

按楚康欲殺子南而泣以告棄疾其愚甚矣棄疾無罪殺父免子可也預告之令其兩難何爲哉幸棄疾知君臣之義不然謀洩而圖弑楚康危矣棄疾聽君殺父不能自安遂縊而死于棄疾爲得矣實則君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二年

六

告之所以致其死也若不預聞父死子生未爲不可觀起恃寵招權納賄則子南之惡可知蘇氏謂罪不至死恐不然稱國不去官非盡無罪也

附錄左傳十二月鄭游販將如晉未出境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太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

二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卒

左傳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關

杜注悼夫人晉平公母杞孝公姊妹

高氏曰杞自桓公以來晉悼為婚姻國特以興而

魯禮有加焉

夏邾界我來奔

公作

左傳

杜注界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三年

七

公羊傳邾婁與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

孫氏曰書界我來奔惡內也惡邾受邾叛人邑今又

納邾叛人也故是年冬滅訖出奔邾亦受之

家氏曰魯受庶其二邑復納其黨天王不問方伯無

討春秋再書責魯也亦責晉也

劉氏曰公羊云以近書也此文過飾非之辭耳

按界我不足譏邾魯受之非耳家氏天王方伯之說稍遠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左傳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圖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及慶寅慶寅累也胡傳按左氏慶虎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畏公子黃之偪而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奔楚愬之二慶以陳叛楚屈建圖陳殺二慶夫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權臣暴蔑其身而不能運教去其親而

不能保諸愬之於大國而不能辨至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則非人君之道也故二慶之死稱國以殺公子黃之出特以弟書者譏歸陳侯也凡此皆春秋端本之意

陳氏曰春秋未書叛而稱國以殺猶是殺大夫焉叛必不能殺者也

高氏曰書及著罪在慶虎以虎之罪而及寅也

家氏曰導陳侯以叛晉即楚者二慶也奔母弟黃于

楚者亦二慶也楚人討而殺之納黃于陳二慶之誅黃之復楚皆專之春秋書法如此若陳人之自殺之

自復之不與夷狄以專制中國也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三年

八

汪氏曰公子黃之奔爲愬二慶而往也陳侯之如楚蓋惑於權臣而將爲二慶與黃和解之爾使陳侯亦爲愬慶氏而往則必如蔡侯朱書出奔楚矣屈建之圍挾陳侯以討二慶二慶之閉城知楚人之必誅已而拒之非叛陳侯也故不書二慶之叛陳人偏於兵殺二慶以說於楚故不以討賊之辭言之譏其殺之不以其罪以著陳侯之無能爲也

按二慶有罪當殺且愬怨於國人而殺之故稱國書及慶寅者見同罪也不然只歸罪慶虎而寅從寬矣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三年

九

###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高氏曰二慶死則黃之歸易矣議誣不釋則忠良不顯姦宄不誅則淑善不遂君子小人相爲伏見故陳討二慶而公子黃返也書自楚者罪其奔夷狄之國復藉夷狄之力以歸黃之進退不正矣

按慶殺而黃歸書自楚歸可該楚圍陳納黃之始末不歸功於楚外之也

###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左傳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潘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

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

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書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三年

十

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憚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綬晉經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駟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

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杜注曲沃在河東聞喜縣

公羊傳曲沃者何晉之邑也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胡傳欒氏晉室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繫於晉復入者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三年

十一

甚逆之辭爲其既絕而復入也曲沃者所食之地當是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爲之用至於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者也故問語欒孺子者則或泣或歎以爲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盈從之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天棄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錮之甚急使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之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其爲後世鑒豈下深焉猶聞也哉

陸氏曰不稱所自潛至也

蘇氏曰欒盈自齊入於曲沃不言自齊何也齊之納

欒盈非以兵納之也譬如盜賊私納之耳

王氏曰魚石未嘗入於宋也入於彭城而已欒盈則先入於晉後入於曲沃故上言復入下言入也

汪氏曰朱子謂不仁之人不能容之則必致亂如東漢之黨錮蓋不仁之人力能誅則誅之苟不能誅而徒疾之使之無所容其身事窮勢迫則必爲悖逆爭鬪之事矣况欒盈非有弑父與君之大惡逐之去國則亦已矣何至動天下之諸侯一再會聚而禁錮之哉鉅而走險急何能擇盈之復入於晉實晉有以激之耳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三年

十一

按書其入晉則見其有稱兵犯君之事矣書入曲沃則見其據邑以畔矣略其先入曲沃一截蓋竊入可不詳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始伐盟主

左傳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爲右申驅成秩御莒恆申鮮虞之傅摯爲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爲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爲右啓牢成御襄罷師狼遽疏爲右肱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禍也不德

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闕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入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况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鄆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曼羗

高氏曰此齊侯背濶淵商任沙隨之盟因晉有欒氏之亂而助之以報十八年之役也十八年諸侯同圍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三年

十一

齊者魯之故也齊之所以數伐魯者衛之故也故先伐衛以試之晉不之問於是遂伐晉齊莊既伐同盟又伐盟主禍亂之成著於此矣  
陳氏曰其書遂何齊始伐盟主也自衰喪以來齊世從晉於是始叛則晉伯之衰而諸侯貳矣晉之衰諸侯之憂也

汪氏曰齊莊本意在伐晉而伐衛以先之亦猶齊桓本意在伐楚而侵蔡以先之也討從楚之與國而後討強楚善之大者也伐從伯之與國而果於陵伯主惡之大者也春秋之書遂其中有大美惡焉

按齊出晉之不意而入其境非約戰也只可謂之侵而書伐者所以重齊侯之罪見其輕舉妄動取禍不遠也 觀崔杼與陳無須之言齊侯亦殆矣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公穀作榆  
左傳禮也

杜注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

公羊傳曷爲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

穀梁傳言救後次非救也

薛氏曰次於雍榆有所畏也救晉而憚行也

陳氏曰救者救其患難凡救當奔命以往救次失救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三年

十四

道也救邢之師譏不速赴故先書次于聶北而救邢竟得其援故又言救邢救晉之師君命往救而叔孫次止故先書救晉明魯君之命也下言次于雍榆罪叔孫也

蘇氏曰聶北之役先言次而後言救按兵待時卒能救邢故以救終之也雍榆之役先言救而後言次以救晉出兵而盤桓於雍榆不及於事故以次終之也陳氏曰次而救匿其救之之形也救而次宣其救之之聲也書救晉何晉遂失伯也以區區之魯何救於晉書救晉則天下益多故矣盟於宋而南北之勢成



會於申而淮夷至戰於雞父而吳之敗者六國於越入吳春秋終焉蓋於是焉始故謹而書之也是故自救盟主而後昭二十一年晉帥諸侯之師救宋三十年楚沈尹戌救徐之類皆不書

汪氏曰外傳記子服惠伯之言曰欒氏之亂齊人聞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宣使叔孫豹悉帥敝賦倚歧畢行無有虞人以從軍吏次於雍榆與邯鄲勝擊齊之左掩止晏萊焉齊師退而後敢還則穆叔非無功於晉也然春秋不著其救患之功但曰次於雍榆蓋穆叔與趙勝皆畏齊師而不敢敵待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三年

五

其已去而躡其後耳

按左傳云禮也蓋善所救而諸家多罪豹之次爲救晉不力汪氏引國語爲證可以解嘲凡事須量其力大救小而次則爲不力小救大而次以待大國師出合力耳若豹直與齊戰則必覆軍殺將爲禍於國豈其可哉晉爲魯伐齊魯豈無人心而不思救晉破齊乎此救出於誠斷非虛聲以說於晉也

己卯仲孫速卒

左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

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

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其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其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三年

六

言必爲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立羯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汪氏曰魯自仲遂殺適立庶公室於是乎失政魯卿自季孫宿以私意廢長立幼於是家臣效尤孟氏之豐點廢祫立羯叔孫氏之豎牛殺孟丙而立舍皆託廢立以擅其權而三桓微矣作備之禍其流弊可勝言哉

## 冬十月之亥臧孫紇出奔邾

左傳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三年

七

初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

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杜注阿順季氏爲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罪之

穀梁傳其曰正臧孫紇之出也蘧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

家氏曰季孫之納邾盜也臧紇所與言者爲何如今乃以媚道自結於季孫亦何異於盜季宿自亂己之嫡庶復亂人之嫡庶又殺罪臧紇而逐之紇固有罪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三年

六

宿之恣睢不度亦甚矣

汪氏曰朱子曰武仲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或者謂武仲請後未嘗以防爲言故要君之迹未彰夫既曰先祀無廢敢不避邑使不許立後則不避矣非以防請後而何耶

按武仲以智稱而所爲乃反覆小人之事小智自用取禍固宜書出奔見其有罪也

## 晉人殺欒盈

左傳晉人克欒盈於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魋出奔

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

杜注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

公羊傳曷爲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

何注稱人者從討賊辭大其除亂也

穀梁傳惡之弗有也

陳氏曰討亂不書殺欒盈何以書討亂常事殺欒盈非常事也欒盈亡大夫耳曷爲謂之非常晉爲盟主而再合諸侯於商任于沙隨以綱欒氏則是非常也盈之入也晉人大懼奉君以走固宮而盈以曲沃之甲乘公門矢及君屋蓋僅焉克之而已書殺欒盈猶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三年

九

州吁無知是非常之辭也鄭良霄曷爲書之如欒盈霄奔許鄭伯爲之盟大夫盟國人霄自墓門之潰入因馬師頡介於襄庫以伐舊北門書殺良霄亦非常之辭也甚矣文公而下諸侯無政大夫強也廬陵李氏曰稱人而不書大夫與鄭良霄例同討亂之辭也左氏曰不言大夫言自外也此說非按居大夫之位者書大夫以見專殺此一義也有貶而削之者以明有罪又一義也欒盈人奔不爲大夫明矣自不當書大夫無可疑

齊侯襲莒

左傳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日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杜注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不言遂者間有事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三年

十

高氏曰以十八年莒子同諸侯圍齊故也凡用兵皆聲言彼罪孰辭以伐若乘人不備掩而取之則盜賊之爲耳春秋獨此書襲者罪齊侯以諸侯之尊爲盜賊之事也汪氏曰齊侯以千乘之君帥三軍之眾輕行襲莒卒不能勝一微國身傷臣獲此君子之所以貴乎正也廬陵李氏曰春秋用兵之中惟齊之叛晉也一書伐曹入於鄆一書襲莒皆一經之特筆深惡之也按齊本欲伐晉而出師先伐衛旋師又襲莒春秋備書以著其惡言襲又所以深鄙之也

附錄左傳齊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  
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  
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  
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  
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  
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 二十有四年 春叔孫豹如晉

左傳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  
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四年

三

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  
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  
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歿其言  
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  
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  
祔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杜注賀克欒氏也

附錄左傳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  
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  
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

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  
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  
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與  
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  
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  
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  
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  
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  
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  
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四年

三

以請罪焉敢不稽首

### 仲孫羯帥師侵齊

左傳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高氏曰齊之伐晉也魯使叔孫豹救之次于雍榆無  
功於晉故孟孝伯至此復帥師侵齊為晉報焉蓋懼  
晉之疑也羯代速為卿未練而帥師亦無復三年之  
喪

按此魯最勉強之事 豹如晉羯侵齊兩事皆所以  
求晉歡也

### 夏楚子伐吳

左傳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

高氏曰於是見楚弱而吳之張也襄十一年楚失鄭十四年伐吳自是舍鄭而不爭又十年而一再伐吳急吳而緩中國也

###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襄陵許氏曰春秋三書日食既桓三年以周桓敗宣八年以楚莊興而中國諸侯皆受盟於楚矣

廬陵李氏曰頻月食者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及此年七月八月二條劉炫云漢末以來八百餘載考其注疏莫不皆爾都無頻月日食之事蓋多歷世代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四年

三

或傳寫失其本真先儒因循莫敢改易也

按日月會度正相對月在內掩日而食日大月小以月在內則人望之可以障日故有食之既者但每會多旁還正對者少連月日食後世無之春秋連食豈

古今有不同歟

### 齊崔杼帥師伐莒

左傳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蓬啓疆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字從蓬啓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

侵介根

高氏曰去年齊侯襲莒已興莒平今崔杼因帥師送使者如楚而遂伐莒是見利則乘齊人之無信也

汪氏曰齊莊之襲莒身傷臣獲未伸其志故雖與莒平而復伐之耳然已既失信將何以保人之信於己乎

按齊懼晉求楚又興莒師狂悖甚矣豈崔杼將弑君藉以攬兵權服眾心歟

### 宋

襄陵許氏曰夷儀之會以水不克伐齊則知水之所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四年

四

及廣矣非特魯之災也

按非魯一國之災則何氏所云魯救晉伐齊與師民怨之所生爲附會明矣

###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夷儀

夷儀公作陳儀

左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杜注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爲衛邑

高氏曰自盟于柯陵之後齊有輕晉之心會齊侯環卒而光新立乃受盟于濶淵及商任沙隨之會晉失

其令齊於是復貳明年乃伐衛遂伐晉又再加兵於莒晉侯爲是故會于夷儀師十二諸侯之師將以討齊然會而不伐是有畏也國勢不競眾志不一也曰水不克者特辭不能伐爾下書崔杼伐我西鄙蓋知晉之無能爲也

汪氏曰晉會諸侯欲伐齊而不能伐故書會而不書伐以著其大合十二國之君而無所事也蓋進則憚齊之強退又憂楚之伐鄭是以一會而徒返耳平陰之役鄭伯在會楚亦聞之以伐鄭而公子午孤軍入境未足撓鄭今此鄭伯亦在會而楚子帥諸侯之師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四年

三

以攻鄭諸侯是以去齊而救鄭焉伐而不果救不及事晉伯之哀亦可知矣春秋所以不書諸侯之救鄭也

按晉之所以會而不能伐者以楚之故非專爲水阻也秦與楚合至是齊又合晉人蓋有懼心矣

###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左傳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蹀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眾寡其上一也太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一子在幄坐射

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胄于囊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楚子自棘澤還使邴啓彊帥師送陳無宇

汪氏曰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則書伐書救此書伐鄭不書以救齊不書楚人之救也晉合十二國之君不能伐齊楚乃能合四國之君以伐鄭此可以觀夷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四年

三

夏之得失矣師克在和不在眾豈不信然廬陵李氏曰蕭魚之後楚兵再至鄭而無功則以悼公之餘澤也

按晉救而楚還楚原以救齊晉赴鄭則齊免伐故楚亦退書楚伐不書晉救以見晉無功而楚得計也

左傳左傳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蓮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

庸乃還  
公至自會

高氏曰諸侯救鄭不書故以會致

襄陵許氏曰夷儀之師不能正齊之罪而徒致棘澤之役以爲鄭難其救不足錄矣

按因會而救鄭其出本爲會故以會致

陳鍼宜咎出奔楚

左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襄陵許氏曰宜咎之事無聞焉耳而以慶氏黨逐則其人亦可知矣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四年

毛

王氏曰宜咎陳大夫鍼子八世孫其後在楚爲箴尹

宜咎

按慶氏之黨不能無罪故直以出奔書

叔孫豹如京師

左傳齊人城郊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高氏曰襄公即位二十有四年如晉者五出會諸侯者十有三未嘗朝天子也是時穀洛闕毀王宮而齊侯叛晉求媚於天子故爲王城之於是叔孫豹始如京師聘且賀焉

襄陵許氏曰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其後五十餘

年乃始有叔孫豹之聘蓋自是不聘王矣

王氏曰襄之聘晉者九是年春先聘晉冬乃聘王書以著魯之慢王也城郊魯不與城故不書

廬陵李氏曰魯之聘王止此此後止書叔鞅之會葬而已

按當時王室雖微諸侯猶借以爲名觀齊城魯聘可見矣

大饑

公羊傳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四年

毛

何注有死傷曰大饑無死傷曰饑

穀梁傳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胡傳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乏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爲粥溢以救饑孳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

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爲戒

大全注汪氏曰發廩如漢文帝發廩以賑飢民武帝開郡國倉賑濟貧民移粟徙民如梁惠王移民移粟漢高帝令飢民就食蜀武帝令山東飢民就食江淮又徙貧民關西爲粥溢如漢獻帝出太倉米豆於御前作糜後魏孝文詔郡縣爲粥於路以食之興工作如趙抃守越州僦民完城四千丈之類皆得古者救災之政者也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注舍禁若公無禁利也弛力息繇役也薄征輕租稅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四年

无

也索鬼神求廢祀而修之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者也除盜賊急其刑以除之饑饉則盜賊多不可不除也 賑贍也贍給之使復其業 汪氏曰襄公享國二十有四年當有八年之積是年水災所及雖廣然未嘗壞宗廟毀宮室墮城郭則倉廩之所儲固無恙也今無一年之蓄而遽至大饑則見其備荒之無素矣春秋書大有年大饑各一大有年者異天道之反常大饑者著人事之不能處變也書大旱者二大水者八水旱非大不書 按大水固足以致饑然有備則免于饑胡傳以此見

無備最是

附錄左傳晉侯饒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憂乎不然其有感疾將死而憂也

二十有五年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傳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五年

平

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襄陵許氏曰崔子之志鄰國知之而齊莊不寤人將戕其躬之不慎而務貪伐國之功故利令智昏外競而內傾自然之符也

按齊伐魯以報去年之侵自出齊莊之意但崔杼有他志僅有伐名而不致力故公綽言之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左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



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  
三之大過三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  
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  
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  
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蒺藜也何害先夫當  
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噤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  
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  
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  
輓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爲且  
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齊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五年

三

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  
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  
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  
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宮陪臣干取有淫者不知  
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  
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僕墮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  
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  
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  
氏殺颺蔑于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  
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

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  
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  
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  
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特庸何  
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  
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  
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  
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于太宮曰  
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  
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歆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太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五年

三

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  
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  
書矣乃還闔戶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  
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  
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  
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  
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眾不可當也遂  
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嬰不  
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穀梁傳莊公失言淫于崔氏

胡傳齊莊公見弑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死節稱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責難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者是也雖在屬車後乘必不肯同入崔氏之宮矣若此十人者獨以勇力聞皆逢君之惡從於昏亂而莊公嬖之者死非其所比諸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也晏平仲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此十人者眞其私暱任此宜矣雖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節許之哉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五年

三

高氏曰崔杼不能防閑其妻以淫于家反不絕其妻而行大逆於君齊莊背諸侯之盟數行侵伐崔杼因民之忿遂以宣淫之故弑之

陳氏曰宋萬魯慶父奔而後誅之則不書殺以是爲快賊也齊討君之讎而滅崔氏則何以亦不書殺崔杼弑君偃然猶在位也而以家禍亡其宗如是而得書則臣子之不誠於君父者可以盜名矣是故鄭人斲歸生之棺而葬靈公齊人暴崔杼之尸而葬莊公春秋終不書葬則猶不葬也

按齊莊之立由于崔氏以其行淫而弑之蓋成于崔

敗于崔也崔杼弑君之罪固法所不追而齊莊淫于臣家以其冠賜人辱以不堪其見弑亦宜也此晏子所以不爲之死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傳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于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五年

三

君聞命矣

杜注不書伐齊齊遂服兵不加也

胡傳諸侯會于夷儀將以討齊齊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夫晉本爲報朝歌之役來討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弑則宜下令三軍建而復施聲於齊人問莊公之故執崔杼以戮之謀於齊眾置君以定其國示天討之義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今乃知賊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故春秋治之如下文所貶云

高氏曰晉會諸侯以伐齊齊以莊公既弑爲解因納賂以求成焉故不書伐夫以義會諸侯而以姦終之有以知晉平之不競矣

按晉平伐齊齊服而罷兵可也受賂而罷兵則不足以服人矣

齊人以莊公爲說蓋崔杼久有是志而後果驗耳

附錄左傳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

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此衛侯謂獻公

六月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傳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并垣木刊鄭人怨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五年

三

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眾男女別而累以待子朝子展執紼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高氏曰去秋夷儀之會楚與陳蔡許三國同伐鄭今歲復會于夷儀鄭慮楚之復來也故先帥師入陳以

奪其心觀左氏所載入人之國未有若子展子產之有禮者也故春秋無貶辭

廬陵李氏曰子展子產之入陳與子國子耳之侵蔡

一也而二子之心不同故舍之得稱名而子國稱人

據左氏所載則此書入亦近於末減之辭矣

按前會夷儀而陳隨楚伐鄭茲又會夷儀而鄭入陳

所謂出其不意也既入之後以禮服之則不與縱掠

同罪矣此舉有子產故善爲地步觀其獻捷對晉之

言可見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五年

三

左傳齊威故也

杜注稱同盟齊亦與盟重丘齊地

程傳諸侯同病楚也

胡傳崔杼既弑其君矣晉侯受其賂而許之成故盟于

重丘特書曰同

張氏曰曹州乘氏縣有重丘故城 同盟之書自幽

以來何獨此盟罪之深按二幽之盟合諸侯以其尊

周而諸侯聽命也重丘之盟合諸侯將以討齊乃受

賂而釋之且列弑君之齊於盟也天下之惡孰大於

是即其所同之實而觀之晉侯之罪亦一齊也故曰

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汪氏曰此盟書同與蟲牢同盟義同乃何休所謂同心爲惡惡必成者也楊士勛謂穀梁於雞澤平丘發傳言同外楚則重丘亦是外楚今以左傳考之去年會夷儀而將伐齊也齊使陳無宇如楚乞師於是楚子伐鄭以救齊則是年服齊亦所以外楚也歟  
廬陵李氏曰祁午數趙武之政再合諸侯三合大夫始此今年夷儀明年澶淵再合諸侯也二十七年宋三十年澶淵昭元年號三合大夫也

按此同盟胡傳責晉受賂而又容弑君者之賊則書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五年

七

同所以譏其不當同也而程子謂同病楚照常同盟之例看則是當日盟之之辭既歸于好同以楚爲病而絕之亦理所同然

附錄左傳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

公至自會

汪氏曰此書至會著其黨惡附奸之罪也  
按此照常例書之黨惡附奸可責盟主不可以責魯

衛侯入于夷儀夷公作陳

左傳衛獻公入于夷儀

杜注晉惡衛衛失國使衛分之一邑

公羊傳陳儀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諉君以弑也

胡傳鄭伯突入于櫟衛侯入于夷儀其入則一或名或不名者鄭伯奪正以立而國人君之諸侯助之不知其義不可以有國也故特書其名著王法以絕之衛侯蔑其冢卿失國出奔固不爲無罪矣然有世叔儀以守有母弟縶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有歸道焉則其義猶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五年

七

未絕也故止書其爵而不名及甯喜弑剽復歸于衛然後書名此聖人俟其改過遷善不輕絕人之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此類是也

呂氏曰夏五月會夷儀之衛侯剽也此入于夷儀之衛侯衛也不嫌兩君名實相亂乎曰衛雖無道非臣當逐剽亦非臣下所得立故衛入不名鄭伯突入于櫟何以名曰突不當立者衛當立者

陳氏曰衛列於諸侯之會十有三而後出其入也將焉名之剽列于諸侯之會七而後弑其弑也又將焉名之削一而存一是又予奪矣春秋不沒其實而正

不正不與存焉

劉氏曰公羊云諼君以弑也非也衍雖失位非弑臣也剽雖得國非衍君也春秋豈以衍爲諼君乎哉

按左傳此入出于晉意或恐其在齊別生事端也以衛君而歸衛邑無可議書衛侯存其爲君也

### 楚屈建師滅舒鳩

左傳楚薳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屈蕩爲莫敖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閒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五年

勞

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汪氏曰舒鳩偃姓子爵國

家氏曰楚不能制吳而殘暴小國以逞其敗勦之憾春秋惡之是故國雖小而必紀其亡以著楚人滅國之罪

按屈建爲令尹而楚復振此其首事也

###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夏公作蔓

左傳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

昔虞闕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眾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墜者并埋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五年

卑

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

家氏曰陳叛華即夷幾年于茲晉人置而不問鄭從晉既入至是又能一歲再出師伐陳以撓楚春秋書之無貶辭與之也

臨川吳氏曰六月已入陳矣陳侯示服鄭即還師未得成也故再伐之得成乃已

廬陵李氏曰正義郊特牲曰天子存二王之後尊賢不過二代鄭玄以此謂杞宋爲二王之後荀祝陳爲三恪杜氏以夏殷之後爲二王後又封陳并二王後則各自行其正朔用其禮樂王者尊之深也舜在二代之前其禮轉降格敬也封其後示敬而已故曰恪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五年

聖

雖通二代爲三其二代不稱恪唯陳爲恪耳

按入陳乃皆突陳城事出倉卒陳侯服而遽去故又明致其伐以要其成非有他意也 三恪常說以爲台杞宋爲三恪考杜注原謂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爲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似是從宋杞數至陳爲三非並列爲三也其說亦未確於三恪字義不合 朱子詩傳以陳台黃帝堯後爲三恪用唐崔靈恩所議予有辨 又考宋杞之封爵秩禮制亦不同宋是周之勝國從其優也

附錄左傳楚爲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爲

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涇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十有一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過公穀作謁

左傳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牆以射之卒

杜注巢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

公羊傳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入門乎巢而卒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吳子謁何以名傷而反未至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五年

聖

平舍而卒也

穀梁傳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于巢者外乎楚也門于巢乃伐楚也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

范注非責也 飾城者修守備請罪問所以爲關致

師之意

胡傳巢南國也其言門于巢卒者吳子將伐楚引師至

巢入其門巢人射諸城上矢中吳子而卒非吳子之自輕而見殺也古者入境必假道過門必釋甲入國則不馳或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亦非巢之輕以一矢相加不飾城而請罪也

汪氏曰文十二年楚圍巢至是時巢蓋服屬於楚

陳氏曰諸樊始通於上國爭強於楚而喪身於匹夫是自取之也

按穀梁兩譏之說胡傳從之愚謂此但當責吳子之自輕耳牛臣之謀欲安其疆何罪焉巢既屬楚不可服吳將何以請罪而能免乎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五年

盟

附錄左傳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爲子之功也以與焉掩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太叔文子聞之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說遑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

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郊其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泄盟秦伯車如晉泄盟成而不結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五年

盟

春秋詳說卷四十一終

春秋詳說卷四十二

平陽再親祖輯撰

襄公

二十有六年

附錄左傳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貢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貢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二

襄公二十六年

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左傳衛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姬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姬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不獲命於敬姬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援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人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

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

穀梁傳此不正其日何也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

胡傳喜嘗受命於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衛侯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二

襄公二十六年

二

出入皆以爵稱於義未絕而剽以公孫非次而立又未有說焉則喜之罪應未滅矣亦以弑君書何也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况置君乎於衍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於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弑之是奕棋之不若也不思其終亦甚矣故聖人特正其爲弑君之罪示天下後世使知慎於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霍光以大義廢昌邑立宣帝猶有言其罪者而朝廷加肅况私意邪范曄桓彝之徒殺身不顧君子所以深取之者知春秋之旨矣  
大全注前漢書霍光傳昌邑王既即位淫戲無度羣臣數進諫不變光與羣臣白太后且陳昌邑王不可



以承宗廟狀太后召王聽詔扶王下殿迎衛太子孫病已卽皇帝位嚴延年傳延年舉侍御史宣帝初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憚之 通鑑魏高貴鄉公紀正元元年司馬師廢帝爲邵陵公太宰中郎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陽狂不言寢所乘車凡三十六年終于所寢之車晉桓彝傳咸和二年彝爲宣城內史蘇峻反彝慷慨流涕進屯涇縣其長史裨惠勸彝僞與通和以紓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垢與逆臣通問峻將韓晃進軍攻彝固守經年城陷執彝殺之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二

襄公二十六年

三

張氏曰經於衛之出不以名書是其位未嘗絕易爲書喜弑剽夫爲人臣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可以二者也殖既從林父之逐衛共立剽而臣事之十餘年矣其可以反易天常而命其子乎君臣之分如天冠地履不可易者也殖之命其子可謂悖矣喜也輕徇父命而不知諫躬犯大惡書以弑君辭而不可得矣劉氏曰不與剽之立則其曰甯喜弑其君剽何甯氏君之甯氏殺之是以稱弑焉出衛君而立剽者甯殖也則何爲於喜加弑焉見喜之受命於殖而殺剽也然則爲甯殖者宜奈何宜乎效死勿聽爾夫據國之

位而享其祿臨禍不死聞難不圖偷得自全之計使篡弑因已而立後雖悔之不可及也 穀梁云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非也文王事紂武王滅之亦爲不正乎言春秋者要論其行事邪正而已矣 按大全書春字下附左傳一段以王二月書甯喜弑君竊謂春字不可截斷故以春字屬下 喜受父命復舊君可謂難處之事而喜遂弑剽復衛足以白其父之心而身被弑君之名不可與他弑君同論也在殖失于前悔于後在喜蓋前愆犯大惡書法雖不能爲之寬而論者當諒之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三

襄公二十六年

四

衛孫林父于戚以叛

書叛始此

左傳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杜注衛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爲叛也

甲午衛侯復歸于衛

左傳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

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  
羈縻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  
貳通內外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  
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公羊傳此諷君以弑也其言復歸何惡則也曷爲惡則  
則之立於是未有說也然則曷爲不言則之立不言則  
之立者以惡衛侯也

穀梁傳曰歸見知弑也

胡傳按左氏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者著  
其據土背君之罪也臣之祿君實有焉專祿以周旋戮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二

襄公二十六年

五

也衛侯出奔齊入于夷儀皆以爵稱今既復歸而得國  
矣乃書其名何也人之有德慧術知者常存乎疚疾衛  
侯淹恤在外十有二年困於心衡於慮久矣此生於憂  
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信無刑猶夫人也則是困而弗  
革雖復得國猶非其國也此見春秋侯人改過之深而  
責人自棄之重欲其強於爲善之意也

高氏曰獻公之奔齊也林父實逐之今甯喜弑剽將  
納獻公故林父懼而入于戚以叛叛甚於奔前此諸  
大夫有不利於己則奔而已未有若林父之叛者故  
書叛自林父始是時林父以戚入于晉晉人戍之不

書以戚入于晉者正名其惡

陳氏曰宋魚石入于彭城晉欒盈入于曲沃不言叛  
必若孫林父而後書叛書叛必不能討者也故二十  
九年季札過衛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春秋之季家有  
藏甲邑有百雉之城矣故書叛始於此凡叛賤者不  
書必卿而後書故高弱高豎以盧叛之類皆不書  
張氏曰春秋名衍與衛侯鄭殺叔武公子瑕名之同  
意然甯喜以納君而見殺則方之成公衍爲甚矣  
孫氏曰先言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則後言甲午衛侯  
衍復歸于衛以見衍待弑而歸也十四年衍出奔前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二

襄公二十六年

六

年入夷儀今喜弑剽四日而復歸此待弑而歸可知  
也

汪氏曰書歸易辭也喜弑剽則其歸無難矣書復歸  
其位未絕也書名著其不足以有國也抑揚予奪春  
秋之精義也

按衛獻雖有可歸之理而不能無罪故書名以示貶  
胡傳責以失信無刑是矣

附錄左傳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成茅氏殖綽  
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  
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圍雍鉏獲殖綽復愬于晉 鄭伯

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左傳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家氏曰林父據戚以叛晉人以兵戍之黨叛臣也衛人伐戚殺晉戍三百人晉不知自反乃會諸侯謀有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二

襄公二十六年

七

討於衛侯使荀吳來召公當晉平之世強臣僭橫倒行逆施卒以此失諸侯

按此書聘下書會則聘爲召公可知

附錄左傳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戍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

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太叔爲令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

###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傳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二

襄公二十六年

八

執而囚之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危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鸞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

杜注澶淵衛地近戚

胡氏曰春秋疑義先儒所傳誠有未盡趙武稱人爲助孫氏貶也鄭良霄不貶者子產新得政而鄭伯爲衛侯故如晉卽知鄭獨不釋君而臣是助矣

家氏曰晉平之爲此會率天下之爲人臣使之盡叛其君也伯者無他主張名分而已晉自悼公獎大夫以伉其君而下陵上替之禍幾徧於中原晉亦坐受其弊今林父據邑叛君而止獻公取衛田以益林父平固甚愚亦何利而爲此由晉之諸臣各爲私計羽翼諸侯之大夫使之交起爲亂以爲彼剖分宗國之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二

襄公二十六年

九

地而其君不悟良可謂也是會也諸侯各懷憤嫉會者僅四國之大夫惟魯公爲季氏所驅而出春秋晉卿不書氏名卑晉之用事者貶之也

汪氏曰晉平自重丘之後五合大夫于宋城杞于虢兩澶淵是也夫旣自縱其權委之臣下而且主張失宜冠履倒置此年會澶淵黨叛臣而討君且以魯公儕之諸大夫于宋合夷夏之成而使晉楚之從交相見遂以桓文伯統屬之荆蠻城杞則不恤宗周而私母家貽諸大夫之誚澶淵謀宋災而不討蔡般弑君父之賊于虢仍讀舊書而復先楚是皆悖上下之義

案内外之分雖能假勢力以合人心而不能明分義以服人心晉伯自是衰矣

啖氏曰左傳云趙武不書尊公也若然良霄何以不尊公乎又云衛侯會之不與經合

按書公會晉人見公之卑也蓋因荀吳之召而公遽往以遭此辱獨書鄭良霄者鄭雖同會而不黨孫

也鄭伯如晉卽此可見不書齊者不與會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痤穀作座

左傳初宋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隄下其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其姬與之食公見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二

襄公二十六年

十

棄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其其外莫其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旣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四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

期乃縊而死佐爲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聞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胡傳殺世子母弟直書君者甚之也宋寺人伊戾爲太子內師無寵譖於宋公而殺之則賊世子座者寺人矣而獨甚宋公何哉譖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配嫡以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內援者以爲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者眾矣尸此者其誰乎晉獻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二

襄公二十六年

十一

之殺申生宋公之殺痤直稱君者春秋正其本之意

高氏曰晉獻公惑驪姬之譖而殺申生宋平公聽伊戾之言而殺子痤漢武帝唐明皇猶蹈之以二君猶爾晉宋不足道也自古譏人之爲國患雖其君之父

子不能相保况臣下乎  
家氏曰宋寺人伊戾內連宮禁外結大臣共造譏而殺太子宋平尋知其子之無罪僅烹一伊戾而芮素之寵愛向戌之權任不爲之喪更立棄之子爲太子此人道之大變春秋謹而識之穀梁所謂目君以著其惡者也傳者稱座美而很佐惡而婉婉者巧於自

結很者疏於內交佐日以親痊日以疏以至於死故居近君之地者自處爲難隋煬所以傾勇其事似之勇則痊也楊素則左師也獨孤后惡其子楊素從而陷之及隋文疾革乃悟則已無及由明不足以察姦內外相煽而爲譏故也

按書宋公殺世子痤罪宋公也聽譖而致之死無異已殺也何氏云痤有罪故平公書葬此何與葬事牽扯無謂

### 晉人執衛甯喜

公羊傳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不以其罪執之也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二

襄公二十六年

十二

劉氏曰曷爲不以討賊之辭書之甯喜如晉晉人執之曰爾曷爲納君而伐孫氏云爾非伯討也

高氏曰弑君之賊人人皆得討之晉人執之非討其弑君也討其伐戚而殺晉成也

宋氏曰甯喜可執坐林父之訴而執之則悖也是時趙武爲政叔向爲之謀晉無一事可稱二子者崇虛譽而無其實亦何益於人之國乎

按爲孫執甯故貶書晉人

附錄左傳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初

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濫僭無濫與其失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二

襄公二十六年

三

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實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

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郤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二

襄公二十六年

四

靈奔晉晉人與之郤以爲謀主并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嬖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

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道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左傳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

高氏曰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

許男欲報之以中國諸侯而卒于夷狄死非其所矣

按許靈公以死求伐鄭不以正而斃春秋之所惡也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二

襄公二十六年

主

###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左傳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讒於勇齎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汪氏曰蕭魚而後楚三伐鄭十八年公子午不得志於鄭二十四年諸侯救之此年諸侯不救楚得以逞

蓋是時晉平昏庸大夫專恣伯業怠矣楚是以知晉之不在諸侯而復爲陵駕之舉也鄭雖未服於楚明年晉楚爲成而中國諸侯皆朝楚矣棘澤之役四國之君皆至今此許獨不與者靈公卒於楚國弱不能以兵會也

按楚子爲許典師非有深求使之稍逞而歸可以息事子產之料事爲不可及也

### 葬許靈公

附錄左傳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土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二

襄公二十六年

主

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冒卑於晉乎辭不失舊 齊人城郕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于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朱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爲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

三十有七年

附錄左傳齊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眾出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 齊侯使慶封來聘

左傳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杜注景公卽位通嗣君也

汪氏曰自齊人滕伯姬僑如逆婦姜二國不通好者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二

襄公二十七年

七

三十年今景公不事侵伐先遣貴卿聘于魯亦云賢矣

高氏曰夫鄭不仇楚而齊魯釋怨此宋之盟所以輯也

按聘以通嗣君爲有禮而慶封實來則非不辱命之人賦相鼠而不知貽笑多矣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

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與公作環晉楚始同盟

左傳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

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害也將或弭之雖曰

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二

襄公二十七年

六

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王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

杜注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爲私屬皆不與盟宋爲主



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

孫氏曰隱桓之際天子失道諸侯擅權宣成之間諸侯僭命大夫專國至宋之會諸侯日微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持之故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會澶淵昭元年會號諸侯莫有見者

高氏曰此會楚意也楚人患吳而結諸夏也諸侯之大夫不詳其故始徇其弭兵之名遂會于宋而與之盟自是華夏蠻貊莫辨而諸國僭首兩事晉楚桓文數十年之功業一朝而壞之百姓雖暫免兵革之苦而天下之大勢遂大潰而不可收拾矣彼向戌者又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七年

九

豈足知天下之大計哉

陳氏曰此晉楚初同主諸夏盟也晉楚嘗盟矣會于瑣澤之歲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土燮會公子罷盟于宋西門之外不書猶曰特相盟也兩國之好而非天下之大變也以諸侯分爲晉楚之從而交相見也於是始則是南北二伯也天下之大變也於溴梁而無君臣之分於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于吳越焉爾矣

汪氏曰楚先歆而春秋先晉者尊中國而抑夷狄也荆楚之同主夏盟皆宋爲之也宋襄圖伯始進楚人

于鹿上之盟既而孟之會楚書爵而與宋公並序于

諸侯之上二伯之端兆於此矣故遂有孟之執泓之敗而宋不能伯華元合晉楚之成盟于宋西門之外爭伯之業復啓於此故鄢陵楚子敗績而鄭終從楚今也向戌爲成使晉楚之從交相見而兩伯之勢遂成於此故于申之會晉遂退縮不復主諸侯而宋向戌且獻禮於楚子由是知荆楚之爭雄於中國皆宋爲之也

按夏會而秋始盟故兩書之先晉後楚以趙武爲之主也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七年

三

衛殺其大夫甯喜

左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甯喜弒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嘗爲大夫與之涉公事矣甯喜出君弒君而

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

胡傳甯喜既坐弑君之罪矣不以討賊之辭何也初衛侯使與喜言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氏納之衛侯復國患甯喜之專也公孫免餘請殺之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攻甯氏殺喜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罪無章何以勸沮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高郵孫氏曰喜弑剽而納術衍反國而復用之既而以其私殺之喜雖有罪而衛侯殺之不以其罪矣昔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七年

三

里克殺奚齊而立夷吾夷吾殺之二君之殺其大夫皆以其私里克甯喜之見殺皆不以其罪故春秋皆曰殺其大夫

家氏曰剽篡君者也他人可殺而甯喜嘗事之以爲君不得殺也故書弑以正其罪喜弑君者也他人可殺而衛獻因之以入不得殺也故稱國以殺不削其官

按許之專政而得國及其專而謀殺之衛獻真小人也孫甯謀廢立皆罹其殃孫全以悍甯似智而亦不免於殺弑君者固無善全之道也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傳載作專

左傳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罪無章何以勸沮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怨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七年

三

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爲卿

公羊傳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爲出奔晉爲殺甯喜出奔也曷爲爲殺甯喜出奔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爲之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欲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諸使公子鱄約之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諸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爲我與之約矣公子鱄辭曰夫負羈執鉄

鑽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爲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縛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害公子縛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攜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

何注昧割也時割雉以爲盟猶曰視彼割雉負此盟則如彼矣

穀梁傳專喜之徒也專之爲喜之徒何也已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弑其君是亦弑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害也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七年

語

故出奔晉織紵郕郎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

范注喜雖弑君本與專約納獻公公由喜得入已與喜以君臣從事矣春秋撥亂重盟約今獻公背之而殺忠于己者是獻公惡而難親也專懼禍將及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專之去衛其心合于春秋

胡傳衛侯之入使縛與甯害約言既殺甯害縛病失言遂出奔晉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其稱弟罪衛侯也穀梁子曰縛之去合乎春秋

家氏曰縛始衛其君兄之命以與甯害約固許之以專衛國之政今以其專而殺之在衛獻爲食言縛自以失信於死者逃其兄而去之夫縛衛獻之母弟也獻非縛不得返國今甫翼于位而不能安縛之身獻之不友甚矣書衛侯之弟譏不友也

劉氏曰衛侯忌小忿以誅有功捐大信以疑至親使縛至於去國逃死者無人君之道故也此之時縛以全身不罹於惡名爲智以毋使其兄有誅弟之惡爲義以不翹世以自潔爲忠以不仕而能矯國之失爲廉可謂重己者是乃君子之所貴也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七年

語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按縛之奔固是全甯害之信而亦以衛獻聽讒未必能保始終不如去之爲脫然無累耳

左傳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日何害也匹夫

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日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采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二

襄公二十七年

五

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尙矣哉能敬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

楚蒞盟鄭伯享趙孟子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鵲巢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二

襄公二十七年

五

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能上下慈和慈和而後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

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公羊傳曷爲再言豹殆諸侯也曷爲殆諸侯爲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

穀梁傳溴梁之會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趙武恥之豹云者恭也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其臣恭也晉趙武爲之會也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二

襄公二十七年

七

胡傳此一地也曷爲再言宋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宋之盟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及申之會蠻夷之君篡弑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眾而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左師鄭子產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遂辭而不見伐吳滅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之也或者乃以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尊周室爲晉趙武楚屈建之力而善此盟也其說誤矣

劉氏曰宋之會弭諸侯之兵百姓免兵革之患十有餘年趙武屈建之力可以當齊桓

永嘉呂氏曰魯自僖公以來雖貳於楚而未嘗一跡其國自盟宋之後明年如楚逾年乃至春秋備書之以見中國諸侯事楚猶事晉矣向也不過陳蔡鄭從楚無他近楚之國也今也魯宋皆均事楚矣

陳氏曰自宋以來晉不專主盟矣號之盟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至鄆陵則齊主諸侯至皋鼈則魯及諸侯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武之倫也孔子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由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三

襄公二十七年

七

趙文子始也是王伯之所以興衰也於是晉楚爭先乃先楚人則其書先晉何春秋不以夷狄先中國也汪氏曰說者稱于宋弭兵蓋是時晉楚皆怠於出師也以偶有六七年之安靖然楚人表甲苟非伯州犂之言則趙孟爲宋襄之執矣况魯帥師而取鄆晉帥師而敗狄兵亦未嘗戢也楚圍既讀舊書未幾篡國大合諸侯伐吳滅賴安在其能弭兵也哉

家氏曰中國之於外夷有天冠地履之分此帝王之制春秋之法也今諸侯來集楚人遽求爲長趙武畏其盛兵表甲苟求無事遂長楚人春秋爲中國惜故

先晉况會盟于中國之境而夷狄長之無內外之分  
亂冠履之常啓戎心而召後患趙武叔向無以辭其  
責也

劉氏曰此乃一事再見者前目而後凡耳何謂殆諸  
侯乎且石惡名惡耳行未必惡也公羊之說非也稱  
諸侯者常文耳不稱諸侯者變文也又豹不氏乃一  
事再見卒名之例不以是爲恭也穀梁之說亦非也  
蔡許失位左氏貶之今魯欲自同人之私失位甚矣  
且命出季氏而曰不可達何哉左氏連命不書族之  
說尤非也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二

襄公二十七年

无

按宋之盟胡文定深致其譏蓋文定感于時事不欲  
主和議故情見乎辭子謂文定固是正論然亦不可  
一概抹煞此後數年諸國息爭諸國之民免肝膽塗  
地者不可勝紀不可謂之無功 劉氏之說自是有  
見汪氏駁弭兵所引證甚小無關大勢至云趙武爲  
宋襄之執尤屬妄談 趙孟意在息爭委曲從事宋  
爲晉之與國楚來北方會盟主客之勢讓楚亦自有  
說若楚不爭先竟是來北方聽盟矣想此時必有斟  
酌 向戌成此盟有功于諸國觀後來災諸國會澶  
淵謀歸宋財宋亦重矣尤見向戌有功于宋國小國

之臣有可以紓國患者爲之更無容議 子產亦在  
事中豈曰無識

附錄左傳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  
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  
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  
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  
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  
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盧蒲  
癸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  
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二

襄公二十七年

事

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  
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眾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圍  
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  
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癸帥  
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  
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縊復命於崔子  
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碎諸大墓辛巳  
崔明來奔慶封當國 楚遣罷如晉泣盟晉侯享之將  
出賦既醉叔向曰蘧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  
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

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賈於野以喪莊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爲右尹

###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麻過也再失閏矣

杜注周十一月今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麻推之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  
啖氏曰按經言十二月傳言十一月依經云三失閏進退不同不可得而考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一

襄公二十七年

三

### 三十有八年春無冰

左傳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

孫氏曰時煥也

汪氏曰是時襄公昏庸三家專政明年季武子取卞而襄公幾不得入其紀綱維弛可知矣

按建子之月無冰爲異若建寅之月則無冰不足紀矣此可爲周正建子之證

附錄左傳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 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傳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按會宋之先石惡已欲奔至是乃行直書石惡罪之也然既黨甯不奔必及於禍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二

襄公二十八年

三

### 邾子來朝

左傳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高氏曰邾自晉執其君曾取其田益微弱矣至是悼公來朝

### 秋八月大雩

左傳旱也

高氏曰春無冰秋旱此皆人事所召而僭用大禮以祈之不亦悖乎

附錄左傳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曰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

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情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情傲以爲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恆有子禍

### 仲孫羯如晉

左傳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

附錄左傳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惠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

###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二

襄公二十八年

盟

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三三之頤三三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

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九月鄭游吉如晉

告將朝於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其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

###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二

襄公二十八年

盟

孫無昭禍焉可也

### 冬齊慶封來奔

左傳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嬖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饗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嬖盧蒲嬖曰譬之如禽獸吾寢



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眾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率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二

襄公二十八年

三

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愾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泣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爲尸慶癸爲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國人爲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驚以組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爲君故也陳

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遷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櫟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祀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弓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二

襄公二十八年

三

家氏曰盧蒲癸王何莊公之倖臣也殺慶舍逐慶封而戮崔杼莊之獄也倖臣與之俱死者十人今爲之討賊亦倖臣也身爲國君以倖臣爲羽翼莊固可鄙矣而卿大夫無能爲君討賊復讎者而倖臣乃能之亦卿大夫之恥也汪氏曰齊殺崔杼不書蓋非以賊討也宋人以賂請萬於陳而醢之且不書殺况杼以家亂而自斃乎按左傳敘此事甚詳文字甚奇慶封盧蒲癸易內全無人理盧蒲癸宗不余辟之言新異而及于賦詩斷章尤屬異想陳無宇父子謀所得及率龜而泣假作急狀情態如畫癸妻以女謀父反用其言而敵之出

更在常情之外蓋崔慶同惡慶既滅崔而慶亦遭此  
意外奇禍天實爲之不可逃也展莊叔車甚澤人必  
瘁穆子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皆名言誦章  
鴟不知與前賦相鼠不知同 晏平仲好言以謝慶  
封全身觀變可爲處亂之道陳無字則入事中已涉  
險矣

附錄左傳癸巳天主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 崔氏之  
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往燕賈在句瀆之丘及  
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鄰殿其  
鄰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二

襄公二十八年

五

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邾殿乃足欲  
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邾殿非惡富  
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  
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黷嫗  
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  
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  
致之公以爲忠故有寵釋盧蒲癸于北境求崔杼之尸  
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  
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  
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齊人遷莊公殯于

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諸夏之君始  
族見於楚

左傳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遇  
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  
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  
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蘩蕰諸宗室季蘭  
尸之敬也敬可棄乎

陳氏曰舉魯以見其餘也是故書公朝王所見王業  
之衰書公如楚見伯業之衰凡舉魯以見其餘者則  
天下之辭也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二

襄公二十八年

六

臨川吳氏曰齊晉伯國也以魯朝之猶云可也楚蠻  
夷也初亦小弱後以吞滅小國憑陵中夏而浸强大  
晉伯既衰不能與抗魯之朝楚非得已也屈禮義之  
望國朝崛起之強夷僞書曰朝辱莫甚焉止書曰如  
猶爲諱其恥也

汪氏曰僖十八年鄭文公始朝于楚二十二年鄭伯  
又如楚二十四年宋成公亦如楚自是而後鄭伯屢  
朝于楚而陳許諸君朝楚傳以聞見蓋至於今年而  
中國之諸侯旅朝于楚以事天子之禮事之矣迨昭  
九年而諸侯之大夫亦旅見於楚矣迄哀之四年而

晉亦京師楚矣世變至是聖人蓋傷之甚矣

按如楚不止公也諸侯羣朝楚此春秋一大變局故書以爲公恥爲諸國恥而尤爲晉恥蓋皆受命于晉而後往也 朝如滕許朝魯之朝汪氏謂以天子之禮事之失其實

###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左傳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德過也

林注靈王崩景王立

汪氏曰不書葬諸侯不會也

### 乙未楚子昭卒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二

襄公二十八年

義

左傳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

杜注康王卒郊敖立 實十一月癸巳崩而以十二月

月甲寅告

胡傳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齊景公葬

書閏月朔殺恩之非禮也

呂氏曰此明閏月之驗然不書閏者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策常體又有定例故不必每月發傳此范甯之說也杜預以十二月無乙未日誤孔穎達以爲甲寅乙未不得同月是皆不知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耳

按魯畏大國之甚故聞喪而終往若從子服惠伯之言徐觀其後未爲不可向戌之智勝魯人遠矣

附錄左傳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二

襄公二十八年

甲

春秋詳說卷四十二終

春秋詳說卷四十三

牟陽再觀祖輯

襄公

二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

左傳釋不朝正主廟也楚人使公親禭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禭則有幣也乃使巫以桃茱先祓殯楚人殯祭既而悔之

公牟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

何注襄公人在夷狄危錄之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三

襄公二十九年

穀梁傳閔公也

胡傳歲之首月公在他國者有矣此獨書公在楚者外為夷狄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內為強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按左氏楚人使公親禭夏四月送楚子葬至于西門之外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以自封使公治告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徒以討既得之矣公曰欲而言叛祗見疏也吾不可以入矣將適諸侯有賦式微者乃歸故特於歲首朝正之時而書曰公在楚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困者必有天威不違顏咫尺食坐見於羹牆之意而

不以頃刻忘也此義一行豈敢有顧其身與妻子與其家而不恤國朋附權臣以圖富貴而背其君者乎

劉氏曰昭公去國以乾侯寄季氏居君之位攝君之祭魯之一民非公之有聖人嫌於國無公公無國也故因正月書公在以正之今襄公亦去其國季孫亦叛於內居君之位攝君之祭其與乾侯也同同則其文等矣故有公則無所復存存公則失國可知矣坤之剝曰龍戰于野夫嫌於無陽而後稱龍猶嫌於無君而後存公安可不察耶

孫氏曰公在中國猶可在夷狄則甚矣公留於楚者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三

襄公二十九年

七月故詳而錄之

廬陵李氏曰左氏疏曰僖十六年冬會淮宣七年冬會黑壤成十年秋如晉襄十二年冬如晉皆以次年至此等正月公皆不在其類多矣惟此一年書者釋例曰凡公之行國之守臣每月亦以公不朝之故告于廟每月必告而特於正月釋之者蓋歲之正也月之正也日之正也三始之正嘉禮所重人理所以自新故特顯以通他月也惟書此年者如楚既非常公又踰年故發此一例以示法也

高氏曰公在齊晉多矣闕朝正之禮亦不少矣但書

公如齊如晉而義自見也今書公在楚則聖人之旨深矣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公不篤君臣之義以奔天王之喪而徇夷狄之強以俟楚子之葬久留於楚迨夏乃歸故聖人特於朝正之時書公所在與昭公失國在乾侯同且以責季氏之無君也  
啖氏曰左傳云釋不朝正于廟也按前後正月公不在例不書何獨於此釋不朝正乎  
趙氏曰凡君在外不應都廢告朔之禮當是大臣攝行矣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三

襄公二十九年

三

按此書春王正月公在楚非尋常在外者比在楚宜書在楚而爲楚所役不便盡書但書在以包之是時季氏專魯利公之在外而取卞自益未必念公在楚而春秋在之也

附錄左傳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子于北郭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邾敖卽位王子圍爲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夏五月公至自楚

左傳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

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旣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  
穀梁傳喜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三

襄公二十九年

四

范注遠之蠻國喜得全歸

按此至非徒外侮蓋猶有內患焉觀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則其至也幾乎不能至矣

庚午衛侯衎卒

左傳

林注獻公卒子襄公立

附錄左傳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閹弑吳子餘祭

左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閹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閹以刀弑之

公羊傳閹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爲謂之閹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穀梁傳閹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閹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閹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閹弑吳子餘祭仇之也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三

襄公二十九年

五

胡傳穀梁子曰閹門者寺人也不稱名姓閹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閹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閹弑吳子餘祭仇之也左氏以爲伐越獲俘焉以爲閹使守舟吳子觀舟閹以刀弑之亦邇怨之失也

家氏曰春秋所以書言禍生於所忽也吳之諸君往往輕以蹈禍過卒於巢餘祭死於閹僚死於專諸春秋之書良以垂戒示後焉耳

按書閹弑吳子也閹刑人一不當近爲越俘二不

當近其弑也吳子自輕取之也

附錄左傳鄭子展卒子皮卽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餽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勝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僖公作書官人下公穀有邾人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三

襄公二十九年

六

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閹之棄同卽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猶猶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修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修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

杜注平公母悼夫人乃杞孝公姊妹

殷梁傳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胡傳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爲次也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能修文襄悼公之業尊獎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肆是屏輕棄諸姬可謂知本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揚之水所以降爲國風不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三

襄公二十九年

七

得列于雅也城杞之役亦不待貶絕而可見矣

襄陵許氏曰齊桓城衛而諸侯歸心者桓公之志公天下也晉平城杞而人疾其役其志私也動又不時能無攜乎

汪氏曰齊桓恤杞而城緣陵雖僭天子封國之權而得方伯救患之義事雖專而心則公也故春秋書曰諸侯城緣陵略諸侯而不序且不曰城杞而曰城緣陵所以隱其專也晉平治杞而城之以大夫合天下之眾而修其私親之城郭初非救災恤患之舉心既私而事亦悖矣故春秋列序十有一國之大夫而曰

城杞所以著其失也

陳氏曰合十一國諸侯之大夫而書城杞爲悼夫人也合十三國諸侯之大夫于澶淵而書未災故爲其姬也衛甯喜弑其君孫林父以邑叛蔡世子般弑其父吳楚之大夫交聘於中國天下亦多故矣晉爲盟主而區區於宋杞是晉之已細也晉之已細而後有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侯般假討賊之義以盟諸夏如楚靈王者矣

按書城杞譏晉平之私也晉之力何不自城而合諸侯蓋必假恤鄰之義而反以重其失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三

襄公二十九年

八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傳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鄆鼓父黨叔爲一耦高氏曰謝城杞且使我歸杞田也

按士鞅聘杞子來盟事相因也城杞而又使魯歸杞田晉私甚矣

杞子來盟

左傳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尙取之公告叔侯

叔侯曰虞號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  
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  
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  
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  
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魯魯以  
肥杞曰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杞文公  
來盟書曰子賤之也

杜注賤其用夷禮

陳氏曰凡來盟皆大夫也杞伯親之故賤之也杞雖  
稱子矣前乎此夷儀之會稱伯後乎此卒復稱伯來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三

襄公二十九年

九

盟特稱子見春秋之貶諸侯也春秋之褒貶君大夫  
莫備於隱桓莊之世寓王法也成襄而下舍杞子無  
削其爵者舍楚子虔無生名之者經之變文也  
汪氏曰杞自莊二十七年稱伯至僖二十三年二十  
七年兩稱子自後並稱伯唯此年來盟稱子厥後終  
春秋稱伯義見桓二年

廬陵李氏曰此非前定之盟亦非因朝而盟蓋晉之  
治杞田非出於公義魯之歸杞田未必出於誠心故  
杞子親來以要結之耳

吳子使札來聘

吳始聘吳始  
君臣始見

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  
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  
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  
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  
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  
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  
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  
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  
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  
之歌邶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三

襄公二十九年

十

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爲之歌魏曰美哉沔沔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  
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  
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  
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  
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  
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  
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  
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  
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



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博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五

襄公二十九年

十一

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編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遽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辨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

免於難

杜注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以季札之賢吳子得進稱子是尊君也

公羊傳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說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迨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五

襄公二十九年

十一

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卽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宜

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

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名成尊於上也。

胡傳：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爲之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按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末，札其季子也。壽夢賢季札，欲立以爲嗣，札辭不可，然後立諸樊。諸樊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三

襄公二十九年

七

既除喪，則致國於季子。季子又辭而去之。諸樊乃舍其子而立弟約。以次傳必及季子，故諸樊卒而餘祭立，餘祭卒而夷末立，夷末卒則季子宜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矣。乃徇匹夫之介節，辭位以逃夷末之子僚。僚既立，諸樊之子光曰：先君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爾。將從先君之命，歟？則季子宜有國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僚烏得爲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曰：季子辭國以生亂，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或謂子貢問於孔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怨乎？曰：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貢以先聖賢夷齊知其惡，衛軌之爭而不爲也。季子辭位，獨不爲賢而奚貶乎？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孤竹舍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父子無及季札之賢者，其父兄所爲眷眷而欲立札，公心也。以其私意，故夷齊讓國爲得仁，而先聖之所賢以其公心。故季子辭位爲生亂，而春秋之所貶，苟比而同之過矣。或曰：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篡其君者有之，子篡其父者有之，季子於是焉而辭位，則將使聞其風者貪夫廉，爭夫讓，而篡弑奪攘之禍損矣。其於名教豈不有補？何貶之深也？曰：春秋達節而不守者也。昔泰伯奔吳，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三

襄公二十九年

七

而不反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王僚無季歷之賢，武王之聖而季子爲泰伯之讓，豈至德乎？使爭弑禍興，覆師喪國，其誰階之也？若季子之辭位守節，立名全身，自牧則可矣。樂諸聖王之道，則過矣。中庸曰：道之不明，不行也。我知之矣。季子所謂賢且智過而不得其中者也。使由於季歷武王之義，其肯附子臧之節而不受乎？惜其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爾。此仲尼所以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也。或曰：吳子使札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一例爾。吳楚蠻夷之國，秦介戎狄之間，其禮未同於中夏。

故使人之來皆略之而札何以獨爲貶乎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書荆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子母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胥書氏皆賢而特書者也季札讓國天下賢之若仲尼亦賢季札必依此例或以字或以氏或以公子特書之矣今乃略以名紀比於楚椒秦術之流無異稱焉是知仲尼不以其讓國爲賢而貶之也噫世之君子盛稱季札之賢於讓國之際以爲禮之大節不可亂也公子喜時春秋猶賢其後世於季札則何獨貶之深也曰仲尼於季子則望之深矣責之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三

襄公二十九年

五

備矣惟與天地同德而達乎時中然後能與於此非聖人莫能修之豈不信夫

問先儒謂札讓位以召亂貶不稱公子然秦伯使術楚子使椒亦略之說者以三者皆蠻夷其禮未同於中夏是以於其使人之來略其官與族此說當否茅堂胡氏曰春秋有變例有特書謂三者皆蠻夷故略之是以死法觀春秋而不見聖人之用者也春秋史外傳心之書當以活法觀之默識心通會於言意之表斯得之矣或謂大伯讓位適吳聖人以至德稱之季子辭位守節春秋以名責之何也曰大伯時中季

子過中自眾人觀之過者爲賢自道觀之過猶不及故褒貶如此或曰季子之節而見貶後之權廢立者將有奸名犯分託於賢否之說以濟其私欲而天下亂矣季子之慮心積慮其在天下後世非計宗國之私一時之事也曰後之權廢立者如有壽夢之命諸樊餘祭夷末之勤勤於致國公子僚之不肖而季札之賢則非奸名犯分合於天下一國之公心矣不然苟欲濟其私欲是特簞箠攘奪之倫春秋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奚有賢否之說而可託哉

張氏曰辭讓之心人皆有之至於義之所當受分之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三

襄公二十九年

六

所當處而不得辭雖聖人不取徇小節而以退讓爲安舜禹之受天下季歷武王之受國皆擇乎時中當其可而居之者也季子者其父命之其兄讓之受之則父兄之意嫌而國家安榮不受則父兄之命塞而適以長亂君子於此將何處而可哉况身爲貴戚古之聖賢未有視社稷之安危若是忍若微子箕子比干之在商反覆詔告自靖自獻以求無愧於先王孔子曰般有三仁焉蓋必若是而後心德始全而吾可以有辭於永世矣季子爲其父之所立其兄之所屬違父兄之命而徒以潔身而去爲高觀宗國之危難

僚與光之相殘賊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正夫子所謂果哉末之難矣者其復位而待之言曰非我生亂君子殆未之信也劉質夫之言得聖人之旨矣

汪氏曰公穀謂春秋賢季札然書法無異於越椒西乞術則非賢之之辭劉氏胡氏張氏謂春秋貶之非以聖人待之不如椒術也特以稱名而不稱族不稱氏不稱字曾不殊於椒術此於賢者之異稱則爲貶爾聖人之意若曰季子有讓國之賢而未合於中庸春秋苟待筆而褒之則人將爭爲過高之行而不能與於時中之權也或者謂季子辭國於三十年之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三

襄公二十九年

七

後春秋不當貶之於三十年之前今考壽夢已欲立季子諸樊之除喪又致國乎季子則季子之讓不待三十年之後使札爲季歷則吳亂弭矣襄二十五年諸樊卒而餘祭立是年餘祭弑而夷末立則季札衛命來聘之時三兄皆讓國不從而迭立矣僚光之亂雖在三十年之後而致亂之由則在三十年之前也責備賢者之法安得不於其來聘而示意哉

廬陵李氏曰札不稱公子杜氏以爲其禮未同於中國公羊以爲許夷狄者不一而足穀梁以爲成會於上而陳氏又以爲楚秦之使皆以再至而後進之今

吳一聘而遂同於楚椒術之例者吳驟強也書札如椒術者皆非命大夫之辭也其說不一獨常山劉質夫以爲貶辭而胡氏張氏皆從之胡氏辨難已精無復他論光弑僚在昭二十七年

按此稱君及臣在吳從前未見有此自是予之之辭而諸家用獨孤及之餘議謂貶札之讓國啓亂觀闔廬弑僚使札立未必無事札有深識故置身局外以自全事無可議獨孤乃偏說不足據也讓國而貶其公子爭國者當何如乎春秋書公子者多矣未必卽爲褒辭不書公子未必卽爲貶辭蓋從乎當時之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三

襄公二十九年

六

稱當時但稱曰季子經不便書季子而書其名曰札上承吳子是爲吳札義不存乎褒貶也叔齊承父命兄讓而不肯立後來恥食周粟餓死首陽孔子稱其賢曰求仁得仁若仲子立後孤竹國有事豈可責叔齊不立而貶其賢與仁乎予欲以札之讓與叔齊例論不必加貶謂父命兄讓定當立也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左傳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

故難及之

杜注止高厚之子北燕燕國薊縣

穀梁傳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襄陵許氏曰君放大夫可也臣放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故以出奔書也

張氏曰北燕姬姓召公奭之後

按高止好以事自爲功故難及之此語可以爲戒

### 冬仲孫羯如晉

左傳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附錄左傳爲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十月庚寅閏巳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三

襄公二十九年

元

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會孫鄆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鄆而寘旂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神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日政將焉往神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

西卽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

三十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罷公作薳

左傳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

張氏曰魯以君行而楚以大夫聘此齊桓晉文所以行乎列國者故自宋之盟夷夏不辨楚人行伯主之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三

襄公三十年

辛

禮於中國非晉平趙武之責而何哉

高氏曰公踰年在楚楚却敖新卽位故使薳罷來聘以報之自文公九年至此歷七十餘年未嘗交聘今薳罷之來蓋爲恭也自是吳楚皆不復來聘矣

廬陵李氏曰楚聘魯者三至此書法始同於中國

按春王正月此常例也適有楚聘因繫其下公羊何注云月者見聘喜錄之穀梁范注云書王以治蔡般之罪非錄薳罷俱多事

附錄左傳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

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懷子暫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三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土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三

襄公三十年

三

百有六句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而廢其輿尉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媿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媿乎勉事之而後可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左傳蔡景侯爲太子般娶于楚通馬太子弑景侯穀梁傳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

家氏曰般之惡景之禍其積習有自來矣人莫不有義理之心貴華賤夷者所謂義理之心夫人之所同也蔡與陳鄭本皆諸夏之與國中閒爲楚所迫叛華即夷去來無常惟蔡自厥貉之會甘於從楚去而不復者七十有餘年染於商臣之俗積習蓋有自來趙主父爲胡服而終有子禍去中國卽入於夷狄入夷狄則胥爲禽獸此理之必然也

劉氏曰向若書曰者可遂云非奪父政乎又何云非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三

襄公三十年

三

夷之乎穀梁之說非也

按蔡景子般皆有罪書弑而不言弑之故般罪爲大也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公穀伯姬上無宋字

左傳或叫于宋太廟曰嘻嘻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譖譖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其姬友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穀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傳姆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

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姆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胡傳穀梁子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曰婦人之義傅姆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易曰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而或以爲其姬女而不婦非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女德不貞婦道不明能全其節守死不回見於春秋者宋伯姬耳聖人冠以夫謚書於春秋曰葬宋其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三

襄公三十年

三

姬以著其賢行勵天下之婦道也

安定胡氏曰伯姬乃婦人中之伯夷也

襄陵許氏曰王化始於正家春秋撥亂謹禮以宋其

姬爲婦道之表故詳錄焉

劉氏曰使其姬避火而全生未足以害其貞也然而不以己之可以全其生之故而違天下之常義此安乎性命者乃能之故審乎生死之度辨乎榮辱之境知禮之重重於生辱之甚甚於死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求仁得仁何以過乎左氏曰其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非也如其姬之守禮死義不求生

以害仁亦可免矣反謂之不婦乎易曰恆其德貞婦人吉其姬恆之矣所謂婦也  
臨川吳氏曰蓋亦罪宋之子與臣不能救其君母使之逮乎火而死也

汪氏曰伯姬以成九年歸于宋其公成十五年其公卒發居三十有四年其年蓋六十矣火延其宮必待傅姆而後避固守婦節以及於死或者云傅姆育出必有常處伯姬守常而不知變必逮于火以是爲賢則嫂溺援之以手者非耶竊謂援溺之權乃丈夫變禮以救他人之死婦人越禮以貪生而免己之死則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三

襄公三十年

三

非義矣伯姬年邁六十雖曰避火全生未害其貞然君子之道過乎厚小人之道過乎薄春秋賢伯姬所以著其秉節不渝庶幾風厲千古使夫不當避而避以失節於造次顛沛之際者知所警也豈曰小補之哉

按左傳謂伯姬女而不婦非也伯姬入寡自守宜嚴何女婦之分哉穀梁賢其盡婦道是矣 吳臨川責臣子不能救是旁意

天王殺其弟佖

公作年夫

左傳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爲

靈王御土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嗚呼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蹠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僖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僖括圍焉遂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穀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

穀梁傳傳曰諸侯且不首惡况於天子乎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惟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

孫氏曰春秋之義天子無專殺故二百四十二年無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三

襄公三十年

王

天王殺大夫文此言殺其弟佞夫者景王不能容一母弟不可不見也

張氏曰王者之道親親而及天下則治有序別嫌疑以明賞罰則政有經周景王初立僖括謀亂而免佞夫不知而死所厚者薄本心亡矣所以終欲黜嫡立庶而致子朝之亂也

臨川吳氏曰象欲殺舜而舜封之爲諸侯仁人之於弟蓋如此僖括爲亂佞夫實不知謀而尹劉諸人乃殺佞夫書王殺者罪王不能免其弟也

陳氏曰凡王殺不書雖王子不書甚者母弟亦不書

必殺無罪也而後書

按王不命殺而書王殺吳臨川謂不能免其弟是也佞夫不知爲無罪而見殺故不去弟

王瑕奔晉

左傳

杜注不言出奔周無外

臨川吳氏曰瑕天王之子蓋亦與聞乎僖括之謀括事敗而佞夫見殺瑕懼及禍而奔晉瑕不能明爲子事父之孝而自比於逆亂之黨蓋逆子也奔以逃死而自絕於父有罪而奔不可復入與王子朝奔楚同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三

襄公三十年

王

故不言出

汪氏曰瑕朝皆爲逆亂無所容身避罪逃竄非居祿位而出奔如國滅之君與在外之臣故不言出而止言奔

按不言出吳汪二氏較舊說有味

附錄左傳六月鄭子產如陳蒞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其姬上穀無宋字



左傳

杜注其姬從夫諡也叔弓叔老之子卿其葬事禮過厚

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諡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姆不下堂傳至矣姆未至也逮乎火而死

陸氏曰爲災而死高其志行使卿往會所以書之

薛氏曰古者夫人無諡從夫之諡東遷之後其制廢矣其姬執禮而死宋人不敢加非禮之諡一人守正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三

襄公三十年

壬

知天下莫之違矣

按此一以見禮之從厚一以見諡之得正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左傳鄭伯有書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

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

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眾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礎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三

襄公三十年

壬

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己已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於子蟜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娥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爲任大夫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

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爲馬師

穀梁傳不言大夫惡之也

胡傳按左氏良霄汰侈者酒諸大夫皆惡之而與公孫黑爭黑因其罪伐之良霄奔許自許襲鄭以伐公門弗勝死于羊肆不言復入者其位未絕也若宋魚石晉欒盈去國三年其稱復入位已絕矣不言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若華亥之入南里宋辰之入蕭其書叛者皆據土背君以自保未有滅國之謀也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辭也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三

襄公三十年

三

張氏曰良霄之出公孫黑蓋有罪焉春秋舍黑專伐之罪而罪良霄何也伯有之所爲有喪家亡身之道焉雖微公孫黑其能免於死乎既亡而不自省又入伐君而大亂其國此春秋所以正名以討賊之辭也春秋於喪國失家者皆不書所逐之人以明其身之有罪使有國有家者兢兢自謹而求所以反身自修之道則存亡之禍遠矣

按良霄與公孫黑爭而奔許自許入鄭而遂伐公之北門是叛君矣故直書良霄奔殺良霄不言公孫黑以良霄得罪於國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

穀梁傳不曰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于子也

劉氏曰凡不書葬者豈失民之謂乎穀梁之說非也汪氏曰公羊云君子辭也說者以爲弑父恥重爲中國諱夫既明書世子弑君又曰諱之可乎

附錄左傳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蔣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三

襄公三十年

三

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傳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

爾僞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杜注傳云既而無歸所以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云宋災故尤之所以釋向戌之并貶也戌爲正卿深致火災燒殺其大夫未聞克己之意而以求財合諸侯故與不歸財者同文向戌既以災求財諸大夫許而不歸客主皆貶君子以尊尊之義也君親有隱故略不書魯大夫以示例

公羊傳宋災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凡爲宋災故也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所爲何錄伯姬也諸侯相聚而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三

襄公三十年

三

更宋之所喪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卿不得憂諸侯也

穀梁傳會不言其所爲其曰宋災故何也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善也其曰人何也救災以眾何救焉更宋之所喪財也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

范注更復也如今俗名解浣衣復之爲更衣

程傳左氏傳叔孫豹會晉趙武而下諸國之卿既貶魯卿諱而不書

胡傳春秋大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况世子之於君乎蔡景公何以獨書葬徧刺天下之諸侯也葬送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疏密而爲之者也有當同盟卒而不赴者有雖同姓赴而不會者則以哀死而致祔爲輕弔生而歸賻爲重必矣今蔡世子般弑其君藏在諸侯之策而往會其葬是恩義情禮之篤於世子般不以爲賊而討之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以貴於夷狄以其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耳世子弑君是夷狄禽獸之不若也而不知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故春秋大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葬者聖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三

襄公三十年

三

人深痛其所爲徧刺天下之諸侯也魯隱宋殤之賊不討則不書葬蔡景公賊亦不討而特書葬猶閔僖二公不承國於先君則不書即位桓宣篡弑以立而反書之也何以知聖人罪諸侯之意如此乎以下文書會于澶淵宋災故而貶其大夫則知之矣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會亦眾而未有言其所爲者此獨言其所爲何徧刺天下之大夫也大夫以智帥人者也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爲急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歌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蔡世子般弑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

台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叔孫豹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國之政者也三綱國政之本至於淪絕無父與君是禽獸也禽獸逼人雖得天下弗能一朝處矣昔者伯禹過門而不入放龍蛇也周公坐而俟旦驅猛獸也今世子弑君三綱淪絕禽獸逼人則與之同羣而不恤有國者不戒于火自亡其財苟其來告弔之可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駐于澶淵而謀更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三

襄公三十年

書

其所喪尙爲知類也乎夫蔡之亂其猶人身有腹心之疾而宋之災譬諸桐梓與雞犬也謀宋災而不恤蔡之亂奚啻於養桐梓求雞犬不顧其身有腹心危疾而不知療者哉以爲未之察也可謂不智苟察此而不謀則亦不仁矣是故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爲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自別於禽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或曰夫穆叔趙孟向戌子皮皆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何也世衰道微邪說交作以利害謀國家而不知本於仁義也久矣是以至此極孔子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乎

朱子曰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

汪氏曰春秋君弑賊不討而書葬者惟蔡景公許悼公皆世子弑君然許止但不書葬非真弑君者故特書葬以減其罪蔡般罪大惡極而諸侯不討故春秋書葬目貶會澶淵之大夫而書宋災故所以深著其不能討賊也

劉氏曰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其言所爲何晉人與諸侯十二國之大夫會于澶淵凡爲宋災故謀之也曰更宋之所喪雖死者不可復生其財復矣非務也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三

襄公三十年

書

何言乎非務蔡侯弑其君而不謀宋災而謀之微矣夫災雖諸侯所當救然而一時之變一國之禍也財足以周其乏粟足以濟其用則已矣非所以爲天下之憂也彼天下之憂者臣弑君子弑父如是則夷狄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故孔子論天下之信則曰盡去食論陳恒之變則曰請討之其察於道之輕重緩急大小先後也審矣豈以姑息愛人哉張氏曰父子君臣之變自文元年楚以商臣書此猶夷狄之事也及是年蔡以中國之臣子爲之而魯會其葬晉合諸侯而所恤者宋之火災而已故於此章

三致意焉既變例書蔡景之葬又人諸侯之大夫而諱魯卿又特書曰宋災故而閔中國之胥爲夷狄此比事屬辭之所以爲春秋也盟會之書其故者有二以稷考之則澶淵之所貶非爲宋財之無歸明矣家氏曰或謂蔡屬於楚非中國諸侯之責曰蔡侯姬也安可與荒遠小國從夷狄者同日語乎晉人苟能仗大義而討蔡則足以愧楚而服中國諸侯之心舍此不爲乃致楚虔特爲異曰滅蔡之兵端晉君臣愚亦甚矣

劉氏曰左氏云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故不書其人非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三

襄公三十年

重

也失信者如清丘之盟直貶其人而已矣今獨舉其事又貶其人非特惡失信而已也公羊云此大事曷爲使微者卿也其稱人卿不得憂諸侯也亦非也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何大事之有大夫受君命以出是諸侯耳何以必其非諸侯之命乎穀梁云善之也其曰人何也救災以眾亦非也一國失火自焚其財小事耳諸侯何至羣聚而謀之乎以此爲善是春秋貴小惠而不貴道也且宋以五月失火諸侯以冬會澶淵是可謂救災乎

廬陵李氏曰此條穀梁以爲善之書人者眾辭固失

之矣而左氏止非其不信公羊又以爲卿不得憂諸侯夫春秋盟會之不信者多矣城杞亦卿之憂諸侯也何獨於此而貶之深乎故胡氏獨從劉質夫之言而張氏亦用之其義精矣

按葬蔡景公與會澶淵事不相涉而先儒多牽比以論似非正意且蔡人屬楚卽蔡來會晉亦由楚命而後可蔡弑君晉何得問罪以奪楚之與國乎事勢必不然也會澶淵爲宋災故竊疑會宋之後諸國無以報宋因災而往會以助其匱亦在人情之中然私也非公也春秋書之薄致其譏曰宋災故以見因宋之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三

襄公三十年

重

會而爲此舉也予謂此必非向戌之有求于諸國其後無歸財者或因向戌之辭亦未可知魯叔孫豹會而不書或是脫漏而以此起疑遂謂深貶此事而諱魯若貶諸國而獨諱魯亦何爲乎使書叔孫豹會某于澶淵魯亦無甚不堪也他事之貶不爲魯諱固有甚于此者此晉主盟而魯從之魯又何必諱乎又按諸國皆無名則魯亦不必著名而以會字諱之似亦明 穀梁之說更宋所喪與左傳異可玩

附錄左傳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

小小能事大國乃覓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太史命伯石爲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三

襄公三十年

五

請田焉弗許曰惟君用鮮眾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

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譏惡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工倭麗消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三

襄公三十一年

五

竈孔陟賈寅出奔莒出羣公子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左傳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

杜注公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  
穀梁傳楚宮非正也

薛氏曰楚宮別宮也小寢猶非正也况別宮乎

襄陵許氏曰公還自楚不能增修德政而反勤民傷財務作楚宮公之志亦荒矣其何振之有又况變夏從夷亂國經常所以爲不祥之道也

廬陵李氏曰襄公在位三十一年當其初立外則晉悼之伯方務綏睦親鄰內則季孫行父仲孫蔑叔孫豹皆賢大夫故魯國自事伯外皆無他虞奈何自五年季文子卒後武子繼之專權肆欲城費而私邑張作三軍而公室卑入鄆而君命不行於是諸大夫則而象之城成鄆而孟氏強矣城防而臧氏亦強矣悼公既沒齊邾交伐魯之不振益甚蓋以兵權分於三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三

襄公三十一年

无

家故也至其末年乃俯首南面而朝於楚雖晉伯之失使然而魯之人望亦泯矣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宣成以來已然而實成於襄公也李氏曰仲孫之用事者五叔孫之用事者有四季孫之用事者十則三卿專政之形成齊人伐我者七邾人伐我者二莒人侵我者四則鄰國交爭之禍起雖享國長久倚晉爲重已階削弱之端此襄公生亂而不悟其變也斯言得之矣按襄公久居於楚不以爲辱而反效其宮室勞民力以作之宜其死於是宮也

秘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傳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均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客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祗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杜注不書葬未成君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三

襄公三十一年

卑

穀梁傳子卒曰正也

胡傳子般子赤弑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何以別乎曰閔公內無所承不書即位則子般之弑可知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亦之卒也隱而不曰則子赤之弑可知與子野異矣子野有命立昭公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

孫氏曰子野襄公太子未逾年之君也名未葬也不薨不地降成君也

汪氏曰居喪毀瘠不形者先王之禮也毀不減性者先王之教也故不崩喪者比於不慈不孝野過哀毀

瘠以致滅性亦不子矣

按胡傳子野有命立昭公三傳皆無之

### 己亥仲孫羯卒

左傳己亥孟孝伯卒

王氏曰子獲嗣爲大夫是爲僖子

###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始親來會葬

左傳滕成公來會葬情而多涕于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

襄陵許氏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滕子會葬非禮也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三

襄公三十一年

聖

陳氏曰改葬惠公也衛侯來會葬隱公不見春秋之初魯猶秉禮也晉景公之喪成公用馬亦已卑矣晉於是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雖伯主未有君會葬者也葬楚康王也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於西門之外則天下諸侯有會葬於楚者矣於是滕子會葬於魯是春秋之季也會葬猶可奔喪甚矣家氏曰魯君未嘗會天王之葬而滕君來會魯葬滕之來魯之受皆貶也

按滕諱於事大過禮有之魯固難卻不足責

### 癸酉葬我君襄公

附錄左傳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閥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其命寡君使句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達執事之不聞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輪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三

襄公三十一年

聖

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庫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塹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壙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溼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



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

###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左傳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之犁比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三

襄公三十一年

聖

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與吳出也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

程傳莒子虐國人弑之而立展與展與非親弑也故書國人

胡傳經以傳爲案傳有乖繆則信經而棄傳可也若密州之事是矣左氏稱莒子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之莒子虐國人患焉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信斯言則子弑其父也而春秋有不書乎故趙匡謂其文當曰展與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而後來傳

寫誤爲以字爾左氏博通諸史敘事尤詳能令後人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而門弟子轉相傳受日月既久浸失本真如書晉趙盾許世子止等事詳考傳之所載以求經之大義可也而傳不可疑如莒人弑其君密州獨依經之所言以證傳之謬誤可也而傳不可信盡以爲可疑而廢傳則無以知其事之本末盡以爲可信而任傳則經之引意大旨或泥而不通矣要在學者詳攷而精擇之可也

家氏曰左氏云書莒人之弑其君言罪之在也置其子之大惡歸過於其父春秋必不然蓋犁比公虐國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三

襄公三十一年

聖

人作亂而弑之展與既廢於父而見立於國人使展與能討賊於既立之後庶乎可免矣按胡傳引趙匡之說謂因國人之攻莒子易以字爲之字其說可用若果展與弑父無書莒人之理此當信經也

附錄左傳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閭戕戴吳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

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于萑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諲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三

襄公三十一年

聖

爲辭令與裨諲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

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三

襄公三十一年

吳

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亂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

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三

襄公三十一年

聖

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春秋詳說卷四十三終

春秋詳說卷四十四

牟陽冉觀祖輯撰

昭公

胡傳公名稠襄公妾齊歸之子夫人孟子二十歲即位  
在位二十五年孫齊在外七年凡三十二年薨于乾侯  
諡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茅堂胡氏日子野毀而卒穆叔方言昭公有童心不

春秋詳說

卷四十四

昭公元年

可立然則昭公受誰之命乎其書即位者有子野之命矣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

按子野之命出臆度當是季氏專主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號齊惡公作石惡

平虎公作軒虎號  
公作濟穀作郭

左傳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眾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囁聽命令尹命太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

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疢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耶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

春秋詳說

卷四十四

昭公元年

二

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鴆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瀘子師徒不賴國家不罷民無謗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若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穠是褻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

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則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哲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台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其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

春秋詳說

卷四十四

昭公元年

三

子皮曰叔孫綏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杜注號鄭地

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歆故欲從

舊書加于牲上不歆血經所以不書盟 楚雖先晉

而先書趙武者亦如宋盟貴武之信故尚之也

公羊傳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曷爲貶爲殺

世子偃師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弑君也今將爾辭曷爲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曷爲不於其弑焉貶以親者弑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爲復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

胡傳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曰公子者其本當稱者也曰弟者因事而特

春秋詳說

卷四十四

昭公元年

四

稱之也所以然者諸侯非始封之君則臣諸父昆弟族人不得以屬戚君也會于號尋宋之盟而經何以不書在宋之盟楚人先歆若曰狎主諸侯則懼晉之先也故圖詩讀舊書加於牲上而晉人許之觀其事雖若楚重得志晉少懦矣然春秋不貴修盟晉人以信爲本故每書必先趙武

張氏曰春秋正夷夏之分宋之盟楚爭先而晉不與較今號之役又以請讀舊書加牲上則是以夷狄而爭勝也夷夏之分不可亂故二役皆先趙武焉

家氏曰夫夷夏有常分中國之尊不與夷狄對峙並

存於宇宙之內也楚雖崛強而不得與晉齒中國諸侯有屈於夷者暫也非其常也向戌持弭兵之說趙武不明內外之分苟媯目前之安首秦常經倒植冠履俾中國諸侯咸北面於夷楚之庭始曰弭兵而合晉楚之成既而楚盛兵以臨諸侯滅陳滅蔡滅賴芟夷小國憑陵中夏人有左衽之憂夷狄之禍至是爲烈所謂讀舊書不歆血者楚再爲長而晉不敢與爭中國之恥也春秋爲中國惜不使夷得以僭華是故長晉

高氏曰此會乃楚公子圍帥諸侯之大夫尋宋之盟

春秋詳說

卷四十四

昭公元年

五

也宋之盟齊人不預焉今齊又從楚矣中國微弱可知也

劉氏曰公羊云招何以不稱弟貶也非也以母弟稱弟故云爾不知母弟可以稱弟而不可常稱常稱皆以重書也且招之罪在殺世子偃師不在會于渚也又云招之罪已重何爲復貶於此也著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亦非也夫殺世子此招之罪也滅陳非招之罪也以楚討招滅陳而遂移罪於招豈春秋之理哉

廬陵李氏曰不稱弟非貶也其實八年之稱弟乃貶

耳晉趙武爲政再合諸侯三台大夫止此

按此會楚圍讀舊書仍先晉而趙武不與之較此是有識有量處蓋既與之會相爭而僨事則賢不肖無別不如以玩弄待之彼視甚重我視甚輕以有禮勝無禮正不在歎之先後也論者多責趙武讓楚爲中國恥夫楚之陵轅中國豈獨在此今日爭陳明日爭鄭勞師動衆小國疲於奔走何能服楚而盟宋之後蒙安數載亦云幸矣不以爲功而以爲罪事外之論恐失之太易也 家氏謂趙孟嬀目前之安當日即不盟於宋趙孟豈不能自守而必待此爲嬀安計哉

春秋詳說

卷四十四

昭公元年

六

何不計其貽中國生民之安而言之太私也又云中  
國諸侯北面於楚將朝字看錯小國之朝大國仍是  
賓主之禮若北面竟是君臣之分矣其說尤誣

三月取鄆

鄆公作運

左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  
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  
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經曰貨以  
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  
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  
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

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

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  
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  
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  
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  
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污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  
所生污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  
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  
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誰不欣焉望楚  
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

春秋詳說

卷四十四

昭公元年

七

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  
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姁  
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  
乎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  
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  
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爲  
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省善莫不  
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  
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趙孟謂  
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

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疆以克弱而安之疆不義也不義而疆其幾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疆不義也令尹爲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疆取不義而克必以爲道道以淫虐弗可久矣

公羊傳邲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

程傳乘莒之亂而取之故隱避其辭

胡傳按左氏季孫宿伐莒取鄆莒人訴於會楚告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潰齊盟請戮其使有欲求貨於叔孫豹而爲之請者豹弗與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

春秋詳說

卷四十四

昭公元年

八

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趙孟問之請於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尤也乃免叔孫其不曰伐莒取鄆者乘莒亂而取邑故不悉書爲內諱也

汪氏曰文十二年城諸及鄆實莒魯爭鄆之始

劉氏曰公羊云邲者內之邑也非也邲常見於春秋

皆與莒事相附此邲本屬莒明矣

廬陵李氏曰季孫伐莒取鄆與歸父伐邾取繹何異而書法不同程氏胡氏以爲乘亂取邑故隱諱其辭

然則不乘亂而取之者不貶乎

陳氏曰歸父伐邾猶公命也此則專取邑而已此亦未當然則云何曰書伐莒是以討賊予魯也不書伐而書取則襲奪而已矣

按季氏專權生事非叔孫之賢則被戮矣然以趙孟之言免可見同盟乃是晉爲主楚究竟是客耳

附錄左傳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

春秋詳說

卷四十四

昭公元年

九

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曰小國爲褊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旌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與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穎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



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毫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僭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飲其祀民叛不卽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叔孫歸曾天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天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賣而欲贏而惡器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

春秋詳說

卷四十四

昭公元年

十

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旣而囊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

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太叔太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突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

春秋詳說

卷四十四

昭公元年

十一

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還於寡君是以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弊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



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惕日其與幾何

公羊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爲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

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胡傳按左氏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鍼遂出奔書此見人君寵愛其子不差以禮是禍之也鍼之適晉其車千乘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乎對曰此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叔齊曰

春秋詳說

卷四十四

昭公元年

三

秦公子必歸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後五年秦伯卒后子歸書曰弟者罪秦伯也夫后子出奔其父禍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猶沒身敬之不衰况兄弟乎兄弟翕而後父母順矣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

劉氏曰公羊云秦無大夫仕諸晉也非也如傳所說

當書曰秦伯放其弟鍼于晉今經言奔何以見秦伯仕之於晉乎所謂秦無大夫者直虛言爾

按稱弟者罪兄之辭然出奔猶于乘亦云侈矣鍼亦有罪焉

附錄左傳鄭爲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閭門之外實黷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日七子子產弗討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左傳

林注悼公卒莊公穿立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大鹵公穀作太原

左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其車必克因諸阨又

春秋詳說

卷四十四

昭公元年

三

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杜注大鹵太原晉陽縣

公羊傳此大鹵也曷爲謂之太原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隰

穀梁傳傳曰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胡傳大鹵太原也按六月宣王北伐之詩其辭曰薄我

獵狁至于太原而詩人美之者謂不窮追遠討及封境而止也然則太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攘斥宜矣其過在毀車崇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後世車戰法亡崇尙步卒爭以變詐相高日趨苟簡皆此等啓之矣書敗狄譏之也

陳氏曰晉自悼公以來狄師不出敗狄至是而再見其再見何晉彌衰也悼公之伯也魏絳諫曰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毋乃不可乎悼公卒復有事於戎狄至伐鮮虞春秋遂狄晉矣

春秋詳說

卷四十四

昭公元年

西

###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按書敗不書侵伐是因其犯而敗之也兵法趨利毀車爲行亦無不可胡文定罪其使車陣法亡似過夫狄用步卒苟吳敗之則是車陣不用於狄有由來矣

左傳莒展與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於齊秋齊

公子鉏納去疾

胡傳天下國家定於一吳楚僭號經不書葬土無二王也以忽繫之鄭則突不稱國以小自繫之齊則糾不書子國無二君也展與乃莒子而去疾曷爲又以國氏乎程子曰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與之罪正也其以

國氏與去疾之討有罪也此莒之公子曷爲不稱公子自謂先公之子可以有國不疑遂立乎其位而無所稟也其書入者難辭也

陳氏曰前言齊無知弑其君後言小白入于齊前言莒人弑其君後言去疾入于莒則不與弑之辭也前言衛侯入于夷儀後言衛甯喜弑其君前言齊陽生入于齊後言齊陳乞弑其君與弑之辭也故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按去疾齊出故齊納之然內有召之者則非強納故曰入 稱莒去疾與之也不稱公子遂爲君也

春秋詳說

卷四十四

昭公元年

五

### 莒展與出奔吳

展下公穀無與字

左傳展與奔吳

程傳爲弑君者所立而以國氏者罪諸侯也

胡傳展與莒子也曷爲不稱爵爲弑君者所立既立乎其位而不能討賊則是與聞乎故也斯不可以有國矣不可以有國則曷爲以國氏程氏曰罪諸侯之與其立也號之會展與無列何以見諸侯之與其立乎莒雖以亂未能預會然訴魯取鄆而在會者欲執叔孫則知諸侯之與其立矣亦以國氏惡崇亂也

趙氏曰鄭忽曹羈未踰年出奔不稱爵言不能嗣先

君也莒展雖踰年不稱爵其罪大也

劉氏曰展莒子也而不謂之子展失子之道也凡人之所以稱乎臣者以有君也所以稱乎子者以有父也君弑矣而臣不討賊父殺矣而子不復讎是固無臣子之理也展之見奪不亦宜乎魯叔孫氏之豎牛殺孟丙仲王以立昭子昭子既立殺豎牛仲尼聞之曰叔孫昭子不賞私勞不可能也豈其掩義隱賊而忘君父哉

高氏曰莒人弑君諸侯不共討之是時楚人方聽莒人之訴而欲執魯大夫是不以莒人爲可討也展不

春秋詳說

卷四十四

昭公元年

共

稱子聖人不予其爲君也

廬陵李氏曰此條莒去疾與齊小白之例同固無疑矣獨展與以國氏程氏謂罪諸侯之與其立此意似晦竊意國無二君常例也衛衍與剽莒展與去疾皆以二君書者變例也彼突方入國糾方爭國故不得書國書子今展與既立踰年成君矣其不書爵已足以見絕之之意若又不書莒何以見其已立乎陳佗以討賊書亦繫以國則展與之繫國不必求他義也若州吁無知之被討不繫國則上文已見矣按程子云以國氏罪諸侯也胡傳因之謂諸侯與其

立然就莒論莒何得以諸侯之與不與爲莒之稱不稱乎李氏云不書爵見絕之之意書莒見其已立可用

### 叔弓帥師疆鄆田

左傳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齊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

杜注春秋取鄭今正其封疆

公羊傳疆鄆田者何與莒爲竟也與莒爲竟則曷爲帥師而往畏莒也

春秋詳說

卷四十四

昭公元年

七

穀梁傳疆之爲言猶竟也

高氏曰文十二年季孫行父當帥師而城之復爲莒所取今乘莒之亂而取之又帥師以疆其田必帥師者以不義得之懼不服也疆之者溝封之以別乎莒也何以書譏其乘亂牟利也

王氏曰取鄆不書帥師疆田書之者以見其因莒亂出不意而取得之爲易今欲固其所得則莒人來爭必矣故遣卿帥師而疆之然魯秉周禮既因人之亂以取田又恃其師眾而疆之則先王封域不復守矣書者所以志亂也

汪氏曰春秋一經書假田者一譏予之之非義也書疆田者一譏取之之非義也凡此皆聖人之特筆所以垂訓戒也

劉氏曰左氏云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若是未哉君子之言也夫展與弒君而不譏棄人而譏之是謂棄人重於弒父也藉使展與但勿棄人以濟其不義之身則固以爲賢矣不亦害天下之教乎公羊云畏莒也非也鄆本屬莒故魯取其邑未得其地故因莒亂帥師而往分明疆土此乃欺之非畏之也且魯強莒小魯安莒亂何爲乃畏莒哉

春秋詳說

卷四十四

昭公元年

六

按帥師疆莒田陰取之明疆之恐莒爭故如此

葬邾悼公

高氏曰入春秋來邾始書葬蓋邾滕薛小國也秦遠國也皆至昭公而書葬是魯衰甚矣小國如大國遠國如近國

按當以會葬而書

附錄左傳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

帝不減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

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元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洧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初葦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禱之日月星辰

春秋詳說

卷四十四

昭公元年

九

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禱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體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末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

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入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惰墮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惰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

春秋詳說

卷四十四

昭公元年

辛

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血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

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麇公穀作卷

左傳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犂櫟邾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於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緼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廢尹子皙出奔鄭殺太宰伯州犁于邾葬王于邾謂之邾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其王之子圍爲長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

春秋詳說

卷四十四

昭公元年

壬

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餽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日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疆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楚靈王卽位薳罷爲令尹薳啓疆爲太宰鄭游吉如楚葬邾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

胡傳按左氏楚令尹圍將聘於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

遷入問王疾縊而弑之使赴於諸侯應爲後之辭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初圍之未動於惡入預夏盟緝蒲爲宮設服離衛中國大夫莫不知其有無君之心矣雖以疾赴曷爲承偽藏於諸侯之策乎當是時仲尼已生將志於學乃所見之世非祖之所逮聞也又何爲因之而不革乎曰此春秋之所以爲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薨則書薨卒則書卒弑則書弑葬則書葬各紀其實載於簡策國史掌之此史官之所同而凡爲史者皆可及也或薨或不薨或卒或不卒或弑或不弑或葬或不葬筆削因革裁自聖心以達王事此仲尼之所獨而游夏

春秋詳說

卷四十四

昭公元年

三

亦不能與焉者也然則郊敖實弑而書卒何歟令尹圍弑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王太台諸侯于申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而宋向戌鄭子產皆諸侯之良也而皆有獻焉不亦傷乎若革其偽赴而正以弑君將恐天下後世以篡弑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會盟而無惡矣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憫之甚者憫中國之衰微而不能振也懼之甚者懼人欲之橫流而不能遏也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略其篡弑以扶中國制人欲存天理其義微矣

高氏曰戰國策載不修春秋之言曰楚王子圍聘于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弑之因自立然則郊敖實弑也聖人書卒者蓋春秋新意也陳氏曰圍弑其君晏然赴於他國如恆辭猶鄭駢也而其臣子聽焉相與設應爲後之辭甚矣無人紀也從而書卒所以諱楚之臣子聽賊之所爲也圍之未弑也魯蔡鄭之大夫固知之矣會于申以齊慶封徇於諸侯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軍人粲然皆笑史見其事春秋

春秋詳說

卷四十四

昭公元年

三

著其心則後世有考矣

汪氏曰楚虔之戮慶封也其臣椒舉曰無瑕者可以戮人播於諸侯焉用之則虔篡弑之迹不可掩矣按胡傳謂麇不書弑爲閔中國之不振恐無此理譬如有從賊者欲寬其從賊而爲賊諱恐聖經不如是曲筆也此與鄭伯卒于鄆同皆當日傳爲異事而聖筆不直書弑即旁事以見意蓋慎之也圍殺鄭平自立故人疑爲弑宋太宗薄於太祖之子故不免燭影搖紅之疑事恐相類

楚公子比出奔晉

高氏曰靈王既殺其君之子而自立比爲右尹力不能制是以出奔春秋書之爲十三年乾谿事起也按公子比避難而奔不肯從逆故繫以公子杜氏謂書名罪之誤也

附錄左傳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溫庚戌卒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

二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左傳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

春秋詳說

卷四十四

昭公二年

重

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絲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日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彊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于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

王氏曰前此晉之聘魯者九未嘗以上卿執政者將命今韓起始以去年爲政而是春即聘於魯蓋晉伯漸衰而欲以嘉好結魯也

按韓起如齊納幣恐是正意非必結魯而使卿

附錄左傳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于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爲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夏叔弓如晉

左傳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

春秋詳說

卷四十四

昭公二年

重

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引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按叔弓禮讓可取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左傳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鄆聞之懼弗及

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杜注書名惡之薰隧盟子產不討遂以爲卿故書之

春秋詳說

卷四十四

昭公二年

美

胡傳按左氏鄭駟黑好在人上攻良霄而逐之又與公孫楚爭室又將作亂去游氏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子產使吏數之曰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兄弟爭室而罪二也矯君之位而罪三也不速死大刑將至遂縊而尸之黑則有罪而鄭人初畏其強不之討也因其疾而幸勝之則亦云殆矣故稱國以殺累乎上也

劉氏曰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黑有罪其以累上言何惡鄭伯也何惡乎鄭伯言不能討有罪以放乎亂也其放乎亂奈何黑伐良霄而逐之君弗誅也

以爲大夫又與公孫楚爭娶徐吾氏徐吾氏歸於楚君放楚也而盟諸大夫黑於是自以爲卿又將爲亂疾作而臥子產使吏數諸其家則幸而勝之耳夫君專殺大夫非王法所得爲者也然而春秋或予之所以見君臣之禮扶上而抑下也聖王之罰不誅不教不誣無罪及其惡成而罪見誅之猶鷹鷂之發也無爵獄矣豈幸而勝之哉

按公孫黑駟氏也乃至駟氏皆欲殺之而子產使吏數之令其縊是通國皆欲殺故稱國以殺見黑有罪也累上之說恐不然

春秋詳說

卷四十四

昭公二年

毛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左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爲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

公羊傳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

穀梁傳恥如晉故著有疾也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人惡季孫宿也



胡傳按左氏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姦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鄰視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國者必謹於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禮雖自卑而尊人亦不妄悅人以自辱昭公既不能據經守正失禮而妄動又不能從權適變無故而輕復終復失國出奔客死他境蓋始諸此行矣或曰禮者明微正於未動之前可也已至於河而見卻雖欲勿反將得已乎曰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國輕身以修鄰好乃卻而不納夫何敢若曰敝邑稱

春秋詳說

卷四十四

昭公二年

庚

小敬事大國惟恐獲戾聞陳無字見執於中都謂少姜之數於守適信也用是不遑寧處跋履山川來修弔事今若不獲進見躬爲仇讎他國誰敢朝夕在廷修事大之禮乎夫小國之去就從違聽大國之令也若非伉儷齊人請陳無字之罪何以令之也苟有二命又何以爲盟主如此晉人其將謝過之不暇敢不納乎昭公習儀以亟而不明乎禮其及也宜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迹不待貶絕而皆見矣

常山劉氏曰凡人君動止有度豈可非禮而行無故

而復哉蓋進退皆非義也

孫氏曰公如晉而距之季孫宿如晉而納之是昭公季孫宿之不若也此晉侯之惡亦可見矣經書公如晉至河者六惟二十三年書有疾明有疾而反餘皆譏公數如晉見距不能以禮自重取困辱也

高氏曰公如晉而晉不納春秋以公至河乃復爲文者臣子之心不欲其君見距於人而以爲公臨河而不濟懼涉難而自復也乃者有阻之辭

劉氏曰穀梁云恥如晉故著有疾非也但云至河乃復安知有疾哉

春秋詳說

卷四十四

昭公二年

庚

應陵李氏曰昭公如晉九得入而見止者二五年十五年也至河而見卻者四此年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一年也有疾而復者一二十三年也次乾侯者一十八年二十九年也此條公羊以爲晉欲執公穀梁以爲季氏訴公與左氏少姜之事不同誠如左氏說晉之辭公未爲失也則春秋止罪公之輕動矣若胡氏說無乃成少姜之爲適乎又聞義不徙而強爲非禮之行亦非也

按左傳前載趙孟卒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杜注謂趙氏辭之而還昭公弔少姜至河晉辭乃還而使卿

往槩其事正相類夫以子產爲鄭卿而鄭伯弔趙孟之喪至中途而還當時蓋以辭而還爲常事無足異也魯昭弔少姜畏大國也晉辭之以禮不可受也公還卿往所以終其事也此亦無足異而諸家因季氏專魯昭公不得令終遂以此舉深加貶斥恐不得以後之不善執成見於胥中而謂先此皆惡也 李氏駁胡傳之說與予見略同

### 三年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

春秋詳說

卷四十四

昭公三年

三

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子太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賁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惟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太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丁未廢子原卒原公作泉

左傳同盟故書名

林注成公卒悼公密立

附錄左傳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耀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微福於太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

春秋詳說

卷四十四

昭公三年

三

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仇儷在繚紆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惟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惠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

市履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煥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樂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曰不悛以樂悞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且不顯後世猶怠况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

春秋詳說

卷四十四

昭公三年

三

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

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爲禮於晉猶荷其祿况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樂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卻稱以別三

春秋詳說

卷四十四

昭公三年

三

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達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爲之請之爲其復取之之故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滕始書葬

左傳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

杜注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

按滕以小事大親來會葬踰禮魯卿會報之足矣何氏謂公當自往不當遣大夫非也

附錄左傳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薑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愛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微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

春秋詳說

卷四十四

昭公三年

重

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冀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

秋小邾子來朝

左傳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晉驪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

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高氏曰公卽位之初大國來聘小國來朝非不可爲之國也而終之以流播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戒哉

八月大雩

左傳旱也

汪氏曰春秋書雩二十有一而昭公之世有七焉此年及六年八年十六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再雩是也左氏惟八年無傳餘皆云旱也於再雩則曰旱甚

春秋詳說

卷四十四

昭公三年

重

也亦可見災變之數見矣是年既遭旱暵未幾而連月雨雷昭公皆備略無遇災而懼之意終及於難吁可歎哉

附錄左傳齊侯田於莒盧蒲嬖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爲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嬖于北燕

冬大雨雹

左傳

杜注記災

張氏曰電戾氣也此中國不振夷狄會諸侯之兆也  
按初冬爲酉月乃夏之八月有電傷稼謹民事故書

張氏之說不切

### 北燕伯款出奔齊

左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狄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

穀梁傳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胡傳按左氏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

春秋詳說

卷四十四

昭公三年

三

奔齊罪之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欲去諸大夫固不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脅其主而出之也與鬻拳之以兵諫無異而獨罪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忽其陪貳以自危矣晉厲公殺三卻立胥童而弑於麗氏漢隱帝殺楊史立郭允明而弑於趙村衛獻公滅豕卿而信其左右亦奔夷儀人而後復也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弑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

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爲文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

五代史漢隱帝乾祐三年同平章事楊邠侍中史弘肇樞密使郭威輔政專權上厭爲大臣所制左右嬖幸浸用事郭允明聶文進閻晉卿等皆有寵因乘間言邠等終當爲亂上信之遂與允明等謀誅之邠弘肇入朝伏甲士殺之於東廡遣使齎密詔殺郭威威將兵入朝上出兵拒之至趙村爲亂兵所弑允明等皆自殺

家氏曰所貴乎國君者選賢拔能布在有位信之任

春秋詳說

卷四十四

昭公三年

三

之與之共圖國政嬖寵不得聞也國有公卿大夫而以近習聞之亂也

按胡傳謂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爲文正其本之意也蓋君出奔則必有其故罪君而臣自見矣

附錄左傳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齊公孫窬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嬖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按俗謂一人爲一个古已有之

春秋詳說卷四十五

牟陽冉覲祖輯撰

昭公

四年

春王正月大雨雹電公穀作雪

左傳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人也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五

昭公四年

春秋詳說

卷四十四

昭公三年

三

春秋詳說卷四十四終

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厲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胡傳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噎霾雹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季孫

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閒再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孚也不肯端言其事故暴揚於朝歸咎藏冰之失夫山谷之冰藏之也周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末備舉變調之一事耳謂能使四時無愆伏凄苦之變雷出不震無苗霜雹則亦誣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爲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雹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冰之道合於幽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

劉氏曰夫申豐言聖王在上無雹可也言雹之爲災由藏冰故非也魯雖藏冰川池之冰未爲不藏冰如五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五

昭公四年

二

帝以前未有藏冰之時豈長雨雹乎且豐之爲人姦佞人也黨於季氏不敢端言其罪故推雹災歸之藏冰欲以諂媚強臣抹殺災異此與張禹谷永何異哉所以使昭公死於外者未必非此人也

高氏曰自去年冬至今年春正月連大雨雹故前以時紀此以月紀夫天道如此人事可知

按周正月夏十一月也此時雹爲大異與八月雹之害稼者不可同論胡文定之論有理 公羊爲大雨雪夫雨雪則爲瑞矣何氏云爲季氏甚無謂斷當以雹爲是

附錄左傳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馬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於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東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五

昭公四年

三

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

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偏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五

昭公四年

四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子專會諸侯始此

左傳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事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豐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

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其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五

昭公四年

五

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懷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公羊傳

何注不殊淮夷者楚子主會故君子不殊其類所以病中國

程傳晉平公不在諸侯楚於是強爲霸者之事胡傳申之會楚子爲主而不殊淮夷是在會之諸侯皆狄也其意也何楚虔弑麋以立而求諸侯於晉晉人許



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遷賴於鄆城竟莫校異其  
強盛則曰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滅陳不能救則曰  
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滅蔡而又不能救則曰天將  
棄蔡以壅楚盈而降之罰也至使窮凶極惡師潰於訾  
梁身竄於棘里而縊於申亥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  
責命於天而以人事爲無益而弗爲也而可乎弑君之  
賊在春秋時有臣子討之則衛人殺州吁是也有四鄰  
討之則蔡人殺陳佗是也臣子不能討之於內四鄰不  
能討之於外有與之會以定其位則齊侯及魯宣公會  
于平州是也有受其賂以免於討則晉侯及諸國會于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五

昭公四年

六

扈是也然至此極矣則未有不以爲賊而又推爲盟主  
相與朝事之以聽順其所爲而不敢忤者也故申之會  
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侯皆爲夷狄之行皆王法之所  
當斥而不使夏變於夷之意也或曰晉叔向鄭子產宋  
向戌皆諸侯之良也謀其國至變於夷而不校何哉聖  
人以天自處賢者聽天所命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任  
於天以義立命不委於命而宇宙在其手者也故楚廢  
書卒不革其僞赴於前諸侯會申與淮夷累數於後此  
以恕待人而責備賢者之意其垂訓之義大矣

王氏曰晉嘗與吳爲會而殊會之者不使中國變於

夷狄也此申之會十二國諸侯在會而楚虔實主之  
晉雖不在會亦許之會矣故淮夷與會累數而不殊  
之者徧刺天下之諸侯以中國之君而共爲夷狄之  
行也

家氏曰宋之盟號之會晉楚同之猶以素夷夏內外  
之辨春秋譏焉今楚虔新立逞其狂悖從晉人求諸  
侯晉之君臣不知爲中國惜輕以許之楚遂合夷夏  
之君十有三國而爲此會夷主夏盟會盟之一大變  
也是會也夷主之夷會之是之謂夷會中國諸侯預  
於夷會者辱也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五

昭公四年

七

陳氏曰楚初專合諸侯也齊桓卒楚宋嘗爭長矣敗  
于城濮楚師不出者八年晉志不在諸侯而後楚莊  
盟于辰陵以莊王之賢從之者陳鄭焉耳申之會合  
十有二國楚之得志於中國未有盛於此時者也  
孫氏曰中國自宋之會政在大夫諸侯不見者十年  
楚子得大合諸侯於此者中國不振幅裂橫潰自是  
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夷狄制之至於平丘召陵之  
會諸侯雖再出尋復叛去事無所救不足道也  
汪氏曰楚虔弑君篡國僭王猜夏靡攸不爲然大合  
諸侯不敢用六王之禮而用齊桓非有所畏也蓋其

羞惡之本心未敢遽擬古聖王之事猶盜賊之不敢比君子也

廬陵李氏曰胡氏不殊淮夷之說本何休但何休以爲楚子主會能行義以誅慶封故君子不殊其類所以順楚而病中國其不殊之義與胡氏異矣故張氏削其行義之說而止曰楚子主會故君子不殊其類然後與胡氏合

按申之會自宋之盟流弊至此不知有趙武在當如何蓋是時晉平益憤而卿不復如趙武只偷安而不復問也愚謂有趙武在如宋鄭滕小邾子必不擅往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五

昭公四年

八

當有議處 汪氏謂楚僭王不敢用六王之禮而用齊桓其說有理蓋楚稱王自行於其國與諸國交未以王尊之也 楚人會于申爲中國恥而諸家多以淮夷爲說恐得失所關不在此若無淮夷可謂善舉乎

### 楚人執徐子

高氏曰執之非道也蓋欲效桓公之舉以示威諸侯爾不言以歸者申楚地且因以伐吳故也

陳氏曰以夷狄執夷狄如文十二年楚執舒子平昭三十年吳執鍾吾子皆不書書教徐子危會申之諸

侯也自宋之盟中國無大會越九年而十二國之君

皆受命於楚楚於是執徐子將以威中國也是故夷狄相執不志爲中國危之故志之也

按左傳以徐爲貳於吳未有確據只欲示威借爲名耳穀梁范注謂執有罪非也

###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左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

徐氏曰諸侯復序有不與伐者也

高氏曰諸侯畏楚之彊守宋之盟而從之然猶不能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五

昭公四年

九

### 執齊慶封殺之

致魯衛曹薛邾杞至伐吳之役則中國之諸侯皆去惟屬楚者從之爾人心之嚮背可知也

左傳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公羊傳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其爲齊

誅奈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於防然則曷爲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慶封之罪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穀梁傳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爲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弑其君而不以殺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五

昭公四年

十

趙氏曰慶封時已非齊臣夫子以其與弑君之賊所當討故繫之齊焉

張氏曰春秋書殺他國大夫之法有二凡有罪而當誅者曰某人殺某若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也無罪而不服者書執而殺之若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是也慶封有與弑其君之罪楚子殺之宜也不曰殺齊慶封而曰執齊慶封殺之者楚靈有諸已而非諸人是以慶封不服而春秋亦不得純以討賊之法書之也

陳氏曰此執有罪曷爲不再言楚子不予楚以討齊

慶封之辭也猶曰諸侯執之焉耳申之會夷夏之大變也宋號之事猶曰二伯至是楚專合諸侯訖於厥愬諸夏無會同者十年而楚執齊慶封故陳招殺蔡般假討賊之義以號令天下由是而滅賴滅陳滅蔡矣

按慶封齊之罪人故繫之齊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楚子執而殺之以伯自居故如是也然書執以見慶封之不服強執而殺之爾不然當日獲齊慶封殺之自是楚殺或謂諸侯殺之失之繫

遂滅賴賴公穀作厲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五

昭公四年

主

左傳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鄆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穀梁傳遂繼事也

家氏曰遂滅賴著楚之暴也齊桓侵蔡遂伐楚爲中國攘夷狄遂事之正也楚虔怙其強橫劫中國之諸

侯而滅無罪之國書遂所以誅也遂之爲義要當隨事以求經意執一例則拘矣

啖氏曰左氏云賴子面縛銜璧楚子焚櫬按經但言滅是死位也他年賴降而舍之故誤耳

按楚靈會申以定伯伐吳殺慶封滅賴是一套事欲做成伯者局面耳

### 九月取鄆

左傳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鄆鄆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五

昭公四年

三

### 惡諱也

家氏曰前此莒人滅鄆鄆之廟社猶存今爲魯所取而鄆於是始滅春秋書取鄆責魯也

王氏曰鄆立莒公子爲後今來歸魯魯能請於天子復立其社稷則爲善因而兼之則惡矣故變文書取而從內諱之例

孫氏曰蓋莒滅鄆以爲附庸今魯取之也

按莒滅鄆有二說故魯取鄆亦有二說一謂鄆爲莒滅而魯取之一謂鄆立莒公子爲後而魯取之當從莒實滅鄆爲是

附錄左傳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

爲蠶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奉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箴尹宜咎城鍾離遠啓疆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五

昭公四年

三

###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左傳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顴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且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公孫

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猶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鐘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五

昭公四年

十四

欲見人使實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盧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恩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

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襄陵許氏曰豹卒而毀中軍則公若寄矣以是知豹之有力於公室所謂剝之無咎者歟按豹賢臣也而不得其死豎牛何人遂敢爲禍若此豈牛暗通季氏而爲之歟

五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傳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五

昭公五年

十五

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敢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閭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

昭子卽位朝其家眾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三三之謙三三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且乎故曰爲子祀日之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五

昭公五年

七

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

杜注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

以叔孫爲軍名

孔疏初作三軍季氏盡征之並不入公室也叔孫氏臣其子弟以一家之內有父子兄弟四品以父兄之

稅入公子弟之稅入已大率半屬公半入已孟氏則於子弟中取其半或取子或取弟大率三分歸公一分入已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卑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而隨時獻公公室彌卑矣初云作三軍今不云舍三軍者初作時三家各毀其乘足成三軍今此惟舍中軍之眾屬上下二軍季氏因叔孫家禍退之使同孟孫獨取其半爲專已甚又擇取善者是專之極故傳言擇二以見之

公羊傳舍中軍者何復古也然則曷爲不言三卿五亦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五

昭公五年

七

有中三亦有中

穀梁傳貴復正也

胡傳按左氏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然則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於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蒯叛陽虎專季斯囚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書曰舍中軍微辭以著其罪也

高氏曰自是公室有齊已無復有民矣

家氏曰前作三軍者非公作也三家作之也此言舍中軍者非公舍也三家舍之也作之非公舍之又非公國人盡屬於三家公室其貧乎當是時諸侯大夫狂恣犯上未有若季氏之甚者使非家臣內叛有以掣其篡弑之肘則田常所爲不在齊而在魯禍不止於乾侯之出也

張氏曰季宿自承行父爲政卽城費以保障私家爲竊兵權之計自作三軍之初叔孫豹已知其必改而以盟詛要之今叔孫死末期年而改更前制蔑公室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五

昭公五年

六

以歸私家利昭公之猶有童心而穆叔既卒魯遂無人春秋舍中軍之書殆首堅冰之已成也

汪氏曰襄二十九年享范獻子公臣不能具三耦則公室已無民矣今季孫復舍中軍以國民四分之而已取其半非獨欲弱公室亦欲乘叔孫婚之未定其位弱仲叔二家而強己也經書舍中軍而不言其故至十年伐莒列書三卿比事以觀而罪自見矣公羊以爲復古穀梁以爲復正非也苟曰後此不立三卿不設三軍則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纁帥師伐莒及哀二年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何以三

卿並將而三軍並出耶苟悅云春秋之義舍中軍則善之皆惑於公穀之說而未之考也

按作三軍舍中軍皆由於季氏作三軍者三分公室十二分其民季氏四分盡屬己叔孫四分二屬公二屬己孟孫四分三分屬公一分屬己合叔孟公得五分合三家是公五私七也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叔孟各一謂之擇則是於叔孟二家向之屬公者今又奪之不惟病公且侵二家也三家各征所入而貢於公民不屬公矣看來季氏所貢亦必薄於二家可以其專橫知之叔孫穆子甫卒而魯事至於如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五

昭公五年

九

此甚矣國之不可無賢臣也賴有杜洩少明穆子之心避禍而去蓋忠且智矣

### 楚殺其大夫屈申

左傳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爲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汜勞屈生于菟氏晉侯送女于邲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邲丘劉氏曰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屈申之累上奈何楚人仇吳而疑屈申謂屈申貳於吳也而殺之然屈申之爲人臣也君弑而不能討國亂而不能去北面而事寇讎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按屈申以見疑而殺罪在君也然劉氏責以不能討不能去則申亦有罪矣

### 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未將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五

昭公五年

三

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汪氏曰昭公如晉凡七至晉而見止者一及河而不至者五惟此年得善往返然以莒人之怨幾不免於辱蓋昭公習於威儀之節而不知禮之本是以晉平雖稱其善於禮猶欲止而討之也

按女叔齊論禮儀可觀

附錄左傳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于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

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闢而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達啓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賴有璋小有述職犬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殯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五

昭公五年

三

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邲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麋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文齊梁丙張骼輔趯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



縣也羊舌四族皆強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圍辭不敢見禮也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五

昭公五年

圭

左傳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

公羊傳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

何注公邑君邑也私邑臣邑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君

邑相次序故言及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大及小也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地來則何以書也重地也

胡傳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策微也牟夷莒大夫曷爲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

終爲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譏之也爲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必危矣爲己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於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爲後戒也邑而言及者公羊所謂不以私邑累公邑是也

襄陵許氏曰卿會虢方盟而伐莒取鄆公如晉未返而受莒牟婁及防茲惡季氏之專也

家氏曰庶其牟夷邾莒之盜也季孫宿魯之盜也襄

二十一年公如晉庶其以地來奔季氏納之今公如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五

昭公五年

圭

晉在行牟夷復以地來奔季氏又納之季氏秉魯君之出招納邾莒之叛人叛邑以爲己之私有不曰魯之內盜可乎襄公如楚還及方城季孫宿取卞使人以告公懼不敢入幾欲適諸侯今公在晉而宿所爲復爾蓋置其君於陷罪罟獲之地將使晉人執之而已得以遂其竊國之計意如逐君之謀實兆於宿矣汪氏曰三叛之受皆非魯君之意黑肱之來乃昭公已孫定公未立之時蓋水流淫火就燥季孫有叛君之心是以納叛人也

按穀梁謂以大及小公羊謂不以私邑累公邑則牟

婁其公防茲其私歟 公在晉自是季氏受之

### 秋七月公至自晉

左傳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情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閒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

汪氏曰歷三時乃得歸書至危之也

按季氏受邑而公幾被執其罪大矣叔孫穆子被楚辱歸猶能拒季氏昭公恬然受之可哀也夫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於蚡泉蚡公作潰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五

昭公五年

三

左傳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杜注蚡泉魯地

公羊傳潰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

穀梁傳狄人謂賁泉失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張氏曰晉人方欲止公而受牟夷敗莒人不顧伯討

君辱書此而罪大夫之專可見矣

高氏曰書敗莒師幸魯之勝乃所以罪之也

孫氏曰魯既受莒叛人邑又敗莒師于蚡泉其惡可知也

劉氏曰公羊云潰泉者直泉也非也此地名爾豈謂

戰而泉涌乎

接受其叛而又敗其師自是魯罪不惟輕莒且不顧晉之討矣

### 秦伯卒

左傳

林注景公卒子哀公立

公羊傳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其名何嫡得之也

劉氏曰公羊云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非也諸侯卒不名者多矣可以悉謂之夷乎魯稻書卒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五

昭公五年

三

又各有名非匿之也公羊又云嫡得之則秦未盡用

夷禮安知彼不名者與中國諸侯不名同哉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越始見經

左傳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

役達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

楚子于瑣聞吳師出遽啓疆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

敗諸鵠岸楚子以駟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蹇由犒師

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

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

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尙克知之龜兆告

吉日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敵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擊鼓則吳知所備矣敵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戢軍鼓而敵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疆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邛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于萊山蓬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五

昭公五年

吳

射待命于巢蓬啓疆待命于雩婁禮也

胡傳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方處齊慶封而富於其舊崇惡也楚圍朱方執齊慶封殺之討罪也吳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狄道也楚於是以諸侯伐吳則比吳爲善而師亦有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或者以辭爲主而謂不可云沈子徐越伐吳故特稱人誤矣以不可爲文辭而進人於越一字褒貶義安在乎且吳楚徐越雖比於夷狄而劉敞以爲其實不同吳太伯之後也楚祝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其上世皆爲元德顯功通於周室與中

國冠帶之君無以異徐始稱王楚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春秋比諸夷狄雖然猶不欲絕其類是以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達引之可來此聖人慎絕人亦春秋之意也

陳氏曰初書越而常壽過得稱人越驟強也通吳以制楚者晉謀之失也通越以制吳者楚謀之失也汪氏曰楚虔乃蠻夷篡弒之賊其從之者有黨惡之罪春秋於徐越書人所以深責陳蔡許諸君之從夷也

廬陵李氏曰此書楚通越制吳之始昭三十二年書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五

昭公五年

考

吳伐越定五年書於越入吳十四年書於越敗吳于檇李哀元年吳夫差敗越于夫椒句踐行成既歸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至黃池之後又書於越入吳至哀二十二年而越滅吳矣越惟此條書人

接前此小國稱人者多矣徐越稱人微之也胡傳之說甚曲且以楚殺慶封爲討罪楚意在侵吳遇慶封

在其地而執之豈真討罪之舉哉

附錄左傳秦后子復歸於秦景公卒故也

六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左傳紀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

杜注魯怨杞因晉取其田而不廢喪紀禮也

林注文公卒平公立

葬秦景公

秦始書葬

左傳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

附錄左傳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開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五

昭公六年

天

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泄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倖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胥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

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晉以

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

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火何

爲

夏季孫宿如晉

左傳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邊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驕也對曰寡君猶未敢况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五

昭公六年

天

高氏曰謝前年取莒牟夷叛邑蓋莒既伐魯則魯有辭是以晉受季孫之聘而不見討也  
按昭公如晉而受辱季氏如晉而加禮晉平倒置甚矣蓋權在其下君不自主也

葬紀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傳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於

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

胡傳左氏曰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請殺之柳聞坎用性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合比於是華亥欲代爲右師乃與柳比從爲之徵公使代之宋公寵信聞寺殺世適座而父子之恩絕遂華合比而君臣之義朕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而不知鑒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五

昭公六年

三

覆車之轍者不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

大全注汪氏曰史記李斯傳始皇出遊會稽宦者趙高爲中車府令兼行符璽事始皇至沙丘病甚賜長子扶蘇書未授使者崩趙高與丞相李斯及幸宦者五六人祕不發喪高謂公子胡亥曰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高與李斯謀斯不可強之乃相詐爲詔立胡亥爲二世皇帝高爲郎中令用事教二世嚴法峻刑誅罰日益刻深陳勝等作亂及沛公屠武關高懼弑二世於望夷宮立子嬰爲王嬰刺殺高遂降漢 前漢書石

顯傳宣帝任宦官弘恭爲中書令顯爲僕射元帝時恭死顯代爲中書令委以政事蕭望之以顯專權言

罷中書宦官被譖自殺自是姦邪並進卒移漢祚後漢書宦者傳明帝以後置中常侍十人和帝時竇憲專權帝用鄭眾謀誅憲遂超官卿之位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騰養子嵩位至太尉嵩子操遂遷漢鼎 唐書宦者傳玄宗增宦官衣朱紫千餘人稱旨者輒拜三品肅代庸弱倚爲扞衛李輔國以尙父顯程元振以援立奮魚朝恩以軍容重其後陳弘志劉克明弑憲敬而穆文之立皆王守澄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五

昭公六年

三

專之文宗誅宦官不克以憂殂武宣懿僖皆宦官所立僖宗童孺政事一委田令孜令孜畏藩鎮之誅劫帝奔竄極於天祐凶悞參會黨類殲滅而唐室亡矣襄陵許氏曰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宋華合比出奔衛皆著寺人讒慝敗國以爲世戒而秦漢以來庸君衰季溺心嬖習遠去忠良亂亡相屬若出一軌春秋之義惡可一日而不明哉

家氏曰伊戾與柳所以譖太子與右師皆坎用性埋書以售其險謀後先如出一轍而華亥之比柳與向戌之比伊戾適以相似而平公不知悟也嗟夫閭宦

禍人國家必外延臣與之合而其譖乃售伊柳茂玄之事後世往往有之可不戒哉

按胡傳因合比之奔深言刑人之禍可不垂鑒

附錄左傳六月丙戌鄭災 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遊吉從鄭伯以勞諸相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採薪不抽屋不強句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為暴主不願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五

昭公六年

三

秋九月大雩

左傳旱也

楚薳罷帥師伐吳

左傳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宮廐尹棄疾子蕩歸罪于

薳洩而殺之

高氏曰三書伐吳者見楚終不得志於吳也

襄陵許氏曰敗楚師者非薳洩也而洩伏其誅故書

薳罷伐吳以正之楚再不競於吳乃移兵有事陳蔡

至復伐徐而國亂矣

按書薳罷帥師則非薳洩之罪明矣然經不書敗小

挫不足較也書伐可知其無功

冬叔弓如楚

左傳聘且弔敗也

張氏曰楚與吳讎敵之國而昭公婚吳遠楚故申之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五

昭公六年

三

會魯不與焉今楚復伐吳其惡益遠昭公非能以中國自尊而遠夷狄者今始通好於楚蓋不待遠啓疆之召已服楚而將朝之矣

王氏曰昭公內見迫於強臣外見絕於盟主區區求

附於不信之蠻夷宜其終見逐也

高氏曰左氏以為弔敗非也楚恃強暴雖敗猶諱之

魯豈敢弔乎蓋四年公不會申已而震楚兵威將朝

楚而不能故以叔弓先聘而明年躬繼之也

按左傳云弔敗而伐吳下杜注謂不以敗告不告何

弔可謂自相矛盾只當以聘為是

齊侯伐北燕

左傳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句相士鞅逆諸河禮也晉侯許之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汪氏曰晉人納捷菑於邾則書弗克納此不書齊侯納北燕伯弗克納者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非奉少奪長之比也但齊景受賂而退故止書伐北燕若以強陵弱而非納燕君耳

按齊伐北燕原為納簡公不書納者意不在納也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五

昭公六年

三

七年

春王正月暨齊平

左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號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皙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玉橫竿耳不克而還

杜注暨與也燕與齊平前年冬齊伐燕閒無異事故不重言燕從可知

穀梁傳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

胡傳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當是時昭公結婚強吳外附荆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乃齊求於魯而許之平也故曰暨至定公八年魯再侵齊結大國之怨見復必矣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魯求於齊而欲其平也故曰及平者聖人之所貴然或以賄賂而結平或以臣下而擅平或以附夷狄而得平或以侵犯大國而急於平則皆罪也攷其事而輕重見矣

陸氏曰爾雅云暨不及也齊及魯平非魯欲之不可言會齊平又不可言齊及我平故書曰暨以明非魯志也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五

昭公七年

三

襄陵許氏曰襄公之世齊數伐魯至齊景公一使慶封來聘而不書魯報至是乃暨齊平  
劉氏曰左氏云齊求之者指齊求與魯為平也杜云燕從齊求平然下云齊侯次號燕人行成若齊已暨燕平無緣更進次于號而燕乃行成也自昭公即位未嘗與魯通好此年三月叔孫婁如齊泚盟此則魯與齊平之驗矣亦猶定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泚盟章灼不疑

廬陵李氏曰禮記曰戎容暨暨果毅貌也襄公之世齊數伐魯景公初立使慶封來聘而不書魯報則暨

蓋無汲汲於齊可知矣春秋書暨二又見定十年但諸家皆以暨爲己之不得已而劉氏獨以爲人之不得已齊以莒故與魯摶怨魯挾吳楚之威強齊以平耳據此說似與宋辰強仲佗石彊之暨合然胡氏蓋用其說而不用其暨字之義 又曰按左氏注暨齊平者齊求於燕而與之平間無異事故不重言燕蓋杜氏從許惠卿之說也趙子陳氏亦從之陳氏曰平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然後書齊侯伐北燕納簡公庶幾乎天下之大義也而取燕姬與其寶玉而還不書平是予齊以定燕也靈公以來齊首敗伯主之約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五

昭公七年

美

納晉欒盈叛人也納北燕伯猶庶幾乎天下之大義而卒與之平是黨亂臣逆子也是故昭定而下春秋多罪齊書伐衛遂伐晉同圖齊襲莒暨齊平盟于鹹次于五氏皆特筆也夫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蓋不與齊也此說固善但推之經例則暨齊平之文正與及齊平及鄭平句法相似而下文又有叔孫泄盟正與叔還泄盟之事相類且左氏下文文明說燕人行成而上文又以爲齊求之文法自相背故服虔亦疑之今若截齊求之也四字正解齊魯之平而以癸巳以下方終齊燕之事則兩得之

矣蓋左氏本無誤而許惠卿之誤也五年傳有齊燕平之月則謂濡上之盟耳疏強增暨字以實之非按下有叔孫婼如齊泄盟以魯暨齊平爲是左傳齊求之也四字當截斷 杜氏暨與也訓字可用不當連下燕說以致混亂 然玩杜氏之意似是齊求連燕說而齊求之句無斷處終是疑案今人以暨字與及字通用只是齊求平而魯及齊平用字偶異耳胡傳用穀梁不得已之說反多事 汪氏謂魯恃吳楚齊不敢軋魯事勢殊不合只是齊有心圖伯求與魯結好有何不得已乎謂魯不欲平因齊求不得已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五

昭公七年

毛

與之乎猶可若謂齊不得已求平於魯必不然也只作齊求平魯及齊平甚捷

附錄左傳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芊尹無字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卽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闖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民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臯臯臣



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文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

三月公如楚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五

昭公七年

三

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遽啓疆曰臣能得魯侯遽啓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墮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其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况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臨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賜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

質幣而見於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

高氏曰楚靈非強君也數會諸侯皆微國又且多叛而吳人之闕未艾也亦奚庸必朝哉蓋晉平不能修文公之業使我不能自安而王帛驛馳歲不遑假以是知王室不綱而伯主猶有功於諸夏也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五

昭公七年

三

汪氏曰昭公屢朝於晉而不納又迫於強令而朝楚其卑辱亦甚矣義并見襄二十八年按楚召之而往不出遽啓疆所料蓋昭公庸懦鄰國皆聞之也

叔孫舍如齊蒞盟

舍左穀作婦

左傳

杜注公將遠適楚故叔孫如齊尋舊好穀梁傳蒞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蒞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

襄陵許氏曰始暨齊平故盟以結好

按左氏以暨齊平屬燕故杜謂如齊尋舊好今當從先許平而後蒞盟爲一事也

###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左傳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按二月日在戌宮朔自亥入戌爲衛魯之分故文伯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五

昭公七年

罕

云然

附錄左傳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餅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閒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爲杞取成楚子享公子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旣而悔之遣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五

昭公七年

罕

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閒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爲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平燕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

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爲淫厲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腴却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憑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子皮之族飲酒無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五

昭公七年

望

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魋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左傳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爲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鶴鳴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

乎不弔况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圍亞圉

林注襄公卒子靈公元立

穀梁傳鄉曰衛齊惡今日衛侯惡此何爲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改也王父名子也

范注不奪人名謂親之所名明臣雖欲改君不當聽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五

昭公七年

望

也君不聽臣易名者欲使重父命也父受命名於王父王父卒則聽王父之命名之

九月公至自楚

左傳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其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饋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其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

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懿子可則效已矣

汪氏曰自如楚令七越月危公之意可見矣

附錄左傳單獻公棄親用羈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左傳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五

昭公七年

聖

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惓惓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

汪氏曰此季文子之子武子也子紇嗣是為悼子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左傳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嬖始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

歲嬖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三三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三三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人民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春秋詳說

卷四十五

昭公七年

聖

春秋詳說卷四十五終

春秋詳說卷四十六

牟陽冉觀祖輯撰

昭公

八年

附錄左傳石言子晉魏榆晉侯問于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譴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譴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六

昭公八年

言信而有徵故怨遠于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惟躬是瘁苟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左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

穀梁傳鄉曰陳公子招今日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

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胡傳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憑寵稔惡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招以公子爲司徒乃貴戚之卿親則介弟尊則叔父號令廢立自己而出莫敢干之者也不能援立嫡冢安靖國家而逢君之惡戕殺偃師以致大寇宗社覆沒罪固大矣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爲失親親乎尊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儀公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合之人以至亡國敗家豈不失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六

昭公八年

親親之道乎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交貶之也

陳氏曰哀有世子矣又屬其嬖子於二公子爲是殺世子則議不但其人也書曰陳侯斥君之辭也

襄陵許氏曰陳哀寵其庶子資以強輔而濟之權以軋太子使之失職至於亂作躬受其禍惟其溺愛法不勝私也

汪氏曰隱七年傳書盟書帥師而稱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今按此書殺世子亦罪其寵愛之私也經書殺世子者三晉獻嬖奚齊卓子而殺申生宋平嬖

佐而殺痤陳哀嬖留而殺偃師皆嬖子匹嫡之禍也然申生痤之誅權在於晉宋之君故雖亂國而不至於亡陳哀基怨造禍勢不兩全遂至寵弟狀其國本而且以憂殞其身而國隨以亡矣其罪得不又甚於晉獻宋平者歟故申生於痤皆目君以殺惟偃師之殺目陳侯之弟招夫以弟繫之陳侯則陳哀之罪章章明矣不曰殺其世子而重舉國者偃師非招之世子也下書楚滅陳執招放之以見楚之滅陳託於討招而公子留之嬖實亡陳之本也歟

按書法罪招而累及陳侯也不然當書公子招矣招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六

昭公八年

三

殺由陳侯所致在招爲殺陳世子在哀公爲假弟以殺其世子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左傳夏四月辛亥哀公縊

杜注憂患自殺

高氏曰楚觀從納公子比而靈王縊春秋謂比弑其君陳侯之弟招立公子留而哀公縊不書留弑君何也比之立無君者也靈雖不縊亦不與比並存是靈王之死由比也招之立留由君之廢也見君有命哀雖不縊亦不可以君國是哀之死不以留也君臣之

閒死生之際善惡之嫌賞罰之別大矣聖人所以正其名也

按立留者哀公意也殺偃師非哀公意也以久病聞有殺子之慘遂自縊雖招爲之而非盡招爲之故不以弑書何也招自以爲順公意也

叔弓如晉

左傳賀麇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麇祁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太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賁賁

襄陵許氏曰財賈則國貧役煩則民叛締構雕琢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六

昭公八年

四

興之功盛則恭儉純茂之德衰矣此之謂可弔而諸侯賀之是以人君安於危亡而不自知蓋諛之者眾也當楚之隆勢專諸夏而晉弗慮圖維宮室之崇以爲安榮平公可謂志卑矣

高氏曰前年楚成章華之臺召諸侯落之至是晉成麇祁之宮而諸侯皆往賀之晉之效尤如此伯業之不振宜哉

按如晉常事也言外譏晉之侈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左傳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

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子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穀梁傳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稱行人怨接於上也

劉氏曰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爲非伯討何楚惡陳公子招而殺干徵師非其罪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家氏曰楚靈因陳亂以爲利賊殺不辜欲以震怖陳國而墟其宗社殺人以行其詐者也

汪氏曰穀梁云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非也書曰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六

昭公八年

五

行人則非有罪矣苟曰有罪何爲不以殺夏徵舒之例書之乎

按殺行人不以罪故稱楚人以示貶家氏謂殺人行其詐得之

### 陳公子留奔鄭

左傳

杜注留爲招所立未成君而出奔

高氏曰偃師曰世子留曰公子別嫡庶也

蘇氏曰楚將討陳故留出奔留既爲君不曰陳留何也留立於招爾未成爲君也

按春秋書公子不與留之立可知

### 秋蒐于紅

書蒐始此

左傳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衡革車千乘

杜注紅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

公羊傳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穀梁傳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塾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掩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以習射於射宮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六

昭公八年

六

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胡傳蒐春事也秋興之則違天時有常所矣其于紅則易地利三家專行公不與焉而兵權在臣下則悖人理此亦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凡亂臣之欲竊國命必先爲非禮以動民而後上及於君父昭公至是民食於他不恤其所昧於履霜之戒甚矣

劉氏曰蒐春事也秋興之非正也蒐有常地矣于紅亦非正也曷爲不言公公不得與於蒐爾三家專魯而分之政令出焉公寄食焉爾奸臣之將蔽其君而

奪之也未嘗不先爲非禮而動民也紅之蒐吾見其反天時矣吾見其易地利矣吾見其悖人倫矣而昭公猶未之悟也至於奔走失其社稷以死豈不哀哉公羊云以罕書非也穀梁曰正也亦非也蓋不學周禮者

陳氏曰蒐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於是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蒐于紅也革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自是而屢蒐三家所以耀武焉爾是故桓莊之狩必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矣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六

昭公八年

七

高氏曰蒐非秋事也紅非蒐地也况當早歲乎按傳紅亦大蒐而不言大者以無君故微之首一見也廬陵李氏曰經書蒐五昭十一年夏比蒲二十二年春昌間定十三年夏比蒲十四年秋比蒲皆書大者用天子大蒐之禮也此年不書大者杜氏以爲經闕者或然至謂時史闕略仲尼略而從之者非也蒐狩合禮者常事不書非時非地及越禮則書之而穀梁以秋蒐爲正公羊以爲以罕書以罕書者皆非也共胡氏陳氏詳矣胡氏本劉質夫公羊說見定十四年按此三家之蒐故不書公亦不書大杜氏謂經文缺

大非也 前書舍中軍蓋至此軍制定而蒐以示誇故馳驅遠境

附錄左傳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丁丑殺梁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皆來奔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請命對曰聞疆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蓋亦授甲無字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六

昭公八年

八

人何子蓋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左傳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

臨川吳氏曰按袁公屬留於招與過故招過同殺太子二人之罪均也招畏國人公論懼楚人來討故歸罪於過而欲免己人其可欺乎

茅堂胡氏曰稱人以殺而不去其官國亂無政眾人擅殺非討賊之辭也蓋殺世子偃師招實主謀孔與行之而非過之所欲爲爾過不欲爲招於是歸罪於



過而殺之故稱人以殺而不去其官也春秋書招殺偃師於前又書楚師殺陳孔奭於後而過稱大夫其不與殺世子明矣

按過亦與殺世子而招爲首過爲從招殺過以謝己之罪招尤惡矣故書陳人殺以罪殺之者茅堂胡氏謂殺世子過不欲爲未見其然

大書

左傳

杜注秋書過也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奭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六

昭公八年

九

作暖

左傳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與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於幄加紼於頸而逃使穿封戌爲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諂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國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薺聃無違公即葬重之

以明德寘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杜注孔奭招之黨

穀梁傳惡楚子也

徐氏曰楚莊入陳先書殺者彼乃楚子行義故先書其殺今楚子託義討賊書在滅後見其本懷滅心也齊侯使國佐及國佐盟不重舉齊此重舉陳者已滅陳也

茅堂胡氏曰楚師滅陳曷爲不以號舉而稱師見挾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六

昭公八年

十

眾恃強肆行暴虐莫之較也覆人邦國爲至不仁有人亂賊爲至不義又討其逆黨而禮葬其君是猶斧鉞加人而以手撫之也而惡可掩乎其所執所葬皆繫於陳者深著其滅國之罪也公子招固有罪矣當莊王之殺徵舒也置其君而反焉今執招而遂滅陳聖人不與夷狄滅中國故雖招有罪而猶以公子書之見楚子懷惡而執招不與其執也故書公子招也孔奭嘗與楚子通謀以伐陳者旋以不忠見戮與陳之賊臣也蓋殺世子偃師招實主謀而孔奭行之故書曰殺陳孔奭不言大夫非陳之大夫也

汪氏曰楚棄疾奉世子偃師之子吳圍陳及棄疾立又封吳於陳則知放招殺與蓋討其殺偃師也

陸氏曰招殺世子之賊也宥而放之與招之黨也執而殺之楚子滅人之國又爲淫刑此不待貶絕而惡見者也

按書楚師滅陳見其恃強滅人之國也招爲首惡當殺不當放孔與當從招殺不當獨殺連書之以見楚之失刑 滅陳而連書陳以見陳不可滅而陳之罪人楚討之未當也書公子招非予之所以別於前之書弟陳國也公子招其名也非是則無可稱矣孔與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六

昭公八年

十一

### 葬陳哀公

穀梁傳不與楚滅閔公也

孫氏曰十月壬午楚師滅陳葬陳哀公如不滅之辭者楚子葬之也不言楚子葬之者不與楚子滅陳葬

哀公故以陳人自葬爲文所以存陳也

黎氏曰書葬陳哀公非謂我往會而書時陳已滅矣國爲楚師所據魯豈於其葬而使臣往會之蓋楚入陳自以其君在殯因取而葬之與莊四年齊侯葬紀

伯姬同彼目齊者蓋上文無齊滅紀之文故下文云爾今已書楚師滅陳則下云執公子招殺孔與葬哀公皆蒙上文云

家氏曰自春徂冬凡九見皆陳事言之重辭之複閔陳而罪楚也責中國諸侯不能治陳之亂使夷得以行詐而墟人之國也

趙氏曰左氏云袁克葬之按國已滅矣克又非大臣何能辦葬死君又何能告諸侯使會葬乎

按楚葬豈必楚人親葬當命陳人爲之袁克周旋其事或有之二說似不相悖 晉侯問史趙云云視之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六

昭公八年

十二

漠然蓋陳之屬楚久矣

### 九年

###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左傳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陳

杜注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不行會禮故不總書公羊傳

何注陳已滅復見者從地名錄猶宋郕以邑錄不舉小地者顧後當存

襄陵許氏曰楚既滅陳威振諸夏是以無所號召而諸國之大夫會之

陳氏曰諸夏之大夫旅見於楚於是始舉魯以見其餘也

王氏箋義曰內朝聘皆言如今楚子在陳不可言如陳故以會爲文春秋不與楚滅陳故上書葬哀公下書陳災今書叔弓會楚子于陳皆以存陳也

按是時楚子在陳何氏謂不舉小地未必然也書會于陳則陳之不得爲楚可知

### 許遷于夷

左傳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六

昭公九年

主

以夷濮西田以益之遷方城外入於許

杜注譙國城父縣許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爲文

或問許四遷葉夷白羽皆楚遷之而以自遷書何也

茅堂胡氏曰許遷于葉之後專意事楚襄十六年許

男請遷于晉其大夫不可諸侯再伐許許男如楚請

伐鄭遂卒于楚楚爲之伐鄭而後葬靈公其讎怨深

矣至是鄭子產爲政四鄰畏之而楚方滅陳故欲遷

于夷以避鄭而楚使棄疾遷之也

汪氏曰夷一名城父本陳地楚滅陳遂遷許于此

高氏曰陳滅許遷皆中國無伯之故也

廬陵李氏曰穀梁疏曰邢衛之遷皆書月今許遷略而不月者許比遷徙所都無常居處淺薄如一邑之移故略之不得從國遷常例

按夷爲陳地近是連書滅陳遷許見楚之肆行無忌是時楚亦不甚強但晉君荒淫諸卿怠弛甘讓楚耳

附錄左傳周甘人與晉閭嘉爭閭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六

昭公九年

西

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藩屏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檣机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其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

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閭田與祿反穎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夏四月陳災公穀作火

左傳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遂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鷄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公羊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悌矣曷爲存陳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若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六

昭公九年

五

是則存陳悌矣

穀梁傳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

胡傳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於屬縣使穿封戌爲公矣必不遣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國之策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于陳則目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往弔叔弓使畢而歸語陳故也魯史遂書之耳或曰國史所書必承赴告豈有憑使人之言而載之於史者曰周景王崩有尹單猛朝之變固無赴告矣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春秋承其

言遂書於策亦此類耳仲尼作經存而弗革者蓋興滅國繼絕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爲心異於孤秦罷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穀梁以爲存陳得其旨矣

家氏曰陳已爲楚所縣俾其臣僭爵以居之而猶書陳災者以盛德之後見翦於夷特著義存之耳不與楚得陳也

趙氏曰左氏作災公穀皆爲火按前後未有書外火也小事若一一書之不可勝記且諸侯亦不當告也災是天火事大故書之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六

昭公九年

六

廬陵李氏曰此條公穀說本可通但穀梁以爲國曰災邑曰火公羊以爲天意存陳者皆非也

按鄰國之事聞而書之未必俱因其告胡傳謂叔弓

在陳歸語可從 書法重在陳字 左傳裨竈因火

災論國興亡甚奇

附錄左傳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於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

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秋仲孫纘如齊

左傳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

杜注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修盛聘以無忘舊好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六

昭公九年

七

高氏曰此暨齊平之故也齊平而不來聘則著齊輕公非特居鄆時也其來久矣  
接君弱臣強聘問鄰國皆出臣之意不以其君爲有禮而必報之也

冬築郎囿

左傳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勸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襄陵許氏曰公內制於強臣外輕於大國亂亡危屋兆矣是之弗慮而築郎囿知公之志日以荒也

張氏曰以左傳觀之有以見意如逢其君以耳目之娛而竊其權昭公安之而不悟也人君於此可不戒哉

家氏曰桓四年公狩于郎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今復築郎以爲囿非以爲講武之處特以爲遊觀之地耳是時三家用事魯君擁虛器而猶興築囿之役其爲季氏毆民乎

按是時魯君無民誰爲之築三家許之築耳蓋季氏專魯公有鬱鬱之意意如爲築苑以寬之實所以愚弄之也權臣不喜君之勤政而喜君之逸樂大率如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六

昭公九年

六

此 家氏毆民之說未確

十年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春王正月有星出於婺女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譏之

夏齊樂施來奔

齊公作晉

左傳齊惠樂高氏皆君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

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鉞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於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六

昭公十年

九

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伯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高氏曰欒施與高彊以兵攻君宮欲伐君以伐陳鮑

遂與君戰不勝而來奔此罪大矣不書高彊非卿故也魯方通聘而受其奔亡之臣非義也

王氏曰公羊以爲晉臣蓋見晉有欒氏而誤爾按施有罪而奔魯不當納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纘率師伐莒意公作隱

左傳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鄭獻俘始用人於臺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

杜注取鄭不書公見討於平丘魯諱之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六

昭公十年

三

胡傳前已舍中軍矣曷爲猶以三卿並將乎季氏毀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三家各有其一至是季孫身爲主將二子各帥一軍爲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眾爲己私耳以爲復古則誤矣襄公以來既作三軍地皆三家之士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出各將其所屬而公室無與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並將舊額固存矣

王氏曰經書三卿而傳止書平子則季孫主兵而叔仲副之也

家氏曰叔弓非叔孫氏乃臨事所置之帥

項氏曰既舍中軍公室無兵每有征役三家並將獨叔孫氏之兵使叔弓帥之此可見叔孫舍之賢雖曰家徒然猶使公臣帥之也

陳氏曰內取邑悉書於是取鄭不書不足詳也由是定六年取鄭匡不書哀元年取晉棘蒲不書

廬陵李氏曰陳氏云鞍之戰書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蓋二卿之將佐也今舍中軍矣曷爲書三卿帥師蓋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叔弓佐意如序於仲孫獲之上而叔孫姬居守也自是訖春秋魯有四卿而權歸三家此說得之又曰左氏用人於毫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六

昭公十年

三

社之說事不經見恐魯未必至此

按三家二出一守叔弓代叔孫軍其實乃三家爲之也書三卿帥師以見其專伐非君意

### 戊子晉侯彪卒

左傳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

林注平公卒子昭公夷立

### 九月叔孫姬如晉葬晉平公

左傳九月叔孫姬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

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爲人子不可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六

昭公十年

三

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廬陵李氏曰平公在位二十五年有溴梁祝柯澶淵商任沙隨夷儀重丘澶淵于宋澶淵于魏之會盟是時承悼公之後諸侯亦和但除祝柯圍齊無貶之外其餘皆無足取也

按晉平之初伯業尚可觀其後漸卽荒淫委政諸卿

而晉遂表爲可惜也 所最不足服人者納衛獻之  
女竟無人理何以爲伯主哉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成公作成

左傳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  
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

杜注無冬闕文

林注平公卒子元公佐立

汪氏曰何休謂昭公取吳孟子之年故貶之非也桓  
公四年七年削秋冬而貶之則皆不書事與月此年  
書十二月宋公卒而脫冬一字則傳受承誤而漏之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六

昭公十年

三

耳况經無取孟子之文安得妄說耶

按無冬字自是缺文何休謂昭公娶吳孟子之年故  
貶之甚無理書宋公卒何與於魯昭娶吳事耶將謂  
月自爲月事自爲事則春秋之書法益紊矣

十有一年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二月公作正月

高氏曰卿共盟主之葬猶可言也卿共同列之葬非  
禮甚矣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虔殺作乾

左傳景王問于莫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

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不韋弗過此矣楚

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  
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  
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  
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  
之刑其士七十人

公羊傳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爲其誘討也此討  
賊也雖誘之則曷爲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  
穀梁傳何爲名之也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  
謹而名之也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六

昭公十一年

四

按楚子書名深罪之也謂之誘則非討賊之義矣蔡  
侯般之弑君已十餘年屢與楚共事何至於今乃殺  
之則殺之不以其弑也明矣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左傳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  
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  
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胥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  
楚王牽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  
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  
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



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

杜注不可沒振猶沒不可復振

胡傳左氏曰楚子在申召蔡侯其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幣重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饗般於申執而殺之此討賊也雖誘殺之疑若無罪春秋深惡楚子貶而稱名何也世子般弑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爲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倡天下奉辭致討執般於蔡討其弑父之罪而在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六

昭公十一年

妄

宮者無赦焉討其弑君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殘其身滿其宮室謀於蔡眾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虔本心欲圖其國不爲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於後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紿魏將秦人以是劫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慮遠矣後世誅討亂臣者或畏其強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謀詐力徼倖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如代宗之圖思明憲宗之紿王弁昧於春秋垂戒之

旨矣

大全注史記商君傳秦孝公使鞅將兵伐魏魏公子卬將而禦之軍既相拒鞅遺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欲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卬以爲然乃與會盟而飲鞅伏甲襲卬虜之大破魏師 楚世家秦昭王遺懷王書曰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乃詐令將軍伏兵武關號秦王楚王至則閉關遂與西至咸陽 通鑑乾元元年史思明既降李光弼以其終當叛亂勸上以烏承恩爲范陽節度副使令圖思明承恩至范陽謀泄思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六

昭公十一年

妄

明殺承恩及其黨 元和十四年沂州役卒王弁作亂朝廷議興兵討之恐青郭相扇繼變乃用曹華爲沂海觀察使除弁開州刺史賜告身中使紿之弁卽日發所在滅其導從遂械繫斬東市華至許圖沂卒千二百盡殺之司馬公曰楚子虔誘殺蔡侯般彼列國也孔子猶深貶之惡其誘討也况爲天子而誘匹夫乎

汪氏曰襄三十年般弑景公而立昭元年使大夫會虢四年同楚子諸侯會申又會伐吳五年再會伐吳今按曹人請負芻於晉曰若以爲有罪則君列諸會

矣雖大逆之罪萬世不貸然楚虔屢寵之以會禮今利其國顧用詭謀詐計醉以酒而戕之烏在其爲討賊哉楚莊殺微舒猶曰假討賊之義今此直誘殺蔡侯非討賊也

高氏曰蔡般弑逆之罪雖義當討而楚子亦弑逆之賊也以賊討賊何辨曲直况楚子非眞治般志在滅蔡也故春秋書楚子虔蔡侯般同斥其名以見其罪同又曰楚滅陳易滅蔡難此書圖蔡者般出會而世子有守尚能有拒且望中國諸侯之救也

陳氏曰滅不言圍此言圍所以病晉也韓起合八國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六

昭公十一年

三

之大夫于厥慙以謀救蔡而蔡卒滅於楚言圍所以病晉也前年棄疾奉孫吳圍陳已而滅陳曷不於此焉病晉合八國於厥慙而不能師甚矣

按討蔡之罪當爲立後誘執其君於申而圍其國意在滅蔡非討罪也

##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左傳五月齊歸薨

杜注胡女歸姓

汪氏曰襄三十一年左傳敬歸之姊齊歸則襄公之妾也妾母稱夫人義見成風薨葬

## 大蒐于比蒲

左傳非禮也

公羊傳大蒐者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胡傳其曰大蒐越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三綱君政之本君執此以馭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感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然則君有重喪喪不貳事以簡車徒爲非禮也乃有身從金革而無避者獨何歟曰喪不貳事大比而簡車徒則廢其常可也有門庭之寇而宗廟社稷之存亡繫焉必從權制而無避矣伯禽服喪徐夷並興至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六

昭公十一年

天

於東郊出戰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日並舉度緩急輕重蓋有不得已焉者矣晉王克用薨梁兵壓境而莊宗決勝於夾寨周太祖殂契丹入寇而世宗接戰於高平若此者君行爲顯親非不顧也臣行爲愛君非不忌也惟審於緩急輕重之宜斯可矣

大全注五代史唐紀天祐五年克用卒長子存勗卽

王位梁夾城兵聞晉有大喪頗懈王乃出兵上黨直

抵夾寨分兵爲三道鼓譟而入梁軍大敗 東漢世

家顯德元年太祖崩世宗卽位劉旻聞太祖晏駕請

兵於契丹契丹以十萬助旻旻自將兵三萬趨路州

世宗親征與曼戰于高平漢兵敗績

高氏曰大云者僭天子之制也八年書蒐此書大蒐見三家益強車徒日眾也夫蒐雖素定然公以夫人之喪不自臨也而大蒐不廢則是三家者以馳騁田獵間君喪也

王氏箋義曰蒐于紅夫子黜三家之盛故不言大今君有大喪三家復大蒐于比蒲故書曰大蒐

家氏曰歸氏雖非嫡母魯君既尊以夫人之禮則當從大喪之制今也蒐不爲輟是強家之不忍君故智者知公室之將卑乾侯之禍不旋踵而作春秋繼夫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六

昭公十一年

无

人薨而書大蒐以其同在此一月之內也

汪氏曰君有喪既葬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有喪既葬卒哭并經帶從金革之事惡有小君之喪未葬而不廢講武之常事乎

仲孫纘會邾子盟于祿禚

祿禚作侵羊

左傳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祿禚修好禮也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遠氏之適反自祿禚宿于遠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

王氏曰季孫當昭公有喪而講蒐禮仲孫肯齊歸之殯而從會盟魯之臣子於君視盡矣

高氏曰始也盟蔑盟趙是魯君親與之盟今公雖以夫人之喪使纘會盟自是何忌盟拔州雋何忌盟句繹是吾大夫與君盟魯邾之強弱斷可知矣雖與邾盟以修好然魯人之志必欲滅邾而後已此盟豈可信邪

汪氏曰自邾倚齊靈屢致兵於魯魯藉晉伯之力漠梁祝柯兩執邾子又取其田既而魯納庶其界我之奔邾受城紇之奔讎隙益深至同盟重丘齊晉既睦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六

昭公十一年

三

襄二十八年邾君來朝昭元年魯會悼公之葬是以

此盟祿禚以修好也  
趙氏曰左氏云禮也按春秋盟會是常何獨於有喪之時而稱得禮

按會邾爲常事當喪則非禮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陀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愁

厥愁作屈銀

左傳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愁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

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順楚大而不弗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胡傳按左氏楚師在蔡晉荀吳曰不能救陳又不救蔡物無以親己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會于厥慝謀救蔡也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文十五年晉靈公帥八國之諸侯盟于扈春秋略而不序者謀伐齊而不克定其亂也襄公三十年叔孫豹會十二國之大夫于澶淵諸國之大夫皆稱人魯卿諱而不書者視蔡亂而不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六

昭公十一年

至

能討其賊也今楚將滅蔡請于楚而弗許晉之不能亦可知矣曷爲諸國猶序而大夫無貶乎扈之盟晉侯受賂弗克而還諸侯略而不序亡義利之分也澶淵之會謀救宋災而不討蔡罪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失重輕之別也亡義利之分爲不仁失重輕之別爲不智今晉與諸侯心欲救蔡而力弗加焉則無惡也凡此見春秋明義利審重輕以恕待人而不求其備矣

襄陵許氏曰蔡能嬰城堅不下楚此易助也厥慝合天下之兵異不敢救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益驕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罪也

汪氏曰春秋書八國大夫會厥慝於楚師圍蔡之後滅蔡之前則中國失救患之義雖微傳其事著矣夫恃強并弱春秋之常也故厥慝之大夫不能救蔡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臣弑君子弑父非常之變也故于扈之諸侯澶淵之大夫不能討賊必待貶絕以見罪惡

按數年以來諸侯久情不能出師故謀救蔡而不果也然蔡久屬楚非宋衛比猶楚之自治其屬國耳故晉爲之請而楚弗許遂已若北方諸侯則不容已矣此亦須辨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六

昭公十一年

至

附錄左傳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禭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禭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貌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左傳葬齊歸公不慝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

喪無一日之慙國不恤喪不忘君也君無憾容不顧親也國不忘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杜注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

公羊傳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有穀作友

左傳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

不祥五牲不相爲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

其子也不君靈公則曷爲不成其子誅君之子不立非

怒也無繼也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蓋以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六

昭公十一年

三

築防也

穀梁傳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一事注乎

志所以惡楚子也

胡傳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

以之易辭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子無

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或以爲未踰年之君

其稱世子者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非也楚虔殺蔡般

棄疾圍其國凡八月而見滅世子在窮迫危懼之中固

未暇立乎其位安得以爲未踰年之君而稱子也假使

立乎其位而般死於楚其喪未至不斂不葬世子亦不

成乎爲君矣然世子繼世有國之稱必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仇不與其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爲世子之道得矣

陳氏曰滅而以歸未有言執者言執弗臣之之辭也

是故均之爲滅國也管臣之矣書以沈子嘉歸殺之

未嘗臣之也書曰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劉氏曰世子猶世世子也靈公弑其君其子非正也

曷爲與之繼世春秋之設辭也非其人之謂也蓋其

道之謂也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世子有守國楚師

圍之八月而克之不能服於是乎虐用之古者父母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六

昭公十一年

三

之仇不與其天下寢苦枕戈終身則有之爲者盡於

世子矣 公羊云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

也子謂不成其子而稱世子義與文反鄭忽亦稱世

子豈復不成其子哉又曰用之築防此似兒戲非可

信也

師氏曰春秋書滅國多矣未有如此其暴者聖人詳

其始末而記之書誘書殺書圍書執書用蓋以傷中

國之微而深惡夷狄之暴也

汪氏曰申無宇稱用諸侯則世子有己嗣君位矣特

以其父誘死於外其國被圍於內狼狽憂虞未能備

爲君之禮其書世子者又以著世嫡之正也

廬陵李氏曰有之稱世子公羊以爲此未踰年之君宜稱子今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也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此說胡氏已辨之矣穀梁以爲不與楚殺也其注尤無意義獨胡氏主劉氏之言爲得之其用之之義左氏以爲祭山范氏以爲祭社公羊以爲用之築防何氏曰持其足以頭築防也左氏是接楚殺蔡侯般而世子不肯事讎堅守至於八閏月以致楚怒滅而用之書以見楚之暴而因以見世子有之死父難且以死社稷也雖用於祭於世子有餘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六

昭公十一年

美

榮矣 蔡侯般被殺楚即圍其國世子何暇行即位之禮胡傳說是公穀不可信 宋之盟楚子木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蔡當是楚之從國向戌之謀爲中國諸侯弭兵蔡自服楚竟爲楚滅是其自取高氏責及於向戌豈爲蔡謀哉

附錄左傳十二月單成公卒 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

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六

昭公十一年

美

春秋詳說卷四十六終

春秋詳說卷四十七

牟陽再觀祖輯撰

昭公

十有二年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左傳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眾也

杜注三年燕伯出奔齊今因唐眾欲納之故得先入

唐不言于燕未得國都也偃高偃立孫陽即唐燕別

邑中山有唐縣

公羊傳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

春秋詳說

卷七

昭公十二年

一

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  
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詞  
則丘有罪焉爾

穀梁傳納者內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擊  
燕伯也

高氏曰三年北燕伯出奔齊六年齊將納之而不果  
款播越在外蓋十年矣不能自復而藉齊之力僅能  
納之於別邑而已失國之難反如此

張氏曰燕伯出奔名而納之不名其罪未至如衛侯  
鄭突

家氏曰燕伯入陽與衛獻入夷儀皆以亂臣迫逐而  
出因大國之力以入於其邑皆不名所以正君臣之  
分

陳氏曰于陽內弗受也衛侯朔入衛不言納納頓子  
不言奔奔且言納者北燕伯款衛世子蒯聩也是內  
弗受之辭也

劉氏曰公羊云伯于陽者公子陽生也非也公羊謂  
孔子作春秋用百二十國實書豈悉如此殘缺乎  
按經文本明公羊失之蛇足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春秋詳說

卷七

昭公十二年

二

左傳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  
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  
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  
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塋弗毀則日中  
而塋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  
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  
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  
毀人以自成也

林注簡公卒子定公竄立

高氏曰鄭去中國即楚久矣至於簡公乘晉悼之方

與以國反正遂息諸侯之兵子產相之薰然慈仁民蒙其惠蔚爲春秋之賢諸侯

###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左傳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宜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高氏曰公始以卿其平公之葬故宋元公嗣位而即使來聘也

按華定出使辱命不學詩之故也

附錄左傳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

春秋詳說

卷七

昭公十二年

三

###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取鄭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慙遂如晉

穀梁傳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

家氏曰魯受莒之叛臣叛邑敗其師伐其國又取其地然皆季氏之所爲明年晉人執意如亦知罪之所在而公每至晉輒爲所卻豈晉之諸臣曲爲季氏之地公有辭而不能以自伸歟

按季氏累公受辱也穀梁以爲季氏不使遂乎晉恐不然

附錄左傳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

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儔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強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使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 五月葬鄭簡公

左傳六月葬鄭簡公

春秋詳說

卷七

昭公十二年

四

### 楚殺其大夫成熊

熊公作然穀作虎

杜注三月而葬速

左傳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家氏曰虔以猜忌信讒殺無罪之大夫故以累上之辭書之

按殺無罪譏楚靈也

附錄左傳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鮒皋歸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冬十月壬申朔原與人逐絞而立公子碗尋



絞奔郊 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賂劉獻公丙申殺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鮪丁酉殺獻太子之傅庚皮之子過殺瑕辛于市及宮雙綽王孫汲劉州鳩陰忌老陽子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慙公作整

左傳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

春秋詳說

卷七

昭公十二年

五

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媾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媾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慙謀季氏慙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運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三之比三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卽欲

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疆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其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關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

春秋詳說

卷七

昭公十二年

六

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

杜注書名謀亂故也

陳氏曰奔辭有三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未將命之辭也公孫歸父如晉還自晉至筮遂奔齊復命之辭也慙與南蒯謀季氏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以費叛慙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慙有奔焉耳高氏曰季氏之臣南蒯將去季氏而立慙不克而以費叛慙遂奔齊是以君子譏其妄而哀其志也按事起南蒯以家臣不足書故書公子慙出奔以該

之 愬告公而從公則昭公與季氏嫌隙已成但愬  
非專爲公故以自奔書

### 楚子伐徐

左傳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繇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嬖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

春秋詳說

卷七

昭公十二年

七

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其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鍼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

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春秋詳說

卷七

昭公十二年

八

高氏曰徐吳之姻國也楚人疾吳故遷怒於徐既執其君又伐其國也按乾谿之弑兆於此左傳聞子革之言饋不食寢不寐何以能如是又云不能自克以及於難或早罷師其可免乎然靈王亦無善終之理

### 晉伐鮮虞

左傳因肥之役也穀梁傳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程傳晉假道於鮮虞而遂伐之見利忘義夷狄之道也

春秋詳說

卷七

昭公十二年

九

曰過乎

劉氏曰偽會齊師而假道因不備而伐之非夷狄而何

常山劉氏曰夫悖信明義中國之道也懷利尚詐夷狄之道也晉中國也鮮虞夷狄也晉悖中國之道反行夷狄之事故書晉以狄之噍人之所以遠於夷狄者惟在於義利誠偽之閒耳中國一失則遂入於夷狄可不慎哉

按傳云荀吳經略之者以爲不足言也穀梁謂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注欠明注云夷狄謂楚言其

胡傳左氏曰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鮮虞遂入昔陽

冬書晉伐鮮虞狄之也獻公假道於虞以滅虢因執虞

公則以師與人稱之今晉雖爲謬固可罪也而狄之不

亦過乎楚奉孫吳討陳因以滅陳誘秦般殺之因以滅

蔡晉人視其殘虐莫能救則亦已矣而效其所爲以伐

人國是中國居而夷狄行也人之所以爲人中國之所

以爲中國信義而已矣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

禽獸偏人人將相食自春秋末世至於六國亡秦變詐

並興傾危成俗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皆失信棄義

之明驗也春秋謹嚴於此制治未亂拔本塞源之意豈

與楚同耳

十有三年

春秋詳說

春秋詳說

卷七

昭公十三年

左傳春秋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其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胡傳費內邑也命正卿爲主將舉大眾圍其城若敵國

然者家臣强大夫弱也語不云乎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矣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惡於下者母以事上也所惡於上者母以使下也然後家齊而國治矣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而不忠於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而不禮於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己而已矣其書圍費欲著其實不沒之也

陸氏曰凡家臣以邑叛悉不書叛但書大夫圍之則邑叛可知矣且罪大夫無政而使家臣得專邑以叛也克之不書本非他國之邑也

高氏曰費季氏邑也叔弓帥師圍之見家臣之強季氏之無君也家臣以邑叛不以君命而使大夫討之如是則大夫非魯之大夫也季氏之大夫也師非魯之師也季氏之師也如是而欲討則不思之甚也汪氏曰經書帥師圍內邑者五圍棘者復汝陽田而棘不服也圍費圍鄆兩圍邾者家臣強而以邑叛也復本國之邑而書之如攻他國之邑者議不能修德以服其民也討本邑之叛而書之如復舊邑者議不能正己以馭其臣也故曰治人不治反其智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春秋詳說

卷七

昭公十三年

上

按不書南蒯叛但書叔弓圍費則必有叛者矣杜氏不告廟之說非家臣之叛罪坐其主故略南蒯不書見季氏不能服邑而至於圍則季氏病矣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谿穀作谿

左傳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卽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憾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薳韋龜中犂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恠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

春秋詳說

卷七

昭公十三年

三

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邲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予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眾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邲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弔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剽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邲以聽國人王曰眾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

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沿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闡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於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杜注乾谿在熊國城父縣南

公羊傳比弑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弑立也歸無惡於弑立者何靈王爲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眾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

春秋詳說

卷七

昭公十三年

三

穀梁傳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弑不言歸言歸非弑也歸一事也弑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弑比不弑也弑君者日不日比不弑也

胡傳楚師伐徐楚子虔次于乾谿爲之援公子棄疾君陳蔡主方城之外有觀從者率羣失職以棄疾命召比于晉既至脅比而立之令於乾谿曰先至者復其田里師潰而歸楚子經而死或曰昭元年楚虔弑立比出奔晉十三年比歸而虔縊于棘闡則比未嘗一日北面事虔爲之臣虔又弑立固非比之君矣而書曰比弑其君虔何也曰凡去國出奔而君不以爲臣則晉於樂盈是

也臣不以爲君則公子鱣於衛是也若去國雖久而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不埽其墳墓不收其田里不繫纍其宗族卽君臣之分猶在也比雖奔晉而晉人以羈待比以國底祿固楚之亡公子也楚又未嘗錮之如晉之於樂盈比又未嘗不向楚而坐如子鮮之於衛安得以爲比非楚臣而虔非比之君乎春秋書比弑其君虔明於君臣之義也或曰虔弑邾敖以立比之獲罪豈其無討賊之心而徒貪夫位歟曰春秋罪比不明乎君臣之義不責其無討賊之心夫比雖當次及之序而棄疾亦居楚國之常以取國言之比具五難而棄疾有

春秋詳說

卷七

昭公十三年

十四

五利此事之變也爲比者宜乎效死不立若國有所歸爲曹子臧魯叔肝不亦善乎不然身居令尹都貴戚之卿爲社稷鎮亂不自己亦可也今乃脅於勢而忘其守休於利而忘其義被之大惡欲辭而不可得矣爲人臣而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者若此類是也悲夫聖人垂戒之意明矣

高氏曰先書比歸者明在外本無弑君之心也及其以棄疾之請遂有得位之心故復言弑者正比之首惡也既曰歸于楚又曰弑于乾谿者非比親弑之也加之罪耳比奔晉十三年矣其能一旦自外歸而弑

其君乎然棄疾脅比而立虔自縊而死若比不從棄疾之脅則虔未必死棄疾不得比則無以濟其亂比見利而動遽欲爲君則成虔之縊者比也比效死不立則可矣既立又焉得避是名哉若使人受其名也已享其利則後世姦人苟有藉口以濟其私者莫不皆眞力焉故聖人正名比之弑君所以絕後世姦人之禍也

家氏曰虔雖篡弑之賊然賊可討而不可代也代之則與之俱爲篡弑之人春秋之義必有所不容矣始虔之篡有能仗大義而救之求郊敖之後而立之則

春秋詳說

卷四七

昭公十三年

七

殺者爲義篡者爲賊從討州吁無知之例可也及今而後殺之又代居其位不得謂之討賊矣比雖未嘗事虔然虔兄也比弟也虔君楚國比自外歸爲君而虔死不曰弑君可乎

按公子比以眾召之而歸書歸不書入比不主事而擅其名故書比弑虔縊于芊尹申亥氏無弑之者然比立而致其死故以弑書伐徐之日次于乾谿死在申亥氏本其始故書乾谿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殺公作弑

左傳觀從謂子于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于

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驚使蔓成然走告子于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眾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眾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卽位名曰熊居葬子于于訾實訾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

春秋詳說

卷四七

昭公十三年

六

鄭且致雙櫟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雙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雙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芊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玉卜曰余尙得天下不吉投龜詎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其王無豕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迎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

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千子皆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闔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千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千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千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德而動可謂無謀為霸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

春秋詳說

卷七

昭公十三年

七

屬焉苛惡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千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宮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

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有魏犢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千其有寵子國有與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公羊傳比己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其意不當局爲加弑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弑何言將自是爲君也穀梁傳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以殺乃以

春秋詳說

卷七

昭公十三年

八

君殺之也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弑也比之不弑有四取國者稱國以弑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不嫌也春秋不以嫌代嫌棄疾主其事故嫌也胡傳棄疾立比爲王而已爲司馬固君比矣而又殺之則宜書曰棄疾弑其君比而曰殺公子比何也初子千歸自晉觀從假棄疾命而召之來則來坎牲加書而強之盟則盟帥四族眾而使之入楚則入殺太子祿而立之爲王則王周走而呼於國中謂眾怒如水火而逼之自殺則自殺其行止遲速去就死生皆觀從與國人所爲而比未嘗可否之也安得爲棄疾之君乎然比兄也

黑肱弟也棄疾其季弟也立比爲王肱爲令尹疾爲司馬蓋國人以長幼之序立之也則宜書曰楚人殺比而春秋變文歸獄棄疾者誅其本意在於代比而非討之也所謂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而懷惡者亦無所隱其情矣

張氏曰公子比已爲王棄疾爲司馬則君臣若已定矣及棄疾殺比乃不以弑君書者君臣之分未定而棄疾誦殺之也比貪爲君之利不能效死不立不得不伏首惡之罪若夫分未正而以誦殺之於曖昧之中目之以兩下相殺可矣未可稱弑君也

春秋詳說

卷七

昭公十三年

尤

高氏曰比復稱公子不以討賊之辭加之者非討賊也殺而代之也憫比墮棄疾之謀以深罪棄疾也棄疾本圖位而脅立比比既立遂殺而篡之改名曰居蓋弑君之人名在諸侯之策故公子圍改名虔公子棄疾改名居

陳氏曰比蒙首惡之名則殺之宜稱人其曰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何靈王之弑棄疾爲之也則是以公子殺公子耳非討賊也書弑其君比則比疑於齊舍書楚人殺比則棄疾疑於石碯雍廩不然是兩下之獄勿書可也春秋之修辭謹矣

廬陵李氏曰比若實弑君則不當仍書公子棄疾若真討賊則不當不書人楚國若實君比則不當不書其君書公子則比異於州吁無知不書人則棄疾異於石碯雍廩不書其君則楚人視比異於商人蔡般此春秋之變文也

汪氏曰公羊作弑公子比夫弑者下殺上之辭故雖里克弑君之子猶書曰殺安有書公子某弑公子某之文哉

按公子比以被囑而死愚憫甚矣豈能行弑逆之事哉事皆由於棄疾初借比以爲名而又殺之以奪其

春秋詳說

卷七

昭公十三年

于

位論者諱比而罪棄疾可也 上書比弑君下書棄疾殺比似乎棄疾爲誅弑逆者而實皆棄疾之爲又虔親弑而棄書卒比不親弑而虔書弑據傳爲解終有未嫌處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平丘

左傳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郟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肸攝司馬遂合



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倂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旣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况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濱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胡傳按左氏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齊侯往朝於晉燕而投壺曰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晉人知其亦將貳也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

春秋詳說

卷七

昭公十三年

主

子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方是時楚人暴橫陵蔑中華在宋之盟爭晉先歆及號之會仍讀舊書遂召諸侯爲申之舉遷賴于鄆縣陳滅蔡此乃敵國外患臨深履薄恐懼省戒之時其君當倚於法家拂士以德修國政其臣當急於責難陳善以禮格君心內結夏盟外攘夷狄復悼公之業若弗暇也今乃施施然安於不競無憤恥自強之志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及諸侯皆貳顧欲示威徵會而以兵甲耀之不亦末乎春秋之法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貴事之豫恥以苟成而不要諸道者也是以深惡此會如下文所貶云明其義者

然後知仲尼作經於一臺囿之築一宮室門觀之作必謹而書以重民力其弭亂持危固結人心之慮遠矣

劉氏曰劉子獻公王卿士平丘在陳留長垣縣南

陳氏曰晉之不自強於主盟自重丘而後皆大夫爾於是復合諸侯叔向請之劉子臨之諸夏猶有屬焉而齊人不可鄭人爭承魯不預盟列國之君大夫旅見於楚晉之合諸侯由是止鄆陵之後參盟復作晉非盟主矣

張氏曰晉平主盟內惑於寵嬖以女色蠱其心外崇建宮室以侈麗誇諸侯故楚虔盡召諸侯而肆爲宗

春秋詳說

卷七

昭公十三年

主

主吞滅親姻坐視不救及平公卒昭公立而楚虔斃乃幸楚亂欲立威以服諸侯而不知大勢已去徒治親暱本末倒置內外離心諸侯益貳此平丘之會所以益墮伯業也

汪氏曰晉主夏盟不競於楚久矣以諸侯皆貳而會平丘然不能修德以感人心而徒示甲兵之威不能辨分以服人心而乃盟天子之老是以雖大合十三國之君而臨之以劉獻公文悼之會盟未有如斯之盛而卒失伯業者無其本而專事其末故也晉昭在位僅六年始會八國之大夫而不能救蔡繼會十三

國之諸侯而不能振霸業其亦不足稱矣

###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左傳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其有威而不昭其則不明

春秋詳說

卷七

昭公十三年

三

不明棄其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眾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恆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儀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閒矣不可以不示服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王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其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

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

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憤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眾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鄆之怒以討魯罪聞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

春秋詳說

卷七

昭公十三年

四

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公羊傳

何注諸侯欲討棄疾故詳錄之不言劉子及諸侯者聞無異事可知矣

程傳楚棄疾立諸侯懼之故同盟以自爲

胡傳按左氏晉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曰諸侯有閒矣不可以不示眾辛未治兵建而不旆王申復旆諸侯畏之辭諸魯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猶必可畏牛雖瘠饋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庸可棄乎若奉晉之眾聞其二憂何求而弗克請君無勤魯人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其書同盟者劉子與盟同懼楚也會與盟同地再書平丘者書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美惡焉見行事之深切著明故詞繁而不殺也是盟蓋或善之而以爲惡何哉盟雖衰世之事然有定人

春秋詳說

卷七

昭公十三年

五

道之大倫者矣有備天子之明禁者矣有束牲不敵相命而信自喻者矣有納斥候禁侵掠誠格而不復叛者矣其次猶以載書詞命相爭約於大神而不敢越者則未聞主盟中國奉承齊犧而矜其威力恐迫諸侯又信蠻夷之訴絕兄弟之歡求逞私憤閒其憂疑如此盟者流及戰國強眾相誇恫疑恐喝恣行陵暴死者十九積習所致有自來矣春秋禮義之大宗也曾是以爲善乎詞繁而不殺則惡其競力不道爲後世鑒也

汪氏曰首止葵丘王世子宰周公不與盟故書諸侯盟此不書諸侯而但言同盟則劉子亦與是盟也楚

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恐諸侯同有懼楚之心故

書同盟 劉氏意林謂平丘與滅繼絕推其美殆與

葵丘明王禁無以異故皆會盟同地而再言之今考陳蔡之復國實由於楚而晉昭未嘗有懿德美行超絕卓異非常之迹也謂春秋美平丘過矣

家氏曰自晉楚爲成晉之君臣自謂天下無事媿情苟安無復自強之志楚由是竊霸權虎視中夏晉君臣鼠伏而不敢出幾二十年今楚度罪盈惡稔自底覆亡晉昭乃復爲會於平丘號召諸夏如病瘵沈痼之人強自支柱人之見之者知其無能有爲是會也

春秋詳說

卷七

昭公十三年

五

齊不肯受盟晉人治兵邾南大陳戎馬脅而與之盟晉亦可鄙甚矣書同盟譏王臣不當下同列國之盟且譏晉人不當以兵脅諸侯而與之同盟是所謂一書再譏也

高氏曰晉若果能與劉子大合諸侯以討楚平弑逆之罪亦足以強中國之威矣今但同盟於此何所爲哉然楚人自是不入寇而中國爲之少安亦由此盟也

廬陵李氏曰晉自重丘之後會盟皆大夫至此而再合諸侯蓋晉昭即位乘楚之亂中國又將有可爲之

機矣惜乎叔向以晉之賢大夫不能以義匡其君而乃導之以威力是以諸侯不服而晉之合諸侯遂止於此穀梁以爲善其因楚有難而反陳蔡之君公羊注又以爲諸侯欲討棄疾是皆不得其傳而臆度之言也陳氏則又幸晉之能合諸侯而罪諸侯之不能崇晉亦是一說

按此盟差強人意書同所以予之雖事出勉強楚人聞之亦稍知警高氏說是 晉昭此舉全出叔向之謀晉卿無一出名者各營其私不復爲霸圖矣此晉之所以日衰也 公羊謂欲討棄疾未見實事當依

春秋詳說

卷七

昭公十三年

三

程子之說 胡傳似失之苛譬之病者不令其強起而坐以待斃可乎愚謂雖不能如文悼之盛猶當自奮也 宋之盟爲中國諸侯弭兵也陳蔡屬楚本不在晉從國之內楚肆陵虐於陳蔡宋曾侵伐中國晉之不與楚爭亦自有說家氏謂晉君臣鼠伏而不敢出言之過矣 霸者尙力恐人不服則耀兵以震之叔向示眾之謀亦不足責

### 公不與盟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公不與盟者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其日善是盟也

程傳晉罪公不使與盟雖欲辱公然得不與同盟之罪實爲幸也

胡傳臣子之於君父隱諱其恥禮也十二國會于平丘公獨見辭不得與盟斯亦可恥矣曷爲直書其事而不隱也晉主此盟德則不競而矜兵甲之威肆脅持之術以諸侯上要天子之老而歆血以中國同憐夷狄篡立之主而結盟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而以威詐恠之具此五不韙者得不與焉幸也聖人筆削春秋凡魯君可恥者必爲之隱諱至會于沙隨而公不得見盟于平丘而公不得與自眾人常情必深沮喪以爲辱矣仲尼推

春秋詳說

卷七

昭公十三年

天

明其故自反而縮雖晉國之嚴不可及也彼以其威我以其理彼以其勢我以其義夫何嫌乎哉直書其事示後世立身行己之道也其垂訓之用大矣

高氏曰此晉侯驪邾莒之訴而辱公使不得與盟也夫晉侯與公同體當同心同力以攘夷狄而諸侯威會乃聽邾莒之妄訴與眾棄公不以比數

汪氏曰或謂春秋揭公於不與盟之上則是不與盟之意主於魯非也沙隨之不見公不可言公不見而平丘之不與盟不可言諸侯不盟公此屬辭之體也苟曰魯昭不肯與盟則其會諸侯于平丘果何爲乎

廬陵李氏曰程子曰楚棄疾立諸侯懼之故同盟公不得與於同盟之罪實爲幸也胡氏全本此若穀梁以平丘爲善則固宜以不與爲譏公矣公羊以爲晉疑公與楚故不與公盟而春秋諱公若自公不肯與盟然此說亦通至陳氏說又不然蓋如胡氏則以沙隨不見平丘不與作一例而與黑壤相對爲曲直之辭如陳氏則以沙隨之不見公與平丘之公不與自相對爲曲直之辭竊嘗考之不見公與公不與文意誠若小不同而陳氏說亦精究事理胡氏則全無貶魯之文恐亦小偏故參校二家論之黑壤之曲全在

春秋詳說

卷四七

昭公十三年

三

魯故諱而不書沙隨平丘之曲雖在晉然沙隨以僑如之譖魯實無罪而平丘以邾莒之訴魯亦不能無責焉故於曲之中又分曲直也如此則書法兩通矣按左傳魯人懼聽命謂不敢與盟也若謂公不肯與盟魯豈能自由哉程子不與爲幸是梁論一層其實受辱何幸之有胡傳宗程說而加暢焉恐魯無禮義之可恃

###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左傳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

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歟從

胡傳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自文以來公室微弱三家專魯而季氏罪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爲強逼元年伐莒疆鄆十年伐莒取鄆中分魯國以自封殖而使其君民食於家其不臣甚矣何以爲非伯討乎晉人若接邾莒所訴有無之狀究南蒯子仲奔叛之因告於諸侯以其罪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廢之遷於魯卿更意如之位收斂私邑爲公室之民使政令在君三家臣順則方伯之職修矣今魯與邾通好亦不朝夕伐莒而鄆鄭之故又非昭公意也徒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其魯故之以遂

春秋詳說

卷四七

昭公十三年

三

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爲伯討乎稱人以執罪晉之偷也

汪氏曰沙隨不見公則執行父平丘公不得與盟則執意如晉人固知季氏之專魯政矣惜乎汨於私欲但知以霸令威魯而不能以霸政治季氏是以徒能辱魯君而季孫得道其討由晉之諸卿專權而此強家故也

按晉不容昭公盟而又執其卿意在申明霸討而春秋不與之故稱晉人意如之執蒙之以幕歛不得入亦窘甚矣晉無禮也前此公辱或謂季氏使然

知公不能主魯而問罪於意如也 公羊不恥不與之說不可信 以魯事言釋公而執意如大是快舉 惜意如不久即歸專權如故也

附錄左傳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

###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左傳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

春秋詳說

卷七

昭公十三年

三

公羊傳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

穀梁傳善其成之會而歸之故謹而日之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

胡傳楚處遷六小國於荆山又滅陳蔡而縣之及棄疾即位復諸遷國封蔡及陳隱太子有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偃師之子吳歸于陳曰歸者順詞也陳蔡昔皆滅矣不稱復歸者不與楚處之得滅也其稱歸于者國其所宜歸也廬與吳皆亡世子之子也而棄疾封之可謂有奉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其稱侯者位其所固有也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見滅於楚處而

諸侯不能救復封於棄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諸夏也聖人至是懼之甚蓋有不得已焉制春秋爲後法大要皆天子之事也其義則以公天下爲心興滅國繼絕世異於自私其身欲擅而有之者也故書法如此爲天下國家而不封建欲望先王之治難矣

常山劉氏曰陳蔡者先王之封國非楚可滅非楚可復也故書爵書歸言二君之嗣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歸也二君名者素非諸侯至此始立也

高氏曰楚靈不道暴滅陳蔡而平王始依陳蔡之國藉以發難今既得位遂復陳蔡以報其功暴靈之惡

春秋詳說

卷七

昭公十三年

三

而歸恩於己以說中國春秋不言歸自楚者見二國之復乃自當復非夷狄得滅而復之也

臨川吳氏曰楚處滅陳蔡而并其土地廬蔡靈之孫吳陳哀之孫當有其國而爲君者也故其復國也書國書爵書名如失國之君歸其國然矣赤歸而篡國者也不當有國故不繫國

王氏曰齊桓之存亡國春秋雖不予以專封之權猶不沒其救患之美故書城楚丘城緣陵而不書城衛杞也楚處滅陳蔡而棄疾復其國春秋既不予以擅權而專封亦不予其悔過而繼絕故止書蔡平陳惠

之歸其國而不言自楚歸若二國之自能興復焉爾  
公穀以爲二國之復出於平丘之諸侯夫厥慙之大  
夫欲救蔡而不能救豈以陳蔡之地既入於楚中國  
諸侯不興兵伐楚而遽能復之耶  
資中黃氏曰二君歸國是己入國來告之詞則楚之  
復二君在盟以前矣若以二君歸爲晉盟之功則其  
歸當在九月十月今盟後便書歸未聞盟之功如此  
神速也

廬陵李氏曰二君書法與衛侯鄭歸于衛同所謂同  
於舊有國之例也諸說皆通胡氏此條不稱復歸之

春秋詳說

卷七

昭公十三年

五

例似與不書復絕之也之例不同夫既不與楚虔之  
得滅當書復以見其未絕何得反不書復乎穀疏曰  
不言復歸者雖同失國之辭實未嘗有國故不得言  
復歸其說似可通

按棄疾新立示大義以服人故復二國之後以矯靈  
王之失在棄疾自是善舉而春秋以棄疾得國不正  
假義立名故以陳蔡自歸爲文而不歸美於棄疾溯  
其所由自是棄疾復之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左傳禮也

穀梁傳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弑君不葬滅國不葬  
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

陸氏曰國復乃葬凡三十有一月

劉氏曰穀梁云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非也楚  
本不當滅蔡則蔡雖滅非滅也不爲諸侯而成之也  
茅堂胡氏曰夫不與楚滅使蔡侯得以禮葬其祖信  
矣葬自內錄我有往則書而靈公者卽世子般也前  
葬其父今葬其身於此見恩義之施於般厚矣不以  
其有罪明矣乃以此爲成諸侯之事殆非春秋之意  
乎

春秋詳說

卷七

昭公十三年

五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  
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  
于河

注氏曰公之如晉蓋以請季孫也既不得與平丘之  
同盟而猶欲託公朝之禮以請其臣其失進退之義  
亦甚矣宜其見辭於晉而不得入也

按如晉爲請季孫蓋爲臣所使也晉之辭亦無惡意  
但不容其見耳

吳滅州來

左傳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高氏曰成六年吳入州來蓋本屬楚也至是取之春秋詳楚伐吳略吳伐楚而志其甚者滅州來是也吳人以州來封季子之後又以遷蔡焉

王氏曰州來本近楚小國楚嘗取以爲附庸及茲楚亂吳遂出其不意而滅之不書帥師不書侵伐以見其滅之之易也

按經書吳滅而不及楚當詳傳文以見楚平姑待之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七

昭公十三年

三

爲善

附錄左傳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其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

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十有四年

春意如至自晉

左傳魯晉罪己也魯晉罪己禮也

穀梁傳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意如惡然而致見君臣之禮也

胡傳按左氏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七

昭公十四年

三

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何瘳於晉乃歸季孫其始執之爲之邾莒之供而非有扶弱擊強之義也其終歸之爲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不能救蔡爲夷執親之悔也然則晉人喜怒皆以利發其勸沮皆以利行違道甚矣故平丘之會深加貶斥自是而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於召陵又以賄敗十有八國之諸侯而書侵楚以譏之於是晉日益衰外攜內叛不復振矣利之能敗人國家乃如此春秋之深戒也

陳氏曰大夫不致必見執也而後致亦危之也



孫氏曰至名不稱氏前見也

劉氏曰左氏以舍族爲尊晉罪已非也一事再見卒名爾魯本無罪何罪己之有

按本國之卿見執於大國踰歲而後至雖意如不足惜而關國體故書之然竊歸亦貽笑矣 執以問罪服則歸之惠伯謂爲莒棄魯其言有理故晉聽其歸豈專爲所命皆具而歸之乎晉固重利而胡傳以此歸爲晉以利行恐不然也若行賂而後釋又何以論附錄左傳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僞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

春秋詳說

卷七

昭公十四年

三

待閒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眾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三月曹伯滕卒

左傳

林注武公卒子平公頃立

夏四月

附錄左傳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有孤寡赦罪戾誥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左傳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

春秋詳說

卷七

昭公十四年

三

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

林注著丘公卒郊公立是年奔齊著丘之弟庚與立是爲其公

胡傳卒自外錄者也莒人來赴故魯史書其卒葬自內錄者也魯人不往是以闕其葬自昭公以來雖薛杞微國無不會其葬者何獨於莒則不往乎方是時意如專政而莒嘗訐其疆鄆取鄭之罪於方伯而見執矣爲是怒莒故獨不會其葬也夫怨不棄義惡不忘親怒不廢禮在桓公時雖與衛戰而宣公卒則往葬之不以私故絕吉凶慶弔往來施報之常禮也以此見意如之專恣

矣若意如者其傲很修怨敢施於昭公與莒子及其在晉聞除館西河則恐懼逃歸如一匹夫何也小人無禮喜怒勇怯不中節皆若是耳苟不違之其能國乎

襄陵許氏曰昭公以來微國皆葬而莒著丘公不葬者莒卒無諡其號夷也春秋不以夷亂華也

按胡傳謂意如怒不會葬或有之許氏謂春秋不書其葬更不費辭

附錄左傳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郢以無忘舊勳

春秋詳說

卷七

昭公十四年

四

###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左傳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齊隔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穀梁傳言公子而不言大夫莒無大夫也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意恢賢也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

高郵孫氏曰公穀皆以爲曹莒無大夫蓋曹莒小國其大夫之位纔當大國之士春秋諸侯之士皆不書名故曹莒大夫之名不見於經其有事繫懲勸法當書者則雖賤而名之郊庶其黑肱莒卒夷意恢是也

陳氏曰書殺意恢以非其罪也

汪氏曰意恢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爲文而不去其族

襄陵許氏曰公子鐸首亂而無見焉者韓愈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此類皆所以表見王道若鐸不書者多矣

按殺意恢以廢立之故意恢無罪也然郊公不感而意恢與之善疑意恢亦只是庸人

附錄左傳晉邾侯與雍子爭郛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

春秋詳說

卷七

昭公十四年

四

於叔魚叔魚蔽罪邾侯邾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驚獄邾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邾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邾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

也夫

杜注施行罪也

春秋詳說

卷四十七

昭公十四年

四

春秋詳說卷四十七終

春秋詳說卷四十八

牟陽冉觀祖輯撰

昭公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公作夷昧

左傳

林注夷末卒王僚立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傳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氣也其在蒞事乎二月癸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八

昭公十五年

酉禘叔弓蒞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杜注武宮魯武公廟成六年復立

公羊傳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

穀梁傳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

胡傳左氏曰禘于武公叔弓蒞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有事於宗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而祭可乎按曾子問

君在祭不得成禮者夫子語之詳矣而無有及大臣者是知祭而去樂不可也有事於宗廟遭大夫之變則以聞可乎按禮衛有大史柳莊寢疾君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祭而以聞不可也禮莫重於當祭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內得盡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全隱恤之意於大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事於宗廟大臣泣事簫人而卒於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有事於宗廟大臣泣事簫人而卒於其所去樂卒事其可也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宗廟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八

昭公十五年

二

合禮者常事不書苟以爲可則春秋何書乎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

家氏曰祭者主於誠懇不貳事者也故當祭雖大夫之喪不得以聞衛臣柳莊疾革其君必使以告爲之變其常也叔弓預於祭猝有疾而死則君爲之徹樂卒事可也若叔弓自沒於其家如柳莊之比則當待祭畢而後告不當以卑而廢尊春秋書之記禮之變其常耳此與襄仲之卒去簫其禮不同不可引以爲證也

高氏曰成六年立武宮非禮也此有事于武宮則知

自立宮之後祭之如親廟方其祭也而叔弓泣事簫人而卒此豈雉鼎之變而已哉

啖氏曰穀梁言大夫之卒雖當祭禮皆告於君按宗廟大事大夫卒小事以理言之應待祭畢

趙氏曰左氏云禘于武宮僖宮襄宮蓋見經中禘于莊公以爲諸廟合行之故妄云爾

汪氏曰有事武宮乃春祠之祭而不書祭名者以叔弓之卒去樂卒事變禮而書之非時祭之失故止曰有事而不曰祠也左氏以禘爲四時之祭遂誤以爲禘耳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八

昭公十五年

三

按胡傳緣先祖之心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不忍輕徹故去樂卒事體貼極當而家氏謂叔弓與祭而死則徹樂卒事若柳莊則當祭畢而告斟酌尤善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公作昭無出字

左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實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

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杜注朝吳故蔡大夫公孫聲子歸生之子

胡傳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其從於棄疾者謂蔡滅而棄疾必能封之也棄疾以其忠於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矣則曷爲出奔費無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讒人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耳目使不聰明卒使吳師入郢辱及宗廟讒人爲亂可不畏乎爲國有九經而尊賢爲上勸賢有四事而去讒爲首志朝吳出奔而入郢之師兆矣然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八

昭公十五年

四

朝吳身居舊國處危疑之地苟有譖之者則王不能無動也能以忠信自任而杜讒諂之謀則善矣而費無極乃語之曰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也欲爲之請以名利累其心而莫之覺不智亦甚矣故特書其出奔以罪吳爲後戒也

按書朝吳之奔而不言其故以費無極不當書但書朝吳奔而被讒見逐之實因之可見無極雖有助請之言而朝吳未及請無可罪空言不足爲實據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附錄左傳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 秋八月戊寅王穆

后崩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左傳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曰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不取勤民而頓兵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八

昭公十五年

五

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君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鞮歸胡傳晉滅潞氏甲氏及再伐鮮虞皆用大夫爲主將而或稱人或稱國或稱其名氏何也以殄滅爲期而無矜惻之意則稱人見利忘義而以狄道欺詐行之則稱國以正兵加敵而不納其叛臣則稱名氏夫稱其名氏非褒之也纔免於貶爾而春秋用兵禦敵之略咸見矣

陳氏曰嘗狄晉矣則荀吳何以無貶於初伐貶餘寔錄而已爾

按胡傳謂名氏非褒纔免於貶蓋因左傳所云而予之也愚以爲荀吳知鼓可降故不受叛以示大義若堅城大敵恐未必然蓋以荀吳毀車而卒非不趨利者

### 冬公如晉

左傳平丘之會故也

臨川吳氏曰平丘之會公不與盟大夫被執公既往朝而不見納辱亦甚矣至此又往朝焉蓋畏大國不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八

昭公十五年

六

敢以辱爲恥也

附錄左傳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鞞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鉞鉞鉅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

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勲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

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鬻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八

昭公十五年

七

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 十有六年

春

附錄左傳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

### 齊侯伐徐

左傳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

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  
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

襄陵許氏曰景公之時吳楚方爭晉既不能遠略以  
齊之強務德修政以通天下之志糾合諸侯復伯可  
也而區區務爭徐伐莒之利志亦卑矣

家氏曰徐之封在齊南鄙桓公之伯楚成伐徐桓公  
躬率諸侯盟于牡丘次于匡以救之又出偏師伐厲  
以攻其所必救非但爲徐計亦自爲齊計今齊景  
睥睨晉伯而不能志其遠者乃伐徐以爲左右望之計  
視桓公之保徐有愧多矣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八

昭公十六年

八

汪氏曰楚虔之立徐屢從楚伐吳昭十二年以爲貳  
於吳而圍之蓋徐實楚之與國也此年盟蒲隧而遂  
與齊踰十五年吳卒滅徐則甲父之鼎固不足以保  
徐之社稷也

廬陵李氏曰此爲晉伯既衰齊景公爭伯之始事盟  
而不書春秋不忍絕晉也齊景卽位於襄二十五年  
今二十餘年矣自崔慶相殘之後委政二惠及樂高  
敗乃始親政不能明政刑以強其國委任陳氏觀晏  
子之言而景公之自治疎矣乃欲以無政之國爭強  
圖伯宜其不遂振也晉自重丘以賄故不克有功於

齊於是亦坐視而莫之較矣

按齊景有振興之意然不得爲伯討記事而已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公作戎曼

左傳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  
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

公羊傳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曷爲不  
疾若不疾乃疾之也

胡傳楚子之誘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虔欲滅中國而棄  
疾討蠻氏謹華夷之辨也蔡侯與蠻子之見殺一也或  
名或不名者蔡殷弑父與君蠻氏亂而無質其罪之輕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八

昭公十六年

九

重亦差矣

蘇氏曰楚子誘蔡侯殺之書月書日書名書地以夷  
狄害中國疾之也誘殺戎蠻皆不書夷狄相殘略之  
也

家氏曰楚大蠻小皆以子稱以見四夷雖有大小強  
弱之不同而於周班皆爲子不得擅相侵伐况誘而  
殺之乎

按誘殺自是罪楚但戎蠻與蔡稍示分別爾

附錄左傳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  
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閒執政禦之

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開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僞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賑歸賑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僞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八

昭公十六年

十

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鬪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與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

之何厭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買毋或句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八

昭公十六年

十一

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僞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微二罪敢辭之 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齋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稗芻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



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 夏公至自晉

左傳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胡傳左氏曰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至是始歸者晉人止公其不書諱之也昭公數朝於晉三至於河而不得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八

昭公十六年

主

入兩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旃其困辱亦甚矣在易之困曰困亨者因困窮而致亨也夫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此正憤懣自強之時而夏少康衛文公越句踐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今昭公安於危辱無激昂勉勵之志卽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爲而人亦莫之告矣不亦悲乎諱而不書深貶之也

汪氏曰公行一百七十有六惟僖公十七年十二月會淮明年九月書至襄公二十八年十一月如楚明年五月書至昭公去年冬如晉今夏書至皆受制於

大國踰三時而始返雖不書晉人止公考其時則微傳而事著矣

按冬如而夏至爲日已久故傳有止公之說然只是羈晉非執辱故不書

###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左傳秋八月晉昭公卒

林注昭公卒子頃公去疾立

廬陵李氏曰晉昭立於昭公之十年在位日淺僅有厥愆平丘之會其餘則再伐鮮虞而已李氏曰晉至平昭伯事陵遲墮廢春秋所書皆錄變之大者也孟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八

昭公十六年

主

子曰晉平公之於亥唐弗與其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政在侈家賢者壅棄此其所以削弱不亢歟平公五盟六會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陷于晉祁午數當時之功如此然內有變而不知外有患而不悟尙何有功足云哉方桓公之初每患伯權太強而王政弱文襄以後王政不必論矣惟恐伯權之不能強也權者大物也上不能制而授之下則下強而上弱中國不能制而授之夷狄則夷狄強而中國弱家有千金之利己弗能受呼庸人而分之雖三尺之童弗爲豈有尊爲邦君而授權於大夫此溴梁之會平公所

謂內有變而不知者也人欲自毀藩籬揖仇讎於廡下而與之干櫓此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豈有身主夏盟而授權於夷狄此宋之盟平公所謂外有患而不悟者也蓋世有苟道自便者媮於及身之謀而忘乎後日之害平公則謀出於身而害見乎身何其謬歟溴梁之事諸侯在會而大夫實主載書是委權以與之也苟偃一怒而十二國與戎後五年樂盈之變作曲沃之民惟主樂氏不知公室晉幾分國而並立矣宋之盟晉主夏盟而挈諸侯以畀楚是棄權以假之也號之會再讀舊書後八年楚靈會于申實用齊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八

昭公十六年

十四

桓召陵之典晉蓋十年無與國之事矣此皆身致之也至於昭公之政則又微矣僅一會大夫一盟諸侯方楚虔辱於乾谿諸夏庶幾復伯爲晉君臣者改物厲志憤排警懼以率舊烈猶恐不逮今也四方未觀德而虜祁崇侈以啓貳列國未聞信而邾南盛兵以示汰平丘雖曰同盟齊敢拒令鄭敢爭承衛病芻蕘之擾魯困蠻夷之訴坐視諸侯之去而不之顧况能駕敵國哉宜乎晉之卑也

九月大雩

左傳旱也

附錄左傳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藪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季孫意如如晉

臨川吳氏曰卿共葬事畏晉也

冬十月葬晉昭公

左傳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八

昭公十七年

十五

左傳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芣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汪氏曰三年小邾穆公來朝至是十有五年再朝於昭公也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左傳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

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誓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柱注正月建巳正陽之月於周爲六月於夏爲四月

### 秋郊子來朝

左傳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郊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少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六

昭公十七年

六

名鳳鳥氏麻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鵲鳩氏司馬也鳴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鵙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家氏曰周魯俱衰典章闕壞而遠方小國之君乃知前古官名之沿革蓋錄之也

按世傳孔子問官於郊子本此然郊子亦僅識其小者爾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孔子生歷襄公十

一年又昭公十七年蓋二十有八歲矣

###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公作賁渾戎殺無之字

左傳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長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眾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六

昭公十七年

七

### 師獻俘于文宮

胡傳林父之於潞氏士會之於甲氏荀吳之於陸渾戎皆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師稱人荀吳舉其名氏何哉夷不亂華陸渾之戎密邇王室而縱之雜處則非膺戎狄別內外之義也與闢土服遠以圖強霸則異矣然舉其名氏非褒辭也纔得無貶耳則窮兵於遠虛內事外者可知矣

高氏曰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自是陸渾睦於楚而爲中國之害至是荀吳滅之

汪氏曰戎居諸夏之區固中國之大害也晉武不能

徙戎卒至於神州陸沈則中行穆子之滅陸渾疑可  
衰矣然陸渾之戎本居秦晉之西北在荒服之外自  
僖之二十二年晉乃與秦遷之於伊川侵逼王畿則  
是晉人始謀不滅之過也今也與楚爭強掩其不備  
而滅之蓋不足以贖前過矣奚可褒之有哉  
按胡傳無貶謂戎不當密邇王室此就大處論若晉  
則爲其貳於楚滅之爲己有豈計王室哉

### 冬有星孛于大辰

左傳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  
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八

昭公十七年

九

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  
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  
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  
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皞之虛  
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  
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  
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  
不過其見之月鄭神龜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  
火若我用瓊珥玉璫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孔疏大火蒼龍宿心以候四時故曰辰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  
者何大火也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何  
以書記異也

何注心者天子明堂孛者邪亂之氣掃故置新之  
象是後周分爲二天下兩主

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于大辰者蓋于大辰也

胡傳大辰心也心爲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  
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  
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  
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八

昭公十七年

九

也當是時吳人僭亂憑陵上國日敝於兵暴骨如莽其  
戾氣所感固將壅吳而降之罰也故氛祲所指在於東  
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大全注前漢書五行志心天子之象也天文志心三  
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爲大辰前星爲  
太子後星爲庶子

宋氏曰大辰大火周木德火將出木將焚竭舊布新  
之象天人之際此其見乎

襄陵許氏曰星孛大辰火災應之天地之符也大辰  
明堂當宋之分故王室亂宋亦亂衛陳鄭災氣所溢

也衛亂君奔陳敗卿獲惟鄭有台政而無後災是知禍福之可轉也

按鄭分屬角亢大辰爲心與鄭鄰或享侵及鄭分也神龜欲禳子產以爲天災非禳可免故弗從而爲之備白是見理之明

###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左傳吳伐楚陽句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尙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八

昭公十七年

三

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眾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眾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眾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杜注長岸楚地

公羊傳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敵也

穀梁傳兩夷狄曰敗中國與夷狄亦曰敗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進楚子故曰戰

胡傳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

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譏賤貨使費無極以譏勝囊瓦以貨行而策士奇才爲敵國用故日以侵削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於亡滅吳日益強而楚削矣是故爲國必以得賢爲本勸賢必以去譏賤貨爲先不然雖廣土眾民不足恃也攷其所書本末強弱之由其爲後世戒明矣

大全注汪氏曰楚先勝吳吳後復勝楚

張氏曰水戰也

陳氏曰此楚令尹陽句也書入吳公子光也書國略之也楚之君大夫不見於春秋者十八年而吳入郢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八

昭公十七年

三

矣五年吳嘗敗楚于鵠岸不書六年敗楚于房鍾不書書伐吳而已於是始書戰則以吳楚敵言之也劉氏曰穀梁云進楚子故曰戰非也戰則云戰敗則云敗豈擇於吳楚哉且楚與中國並久矣豈至此而進之哉

按吳伐楚而楚應之何爲以楚及吳蓋楚吳並言義當先楚於二國無所進退也

### 十有八年

附錄左傳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襄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

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左傳曹平公卒

林注平公卒子悼公午立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左傳夏五月火始晉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神龜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八

昭公十八年

三

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與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於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於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禘於周廟告於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商成公徹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燬城下之人伍列登城

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禱火

於玄冥回祿祈於四鄰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

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

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

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

穀梁傳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或曰人有謂

鄭子產曰某日有災子產曰天者神子惡知之是人也

同日爲四國災也

胡傳按左氏鄭災子產臨事而備至於書焚室而寬其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八

昭公十八年

三

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以是知陳許之先亡也初裨竈言於子產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瑾玁玉璜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及鄭既災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亦不復火神龜所言蓋以象推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令政此以德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禍福固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命也

杜氏曰瑾珪也玁玉璜也璜勺也欲以禳火

劉氏曰四國同日而災非人所能爲也其序宋衛陳鄭春秋之正也同德則尙爵同爵則尙親

按胡文定謂吉凶可移所以勉人修德行政有關世道之言而其實乃神龜之言有得失未必數當火而令政能免也 魯去宋衛近陳鄭稍遠或以告有先後故以告爲序不然何以序陳於衛鄭之間

### 六月邾人入郕

左傳邾人藉稻邾人襲郕邾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郕子曰余無歸矣從帑于邾邾莊公反邾夫人而舍其女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八

昭公十八年

孟

杜注邾姓國也在瑯琊開陽縣

汪氏曰書以惡邾且爲宋公伐邾起也

按邾惡甚矣盡俘舍女非他人比也

### 秋葬曹平公

左傳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按閔子馬論學可玩 學殖二字本此

附錄左傳七月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

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 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况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擱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八

昭公十八年

孟

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譏惡之閒謀之以啓貪人薦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 冬許遷于白羽

左傳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

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

杜注自葉遷也畏鄭而樂遷故以自遷爲文

張氏曰白羽一名析楚邑

茅堂胡氏曰本所以存許非強之也

汪氏曰復封陳蔡而許亦遷葉故今自葉而遷許至是三遷矣

按楚遷之而書許遷楚非爲害於許故無貶辭

# 十有九年春

附錄左傳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合尹子瑕城郟叔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六

昭公十九年

五

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

楚子之在蔡也郟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及卽

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

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

夫人嬴氏至自秦

## 宋公伐邾

左傳邾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

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邾俘邾人邾人徐人會宋公

乙亥同盟于蟲

胡傳按左氏宋公伐邾圍蟲取之而經不書圍與取何

也初邾人藉稻邾人襲邾盡俘之邾子曰余無歸矣從

帑於邾邾子反其夫人而舍其女夫人宋向戌之女也

故向寧請師圍蟲取之盡歸邾俘此所謂聲罪執言之

兵歸邾之俘其善意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此

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

高氏曰天下無伯而宋元於此一正入邾之亂是以

春秋錄而進之

家氏曰凡書爵而書侵伐者多貶此繼邾人入邾而

書宋公伐邾則與宋公之討有罪也

王氏曰因其臣之私請而與師伐國當時列國之政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六

昭公十九年

五

大夫專之故也

按此爲予之辭書宋公伐所以張大其事

##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左傳夏許悼公癸丑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

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杜注加弑者責止不舍藥物

林注悼公弑止奔晉斯立

穀梁傳曰弑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弑也不弑而曰弑責

止也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廸哭泣

歔飡粥監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



之也

胡傳按左氏許悼公癸亥辰飲世子止之藥卒書曰弑其君者止不當藥也古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夫子之所慎者三疾居其一季康子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敬慎其身如此也而於君父可忽乎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慎也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慎矣自小人之情度之世子弑君欲速得其位而止無此心故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哭泣歔歔粥隘不容粒未逾年而卒無此心故被以大惡而不受自君子聽

春秋討說

卷四十八

昭公十九年

三

之止不當藥是忽君父之尊而不慎也而止有此心忽君父之尊而不慎此篡弑之萌堅冰之漸而春秋之所謹也有此心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書許世子止弑君乃除惡於微之意也而或者顧以操刃而殺與不躬進藥及進藥而不當三者罪當殊科疑於三傳之說則誤矣必若此言夫人而能爲春秋奚待於聖筆乎墨翟兼愛豈其無父楊朱爲我豈其無君孟軻氏辭而闢之以爲禽獸逼人將相食後世推明其功不在禹下未有譏其過者知此說則知止不當藥春秋以爲弑君之意矣

大全注汪氏曰歐陽公辨三傳論止爲眞弑

茅堂胡氏曰悼公不起是飲非其藥而致卒也止不當藥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敬也樂正子下堂傷足而有憂色跬步之間猶不敢忘父母况父母之疾而可輕之乎

張氏曰藥劑所以致人之死者非一端姑以瘡言之今之治瘡以砒燬而餌之多愈然燬不得法而反殺人者多矣悼公之死必此類也然止以弑書何也孟子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弑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八

昭公十九年

三

哉其所以異於商臣蔡般者過與故不同耳心雖不同而春秋之文一施之者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也

陳氏曰哀姜慶父弑閔公書曰公薨夫人姜氏孫子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罪人斯得矣許悼公飲世子止之藥而卒世子奔晉世子止誠不當藥爾春秋將爲後人戒書曰世子止弑其君不言奔可也

劉氏曰穀梁云曰弑正卒也非也州吁無知督萬商臣趙盾歸生夏徵舒崔杼甯喜弑君皆書曰可云皆正卒乎春秋發此豈不明恃日月而後見之此泥而

不通也

廬陵李氏曰春秋加趙盾弑君訓人以臣道也加許止弑君訓人以子道也二事相類然晉靈公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者許止自責逾年而卒其心可知矣趙盾力能討賊而不討春秋不得不終誅之也若陳氏因左氏止奔晉之說而疑止真弑父則又恐未可以一家一句而盡廢諸傳之文也

### 己卯地震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八

昭公十九年

三

汪氏曰經書地震者五昭公之世再見此年及二十三年是也夫地道安靜以震動爲反常之異臣道恭順以悖逆爲犯上之惡是時季孫強僭已甚天之示變欲人君之有所警而以德銷之也昭公漫不知省過及於難悲夫

附錄左傳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

###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左傳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鄆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髮婦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緹而登登者六十人緹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其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汪氏曰齊景爭伯之心不下於僞桓而徒計近功汲汲焉有事於徐莒以晏子之賢爲之輔佐而亦不能有所匡正則所謂以其君顯者何足稱哉

### 冬葬許悼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爲不成于弑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八

昭公十九年

三

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何爲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穀梁傳曰卒時葬不使止爲弑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

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不知當藥累及許君也程傳蔡般許止疑同故書葬

胡傳何以書葬穀梁子曰不使止爲弑父也其說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止不知當藥累及許君也觀止自責可謂有過人之質矣乃至以弑君獲罪此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也古者太子

春秋評說

卷四十八

昭公十九年

三

自其初生固舉以禮有司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爲赤子而其教已有齊肅敬慎之端矣此春秋訓臣子除惡於微積善於早之意也

范氏曰羈貫謂交午剪髮以爲飾成童八歲以上

衆氏曰或問蔡般之弑景許止之弑悼皆書葬同乎

否乎曰其弑異其葬烏得而同

按書弑以加罪又書葬以明其非弑不近於曲乎疑

之穀梁累及君尤屬泛說

附錄左傳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弗許亦

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剽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况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卽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

春秋評說

卷四十八

昭公十九年

三

之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鄭大水龍闕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崇焉子產弗許曰我闕龍不我覲也龍闕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令尹子瑕言蹇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蹇由

三十年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春正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主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遺之三月犬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曰入於爾耳誰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六

昭公二十年

書

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遺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求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遠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尚歸奢問

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肝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吳公子尤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鱣設諸焉而耕於鄙

夏晉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鄭穀作夢

公羊傳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爲不言其畔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於師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爲主于國或爲主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賢公子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八

昭公二十年

書

喜時則曷爲爲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穀梁傳自夢者專乎夢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

范注會以公孫之貴而得鄭既而不以之叛明曹君無道致令其奔非會之罪故書公孫以善之

胡傳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劉敞曰待放也古者大夫有罪待放於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逾境則爲位向國而哭素衣裳冠不說人以無罪此去國之禮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待放而後出奔

臣子常禮免於貶足矣而何以賢之爲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喜時者曹之社稷鎮公子能以國讓不取乎爲諸侯所謂子臧是也春秋之義善善也長惡惡也短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以其賢者之後苟可善焉斯進之矣此舜典罰弗及嗣賞延于世之意也後世議者有乞錄用賢者之類功臣之世蓋得春秋之旨矣

高氏曰會子臧之子鄆子臧之采邑也

孫氏曰鄆公孫會之邑也言自鄆出奔宋以別從國都而去也

劉氏曰大夫之奔未有言其自者獨此言自鄆是變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八

昭公二十年

美

例也 公羊云不言其呼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非也所以諱賢者之過者謂小不足以妨大短不足以毀長而可以成人之美者也若乃大惡至叛君專地反臣子之義亂人倫之常矣而猶爲之諱乎

汪氏曰春秋書大夫自其叛邑出奔者皆先書叛故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南里出奔楚先書入南里以叛宋公弟辰自蕭來奔先書入蕭以叛此書自鄆出奔而先不善叛則非叛也蓋鄆乃公孫會繼其父之食邑而得專制之者如穀梁之說爾得罪待放君無赦命是以自其所食之邑而奔他國也

廬陵李氏曰此條書法與華向自宋南里出奔楚同左氏杜預無傳已不可考賈逵及公羊皆以爲汲然經既不書叛且既叛則不應書公孫故公羊有爲喜時諱之說夫叛逆而以其祖父故諱之是管蔡不當誅於周也大傷教矣惟劉氏意林曰春秋之時臣能專其邑無不叛其國者能使其眾無不要其君者臧武仲之智猶據防以求後是以孔子譏之以謂其罪與不孝非聖者均也故深察公孫歸父之至桎奔齊公孫會之自鄆奔宋其賢於臧武仲遠矣降而無憾憾而能矜惟知命而好禮者能之此說蓋本穀梁而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八

昭公二十年

毛

胡氏亦取之然公孫會之書例之公子手可矣胡氏亦以爲賢者之後諱之似鑿按自鄆奔無據鄆之嫌故不以叛書 不言奔故當是不容於曹耳觀後事可見

附錄左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

華氏盟以爲質

秋盜殺衛侯之兄紆紆公穀

左傳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鄆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圍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直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圍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予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八

昭公二十年

美

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鼂賁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閭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驪自閭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駟馳驅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烏析朱鉏宵從寶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

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烏請將事辭曰亡人不

侵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爲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賓將振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八

昭公二十年

美

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圍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閭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齊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公羊傳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穀梁傳盜賤也其曰兄母兄也目衛侯衛侯累也然則何爲不爲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蹶衛謂之輒胡傳左氏以爲齊豹殺之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其書爲盜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微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臣竊以爲仲尼書斷此獄罪在宗魯宗魯孟縶之驂乘也於法應書曰盜非求名而不得者也天下豈有欲求險危大人之惡名而聖人又靳此名而不與者哉然則齊豹首謀作亂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八

昭公二十年

罕

宗魯雖與聞行事又以身死之矣今乃釋豹不誅而歸獄於宗魯不亦頗乎曰豹之不義夫人皆知之也若宗魯欲事豹而死於公孟蓋未有知其罪者故琴張聞其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汝何弔焉非聖人發其食姦受亂蓋不義犯非禮之罪書於春秋則齊豹所畜養之盜孟縶所見殺之賊其大惡隱矣

家氏曰宗魯始因齊豹而事公孟豹將作亂語宗魯使之先去宗魯不能去亦不以告其主既而乃與公孟俱死於齊豹之難彼自謂忠於繫信於豹而於二者皆失之知公孟之惡而事之不能早去耽祿也聞

齊豹將作亂不以告其主不忠也雖與公孟俱死而死不足錄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文定之說有得於聖人之意

臨川吳氏曰凡稱盜蓋皆賤者但當稱人以其所作不義故不稱人而稱盜

張氏曰縶以有疾不得列於宗廟而廢是以靈公得立則所以事其兄使全其身者必無所不用其至親愛之而使不得有爲於其國此舜所以盡其恩於兄弟也靈公受困於有疾之兄乃聽其無禮於大夫且俾之預於政而又不能防閑其母以諫制其禍亂使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八

昭公二十年

罕

盜賊竊發兄死身危幾亡其國故書盜殺衛侯之兄縶以深罪之也

劉氏曰左氏云齊豹殺之求名而亡非也豹據怨除憤發泄爲亂耳本無不畏強禦之名不畏強禦之名亦非豹所求也意豹作亂不能不心愧此正欲蓋非求名者又云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微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設春秋書齊豹殺衛侯之兄縶其貶甚於稱盜矣人亦未肯奔走其名也

廬陵李氏曰左氏說見昭三十一年胡氏不取然齊秋書盜者四尉止也齊豹也公孫邴也陽虎也皆大

夫也故任公輔以爲豹非卿故曰盜而陳氏亦曰既奪之司寇則非卿矣恐其說亦是其罪衛侯之說公穀得之諸家皆同

按盜自是齊豹豹雖爲衛司寇而其行事同於盜故以盜書若宗魯死於公孟雖不謂之賢而直謂之殺公孟失刑甚矣文定此傳不敢從宗魯只是輕生全信而見理不明以致兩顧而兩失也 罪衛侯亦是

旁意

###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宣公作甯

左傳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八

昭公二十年

望

鄭建建邾甲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閭敗于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輕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公子既入華輕將自

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

杜注與君爭而出皆書名惡之

陳氏曰於是公子城公孫忌八子奔鄭華亥向寧華定奔陳其但書三子何凡奔罪也眾不可勝罪則罪其甚者入南里以叛乞師于楚爲宋患之日久是以甚三子也

家氏曰春秋書三卿同日而奔不惟誅華向其君亦有責焉爾

按後有事書出奔謹其始也三子同謀有罪餘從略

###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廬左作廬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八

昭公二十年

望

左傳

林注平公卒大子朱立

附錄左傳齊侯疥遂店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



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輪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譏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慢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八

昭公二十年

望

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彊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

施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齊侯至自田晏子待於遼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饒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

春秋詳說

卷四十八

昭公二十年

望

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

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綏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邇和之至也

春秋詳說

卷四十九

昭公二十年

哭

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春秋詳說卷四十八終

春秋詳說卷四十九

平陽再觀祖輯撰

昭公

二十有一年

附錄左傳春天王將鑄無射冶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與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與以行之小者不宛大者不極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宛則不咸極則不容心是以感實生疾今鐘極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春秋詳說

卷四十九

昭公二十一年

一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左傳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今蔡侯始卽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聘止此

左傳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餽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

杜注晉頃公卽位通嗣君

襄陵許氏曰禮好不結而財求無度則聘義亡矣蓋自是聘不復志

汪氏曰二十三年晉執舍蓋原於士鞅之怒也晉之聘魯者十有一始於荀庚而終於士鞅始則仇而要盟終則怒而責禮伯者之臣所以修聘於望國之魯其非邦交之舊亦甚矣

按聘而爭禮至於加牢不足言矣故聘於是止季

氏害叔孫但知相傾不顧國體眞小人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叛公作畔

春秋詳說

卷四十九

昭公二十一年

二

左傳宋華費遂生華貜華多僚華登貜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貜相惡乃譖諸公曰貜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貜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句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句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

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輕禦諸橫華氏居廬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公羊傳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

穀梁傳自陳陳有奉焉爾入者內弗受也其曰宋南里宋之南鄙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胡傳按左氏初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夫謀曰亡愈於死先諸乃誘羣公子殺之公如華氏請焉弗

春秋詳說

卷四十九

昭公二十一年

三

許遂劫公取太子及其母弟以爲質公怒攻之華向奔陳至是入于南里以叛凡書叛有入于戚者而不言衛有人于朝歌者而不言晉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此獨言宋南里何也戚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廬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鄘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辭也

孫氏曰前年出奔當絕復見者以入宋南里以叛犯君當誅

劉氏曰公羊云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非也入宋而居南里也

汪氏曰穀梁云南里宋之南鄙非也凡書叛不言四鄙必書其邑此不言邑而繫之宋則爲宋城內之里名無疑矣又曰叛直叛也謂直叛而不作亂夫外挾吳楚之援將以覆其宗國其君幾不能自保猶曰不作亂耶其書自陳陳亦有罪矣以奔亡之臣而能入國以爲亂非陳助之兵力則未見其可也晉荀吳會齊衛曹之師以救宋而不書圖宋南里者悼公圖彭城則以五大夫歸荀吳救宋而逸賊使華向得遁不

春秋詳說

卷四十九

昭公二十一年

四

臣之誅故不以討叛予之也

接三叛臣先奔陳故自陳入然華驅召之而乃得入罪不在陳也 宋又有華氏之變亂亦極矣

###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左傳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

汪氏曰日食二十六昭公之世凡七見比之他公災異最數自卽位至是年四書日有食之矣梓慎不能因公之問告以遇災而懼之意乃云不爲災使公怠

於修政遂致失國蓋黨於季氏而姑爲諂諛以說君也

### 八月之亥叔輒卒

輒公作臣

左傳於是叔輒哭曰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杜注叔弓之子伯張

附錄左傳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戌宋廚人濮曰畢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蓋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眾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

春秋詳說

卷四十九

昭公二十一年

五

子苦雒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以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眾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卽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偃新居于新里旣戰脫甲于公而歸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豬丘鄭翩願爲鶴其御願爲鸞子祿御公

子城莊董爲右干鑾御呂封人華豹張句爲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尙輔相余豹射出其閒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句抽矢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干鑾請一矢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伍乘君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軺曰吾爲樂氏矣軺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軺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遠越帥師將逆華氏太宰犯諫曰諸

春秋詳說

卷四十九

昭公二十一年

六

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冬蔡侯朱出奔楚

朱穀作東

左傳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穀梁傳東者東國也何爲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焉父

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

汪氏曰或疑此書朱出奔楚後書東國卒于楚朱無歸入葬之文東國無出奔之事疑只是一事東卽東國而誤爲朱也然左傳昭二十七年記沈尹戌之言亦曰出蔡侯朱而史記蔡世家亦曰隱太子東國殺平侯子而代立則朱東國固兩人也豈穀梁經文因後書東國而誤也歟

劉氏曰穀梁云東者東國也曰東惡而貶之非也如貶之書東國不亦足乎卽貶其半名爲法者使蔡侯止名東當復貶去其上下而云蔡侯田乎

春秋詳說

卷四十九

昭公二十一年

七

按二十年十一月蔡侯廬卒太子朱立至是一年矣以費無極之取貨於東國致失位朱本無罪也故書蔡侯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襄陵許氏曰公失其重久矣故晉得輕進退之

汪氏曰晉之伐鮮虞豈妨於邦交之禮如文三年晉將伐楚以救江而公如晉成三年晉將伐麇咎如而公亦如晉未聞辭公也況是年晉實未嘗有事於鮮虞蓋託辭以拒公耳

按公之至河而復晉以爲常此番晉以伐鮮虞辭猶爲有名

### 二十有二年 春齊侯伐莒

左傳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洩盟莒子如齊洩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高氏曰齊景矜而自功如此安能及遠哉

春秋詳說

卷四十九

昭公二十二年

八

按十九年齊高發伐莒至是又伐蓋齊景欲圖伯而先服近也伐之無名罪在齊

###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左傳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曰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育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成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

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貜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邊卽爲大司徒樂祁爲司城仲幾爲左師樂大心爲右師樂輓爲大司寇以請國人穀梁傳自宋南里者專也

胡傳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劫其君取其太子母弟爲質又求助於吳楚蠻夷入披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賊也宋宜竭力必討之於內諸侯宜協心必救之於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於境今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成怠於救患固請逸賊而宋又從之則皆罪

春秋詳說

卷四十九

昭公二十二年

九

也故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曹大夫皆略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待貶絕而亢不衷獎亂人之惡自見矣

陳氏曰齊慶封衛公孟彊再奔皆不書必嘗入叛也而後書晉欒盈鄭良霄猶及殺之矣書奔譏佚賊也書奔猶可也書歸若晉趙鞅甚矣

家氏曰晉楚交兵百有餘年宋人爲之弭兵使楚得以竊伯權號召天下今宋大夫爲亂於內楚乃從而羽翼之利人之難而欲伐取其國謂楚非夷不可也先書叛繼書奔楚罪楚之納叛臣也

按罪叛臣是正意罪納者是副意 前書南里以叛

此書自南里出奔其據南里已半年矣

### 大蒐于昌閒開公作姦

穀梁傳秋而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

胡傳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其地而  
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春蒐  
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  
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  
之末矣是故觀于有莘少長有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  
伯臨于洛陽祖而發喪為義帝也而漢祖遂王今魯國

春秋詳說

卷四十九

昭公二十二年

十

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八佾舞於庭旅泰山以  
雍徹其宰則據大都執國命而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  
為此春秋所書為後戒之意也

啖氏曰昌閒魯地

襄陵許氏曰八年秋蒐十一年夏蒐以為書不時也  
今此春蒐時矣而書則凡昭公書蒐主刺大夫盛強  
公失其政兵戎是講而禮防不興也文王之時人倫  
既正而後軍旅以律朝廷既治而後田野即功是以  
詩歌庶類蕃殖而蒐田以時當魯昭之季朝廷人倫  
逆亂極矣而惟蒐田之是務是以屢書以刺之

按春田曰蒐此蒐非不時但權不自昭公而三家為

之故書以示譏 穀梁秋而曰蒐疑誤

###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左傳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  
劉獻公之庶子伯益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  
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  
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  
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  
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  
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

春秋詳說

卷四十九

昭公二十二年

十一

單子立劉盆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  
于單氏

林注景王崩王子猛立是為悼王是冬卒敬王立

附錄左傳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  
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  
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

### 六月叔鞅如京師如京師止此

高氏曰天子崩天下諸侯九夷八蠻莫不奔其喪故  
七月而葬者盡天下臣子之心使遠近得會其葬也

今天王崩諸侯無一奔喪者昭公但使叔鞅往會之  
又以三月而葬是天子而用大夫之禮也

### 王室亂

左傳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  
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王戌劉子  
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  
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  
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  
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  
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羣王子追之單子

春秋詳說

卷四十九

昭公二十二年

主

殺還姑發弱駸延定稠子朝奔京內寅伐之京人奔山  
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  
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  
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公羊傳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

穀梁傳亂之爲言事未有所成也

胡傳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爲家則以京師爲室  
京師者本也周公作立政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其  
作鴟鴞詩以遺成王亦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皆指京  
師言之也以京師爲室王畿爲堂諸夏爲庭戶四夷爲

藩籬治外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近本亂而末治者否  
矣景王寵愛子朝使驍子配嫡以本亂者其言王室譏  
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唐虞公天下則相禪  
而與賢三代家天下則相繼而與子春秋兼帝王之道  
可公也則以達簡爲權故季札辭國貶而稱名可家也  
則以居正爲大故莊公始生卽書於策鄭突歸而不氏  
以國陽生入而得繫於齊此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也  
其義苟行無易樹子王室豈有亂離之禍乎春秋書子  
同生於前而記王室亂於後其爲來世法戒明矣

呂氏曰言京師則通乎上下言王室則其父子兄弟

春秋詳說

卷四十九

昭公二十二年

主

自亂之耳

高氏曰春秋記事必指其實下書王猛子朝之事自  
足見王室之亂聖人乃於此不隱其辭何哉前此者  
王室衰微猶未至於亂也故聖人每扶而尊之言王  
則曰天王不混稱於吳楚也言周則曰京師不下同  
於列國也王敗於鄭而曰蔡衛陳人從王伐鄭以諸  
侯不可敵王故明君臣之大義也王與戎戰而書王  
師敗績于茅戎以夷狄不可抗王故以自敗爲文也  
以至襄王出奔而書天王出居于鄭晉侯召王而書  
天王狩于河陽王臣雖微者亦序諸侯之上則所以



嚴其名分者至矣故凡王室可譏可貶者皆遷就其辭而爲之隱避今景王不能正其家而致諸子之爭立於是劉單立猛尹氏立朝遂以干戈相向迭勝迭負五年之間國無定主王室之亂莫此爲甚故特書之子頹子帶之亂不書景王之亂乃自取之是王室自亂有甚於惠襄也

陳氏曰周亂不書書王室亂則天下無人紀矣昔者惠襄之世子頹亂鄭號討之子帶亂晉討之春秋不書猶有臣子焉耳於是景王崩悼王卽位既葬矣子朝欲篡悼王而立凡歷悼敬五年而後定而訖於佚

春秋詳說

卷四十九

昭公二十二年

十

賊則天下無人紀矣

劉氏曰公羊云言不及外也非也謂王室亂者嫡庶並爭亂在宗室者也本不得言京師亂成周亂王城亂耳

按周東遷後有事多矣此爲大亂故書王室亂以傷之

###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左傳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

杜注太子壽卒王立子猛後復立子朝單劉以王子

猛次正故立之王子句猛母弟

孔疏杜說猛爲次正蓋太子壽之母弟或穆后姪弟之子

公羊傳其稱王猛何當國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王猛嫌也

胡傳凡稱以者不以者也師而曰以能左右之也地而曰以能取與之也人而曰以能死生之也尊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盆單旗臣也曷爲能以王猛乎猛無寵於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按左氏景王太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

春秋詳說

卷四十九

昭公二十二年

主

是八年矣猛與句皆其母弟禮無疑於當立然久而未立者王愛庶子朝欲立以爲嗣未果而王崩故諸大臣競立君諸王子爭欲立以正則有猛以寵則有朝猛雖正而無寵其威不足以懾羣下朝雖寵而不正其分不足以服人心二子廢立皆恃大臣強弱而後定者也故特稱曰以而景王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之罪亦著矣易曰王居无咎稱居于皇者明其有土當得位之稱也

孫氏曰言劉單以王猛者猛位未定進退在二子

陳氏曰凡以非順辭也以號公鄭伯晉侯不書以則非予二子也非予二子是單旗劉盆以大夫專廢置

君也以大夫專廢置君則曷爲無貶前言王室亂後言二子以王猛居于皇入于王城則二子有不得已焉者而非其罪也是故殺子朝于楚僭嗣率子朝之徒以作亂敬王嘗處于姑蘄適年克之子朝不書殺天王不書出是子單劉以復辟之義也

劉氏曰大不以乎小貴不以乎賤君顧可以乎臣哉夫臣者治煩去惑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不挾君之勢而以崇黨者也今劉單之爲天子臣也君昏則不謀國危則不憂禍已成矣然後挾天子以令諸侯此則奸雄之所以冀非望者也上下舛逆是以謂之以王

猛居于皇也大夫之以大夫有君命存焉劉單以王猛則專之爾穀梁云王猛嫌也非也若王猛嫌豈得云居乎

汪氏曰傳注皆不明言王猛爲太子壽之母弟然春秋於猛直稱王而不書立於朝則書立而稱王子於句則直稱天王則猛句與朝嫡庶之分明矣故文定謂猛句皆太子母弟而安定先生則曰太子有母弟者王猛是也敬王又猛弟也吳興沈文伯亦云以意推之太子子猛敬王皆后所生子猛適子之長子朝庶子之長猛當立而朝不當立也

襄陵許氏曰易曰王居无咎曰居于皇者春秋所正也其稱王猛未即位也顧命康王當喪書王而悼王以名繫之者書志事春秋書法也

###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左傳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鄆肸伐皇大敗獲鄆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圍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盆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

社

公羊傳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何篡辭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入者內弗受也

胡傳猛未踰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既當立矣何以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尊得正又以別乎諸王子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不嫌於倒置乎曰君前臣名常禮也禮當其變臣有不名名其君而不嫌者矣王不當稱未踰年而稱王名不當稱立爲君而稱猛皆禮之變也惟可與權者能知其變而不越乎道之中再書劉子單子之以王何也春秋辭繁而不殺者必有美

惡焉劉子單子蓋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書而未足故再書於策以著上下舛逆爲後世之深戒也安定胡氏曰王不當稱非王無以定尊位猛不當顯非猛無以明嗣君

陳氏曰武氏子毛伯不稱使則王在喪雖踰年猶未稱王也此爭立也其遂稱王成猛之爲王也猛宜立者也居于皇言失京師也入于王城言始得京師也

劉氏曰王猛乃王矣未踰年是以不可稱天王又不可以諸侯例稱子也獨言子則似諸侯之子冠王於

春秋詳說

卷四十九

昭公二十二年

文

子又與他王子相亂故稱王繫猛公羊云其言入何篡辭也若以入爲篡下有天王入于成周亦可謂篡乎穀梁云入者內弗受也亦非也必以入爲內弗受則天王入于成周亦弗受乎

張氏曰以經書魯之法推之天王之喪未葬當稱王子某既葬當稱王子逾年稱王今王猛當稱王子者也適當子朝爭立之際猛雖正而位未定不可以不名故書王猛焉以別嫌而明其正也

汪氏曰劉單當艱難之秋任託孤之寄擁悼立敬其功亦不細矣劉原父及文定公所以責二子者蓋猶

霍光驂乘之戒罪其太專無人臣之禮耳

按劉單最爲有功故稱子以者言劉單主其事也王猛者言當立也當立而能以之雖專不可深罪胡傳挾天子令諸侯其事勢未便如此

### 冬十月王子猛卒

左傳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

春秋詳說

卷四十九

昭公二十二年

文

杜注未即位故不言崩周人謚曰悼王

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不與當也不與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穀梁傳此不卒者也其曰卒失嫌也

安定胡氏曰生則書王明實爲嗣死乃稱子正未踰年未成天子之至尊

孫氏曰言王所以明當嗣之人也言子所以見未踰年之君也言猛所以別羣王子也不崩不葬降成君也

臨川吳氏曰子上加王字者表其爲天王未踰年之

子以別於諸侯未踰年之子也

劉氏曰未踰年則以王繫名通謂之小子王生名之死亦名之明尊未成也前書王猛是生名之也此書王子猛是死亦名之也 公羊謂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非也向言王猛者以文不可繫子今言王子者死當以子禮治之言卒者未踰年之君猶子赤子般皆言卒也言卒則可言薨則不可不必未踰年之諸侯則稱卒未踰年之王則當稱薨也穀梁云其曰卒失嫌也亦非也謂之小子王卒固當告於諸侯猛未踰年不可言崩又不可言薨是以通言卒

春秋詳說

卷四十九

昭公二十二年

三

耳何嫌之失

陳氏曰未踰年之君雖有諡猶不列於廟次是故衛侯申雖諡曰戴公猛雖諡曰悼王均之爲不成君也王猛矣則稱王子猛何於其卒從其恆稱爾春秋之誼苟廢立也足以亂名實則不可弗辨苟非廢立也無關於名實則弗辨也是故成之爲君則稱王猛於其卒也從其恆稱爲王子猛不成之爲君則稱鄭忽於其歸也從其恆稱爲世子忽義不在焉則不沒其實而已矣

廬陵李氏曰公穀皆以子猛爲篡故卒義不可從

按前稱王猛明劉單奉之以爲王正其名也乃未成

其爲王而遽殞故稱王子稱卒不沒其實也 據安定臨川之說竟是以子字加猛上謂未踰年之稱非尋常所云王之子名猛也亦有味然陳氏說較穩

十有一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婼公作舍

按傳見下

癸丑叔鞅卒

汪氏曰叔弓之子輒之弟也子詣嗣爲大夫

春秋詳說

卷四十九

昭公二十三年

王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婼公作舍

左傳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曰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出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墜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懇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眾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眾與兵

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

春秋詳說

卷四十九

昭公二十三年

三

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高氏曰晉雖以取邾師爲罪而執行人其實則爲士鞅來聘以魯爲卑已故也

胡氏曰晉聽邾人之愬而執叔孫使與邾大夫坐娒以周禮爭之乃不果坐又欲以叔孫與邾人娒去厭與兵而朝示必死之乃不果與又卻范獻子而拘申豐書執我行則不以其罪也稱晉人則非伯討也家氏曰叔孫約會于甯宮人訴取邾將戮之樂王解求貨於叔孫使請帶焉約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卒弗與賄娒約之子也今爲晉所執范鞅求貨亦弗與

父子所守如此亦可嘉矣魯有賢大夫如此而昭公不與其國國事坐視強臣之脅制以至於亡悲夫按范鞅以來聘之故借邾以辱魯使而舍不爲之屈可謂賢矣書人以執罪晉也

晉人圍郊

左傳晉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鄆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開庚戌還

杜注討子朝也邾周邑

公羊傳邾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

春秋詳說

卷四十九

昭公二十三年

三

胡傳按左氏晉藉談荀躒帥師軍于侯氏箕遺樂徵濟師軍其東南正月二師圍郊邾子朝邑也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者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爲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主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罪白見矣

高氏曰邾王畿之邑不繫之國者天下皆王土也蓋土無二王所以別異於諸侯也春秋諸侯更相侵伐未嘗敢及於國其心實無王而不敢犯王室者懼天下諸侯執言而攻己也此圍郊者子朝在焉故也

茅堂胡氏曰按傳乃助天王攻子朝也然不書救王又無他褒異之辭與伐天子何別故公羊直以爲伐天子也意者王室危亂之甚晉爲方伯不躬率諸侯以赴其急伸臣子之義徒以微者帥偏師薄爲之援亂不早定職此之由故不足美也

東萊呂氏曰當是時王必自以爲無假於晉師故使之聞而晉因此遂還然晉師還而子朝之勢復熾若因郊潰遂取子朝不至如後日之難也

汪氏曰明年晉侯使士景伯蒞問周故然後辭王子朝不納其使則是時雖遣師圍郊尙未察於嫡庶是

春秋詳說

卷四十九

昭公二十三年

三

非之辨是以助敬王之不力也

趙氏曰公羊云不與伐天子也此實非伐天子也若實伐周豈爲其掩惡哉

廬陵李氏曰公羊注以郊爲天子閒田有大夫主之春秋不與伐天子故不繫於周此不知事實者也陳氏曰向者子帶之亂晉文常圍溫矣不書以其討亂也今敬王即位逾年而後圍郊則討亂非晉志也是故貶人之此說極是但圍溫不見經亦未知果與之否

按左傳圍郊而以助王雖未盡勤王之義不可不謂

之善舉也稱人以見其將卑師少非深罪之汪氏能悉其事情公羊以爲伐天子竟是大惡矣誤甚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左傳

林注悼公卒弟昭公申立

高氏曰因朝於楚而卒

茅堂胡氏曰失德不葬若蔡侯東國是也王父殺父見用又奔之失德也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左傳莒子庚與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

春秋詳說

卷四十九

昭公二十三年

三

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與將出聞烏存執及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杜注庚與著丘公之弟郊公著丘公子十四年奔齊胡傳左氏曰庚與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逐之庚與來奔齊人納郊公三代之得失天下仁與不仁而已矣苟無仁心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與免死道左而出奔於魯幸耳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微之爲義或以位或

以人或以事春秋書法達王事名氏不登於史策若此類亦眾矣

家氏曰郊公在喪不感亂臣持以爲過而逐之不能君而可徵者也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父穀作甫逞公作極穀作盈

左傳吳人伐州來楚薳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燬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眾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

春秋詳說

卷四十九

昭公二十三年

美

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燬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謀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

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杜注火滅爲燬軍之重主喪亡故其軍人無復氣勢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獲得也

公羊傳此偏戰也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曷爲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吳少進也

穀梁傳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敗胡子髡

春秋詳說

卷四十九

昭公二十三年

毛

沈子盈其滅乎其言敗釋其滅也獲者非與之辭也上下之稱也胡傳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曷爲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燬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爲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於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眾俱亡也其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

滅之者咸其自取焉耳亦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髡沈子逞是也生得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齧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爲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爲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熄矣

汪氏曰左傳記令尹卒楚師燔吳光設詐先犯胡沈與陳三國既敗又縱其囚使奔許與蔡賴而許蔡賴之師亦奔六國敗奔之後然後楚師大奔則楚師未

春秋詳說

卷四十九

昭公二十三年

壬

嘗與吳師相接明矣

高氏曰此見吳之強而楚人益弱夫賴胡沈蔡陳許皆楚與國也吳伐州來楚人帥六國之師以救之於是吳人禦之盡敗其師於父也

啖氏曰凡戰而死者君曰滅言與國滅同也生禽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諸侯滅則書名以其死也

孫氏曰春秋之戰書敗者多矣未有諸侯之師略而不序者此六國之師略而不序者皆夷狄之也賤其舍中國而與夷狄故皆夷狄之胡子髡沈子逞滅者深惡二國之君不得其死皆以自滅爲文也

陳氏曰夷狄交相敗不書必敗中國而後書吳敗六國自入春秋未之有也是故吳子貶稱國按此條大意見吳強楚弱耳諸國皆旁及也吳以詐敗諸國之師故書吳六國皆敗或君死或臣獲以見從楚者之危公羊新夷狄之說甚無謂楚師大奔是不戰而奔避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左傳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

春秋詳說

卷四十九

昭公二十三年

壬

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鄆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鄆甲子尹辛取西闔丙寅攻蒯蒯潰

杜注尹氏周世卿也書尹氏立王子朝明非周人所

欲立

公羊傳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穀梁傳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立者不宜立者也朝之不名何也別嫌乎尹氏之朝也胡傳立者不宜立也王猛當立而未能立故稱大臣以



之而不言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直稱居于狄泉而  
不言立子朝庶孽奪正以賤妨貴基亂周室不當立者  
也故特稱立而自尹氏尹氏天子之卿也王朝公卿書  
爵而變文稱氏者見世卿之擅權亂國爲後戒也或曰  
稱氏者時以氏稱之也詩云王謂尹氏此大雅美宣王  
詩也亦譏世卿歟爲此說者誤矣詩人主文而不以害  
意有美而或過有刺而或深以意逆之可也春秋所書  
或稱爵或稱字或稱名或稱氏或稱子或稱人名分所  
由立是非所由定禮義所由出皆斷自聖心游夏不能  
與也徇時之所稱而稱之豈其然乎

春秋詳說

卷四十九

昭公二十三年

三

茅堂胡氏曰春秋與敬王者以其爲王猛之母弟得  
繼正統也稱天王者既葬已踰年矣春秋之法未葬  
未踰年則不稱王已葬而未踰年亦不稱王已踰年  
而未葬亦不稱王既葬又踰年則稱王穀梁曰朝  
之不名別嫌乎尹氏之朝也釋者謂據衛人立晉不  
稱公子竊恐未然衛人既討弑君之賊國無君矣眾  
奉晉而立之疑其可也不去其公子則無以明其不  
當立子朝則異乎是既書天王居于狄泉又書尹氏  
立之則其爲篡可知矣固不待去其王子而後明也  
書王子乃所以見景王寵庶開嫡之失爾

高氏曰敬王始立而遽稱天王者景王崩已踰年矣  
不可曠年無王故稱之且明正也著天下已有王而  
子朝不可以亂之也又曰衛人立晉眾人同欲立  
猶且不可今尹氏一己之私而立之以亂周室罪尹  
氏也尹氏卽尹子此稱氏者著其世執國柄也  
陳氏曰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謂之東王子朝在  
王城謂之西王書曰天王居于狄泉黜子朝也書  
居黜子朝也言尹氏獨尹氏所欲立也將以王天下  
獨尹氏立之則莫之與也  
辭氏曰狄泉不書出在王畿之內也

春秋詳說

卷四十九

昭公二十三年

三

劉氏曰公羊意謂未三年不當言天王非也王者雖  
諒闇三年然踰年之後臣子可以天王稱之矣毛伯  
求金不稱天王明命自上下不合稱之也天王居于  
狄泉臣子稱之理自得稱天王也穀梁云朝之不名  
別嫌乎尹氏之朝也亦非也春秋豈嫌於尹氏之朝  
哉

按此一子一奪之辭書天王居正其爲王也書尹氏  
立明其爲私也

### 八月乙未地震

左傳八月丁酉南宮極震其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

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

杜注經書地震魯地也南宮極爲屋所壓而死周地亦震也

汪氏曰王城地震而有子朝之奔魯地震而有陽州之孫天之示人顯矣

按魯震乙未周震丁酉越三日也連日震可知

附錄左傳楚太子建之母在鄭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鄭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遼越追之不及將死眾曰請遂伐吳以徼之遼越曰

春秋詳說

卷四十九

昭公二十三年

三

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

於蓬澨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至河下公穀又有公字

左傳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公羊傳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

何注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

穀梁傳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

胡傳昭公兩朝於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入焉今此書有疾乃復殺恥也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君執幣帛修兩君之好而不見納斯亦可恥矣有恥而後能知

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爲善爲善而後能立身身立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內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陵於方伯此正憂患疾有德慧術智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甘處微弱無憤恥自強之心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其自取之哉

汪氏曰殺猶滅也 是時叔孫婁拘囚於晉未有赦命昭公是行本以請婚而中懼晉之不見納故託疾而返春秋因其託疾而書之以免其不得至晉之恥也人臣將命以修聘雖有疾亦不當復不可壅君命也人君修鄰國之好有疾則不可不復既有疾則不

春秋詳說

卷四十九

昭公二十三年

三

得成禮故也

按公雖未至晉其爲叔孫之意或已達於晉明年二月叔孫歸未必不以此 晉人輕公屢如晉不見此有疾亦或不見而借疾爲名以歸耳

附錄左傳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亡何待夫正

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冑至于武文士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 二十有四年

附錄左傳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嚭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

春秋詳說

卷四十九

昭公二十四年

三

朝入于鄆

###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汪氏曰孟僖子也子何忌嗣爲大夫是爲懿子

### 姒至自晉

公作叔孫舍

左傳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經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欸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姒至自晉尊晉也

穀梁傳大夫執則致致則摯由上致之也

胡傳大夫執而致則名此獨書其姓氏何賢之也叔孫舍以禮立身而不屈于強國以忠事主而不順於強臣此社稷之衛魯之良大夫也使昭公稍有動心忍性強於爲善之意舉國以聽豈其死於乾侯觀意如之稽顙於昭子叔孫之以逐君責意如其事可見矣及意如有異志而昭子使祝宗祈死所謂知其無可奈何安之若命者故舍至自晉特以姓氏書其死也公雖在外而特書日以卒之所以表其節爲後世勸也

劉氏曰姒不忍自同於季氏而謀納公正也不忍見欺於季氏而反自殺忠也故因其可褒而褒之三傳

春秋詳說

卷四十九

昭公二十四年

三

皆無叔孫公羊獨有此似聖人本意所謂辭繁而不殺者也

廬陵李氏曰此條胡氏獨取公羊而公羊又無傳疏者以爲意如有罪故去其氏叔孫無罪故無貶文其說似是胡氏蓋用臨江劉氏因其可褒而褒之之意按公羊有叔孫爲是所以別賢也

附錄左傳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蒞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眾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

###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左傳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

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韓范曰魯有梓慎鄭有神龜皆一時喜言天變自神

其術之人而魯之大旱慎屈於昭子鄭之不復火竈

屈於子產可見術士不勝賢人也此條見左傳

按即叔孫之言可見理勝於數

附錄左傳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鄭

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

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楚不恤其

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

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君子其早圖之詩曰

春秋詳說

卷四十九

昭公二十四年

美

餅之罄矣惟蠶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

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秋八月大雩

左傳旱也

丁酉杞伯郁釐卒

郁公作鬱

左傳

林注平公卒子悼公成立

冬吳滅巢

左傳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

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

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

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

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

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

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

胡傳巢楚之附庸實邑之也書吳入州來著陵楚之漸

書吳滅巢著入郢之漸四鄰封境之守既不能制則封

境震矣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故沈尹

戌以此為亡郢之始也春秋內失地不書明此為有國

之大罪外取滅皆書明見取滅者之不能有其土地人

春秋詳說

卷四十九

昭公二十四年

美

民則不君矣故諸侯之寶三以土地為首

家氏曰吳之滅巢能復諸樊門矢之仇故錄之也

按此見吳之漸逼楚為入郢之漸復仇乃旁意也

葬杞平公

春秋詳說卷四十九終